康熙延绥镇志

[清]谭吉璁　纂修

陕西省榆林市地方志办公室　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谭吉璁　纂修

康熙延绥镇志

陕西省榆林市地方志办公室　整理

霍光平　张国华　总校注
马少甫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榆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陆治原

副主任　高中印　兰新哲　张耀明　霍光平

成　员　沈效功　乔乃章　张万英　骆军强　李　博
白永贵　刘仲平　李自川　李子州　郭培才
崔志平　卢　林　常少明　高德树　白建琴
柴小平　高　峻　张国华　李　峰　姜良强
杨占华　高　越　刘天渊　张俊宜


察司中軍廳　坐營都司廳　衆遊擊府坐堡廳
巡捕廳　清平鎮靖安邊之左衆將府三　副大
山之右衆將府二　鎮羌靖邊之千戶所是也
載者　總鎮府在中城敵樓西明天順年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康熙延绥镇志》书影一


重修延綏鎮志序

賜進士第翰林院檢討順治　太

國邑之有志、昉於禹貢及周禮大

因之作地里志、後遂各爲紀乘、以志郡與邑、是志也

者、存其星野土風人官物曲、所以備稽詢而資治

也、我

國家奠鼎以來、九有九綏四隅式廓、誠爲

盛矣、今

天子躬理萬幾、遠覽古今、特

詔尚德緩刑、期登比屋可封之治、迺精簡才臣、

封疆如　大將軍許公

復旦大学图书馆藏《康熙延绥镇志》书影二

圖譜

圖何昉乎自河出圖洛出書始禹爲而河有圖也馬負之也馬負者何馬之背有旋毛如圖而洛之書即龜甲之坼文也此吳澄之說鞏諸儒爲近理則天文地理之有圖尤其顯而易明者矣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圖之作也宜也營陽之天文家起十九度井三十三度夫天之一度爲地一千九百餘里則延綏一鎮以句股法算之不數天之一度而圖之似二宿者何也秦之分也秦地大矣而延綏爲秦之西偏又足當天之一度乎姑存之以俟

国家图书馆藏《康熙延绥镇志》书影



二影印《志镇绥延熙康》藏馆书图家国



甘肃省图书馆藏《康熙延绥镇志》书影一


延綏鎮志卷之八
藝文志
記
明劉
新
德廟學記
成化八年
巡撫右副都御
青刱余君子
言延
安之榆林地本春秋白翟所
自秦迄今
入國朝承
業初守臣奏
築單堡守
年來城郭漸完生聚漸多
以訓武
備成
君親

甘肃省图书馆藏《康熙延绥镇志》书影二

校注前言

榆林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远古时代起，这里就有人类生活的痕迹。1923年，中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与法国古人类学家德日进在黄河沿岸无定河流域考察时，在榆林境内靖边小桥畔、榆阳鱼河堡、横山油坊头、吴堡宋家川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记录在案的就有上百处。夏代，大禹治水成功后，将天下分为九州，榆林属雍州。商代，榆林境内建立了游牧民族政权：鬼方（吴堡、绥德、清涧等县境内出土了大批鬼方青铜器）。周朝，统治榆林的是犬戎与猃狁。春秋战国时期，白翟占据榆林，后纳入晋国版图。晋国分裂后，榆林属魏国。公元前359年，魏国在榆林设上郡，郡址在今榆阳区鱼河、横山县党岔一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榆林属于上郡。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上的榆林一直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区域。从秦汉到唐宋以至明清，境内曾有过无数次各民族间的战争。在这里，历史上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汇融合，从而形成了多姿多彩、生机勃勃的地方文化景观。

明代政权建立后，随着蒙古的北徙，榆林的军事位置日渐重要。为了防御蒙古入侵，明初在境域设置了延绥

镇(镇治原在绥德,辖今甘肃庆阳市,陕西延安市、榆林市)。正统以来,入驻河套的蒙古鞑靼部内犯频仍。明政府为了加强防御,在榆林境内修筑了东起府谷黄甫川、西接宁夏花马池的明长城。延绥镇辖沿长城三十六城堡,明成化九年(1473),巡抚余子俊将镇治由绥德迁到榆林,延绥镇成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为了配合军事防御,延绥镇在万历年间开始了镇志的纂修。

明代万历年间延绥镇志的纂修有两次。第一次纂修"成于中丞安肃肖岩王公、宪副平阴寿峰赵君"[①],即王汝梅任巡抚的万历七年到九年(1579—1581)间,但此书并未刊行。第二次纂修在郑汝璧任巡抚的万历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1603—1606)间。本次镇志成书后,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涂宗濬任巡抚做第一次修订,在万历四十七年或稍后做了第二次增修。现在流传的万历《延绥镇志》便是经过上述两次增修后的刊本。

康熙《延绥镇志》是清人谭吉璁(1624—1680)在明万历本《延绥镇志》基础上纂辑而成的一部有关清代延绥镇的军镇志。

纂修人谭吉璁,《清史稿》有其本传[②],清代方志、诗文对其生平多有记载而最为详细的是其姑表弟朱彝尊所著《小谭大夫墓志铭》(见附录)。

明万历本《延绥镇志》的纂修前后历经三十余年,延

① (明)涂宗濬:《续修〈延绥镇志〉序》,见郑汝璧等纂《延绥镇志》,万历刻本。

② 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文苑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340页。

绥镇其时三任巡抚皆参与并主持修志。入清以来，随着漠南蒙古的归附，“自延绥之西，近者河套为我内臣”[①]，延绥镇“三十六城堡之兵民嬉然含哺以游，有偃鼓挂弓之乐”[②]，延绥镇已逐渐失去昔日的军事防御意义。鉴于此，清初的延绥镇已“罢巡抚不设，以庆阳、延安二卫改隶州县，而靖边道亦并于榆林”[③]，其管辖范围逐渐缩小。到雍正九年，“改置榆林府，并置榆林、怀远、定边、靖边四县”[④]，原来延绥镇所辖军事建置已逐渐转为行政区划。那么，在延绥镇军事地位渐趋式微之际缘何要修撰军镇志？

首先是为配合清廷纂修《大清一统志》。清自入主中原之后，为了维持对全国各地的有效统治，极为重视地方志的编修。康熙十一年，康熙帝接受大学士周祚纂修《大清一统志》的建议，“诏天下直省、府、州、县咸修辑志书”[⑤]，“凡天下之邦国皆得以书上之阙下”[⑥]。但万历《延绥镇志》“阅七十年运际鼎革，兵燹迭罹，多残剥失次”[⑦]，“榆林兵备副使高公淑恬多方购募，仅得其一。最后又得巡抚都御史刘公敏宽所著《图说》一卷，而其书始完，然中多残缺而无伦次”。于是，为了“上以佐朝廷《一统志》之

---

① （清）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序》，见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光绪七年增刻本。

② （清）许古魁：（康熙）《延绥镇志·序》。

③ （清）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凡例》。

④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六十三《地理十》，第2103页。

⑤ 参见高得贵修，张九征等纂：（康熙）《镇江府志·序》，清康熙十三年刻本。

⑥ （清）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序》。

⑦ （清）高光祉：（康熙）《延绥镇志·序》。

采缀，而下以补《陕西通志》之所不及”，时任延绥镇总兵许占魁令城堡同知谭吉璁重新修纂镇志。谭氏在万历志的基础上，“删其旧芜者十之三，集其新英者十之二”[①]，“未期而卒业，得志六卷，分为二十四卷”[②]。

如上所述，康熙诏令地方修志于十一年。次年（康熙十二年），谭吉璁《延绥镇志》修纂即已告竣。尽管有万历旧志可作参考，但在一年内完成志书的修纂，可谓迅即。谭氏之所以积极参与修志，与其个人身世也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明末士子在经历明清鼎革的社会剧变后，痛定思痛，总结明亡教训成为他们入清后的学术任务，当时许多学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等无不以修撰《明史》为己任。据朱彝尊所撰谭吉璁《墓志铭》，谭氏祖父与父亲都为明代仕宦，当清兵南下时，他本人也“以文贡入国子监”。作为历经国破家亡的明室遗民[③]，其思想感情自不例外。但谭吉璁又入仕于清，清代文字狱甚密，不允许学者私家修史，而政府诏令修志，恰好为其提供了一个总结明亡教训的契机。在《延绥镇志》中，谭氏明言其中“于有明特详焉”。在他看来，延绥镇与明代兴亡关系尤重，因为明代“始则地弃东胜，而受河套之患；终则贼起延绥，而中灭亡之祸”，所以总结延绥镇在明代的因革是

① （清）许占魁：（康熙）《延绥镇志·序》。

② （清）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序》。

③ 谭吉璁与明代遗民的交往参见杨谦：《朱竹垞先生年谱》（清刻《曝书亭集》）。另据张穆：《顾亭林年谱》（道光二十四年刻本）所载，顾炎武在与人“札中屡称谭年翁及舟老”（后注：“谭吉璁，字舟石，嘉兴人。”），说明谭氏与顾炎武也过往甚密。

可以作为"近之可征，尤败之可鉴者"[①]。《延绥镇志》中，谭氏在述及延绥镇的诸方面时插入大量评论，评论多以总结明代得失为旨归。需要指出的是，书中对于明末陕北农民起义作了详尽的记载，其意旨也不言自明。是故，纂修《延绥镇志》实即也是谭吉璁总结明亡教训的寄寓。

康熙《延绥镇志》成书于康熙十二年(1674)。据光绪七年增刻本，其后约有五次增补。

第一次增补内容为卷三《官师志》之二《武职》，本次增补将延绥镇武职的任职下限延长至康熙三十三年。此次增补者不详，增补时间当在康熙三十三年或其后。

第二次增补内容为卷二《祠祀志》标明"增补"的"文庙"条、红石峡"翠然阁"条和相关评说。本次增补者为李龙雯。有关李龙雯的生平，雍正《陕西通志》、乾隆《宁夏府志》并载其于"康熙四十九年任灵州训导"[②]，道光《榆林府志》载其曾任"平利训导"[③]。"增补"内容后明署李龙雯为榆溪(即今榆林市榆阳区)人。据所属时间，本次增补在康熙三十四年。

第三次增补内容为卷三《官师志》之四《名宦志》中注明"新增"的"韩奕"条。卷三《官师志》之二《武职》中"镇守延绥总督府"下"高孟"、"李承恩"、"马德昌"、"柯彩"条

① (清)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序》。

② 见(雍正)《陕西通志》卷五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乾隆)《宁夏府志》卷九，嘉庆刻本。

③ (道光)《榆林府志》卷三十，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与“韩奕”条为同一刻体，疑亦为此次增补。所增之“韩奕”条后署“榆林镇绅衿士民公叙”。增补时间从“韩奕”条中的内容来看，记录了韩奕于康熙甲申年（四十三年）任陕西临洮守之事，疑在当年或其后。

第四次增补内容为卷四《人物志》之四《列女列传》中“榆林贡生任奇子任则荣其妻黄氏”、“昭勇将军刘绍周子刘昌鲁之妻王氏”、“榆林县民人刘全忠之妻陈氏”、“节妇何氏”、“榆林县镇川堡节妇朱氏”五条。该五条所属页码标为“又十”、“又十一”，且刻体与全书迥异。至于本次增补时间，从“节妇朱氏”条载“乾隆二十一年奉旨旌表”来看，疑在乾隆二十一年或其后。增补者不详。

第五次增补内容为卷三《官师志》之二《武职》注明“新增”的康熙三十五年至光绪三年的“延绥历任总镇”、“定边协副将”、“神木协副将”、“神木营参将”、“波罗营参将”、“中营游击”、“左营游击”、“右营游击”、“黄甫营游击”、“定边营都司”、“安边堡都司”、“靖边堡都司”、“高家堡都司”、“绥德营都司”、“神木营都司”、“右营守备”、“神木营守备”、“麻地沟营守备”、“木瓜园堡守备”、“波罗营守备”、“延安营守备”。本次由光绪三年起任延绥镇总兵的谭仁芳于光绪七年增补。有关谭仁芳，“新增”其条下载：“号兰亭，现年（光绪七年，1881）四十五岁，湖南长沙府湘阴县人。由武童历保记名。遇缺，提奏提督冲勇巴图鲁，总统仁胜马步诸军。光绪三年三月任。”

有关康熙《延绥镇志》的版本，朱士嘉先生在《中国地

方志综录》中认为有康熙十二年钞本和光绪间增刻本两种[①]。《中国古籍总目·史部》(8)中认为该书有康熙十二年刻本、康熙十二年刻乾隆二十一年增补本、康熙十二年刻光绪增补本三种[②]。

康熙《延绥镇志》十二年本,朱士嘉先生书中所列"藏书者"与光绪增刻本没有分述,难以看出其所谓康熙十二年钞本的馆藏地。《中国古籍总目·史部》(8)注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等藏有康熙十二年刻本。据我们调查,国家图书馆藏本为原"京师图书馆"藏书,其中有前述三次增补内容,应为康熙四十三年增刻本。北大图书馆藏本为原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1996年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康熙《延绥镇志》即以此本为底本。该本有前文所述及的前四次增补内容,此实即所谓"乾隆二十一年增刻本"。南京图书馆藏本与北大图书馆藏本为同一刻本,也即"乾隆二十一年增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为原"嘉业堂"藏书,其藏书签标识为"康熙十二年刻本",但其中前述五次增补内容皆有,并在光绪七年卷三"新增"部分漫漶处附有红笔旁校。此书实为"光绪七年增刻本"。前述三种刊本的正文、康熙三十三年的增补内容为细白口十一行二十大字本,且为同一刻体。康熙三十四年、康熙四十三年、乾隆二十一年增刻内容为十一行二十大字,光绪七年

① 参见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59页。

② 参见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史部》(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739页。

增刻内容为十一行十七大字本，刻体与正文、康熙三十三年增补内容迥异。由此，上述三个本子应皆为康熙三十三年而非十二年刻本的增刻本。

目前有两种据“康熙十二年刻本”而来的康熙《延绥镇志》钞本的影印本流传于坊间：一种由台湾成文出版社 1970 年影印出版；另一种在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 2007 年联合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38)中。从具体内容、笔体和版式看，二书实为一种本子的影印本。该本中有前述第一、二次增补内容，也即其时间下限为康熙三十四年，因此该本实际上并非康熙十二年刻本的钞本。该影印本全书分六卷十二节，与光绪七年足本比较，除了缺少后四次增补内容外，书中也缺卷三之三、四《名宦》(上、下)，卷四之三、四《人物志》中“忠义”、“孝友”、“列女”、“隐逸”、“流寓”、“仙释”，卷五之三、四《纪事志》“僭国列传”(上、下)，卷六之三、四《艺文志》中“记”、“墓志”、“墓表”、“碑”、“铭文”、“诗”、“辞”等内容。这与谭吉璁自序中所言“得志六卷，分为二十四卷”并不完全相符。同时，与足本相比，正文前缺少许占魁、王仲锡、高光祉、王廷弼的序言以及谭吉璁的自序和凡例，也未附万历《延绥镇志》涂宗濬和《延镇图说》刘宽敏的序言。至于两影印本所据底本的馆藏地在何处，其中也未明言。据我们推测，该本的底本应为康熙三十三年刻本康熙三十四年增刻本的辑本。

《四库全书总目》在述及康熙《延绥镇志》时，谓该书六卷，“康熙十二年，(谭)吉璁以延安府同知分驻榆林城，

乃因明巡抚涂宗濬旧本重修此志。自图谱至艺文凡分十二类"[1]。据书目后所示，提要源自"内府藏本"，但刊刻年代未详明。惜乎此"内府藏本"现已无从查考，是故尚难断定该本的刊刻年代。

有关康熙十二年刻本乾隆二十一年增补本，《中国古籍总目·史部》(8)中指出上海图书馆(简称"上图")有藏本。根据我们的调查，上图有两种藏本：一为六册刻本，从其内容、版式和刻体看，该本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应为同一刊本；另一藏本为八册抄配本，其中卷二、四、五、六为抄本。从首页"王培孙纪念物"藏书章看，该本为民国年间南洋中学校长王培孙的藏书。从内容看，抄配本应为乾隆康熙三十三年刻本的乾隆二十一年增刻本，但缺前述第三次增补的内容。因此，上图两种藏本当为康熙三十三年刻本乾隆二十一年增补本。此本全国多处有藏，甘肃省图书馆、陕西省考古队图书馆、陕西师大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等皆有藏本。

据《中国古籍总目·史部》(8)所录，中国科学院藏有康熙《延绥镇志》康熙十二年刻本光绪七年增刻本，此本即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图书馆藏本。从内容、版式和刻体看，该本与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应为同一刊本，也即康熙三十三年刻本光绪增刻本。与复旦藏本相比，该本"新增"内容漫漶处较多，也无复旦藏本的红色旁校。

综上，据我们调查，目前康熙《延绥镇志》的版本主要

---

[1]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57页。

有四种，即康熙三十三年刻本三十四年增补本辑本的影印本，康熙三十三年刻本四十三年增刻本，康熙三十三年刻本乾隆二十一年增刻本，康熙三十三年刻本光绪七年增刻本。由于我们的谫陋，尚未找到有关目录学著作中所著录的康熙十二年初刻本。在此，祈望海内外学界同仁不吝告知有关该本的相关信息，我们将铭感之至。

本次康熙《延绥镇志》校注以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光绪七年增刻本为底本，以国家图书馆藏本（影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图书馆本（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本（影印）、康熙三十四年增补本辑本（影印）、上海图书馆两种藏本为参校本，并参考了相关正史、方志、文集等资料。

霍光平、张国华负责此书整理校注，通审全稿并提出校注意见。全书由马少甫校注。限于我们学识和水平，错误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榆林市地方志办公室

2012 年 12 月 10 日

附　录

小谭大夫墓志铭[1]

小谭大夫，吉璁讳，舟石字，嘉兴人。以祖父尝为大夫，既仕，以小谭大夫自别。大夫之祖讳昌言，山东布政司参政，赠太仆寺卿。父则五经进士，讳贞良也。母宜人朱氏，是为彝尊之姑。大夫年十四，通五经，旋补学官弟子。弱岁，以文贡入国子监。南京不守，大夫从父母携弟妹妻子浮海至会稽，复自台州抵福州，转徙漳州。道遇寇，父被伤，大夫力以身蔽，寇拔刃，睨之不动，鐏击其背，不去。寇曰："孝子也。"舍之。父病殁，家人三十口留乱军中，斗米三千钱，卒全活，扶父柩还。寻以贫游学四方，客汝宁，闻母病疾，归则已盖棺。大夫号踊以头触棺，棺钉破其颅，血濡缕，既绝而苏。

母丧除，入京师，以国子监生试第一，授弘文院撰文中书舍人。晨出，敝裘羸马入院，还坐一室，勘经史。有以诗文请者，立使者于户外削稿与之。仕九年，乃迁同知延安府事治榆林。至则修学，建尊经阁，以《十三经注疏》贮阁中，纵士子览观。又采《仪礼》，参以本朝制度，行乡饮酒礼。又援据史传，旁及载纪、小说家，兼从宿将故老，询流寇始末，成《延绥镇志》二十四卷。

---

① （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七十六，康熙五十三年朱稻孙刻本。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叛。明年，大夫运爨中饷十万人四川。至宁羌州，兵变，杀经略莫洛。于是，巡抚杭爱移驻汉中，追还所运饷。十二月，汉中食尽，王师退保西安。栈道绝，乃从黑水峪间道七昼夜达盩厔。既抵榆林，定边副将朱龙反，逼波罗堡，去榆林百里而近。大夫集士民于汉前将军侯庙，为文誓侯前，愿以死守。士民咸感奋，乃编什伍，明号令，制幡帜，严斥堠，夜自宿城上，众藉以安。未几，西川人周继明聚众千人，与神木叛将孙崇雅合陷延安、绥德，势张甚。榆林兵迎战不利，运道塞，环城三十里皆贼垒，城中刮木皮采蒿以食。大夫谋于上官，率私钱，命勇士取径渡黄河，买粟于山西之保德、河曲，突围以入。当是时，延安一府县十九、城堡三十六相继沦陷，惟榆林城独完。围既解，余寇据响水、清平、镇罗诸堡。大夫骑匹马喻以祸福。及神木，崇雅、继明皆降。事平，论功加一级。十七年，诏举博学宏词之士，有以大夫荐者，征诣阙。既至，迁知登州府事。

大夫之为中书舍人也，有小夫供事内院，趋走若奴隶。既而，其人从军自效，以招降王辅臣功，超擢布政，为登莱监司，大夫反出其下，郁郁不自得。其人益自倨，屡以计倾大夫，卒为所构，吏议降二级调用。会大夫子有锍，已纳妇矣，而夭。大夫悲不自胜，疾发，遂卒。

谭氏之居在香花桥东。其坊曰"碧漪堂"，之左有鸭脚树三，本彝尊童子时与大夫兄弟读书其下。一日，语彝尊曰："《诗》、《书》莫不有序，子知《周礼》亦有序乎？"答曰："不知也。"曰："《尚书·周官》一篇，即《周礼》之序

矣。”其读书善悟类是。大夫好撰述，游昌平，著《肃松录》二卷。又尝著《尔雅纲目》一百二十卷。所为诗古文辞有《嘉树堂集》二十卷，《鸳鸯湖櫂歌》一卷。卒之岁年五十有七。娶李氏，女子二人，一嫁陆大勋，一嫁沈以机，皆国子监生。其葬也，在某原。

校注说明

一、本次整理校注的康熙《延绥镇志》以光绪七年增刻本为底本。该本在康熙三十三年刻本的基础上增刻了康熙三十四年、康熙四十三年、乾隆二十一年、光绪六年的增补内容，为清代《延绥镇志》的足本。

二、本次校点参考了康熙三十四年增刻本的十二卷辑本（影印）、康熙四十三年二十四卷增刻本、乾隆二十一年二十四卷增刻本。

三、本次校注清《延绥镇志》，依据包括《清史稿》在内的清以前历代正史所涉及的各类文献典籍资料。历代正史以中华书局校点本为主要依据，其他各类文献资料则在《校注参考书目》中注明版本来源。

四、清《延绥镇志》原书为纲目体竖排。本次整理为横排，对原书卷、目次序及记述顺序未做变动，但根据横排方式以及内容需要，对原书的版式做了必要调整，并根据内容层次予以分段。

五、原书所用繁体字改为规范简化字。人名、地名中凡属专用字者不改；属通用字者改为规范简化字。

六、标点符号以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13日发布、自1995年6月1日实施的《标点符号用法》为依据，但不使用破折号、连接号、专名号等标点符号。

七、本次整理对清《延绥镇志》中史实错误或疑误及脱讹倒衍处予以校勘。凡改动处，在正文中径改，并在卷末出校勘记。

八、对原书中疑有脱讹倒衍但无确凿资料佐证者，不做改动，但出校勘记说明。

九、古人引书，每有省改。本次整理中，凡与原引书文字有出入但文意畅通且无歧义者，不据他书改动；凡文意两通而含义不同，或文意、文字表述均有出入者，出校勘记说明。

十、原书引用他书文字，凡直接引用者，引文加引号；凡属该书大意而非直接引用者，则不加引号。

十一、对原书避讳字径改，并出校勘记。

十二、本次整理中，对于原书中的语词、典故及文中述及的人物加注释。注释以《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辞源》、《辞海》等工具书为主要依据。

校注参考书目

《史记》,[汉]司马迁撰,中华书局1959年版。

《汉书》,[汉]班固撰,中华书局1962年版。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中华书局1965年版。

《三国志》,[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中华书局1959年版。

《晋书》,[唐]房玄龄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宋书》,[南朝·梁]沈约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梁书》,[唐]姚思廉撰,中华书局1973年版。

《陈书》,[唐]姚思廉撰,中华书局1972年版。

《魏书》,[北齐]魏收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北齐书》,[唐]李百药撰,中华书局1972年版。

《周书》,[唐]令狐德棻撰,中华书局1971年版。

《隋书》,[唐]魏征等撰,中华书局1973年版。

《南史》,[唐]李延寿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

《北史》,[唐]李延寿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

《旧五代史》,[宋]薛居正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宋史》,[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1977年版。

《辽史》,[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金史》,[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

《元史》,[明]宋濂等撰,中华书局1976年版。

《明史》,[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清史稿》,赵尔巽等撰,中华书局1977年版。

《罪惟录》,[清]查继佐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

《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李焘撰,中华书局2004年版。

《宋史纪事本末》,[明]陈邦瞻撰,中华书局1977年版。

《明实录》,上海书店1982年版。

《明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撰,中华书局1977年版。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2010年版。

《水经注校证》,[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通典》,[唐]杜佑著,王文锦、王永兴等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

《通志》,[宋]郑樵撰,中华书局1987年版。

《文献通考》,[元]马端临撰,中华书局1986年版。

《明会典》,[明]申时行等纂,中华书局1989年版。

《元和郡县图志》,[唐]李吉甫著,中华书局1983年版。

《太平广记》,[宋]李昉等编,中华书局1961年版。

《元丰九域志》,[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

《太平寰宇记》,[宋]乐史撰,王文楚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

《方舆胜览》,[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校,中华书局2003年版。

《大明一统志》,[明]李贤、彭时等纂,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全陕政要略》,[明]龚辉撰,《四库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

《庆阳府志》,[明]梁明翰修,傅学礼纂,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嘉靖宁夏新志》(校点本),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三关志》,[明]廖希颜撰,《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边政考》,[明]张雨撰,《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马政考》,[明]陈讲撰,《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

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皇明九边考》,[明]魏焕辑,《四库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 1996 年版。

《秦边纪略》,[清]梁份著,赵盛世等校注,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读史方舆纪要》,[清]顾祖禹撰,中华书局 1955 年版。

《天下郡国利病书》,[清]顾炎武撰,《丛书集成续编》本,上海书店 1984 年版。

《延绥镇志》(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延绥镇志》,[清]谭吉璁纂修,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0 年版。

《延绥镇志》,[清]谭吉璁纂修,《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凤凰出版社 2007 年版。

《延绥镇志》(校注本),三秦出版社 2006 年版。

《四库全书总目》,[清]永瑢等撰,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士嘉著,商务印书馆 1958 年版。

《中国古籍总目·史部》,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

《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北京中国书店 1991 年版。

《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邵国秀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7 年版。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稀见地方志丛刊》，黄秀文、吴平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版。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薄音湖、王雄点校，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3—2011 年版。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谢沛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本朝分省人物考》，[明]过庭训撰，《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西阳杂俎》，[唐]段成式撰，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范文正公集》，[宋]范仲淹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年版。

《条麓堂集》，[明]张四维撰，《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汲古堂集》，[明]何白撰，《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出版社 1997 年版。

《遵生八笺》，[明]高濂著，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4 年版。

《野菜笺》，[清]屠本畯撰，《说郛》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渔石集》，[明]唐龙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 1997 年版。

《唐文萃》，[宋]姚铉编，台北世界书局 1989 年版。

《全唐诗》，[清]彭定求等编，中华书局 1999 年版。

《全宋文》，曾枣庄、刘琳主编，上海书店、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皇明经世文编》，[明]陈子龙等辑，《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出版社 1997 年版。

《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年版。

《汉语大词典》，罗竹凤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年版。

目　录

校注前言 …… 1
校注说明 …… 15
校注参考书目 …… 17

重修《延绥镇志》序 …… 1
《延绥镇志》序 …… 3
重修《延绥镇志》序 …… 6
《延绥镇志》序 …… 8
重修《延绥镇志》序 …… 10
重修《延绥镇志》序 …… 12
重修《延绥镇志》自序 …… 15
《延绥镇志》旧序 …… 18
《延镇图说》旧序 …… 21
重修《延绥镇志》姓氏 …… 23
旧志姓氏 …… 25
《延绥镇志》凡例 …… 26

卷一之一　图谱 …… 1
卷一之二　天文志 …… 5
　星野 …… 5

岁时附 …… 7
卷一之三　地理志 …… 11
卷一之四　地理志 …… 38
山川上 …… 38
山川下 …… 42
水利附 …… 45
风俗附 …… 46
景致附 …… 47
卷二之一　建置志 …… 48
卫学廪生缘起 …… 50
附学田学店旧碑记 …… 51
卷二之二　祠祀志 …… 55
卷二之三　兵志 …… 59
兵制 …… 59
马政 …… 66
军器 …… 69
烽火 …… 70
卷二之四　食志 …… 72
屯田 …… 72
折色 …… 78
户口 …… 82
赋饷 …… 82
运法 …… 83
草场 …… 84
盐法 …… 85

茶法 …… 89
烟税 …… 90
市集 …… 91
物产附 …… 92
卷三之一 官师志 …… 102
文职 …… 102
卷三之二 官师志 …… 114
武职 …… 114
卷三之三 官师志 …… 143
名宦上 …… 143
卷三之四 官师志 …… 183
名宦下 …… 183
卷四之一 人物志 …… 221
列传上 …… 221
卷四之二 人物志 …… 259
列传下 …… 259
卷四之三 人物志 …… 278
忠义列传 孝友列传 …… 278
卷四之四 人物志 …… 306
列女列传 隐逸列传 流寓列传 仙释列传 …… 306
卷五之一 选举志 …… 336
榆林卫学 …… 336
文科 …… 336
贡 …… 337
封锡 …… 339

恩荫 …… 340
例监 …… 340
吏员 …… 341
靖边所学 …… 342
文科 …… 342
贡 …… 342
榆林卫学 …… 344
武科 …… 344
靖边所学 …… 345
武科 …… 345
武宦 …… 346
卷五之二　纪事志 …… 353
卷五之三　纪事志 …… 382
僭国列传上 …… 382
卷五之四　纪事志 …… 408
僭国列传下 …… 408
卷六之一　艺文志 …… 439
诏 …… 439
敕 …… 440
制 …… 441
御札 …… 441
表 …… 442
奏疏 …… 445
御札 …… 491
卷六之二　艺文志 …… 495

序 …… 495
檄 …… 501
书 …… 503
启 …… 512
简 …… 513
颂 …… 517
议 …… 523
对 …… 526
问 …… 527
辩 …… 531
判 …… 533
卷六之三 艺文志 …… 536
记 …… 536
墓志铭 …… 568
墓表 …… 571
碑 …… 573
文 …… 577
卷六之四 艺文志 …… 581
诗 …… 581
辞 …… 638

方言字义 …… 643
《延绥镇志》跋 …… 645

重修《延绥镇志》序

赐进士及第、原任翰林院检讨、顺治大训[1]
纂修官清涧白乃贞廉叔父撰

国邑之有志，昉[2]于《禹贡》。及《周礼》，大司空所掌，而《汉书》因之作《地理志》。后遂各为纪乘，以志郡与邑。是志也者，存其星野、土风、人官、物曲[3]，所以备稽询而资治道也。

我国家奠鼎[4]以来，九有[5]允绥，四隅式廓[6]，诚为舆图之极盛矣。今天子躬理万机，远览古今，特诏尚德缓刑，期登比屋[7]可封之治。乃精简才望，分布封疆。如大将军许公都典雄镇，文算武昭，羌汉宁谧；宪副使高公以清勤励己，威惠沾洽[8]，荒余悦服。斯时也，内外臣工[9]莫不仰符睿虑，加意民生，海寓[10]承流，蒸蒸向化，而又得嘉兴谭

---

① 大训：先王圣哲的教言。
② 昉：天方明，引申为开始。
③ 物曲：物的性能。
④ 奠鼎：传说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历商至周，都作为传国重器，置于国都。后因以称定都或建立王朝为"奠鼎"。
⑤ 九有：九州。
⑥ 式廓：规模；范围。
⑦ 比屋：家家户户。常用以形容众多、普遍。
⑧ 沾洽：普遍施惠使受益。
⑨ 臣工：群臣百官。
⑩ 海寓：海宇。

公以凤阁右史出守延绥中路。

夫榆阳为延绥重镇，地广而芜，民无生业，自昔为然。公莅兹土，政简刑清，多方轸恤[1]，循猷种种，表著[2]西陲。因念兵燹之余，旧志散佚，一切故实宜，无所稽考，洵非细务也。若撰辑增删，未免劳心思而费物力矣。公请诸宪台，毅然以纂修为己任，于是博采旁搜，纲提胪列，仅逾年而书成。许、高两公斟酌至当，复捐俸付剞劂[3]，以传永永[4]，走四百余里，征序于余。

余贫病交侵，笔砚荒废。然隶在编户，谊不敢辞。虽僻居下邑，未睹其志之详，而生逢文治之光昌，日闻舆人[5]之歌诵，知公为筑岩先生之子。筑岩先生昔以五经应制[6]，海内诵其文章，且又与余家大司寇若水公同年进士，而公克继之，才名品望，世德渊源，经纬错综，恢恢[7]乎有余地，则实心实政，真足以上报圣朝求治之至意矣。

是书也，不仅见公之丽藻鸿辞，而且觇公他日之事业，并垂不朽云。

康熙十有二年岁在癸丑秋八月。

---

① 轸恤：深切顾念和怜悯。
② 表著：显扬昭著。
③ 剞劂：刻镂的刀具。此指雕板、刻印。
④ 永永：谓长远；长久。
⑤ 舆人：众人。
⑥ 应制：特指应皇帝之命写作诗文。亦以称其所作。
⑦ 恢恢：宽宏大度貌。

《延绥镇志》序

赐进士出身、四川分守川北道布政使司、右参议、
前四川道监察御史宜君杨素蕴若愚父撰

天下之势在九边，而秦有其二；三边之劲甲天下；而榆林居其首。榆林旷衍，无阻足据。何帅出辄以劲闻？曰其人忠勇。勇可恃乎？山川不习、险易不明、饷不筹、兵不简练、器械不戒、方略不娴，勇无能为也。明末榆林之已事可鉴已。闯逆百万之师压镇城，环攻旬日，城不陷。及陷，犹殊死巷战。可不谓勇欤？而卒以不保，岂非以不习、不明、不筹、不简练、不戒、不娴之故哉？然则何以习之？曰高陂深谷之必悉也，山川宜有志；何以明之？曰厄塞筑鄣之宜讲也，地理城郭宜有志；何以筹之、练之、戒之、娴之？曰晁、赵[1]屯边，韩、范[2]阅众，将推孙、李[3]，计宗韬略之必预也，兵、食、水利马政、军器、人物、艺文宜有志。此《延绥志》之所以作，而舟石谭使君之所以为知务[4]也。

使君之守延绥也，留心边事，既熟悉其地之形胜与风俗矣。已，乃身阅三十六堡，若者利战，若者利守，若者先

---

① 晁、赵：指西汉晁错和赵充国。
② 韩、范：宋名臣韩琦和范仲淹。
③ 孙、李：指孙武和李广。
④ 知务：懂得实际事务。

事，而绸缪[1]久之，石画[2]以定。而《志》成矣，携其书过余问序。余惟外史掌四方之志以贡天子，郡国皆有志，边塞无志。非无志也，充国金城图上介子[3]，蹶[4]如搏兔，顷刻之间变态风云，故密其机不以告人，若无志然。然《九边考》诸书，何尝不直指利弊耶！今天下中外一家，烽燧即寂无警，而思患预防之道弗可弛，则志诚要也。

《志》二十四卷，使君一手定之，副宪高公、大将军许公相与有成，其他则未能增减一字焉。志山川、地理、城池也，远近以其方，高下以其势，义取乎设伏设险，而天文星野以观象，社稷学校以受成[5]；志兵食也，详多寡盈绌之数，义取乎稽古以善今，而水利以佐飞挽[6]，马政以备佶闲；志官师、人物、艺文也，重长子[7]之选录，奇正之略，义又取乎将将[8]而摅[9]策，而纪事以昭往，犹此意也。其意将欲后之人历其地，读其书，思所以明之、筹之、简练之、戒之、娴之，而非徒以其文也。使君真知务哉！

且夫志者，志也，作者之志也。使君以董、贾之才，出入承明[10]之庐，补衮[11]既有其事矣。今者职在城堡，以志先

---

① 绸缪：即未雨绸缪。比喻事前作好准备工作。
② 石画：大计。
③ 介子：指傅介子。西汉时出使西域的使者。
④ 蹶：疾行；跑。
⑤ 受成：接受已定的谋略。引申为办事全依主管者的计划而行，不自作主张。
⑥ 飞挽：即飞刍挽粟，谓速运粮草。
⑦ 长子：犹巨子。古时对大儒的尊称。
⑧ 将将：驾驭将帅。
⑨ 摅：抒发；表达。
⑩ 承明：古代天子左右路寝称承明，因承接明堂之后，故称。
⑪ 衮：古代三公八命，出封时加一命可服衮，后因以借指三公。

后者，志御侮。凡所规画即未施之事，其志不较然[1]在人哉。

旧《志》镜渊涂公纂于万历间，合延、绥二郡州县为一书，兹删去不存者。边塞有志，原取乎习山川、明险易、筹饷、练兵、戒器械、娴方略，而非徒以其文也。自兹以往，三军勇矣，而又有以习之、明之、筹之、简练之、戒之、娴之，榆林之甲其可以加九边干不庭[2]，而皇图其永磐石矣。若夫扩蕴挥聚根之学，持例发凡祖之史，摘精掞藻归之文，则此书之余事也。

康熙十二年秋七月之望。

① 较然：明显貌。
② 不庭：无道；叛逆。

重修《延绥镇志》序

镇守延绥等处地方挂印总兵官、
都督佥事蒲城许占魁文元父撰

延绥镇之有志也，自有明时巡抚都御史王公汝梅、榆林兵备副使赵公云翔始，而书尚未成也。至万历三十六年，巡抚都御史郑公汝璧、涂公宗濬、榆林兵备副使刘公余泽相继为之讨论，乃镂版以行。兵火之后，典籍散失。榆林兵备副使高公淑恬多方购募，仅得其一。最后又得巡抚都御史刘公敏宽所著《图说》一卷，而其书始完。然中多残缺而无伦次，高公手自修葺，而同志者少。余于康熙九年秋莅镇任事，高公间为余言，余谢不敏。高公曰："闻将军之风久矣。将军善书，昔在紫荆关，求文字者履满。今上特召将军简镇延绥，赐以弓矢，将军赋诗以纪盛，都人为之传诵，何多让焉。"余唯唯否否。适城堡同知谭君舟石从中秘来，余曰："此史才也，其可藉之以观成乎。"遂相与搜辑，未期而卒业焉。删其旧芜者十之三，集其新英者十之二，《镇志》复为完书矣。

余以郑、涂两公之时为万历之季，河套之火落赤、吉能日寻干戈，而犹于治兵之暇从事笔墨，勒成一书，前人之勤如此。盖山川险易、兵马强弱、征伐机宜具载，此书不可一日而缺也。今当盛世右文，中外一统。总督鄂公、提督王公、巡抚阿公谋猷畅洽，勋烈光延；蕃台吴公、

臬台[①]巴公慎赋详刑，治同分陕。而三十六城堡之兵民嬉然含哺[②]以游，有偃鼓挂弓之乐，且黄羊白酪助我啸歌，红泉紫塞供我驱染[③]，是书也又乌可已哉！

爰时，聚于署之东偏，曰饮绿之堂。丝竹杂奏[1]，觞酒[④]闲行，而谭君时出一篇。言天地，则星连珠而山聚米也；言建置与祠祀，则宫观参差，馨香闻而羽籥[⑤]觌[⑥]也；言兵食，则荼火在望，刍粟飞而牛马流也；言职官，而循吏仿佛于西汉矣；言人物，而耆旧不让于荆楚矣。至于载纪之要详、英雄之割据，以及历朝之高文典册，无不备载于中。乃与高公读而论次[⑦]之，或欣然以歌，或飒然以悲，有不自知其颓然以醉而拔剑起舞矣。

余武人，乌知文。然射者不知为弓，而张如水，引如环，不必夫人而能为弓也；甲者不知为函，而举而丰，橐而约，不必夫人而能为函[⑧]也。余敢不自勉？追随高公，使四方贤士大夫知延绥文章政事之盛，上以佐朝廷《一统志》之采缀，而下以补《陕西通志》之所不及也与。

康熙十二年岁在癸丑仲秋之吉。

【校勘记】

〔1〕 杂奏　原作"杂秦"，据文意改。

---

① 臬台：明清时按察使的别称。
② 含哺：口衔食物。形容人民生活安乐。
③ 驱染：谓挥洒笔墨。
④ 觞酒：杯酒。
⑤ 羽籥：古代祭祀或宴飨时舞者所持的舞具和乐器。羽，指雉羽。籥，一种多管乐器。
⑥ 觌：显示；显现。
⑦ 论次：论定编次。
⑧ 函：造甲的人。

《延绥镇志》序

广东盐法驿传道按察司佥事朕施王令仲锡父撰

志与史有异乎？曰：其体则异，其于立言则一也。国之有史，方之有志，皆所以昭政治、表风物、录人才、显节义而示劝戒，以及边疆厄要、户口强弱、盐茶屯牧之政、庙祠学社之典，与夫远近险易之异执、战守攻取之异宜。自非旷世逸才，不能为史，鲜有能志者。如《延绥镇志》废缺者久，其搜罗纂修，余也有怀而未逮。今大将军许公以经文纬武之才坐治雄镇，副宪高公以星分岳降之德节钺[①]岩疆，海内无事，中外统一，正征文考献之一大会矣。我使君谭公入典制诰，出分郡猷，以天禄石渠[②]著作之手辑成是书。

余得而捧读之，见编年则祖左氏，纪传则本司马。若相如[③]之高文典册，枚皋[④]之驰檄飞书，使君兼焉。是以画野则井[⑤]鬼[⑥]珠联，披图则城堡错峙，筹饷则输挽得宜，计兵则庙算握胜，是皆国家切务，而公之经济远矣。至徘徊

① 节钺：符节和斧钺。古代授予将帅，作为加重权力的标志。
② 天禄石渠：即天禄阁和石渠阁，汉宫御用藏书和开展学术活动的地方。
③ 相如：指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
④ 枚皋：西汉辞赋家枚乘之子，以文思敏捷著称。
⑤ 井：井宿。
⑥ 鬼：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

低昂于选举之间，踊跃奋迅于忠孝之传，与史之褒贬何异？若夫闯逆一案，诚一代兴亡之大鉴，其间书人书事、记年记月，或叙群寇情形，或载将略机宜，其言简而尽，其事核而实，以视野史流传、风闻影响者，不啻霄壤。

余习见《樵史》[①]、《史略》[②]诸书，未惬于心。今得是书，击节心赏，洵万世必传，国史必录者。何勿序也？嗟乎！古今志者多矣，或叙而不断，或断而不确，未有如是之详且当也。三千年事而断之于五千万言之中，惟迁史为然。使君其流亚欤？

康熙十有二年癸丑中秋之吉。

① 《樵史》：也作《樵史演义》。明清之际一部历史小说，讲述明太监魏忠贤与天启帝乳母客氏串通，把持朝政，后崇祯登基，得魏党罪证，使魏、客等人畏罪自杀，后李自成起兵灭明，欲自谋登基，但总兵吴三桂投降清人，最终葬送明室的故事。

② 《史略》：疑指计六奇所著《明季北略》与《明季南略》两书。

重修《延绥镇志》序

整饬榆林中西二路兼分巡道陕西
按察司副使宁晋高光祉淑恬父撰

镇之有志以记事，其来已久。万历甲辰间，郑公汝璧受命抚军，重加纂辑，较昔尤详，迨继任涂公宗濬剞劂始竣。阅七十年，运际鼎革，兵燹迭罹，多残剥失次。会郡丞谭君都雅[①]淹洽，雠书秘阁，窥石渠、金匮[②]之藏，以娴习吏务出典[③]边陲。慨文献日湮，身任操觚，旁搜博采耆老之遗闻、乡曲之逸事，手裁确当，志乃聿新。予亦从而点定之。

夫自郑公迄今，世历六纪[④]。莅兹镇者，上而中丞，次而部使[⑤]、兵宪，再次而郡佐[⑥]，亡虑百十辈，皆以邮舍[⑦]视其官，君独汲汲焉。考厥振坠，征信来禩[⑧]，可谓知所务也已。镇距塞垣八里，外即河套地，古称朔方，历代为中朝[⑨]

① 都雅：美好闲雅。
② 金匮：铜柜。古时用以收藏文献或文物。
③ 出典：谓出而执掌某种官职。
④ 纪：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
⑤ 部使：指御使。封建王朝的御使一般由中央各部郎官充任，故名。
⑥ 郡佐：郡丞，郡守的佐贰。
⑦ 邮舍：驿站，馆驿。
⑧ 来禩：来年；后世。
⑨ 中朝：中原王朝。清时亦指中国。

有。明室既弃东胜，内守绥德，蹙国千里，边境恒不宁。余肃敏公子俊相度形势，建议城榆林，控扼襟喉[1]，开府[2]集兵，招商贾，设学校，闾井辐辏，屹然为雄镇矣。东接偏关，西连宁夏，绵亘千五百里。先后筑塞垣、墩台、堡寨，棋列星罗，呼吸相应，扞御方固，厥功伟哉！

今予与君共处岩疆，幸遇郅隆之世，远薄荒裔罔不臣服，烽燧晏息，鼙鼓不惊，故得吮毫染墨，歌颂升平。不然，亦何能举此？第榆土硗瘠，黄沙环缠，四望不毛，悉仰资军储。粤稽旧籍，镇戍万人有奇，岁给粮饷二十余万，故称富强。近则抽汰过半，粮饷亦少减矣。且明季墩台严密，长城一带莫不整葺。今半成坦途，多可超越，内治宜修，绸缪贵豫。

后之览是编者，惟朝夕鳃鳃[3]，勤为爱养，慎固封守，庶不负职司云尔。

康熙癸丑中秋之吉。

① 襟喉：衣领和咽侯。比喻要害之地。
② 开府：古代指高级官员（如三公、大将军、将军等）成立府署，选置僚属。
③ 鳃鳃：恐惧貌。

重修《延绥镇志》序

中宪大夫、陕西延安府知府三韩王廷弼调鼎父撰

夫文献为风化之本，风化为政治之源，未有文献无征而可以观风出治者。故代必有史，所以纪一代之文献；而方必有志，所以纪一方之文献。凡封疆建置、河山形势、秩官宦绩、美行嘉言，莫不于志是征。则志之作也，亦犹夏之《禹贡》，周之职方，史纪之列传、年表，《春秋》之《左传》、《国语》，以志地、志人、志事、志言，而昭示来兹者也。其所关于政治，裨于风化，亦綦重且巨矣。

余以关左[①]侏儒谬刺乌延，睹城市之荆棘，怆人物之凋零，惟以教养生聚、振敝抚残为急务。虽云《郡志》一书缺焉未讲，然于治内之疆域山川、城堡关梁、庠序坊表、邮程墩戍，以及军容吏治、土俗民风、户口田赋、盐茶屯牧、人文典秩、祠宇灾祥，莫不识之于胸，以待书之于帙。第愧才疏学浅，未克纂编成篇，而郡丞谭君获有同心，乃请之于大将军许公、宪台高公，该今稽古，博览远搜，《延绥镇志》已先我告成矣。

夫延郡为雍井上游，榆林又为三秦要地，内屏冯翊，外蔽河套，其间雉堞烽烟、典章人物，向称寰区雄镇。今

① 关左：指潼关以东。在地理上古人以东为左。

以数十年兵戈云汉之后，其山榛塞草，而湮没无征者久矣。谭君以嘉禾名宿，由中翰[1]而分符[2]此地，具班、马之才，布龚、黄[3]之治，劝南亩，薄税敛，修桥梁，葺学宫。农晏然于野，商晏然于市，行旅晏然于途，多士[4]晏然于庠。兼之冗役以汰，狱讼以简，庭有悬鱼[5]，境无鸣雁[6]，悍伍不能为害，吏胥不能为奸，人不佩剑，犬不夜吠，化未三载而百务振兴。于是毅然取镇志而纂辑之，存疑去诞，删华传实，不饰词以夸前代，不增美以炫后人，纲举目张，有伦有序。志也而实史也，今之体国经野、采风问俗以出政临民者，可不于此志是尚哉？

故按籍以稽，知疆域之广袤、山川之厄要，可设险以固吾圉也；知城堡之迁移、关梁之沿革，可建置以立民义也；知庠序之废兴、坊表之存没，可以振学校而励廉节也；知邮程之近远、墩戍之疏密，可以均劳逸而恤民力也；知军容吏治之或整或弛，可以镜得失而布善政也；知土俗民风之或贞或讹，可以兴教育而迁民性也；知户口田赋之虚盈、盐茶屯牧之利弊，可以通财源而致富强也；知人文典秩之向往、祠宇灾祥之祈报，可以阐经术而行典礼也。是

---

① 中翰：指皇宫内收藏图书文籍之所。明、清时内阁中书的别称。

② 分符：犹剖符。谓帝王封官授爵，分与符节的一半作为信物。

③ 龚、黄：古代循吏龚遂和黄霸。龚遂，西汉人，字少卿。曾久任地方官，为官敢于直言，注意鼓励农桑，体恤百姓。黄霸，西汉大臣，字次公。曾任扬州太守、荥州太守，后为御史大夫、丞相，封建成侯。

④ 多士：古指众多的贤士。也指百官。

⑤ 悬鱼：《后汉书·羊续传》："府丞尝献其生鱼，续受而悬于庭；丞后又进之，续乃出前所悬者以杜其意。"后以"悬鱼"指为官清廉。

⑥ 鸣雁：借指英雄未路，或指无才蒙祸。

志也，岂特足以征一方之文献，而风化之本、政治之源皆从此出焉。

余故曰：今之体国经野、采风问俗以出政临民者，可不于此志是尚哉？观斯志者，当亦知谭君之政化为不朽云。

康熙十二年岁次癸丑八月之吉。

重修《延绥镇志》自序

陕西延安府管理延绥各路城堡兼
理屯田同知嘉兴谭吉璁舟石父撰

志者，记也，言其所记识之事也。《周礼》：邦国之志，小史掌之。而其地之求与事也，则土训[①]、诵训[②]诏观焉；其方之新物与华离[③]也，则训方[④]、形方[⑤]道正焉，由是邦国之山川溪谷、道里贡赋以及古今鬼神、寒暖、刚柔、食味、器械，无不闻于天子，故以之为政则齐，以利则贯，以俗则安，乐事劝功而尊君亲上，此有周治之极盛而后世不可及者也。则志也者，不独天子有之，诸侯皆有之矣；又不独大国之诸侯有之，小国之诸侯亦皆有之矣。若郑之有书，滕之有志，况延绥镇之大焉者乎？镇之得有志，礼也。余昔为弘文院中书舍人，职典制诰，而天下古今之书籍图志俱贮于弘文院之库中，时一为校正焉。则舍人之官，其亦犹周之小史也与？今出为延安同知，天禄、石渠

① 土训：古官名。负责向帝王呈报山川地势、土质好坏及所宜物产。

② 诵训：周代官名。掌为王者述说四方久远故事，说明各地风俗所忌讳的言语；王者巡狩，随从王车左右。

③ 华离：地貌地形。

④ 训方：即训方氏。《周礼》官名，掌道四方之政事。

⑤ 形方：即形方氏。《周礼》官名，掌诸侯国地理封疆。

之藏，琐门[①]、玉署[②]之府，固可望而不可即矣。然昔也，掌邦国之志而藏之；今也，辑邦国之志而献之。此亦小史之职也。

今天子聪明仁圣，临雍[③]拜老之后，复开经筵[④]，修明宪典。库中四部[⑤]诸书有残脱者，悉为刊定。文章炳炳，与三代同风矣。又允阁臣[⑥]请，敕修《大清一统志》，凡天下之邦国皆得以书，上之阙下。且榆溪旧塞，经李贼百战之后，邑里萧条。幸岁以大熟，边服清谧，而套中之来者牸牛产羊，又资其毛血之利。鄙陋如余，得以羊皮为衣，沙糜为食，几案多暇，讼庭之草至不可芟除。歌咏太平以润饰鸿业，会其时矣，而可不副朝廷之德意乎？爰取延绥镇旧志请之于大将军许公、宪副使高公，咸相嘉勉，为事之不可已者。

然吾观旧志，创之于巡抚王公汝梅，而涂公宗濬继之，始为完书。今七十余年以来，久已残缺放失。公以京国之彦持节来守是邦，且世为柱下史，历朝掌故皆博赡无遗，下笔妙天下，一时之政事尤彰彰可纪，而又得大将军横槊磨盾以相左右，乃属余探纂。未期而卒业，得志六

---

① 琐门：绘画或镂刻有连琐图案的门。多为宫观之门。

② 玉署：指玉堂。翰林院别称。

③ 雍：指辟雍，本为西周天子所设大学，历代皆有，亦常为祭祀之所。

④ 经筵：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元、明、清三代沿袭此制，而明代尤为重视。除皇帝外，太子出阁后，亦有讲筵之设。清制，经筵讲官为大臣兼衔，于仲秋仲春之日进讲。

⑤ 四部：中国古代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或经、史、子、集四类，称"四部"。

⑥ 阁臣：明清大学士的别称。大学士入阁办事，故称。

卷，分为二十四卷，上记强秦，下至胜国，凡山川、溪谷、道里、贡赋以及古今鬼神、寒暖、刚柔、食味、器械无不备，而于有明特详焉。盖其始则地弃东胜，而受河套之患；终则贼起延绥，而中灭亡之祸。岂非近之可征，尤败之可鉴者哉？

周之盛时，有诗曰："芃芃棫朴，薪之槱之"；"倬彼云汉，为章于天"，言文王能官人而有文章也。棫者，白桵；朴者，枹木也。枝头相朴属而生者，丛小之木也，犹必析而薪之，载而积之，燎而祭之，无一之或弃者。是以《周官》三百六十，自冢宰而下至舍人小史之徒，无不得其职，以助成天子之文章焉。余不材，忝窃是官，今又僻处荒边，身际太平，思以文采自见，犹彼丛小之木，亦将积之为燎祭之用矣。或得士训、形方之官，取是书而贮四部之库中，以诏道焉。使千载而下知圣朝一统之大，声教固已朔南暨，而东渐海矣。今自延绥之西，近者河套为我内臣，即极之金城、葱岭无思不服，而玉门关亦不闭焉。并有以见舍人小史之徒，能自修饰成美如《周官》。时何其盛也，何其盛也！

康熙十二年岁在癸丑八月之吉。

《延绥镇志》旧序

明巡抚延绥赞理军务、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南昌涂宗濬及甫撰

天下之大防莫严于华夷[1]之辨，其处之也有道而防之也宜蚤，其察之也有征而筹之也宜熟。故将以明其事之得失、是非、强弱之故以为法戒，不得不有所寄，以彰往而诏来，此志之所为作也。然事在上古，或希阔而无征；在当身，或散逸而难考。欲以学通其放失之文，以识周其难知之事，以道垂其会通之典，以才达其隐奥之情，则亦待其人矣。

夫古之作者莫精于《诗》、《书》。由今考之，《书》言[2]益之戒舜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3]。"及其格有苗，第曰舞干羽于两阶而已，不烦兵也。《诗》言文王之服昆夷[4]，第曰有疏附、有后先[5]、有奔奏、有御侮而已，不劳力也。乃若《车攻》、《六月》之诗，第惟载其骊牡之闲，则戒车之轩辁，旌旆之悠闲[6]，弓矢之调良[7]，而宣王中兴之业已宛然可绎思矣。夫圣人神明之德默运于形迹之表，以为悦近来远之本；建置之精详，法度之森列，以为安内攘外之具。[8]《诗》、《书》第以数言括之而无遗，则执简操笔而记载者可易言哉？方镇志虽不敢拟经，亦不敢当史，而记事均也。

延镇故有志，其书成于中丞安肃肖岩王公、宪副平阴寿峰赵君，其用意已勤。但榆林在周为朔方，秦收河南地，历汉唐皆中国有。至宋并于夏，金、元沦于夷。我二祖迅扫胡元[9]，筑东胜等城屯兵戍之。正统初，虏阿渠也先渡河入套[10]，始城榆林。成化间，余公肃敏始建议徙上郡[11]，镇榆林，至今又百三十年矣。古事既已难详，近代又复多变，建置之沿革亦少异焉。括苍昆岩郑公万历癸卯奉命来抚兹镇，以旧志多阙文，谋之观察使千乘刘君余泽，采摭搜剔，辑而成之，视前志为加详焉。不佞以丙午代郑公受事，时火酋报警[12]，欲稽往牒以察虏情[13]。得新志，伏而读之，若历代建置沿革之由，山川、险夷、厄塞之处，兵马、收集、选充之实，馈饷、储积、田赋、登耗之数，力役、征调、支应之烦，祲祥、赈恤、补救之方，风俗、学校、兴厘之法，文武经历、建竖久近之迹，北虏侵犯[14]、要挟之情，元老经略条奏、筹画安攘之策，靡不犁然备具，一展卷尽在目中。

语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由今志所载，究河套得失之故，则知桑土戒备之宜早；观山川险夷之处，则知地利据守之当因；详兵马收集之难，则知训练爱养之宜周；推军饷充馈之原[15]，则知转运储积之宜预；察力役征调之烦，则知樽节减省之宜亟；省灾祲警告之异，则知修救修备之宜先；镜风俗学校兴厘之法，则知振作鼓舞之宜勤；考宦业久近之迹，则知当官职事之宜勉；读议论经略之文，则知筹策谋虑之宜精。安攘之业，不出镇志所载而已，备矣。

若夫勤思于《诗》、《书》之文，深探于招携怀远之本，有非记载所能及者，则亦俟乎其人，不佞又何知焉？

【校勘记】

〔1〕华夷　原讳作"中外"，据万历《延绥镇志》(下简称万历《志》)改。

〔2〕原脱"夫古之作者……书言"十六字，据万历《志》补。

〔3〕四夷来王　四夷，原讳作"四译"，据万历《志》改。

〔4〕诗言文王之服昆夷　昆夷，原讳作"昆彝"，据万历《志》改。

〔5〕有后先　后先，原作"先后"，据万历《志》改。

〔6〕旌旆之悠闲　悠闲，原作"悠扬"，据万历《志》改。

〔7〕弓矢之调良　调良，原作"调饮"，据万历《志》改。

〔8〕原脱"建置之精详……攘外之具"十八字，据万历《志》补。

〔9〕金元沦于夷我二祖迅扫胡元　原讳作"在元为河套地我太祖混一区字"，据万历《志》改。

〔10〕虏阿渠也先渡河入套　虏，原讳作"套中"，据万历《志》改。

〔11〕余公肃敏始建议徙上郡　上郡，原作"绥德"，据万历《志》改。

〔12〕时火酋报警　火酋，原讳作"火落赤"，据万历《志》改。

〔13〕欲稽往牒以察虏情　虏情，原讳作"敌情"，据万历《志》改。

〔14〕北虏侵犯　北虏，原讳作"河套"，据万历《志》改。

〔15〕推军饷充馈之原　馈，原作"匮"，据万历《志》改。

《延镇图说》旧序

明巡抚延绥赞理军务、都察院
右佥都御史安邑刘敏宽定余父撰

榆阳一镇，横当千余里之长边，北邻十余万之强敌，盖岩塞也。绵昧如余，莫知所措。仰仗圣主威灵，庙谟胜算，由是镇守鼓率，将士倾心，稍稍乎安辑矣。然狃小康而弛戒心，非远计也。及此闲暇之时，为绸缪牖户之计，如道路之遐迩、地利之险易宜判也，城郭之坚瑕、墩垣之整敝宜稽也，将吏之崇卑勇怯、士马之虚实强弱宜覈也，钱谷之有无多寡、器械之完缺利钝宜晰也，戎行之攻围、战守、应援宜经理也，部落之盛衰、远近、叛服宜审察也。虽然，亦綦繁矣。一旦而欲明如观火，捷若运斤[①]，其能乎？

夫天下之事，睹记[②]疏则遗忘之易，机要懈则振举之难。必操何术之后可？彼龙马[③]负图而《易》阐之，神龟兆

① 运斤：挥动斧头砍削。喻技艺的高超。
② 睹记：见闻与记忆。
③ 龙马：古代传说中龙头马身的神兽。《书·顾命》"天球，河图，在东序。"孔传："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画八卦，谓之河图。"

象而《畴》[①]演之，开万古之群蒙而成天下之大务于不穷，其图说之祖乎？是吾师也，乃合镇之大势为图一，各城堡分势为图三十六，系其说而著其论于后，汇为一册，命曰《延镇图说》。帙简而所载者繁，辞约而所该者博。所谓道路、地里、城郭、墩垣、将吏、士马、器械、钱谷、戎行、部落，灿然备列，宛在掌中。将足不履阶序，而疆圉可以卧游；身不出帷幄，而情形可以坐照。今而后，庶几乎不至张皇而失措矣。

是编也，经始于辛亥小春，告竣于壬子秋杪。修文协谟，则延宁粮储前任张正郎我绳、见任金正郎炼也，榆林道陈右辖长祚、神木道郑参藩友周、靖边道李观察维翰也；饬武襄事，则榆林镇守前任张大将军望峰、见任官大将军肖园也，副将杜文焕、王学书、姜弼也。缀千腋以为裘，集万木而成厦，敢曰一人之手足云乎哉？

万历三十五年岁在丁未孟夏之吉。

---

① 畴：即九畴。畴，类。指传说中天帝赐给禹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即《洛书》。《书·洪范》："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乡用五福、威用六极。"孔《传》："天兴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

重修《延绥镇志》姓氏

总裁：

镇守延绥等处地方挂印总兵官都督佥事许占魁字文元，陕西西安府蒲城县人。

整饬榆林中西二路兼分巡道陕西按察司副使高光祉字淑恬，直隶真定府宁晋县人。

监修：

延安府知府王廷弼字调鼎，盛京奉天府盖平县人。

纂修：

延安府管理延绥各路城堡兼理屯田同知谭吉璁字舟石，浙江嘉兴府嘉兴县人。

参阅：

绥德州知州祖允图字洪允，盛京锦州府宁远州人。

米脂县知县黄离炤字雨作，广东广州府新会县人。

清涧县知县江雯字义章，江南徽州府休宁县人。

榆林卫儒学教授王调元字赞伯，陕西汉中府洋县人。

绥德州儒学学正王思同字尔贵，陕西西安府醴泉县人。

考订：

原任安庆府监纪通判王世泰字心宁，陕西榆林卫人。

榆林卫贡生吕开基

校正：

榆林卫监生刘开基

延川县儒学生员王鼐

榆林卫儒学生员米逢年

榆林卫儒学生员段显蛟

旧志姓氏

总裁：
巡抚延绥右佥都御史郑汝璧
巡抚延绥右副都御史涂宗濬
监修：
整饬神木兵备左布政使陈性学
纂修：
整饬榆林兵备副使刘余泽
参阅：
整饬榆林兵巡右参政许汝魁
延安府推官曹征庸
提调：
延安府城堡同知陈大务
延安府中路管粮同知左之龙
延安府城堡同知王国昌
延安府城堡同知陈效忠
考订：
四明逸史金镈
武乡教谕谢天眷
校正：
榆林儒学教授张惟岳
训导魏阶

《延绥镇志》凡例

延绥镇者，榆溪旧塞也。昔秦开榆中地千里，大约直抵河南朔方、北地、新秦中，而计之非专指此，即隋之榆林郡亦然。今之延绥镇与古异，故概称者不书，若"榆中、北地太守、朔方节度使"是也[1]。

延绥镇，明有庆阳、延安、绥德及榆林四卫，皆为镇属。故旧志载延、庆两府及州县，今皆不书。惟自定边至黄甫川三十六城堡而已。盖州县各自有志，而庆阳卫今属之宁夏，即延安三卫，亦皆改军为民，而无兵马可纪，故不书者遵《王制》也。

旧志有《河套图考》一卷。今套中为本朝属国，红山、神木、黄甫川诸市口往来无间，何此疆彼界哉？合书之者，大一统也。

延绥兵马与前代迥异，而犹存有《明会典》。不敢略者，亦以证今，亦以观世也。

文章之事难言矣，而况颂祷之词哉？故一概生祠、德政、去思之碑不书。

名宦人物久而论定，若存者而加以饰词，则谀矣。非君子之所乐闻也，不书。

自唐及今，出塞之辞浩如烟海，将乌乎[1]正之？非切榆林及神木者不书。

名公奏议，身虽不在此地，有功德于镇者，不可泯也。

天有分星，地有分野，故《天文》第一，《地理》次之。天险，不可升也；地险，王公之所守也。沿革不同，山川则一，有山川而后有城池，有城池而后有官府，有社稷，有学校，故《建置》次之，《祠祀》又次之。建置定而后兵食兴，故《兵志》次之，《食志》又次之。然不得其人，谁与为守？故《官师》次之。官以长之，师以教之，人材于是乎出，故志《人物》。人物者，或出或处，各行其志，而非功名之路也，故《选举志》备矣。历代之废兴皆存国史，而有关乎延绥镇之安危者，则括之于《纪事志》中，而僭据者附之。太史采诗以观民风，况政教号令尤言之行远者乎？则《艺文志》不可已矣，故以艺文终焉。

第僻处不毛，闻见鲜陋，有谓予失于冥搜而言之无文者，则以俟后之君子。

嘉兴后学谭吉璁识

【校勘记】

〔1〕若榆中北地太守朔方节度使是也　原"中"字后衍一"男"字，据文意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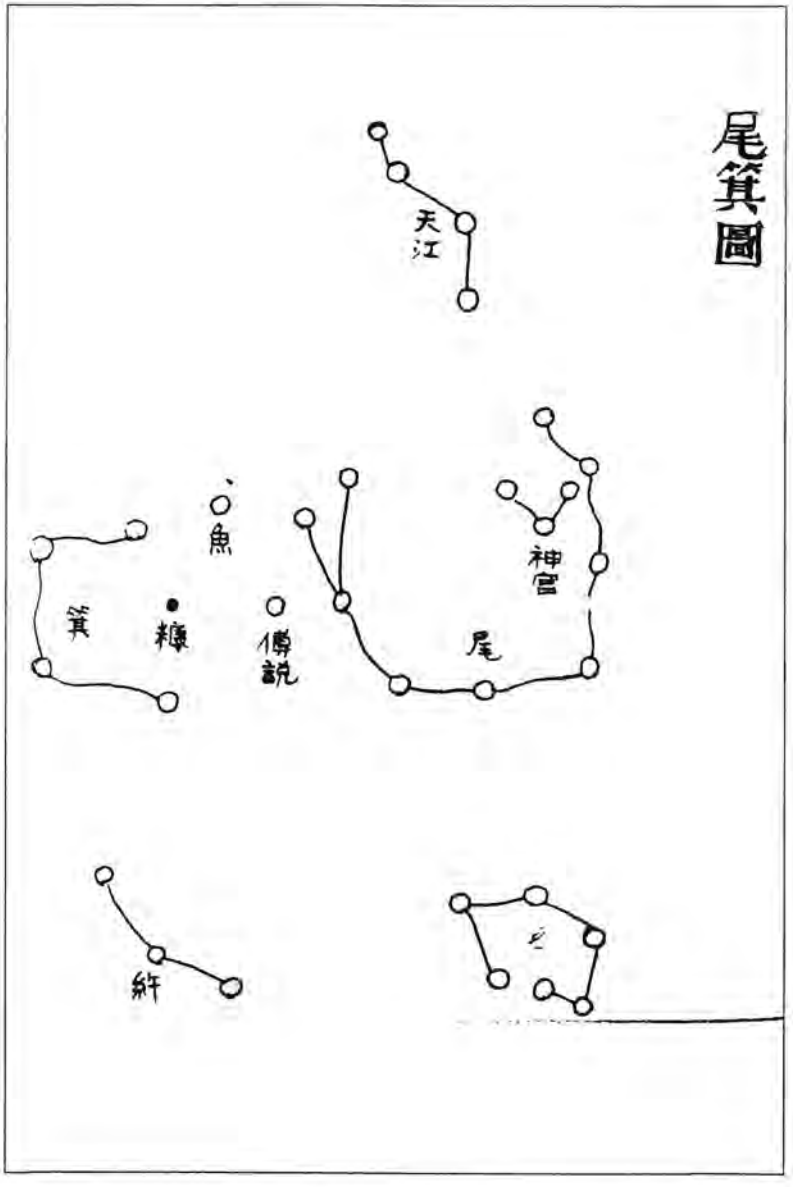
① 乌乎：疑问代词。怎样、怎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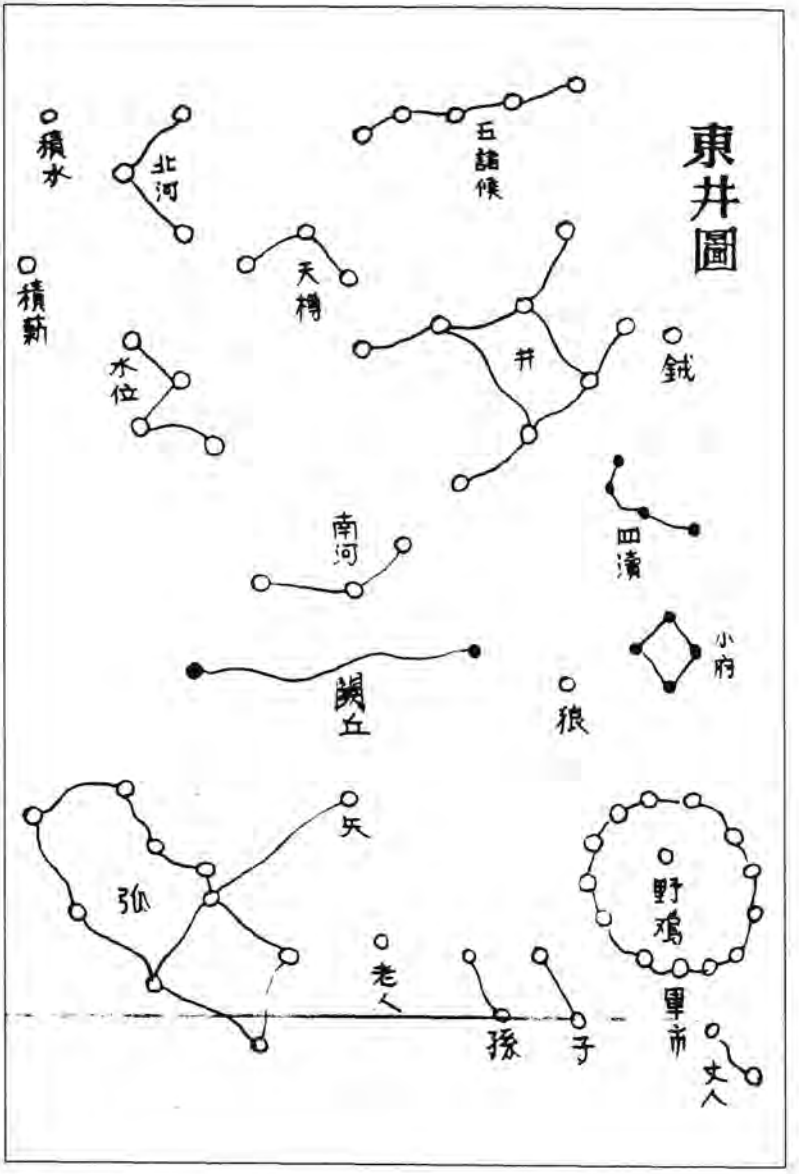
卷一之一　图谱

图何昉乎？自河出《图》、洛出《书》始。曷为而河有《图》也，马负之也。马负者何？马之背有旋毛如图。而洛之《书》即龟甲之坼文也。此吴澄之说，较诸儒为近理。则天文、地理之有图，尤其显而易明者矣。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图之作也，宜也。尝闻之天文家，尾[1]十八度[1]，井[2]三十三度。夫天之一度为地一千九百余里。则延绥一镇以勾股法算之，不及天之一度，而图之以二宿者何也？秦之分也。秦地大矣，而延绥为秦之西偏，或足当天之一度乎？姑存之以俟。

① 尾：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东方苍龙七宿之第六宿，有星九颗。

② 井：即井宿。星官名。二十八宿中朱鸟七宿的第一宿，也称"东井"、"鹑首"。有星八颗，属双子座。


尾箕圖
天江
魚
箕
糠
傳說
神宮
尾
紆


東井圖
積水
積薪
北河
五諸侯
天樽
水位
井
鉞
四瀆
南河
小府
闕丘
狼
矢
弧
野鷄
老人
孫
子
畢
丈人

评曰：天文、地理，如石氏《星经图》、裴秀《方丈图》，详哉其言之矣。唐虞时，在璇玑玉衡，是制器以整齐之，而非图也。故汉世以来，谓之浑天仪者，历代宝焉。若夫欲周知天下户口厄塞之数，则非地图不可。虽然，亦不过为方舆广轮计耳。至于用兵之要则未也。昔赵营平[①]称宿将矣，而犹曰兵难逾度，至金城，上方略。即淮南王之谏用兵也，以为南粤之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不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而谓今之地图者，果可据以为信也哉？尽信书不如无书，书犹不可信，而况图乎？

【校勘记】

〔1〕 尾十八度　八，原作"九"，据《宋史》卷七十二志第二十五《律历》改。

① 赵营平：即西汉名将赵充国，因受封营平侯，故称。

卷一之二　天文志

星　野

《史记·天官书》曰："二十八舍[1]主十二州，斗[2]秉兼之，所从来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于狼[3]、弧[4]。"又曰："东井[5]、舆鬼[6]，雍州。"

《汉书》曰：汉元年十月[1]，五星聚于东井。客谓张耳曰："东井秦地，汉王入秦，五星从岁星聚，当以义取天下。"此东井为秦地之明效也。

《后汉书》曰：东井、弧皆秦地[2]。孝安永初元年，客星[7]在东井，是以羌反，断陇道。汉遣邓骘将左右羽林及诸郡兵征之，是其应也。又曰：永和三年，辰星[8]入舆鬼，为大臣有死者。其六年，征西将军马贤击西羌于北地射

---

① 二十八舍：即二十八宿。指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周天黄道（太阳和月亮所经天区）的恒星分成二十八个星座。

② 斗：星宿名。因象斗形，故以为名。指北斗七星。

③ 狼：星名。即天狼星。

④ 弧：古星名。九星，在狼东南，天之弓也。

⑤ 东井：星宿名。即井宿，二十八宿之一。因在玉井之东，故称。

⑥ 舆鬼：即鬼宿。二十八宿中南方七宿之一。

⑦ 客星：对天空中新出现的星的统称，如新星、超新星等。

⑧ 辰星：星宿名。指二十八宿之一的心宿。又称大火。

姑山下，父子为羌所没杀[3]。又曰：永和六年，彗星在奎①一度。甲申，在东井，遂历舆鬼，为秦，皆羌所攻钞[4]，是其应也。

《天文志》曰：凉州入箕②中十度[5]，西河、上郡、北地入尾③十度。

又曰：雍州躔井三十二度，而云中、雁门、襄、代、太原各地方入鬼十度，而上党复入鬼二度[6]。

评曰：昔范史以秦燔典籍，残为灰炭，星官之书全而不毁。司马谈父子世黎氏之后，为太史令，遂著《天官书》。盖汉去古未远，而司马氏又世其家也，则后世之言天者尚矣。尝考之华岐以西龙门、积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属魁星④，则其斗秉之言尤与《周礼》有合。《周礼》曰：冯相氏掌十有二辰，二十有八星之位。又曰：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皆有分星，以观妖祥。而笺之者以为星分之书已亡，今可言者十有二次之分，若鹑首之次在未，为秦是已。司马氏即以东井、舆鬼属之。其郡国所入度，虽非古数，或东西南北有不依国地而占之。而自汉以来，其言诸国皆有征应，乃知太史公著述之精意，信而好古有如此。后人生于千百年之下，纷纷置辩，有谓李淳风之非僧一行之是者，将何所折中乎？虽然，群言淆乱折诸圣。今

① 奎：即奎宿。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为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一宿，有星十六颗。因其形似胯而得名。古人多因其形亦似文字而认为它主文运和文章。

② 箕：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

③ 尾：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东方苍龙七宿之第六宿，有星九颗。

④ 魁星：星名。指北斗七星中前四颗星，即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的总称。

《周礼》具在，而独不之信者何哉？嗟乎！畴人[1]分散天官之书，多不学即知其一二者，又杂出于附会。若隋代陈后主逃于井，开府鲍宏谓东井上于天文，为秦王都所在，而投井以应之。其为诞也甚矣。故吾惟本之六经，参与三史，晋以下无取焉。

岁　时附

正月　元旦，镇俗：先一日门换桃符，或贴宜春字。夜半起，以黄阡敬事天地祖祢，恭拜父母及亲戚之长者。饮屠苏酒[2]，由少而老，以少之先得岁也。放花炮，以代爆竹驱邪。闾里交相拜节。五日，黎明，扫除尘垢，名送穷神。是日饱食，谓之填五穷。六日，炒黑豆，撒于房壁，名爆六甲。七日，用糠著地上，以艾炷灸之，名救人疾。俗以疾、七，声相近也。十日，名老鼠嫁女日。是夜，家人灭烛早寝，恐惊之，致群相害谷麦，啮衣裳也。十五日，上元，天官诞辰，俗所尤重。街市遍张灯火、花炮及火场。倡优戏乐，士女聚观焉。是夜，用面为不托，名灯盏，注油燃灯。至十六日蚤，作羹食之，示收灯也。晡时，士女或往来于亲戚家，或载酒出郊外，名散百病。二十三，夜聚猪羊骨，杂烧之，名炼干。俗谚曰："大忌二十三，太上老

① 畴人：古代天文历算之学，有专人执掌，父子世代相传为业，称为"畴人"。亦指精通天文历算的学者。

② 屠苏酒：药酒名。古代风俗，于农历正月初一饮屠苏酒。

君不出庵。”炼干者，炼丹也。

桃符者，一名桃板，一名仙木。其上或书“神荼”、“郁垒”字。黄阡，纸钱也。《三国志》曰：熹平中，妖贼大起，汉中有张修，为五斗米道。有病者，请祷为法，书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7]。此三官之始也。火场聚石炭如斗大者，累作幢塔状，或狮象形，然之，通明竟夜。不托者，言旧未有刀机之时，皆掌托烹之，故名。俗作“馎饦”字。今榆人以为灯盏者，象形也。杨雄《方言》：“饼谓之饦。”

二月　朔日，俗名开庙门。龙神起，刲[①]羊以祭。二日，以灰围宅舍，谓之围蚰蜒。三日，蚤取元旦所作黄米大磨和烧黑豆，啖之，谓之咬蝇子。

磨，平声，磨麦成面，搜之使合并也。称磨者，从其始也。北方又谓之波矣。一名胡饼，言以胡麻著之前。《赵录》曰：石季龙改曰麻饼。或麻、磨之音讹，与韵书有“麽”字。

三月　清明，士女俱插柳毛、柏叶于鬓，出城墓祭，踏青郊外，选胜饮酒，谓之上野坟。或分朋较射。儿童竞放风筝，两日乃止。谷雨日，贴厌蝎符于壁，书咒其上，曰：“谷雨日，谷雨晨，奉请谷雨大将军。茶三盏，酒四巡，送蝎千里化为尘。”又书“叭”、“吐”、“喊”、“嗤”字于四隅。

柳毛，白杨芽也。未放叶时，其芒若毛然，故名。

四月八日，为浴佛辰。僧尼庵多作佛会，街市散豆结缘。

---

① 刲：刺，割。

五月五日，馈米粽，悬艾叶，插菖蒲。午时，书避兵灵符，市售长命彩缕。饮雄黄酒，然以蚤而不以午也。

六月六日，鸡初鸣，作绿豆汤，俗呼浆水。迟明，各携至祖茔浇奠，名解炎热。人以后至者为不孝。又汲水贮器中，作曲酱及醋，不秽败。取灶灰覆裘毳，诸虫畏之。

七月七夕，妇女夜焚香，设瓜果于庭，祀河鼓织女。亦有乞巧者，瓜副之有法，如华状。十五日，农家蚤向陇头，择禾之长茂者，悬五色纸旗，名曰田旛，庆秋成也。是夜，于佛寺作盂兰会。

八月十五日，中秋。瓜果香饼赏月，并以月饼相遗。

九月九日，重阳节。荐花糕，采菊花，登高饮酒，为时宴之游。

十月朔夜，家家剪纸作寒衣，焚于门外，以送亡者。

纸衣名裳，一名鬼衣，一名明衣。段成式曰："桐人起虞卿，明衣起左伯桃，挽歌起绋讴。"

十一月长至日，以黍糕为馈。

十二月八日，谓之道德腊。用黄黍作糜，下油盐于中，谓之饧饭，饧，俗音同孟。又用米豆八种为粥，亦名腊八粥。二十三，夜祀灶神，用糖饼，以糖泥神口，祝曰"毋以恶事诉上帝也"。二十四日扫舍宇。除夕，老幼设席饮酒，夜半不眠，谓之守岁。

糜，少用水煮米，使糜烂而稠，以兆来岁百禾稠齐也。昔陈元方、季方炊忘箸箄。饭成糜，类是。

评曰：榆人每逢佳节，妇子相向而哭于门外，盖百战之后遣戍者多，而阵亡亦众也。去秋半，碧浔桥初成，余

乘月上，出城。方循桥而西，忽闻哭声大作，与波流相呜咽。余本恨人[1]，岂止雍门之泣哉？昔张方平《谏用兵书》曰："且夫战胜之后，陛下可得而知者，凯旋捷奏，拜表称贺，赫然耳目之观耳。至于远方之民，肝脑屠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流离破产，鬻卖男女。熏眼折臂，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呜呼！闻方平之言而不心动者，难矣。

【校勘记】

〔1〕汉元年十月　原"月"前衍"二"字，据《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第六》删。

〔2〕东井弧皆秦地　原"井"前脱"东"字，据《后汉书》志第十一《天文中》补。

〔3〕征西将军马贤击西羌于北地射姑山下父子为羌所没杀　射，原作"谢"，"没"后原脱"杀"字，据《后汉书》志第十一《天文中》改、补。

〔4〕遂历舆鬼为秦皆羌所攻钞　为秦，原作"秦为"，"羌"前原脱"皆"字，据《后汉书》志第十一《天文中》乙正、补。

〔5〕凉州入箕中十度　原"箕"后脱"中"字，据《晋书》卷十一志第一《天文上》补。

〔6〕"雍州蠡"二句　万历《志》卷一《分野》，"十"作"十四"。《晋书》卷十一志第一《天文上》作"东井、舆鬼，秦，雍州；云中入东井一度，定襄入东井八度，雁门入东井十六度，代郡入东井二十八度，太原入东井二十九度，上党入舆鬼二度"。

〔7〕谓之三官手书　原脱"手书"二字，据《三国志》卷八《魏书》八《张鲁传》补。

① 恨人：失意抱恨的人。

卷一之三　地理志

延绥镇在周为猃狁，春秋为白翟地，战国时属赵。秦始皇三十二年，命蒙恬略河南，拓榆中地千里，属上郡。汉广长榆，为云中郡之沙南县及五原郡之南兴县地[1]。而榆溪之水出焉，所谓榆溪旧塞是也。东汉因之。晋为九原、云中二县地，属并州新兴郡。隋初，置胜州。炀帝初，州废，置榆林郡，统县三，曰榆林、富昌、金河。有榆林宫，东为榆林关。唐武德中，没于梁师都。师都平，复置胜州榆林郡，领县二，曰榆林、河滨。宋没于赵德明，为夏境。金、元为米脂县地。明洪武初定陕西，分绥德卫千户刘宠屯治。正统中，河套骎骎为患害，特敕都督王祯镇守延绥。城镇旧治绥德，而外弃米脂、鱼河地几三百里。成化七年，都御史王锐置榆林卫。九年，巡抚都御史余子俊创议，乃城榆林堡，屹然称巨镇焉。边墙起自黄甫川，抵双山十二营堡，为东路神木道，领葭州暨府谷、神木、吴堡三县。起常乐，抵清平十堡，为中路榆林道，领绥德州、米脂、清涧两县。起龙州抵盐场十五营堡，为西路靖边道，领保安、安定、安塞三县。辖卫四、城堡三十六。横截河套之口，内复堑山湮谷，是曰夹道。东抵偏关，西接宁夏，绵亘千八百里，而延绥镇之名自此始。国朝因之，罢巡抚不设，以庆阳、延安二卫改隶州县，而靖边道亦并于榆林，辖卫二、营四、城堡三十一。

评曰：按《地理志》曰：榆中，金城郡之属县。故徐广

《史记音义》曰即阮嗣宗[①]《劝进文》所谓榆中以南者也。然《始皇本纪》："西北逐戎人，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此推之，则苏林以榆中在上郡非矣。然三十五年，使长子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今之二冢俱在绥德州雕山之阴。岂蒙恬略河南，开榆中，而仍置师于上郡？不可得而知也。要之，大漠止有亭堠而无道里可稽，不过据虚空鸟路计之而已。榆中、榆林，何必为是纷纷也？且金城之南山有梁晖者，为羌中渠帅，移居枹罕，以所执榆鞭竖地，木便成林，即榆中亦有榆林之名矣。大抵塞外土宜榆柳。余尝北出居庸关至宣府，有驿而亦曰榆林焉。即长城之间复有曰小榆林者，则知地之目以"榆"者不一也，故先王名之为荒服。荒者忽也，简略也。得之矣。以上沿革。

延绥镇城　半倚驼山为固，西临榆溪、芹河诸水，系极冲中地。东至常乐堡四十里，至偏关五百里，又东至京师二千一百里。南至归德堡四十里，至陕西省城一千三百五十里。西至保宁堡三十里，至宁夏一千里，又西至固原一千三百七十里。北至边墙八里。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于旧城北增筑城垣，置榆林卫指挥使司，隶陕西都司。二十二年，巡抚黄黻展北城。弘治五年，巡抚熊绣展南城，周围一十三里三百一十四步。隆庆元年，巡抚王遴又自水西门起至信地楼止，筑逻城七里。万历元年，巡抚张守中修高筑厚，顶阔三丈，底阔五丈，高三丈六尺。嘉靖时巡抚张珩、隆庆

① 阮嗣宗：即阮籍(210—263)。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

时巡抚郜光先、万历时巡抚宋守约、王汝梅，宪副洪忻、赵云翔、总兵傅津、贾国忠，周围渐用砖甃。共大楼一十五座，腰铺四十七座，东门二、西门四、南门一。万历三十五年，巡抚涂宗濬于城北十里筑镇北台于款贡城，高七丈。层台峻堞，称天险焉。边垣长三十一里零三百五十八步，墩台七十四座。

保宁堡　东至镇城三十里，西至波罗堡四十里，南至归德堡四十里，北至大边一里。旧古梁城。明嘉靖四十三年，巡抚胡志夔创建。城设在平地，系极冲下地。周围凡二里一百四十步，楼铺七座。万历六年重修。九年，参将藏士贤增东关。边垣长二十里，墩台三十六座。

归德堡　东至常乐堡八十里，西至响水堡四十里，南至鱼河堡四十里，北至镇城四十里。唐党项州。贞观五年，侨治银州境[2]，疑此。明成化中，余肃敏公北据虎都、伯言，置今堡。城设在半山半川，系腹里中地。周围凡二里六十七步，楼铺一十五座。嘉靖时筑关城。万历五、六年重修。

鱼河堡　东至榆林石佛堂界六十里，西至响水堡四十里，南至米脂县九十里，北至归德堡四十里。汉圁阴地，为黑土圪塔。明正统二年，巡抚郭□置鱼河寨于九股水。成化十一年，余子俊置今城，撤鱼儿河军守之。城设在平川，系腹里上地。周围凡三里三百步，楼铺一十五座。万历四年，砖砌牌墙、垛口。

镇川堡　南至米脂县三十里，北至鱼河堡五十里，至镇城一百三十五里。明嘉靖二十九年，巡抚张珩建。城设在平

川，系腹里上地。周围凡一里三分。旧隶保宁参将辖。

响水堡 东至归德堡四十里，西至波罗堡四十里，南至绥德州一百二十里，北至大边七十里。汉圁阴地。明正统初，巡抚郭□置。八年，移守平夷堡[3]。九年，余子俊撤平夷，仍守响水。城设在山坡，系极冲中地。周围凡三里二百一十步，楼铺八座。万历六、七年重修，砖砌牌墙、垛口。边垣长一十九里零二百七十六步，墩台二十二座。

波罗堡 东至响水堡四十里，西至怀远堡四十里，南至绥德州二百五十里，北至大边十三里。汉白土县地。明正统十年，巡抚马恭置。城设在山畔，系极冲中地。周围凡二里二百七十步，楼铺十座。万历年间重修，砖砌牌墙、垛口。边垣长三十五里零四十七步，墩台三十五座。

怀远堡 东至波罗堡四十里，西至威武堡四十里，南至安塞县三百里，北至大边二十里。汉白土县地。明为白家梁[4]。天顺中筑堡，撤土门堡军守之。城设在山上，系极冲上地。周围凡二里零一十七步[5]，楼铺十二座。隆庆六年加高。万历六年，砖砌牌墙、垛口。边垣长四十三里零三十七步，墩台二十七座。

威武堡 东至怀远堡四十里，西至清平堡四十里，南至安塞县三百里，北至大边四里。汉白土县地，后为响铃塔。明成化五年，巡抚王锐置，撤大兔鹘堡军守之。城设在山阜，系极冲上地。周围二百八十步[6]，楼铺一十四座。隆庆六年加高。万历六年，砖砌牌墙、垛口。边垣长三十四里零三百二十一步，墩台二十六座。

清平堡 东至威武堡四十里，西至龙州城三十里，南至延

安卫屯七十里，北至大边十五里。汉白土县地，后为砖营儿。明成化初，巡抚王锐置，撤白落城兵守之。城设在山原，系极冲中地。周围凡三百八十四步[7]，楼铺一十三座。隆庆六年加高。万历六年，砖砌牌墙、垛口。边垣长三十一里零二百六十九步，墩台三十一座。

常乐堡　南至葭州一百四十里，北至大边半里，东至双山堡四十里，西至镇城三十里。汉榆溪地，又名岔河儿。明成化间，巡抚卢祥置。弘治二年，巡抚刘忠因地沙碛缺水，北徙二十里建今堡。城设在平川，系极冲中地。城垣周围凡三里零五十步，楼铺一十五座。万历六年重修。边垣长一十八里零一百七十六步，墩台三十七座。

双山堡　东至建安堡四十里，西至常乐堡四十里，南至葭州五十里，北至大边十里。汉真乡县地。明正统二年，巡抚郭□筑水地湾寨。成化间，巡抚余子俊移筑今堡，并柳树会兵守之。万历六年重修。城设在山冈，系极冲中地。城垣周围凡三里零九十步，楼铺一十四座。边垣长三十里零四十五步，墩台四十座。以上中路。

建安堡　东至高家堡四十里，西至双山堡五十里，南至黄河一百五十里，北至大边五里。汉圁阳县地，后为崖寺子。明成化十年，巡抚余子俊增置。城设在山畔，系极冲上地。周围凡二里零一百七十二步[8]，楼铺一十五座。万历三十五年，巡抚涂宗濬用砖包砌。边墙长二十里零八十一步，墩台二十三座。

高家堡　南至葭州一百六十里，北至大边三里，东至柏林堡四十里，西至建安堡四十里。唐丰州地。宋飞鸦川。元弥

川巡检司。明正统四年，巡抚陈镒建。后余子俊展修。城设在平川，系极冲上地。周围凡三里零二十九步[9]，楼铺一十五座。万历三十五年，巡抚涂宗濬用砖包砌。边垣长四十二里零二百三十八步，墩台四十四座。

柏林堡 东至大柏油堡二十里，西至高家堡四十里，南至黄河一百二十里。北至大边二里。唐胜州地，产柏，故名。明成化初，巡抚卢祥置。城设在山原，系极冲下地。周围凡二里零一十二步[10]，楼铺八座。万历三十五年，巡抚涂宗濬用砖包砌。边垣长四十三里零一十六步，墩台二十六座。

大柏油堡 南至黄河一百二十里，北至大边三里，东至神木堡三十里[11]，西至柏林堡二十里。唐麟州地。明弘治初置。城设在山上，系极冲下地。周围凡二里零九十二步[12]，楼铺一十二座。万历三十五年，巡抚涂宗濬用砖包砌。边垣长二十七里零三百三十步，墩台一十七座。

神木堡 东至永兴堡四十里，西至大柏油堡四十里[13]，南至黄河一百二十里，北至大边四十里。春秋属赵。汉五原、新秦。魏朔州。隋丰州。后周为银、胜二州[14]。唐麟州地。宋移治吴儿堡，改镇西军，后为神木寨。元置云州。明为神木县，后因为堡。城设在平川，系极冲中地。周围凡五里零七十步[15]，楼铺三十三座。隆庆五、六年加高。万历六、七年，用砖包砌。边垣长七十五里零八十六步，墩台六十座。

永兴堡 东至镇羌堡三十七里，西至神木堡五十里[16]，南至黄河九十里，北至大边一十三里。隋连谷县[17]。唐麟

州[18]。宋为黑城儿。明成化中，余子俊遣镇羌指挥宋祥置。城设在山上，系次冲中地。周围凡二里零二十五步，楼铺八座。万历三十五年，巡抚涂宗濬用砖包砌。边垣长六十二里零八十六步，墩台三十九座。

镇羌堡　南至府谷县八十里，北至大边十里，东至孤山堡四十里，西至永兴堡四十里[19]。隋连谷县地[20]。唐麟州[21]。明始守东村。成化二年，巡抚卢祥置。城设在山原，系极冲中地。周围凡二里零二百二十九步，楼铺十座。万历三十五年，巡抚涂宗濬用砖包砌。边垣长四十五里零一百一十九步，墩台二十九座。

孤山堡　东至木瓜园堡四十里，西至镇羌堡四十里，南至府谷县四十里，北至大边一十五里。唐胜州地，后为孤圪塔马营。明正统二年，巡抚郭□置堡西山。成化初，移置今堡。城设在山畔，系次冲上地。周围凡三里零三十四步，楼铺一十四座。万历三十五年，巡抚涂宗濬用砖包砌。边垣长三十七里零二百五十五步，墩台五十座。

木瓜园堡　东至清水营三十里，西至孤山堡四十里、南至府谷县五十里，北至大边四十里。唐胜州地。明成化十六年设堡，隶孤山。二十三年，展中城。弘治十四年，募军，治为新城。城设在山上，系次冲上地。周围凡三里零九十步，楼铺一十七座。万历三十五年，巡抚涂宗濬用砖包砌。边垣长三十三里零一百五十四步，墩台三十二座。

清水营　东至黄甫川一十五里，西至木瓜园堡三十里，南至府谷县八十里，北至大边二十里。唐胜州地。宋属府州[22]。元为芭州。明成化二年，巡抚卢祥置，撤府谷县兵

守之。城设在山坡，系次冲中地。城周围凡三里一十八步，楼铺一十九座。万历三十五年，巡抚涂宗濬用砖包砌，新修关城三里二百九十八步。边垣长三十二里零二百步，墩台三十二座。

黄甫川堡 东至黄河三十里，西至清水营十五里，南至府谷县九十五里，北至大边二十里。春秋赵地。唐胜州。宋府州地。明天顺中清水营。弘治初，始添设关城。城设在山畔，系次冲中地。周围凡三里零二百七十四步，楼铺十六座。万历三十五年，巡抚涂宗濬用砖包砌。边垣长三十里零二百一十步，墩台二十八座。以上东路。

龙州城 东至清平堡三十五里，西至镇靖堡四十里，南至延安府三百里，北至大边五里。汉为龙州。宋夏州石堡寨，为范仲淹哨马营。明成化五年，巡抚王锐建。城设在平地，系极冲中地。周围凡二里三百一十六步，楼铺九座。隆庆六年加高。万历六年，砖砌牌墙、垛口。边垣长三十四里，墩台二十五座。

镇靖堡 东至龙州城四十里，西至靖边营八十里，南至延安府三百里，北至大边二里。宋夏州地，后为白滩儿。明初始守塞门。成化五年，巡抚王锐进守笔架城。八年，余子俊移兵守之。城设在山畔，系极冲中地。周围凡四里三分，楼铺一十九座。隆庆六年加高。万历六年，砖砌牌墙、垛口。边垣长四十七里，墩台四十三座。

镇虏堡[23] 南至延安府三百里，北至大边半里，东至镇靖堡四十里，西至靖边营四十里。宋夏州地。城设在平川，系极冲中地。周围凡三百七丈。边垣长三十里，墩台一

十座。

靖边营　东至镇虏堡四十里，西至宁塞堡四十五里，南至延安府三百二十里，北至大边一里。宋夏州兀喇城保安军，范仲淹即其东西筑哨马营。明景泰四年，巡抚陆矩改筑新城。成化十一年，余子俊改置靖边营，撤保安兵守之。城设在平原，系极冲上地。周围凡八里，楼铺二十九座。隆庆六年加高。万历六年，砖砌牌墙、垛口。边垣长四十五里，墩台三十二座。

宁塞堡　东至靖边营四十里[24]，西至把都河三十四里[25]，南至保安县一百四十里，北至大边二里。宋夏州地。旧属栲栳城。明成化十一年置堡，撤三岔堡兵守之。城设在山原，系极冲中地。周围凡四里三分，楼铺一十八座。隆庆六年加高。万历六年，砖砌牌墙、垛口。边垣长五十四里零二百八十步，墩台五十四座。

把都河堡　东至宁塞营三十四里，西至永济堡三十里，南至保安县一百二十里，北至大边二十里。宋夏州地。明始守柳树涧。成化九年，余子俊置城。周围凡三里一百八十步，楼铺一十一座。隆庆六年加高。万历六年，砖砌牌墙、垛口。今裁，并宁塞。

柳树涧堡　东至宁塞营四十里，西至旧安边四十里，南至水济堡三十里，北至大边一里。宋夏州地。古有柳树涧，故名。明始设堡。成化九年，余子俊奏守永济。嘉靖三十七年，巡抚董威筑旧堡，复自永济移守于此。城设在山上，系极冲中地。周围凡三里七分，楼铺一十八座。隆庆六年加高。万历六年，砖砌牌墙、垛口。边垣长三十三里

零二百三十步，墩台四十八座。

新安边营 东至永济堡三十里，西至新兴堡七十里，南至庆阳府五百里，北至旧安边六十里。宋夏州深河儿地中山坡。明成化十一年，余子俊置今堡，撤旧安边兵守之。城设在山坡，系极冲中地。周围凡四里三十五步，楼铺一十四座。隆庆六年加高。边垣长一十二里，墩台一十七座。

旧安边营 东至柳树涧四十里，西至砖井堡五十里，南至新安边六十里，北至大边一里。宋盐州地，后为深井。明正统二年，巡抚郭□置。成化十一年，改置新安边营。成化末，以定边孤悬，复守今营。城设在平川，系极冲中地。周围凡四里三分，楼铺二十座。隆庆六年加高。万历六年砖砌牌墙、垛口。边垣长三十三里零二十三步，墩台五十一座。

新兴堡 东至新安边七十里，西至石涝池堡四十里，南至走马城一百里，北至砖井堡八十里。宋夏州地。旧有东、西海螺二城。明初始守砖井。成化十一年，余子俊始即东海螺设今堡。城设在山上，系次冲中地。周围凡一里一百四十六步，楼铺八座。隆庆六年重修。万历六年加高。边垣长七里，墩台一十一座。今裁，并定边营。

砖井堡 东至旧安边四十里，西至定边营五十里，南至新兴堡一百里，北至大边一里。宋盐州地。旧新兴堡有古井，有砖甃者，故名。明正统三年，巡抚郭□置。城设在平川，系极冲上地。周围凡三里二百五十步，楼铺一十二座。万历六年加高，砖砌牌墙、垛口。边垣长一百二十里，墩台二十二座。

石涝池堡　东至新兴堡四十里，西至三山堡六十里，南至庆阳府三百里，北至定边营一百里。宋盐池地。水卤不可饮。东有涝池，堡人汲者便之，故名。明初守砖井。成化十一年，余子俊增筑堡。城设在山上，系次冲上地。周围凡三里一百八十四步，楼铺三座。万历三年加高。边垣长九里零二百七十四步，墩台一十四座。今裁，并定边营。

三山堡　东至石涝池六十里，西至花马池一百五十里，南至饶阳堡七十里，北至定边营九十里。宋盐池地三山儿。明参将岳嵩退保。余子俊撤砖井兵守之。成化九年始增筑。城设在山畔，系次冲中地。周围凡二里二百四十步，楼铺三座。万历三年加高。边垣长五里，墩台八座。今裁，并定边营。

定边营　东至砖井堡五十里，西至花马池六十里，南至石涝池一百里，北至大边五十步。秦汉北地郡地。后魏大兴郡。西魏改五原郡，兼置西安州，以近盐，改盐州。隋初废。炀帝置盐川郡。唐初，为梁师都所陷。武德元年，收复盐州。天宝元年，更五原郡[26]，设都督府。贞元三年[27]，没吐蕃。九年，复城之，领县二，曰五原、白池。宋咸平中，陷于夏。明正统二年，置定边营。嘉靖中，游击梁震设关城。城设在平川，系极冲上地。周围凡四里一百七十五步，楼铺二十八座。万历元年，展西关，三四两年加高。六年砖砌牌墙、垛口。边垣长五十四里，墩台七十七座。

盐场堡　东至定边营二十里，西至花马池二十里，北至大

边五十里。明成化十三年，余子俊置堡。城设在平川，系极冲中地。周围凡二里三分，楼铺九座。弘治四年，巡抚刘忠增修。万历三年加高。

饶阳水堡 东至沙家掌五十里，西至宁夏蒙城一百二十里，南至红德城九十里，北至三山堡四十里。宋夏州地，饶阳水头古萧关。明成化十三年，余子俊置，隶庆阳卫。十五年，巡抚丁川改属本镇。城设在腹里，周围凡二里三十步，楼铺八座。万历二年重修。今裁，并定边营。以上西路。

附　记

河套东接山西偏头关，西至宁夏镇，相距二千里而遥。南则限以边墙，北滨黄河，远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亦二三百里。惟黄甫川之南焦家坪及娘娘滩羊圈渡口为最近。其地东北有大山，而河流其中。滨河之地，往往有城郭，皆汉县也。河水自富平故城而来，东北径浑怀障都尉之所治，而障之西南有忻都城，乂军脑儿城、省鬼城、峰城儿、骆驼山、麦垛山、旧花马池、石崖山，河水出西。山上之石，自然有文，尽若战马之状，故亦谓之画石山。河水又过朔方临戎县西，北径三封故城。临戎者，王莽之所谓推武，而咂把湖在其南也。河水又东，径沃野故城，遂北屈而为南。河又北迤西，溢于窳浑县故城东，又自县西北出鸡鹿塞[28]。其水积而为屠申泽，泽东西一百

二十里。河水又屈而东，为北河。径高阙南。昔赵武灵王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连山刺天，两岩云举，故名阙也。又东径临河县故城北。汉武帝封代恭王子刘贤于此为侯国。又至河目县西[29]，又东径阳山南。自高阙以东，夹山带河而至阳山，皆北假也。秦使蒙恬将十万人，北渡河取高阙，据阳山北假中是也。河水又东径广牧县故城北，有东部都尉治。又南径马阴山西，汉时称阳山，在河北。阴山在河南者是也。阳山之间有东胜州，城唐龙镇。而阴山一名钟山，东西千余里，单于之苑囿也。河水又东径朔方县故城东北，金连盐泽[30]、青盐泽并在县南。有莲花城，红盐池在其东，长盐池在其西，汉置典盐官治[31]。又东转径渠搜县故城北。又径西安阳故城。屈东[32]，过九原县南。又东过沙南县北，而南流入君子济，遂与圄水、榆溪诸水合为黄河焉。而其中小水之支流者，黄羊城东之牛心山，山东北有月儿海子水，石窑山城东海子山有水出其下。白城子、红城子、交城子之东有北海子水、佛堂寺沟水、鸳鸯湖水、卵孩水、紫河水，皆混涛历峡，而分注于河。盖《禹贡》之析支、渠搜也。秦为新秦中，汉为朔方郡，领县十。晋因之。后为夏赫连所据。周为蕃戎落，立朔州以统之。隋置胜州榆林郡。唐以降，突厥置六州，曰鲁、曰丽、曰含、曰塞、曰依、曰契，以唐人为刺史。武后时，并为匡、长二州。中宗神龙二年，置兰池都督府，分六州为县。明皇十年复改为州，又增置宥州。天宝中改宁朔郡。神龙三年[33]，张仁愿于河北筑三受降城。先是，朔方军与突厥以北河为界，界有拂

云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祷求福。因牧马料兵，候冰合渡河。时默啜尽众西击婆葛[34]，仁愿乘虚夺取漠南之地，筑三城，相去各四百里，皆据津济。北拓三百余里。于牛头朝那山置烽堠千八百所[35]。自是突厥不敢度山南牧。后安禄山反，天子幸蜀，肃宗至灵武，以朔方兵授李、郭诸将，东讨史思明、安庆绪。虽两京恢复，而镇兵遂单弱不振矣。宪宗时，复置宥州于长泽县。唐末，拓拔思恭镇是州，讨黄巢有功，赐姓李，遂有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五代及宋为李夏所并。元灭之，废宥州，设西夏中兴尚书省。

明初，为王保保①所据，追逐之，筑东胜等城，并立屯戍。英宗天顺六年春，毛里孩等入河套。是时，孛来稍衰，其大部毛里孩、阿罗出、少师猛可与孛来相仇杀，而立脱思为可汗。脱思，故小王子从兄也。于是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忽三部始入河套。然以争水草不相下，时遣人贡马，无大寇。

成化初，始盗边。都御史项忠及彰武伯杨信御之，遁去。大学士李贤奏："河套与延绥接境，原非敌人巢穴。今毛里孩居处其中，出没不常。苟欲安边，必须大举而后可，乞令兵部会官博议。"于是兵部尚书王复集议，以"大同总兵杨信旧治延绥，稔知地利，宜召还京，面受成算。其陕西、宁夏、延绥、甘、凉、大同、宣府镇巡诸官，亦宜敕

① 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1375)，沈丘人。元末大将。曾随养父镇压红巾军起义，后封为河南王，总天下兵马。1368年，明军北伐，其败走甘肃，逃入蒙古。后来屡次领兵侵扰明境，拒绝招降。后病死于蒙古。

令整饬兵备，候期调发。”毛里孩乞通贡，制曰：“无约而请和者，谋也。”不许。毛里孩遂渡河东侵大同，乃出抚宁伯朱永为大将军，率京兵往，都督刘聚、鲍政副之。会毛里孩再上书求贡，许之。诏永驻军代州。先是，毛里孩以攻杀孛来，弒其可汗，马可古儿吉思更立可汗，毛里孩复弒之，并逐少师阿罗出，自称黄芩王，与乩加思兰寇大同。抚宁侯朱永帅师御却之。其明年，乩加思兰杀阿罗出，并其众，而结元裔满鲁都入河套。乩加思兰者，亦蒙古别部，居哈密北山，至是始盛。侵掠哈密，雄视诸番，竟东渡河与满鲁都合。边人大扰。乃敕都御史王越总关中军务，议搜河套，复东胜。越等奏言：“河套水草甘肥，易于驻扎；腹里之地，道路旷远，难于守御。欲得威望素著大臣，统制诸军。”乃以武定侯赵辅充总兵官，征河套。无何，称疾还。乩加思兰复纠兀良哈寇延庆，命抚宁侯朱永为将军，都御史王越督师，往延绥御之，以捷闻。朱永等以套寇未退，议上战守二策。兵部尚书白圭等以“马方瘦损，供饷不敷，势难进剿。请命诸将慎为守御，以图万全。”乃召朱永还，以边事委王越及总兵许宁，并命吏部右侍郎叶盛行视。时议增兵设险，或请大举搜套，驱出河外，沿河筑城堡，抵东胜，徙民耕守其中。盛往，上言：“搜河套，复东胜，未可轻议，惟增兵守险，可为远图。”帝从之。

成化之八年春，兵部尚书白圭复上言：“套寇不驱，边患无已，宜择遣大将付以阃外，得专征伐。”于是，以武靖侯赵辅为将军、王越为督师，仍再出击河套。五月，寇大

入延庆;辅无功还。乃诏宁晋伯刘聚代之。其明年秋,满鲁都与孛罗忽并寇韦州,总督王越侦知其辎重于红盐池,乃与总兵许宁、游击周玉等率轻骑昼夜驰三百余里袭击之。擒斩三百余级,获杂畜器械甚众,尽烧其庐帐而还。毛里孩自据河套以来,数为边害,诸将皆拥兵却缩,乘贼之退,徼击一二老弱以冒首功。即朝廷三遣大将朱永、赵辅、刘聚出师,大抵坚壁示持重,岁费粮仗以万计,敌益骄。至是大创,贼内失其孥,相与悲泣,渡河北去,边境少安。

孝宗弘治八年,北部复拥众入河套住牧。未几,火筛据之。当是时,朝廷清明,内外大臣协心体国。为经久计,以故总制边务杨一清议复河套,守东胜。会孝宗崩,一清复上经略三疏。一议守,守其所必入。一议战,战其所必败。一议攻,攻其所必救。而刘瑾用事,无可为者。一清寻得罪去。

嘉靖元年,套骑二万自井儿堡撤墙入固原、平、凉、泾州,杀指挥杨洪、千户刘瑞。是冬,寇固原、环庆间,杀伤以万计。十七年,巡抚山西御史何赞疏言:"河套为吉囊所据,外连西方海贼,内构大同逆卒,宜急剿除。其策有二:一曰计以破之,二曰势以走之。而其要在于久任抚臣,以责成效,兴复屯法,以裕边储。"议格不行。

二十四年秋,套寇拥众二万余入寇榆林塞。乃逮系总督尚书张珩、延绥巡抚张子立诏狱。其明年,套骑三万人犯延安府,至三原、泾阳,杀掠人畜无算。总督三边侍郎曾铣请复河套,条为八议:一曰定庙谟,二曰立纲纪,

三曰审机宜，四曰选将材，五曰任贤能，六曰足刍饷，七曰明赏罚，八曰修长技。文多不载。方下兵部议行。总督曾铣又奏："延绥密与套寇为邻，自定边营至黄甫川连年入寇，率由是道。所当急为修缮，分地定工，次第修举。起自定边营，东至龙州堡，计长四百四十余里，为中段；自双山堡而东，至黄甫川，计长五百九十余里为下段。期以三年竣事。乞发帑银，如宣、大、山西故事。"铣又言："套贼不除，中国之祸未可量也。今日之计，宜用练兵六万人，益以山东枪手二千，多备矢石。每当夏秋之交，携五十日之饷，水陆并进。乘其无备，直捣巢穴，材官驺发，炮火雷击，则彼不能支。岁岁为之，每出益励，彼势必折，将遁而出套之恐后矣。俟其远出，然后因祖宗之故疆，并河为塞，修筑墩隍，建置卫所，处分戍卒，讲求屯政，以省全陕之转输，壮中国之形势，此中兴之大烈也。愿陛下断自圣心，亟定大计。夫臣方议筑边，又议复套者，以筑边不过数十年计耳。复套则驱斥凶残，临河作障，乃国家万年久远之计，惟陛下裁之。"帝曰："寇据河套，为中国患久矣。连岁关隘横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边臣无分主忧者。今铣能倡复套之谋，甚见壮猷。发银三十万两与铣，听其修边、饷兵、造器，便宜调度支用，为防御计。"

其明年夏，总督曾铣出塞袭套部，胜之。初，春时铣督兵出塞掩击，亡其士卒十之二三，匿其败状。至是，复袭之，寇觉，铣躬率锐卒，督战益力，杀获过当，敌移帐北去。间以轻骑追，数百里亡所见，引兵而还。铣既以捷闻，更列上诸臣功罪，帝弗问，命增俸，赐白金纻币有差。

其冬，总督曾铣会同陕西巡抚谢兰、延绥巡抚杨守谦、宁厦巡抚王邦瑞及三镇总兵，议复套方略，乃条列十八事：曰恢复河套、修筑边墙、选择将材、选练士卒、买补马骡、进兵机宜、转运粮饷、申明赏罚、兼备舟车、多置火器、招降用间、审度时势、防守河套、营田储蓄，及明职守、息讹言、宽文法、处孳畜。又上《营阵八图》，曰《立营总图》及《遇敌驻战》、《选锋车战》、《骑兵迎战》、《步兵搏战》、《行营进攻》、《变营长驱》、《获功收兵》各图。帝览而嘉之。下兵部，尚书王以旂会廷臣集议，迟回者久之。乃上言："曾铣先后章疏，事体重大，请悉听圣断。"帝谕辅臣曰："师出果有名，兵食岂有余，成功其可必耶？如此大事，一铣何足言，只恐百姓受无罪之杀戮耳！卿职任辅弼，果真知真见，当定拟行之。"大学士夏言等不敢决，复请圣断。帝命以前谕，发兵部集多官再会疏以闻。

初，严嵩入相，同事者多罢去。后帝微闻其横，厌之。于是诏起夏言，言至，为少师，位在嵩上，言凡所拟旨，专制而已，不复顾问嵩。嵩惟唯唯不敢言。时时斥逐其党，不敢救，由是争恨。嵩子尚宝司少卿世蕃通赂，遗为奸利。言持其事，请案。嵩惧甚，携世蕃诣言，所求哀。言称疾不出，嵩直入，与世蕃拜床下泣谢，言遂置不发。嵩父子愈怨恨之。于是嵩揣知帝意，乃上疏曰："铣以好大喜功之心，而为穷兵黩武之举，在廷诸臣皆知其不可。第有所畏，不敢明言，幸赖圣心远览，活全陕百万生灵之命，诚宗社无疆之福。臣备员辅职，不能先事匡正，有负委任，请从显黜。"帝曰："卿既知未可，何不力正言于铣疏初

至时?"乃密疏称:"人臣未有如铣之忠者。朕已烛其私,但知肆其所为,不顾国安危、民生死,惟徇曾铣残欲耳。卿宜尽忠供职。"不允,辞。时帝已大疑。言惧不免,因上疏曰:"臣愚识本短浅,虑欠周详。兹承圣谕,成功难必。百姓无罪,仰惟驭远弘谟,好生大德。非臣愚昧能窥万一。然此事臣数与嵩议,绝无异言。今乃先臣具奏,名虽自劾意,实专欲诿臣自解。所幸军旅未兴,圣谕先布,否则臣将不知死所矣。"下吏、礼二部,会都察院参看以闻。于是嵩复疏,辩曰:"铣疏初至,臣心知其非而不正言,罪无可辞。臣与夏言同典机务,事无巨细,理需商榷。而言骄横自恣,凡事专决,常务既不与闻,即兴兵复套,事体极大,自始至今亦并无一言议及。其诸疏揭所奏,不过列署臣名。昨奉圣旨,谓密奏称臣未有如铣之忠,臣读之愕然,实不知也。至于每拟夸许,皆出言手。言欲以此显上意于外,而示亲厚于铣。故廷臣皆谓上意欲行,无不恐惧。即臣不知,亦恐皇上别有谕于言也。昨蒙降兵部会疏于阁,言独留看三日,复出一密奏于袖中,令臣一阅。随即誊进,并不出片言商可否。臣诚自知具员不宜,复靦颜在列,乞罢。"帝固留之。是时,帝意且不测,而嵩攻言甚力。言惧,乃复上书自明,且求去。遂罢言,逮铣诣京,以兵部尚书王以旂总督军务。凡与议复套者,悉夺俸,并罚言官廷杖有差。会俺答蹈冰逾河入套,将谋犯延、宁,声势张甚。巡抚延绥杨守谦以闻,嵩微言俺答合众入套,皆曾铣开边所致,以激上怒。甘肃总兵咸宁侯仇鸾,初被铣劾奏逮京,嵩更授意亦上疏讦铣。下吏议,得弃市罪。

铣有机略，初为御史，巡抚辽东。会辽东[36]、广宁、抚顺兵变，铣密运方略，悉捕斩首恶，辽以无事，时论称其才。比视西师，乃倡复套议。夏言好边功，遂力言之。嵩素与言有隙，因鼓成其罪，铣竟论死，家无余赀，妻子狼狈远徙。后九月，俺答复寇宣府。帝怒曰："开边之祸，何未已也？"遂并斩言，天下并冤之。

小王子者，脱脱不花可汗之子，太师孛来立之。有三子：长阿尔伦，次阿著，次满官嗔。阿尔伦为太师亦不剌所杀，阿著称小王子，未几死，众立阿尔伦之子卜赤，为亦克罕。后亦不剌入西海，其部遂归吉囊，合为四营。满官嗔部营八，分属火筛、俺答。吉囊者，小王子之从父。火筛、俺答者，皆阿著子也。夫当洪武之初，套中皆为弃地，忽来忽去，乘其虚亦易逐。而东胜不守，藩篱自撤，自后防河之戍既罢，巡河之议又寝，居然瓯脱焉。是河套非彼夺之，实我弃之也。夫保之于未失之先易，争之于既失之后难。兴师糜财，利钝难必。即卫、霍复起而与之计，不知策之何出也。

今以地图考之，中受降城南直朔方，今之宁夏镇也。西受降城南直灵武、今之灵州也。东受降城南直榆林，今之延绥镇也，明初为东胜州，今套中之所谓白城子、黑城子者是也，皆统隶于理藩院而受禄于朝。王俸月一百两，公贝勒俸月八十两，贝子俸月六十两。其王为古禄王，与古禄什贝子、索铃贝子、掌岁公、打儿丈贝子、扫闹贝勒，是为六掌撒，统领部落。其下俱号台吉，驻牧于镇之边外。自神木以西，封古禄王为晋王，驻伍奴故兔。古禄什

贝子、捏克台吉，各分驻其中。黄甫川南为索铃贝子，驻焦家坪。孤山堡以北为掌岁公，驻北黄河畔。高家堡外左直榆林，为打儿丈贝子及咳叹台吉、引张耐台吉，驻五兰恼儿[37]。红山市以往为喇迷达台吉、彭松台吉，驻什喇百黎。定边右转薄宁夏，为扫闹贝勒，驻仁喇波里。常乐、双山之外为黄台吉，坐挟舟台吉，驻充路汉才党。柏林以东为聂克台吉，驻耿波党把汉波党。循滉忽都河接怀远为马麻泰台吉、捧素台吉，驻速盖。波罗、威武北境至清平为超罗代台吉[38]、五榜式台吉，驻海流兔。凡出师则以兵属合收也。吉者兵罢，则归各部之掌撒。其迤西部落首领俱号买赖，随水草迁徙，无常处焉。

海盐郑晓曰：榆林旧治绥德，弃米脂、鱼河地几三百里。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议徙镇榆林堡，内地稍安。又筑边墙，自黄甫川，西至定边营，亘千二百余里，连墩勾堡，横截套口，内复堑山湮谷，是曰夹道，得地利焉。寇遂不敢辄渡河，我得耕牧套内，益以樵采围猎之利，称雄镇矣。当是时，宁夏巡抚徐廷璋亦修边，寇不敢入套者二十余年。久之玩弛，墙薄沟浅，始得以套为巢穴。成化、弘治、正德屡有修套之议，或谓当寻汉唐受降旧城，或谓当复守东胜。然审时度势，未易言也。镇城四望，白苇黄沙，地无产谷，商无通货，一切刍粮仰给腹里。弘治、正德中，布政使文贵、侍郎冯清改本色为折色，重以灾蠲，民逋动计百万，以故军用大窘，有米珠刍桂之谣。即寇压境，据我鱼河，饷道遂绝，此时予金如山亦不可食。倪岳、许论尝欲通舟河渭，转漕边镇，此经史所载，非凿空之说也。

榆林地险，将士怀忠畏法，死无怨言。又果悍敢勇战，不贯胄。寇呼为"骆驼城"，人马见则畏之。四方征调，所向有功。更多将材，有节气，视他镇为最。

郑晓，号淡泉。浙江海盐人，明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端简。所著有《吾学编》、《征吾录》诸书。

河东刘敏宽曰：按榆塞，古朔方地。河流自西而东，由宁夏横城折而北，谓之出套。北折而东，东复折而南，由黄甫川入葭州界，谓之入套。纡回二千余里，环抱河南之地，谓之河套，自古郡县绣错其中。明初，即唐受降城故地营东胜，跨河北以卫套中。我人登城一望，则平沙漠漠无林阻，见百十里而遥，匹马一人不能隐。敌辄望城引去，遂远居沙漠，河限之，而套为内地。时候河冰乃乘间入犯。我所防者，秋冬耳。春夏得以其余力田套中，修城守。其往来侵边，惟辽东、宣、大、宁夏、甘肃庄浪一带频茹其毒，而延、庆无患者，河套蔽之也。迨东胜不守，外险既失，彼始渡河无所忌矣。先是，镇兵驻绥德，苦于遥制，遇敌人犯，比出兵，每不及而返。其后，都御史余子俊抚延绥，相度形势，东至清水之紫城，西至宁夏之花马池，筑边墙二千里，增置营堡，创榆林卫，移绥德重兵镇于此。清厘陕人有伍籍诡落及罪谪者，徙实之。择其才子弟，为建学立师教之。又开界石外地，兴屯田，岁得粮数万石。事皆创始而经画焕然，自是榆为雄镇。弘治中，朝廷清明，河曲无患。然东胜终已不复，法久复玩，边墙日颓薄不治。而乩加斯兰每岁八月自河西入套中围猎，春出剽宣大以为常。七年，火筛寇固原，诏起都御史杨一清总制

三边。于是始复申搜套、复东胜议，而卒不果行。孝宗之后，逆瑾专政，以修边过费而边备日弛。嘉靖中，总督侍郎曾铣上复河套议而终梗之。又前之言套可搜者非一人，而王越行之有明效。使当时力主之，何至有后患哉。

中路论曰：榆林城在常乐、保宁之中，文武开府，其间五营重兵，彪腾虎踞。且左山右水，固天设之岩疆，全镇之上游也。保宁、波罗相去八十里，中虽有响水一堡，去边七十里。旧恃无定河为限，所虑者冰坚之时耳。今河水浅不足恃，宜于保宁、波罗之间添置一堡，移响水之兵守之。怀远、威武、清平，边垣虽临险阻，高峰峻坂，似若可据。然冲口实多，川面平衍，如西川小理河汉坝最为首冲。若或大举南驰，则安定、白落、卧牛诸城悉被其毒矣。且东起常乐，西抵波罗，沿边积沙，高与墙等，时虽铲削，旋壅如故。盖人力之不敌风力也。保宁昔称水泽之区，年来潴水渐涸，马无所饮。倘保宁日就凋疲，则归德之饷道可虞，是今之首当加意绸缪者也。然犹有隐忧焉。保宁、常乐实扼归德、鱼河大川之冲，雕阴、上郡在在可虑。今虽设有中协副将一员，可以联属一路，但兵不满二千，马止于数百，苟且支吾，以幸无事，岂完策哉？

东路论曰：榆林东路黄甫川堡与晋之岢岚楼子营仅一河之隔。迤西至双山一十二城，冈阜交错，深堑高崖，蛇蜒四五百里。东南逼临大河。故东路之利，利在险也。虽间有窃掠，而大举深入则昔多未有。然秋则虑入双山之大川，南近米脂为最冲。冬则虑黄甫之河冰一马可度。随时设备，其容缓乎？且密迩葭州、府谷、神木、吴堡诸

邑，军民杂居，牧保为难。为东路计者，当以捍御责之将领，收敛责之有司，庶壁可坚而野可清矣。

西路论曰：延镇西邻宁夏，与花马池接壤者，定边之盐场堡也。定边转而东为砖井、龙州十五营堡，皆依山临堑，倚险可守。然宁塞、柳树涧，平川错杂，为延安之门户。居常小窃，秋高大举，较之镇靖、靖边，犹为要害。柳树涧迤西则旷野平原，无险可据。新安边、新兴、石涝、三山诸堡，设在腹里。议者欲分其军丁，添贴守瞭，未必非补偏之一策也。砖井去定边五十余里，而遥欲于瓦札梁增设一堡，如镇虏堡故事，以便接应。或以兵粮无措，竟同筑舍，奈之何哉。定边西郭之外，南北二沙最为边患，除之复聚，徒烦畚锸之劳，不若增筑砖墩之为，因地制宜也。

评曰：明成化时，有谓余子俊城榆林而不复河套为失策。盖以河套为《诗》之朔方故也。诗不云乎"王命南仲"，"城彼朔方"。笺之者曰：《尧典》云"宅朔方"，《尔雅》云"朔，北方也"，皆其广号，为近猃狁之国耳，未尝指为河套地也。后人不察，以为帝王之远略如此，则文王直秦皇、汉武之流耳，何以为文王也？况明之弃河套也久矣。在洪武时，止守东胜。未几，又不守而守绥德。且新当土木之变，乃欲城榆林者。城河套，不亦谬乎？自后曾铣倡其议，以忤严嵩而死，怜之至今。独不思西北边境互相密迩，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而不征者，此明太祖之训耶。至若安南，永乐时之郡县也，宣宗朝犹议而弃之。而谓子俊之失者，不亦谬乎？由今观之，曾铣之论，轮田之

谋也；子俊之策，朱崖[①]之议也；而子俊之功远矣。嗟乎！有明三百年，士之通经者止知宋以下之经，而不知汉以前专门之学，则殷之南仲不几为唐之朔方节度使也哉？悲夫！

【校勘记】

〔1〕为云中郡之沙南县及五原郡之南兴县地　原"云中郡"后脱"之沙南县"四字，据《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补。

〔2〕侨治银州境　银州，原作"银川"，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三、《旧唐书》卷四十二《地理志》卷一改。

〔3〕八年移守平夷堡　平夷堡，原讹作"平彝堡"，据万历《志》卷二《建置》改。下同。

〔4〕明为白家梁　"明"原作"名"，据万历《志》卷二《建置》改。

〔5〕周围凡二里零一十七步　二里一十七步，万历《志》卷二《建置》作"二里一百八十步"。

〔6〕周围二百八十步　二百八十步，万历《志》卷二《建置》作"二里八十步"。

〔7〕周围凡三百八十四步　三百八十四步，万历《志》卷二《建置》作"三里八十四步"。

〔8〕周围凡二里零一百七十二步　二里零一百七十二步，万历《志》卷二《建置》作"二里一百五十一步"。

〔9〕周围凡三里零二十九步　三里零二十九步，万历《志》卷二《建置》作"三里八十九步"。

〔10〕周围凡二里零一十二步　二里零一十二步，万历《志》卷二《建置》作"一里一百二十四步"。

〔11〕东至神木堡三十里　三十里，万历《志》卷二《建置》作"二十里"。

① 朱崖：唐李德裕的别称。李德裕曾任崖州司户，故称。

〔12〕 周围凡二里零九十二步　二里零九十二步，万历《志》作卷二《建置》"一里六十八步"。

〔13〕 西至大柏油堡四十里　四十里，上文"大柏油堡"条下作"三十里"。两歧，未知孰是。

〔14〕 后周为银、胜二州　此处疑误。《元和郡县图志》卷四"胜州"条下载："后魏太武帝平赫连昌之后，讫于周代，往往置镇，不立郡县"，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割云州之榆林、富昌、金河三县置胜州"。

〔15〕 周围凡五里零七十步　五里零七十步，万历《志》卷二《建置》作"五里"。

〔16〕 西至神木堡五十里　五十里，上文"神木堡"条下作"四十里"。两歧，未知孰是，待考。

〔17〕 隋连谷县　此处疑误。《元和郡县图志》卷四"连谷"条下载："隋文帝于此置连谷镇，隋炀帝改为连谷戍，大业十三年戍废。贞观八年于废戍置连谷县。"

〔18〕 唐麟州　原"麟州"后衍"郡"字，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删。

〔19〕 西至永兴堡四十里　四十里，上文"永兴堡"条下作"三十七里"。两歧，未知孰是。

〔20〕 同前"永兴堡"条下校勘记。

〔21〕 同校勘记〔18〕。

〔22〕 宋属府州　原"州"后衍一"路"字，据《宋史》卷八十六《地理志下》删。

〔23〕 镇虏堡　原讹作"镇罗堡"，据万历《志》卷二《建置》改。下同。

〔24〕 东至靖边营四十里　四十里，上文"宁塞堡"条下作"四十五里"。两歧，未知孰是，待考。

〔25〕 西至把都河三十四里　三十四里，原作"二十四里"。万历《志》卷二《建置》与下文"把都河堡"条下并作"三十四里"，据改。

〔26〕 天宝元年更五原郡　原脱"天宝元年"四字，据《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补。

〔27〕 贞元三年　三年，原作"二年"，据《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改。

〔28〕 又自县西北出鸡鹿塞　原"西"后脱"北"字，据《水经注》卷三补。

〔29〕 又至河目县西　原"县"后衍"故城"二字，据《水经注》卷三删。

〔30〕 金连盐泽　原连前脱"金"，据《水经注》卷三补。

〔31〕 汉置典盐官治　原"典"后脱"盐"字，据《水经注》卷三补。

〔32〕 屈东　原"屈"后脱"东"字，据《水经注》卷三补。

〔33〕 神龙三年　原作"景云二年"，据《新唐书》卷一一一《张仁愿传》改。

〔34〕 时默啜尽众西击婆葛　婆葛，《新唐书》卷一一一《张仁愿传》、《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唐纪》二十五并作"突骑施"，《唐会要》卷七十三作"娑葛"。

〔35〕 于牛头朝那山置烽堠千八百所　"朝"原作"胡"，"峰"前原脱"置"字，"千八百所"原作"百八十所"，据《新唐书》卷一一一《张仁愿传》改补。

〔36〕 辽东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八《议复河套》作"辽阳"。

〔37〕 五兰恼儿　《秦边纪略》卷六《河套部落》作"五盐脑泉"。

〔38〕 超罗代台吉　《秦边纪略》卷六《河套部落》作"起罗代台吉"。

卷一之四　地理志

山　川上

镇之山，荡然黄沙而已。连冈迭阜，而不生草木。间有层岩，又率皆顽石，而色赭无足观。今志其有名者，然在镇南而属于州邑则不及也。镇之东为**驼山**，一曰东山。城半踞其巅，形类驼，镇之得名驼城者以此。山有**关王庙**二。少南则有**天地庙**，祀三官也。翼然西立三峰，为**堡儿山**，**圣母祠**在焉，又名**后土庙**。上有塔，俗名**文笔峰**。峰下少北则为**寿宁寺**，寺自宋建也。自东而南为**鸣凤寺**、**榆阳寺**。中有台，曰**榆台**。后有**凌霄塔**。又南十余里为万**佛洞山**。又二十余里为**炭山**，产石炭，镇人赖以火食也。又二十里为**半坡峰**。又十里为**木磕神山**。成化前，有妖神栖此，立庙祀之。后有道士经此，曰："祟也。"书符咒之，庙中隐隐有哭声，即日焚其祠，遂殄息焉。又南八十里为鱼河境。境之南为**银州关**，本汉银州地，榆溪、无定二水之所交也。又五十里为**碎金镇**，宋与夏人互市处。明于其地置驿也。又十里为镇川境，境外之南有**嗣武城山**，由石磴而上。宋人城此。四面石岩，高皆百丈，旧为**啰兀城**。而宋之**永乐城**，在其东北矣。自堡儿山之北有**东岳庙**。又北为**庙儿梁**，有**蒋三尹墓**。尹名贤，灵璧主

簿，死难，有司造坟焉。又北四五里为**红山**，环列若屏障，落日照之，如霞起焉。其上有**款贡城**、**镇北台**、**易马台**。山之两崖为**红石峡**。飞湍电转，红影外浮。昔夏李继迁葬其祖彝昌，障水别流，凿石为穴。既葬，复引水其上。疑即此。缁衲[1]者凿山为洞，因名**红石峡寺**，供金粟[2]其中。复道飞檐，望之如画，榆柳阴映，凫鹭唼呷。榆溪、獐河之水所自出也。巡抚郑汝璧改曰雄石峡矣。越榆溪而西为**十里沙**，风吹稍成龙鳞，逶迤十余里，抵**黑山**之巅也。自黑山而南十里为**王墓山**，有断碑，字已磨灭。相传为夏元昊之祖墓也。自木碾神山而东为**羊羔山**，入常乐境。又南十里为**暖泉山**。又二十里为双山境，境之南十里，周之真乡县，隋改为中乡矣。又南百里为**通秦寨**，寨居升啰岭[1]，宋元符中建也。北为官家岔，有**土佛寺**。又东南二十里有**金河寺**、**塔儿山**及**圆峰子**。又东四十里为建安境。**古开光县**在开荒川，境之南得建安关。又二十里有**金佛崖**。又西四十里为高家堡境，境之南百二十里有**万户峪**。宋咸平中，河西黄女族长蒙异保及折惟昌所部啜讹引赵保吉之众从此入，至麟州而达于**花松岩**矣。又东五里有**幽陵都督府**，唐开元中置也。又东南有**花石岩**。又东四十里为柏林境，境之南三十里有**点军崖**，秦王过此点军，今有马迹及人跪坐衣文在石。又东二十里为大柏油境，境之东南有**石盘山**。又沈家寺山石有巨人迹，长一尺五

① 缁衲：僧衣。借指僧侣。
② 金粟：金粟如来的简称。佛名。即维摩诘大士。维摩，意为净名。

寸，阔五寸，车辋迹一道。俗传周柴世宗贩伞憩此。又东四十里为神木境，境之北有杨六郎墓。又南有石天兴节度使、麟州总管刘伦墓。又东一里有**凤头山、笔架山**。**锦屏山、五原故城**在其南。汉之**光禄塞**也。元之**云州故城**在其东。唐之**麟州故城**及**连谷城**在其北，今沦入于套矣。**银城废县**又在其南四十里，魏之石城，隋改为银也。而古之**新秦县**及唐之**静寇塞**与**惠宁、镇川**二堡，皆在其境焉。又东四十里为永兴境，有**高寒岭**。又东四十里为镇羌境，有**天堑关**。又东四十里为孤山境，境之南五里有**折太君墓**，宋名将克行之母也，而**芭州城**在焉。又东四十里为木瓜园境，境之南十里有**石佛堂**，元建也。又东有**蟾海寺**。又东三十里为清水川境，境之南为**三山**。又东十五里为黄甫川境，境之北有**竺琅台**，巨石嶙峋，又名**莲花缠**也。又有**青石崖**。自王墓山而西四十里为榆溪州，唐处契苾何力之众，今有废址，俗名古城儿。又八十里为波罗境，有**波罗寺**。寺依崖构，有石洞卧佛。上又有石足迹二，一显一晦。俗传佛入东土返西天之所。复有一迹，在威武响铃塔，耆旧传之为灵异也。有**怀德关**。又东十余里有**土门寨**。又北五里为**马鞍山**。又西二十里为**三捷关**。又西六十里为威武境，境之西有**响铃塔**，元泰定间建，时有白鹤巢其上。有**威武关**。又东十余里为**牛心山**。又西二十里为**赤水山**。又西八十里为龙州境，有**龙城关**。境之北十里有**瓦窑寺**，元建。寺废，而居人耕地，时获其铮铎矣。又东南为**箭杆岭**。又西四十里为镇靖境，境之南有**芦关岭**，延水出焉。边外七十余里有古城，

名**城川**。有**神水滩**，水如趵突，冬夏渊渟矣。又西八十里为靖边境，有**文昌山、太白山、范老关、砖麦城**，皆范龙图所筑也。城之下为砖麦河，上有永济桥，今废。城西南五里有**皇华城**。又四十里为宁寨堡，有**莲花山、顺宁川**，昔范文正公立寨存焉。有**驸马洞**，相传姬驸马居此。有把都河，河北有**莺窝山**。河之南为**架炮山、旗杆山**。二山崔嵬相峙，立亭燧焉。又西三十里为新安边，之东有**桃林山**。又南十里为**白路山**及**红糜山**。又西六十里为砖井境，境之南有**冢岭**，俗呼**南梁山**，山下之水亦名**洛水**焉。与岭相对者为**北极山**，一峰岩然，望之若虬龙奋迅而上。又有**黄羊岭**及**镆天岭**。有**铁脚城**，夏人筑。又东北五十里有**恒都城**在寨外，汉用兵之地。每朝霁望之，郁郁有楼橹旌旗之状，如蜃气矣。**有黄花城**，古戍也。又西五十里为定边营，其东北十里有**石坑寺**，坑深丈余，洞佛皆石，元大德中湫，久为沙埋。弘治十四年，寇犯边，军中见白鼠入穴，众异而掘之，得石柱。柱之下有池。池之东丈余，有声如钟磬，乃得寺焉。又二十里为盐场堡，有**大盐池**。周围三里许，中有井，引水溉畦，一昔视之，若积雪焉。此九种之一也。堡之西入宁夏境。

评曰：十有一年之春，岁在壬子。余有事于定边。山行者半月，积雪在地，马滑不可度。或升或降，即迂回九折不过也。然自龙州西极望皆崇山，比陟其巅，更如陆海，乃知雍州积高称神明境。由斯以往，至昆仑之墟，三级峻绝，为万一千余里之远也。信矣！

山　川下

四渎[①]莫大于河，而镇之境则三面距河也。河自东胜州从塞外经**君子济**折而西南，入**黄甫川**，乃到灰沟营唐家会，于此渡而径行极，偏关也。又过府谷县、葭州、绥德州之南，**圁水**注之。又南会**奢延水**，得延水关，是唐之芦子也。故以河水为经流，圁水为支流，而不及延水者，其流在清涧也。若**三山水**，别出于环县者，则入于宁夏矣。河水过圁阳东南，**诸次之水**入焉。《山海经》曰：诸次之水东径榆林塞，自溪西去。悉榆林之薮矣。常乐**獐河**水又西注之，而其源则自塞外**葫芦海**也。会獐河而南流，入**红石峡**，水匝隍堑，于城之西遂为**西河**，得**清波桥**，巡抚李尚智、同知邵世禄之所成也。今修治改为**碧浔**，详余记中。而**芹河**之水合焉。芹水在长城北可数十里，经**鱼沟子**而南会于溪。平波澄澈，芹藻缤纷如翠带，故有斯目矣。**龙王泉**自东北来注之。龙王泉有二，其水自东山出者为**南泉**，周灌城中，镇人之所汲养也。即严冬，蓊蓊勃勃，水气如蒸池矣。其水自钟楼街中出者为**北泉**，渟潴不流。其上皆有龙王庙，而南泉之飨祀礼也。水之不流者，边人通谓之海，如溪西之**杨官海、方家海、酸藜海、天鹅海**，皆在长城之西四五十里。水不大而海之者，停之盛也。又少

① 四渎：长江、黄河、淮河、济水的合称。

南**钟家沟水**西注之，得**榆阳桥**，巡抚吕雯修治。又南五里，屈而东流得**响岔桥**。又溪之东北十里许，得**水掌儿**，有黑龙庙，**兰家桥水**注之，是为**刘指挥河**也。又**柳河水**自西南注之。又南二十里得三岔川，纳**石窑沟水**，又纳**焦家川水**，又纳**纪家湾水**。自川东李三家沟而上，得铁炉庄，又东得杀草湾，石窑水之源也。又自杀草湾至张官儿峁之东，得刘家湾。**焦家川水**所发而会于纪家湾。凡此三水皆注于溪也。又东南十里**骟马井水**注之，而南四十里为**五女川**，五女墓在焉。元兵乱，父死，五女誓养母，不嫁而没。今冢东有石洞，刻像祀之，姓氏失传矣。又南五十里得**黑河水**。又**背干川水**自葭州西南流，自镇川堡而入于圁水焉。圁水出清平堡外白城儿，东流合**夏河儿**入波罗塞，**滉忽都河水**会焉。滉忽都河水出龙州城南宜家畔，合城北**乌龙洞泉水**及**城西水**，东流四十里，清平水北注之。乌龙洞者，元人凿。其神最灵，祷雨辄应。又东，**柳泉儿水**北注之。又东，**狄青原水**北注之。过响铃塔，威武堡**暗门水**出其东。镇靖堡之**海棠河**及东、西二河水，俱从塞外而来会焉。又东过怀远堡，**苦水川**出其东南陬，同圁水而东为**无定河**。浚波奔流，时或逆上，若海之潮也。又**黑木头沟水**、**鲍家寺水**东注之。又过响水东得**响水石桥**。昔河广半里，水从岩落。成化中，有僧从水底凿成三窟，河流颓叠而下，若沃焦尾闾焉。而向之岩际，今为鳌北，人履其上，为石梁矣，此为**下响水桥**也。而**上响水桥**亦如之。旁两窟俱崩，中尚有一窟，河水过而伏行，今石间镌迹犹存。此又谁之功也？乃知僧人为假合矣。又东至鱼

河城，与榆林**西河水**合。又南过绥德城东，会**大理河**[2]。又东南入于**黄河**。河水又南，合**大柏油水**。大柏油有东西二水，俱自边外入，南合柏林城东**关王峁水**经解家铺东折，入神木之**屈野河**。**黄甫川水**出塞外牛武城南，流经堡东，入黄河。河水又过葭州南，**沙河水**注之。其水出双山，唐真乡之西北隅，南合堡东之**宋家河水**。又南合谢家庄**车道沟水**。又南至投河会**关家川水**过柳树会，又南合**真乡川水**。又南入**葭芦河**，葭州城南入黄河。又**蒺藜川**自西北注之，而**永利河水**合焉，会于**秃尾河**。蒺藜川水出建安大林原崖寺子，南流至四字川入秃尾河。永利河水有二：一出柏林堡境外野麻湾；一出水洞岔。俱西流至高家堡青阳岔，合柏林堡南**水掌儿水**经高家城北注秃尾河。而高家堡之南有弥勒川。宋置寨，又名弥勒寨，有**金刚沟**，皆永利水之所经也。秃尾河水自建安堡塞外抬瓮山分流，一为**苏麻河**，一为**恶水河**。又东屈径高家堡边外，又南过虎头峁折入葭州大会坪东十五里，合蒺藜、永利二水入**黄河**。

评曰：榆林之榆溪，《山经》、《水志》未尝不言之详也。今求所谓诸次水者，则不可得。尝闻之皋兰山北亦有榆溪焉，或称谓之相乱与？嗟乎！道元魏人，而言魏国犹如此，彼所云六合之内水泽之藏存，非为有隐，非为无者，其信然耶？不然，则书之不可尽信也矣夫。

水　利附

榆溪之水自塞外**虎素兔河**而来，入**红石硖**。向有渠，今废。而**芹河**之水，今碧浔桥以西堤堰已成，可修而灌也。若城中之园圃，则**龙王庙水**溉之。镇城之南为**南渠**，**刘指挥河水**溉之。水多蛙黾[1]，土宜粢菽矣。三岔川田在镇城南二十里，**骗马沟水**之所溉也。又其南十里为夹寨园田，**刘官儿寨水**溉也。又其南为**归德水**、**九股水**、**鱼河潴水**、**碎金驿水**，皆溉旁近园田。种稻，至禾颖翠发，时有白鹭黄鸭泛滥其间，类若江南矣。常乐堡之东园田，镇之**东岔河水**溉之。高家堡川中田，**永利河水**溉之。**大柏油水**溉堡南田。**兔毛河水**、**石墾子分水**皆溉神木河西田。昔参将王效之所引也，寻废。镇之西**黑河水**及**寺子沟水**溉响水堡田。**波罗水**溉堡西田，然波罗水即圌水之旁出者也，势微缓而堰实兴。**清平沙水**溉堡东田。至新安边饶阳诸堡，水味苦，色深黑，灌田苗，为之枯。盖其地近盐池，古谓之渴水也，信矣。若**清水营水**、**黄甫川水**，注填闲，茂稻粱，而平繇行水之法，未尽其利，不亦甚可惜哉。

① 蛙黾：即蛙。亦指蛙声。

风　俗附

俗骄悍，喜功利。习骑射，尚忠勇。地处沙碛，不事耕织。昔多世禄之家，以奢侈相尚。故至今华而不实，渐器陵矣。且兵民参半，以饷为命。家无儋石，稍稍水旱辄肆攘。窃为隐忧焉。

《汉·地理志》曰："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翟。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翟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

《隋·地理志》曰："雕阴、延安、弘化，连接山戎，性多木强，皆女淫而妇贞[3]"；"平凉、朔方、盐川、灵武、榆林、五原，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然焉。河西诸郡，其风颇同，并有金方之气矣。"

评曰：《尔雅》谓戴斗极为崆峒，其下曰幽都①。其气角立②，其风精悍。榆林去崆峒不甚远，而俗尚雄武，则其性然也。观自汉以来诸《地理志》，语焉不详，不若吾乡之郑端简公之志之善也，其言曰："多将才，有节气，视他镇为最。"征之明末，而以孤城拒流贼也，益信。故申胥之救楚也，为之赋《无衣》而出。盖先王之风，其百世不易者

① 幽都：北方之地。
② 角立：卓然特立。

耶？而车马田狩之论抑末矣。

景　致附

东谷寒泉	西桥倒影	芹涧春香	柳河秋色
白崖明沙	红山夕照	水帘飞雪	石洞栖云

评曰：吾见《三辅黄图》、《风土记》诸书多矣，未尝有所云景致者也。景致之目俗甚，又往往作诗以标置之，何与？世传潇湘八景、西湖十景，夫人而知之矣。然《湘山录》、《湖山胜概》二书，皆鄙而不道。予于《志》中八景诗，强半删去。间有佳者，易其题以存焉。览者能自得之，然未易为俗人言也。

【校勘记】

〔1〕 寨居升啰岭　啰，原作"罗"，据《宋史》卷八十六《地理志二》改。

〔2〕 会大理河　大，万历《志》作"小"。

〔3〕 皆女淫而妇贞　淫，原作"美"、贞，原作"丽"，据《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上》改。

卷二之一　建置志

镇之公署，俱为贼毁，所存无几矣。况文武官属之裁革者，又十之七哉。如**镇城之都察院，户部分司，中路管粮厅，抚彝厅，榆林局，经历司，镇扶司，阴阳学，医学；又西路按察司，定边之行太仆寺及管粮厅，都察院中军署并厅，按察司中军厅，坐营都司厅，参游幕府坐堡厅，巡捕厅，清平、镇靖、安边之左参将府三，神木、孤山之右参将府二，镇羌、靖边之千户所是也**。今所载者，**总镇府**在中城鼓楼西，明天顺中置。**中路按察司**即旧都察院，在总镇府西，明天顺中置。后圃有清宁台，旧名德风台，巡抚郑汝璧修筑。**城堡厅**在城隍庙西者，旧署也。今在凯哥楼东街，明万历中置。**东路按察司及管粮厅**俱在神木县。**西路管粮厅**即按察司，改在靖边。**总镇中军厅**即旧中路按察司，康熙三年改。**榆林卫**旧在儒学东，今以中路管粮厅改。**税课司**新鼓楼北，今移南门之东。**道纪司**上帝庙内。**僧纲司**寿宁寺内。**神木副总府、波罗副总府、定边副总府、延安营参将府**在本府。**宜君营参将府**，康熙八年参将张光焕建，在县治。**黄甫川游击府、靖边游击府、绥德卫守备厅、绥德州城守守备厅**在州治及各堡守备厅而已。至若镇城之**总镇中军府守备厅、左营游击府守备厅、右营游击府守备厅、城守营都司及榆林驿**则皆傲屋以居也。行署向有**总督府、公议府、布政司**，今尽毁。唯创设**察院**在西水门之东。顺治十三年，都御史冯圣兆、副使王廷

谏、城堡同知魏震因杜氏宅改为之。城堡同知高选有记。

镇榆楼镇城北门楼名。明嘉靖三十七年，巡抚董威、佥事乔应光建。万历九年，巡抚宋守约、副使洪忻重修。**观远楼**东城。**太平楼**城北来安门。二楼万历二年巡抚张守中、副使李承式、总兵程九思建。**筹边楼**中城西辑宁门。**信地楼**中城东北隅。**钟楼**北城大街。康熙十一年，总镇许公占魁、副使高公光祉、城堡同知谭吉璁重修。详余记。**鼓楼**中城大街。康熙十年总镇许公占魁、副使高公光祉重修。城堡同知谭吉璁有记。**南鼓楼**南城大街，高六丈。**凯歌楼**即旧城南门，名怀德。正德末，都御史姚镆为巡抚，更今名。**南关楼**在镇南郊，上有立马关帝庙。旧为关厢，内列客肆，今尽毁，而楼存焉。

评曰：《易》曰"行人之得，邑人之灾"[①]，注以为行人，有司[②]之义也。则今之有司之视郡县为传舍[③]也，不亦宜乎？然先王禄糈[④]以养之，廨[⑤]舍以安之，尚恐不给，而犹若行人者。然今乃使之僦[⑥]屋赁仆，以守其职，无怪乎卒卒[⑦]焉，若侨寓其地也。

榆林卫儒学在城西北隅。成化十四年巡抚丁大容

---

① 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语出《易经·无妄·六三》，原文为"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意为：不妄为却也招致灾祸，譬如有人拴系着一只耕牛，路人牵走攫为己有，邑中人家将遭受诘捕的飞来之灾。

② 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司，各有专司，故称。

③ 传舍：古时供行人休息住宿的处所。

④ 糈：粮食；粮饷。

⑤ 廨：官署，旧时官吏办公处所的通称。

⑥ 僦：雇佣。

⑦ 卒卒：匆促急迫的样子。

建。明伦堂五楹，左右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其后为尊经阁，巡抚杨浩置。正德十年，按察司阎铎重修，改置文会堂。阁东为教授宅，西为训导宅。兵火后，唯堂斋仅存。康熙十一年，总镇许公占魁、榆林道高公光祉、延安府知府王公廷弼、城堡同知谭吉璁重修。大门一、仪门一、泮宫门一，改博文、约礼二斋，尊经阁一，祠魁星于上，外木坊一。事在余记中。

社学[①]二：一在南门内，一在龙王庙西。肃敏余公置。又有北社学、南社学。嘉靖十八年巡抚张珩、三十一年巡抚李如桂复设教读，后废。万历三十二年，巡抚郑汝璧修复焉。今俱废。惟于民房立义学，榆林道二，总镇府十。俱延教读，与之廪给，皆捐俸为之也。

书院：旧有榆阳书院，弘治八年巡抚熊绣置。嘉靖二十一年，巡抚张子立榜，曰"颐贞书院"[1]。万历十年间废。**兴文书院**在文庙西。万历三十五年[2]，巡抚涂宗濬置。今废。

卫学廪生[②]缘起

榆林诸生旧无廪膳[③]。嘉靖八年，巡抚萧淮每生遇考优等者，月给米三斗，菜银五分，称为正优。隆庆六年，巡

① 社学：地方官奉朝廷诏令在乡村设立的"教童蒙始学"的学校。始设于元代。
② 廪生：廪膳生员，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
③ 廪膳：科举时代公家发给在学生员的膳食津贴。

抚郜光先、宪副萧大亨设立馔粮，将鱼河南盐地起科，并高通判入官地，岁得粮价银一百五十八两六钱零，充诸优生。馔粮月给三钱。至万历中，巡抚刘葵、郑汝璧优给至五钱或七钱。三十七年，提学道段猷显改称廪膳，生员始与府学等矣。

附学田学店旧碑记

万历三十六年六月，榆林卫经历司为蒙恩给买学田事，蒙延安府城堡同知王帖文、蒙神木带管榆林道陈案验、奉巡抚延绥都御史涂批详前事，议允将教场迤西地土照旧作为学田，备将地亩丈尺，界址入志，勒碑永为遵守。教场东至沙山偏坡，西至学田东界，南至响岔畔，北至流水沟渠，长二百六十二丈，东西阔九十七丈零五尺。原发学田银四百两内买过。学田东至教场西界，西至成天受等地界，南至官路，北至流水沟渠游击崔崇武原佃北面瓜糜地一段，南北长四十一丈，东西阔一十三丈，计地八亩八分七厘，给过价银二十五两。又告佃教场菜畦地一段筑墙凑方，复买成天受地一块，共总丈得南北长三十九丈，东西阔二十一丈，计地一十三亩六分五厘，给过地价银二十九两四钱五分。游击李国兆、李成告给教场菜畦地二段，南北长九十四丈，东西阔一十八丈，计地二十八亩二分，给过地价银三十六两八钱一分二厘五毫。舍余冯云鹏原佃南面未垦荒地一段，南北长四十九丈，东西阔

一十一丈，计地八亩九分七厘，给过地价银一十两，无人佃种。以上共计地五十九亩六分九厘，共用过价银一百一两二钱六分二厘五毫。南门外驼房官地一块，南北长二十一丈，东西阔九丈，系先年守备冯应元用价十两告佃，已经退还原价给冯应元讫。委官赵汝昆建盖学房，前后连门楼共四十五间，月出赁银街面每间六分，里面每间五分，一年共银二十九两二钱八分。

靖边所儒学设在靖边营，明万历元年建。

评曰：按初设卫学原无廪额，有明之巡抚及榆林道莅兹土者，始或取诸罚谷，或取诸赎锾[①]，后又置学田、学店以为廪给。呜呼，前辈作人之意何其盛与！今天下以养兵为急，盐课已入公帑，所存之田与店又硗瘠不可耕，而且无遗堵[②]焉。宜诸士之终窭[③]也已。虽然，《诗》有曰："菁菁者莪[④]，在彼中沚[⑤]。"又曰："泛泛杨舟，载沉载浮。"言君子长育人材，若沚中有润草得长，遂且文武并用，如杨舟之载沉物与浮物者。然则养兵养士，又安可偏重乎哉？

仓库今存者，惟镇城广有仓、广有库、军器库即旧火器库、绥德卫新建仓、双山堡常盈仓、保宁堡仓、鱼河堡永充仓、响水堡永益仓、波罗堡广足仓、怀远堡永盈仓、威武堡富有仓、龙州城宏阜仓、镇靖堡巨积仓、镇虏堡常裕仓、

① 赎锾：赎罪的银钱。
② 遗堵：断墙残垣。
③ 窭：贫穷得无法备礼物。泛指贫穷。
④ 莪：萝蒿，一称抱娘蒿。
⑤ 沚：水中小块陆地。

靖边营利益仓、宁塞仓、柳树涧仓、砖井堡新建仓、旧安边城旧便利仓、定边金猫仓。至若镇城广储仓、阜平仓、火器库、药局、西路利益库、常乐堡仓、建安堡仓、永兴堡仓、镇羌堡丰盈仓、归德堡仓、清平堡常积仓、把都河仓、新兴堡仓、新安边城新便利仓、石涝池堡仓、三山堡仓、饶阳水堡仓、高家堡阜益仓、柏林寨仓、大柏油仓、神木仓、孤山堡广济仓、木瓜园仓、清水营仓、黄甫川仓，今俱废。

养济院二：一在榆林卫局西，今废；一在管粮厅北，今卫署之东，康熙十二年城堡同知谭吉璁重修。

演武场在南郊，昔镇西将军治兵处也。成化中建，为贼毁。顺治间，巡抚王正志、冯圣兆、总兵沈朝华、李延春相继修复。演武厅五间，后为寝室，崇台三阶，东西为鼓房，各五间。又外为将台二，高数仞，蹬道北上，所以树旌旗立表帜。其南可里许，为望军台，翼然有亭。其上为坐营之所居也。康熙十一年，总兵许公占魁重修。其别在榆溪之西者，为小教场，今废。

漏泽园三：其一在教场之东，明巡抚郑汝璧置；一在南坛右；一在北门外。

驿递自镇城至米脂为驿三，俱建自成化中。

榆林驿在三官庙西北。今本驿额设马二十匹，每匹月支草料银一两五钱。驴三十头，每头月支草料银七钱五分。马夫二十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九钱。共银八百七十六两。内修鞍屉、铡刀、药材等项银三十两，扛轿夫工食银四十七两九钱七分六厘零，安定县协济。明制：马一十七匹，站银一千九百四两。

归德驿距镇南四十里。额设夫、马、草料、工食、修补等项应用站银八百五十九钱七分五厘三毫零。葭州协济。

鱼河驿距归德南四十里。额设夫、马、草料、工食、修补等项应用站银八百一十四两二分七厘零。神木县协济。明制：马一十五匹，站银一千七百二十五两。

东西各路俱沿边，无驿。每堡额设募夫二名，站驴十头，以接塘报。募夫工食，每年十两八钱，草料与各驿同。其钱粮俱从布政司给发。

南路则为银川驿，并入米脂县，不载。

评曰：李自成，一银川驿之马夫耳。奋臂大呼，九州幅裂[①]，使十七年忧勤之主而祸同金统[②]，酷甚流珠[③]。自书契[④]以来，未有若斯者也。初不过为裁省驿站计，岂意游民无所得食，而饥荒又迫之，卒至于土崩而不可救。呜呼！明太祖有言曰："自今马夫必以粮富丁多者充之，有司务加存恤。"盖鉴元驿之苦暴也。使子孙世守祖训，李自成者胡为乎来哉？

【校勘记】

〔1〕 巡抚张子立榜曰颐贞书院　张子立，原作"张聽"，据万历《志》卷四《学校》改。

〔2〕 万历三十五年　三十五，原作"三十二"，据万历《志》卷四《学校》改。

---

① 幅裂：如布幅撕裂。
② 金统：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首领黄巢所用年号（880—884），共计5年。
③ 流珠：流泪成珠。
④ 书契：文字。

卷二之二　祠祀志

文庙在城隍庙之西北。大成殿五楹，旧设先师及四配、十哲像。弘治十四年，灾。十七年，巡抚文贵复创。嘉靖五年重修。基崇三丈，陛七级，广七丈五尺，廉远地三尺有七寸。康熙十一年，榆林道高公光祉、城堡同知谭吉璁重修。东西两庑凡三十六楹。北翼大成殿为左右门。南环戟门，凡三楹，康熙十一年，榆林道高公光祉、城堡同知谭吉璁重修。高三丈，陛四级。门之外左为名宦祠，右为乡贤祠，各三楹。南为棂星门，亦三楹。泮池[1]旧在门内，巡抚张缙凿跨石桥三，西引榆河水，自来安门入，经射圃[2]东折榆林卫西墙，南注泮池，复西流出郭外。今移在棂星门外，引龙王泉水注之。

武庙在南城之西，原入卫游击公署。万历三十五年，巡抚涂宗濬改为庙。正殿三楹，左右庑各三楹，中门一楹，大门三楹，武教署一所。今废。

社稷坛镇城北二里许。旧周以墙垣，封树俨然，今废。祭永安门郭中。

风云雷雨坛城南一里许。有碑。

厉坛城北里许，今废。致祭于东郊，城堡厅主之。

城隍庙在榆林卫街，镇城各营堡俱有。岁清明、中

① 泮池：学宫前的水池。
② 射圃：习射之场。

元、下元迎祭于厉坛。

八蜡庙在榆阳桥南。岁以秋祀之。

上帝庙在镇城大街正中，后有玉皇阁。

大马神庙在镇城东南山岭。**小马神庙**在察院西北。各营堡俱祀。

旗纛庙镇城南关外，各营堡间有。岁惟霜降一祭，镇城总兵主之。今在南鼓楼之左，康熙八年，总镇韩应琦建。

火神庙中营游击府左。每岁九月二日祭。万历二年，巡抚张守中重修。

文昌祠镇城文庙外东南隅。营堡惟高家、清水祀之。

东岳庙镇城北。营堡惟神木、清水、龙州、把都河祀之。

北岳庙镇城北五里。营堡东路多祀之。

余肃敏公祠镇城南门内。正德初，敕修祀巡抚余公子俊。镇人岁时致祀，以开创有大功也。

姜公悯忠祠镇城南门西。祀宁夏总兵官姜汉。正德初，死安化王寘鐇之变。敕建。今俱废。

靖边所文庙靖边营城之北。大成殿一，启圣祠一，东庑一，西庑一，外文昌阁、习仪亭在焉。万历初建。

评曰：旧《志》文武两庙，有祭器、经籍二志。凡樽、罍、豆、笾与夫十三经、七书之属靡不备。时移世易，宫墙荒毁，而有司之所存者，又安可问哉。至于镇城之建，始自余肃敏公，耆老至今能言之，功在斯人。而祀典寝顿，

其于桐乡之祠谓何？嗟乎，古之道废踣久矣。泮水[1]泽宫，曾琳堂梵宇[2]之不若，而《甘棠》之遗亦复忽焉？即有所立之祠，非生而甚贵者不能也，不又可哀也矣夫。

增补

文庙始自成化，历年久矣。但地处洼下，易于倾圮。自康熙十一年榆林道厅修后，迄今二十余载，殿宇廊庑渐次摧毁，门祠坊阈半委榛芜。康熙三十四年，总镇柯公彩、榆林道庄公棓、城堡同知张公皇辅目击庙貌之颓，力肩振兴之任，爰各捐俸，共谋重修。自是美轮美奂，圣宇重新矣。

外史李龙雯评曰：明成化九年，余肃敏公始议立榆林学宫，以培文风，以训武胄，甚盛典也。但历年既多，成毁不一。自谭舟石司马捐葺后，迄今廿有三载，日为风雨所剥，巍巍宫墙，又将鞠为茂草。幸逢总镇柯公、观察庄公、司马张公首崇胶序[3]，同志重修，俾黉宫[4]、泮水辉煌生色。岂独肃敏专美于前与？爰附编末，庶天下后世知三公泽在边陲，而于肃敏并传于不朽云。

康熙三十四年岁次乙亥秋九月，榆溪李龙雯补刊。

增补

城北雄石硖旧有阁，名翠然。康熙十二年，水涨，冲激荡毁无存。总镇柯公彩以地属乾方，全镇同水攸系，因

---

① 泮水：本在山东曲阜境内。此处意为泮宫之水。泮宫即学宫。古制学宫得引水辟池，形如半璧，故名。

② 琳堂梵宇：琳堂，即琳宫，仙人所居之处，泛指道观。梵宇，佛寺。

③ 胶序：殷学名序，周学名胶，后即用为学校的通称。

④ 黉宫：古时的学堂或学校。根据古制，孔庙为学庙，因此孔庙的东西两侧大门称为泮宫与黉门。

捐俸重建。凡五楹。上祀关帝像，名为镇远。其崖畔佛龛、僧舍，补缀修葺，游人莫不改观。东门外旧有**无量寺**，屏蔽东城，以卫民舍。岁久颓废，寺僧他徙[1]。总镇柯公彩捐俸重建。又于寺前起盖店房，为寺僧取租。**演武亭**在南门外，总镇柯公彩捐俸重修。规模宏壮，按期操练，以重边防。**龙王庙**在红山市南。比年雨旸不时，春夏多旱，总镇柯公彩虔诚致祷，辄有感应，捐俸重修。东南驼岭有大**马神庙**，年久坍塌。总镇柯公彩以神司马匹，营伍攸赖，捐俸重修。**准提寺**在镇署之东，顺治初建。总镇柯公彩捐俸新之。傍设义塾，延师教读，童蒙肄业者甚众。**文昌宫**在西门城上，栋桷①蠹朽，丹垩②剥落。总镇柯公彩捐俸重修，士子咸称庆焉。

外史李龙雯评曰：镇城自兵燹后，未闻有修举废坠者。即南郊之演武亭，用兵家往往视为传舍，以致渐将沦没，而况其他哉？今总镇柯公讲武之余，历览名胜，比年来捐舍金钱，难更仆数。而又择其关切地方者，力为鼎新而不辞，如石硖楼、无量寺、龙神祠、马王庙以及署左之准提禅室，城头之司禄文宫与教场演武一亭次第告成，屹然巨镇气象矣。孰谓公之乃心边隅也，不与创始同功乎？

【校勘记】

〔1〕 岁久颓废寺僧他徙　徙，原作"徒"，据文意改。

① 桷：方形的椽子。
② 丹垩：粉刷的墙壁。

卷二之三　兵志

兵　制

国朝经制：官兵九千六百二十九员名，马二千六百四十二匹。明《会典》经制：官兵五万五千三百七十九员名，马、骡、驼三万三千一百五匹。

镇城中营　马兵三百九十八名，步兵四百一十六名，守兵五十二名，马三百九十八匹。明制：官兵三千六百四十四员名，马、骡、驼二千八百八十四匹。

左营　马兵三百九十八名，步兵四百七名，守兵六十三名，马三百九十八匹。明制：官兵三千一百十四名，马、骡、驼一千九百七十八匹。

右营　马兵三百九十八名，步兵四百七名，守兵六十三名，马三百九十八匹。明制：官兵三千三十九名，马、骡、驼二千六百四十匹。

城守营　守兵五百名。

中协波罗营　马兵三百名，步兵二百五十九名，守兵一百名，马三百匹。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八百二十八名，马骡三百五匹。

保宁堡　守兵八十名。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一千二百八十名，马骡驼六百七十五匹。

常乐堡 守兵一百一十名。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六百四十八名，马骡二百四十三匹。

双山堡 守兵一百名。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六百六十名，马骡三百三十一匹。

归德堡 守兵五十名。明制：军丁四百八名，马骡一百一十七匹。

鱼河堡 守兵一百名。明制：军丁五百名，马骡二百五十匹。

响水堡 守兵一百名。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七百八十六名，马骡驼三百九十八匹。

怀远堡 守兵一百一十名。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七百三十九名，马骡三百五十七匹。

威武堡 守兵五十名。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六百四十名，马骡二百七十四匹。

清平堡 守兵一百名。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二千二百二十四名，马骡驼一千五百九十八匹。

东协神木营 马兵二百五十五名，步兵六十名，守兵二百名，马二百五十五匹。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二千四百五名，马骡驼一千三百七十七匹。

黄甫营 马兵八十名，步兵五十一名，守兵六十六名，马八十匹。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一千六百七名，马骡一千一百四十九匹。

建安堡 守兵一百二十名。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六百八十名，马骡三百四十七匹。

高家堡 马兵一十五名，守兵一百三十名，马一十五

匹。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一千五百八十四名，马骡驼一千五十八匹。

柏林堡　守兵一百一十名。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六百二十七名，马骡二百二十三匹。

大柏油堡　守兵一百名。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四百六十六名，马骡一百四十九匹。

永兴堡　守兵一百一十名。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一千一百六名，马骡三百九十九匹。

镇羌堡　守兵一百一十名。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七百六名，马骡二百二十九匹。

孤山堡　守兵一百二十名。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二千六百五十六名，马骡驼一千七百六十四匹。

木瓜园堡　守兵一百二十名。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八百七十九名，马骡二百六十四匹。

清水堡　守兵一百名。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一千一百二十名，马骡四百二十八匹。

西协定边营　马兵二百六十名，步兵七十五名，守兵二百名，马二百六十匹。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二千六百九十名，马骡一千五百六十五匹。

靖边营　马兵八十八名，步兵五十名，守兵六十五名，马八十八匹。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二千二百五十五名，马骡九百二十匹。

龙州堡　守兵五十名。明制：军丁并瞭军共五百五十七名，马骡二百四十七匹。

镇靖堡　马兵一十名，守兵一百名，马一十匹。明

制：军丁并守瞭军共二千五百三十七名，马骡驼一千七百八十九匹。

镇虏堡 守兵五十名。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四百四十一名，马骡一百六十匹。

宁塞堡 马兵一十名，守兵一百名，马一十匹。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二千四百四十五名，马骡一千五百七十一匹。

柳树涧堡 马兵一十名，守兵一百名，马一十匹。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一千八十二名，马骡三百八十四匹。

安边堡 马兵三十名，守兵一百名，马三十匹。明制：新安边堡军丁并守瞭军共五百九十一名，马骡一百五十二匹。又旧安边堡军丁并守瞭军共二千八十四名，马骡驼一千二百二十五匹。

砖井堡 马兵一十名，守兵一百名，马一十匹。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八百五十名，马骡四百三十三匹。

盐场堡 守兵五十名。明制：军丁一百二十名，马八匹。

绥德州城守营 马兵二十名，步兵三十名，守兵一百五十名，马二十匹。

延安营 马兵二百七十五名，步兵一百三十五名、守兵二百名，马二百七十五匹。明制：军丁一千五百名，马五百匹。

宜君营 马兵三百三十名，步兵一百八十名，守兵二百五十名，马三百三十匹。

鄜州城守营 马兵三十名，守兵二百名，马三十匹。

附明制

抚标官军一千八百三十三名，马骡驼一千五百九十五匹。**入卫三营**官军二千九百六十二名，马骡三千七十三匹。**抚边都司及卫所操局**守瞭官军一千五百四十五名，马骡二十一匹。**石涝池堡**军丁并守瞭军共四百四十二名，马骡二百一十九匹。**三山堡**军丁并守瞭军共三百七十二名，马骡二百二十一匹。**饶阳堡**军丁二百二十七名，马骡八十五匹，今裁。

军数旧额

明洪武二年，延绥守臣建议开设延绥各卫，调铨官员，编造军士。于时有归附者，有收集者，有选充者，有编拨者，共为四等。此外有赖字号军，盖天顺初陕西参将李源清出各卫远年无勾之军，同名同姓而相推不承者，乃悉发榆林卫编伍。故谓之老军。

又成化二年，延绥守臣言营堡兵少，而延安、庆阳府州县边民多骁勇耐寒，敢于战斗。若选作土兵，必能奋力。兵部奏请，敕御史往，会官点选，如延安之绥德州、葭州、府谷、神木、米脂、吴堡、清涧、安定、安塞、保安，庆阳之宁州、环县，选其民丁之壮者，编成什伍，号为土兵。其优恤之法，每名量免户租六石，常存二丁，贴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于时得壮丁五千余名。

又弘治中，延绥巡抚复题召募土兵，名义勇军。计得一万三百七十六名。此延绥土兵之所由始也。

又成化八年，乱加厮兰侵套，吏部侍郎叶盛会总督王

越、总兵许宁奏请清解六年、七年各省军之不服水土者，暂留实边，与清勾云南、两广、福建、浙江卫所军人，俱解榆林各卫以实边备。巡抚余子俊亦有是议。诏可之，谓之杂抽军。

又成化六年榆林置卫时，三卫老军摘拨戍边数少，巡抚议从老军户内陆续抽选壮丁，分四班轮流操备，谓之四班壮丁。自弘治以后，共计得军四万三千五百九十四名为原额。

又弘治十三年，延绥巡抚陈寿议奏，官军之家三丁内选一丁，以补军伍空缺，计选军二千名。又正德五年，左通政从兰筹边，各军户内五丁以下者择一丁，六丁以上者择二丁，计得军丁一千五百二十二名，谓之选丁。

又嘉靖三十年，巡抚张愚奏，于免粮土兵余丁内，每免粮五石以下者抽一丁，五石以上者抽二丁，十石以上者抽三丁。三十一年，巡抚张珩以免粮十石上下者抽一丁，俱夏秋备边，过冬疏放，谓之免粮抽军。

又成化十二年，巡抚余子俊奏，绥德卫十二队，每队五十名，共六百四十四名。延安卫一十九队有奇，共九百五十三名。庆阳卫八队，共四百一十九名。凡屯军，每军俱十月初一日到边备冬，次年三月初一日疏放农作。嘉靖二十四年，巡抚张子立题留本卫设官操练，以备征战，谓之屯军，一名备冬军。

明制：江南北、淮东西军卫皆领漕运。河南、山东军每岁分番戍边，名曰班军。正统初，兵部节议轮班官军。陕西西安左前后右四卫、潼关卫、蒲城守御千户所、河南

南阳卫、宁山卫、颍上守御千户所通共轮班操备官军两班，计一万一千六十三员名。嘉靖三十一年，奏册尚仍旧。其后南阳、颍上、宁山三卫军免班，南阳等卫军戍榆，岁二月赴边，次年二月放归。嘉靖四十三年，巡抚胡志夔疏议免戍三年，每年每军征银五两四钱，解镇募军之用，限满仍复上班。万历三年，阅边郎中熊秉元、总督石茂华、巡抚张守中会议，照旧征银，以资工费。而班军之制废矣。

又嘉靖二十九年，咸宁侯仇鸾疏，岁征各镇兵入卫，以榆林四营更番戍守，谓之入卫军，当时呼之为"小马军"。

评曰：明之卫所，即唐府兵[1]遗意也。自京师达于郡县之险要者，皆立之。有事征伐，则诏总兵官佩将印领之。既旋，则上所佩印于朝，官军各回本卫。法诚善也。洪武初，延安侯唐胜宗及长兴侯耿炳文等奏训练陕西都司所属官军，数目凡三十四卫，马步官军十六万七千有奇，此大较也。自后承平既久，卫所指挥诸官皆为世胄[2]不习武，而是时之军士，强壮则占役于权门，疲羸则挂名于公府，支粮则有其数，调遣则无其人。即或一二大臣有意厘饬之，将领恶其害己，而骄悍之卒又辄肆噪呼。如嘉靖二十二年延绥巡抚张珊参粮道王纳，言之激变并以自刎者，可鉴也。自逃亡者既不勾补，占役者又不着伍，急则藉口召募及调遣而已。故老军变而为土兵，土兵变而

---

① 府兵：即府兵制。起于西魏，行于北周和隋，兴于唐初的一种兵制。唐初整顿成为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府兵终身服役，征发时自备兵器资粮，定期宿卫京师，戍守边境。自唐高宗时起因府兵负担过重等原因，渐见其弊，至天宝八载（公元749年）折冲府（唐代府兵制军府的总称）无兵可交，府兵制已名存实亡。

② 世胄：世家子弟；贵族后裔。

为抽选，班军变而为改折。举祖宗之法而尽变之，以至于亡而不悟。悲夫！即京师之三大营，额兵三十万，一变而为团营，再变而为十二营，后又引宣府、大同、榆林、辽东边兵入内府操练，名曰外四家，而团营之法益坏。沿至崇祯末，求胜甲胄者而亦不可得矣。近在辇下[①]者且然，况九边之远哉？夫以三十万之众生，聚教训积二百年之久，宜丽之不可亿计矣。乃卒守空籍而国随之者，何也？唐兵三变而亡，而明与之一辙也。

马　政

镇马原额　常操、轮班、备御官军骑操马四万七千一百八十七匹，皆取足于茶马、盐中马、免粮马、阵获马、互市马、苑马，而买补之价则以京运地亩给之。乃又设以桩朋，严以马禁，其制固详且密矣。

国朝茶马仍设，但镇兵既减，阖营额马仅二千九百，取之内地而已足。故西宁领马岁止数十匹，苑厩之牧以实邮传。而池盐、互市等项尽行罢革，惟桩朋与马禁俱沿明制。

茶马　洮、岷、西宁各设茶马司，召番易马。巡抚刘忠题请三边照年轮领[1]。后杨一清以西宁距镇太远，请以洮河马专给延、宁，而西宁归甘肃。嘉靖初，巡抚张宏

① 辇下：在皇帝车驾之下。指代京师。

因套兵日强，奏请破格给赐额外茶马二千匹，间岁一领。从之。

苑马　设监寺臣主之，驻牧平凉以西。本镇唯嘉靖中抚臣张宏奏讨苑马三千九百余匹给军。

盐中马　天顺中，每中马一匹，给盐八十引。计两池岁课四万五千引，每该马四百五十余匹[2]。寻以所中马不堪征操，奏准折价每引一百道，中银十五两[3]，计二马之引可充三马之费，每岁解镇。后池为宁夏所借，正统中复归本镇。然盐政大坏，徒存空名而已。

免粮马　始自成化九年，余子俊题免土兵本户税粮二十石以下并其差役，专买本军马匹牧养，共军四千八百六十名，免粮六万四千九百三十八石，该马四千八百六十八匹。至万历四十三年，巡抚沈涵奏请，免粮买马，不若征银给价。始令土兵每粮一石，征银三钱三分，延庆二府征解榆林，以管粮通判司之。凡土兵买马，每匹领银十二两。然其后弊窦渐滋，镇城军丁非土兵而往往冒领，东西二路虽土兵不得给价。及巡抚郑汝璧严核，着令镇城土兵仍给价十二两，而三路土兵各给五两焉。

阵获马　嘉靖以前，凡夺获马匹尽行给赏。未几，择骟马给军伍，而骒马、驼、牛与本军。其后并取变卖，充抚赏费，而士气衰矣。

互市马　始自嘉靖中，仇鸾奏许马市，计节次易马六千匹分给军士。及万历末，吉能乞款，每岁除贡马三百四十匹外，互市之马不满二千，膘壮者给军，老羸者变价充赏。

京运马价　正统初年，军伍缺马，奏发内帑银六万两

买马给军。嗣是无定额。惟遇马缺，巡抚奏讨，或三五万，或六七万，嘉靖十一年至十万。后更以畿甸马兼给。弘治中，陈寿奏讨四户马三千匹。正德中，兵部咨给保定寄养马二千四百匹，陈璘奏讨紫荆关马三千匹。嘉靖时，张宏又奏讨紫荆关四户马三千匹。凡募军，俱有奏讨马价，每匹给价十二两，与桩朋每匹十两者不同。

地亩马价　成化六年，兵部议马价不足，于屯田内每顷出银一钱，屯官征收解镇，收买战马给军，不许挪移，年终奏报。计榆林卫五百五十九两三钱，绥德卫二百九十六两九钱一分，延安卫五百九十八两八钱七分，庆阳卫三百三两六钱，共一千七百五十八两六钱八分。至万历末年，水旱逋欠，加以侵渔，岁贮不满三百金矣。

桩朋　成化十三年，兵部议行，各边凡马匹遇有倒失，酌量官军朋合出银买补。每年遇双月，都指挥出银一钱，千、百户、镇抚七分，旗军五分。走失被盗者，各加五钱，扣存官军，照时买马，约一年应扣五千余两。镇巡官半年一奏报。

评曰：盗与马何与哉？天下有盗而无马者矣。马之待盗乎？盗之待马乎？马与盗果相辅而行乎？何马禁甚严而盗犹如故也？此与寿王挟弓矢之对[①]同，然无有一人为上言者，可叹已。使非朝廷洞然而弛其禁，则陕西、四川、贵州民间之苦，将何所告愬[②]哉？呜呼，民之种马、养

① 寿王挟弓矢之对：寿王即吾丘寿王。挟弓矢之对，事见《汉书》吾丘寿王本传：西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奏请禁止民间藏有弓矢，吾丘寿王谏请勿禁弓矢。

② 告愬：也作告诉。向上申诉。

马、俅马之弊极矣，至本朝而始革。今又与民同其利，则塞之斥也，亦何难致桥姚[1]之富耶？

军　器

大小车三十九辆。一丈长空木桶炮四位。小竹火箭七千五百枝。五尺长空木桶炮一位。生铁小炸炮五千四百三十个。生铁大炸炮九个。火箭桶一十三个。铁箭一百四十枝。遮牌八面。磁炸炮八个。生铁罐二个。生铁蒺藜七千三百七十个。纸火绳五十六根。刀五口。枪头九十个。大铅子一百二十个。铅子六百个。鸟枪铅子三百九十六个。大小铁子五十四万四百二十七个。火罐三十六个。磁炸炮二百八十三个。铁炸炮二百四十二个。竹杆六千八百五十六根。火箭坠二百七十个。火箭头一千四百八十个。起火三百一十个。大小石子一千三百五十个。熟铁盏口炮一十八位。镇殿铜炮四位。镇殿铜发贡壶炮四位。镇殿生铁马腿飞炮六位。生铁马腿飞炮二十三位。

评曰：兵家言火攻者，非若近今之佛郎机[2]、三出连珠、百出先锋、母子火兽、布地雷、十眼铜炮、四眼神枪诸

---

① 桥姚：亦作桥桃。西汉人，居于边塞。从事畜牧致富，有马千匹、牛两千头，聚积粟以万钟记。

② 佛郎机：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期流行于欧洲的一种火炮，能连续开火，弹出如火蛇，又被称为射炮。当时由葡萄牙人传入中国，明代称葡萄牙为佛郎机，所以就将此炮命名为佛郎机炮。

器，即明初之破张士诚者，用礮而非炮也。礮者，飞石也。俗文从石，包声。不用石而铸铁制药为之，失其义矣。盖佛郎机自嘉靖初得番人蜈蚣船[①]铳法始，以后各边遂恃为长技。若夫平原易地，剑戟相当，固无所施。即有险阻，又极重难致，则宜于守而不宜于攻也明矣。语曰火攻固是下策，而况本非兵法之所有乎？

烽　火

旧制：遇警日则举烟，夜则举火，鸣炮一，沿边便至镇城。若不退，每一时照前举行一次。如出境，日举空烟，夜举空火，不鸣炮。其三五十骑至百骑，日则悬黄旗一，夜则悬灯笼一。二三百骑至五百骑，日则悬青衫一，夜则悬灯笼二。六七百骑至千骑以上，日则悬皮袄一，夜则悬灯笼三。五七千骑至万余骑，日则悬青号带一，炬[②]烟一，夜则悬灯笼四。

东路烟火　一把则为黄甫川、清水营、木瓜园、孤山。二把为镇羌、永兴。三把为神木、大柏油、柏林。四把为高家堡、建安。五把为双山地界，双山墩起至常乐瓦窑坡墩止。七把为常乐横河墩起，榆林城永昌墩止。八把为榆林城永昌墩起，保宁镇疆墩止。

---

① 蜈蚣船：明代所造蜈蚣形的战船。
② 炬：燃而不甚炽烈。

西路烟火　一把则为新兴、砖井、石涝池、三山、定边、盐场、饶阳水。二把为把都河、柳树涧、新安边、旧安边。三把为镇靖、镇罗、靖边、宁塞。四把为威武、清平、龙州城。五把为波罗、怀远。六把为响水。七把为保宁。八把为榆林城永昌墩起，保宁镇疆墩止。

评曰：尝考永乐时，总兵官武安侯郑亨敕书云，各处烟墩务要增筑高厚。于烟墩上收贮五个月粮食、柴薪，并置药弩于上。就于烟墩傍边开井，井外围墙与烟墩相平，使外面望之只是一个烟墩，不知其中有井。务要坚厚，勿致坍塌。噫！其绸缪之至计与？及其衰也，李贼过雁门，度居庸，烽火无一传矣。虽曰天命，而使狐鸣之盗无堑山缘道之艰者，人谋非也。

按：各边镇守官有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总兵总一镇之兵，谓之正兵。副总兵分领三千，谓之奇兵。游击分领三千，往来防御，谓之游兵。参将分守各路，东西策应，谓之援兵。此边兵之制也，而后其衰矣。

【校勘记】

〔1〕巡抚刘忠题请三边照年轮领　刘忠，原作"项忠"，据明嘉靖《陕西通志》卷三十九《马政》、万历《志》卷三《马政》改。

〔2〕该马四百五十余匹　原"该"字前衍"每"字，据文意删。

〔3〕中银十五两　十五，原作"五十"，据明嘉靖《陕西通志》卷三十九《马政》、万历《志》卷三《马政》改。

卷二之四　食志

屯　田

榆林卫原额屯地共五千七百七十四分。内官地七十四分，屯地五千七百分以六顷为一分，共地三万六千九百六十顷零。除拨附镇田七十四分为只身百户外，共五千七百分。自威武以西尽定边界，南接保安、安塞、合水、环县，北至铲削二边，其屯田军丁，原系延庆二府召募及赖字号军籍名，五所每分征粮六石，共征粮三万三千五百五十八石。成化中，增马价银五百五十九两三钱。万历后，除荒地一千八百四十二顷零，实存地三万六千一百一十七顷二十九亩零，增粮六千八百六十一石五斗零，共实征粮四万一千四百二十石四斗三升零。增均徭银一千八百五十二两四钱零。增九厘银一百四十两五钱。马价除荒，实征银九两四钱八分。

国朝顺治年间，题免荒地三万四千二百九十六顷四十五亩五分。康熙三年，本卫实熟地一千八百二十顷八十三亩六分，征粮二千一百五十一石五斗七合零，征九厘银一百两二钱六分七厘零，均徭银三十七两七钱六分七厘零。俱分隶中西二路各堡。

清平堡实熟屯地一十六顷七十三亩五分，征粮二十

石一斗四升一合，均徭银八钱四分五厘零。**龙州堡**实熟屯地一十三顷八十九亩，征粮一十六石六斗六升八合，均徭九厘银八两五钱八分九厘零。**镇靖堡**实熟屯地六十六顷七十五亩，征粮八十石一斗四合，均徭银五两四钱二分五厘零。**镇虏堡**实熟屯地九十五顷七十五亩，征粮一百一十四石九斗，均徭银八两三钱五分九厘零。**靖边所**实熟屯地四十一顷二亩五分，征粮四十九石二斗六升六合零，均徭、九厘银一十三两二钱九分五厘零。**宁塞堡**实熟屯地五十顷一十九亩，征粮一十二石九斗四升四合，均徭、九厘银七两八钱四分六厘零。**柳树涧堡**实熟屯地三百五十顷九十四亩，征粮四百二十一石一斗二升八合，均徭、九厘银一十五两四钱六分一厘零。**旧安边堡**实熟屯地四百五十八顷八十六亩六分，征粮五百五十石六斗三升九合零，征九厘银四十两三分零。**新安边堡**实熟屯地一百四十顷四十一亩，征粮一百六十八石四斗九升二合，均徭银八两六钱一分九厘零。**砖井堡**实熟屯地二百八十六顷六十七亩，征粮三百四十一石四斗九升四合，均徭九厘银一十五两九分九厘零。**定边所**实熟屯地二百八十顷六十九亩五分，征粮二百九十四石三斗八升五合，均徭银五两五钱九分三厘零。**三山屯**实熟屯地二十五顷二十九亩，征粮二十五石五斗九升四合，九厘银一十一两一钱一分一厘零。**只身下实熟屯地**六十二顷五十二亩五分，本卫征粮七十五石一斗六升八合。

界北新增原额地四百四十三顷七十九亩三分，粮五百六十三石一斗九升零，草四百八十四束。顺治年间，题

免荒地四百六顷八十八亩三分，今成熟地三十六顷九十一亩，坐落龙州堡一十五顷八十四亩，征粮二十石二斗五升六合，草八束一十四斤。靖边所二十一顷七亩，征粮二十五石五斗九升五合零，草二十八束十斤零。南关夹道原额屯地五顷五十亩，征粮六石六斗，坐落镇靖堡今熟地二顷四十四亩，征粮二石九斗二升八合。

界石逦北原额屯地五十八顷六十三亩，征粮二百石。

坐落本卫城南，今折征银二十一两二钱七分一厘零。

糜粮地原额三千五百四十四顷二十亩八分，征银一千九百七十六两八钱一分八厘零。又丁祭银二十二两一钱一分三厘。今靖边所征熟银八两一钱八分三厘。镇靖堡原额地二百一十五顷五十一亩三分，今熟地二十一顷六亩，征银二十一两六分。靖边所原额地三百一十七顷一十三亩五分三厘，今熟地三十顷，征银一十二两二钱二厘零。定边所原额地一百五十七顷六十五亩，今熟地三顷八亩七分零，征银一两五钱。砖井堡原额地八百四十八顷六十六亩八分，今熟地一十三顷四十三亩六分，征粮八两七分。

绥德卫原额屯地五千七百分，每分一顷二十亩，该地六千八百四十顷，除右所姜、杨二百户屯地、嘉靖初筑边弃入夹道内，并百户裁去，共实在屯地六千六百三十六顷。内杂清涧、绥德、吴堡为下屯。北自米脂、葭州，以东尽威武，距镇城内鼓楼界为上屯。每分各百户，科粮草不等。共征粮一万七千七百六十六石五斗五升九合一勺，征草二万二千二百七束。成化中，增马价银二百九十六

两九钱一分。万历末加征九厘银七十一两五钱七分一厘零，军器银二百七十五两六钱四厘，均徭银一千一百二十九两一钱七分七厘零。均徭无定额，每岁本卫酌其经费多寡，详抚院批允开征。减马价十八两四钱八分六厘，实征马价银二百七十八两五钱二分四厘。

国朝顺治年间，题免荒地五千一百五顷五十二亩。康熙三年，本卫实熟地一千五百三十九顷六十二亩四分，征粮四千一百四十九石九斗二升一合二勺零，草五千三百二束六斤零。马价、九厘、军器、均徭诸项银俱仍旧额。内实熟屯地四百六十七顷六十五亩三分零，征粮一千三百三十二石六斗六升九合，草二千六束五斤零，属本卫新建仓征收。又，上三屯实熟地四百顷四十六亩一分零，征粮一千四十石四斗七合零，草一千二百四十束零，属本卫经历司征收，纳镇城广有仓，余分属中路各堡。**保宁堡**实熟屯地七十八顷六十六亩，征粮二百二十七石三升四合零，草二百六十五束六斤零。**双山堡**实熟屯地一百二十五顷一十八亩，征粮三百五十二石八斗五升零，草四百一十九束五斤零。**鱼河堡**实熟屯地一百四十五顷五十一亩七分，征粮三百六十四石二斗九升零，草四百三十束六斤零。**响水堡**实熟屯地一百四十八顷六十三亩四分零，征粮三百二十三石二斗四升二合零，草三百六十束七斤零。**波罗堡**实熟屯地五十七顷六十三亩，征粮一百四十九石八斗八升一合零，草一百九十五束三斤零。**怀远堡**实熟屯地五十七顷二十七亩，征粮一百六十三石八斗一升六合零，草一百九十一束四斤零。**威武堡**实熟屯地七十七

顷二十四亩，征粮二百四十二石三斗七升一合零，草二百五十七束一十四斤零。**清平堡**实熟屯地二十七顷八十四亩五分，征粮八十二石八斗二升四合零，草九十三束七斤零。

界北新增原额地四百七顷三亩，粮一千一百九石六斗六升零，草二千一百二十束。九厘银一百八十四两九分八厘零。顺治年间，题免荒地二百六十顷四十一亩，今成熟地一百四十九顷九十二亩，粮四百四石一斗四升八合零，草七百四十五束一十五斤零，九厘银一百五十五两九钱六分零。

夹道糜粮地原额四千五百六十三顷二十二亩，在界石北马路南，与草场相参，环潴泽中，颇称膏腴。但切近大边，视边事之缓急为地亩之荒垦，官给牛具，每岁照牛征租。万历中，征粮至九千七百九十七石二斗二升，后改本色为折色，以充抚赏之不敷。及明季屡荒，加之变乱，熟者百不存一。今中路各堡则熟地七十顷五十亩，征银八十两一钱五厘零。西路各堡则熟地二百四十五顷九十八亩七分，征银一百七十四两九钱三厘零。

延安卫原额地三千七十二顷六十六亩八分，粮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一石七斗零，草二万二千四十一束。坐派延丰等仓，上纳马价等银六百二十六两二钱一分零。今裁并肤施县。而地之近边者，则属之于西路各堡。**龙州堡**实熟屯地八顷八十四亩，粮四十二石四斗七升零，草六十四束。**镇靖堡**实熟屯地一十六顷三十六亩，粮七十八石五斗五升，草一百一十九束。**镇罗堡**实熟屯地一十顷

七十四亩五分，粮五十一石五斗九升四合，草七十八束零。**靖边所**实熟屯地三十顷一十一亩五分，粮一百一十七石三升零，草一百六十八束零。**宁塞堡**实熟屯地二十五顷五分，粮一百二十石七升零，草一百八十三束零。

东路柏林堡原额糜地二十七顷一十亩，粮五十四石二斗，折征银三十二两五钱二分。**大柏油堡**原额糜地二十一顷七亩，粮四十二石一斗四升，折征银二十五两二钱八分四厘。**神木营**原额糜地四十四顷九十二亩，粮七十四石三斗八升，折征银四十四两六钱二分八厘。**永兴堡**原额糜地三十七顷四十六亩五分，粮七十四石九斗三升，折征粮四十四两九钱五分八厘。以上四营堡今归并神木县。

镇羌堡原额糜地二十五顷，粮五十石八斗一升，折征银三十两四钱八分六厘。**孤山堡**原额糜地一百四十一顷七十三亩八分零，粮二百七十三石八斗七升六合零，折生银一百六十四两三银二分零。**木瓜园堡**原额糜地九十三顷七十亩五分，粮一百七十九石八斗六升，折征银一百七两九钱一分六厘。**清水营堡**原额糜地八十顷五十一亩五分，粮一百五十三石四斗二升五合，折征银九十二两二分八厘。**黄甫川堡**原额糜地一百五十八顷二十六亩五分，粮三百一十石四斗二升五合，折征银一百八十六两二钱五分五厘。以上五堡今归并府谷县。

高家堡原额新增地五十顷九十五亩二分，内除荒地三十五顷一十三亩七分，实熟地一十五顷八十一亩五分，每亩征粮二升，共粮三十一石六斗三升，草四十八束。

评曰：屯田足食，由来尚矣。明制：延绥三卫各设千

户所五，一所统百户所十，每百户所百户一员。总旗二，小旗十，领军一百名，地一百余分，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法未尝不善也。自后承平日久，武事废弛，卫中军丁，即一黉上诸生皆得而奴使之，百户又敢有其田哉？即巡方御史及清军之官执簿呼名，惟遣奴客充数而已。宜其客兵日多，粮饷日匮，而国势日以不支也，可不鉴哉。

折　色[①]

广有库额收卫、堡、州、县起解银四万一百五十三两六钱九分四厘零。绥德卫起运地丁、折色、马价、九厘、军器、铁料、均徭等银一千六百九十七两九钱六分零。榆林卫起运地亩、折色、九厘、草场、养廉、地租、糜粮等银三百九十九两一钱九分三厘零。保宁等堡起运糜粮、地亩并新垦糜粮、养廉银四百四十两七钱三厘零。高家堡起运九厘银四两八钱三分四厘零。鄜州起运地丁杂项银四千六百七十一两五钱八分五厘零。延川县起运地丁杂项等银一千三百九两八钱九厘零。宜川县起运地丁杂项银三千三十七两五钱六分五厘零。延长县起运地丁杂项银八百七十两二钱五分五厘零。中部县起运地丁杂项银一千七百二十五两六钱三分五厘零。洛川县起运地丁杂项银六千四百四十六两九钱七分五厘零。

① 折色：自唐末至明清原定征收的实物田赋称本色；如改征其他实物或货币，称折色。

米脂县起运地丁杂项银一千六百六十九两三钱六分四厘零。绥德州起运地丁杂项银二千六百二十一两六钱七分九厘零。安定县起运地丁杂项银一千三百四十八两一钱八分四厘零。安塞县起运地丁杂项银八百七十一两三分九厘零。葭州起运地丁杂项银二千五十五两五钱三分二厘零。神木县起运地丁杂项银一千六百七两二钱九分八厘零。保安县起运地丁杂项银六百五十三两四钱七分八厘零。宜君县起运地丁杂项银一千九百一十四两七分四厘零。清涧县起运地丁杂项银一千八百五十六两五钱一分三厘零。甘泉县起运地丁杂项银五百八十一两三钱七分六厘。府谷县起运地丁杂项银一千七百七十九两八钱二分一厘零。肤施县起运地丁杂项银一千三百一十二两五钱八分六厘零。吴堡县起运地丁杂项银一千三十两。

延安税课司额解银一百六十八两二钱三分八厘零。**镇城南门税课司**每岁约解银四百八十两有奇。

明制税粮

广有仓本色粮米共九万二千八百七石一斗三升零，料四千八十六石四斗六升零，草七万六十五束零。**夏税：**宜川县小麦一千四百五十石，豌豆六百石，俱赴绥德广盈仓上纳。延长县小麦六百石，豌豆三百石，俱赴绥德广盈仓上纳。以上二县每石外加脚耗二斗，官为转运。洛川县小麦八百三十一石九斗三升，豌豆一百石，俱赴延安府延丰仓上纳，每石外加脚耗三斗，官为转运。绥德州小麦七百石。米脂县小麦五百六十三石三斗，豌豆五百八十石。**秋粮：**宜川县粟米三千石，黑豆六百石。甘泉县粟

米一千二十六石七斗二升，黑豆二百一十三石二升。洛川县粟米一千一百三十八石。鄜州粟米一百五十石。米脂县粟米三千二百五十九石七斗，黑豆一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九升。绥德州粟米三百三十七石八斗，黑豆五百三十五石二升。榆林卫新增粟米三百三十七石八斗，黑豆五百三十五石二升。

广储仓本色粮米　夏税宜君县小麦二千六百七十三石六斗四升，赴延安府延丰仓上纳，每石外加脚耗三斗，官为转运。**秋粮**中部县粟米一千四百四石。洛川县粟米一千五十六石二斗三升。宜君县粟米四千五百二十八石八斗九升。延长县粟米六百三十五石，黑豆二百石。甘泉县粟米四百二石二斗六升四合，黑豆二百二十三石三升。鄜州粟米四百八十五石八斗七升四合，黑豆二百五十石。绥德州粟米四千石。

各堡本色粮饷

肤施县粮三千六百三十二石七斗，纳镇靖堡。鄜州粮八千七百一十八石四斗，纳靖边。中部县粮四千八百九十石一斗，纳绥德仓；甘泉县粮二千六百四石，纳靖边营；又八百一十一石三斗，纳常乐堡。延长县粮五千八百二十二石九升，纳绥德仓；又三百石，纳常乐堡。延川县粮五千七百二十三石，纳鱼河堡。清涧县粮四千六十四石三斗，纳归德堡。米脂县粮一百二十石，纳常乐堡。葭州粮一千九百八十九石五斗，纳建安堡；又一千二百石，纳高家堡；又九百三十二石五斗，纳双山堡。吴堡县粮五百四十二石四斗，纳鱼河堡。神木县粮一千三百三十六

石，存本县仓。府谷县粮一千一百四十三石五斗，纳木瓜园堡；又四百石，纳清水营。安定县粮一千四百三十七石，纳清平堡；又九石九斗九升，纳龙州堡。保安县粮一千一百四十二石四斗，纳宁塞堡。安塞县粮二千八百八十石三斗，纳镇靖堡。榆林卫粮二万七千五十三石，纳威武堡。绥德卫粮五千一百六十七石，纳绥德本仓；又一千六百六十石二斗，纳镇城；又一万九百八十八石八斗五升，纳高家、双山、响水、鱼河、波罗、威武、怀远七堡。

广有库折色银两、京运银共十八万四千三两零，民运银共二十一万七千两零。陕西布政司夏、秋粮草银一十八万四千两零。西安府夏税、秋粮一十四万八百八十石零，马草二十八万一千四百二十八束零，各折价不等，共银十三万七千四百六十八两零。延安府夏、秋税粮四万四千二百二十石零，马草二十万六千四百九十二束零，各折价不等，共银三万七千二百二十一两零。凤翔府夏税七千二百五十八石，马草二万四千三百四十八束零，各折价不等，共银六千九百六两零。庆阳府秋粮一千石，米豆折价不等，共银二千三百四十二两五分零。汉中府马草一千五百八十六束零，每束折银四分，共银六十三两四钱六分零。河南布政司河南等府夏税七万八千石，折价不等，共银三万四千两。

西路各堡折色

龙州堡原额各项折色银五十九两三银零。镇靖堡原额各项折色银一百五十五两零。镇罗堡原额折色银三百一十九两零。靖边所原额各项折色银三百九两六钱零。

宁塞堡原额各项折色银六百八十一两四钱零。柳树涧堡原额各项折色银四百三十九两零。安边堡原额各项折色银三百一十五两七钱零。砖井堡原额各项折色银四百一十七两零。定边营原额各项折色银三百四十九两零。

户　口

有明时三卫皆军也，今占籍而为民。然流亡者十不一二，于顺治年间编审，渐次安集矣。

榆林卫户丁实在三百一，丁额征银一百七两四银九分。

绥德卫户丁实在二百九十二，丁额征银二百三十四两。

延安卫户丁实在一百二十九，丁额征银一百一十九两七钱，归肤施县。

赋　饷

国朝官与兵俸、饷米、干粮银共二十万五千七百七十三两七钱五分六厘零。马战兵每名春秋月支银二两，夏冬月支饷粮二石。步战兵春秋月支银一两五钱，夏冬月支饷粮一石五斗。守兵春秋月支银一两，夏冬月支饷粮一石。外堡守兵月支银九钱。其马匹镇营冬夏季每匹月

支料五斗，春季月支干银九钱，冬季月支料九斗，秋季月支干银五钱。各营堡冬春每匹月支银九钱，夏秋月支银五钱，同明制。康熙三年，加镇军月米，每名月支米三斗，给折色银四钱。唯南路诸营以内地不加。明制，每守军一名月支饷一石，本色二斗，折色八斗，每斗领银七分，共银五钱六分。其战兵自一石起，递加至一石八斗止。视技力分为九等，亦止支本色米二斗，余各照数领银。至马匹，缘镇城草地少，每匹冬春草料银月支一两二钱，夏秋月支九钱。外堡冬春九钱，夏秋五钱，俱按月领给。

评曰：九边旧无客兵，止有主兵。岁输、民运、屯盐足以自给，未尝有所谓兵饷也。即余子俊初开榆林卫时，增置城寨，以民运不继，奏请江南折粮银以备缓急。然不过一时之权宜计也。自后军政不修，屯盐渐废，请发帑金，岁以为常。嘉靖之末，延绥一镇军饷年例费以二十七万计，况万历以后之纷梗哉？夫以九边数十万之众，不耕而仰食于民，国家之力而曰不困者，未之有也。

运　法

京运折色者，本镇之年例银也。成化以前止三万，后增至四十余万，今停民运折色者，正德以前行之。及冯清以便民为言，始为改折。若西安、延安、凤翔、庆阳四府及河南省，共计二十余万。今止延安一府解镇，余解藩司转给。

民运本色者，明初河南及陕西各府，正德后止延安一府。今止延北十州县矣。

屯运本色者，昔有延、庆等卫，今止榆、绥二卫，除荒征熟者是。

挖运者，明成化中，鄜、延本色输镇城，环、庆等处输边堡。嘉靖中，巡抚张子立所设也，今废。

银易者，本色之数或不敷，则以折色及盐引银两市粟入仓，以备军储，今废。

评曰：天顺中，户部尚书杨鼎奏请师古人法，于黄河转运，沿河置仓，递相委输。嘉靖时御史徐汝圭又言：延绥宜漕石州、保德之粟，自黄河而上。而卒不果行者。何哉？盖戎马之地，舟楫非其便也。至榆水通圁，圁水通河，中有湍石不数处，间用陆运避之，似可行船漕也。然无征不信而与之，虑始难矣！

草　场

牧马草场共一十六万二千三百三十顷三十亩。镇城三千七百八十顷，一在城东至常乐堡，一在河西沿边抵响水堡。响水，二千九百十六顷。波罗，二千九百十六顷。怀远，二千九百十六顷。威武，五千四百四十三顷二十亩。清平，五千八百二十二顷。龙州，七百五十六顷。镇靖，一千七十二顷。靖边，二千二百四十顷。宁塞，三千四百九十三顷。把都河，六千八百四顷。永济，一万一千

六百八十顷。新安边，八千五百五顷。旧安边八千九百九十顷新兴一万二千九十顷。石涝池，一万九千四百四十顷。三山，一万三千五十一顷五十一亩。饶阳，八百一十顷。定边，八千一十九顷。常乐，一千四百九十顷九十亩。双山，三千五百六十四顷。建安，五百六十一顷六十亩。高家，三千二百九十四顷。柏林，三千二十四顷。大柏油，二千一百八十七顷。神木，三千二百四十顷。永兴，九百七十二顷。镇羌，一千八百九十顷。孤山，五千六百七十顷。木瓜，一千八百一十四顷四十亩。清水，三千一百三十二顷。黄甫川二千九百十六顷。归德，一千九百四十四顷。鱼河，八十二顷。

评曰：牧马之地，宜高凉，善水草，则大蕃息。今延镇之草场大抵不可考，独镇城归德之南、南乐之东，疆亩犹未湮灭。而常乐之鸳鸯湖为尤善。昔时至凉秋，湖中草衰，即科发葭州各堡之民，刈运至镇城，此诚刍荛之不可缺者也。今总镇许公念此民劳，乃于湖之滨置五六闲，畜牧于中，岁省民夫以数千计。而逸特教驰之法又出，而时考焉，害马者去，民其休息乎？

盐　法

大、小二盐池，明附灵州。镇兵岁给盐引十五万六千四百八十二引，淮引八万五千七百一十二引，每引纳银五钱。浙引七万七千七十引，每引纳银三钱五分。共银六万七千六百

二十五两五钱零。盐商照时估籴米豆，赴镇城、保宁及东路各堡上纳。以东路无屯而延南州县道远难运故也。纳毕，始领引赴产盐所支盐。天顺四年，太监王清奏请中马[1]，始延绥，次宁夏，次甘肃。时二池额课止一万三千九百余引。嘉靖二年，户部给事中王瑄条奏停革买马，专一召商，以供茶马刍豆。九年，总制王琼以大盐池去灵州颇远，且密迩延绥，奏改属本镇。用分大池额课三百余引，每盐二百斤，入价三钱五分。西路管粮道开中。明制：榆林仓、淮、浙引四万四十道。保宁仓、淮引五百道，浙引二千九百八十六道。常乐仓、淮、浙引一千四百四十四道。双山仓、淮、浙引五千一百八十五道。高家堡、淮、浙引七千五百道。柏林仓、淮、浙引三百六十道。永兴仓。淮、浙引六千五百五十道。若建安、神木、镇羌、孤山、木瓜、清水、黄甫诸仓，旧志已不载引数，今无考。

国朝镇兵裁减，停止边引，岁额引一万四千四百道，征银二千二百四十六两四钱，行之于延安府十三州县及西路各堡而已。监池官有灵州州同一员，盐场堡大使一员，隶庆阳府。

西路各堡盐课

龙州堡原额盐引七十二张，征课银一十一两二钱三分二厘。镇靖堡原额盐引一百四十五张，征课银二十二两六钱二分。镇靖堡原额盐引一百三十张，征课银二十两二钱八分。靖边所原额盐引一百一十六张，征课银一十八两九分六厘。宁塞堡原额盐引七十二张，征课银一十一两二钱三分二厘。柳树涧堡原额盐引一百一十五张，征课银一十

七两九钱四分。安边堡原额盐引三百二十五张，征课银三十九两四钱六分八厘。定边营原额盐引一百七十六张，征课银二十七两四钱五分六厘。三山屯原额盐引一十四张，征课银二两一钱八分四厘。盐场堡原额盐引一十五张，征课银二两三钱四分。饶阳屯原额盐引七张，征课银一两九分二厘。以上三屯营，今归并靖边所。

马湖峪、三眼泉、周田寨盐即碎金驿盐也。汉桑弘羊大农部丞隶上郡之独乐盐官，宋改独乐为永乐，在今鱼河堡碎金驿康家湾之南，隶鱼河堡。计盐锅起税，每熬盐锅一口岁征盐十二斤，共锅八百二十八面，该盐九千九百三十六斤。征解榆林卫，为赏夫匠支用。盐地每亩税银九厘，共地一百五十四顷五十七亩六分，该银一百三十九两一钱一分九厘。征解榆林监收通判衙门，为榆林卫儒学廪生馔粮支用。凡盐行路道，近供镇城、中、东二路营堡并附近州县。旧志中未经注明，以致聚讼多年。今于康熙十二年中、东二道审定，神木、府谷二县及东路各堡俱行鱼河堡票税。神木县领票五百五十张，额征银三十三两。府谷县领票四百二十张，额征银二十五两二钱。

国朝除荒外岁征银一千三百六十两零充饷。城堡厅印给小票行之，名曰票税。鱼河堡盐锅三百八十五面，每锅一面，额票二十四张，共票九千二百四十张。每张额盐一石，税银六分，共计税银五百五十七两四钱六分九厘零。又征榆庠廪馔银二百三十三两八钱。内地税一百八十五两一钱二分八厘，本堡征解。绥德州盐锅一百八十五面，税银二百六十七两六钱五分。又检榆庠廪馔银六十六两二钱。米脂县盐锅二百九十一面，税

银四百一十九两四分。

按：盐池，考之西汉，朔方郡有青盐泽、金莲盐泽。又北地之戈居、上郡之独乐、龟兹属国都尉、西河之富昌、朔方之沃壄、五原之城宜，各有盐官。唐有盐池十八，其在盐州。五原有乌池、白池、瓦窑池、细项池。灵州有温泉池、两井池、长尾池、五泉池、红桃池、回乐池、弘静池，与会州河池，皆输米以代盐。安北都护府有胡落池，岁得盐万四千斛，以给振武、天德。今镇属之池，东有长盐池、红盐池，西有西红盐池、锅底池、狗池及大盐池。其长盐池、西红盐池、锅底池俱僻境外，固无容议。而西路如狗池、宁夏之柳杨一堡，无故弃之，惜哉！

附考：环庆兵备副使一员，成化八年巡抚马文升奏设，住环庆。弘治初裁革。未几，巡抚熊翀议复，兼管灵州盐法。正德元年，都御史杨一清奏准，灵州大盐池增一万五千引，小盐池增三万引，额课共五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引。每引纳银二钱五分，并卧引银一钱，每年该银二万七百六十余两。其行盐地方，计通汉凤二府，与河东盐相兼发卖，所收银两俱送庆阳、固原官军寄放，听庆阳兵备兼理。是后委庆阳府同知张贤监小池，通判赵瀚监大池，额增课引共五万九千有零外，仍有余盐。盐法通行至嘉靖十年，总督尚书王琼奏革环庆冗员，兵备遂以盐法属之宁夏兵粮道，而批验所复移于甜水堡。计已二十余年，损课几不下百二三十万。嘉靖三十五年，奏改盐法，于庆阳分守道，又行花马池郎中兼领，并归延镇。今之管盐者，虽有州同大使，然盐课仍属之榆林道，考成则辖之于庆阳

府。事权不一，尚有可议者也。

评曰：盐法者何？盖佐屯田之不足者也。自洪武、永乐以来，天下盐课俱开中，上纳本色。商人欲求盐利，预于近边转运，或于屯地开耕，故边方米豆无甚贵之时。弘治间，黩货[1]之臣有叶淇者，受商人金，奏废赴边报中之法，以引盐之银悉输户部太仓，始有赍送之烦，而边储乏矣。尝考正德五年，去弘治犹未远也，而户部侍郎丛兰整理陕西粮饷，即有令百姓征银二两五钱准米一石者矣。病国病民，已受其弊。谁为厉阶[2]，至今为梗。呜呼！

茶　法

国朝顺治十年，榆林、神木二道始行茶法，从御史姜图南之请也。中路红山市口，额发茶引一千道，征价银三千九百两。东路神木、黄甫川市口，额发茶引一千道，征价银三千九百两。东路神木、黄甫川市口，额发茶引三百三十四道，征价银一千三百二两六钱。其引于巡按茶马察院领缴，商人俱往荆襄市茶，至边口易卖。康熙七年，归并巡抚甘肃都御史，而司其出入者，则属之中、东两厅焉。至契税、杂税，税大使掌之。

评曰："茶"字不见于《经》，乃引《诗》及《周礼》之"茶"

① 黩货：贪污纳贿。
② 厉阶：祸端；祸患的来由。

字证之。或云自唐以前不知有茶者，皆非也。按《晏子春秋》：婴相齐，食脱粟饭[1]，苔菜而已[2]。汉王褒《僮约》曰"武阳买茶"[3]。《三国·韦曜传》：曜素不饮，赐茶荈以当酒。夫茶之粗者曰茗，晚取者曰荈，而皆见于史传，第不若今时之用之盛耳。夫唐之时回纥入朝，驱马市茶。德宗建中间，赵赞始兴茶税，得缗钱四十万。使举世不知，而回纥者从而市焉，则回纥之智不几出陆羽之上与？

烟　税

烟性热，味辛，有毒，主寒湿，胸膈痞满[2]，益津止饥，多食伤气。岭南、江东诸州及齐、鲁、秦、晋间，往往有之。射利[3]者艺之于圃，其苗挺生如葵，其叶光泽，形如红蓼，不相对，高数尺，三伏中开花，色黄，八月采，阴干，用酒洗，切成丝。而各省之有名者，崇德烟、黄县烟、曲沃烟、美原烟焉，惟日本之倭丝为佳。

黄甫川市口比他处较盛。往年，行茶者与烟并至，每岁额课千余金。不数年，边口既众，市利甚微，又从而征之，商遂大困。康熙二年，总督白如梅疏请蠲免，从之。至今讴[4]思焉。夫始也，烟茶并行，既以烟困而止。今之

① 脱粟饭：粗米饭。

② 胸膈痞满：胸膈泛指胸腹。膈，膈膜。痞，指胸腹内郁结成块的病。痞满是由于中焦气机阻滞，升降失出现以脘腹痞闷，胀满不舒为主症的病症。

③ 射利：谋取财利。

④ 讴：歌唱。

茶犹昔之烟也。盖套中有板城者，去张家口、古北口及杀虎口最近，私茶盛行而莫之禁。甚至红山市外反有以北直山西之茶在彼中交易者矣。则茶之滞而不行宜哉。夫榆中之商，皆小贾也。今之货留而无息，惟有智尽能索已耳。司计者其思所以蠲，惜之乎？

评曰：盐、茶及烟之在今日皆服食之，不可缺一者矣。然盐则有"监"字之疑，茶则有"茶"字之疑，而烟则有"菸"字与"蔫"字之疑。又不见于本草、方书、药谱，将从何而取信哉？虽圣人亦有所不知者，其神农之谓与？神农时，百民进药兽，人有疾病，兽辄如野外，衔一草归，服之即愈。风后随而笔之于书，如方悉验。故曰神农师药兽，大禹师黄熊，非虚也。然烟也，用火然之，服之而醉，名之曰烟酒，又谓之相思草。余尝深思之终不得其解。嗟乎！踯躅[1]之酒，乌喙[2]之脯，莨菪[3]之膏，野葛[4]之乳，物化者有然矣，又安得而求其甚解也哉？

市　集

边市　距镇城之北十里许为红山市，又东为神木市，

① 踯躅：杜鹃花的别名。又名映山红。

② 乌喙：中药附子的别称。以其块茎形似得名。

③ 莨菪：多年生草本植物。多生于山野，茎高约一米，叶互生，椭圆形，花淡紫色。根、茎和叶子可作药用，有镇痉、止痛的功效。

④ 野葛：即钩吻。常绿灌木，缠绕茎。根、茎、叶有剧毒。也叫胡蔓藤、断肠草、大茶药。

又东为黄甫川市，皆属国互市处也。正月望后，择日开市，间一日一市。镇人习蒙古语者，持货往市，有土城，不屋，陶穴以居，或施帐焉。其货则湖茶、苏布、草段、盐、烟，不以米，不以军器。蒙古之至者，则羊绒、驼毛、狐皮、羔皮、牛、羊、兔，不以马。

镇城及营堡俱有市，而沿边村落亦间有之。如黄甫川之呆黄坪，清水营之尖堡子，神木营之红寺儿、清水坪，高家堡之豆峪、万户峪，建安、双山之大会坪、通秦寨、金河寺、柳树会、西寺子，波罗迤西之土门子、白洛城、卧牛城，威武、清平之石人坪、麻叶河，镇靖之笔架城，靖边、宁塞迤西之铁角城、顺宁、园林驿、吴旗营、把都、永济，新安边迤西之锁骨朵城、张寡妇寺、李家寺、沙家掌、五个掌者是也。其税少，止数钱，多不过二两而已。各堡之守备把总司之，于春、秋两季解布政司充饷。

评曰：有明之互市，惟于西番行之，和好最久。若开原、广宁、大同、宣府诸市，或开或罢，惟延宁之花马池市、红山市颇有利。然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余尝读杨继盛请罢马市一疏，切中时弊，乃至廷杖，谪典史以去。嗟乎！明世宗称贤主，而犹有杀谏臣之失，选辟于三代之下，不綦难哉？

物　产附

黍、稷、稻、粱、高粱。**麦**、大小二种。**莜麦。麻。蓖麻、**

芝麻、豆、豇、小、菉、黑、白、青、豌、扁、赤凡十余种。**沙米**、苗茎如麻，叶类艾而稍圆，有刺，高尺许。生子成房，粒细如黍，杵去皮，用羊羹化食，味甘滑，利大肠，服之不饥。边外名黍喇棘。谭吉璁曰："彼榆人斯，不耕不凿，地不爱宝，求民之莫，秀发沙中，瑞同旅谷。"**燕麦**与江淮间同，榆人多种之，九月收其实，细于小麦，不甚有稃[1]，炒食佳。谭吉璁曰："南箕北斗，兔丝燕麦。胡独于斯，是刈是获。毋曰春华，亦有秋实。"

评曰：黍，《诗》曰："维秬维秠"。《尔雅》曰："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所以酿酒。俗谓之糜，有二种：黏者谓之软米，作酒；疏者谓之黄米，作饭。叶似芦而高丈余者，是高粱而非黍也。稷，《诗》曰："维糜维芑。"《尔雅》曰："蓩，赤苗。芑，白苗。"又曰："粢，稷也。"亦谓之穄穄，稷也。俗谓之粟米，有粱谷、青谷、白谷，苗叶俱与黍同，微有毛，粒稍细为异。亦有黏、疏二种，堪为饭，作酒不甚佳。但其穗总而圆，不似黍之散垂耳。汜胜之《种植书》曰：陶隐居八谷者，黍、稷、稻、粱、禾、麻、菽、麦[4]，俗人尚不能辨，况芝英[2]乎？呜呼，世儒不察，转相承讹，说其理而不知其实，亦可哀也已。

七谷属

葱、韭、薤、蒜、萝卜、黄、白、红三种。**菠薐、蔓菁、芫荽**、屠本畯曰："臭如荤草，味比菘苔，肉食者喜，藿食[3]者

① 稃：谷壳、粗糠。
② 芝英：灵芝。
③ 藿食：以豆叶为食，指粗食。

谐。"**藤蒿、碧茎、菘**、即白菜。**芥菜**、王世懋曰："芥种，多以春不老为第一。北京为上，南京次之，江南不逮也。"**芹、蒲笋**、王鸿渐曰："蒲儿根，生水曲。年年砍蒲千万束，水乡人家衣食足。今年水深淹绝蒲，食尽蒲根生意无。"**蘑菇、蒁萝、莴苣**、高濂曰："采取去叶去皮，寸切，以滚汤泡之，加姜、油、糖、醋拌之，亦佳。"**豆荚**。有黑、白、赤三种，稿豆及紫罗带。**茄、豌豆芽**、谭吉璁曰：榆俗，于腊尽用豌豆淘净，盛水碗中，置炕旁。芽出，长三寸许，谓之豆青。寒食前作菜食。**薯蓣**、程棨曰："避唐代宗讳'豫'，改名薯药。宋英宗讳'曙'，遂名山药。"屠本畯曰："谁将薯蓣沙畦植，煮得清泉映白石。他呼吟边细细尝[5]，岂应醉后频频食。"**茄莲**、叶如兰草而肥厚，种之畦塍，根圆大类葵，露出土外，开黄花。京师谓之撇兰，能去煤毒。**玉环菜**。京师一谓之甘露，榆俗呼滴溜。屠本畯曰："甘露草生何阑珊[6]，堪缀步摇照玉环，一嚼萧爽齿牙间。"以上园蔬。

水芹、屠本畯曰："有芳者芹，香滑拟莼。薄言采之，于河之滸。相彼野人，欲献至尊。"**小蒜**、叶似蒜而细，根白。谭吉璁曰："我近得心斋，荤草且休摘。何彼张融而，食指之不息。"**沙韭**、与韭无异。有一种粗大者，俗名死孩儿胳膊，不可食。谭吉璁曰："避五荤，随六逸，胜灵蔬，岂天茁。谁谓庾郎贫，食鲑常有二十七。"**羊角菜**、叶似羊角，花黄而扶蓠甚长，根亦甘美。谭吉璁曰："羊角菜，绿如簪。不羡尔之能扶摇，且供我山中之晚食。"**燕儿菜**、叶长如燕尾，谭吉璁曰："燕子来，燕子来沙际，黄黄翠甲开。东篱有笋名燕来，田园荒芜几时回。"**黄花菜**、即蒲公英，

可作蔬。王鸿渐曰："黄花儿，郊外草。不爱尔花，爱尔充我饱。洛阳姚家深深院，一年一赏费千金。"**地软**、一名地耳，一名地踏。菜状如木耳，春夏雨后生腴地上。王鸿渐曰："地踏菜，生雨中，晴日一照郊原空。庄前阿婆呼阿翁，相携儿女去匆匆。须臾采得青满笼，还家饱食记岁凶。东家懒妇睡正浓。"**沙木耳**、沙蒿朽根中生者，雨后采之作菹[1]。谭吉璁曰："宁为菌而不为芝，岂以其朽也而忽诸。"**枸杞菜**、陈达叟曰："丹石累累，绿草菁菁。饵之羹之，心开目明。"**马齿苋**、高濂曰：初夏采，沸汤焯过，晾干，冬用佳。王鸿渐曰："马齿苋，马齿苋，风俗相传食元旦。何事年来采更频，终朝赖尔供飧饭。"**灰苋菜**。高濂曰："采成科，熟食、煎炒俱可[7]，比家苋更美。"榆俗谓之冷菜，食之能破腹。而菜之三月种者名热菜。王渐鸿曰："灰条复灰条，采采何辞劳。野人当年饱，藜藿木盘得此为佳肴。"**荠菜儿**、一名东风荠。春月采之，生熟皆可食。王鸿渐曰："荠菜儿，年年有，采之一二遗八九。今年才出土眼中，挑菜人来不停手。而今狼藉已不堪，安得花开三月三。"**扫帚荠**、一名独扫。春采，熟食。王鸿渐曰："扫帚荠，青簇簇。去年不收空倚屋。但愿今年收两熟，场头扫帚扫尽秃。"**笔头菜**、潘之恒曰：鬼盖、鬼伞、鬼屋，皆菌种而异名。夏日得雨骤生。一名地盖、地芩，又名鬼笔者。生阴处，头如笔。紫色名朝生暮落花，今榆俗之笔头菜即此。采干作食佳，与南方异。谭吉璁曰："蒙恬死，鬼笔

① 菹：腌菜。

出。我欲抽簪以腐毫，而胸为约结。”**野落篱**、正二月采头，汤过可食。王鸿渐曰：“野落篱，旧遮护。昔为里正家，今作逃亡户。春来荒荠满阶生，挑菜人穿屋里行。”**荇菜**、陆玑曰：一名接余，白茎以苦酒浸之[8]，肥美可案酒。**蘋**、陆玑曰：水上浮萍是也。季春始生，可糁蒸以为茹。**荼**、陆玑曰：苦菜，生山田及泽中。《内则》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9]。**甜苣**、叶尖，微长，有棱。四五月间起茎，开黄花。三月中采，食根亦佳。谭吉璁曰：“多且旨，不登俎，鸤鸠鸣，辜负汝。”**苦苣**、叶、苗、茎与甜苣同，惟花紫为异。谭吉璁曰：“疾生于疢，口利于苦，貌类龙葵，味如棟果。”**沙葱**、叶细长，不甚类葱。谭吉璁曰：“不种五十本，不课三亩息。且学姑臧长，而为君子择。”**沙芥**。叶类菠稜，而尖长肥厚，有光润。作齑，味辛过于芥。谭吉璁曰：“植金方，气肃杀。爽尔口，傲吾骨。亦犹夫姜桂之性，而到老愈辣。”以上野菜。

右蔬属

王瓜、西瓜、瓠、葫芦。**甜瓜、菜瓜、南瓜。**忌羊肉。

右瓜属

桃、杏、林檎、周氏《花木记》曰：“林檎有六种：密林檎、花红林檎、水林檎、金林檎，转身林檎、槎林檎。”一云即来禽也。**葡萄**、金、紫二种。**枣**、味酸。**李**、绥德州名玉黄者佳。**梨、无花果、山木瓜。**北方一名文官果，一名槟榔。榆俗不知采食，俟其子熟，取油用。周氏又曰：“木瓜有五：山木瓜、软条木瓜、宣州木瓜、香木瓜、榠楂。”

右果属

酥、盐。红盐池盐，色浅红。狗池盐，微腥，其盐根多山形及器物形。花马池有青盐，入药。

右食属

百合、大黄、紫苏、薄荷、车前子、一名陵乌。**茵陈、防风、益母、葶苈、苍耳、白蒺藜、扁竹**、一名翠蝴蝶、翠蛾眉。**瞿麦、知母、浮萍、夏枯草、泽兰、柏子、杏桃仁、夜明砂、漏芦、蒴筛、豨仁、苦参、柴胡**、银川者佳。**枸杞子、黄芩、款冬花**、双山尤佳。**荆芥**、桥山者佳。**地骨皮、兔丝子、菖蒲、侧蒙花、草乌、菊花、谷精草、蒲公英、罂粟、海金砂、刺蓟、牵牛**。黑、白二种。**小茴香、榆钱、地丁**、黄花、紫花二种。**马兜铃、威灵仙、佛指甲、野茨菇、墓头灰**。

右药属

石炭。

右石属

龙须草、作穗如须。**垂盆草**、丛生，其叶软而长。**沙竹**、性柔坚，尖细无节，且长屈之可以为棬。**苇、苜蓿、席蓟、锁把草**、旧名刍牧。**蘧芦**、稠叠似竹叶，其茎如锥，马嗜之。**水黑豆**生水中，有子，扁似黑豆。**沙蓬、野蒲萄**、细如小豆，色紫，蓓蕾而生，状若蒲萄，蟠之高树，悬附可观。

评曰：余之官时，从保德州渡河而西，黄沙极目，朔风猎猎。中有枯草，团栾[①]佶屈[②]，转辗于马蹄之间。讯之

① 栾：圆。
② 佶屈：曲折。

土人，曰转蓬也。昔黄帝见转蓬而制为车者此与？余念弱冠[1]以来，由粤之燕，今又远处秦边，驰驱者不啻数万里，犹彼飘蓬，伊于胡底[2]。伤哉！

右草属

松、柏、榆、柳、杨柳、即垂杨挂丝者。**桑、槐、青杨、白杨、樗、楸、柽柳**、俗名沙柳，又名三春柳。生水滨。**雾柳**、丛生，材中箭笴[3]。**杜梨**。即甘棠也。

右木属

芍药、迎春、月季、百合花、萱花、山丹、珍珠花、一名米谷。**马乳**、类黄刺梅，结子似马乳。**鸡冠花、米囊**、即鸦粟。花有千瓣，五色。其粟可作腐涩精物也。又有一种小者，名懒抬头，江南呼为虞美人，又名满园春，千叶者佳。**刺梅**、红、黄二种。红者名玫瑰，甚香，干可作囊。以沙糖同捣，谓之玫瑰酱。**石竹**、二种。单瓣者名石竹，花千瓣者名洛阳花。**扁竹莲**、状似莲，花瓣色黄，有黑点。**十样锦**、即临秋变、雁来红，以雁来而色娇红。**老少年**、至秋深，脚叶深紫而顶红。**少年老**、顶黄而叶绿。**锦葵、凤仙**、俗名指甲花。**金钱**、一名长春。**红蓼花**、一名水红花。**蜀葵**。一名戎葵，又曰一丈红，又曰芘芣。**后姚婆**、一茎作蓓蕾，开花五六瓣，翠色。俗云后姚婆者，舜母也，亦曰虞美人。**粉团团**。一名缠枝牡丹。柔蔓倚附而生，花有牡丹态。

---

① 弱冠：古时以男子二十岁为成人，初加冠，因体犹未壮，故称弱冠。
② 伊于胡底：不知将弄到什么地步为止，不堪设想的意思。
③ 笴：箭杆。

右花属

鸡、鸭、鹅、鸽、家、野二种。**雉鹑、小雀**、数十种。**乾鹊、鹊鸪、慈乌、鸦**、白项、红嘴二种。**天鹅、蒿雀**、能逐更、夜啼。**鸠燕、沙燕、鹭、鸥、鱼虎、鸢**、俗名饿老鸱。**雁**、大、小二种，小者俗名沙咯喇。**鹞、啄木、布谷、戴胜**、俗名臊鸡鸱。**训狐**、恶鸟也。声自呼其名，两目如猫，大于鹦鹉，作笑声，有人死。韩愈有《射训狐》诗。**鸨**、一名花豹。陆佃曰：鸨性淫而无定匹，故老妓曰鸨。**黄鸭**、野鸳鸯也。**鹘**、生水草中，大如凫鹭，羽毛微灰，黑嘴，尖如锥，颈足俱长。其翎堪中箭羽，谓之鹘翎。"鹘"，当作"鹘"。**山鸡**、类班鸠，红嘴，足而毛，文小异，可为窗禽也。**半翅**、一名半痴。大如鹑，见人鸣唤不去，故有痴之目矣。**鸱**、俗名鸱怪，非茅鸱也。《尔雅》："雀，老鹳。木兔也。"兔头有角，即此。

右鸟属

马、骡、驴、牛、羊、骆驼、虎、豹、鹿、狼、狐狸、獾、一名猸。**兔、黄羊**。无角，善走。杜甫云："黄羊饫不膻。"然黄羊有二种，类山羊者瘦，类绵羊者肥，以尾上有白毛者辨之。

右兽属

鲤、鲫、鳖、虾、田鸡、鳅、鲃。锐头，圆身，力能逆水而上，故名。

评曰：昔范希文戍边，行水滨，甚乐之。从者前云："此水不好，里面有虫。"徐答云："不妨，我亦食此虫也。"此见之江邻几《杂志》。今榆人所嗜者羊耳，或见水族，皆辍箸而不敢下，其犹淳朴之风与。

右鱼属

虫属

虾蟆、其子名科斗。**蛇**、**蜥蜴**、俗名蛇鼠。头圆色灰者，名沙和尚。**蜗牛**、**蚰蜒**、**促织**、**粉蝶**、**蚱蜢**、**蠡**、**黄鼠**、孟熙曰：北方黄鼠，穴处，中作小土窖，若床榻之状，则牝牡所居也。秋时，蓄黍菽及草木之实以御冬，各为小窖，别而贮之。天气晴和时，出坐穴口，见人则拱前腋如揖状，即窜入穴。韩、孟《联句》所谓"礼鼠拱而立"者是也。惟畏地猴。**地猴**、一名艾猴，一名黄鼠狼。形极小，人驯养之，纵入其穴，则衔黄鼠喙，曳而出之，味极肥美。今其种榆中绝矣。或曰年荒则生，殆不祥之物与？**兔**、**鼠**、头、耳如兔，足前短后长，亦食禾稼，疑即《埤雅》所谓硕鼠，兔首似鼠而大者。**吉灵鼠**、苍质白文，斑驳可爱，走甚驶。取皮以佩小儿，云能辟不祥。今乡音转吉灵为格利矣。**会鼠**、即鼹鼠也，一名土鼠。无目，黑色，穿土而行。天将雨则鸣。行必成群，衔尾鱼贯而进。以目瞽，惧颠蹶也。**蝙蝠**。

右虫属

陆玑，字元恪，吴郡人。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著《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江休**，复字邻几，陈留人。宋尚书刑部郎中，著《杂志》。**陆佃**，字农师，山阴人。宋资政殿学士，著《埤雅》。**程棨**，宋人。著《三柳轩杂识》。**陈达叟**，宋人。著《疏食谱》[10]。**周氏**，宋鄞江人，失其名[11]。著《洛阳花木记》。**王鸿渐**，元高邮人。著《野菜谱》。**刘孟熙**[12]，明洛阳人。著《霏雪录》[13]。**王世懋**，字敬美，太仓人。明进士，太常卿。著《花果疏》[14]。**高濂**，明杭州

人。著《野蔌品》[15]。**屠本畯**，明甬东人。著《野菜笺》。**潘之恒**，明新安人。著《广菌谱》。

【校勘记】

〔1〕太监王清请奏中马　清，原作"青"，据《明实录·英宗实录》卷三百二十二改。下同。

〔2〕苔菜而已　苔，原作"茗"，据《晏子春秋》卷六《杂下第六》改。

〔3〕武阳买茶　武，原作"五"，据文意改。

〔4〕氾胜之种植书曰陶隐居八谷者黍稷稻粱禾麻菽麦　此处疑删节有误。其一，氾胜之为西汉人，陶隐居即陶弘景，为南朝人，前后年代相舛。其二，宋《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二十六作"氾胜之《种植书》不言稷，陶云八谷者，黍、稷、稻、粱、禾、麻、菽、麦"。

〔5〕他呼吟边细细尝　他呼，原作"但可"，据《野菜笺》改。

〔6〕甘露草生何阑珊　原脱"生"字，据《野菜笺》补。

〔7〕熟食煎炒俱可　原脱"俱可"二字，据《遵生八笺》卷四九一补。

〔8〕白茎以苦酒浸之　原脱"白茎"二字，据《毛诗正义》补。

〔9〕用苦菜是也　菜，原作"叶"，据《毛诗歌注疏》附《释音毛诗注疏》卷第六改。

〔10〕著疏食谱　疏，原作"蔬"，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六子部二十六《谱录类存目》改。

〔11〕据《通志》卷六十六《艺文略第四》载，《洛阳花木记》一卷，周师厚撰。

〔12〕刘孟熙　原脱"刘"字，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二子部三十二《杂家类六》补。

〔13〕霏雪录　录，原作"绿"，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二子部三十二《杂家类六》改。

〔14〕据《明史》九十八《志》第七十四、《千顷堂书目》卷十二、《澹生堂藏书目》卷一载，王世懋撰《学圃杂疏》而无《花果疏》。而《学圃杂疏》内有《花疏》、《果疏》两篇，此处疑即指此二篇。

〔15〕著野蔌品　品，原作"谱"，据《八千卷楼书目》改。

卷三之一　官师志

文　职

巡抚都御史一员。有明时，或陟[1]自左布政，或出自副佥都御史京卿之属，今革。三路兵备道皆按察司之贰也。榆林中路道一员，辖绥德、米脂、清涧三州县、中路十堡，自户部撤而始兼筹饷之责矣。东路兵备道一员，设自隆庆，辖葭州、神木、府谷、吴堡三县东路诸营堡及河西沿河州县。西路兵备道一员，设自天顺中，辖西路诸营堡，安定、保安、安塞三县，兼理盐政。康熙元年，裁归中路。户部分司一员，综理全镇额饷。今裁。城堡同知一员，驻榆林。中粮同知一员，今裁归城堡厅。东粮同知一员，嘉靖前以通判分理，万历中改同知，驻神木。西粮同知一员，隆庆初设通判，万历中改同知，驻靖边。自康熙元年西道裁，始属中路。绥德卫经历一员。榆林卫儒学教授一员。靖边所儒学训导一员。旧设教谕。税课司大使一员。广有仓大使一员。榆林驿驿丞一员[1]。榆林卫经历一员。卫学训导一员。广有库大使一员。广储仓大使一员。各堡仓大使三十余员。鱼河、归德驿驿

① 陟：提拔，升迁。

丞二员。今俱革。

巡抚延绥都察院

巡抚延绥都御史之官自有明始也。今考正统时则有**陈镒**、苏州人。**王翱**、盐山人。**马恭**，唐县人。景泰时则有**陆矩**、阜城人。**曹琏**，郴阳人。天顺时则有**徐瑄**、嘉定人。**徐廷章**[2]，罗山人。成化时则有**卢祥**、东阳人。**王锐**、迁安人。**余子俊**、青神人。**丁川**、新昌人。**吕雯**、安州人。**杨浩**、**黄绂**，滁州人。弘治时则有**刘忠**、濮州人。**熊绣**、宁远人。**王嵩**、汲县人。**陈寿**、辽东人。**杜忠**、郑州人。**徐以贞**、长山人。**文贵**，辽东人。正德时有**曹凤**、新蔡人。**黄珂**、遂宁人。**舒昆山**、麻城人。**金献民**、绵州人。**吴世忠**、金溪人。**陈璘**、阳曲人。**姚镆**，慈溪人。嘉靖时则有**周金**、武进人。**张缙**、巴县人。**萧淮**、桂林人。**胡忠**、宜兴人。**李如桂**、澧州人。**张宏**、真定人。**李淮**、闻喜人。**于桂**、昌邑人。**张珩**、石州人。嘉靖二十一年再任。**贾启**、黄冈人。**尹嗣忠**、深州人。**万潮**、进贤人。**张翀**、泰兴人。**张子立**、黄县人。**张问行**、内黄人。**杨守谦**、长沙人[3]。**张愚**、天津人。**王轮**、蒲州人。**石永**、威县人。**董威**、信阳人。**孙慎**、保定人。**胡志夔**、安邑人。**王遴**，霸州人。隆庆时则有**李尚智**、屯留人。**何东序**、猗氏人。**郜光先**、长治人。**张守中**，闻喜人。万历时则有**宋守约**、长治人。**王汝梅**、安肃人。**梅友松**、内江人。**贾仁元**、万泉人。**李春光**、解州人。**刘葵**、通州人。**王见宾**[4]、济南人。**孙维城**、丘县人。**郑汝璧**、缙云人。**涂宗濬**、南昌人。**刘敏宽**、安邑人。**马从**

聘、灵寿人。**金忠士**、休宁人。**董国光**，滕县人。天启时则有**张之厚**、应城人。**余自疆**、铜梁人。**翟凤翀**、益都人。**张九德**、慈溪人。**朱童蒙**，莱芜人。崇祯时则有**岳和声**、嘉兴人。**张梦鲸**、齐东人。**洪承畴**、南安人。**张福臻**、高密人。**陈奇瑜**、保德人。**张伯鲸**、江都人。**高斗光**、嘉祥人。**周汝弼**、商城人。**刘令誉**、洪洞人。**崔源之**。陈州人。

国朝：**王正志**、静海人[5]，顺治二年至。**董宗圣**、辽东人，顺治六年至。**冯圣兆**、东鹿人，顺治十一年至。**周召南**、沈阳人，顺治十五年至。**张中第**、辽阳人，顺治十六年至。**林天擎**。辽东人，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元年裁。

评曰：明初，外官之制大抵监宋之旧而参以元，如郡守之用文官而行省之为布政者是也。岂蹈藩镇之辙哉？故总督之名自正统始，而巡抚之出自宣德始。然事平则已，犹无定员也。延绥巡抚设于景泰间可知矣。自后内省边隅遍为置立，甚至一省有添设数员者。且以懦弱书生节制大帅，使拘原之师为之夺气①，祖宗之意固如是乎？或曰巡抚者，洪武时已有之矣。然以皇太子为之，亦不过一巡陕西而止，而可缘托之乎？故明之末，督抚虽无尾大之忧，而疆场亦无用命之将者，未必不由此也。

榆林道

旧《志》中，明初失其年数者则有**陈茂**、交城人。**白侃**、

① 夺气：挫伤锐气；丧失勇气。

平定人。**王朝远**、进贤人。**李玘**、弋阳人。**严宪**、扶沟人。**周黼**、贵溪人。**孙逢吉**、浑源人。**张玮**，景州人。至成化时则有**郝文杰**、阳曲人。**张承宗**，平定人。弘治时则有**潘盛**、钱塘人。**苏泰**、历城人。**唐希介**，阳曲人。正德时则有**林琦**、怀安人。**阎铎**、阳曲人。**王进贤**，邓州人。嘉靖时则有**姚文清**、阳曲人。**宋琏**、清苑人。**王玺**、猗氏人。**张棻**、安邑人。**张邦教**、蒲州人。**张九叙**、石州人。**刘钦顺**、石首人。**蔡贤**、汤阴人。**高鉴**、广昌人。**王纳言**、襄城人。**王儒**、汾州人。**范爱**、苏州人[6]。**毛一言**、临海人。**程绅**、乐安人。**刘焘**、天津人。**常时平**、交河人。**崔峨**、新城人。**杨师震**、馆陶人。**乔应光**、石州人。**丘文学**、博平人。**曾震**、合江人。**杨进道**，曲周人。隆庆时则有**郭石**、山阴人。**刘应箕**、巴县人。**张志孝**、齐宁人。**萧大亨**、泰安人。**范爱众**，遵化人。万历时则有**李承式**、大同人。**胡穗**、永宁人。**洪忻**、蒲州人。**申维岱**、遵化人。**薛钥**、代州人。**王汝梅**、安肃人。**常存仁**、高平人。**赵云翔**、平阴人。**王再聘**、临邑人。**房守士**、齐河人。**郑汝璧**、缙云人。**赵楫**、山阴人。**张悌**、内乡人。**刘余泽**、滨州人。**许汝魁**、湖口人。**陈长祚**、长乐人。**金忠士**、休宁人。**张尔基**，大同人。天启时则有**宋槃**、乐陵人。**杨邦宪**、益都人。**杨嗣修**，河内人。崇祯时则有**张福臻**、高密人。**张伯鲸**、江都人。**钱天锡**、沔阳人。**张亮**、四川人。**王裕心**、孝义人。**都任**、祥符人。

国朝：**李申**、安襄人，顺治二年至。**陈培祯**、辽阳人，顺治七年至。**王原胧**、保定人，顺治十年至。**王廷谏**、翼城人，顺治十三年至。**师人淑**、安肃人，顺治十七年至。**贾壮**、襄城

人，康熙二年至。**周云**、福清人，康熙四年至。**高光祉**、宁晋人，康熙七年至。**王廷弼**、益州人。**董景祚**、辽阳人。**佟企圣**、永平人。**庄撝**、常州人。**佟沛年**。满州籍，辽东人，康熙三十九年至。

神 木 道

明隆庆时则有**张守中**，闻喜人。万历时则有**陈廷芝**、锦衣卫人。**张希召**、高苑人。**萧大亨**、泰安人。**李汶**、任丘人。**覃应元**、大同人。**洪忻**、蒲州人。**胡穗**、永宁人。**余之祯**、内江人。**李杜**、永年人。**张悌**、内乡人。**董元学**、历城人。**杨继先**、定兴人。**袁谏**、西充人。**陈性学**、诸暨人。**郑友周**、定襄人。**高邦佐**、襄陵人。**张联奎**、富顺人。**李栖凤**、临晋人。**吴光义**，泾县人。天启时则有**王加桢**、长垣人。**杨邦宪**、益都人。**徐腾芳**、宁国人。**耿汝杞**、馆陶人。**杨嗣修**、河内人。**冯从龙**，邻水人。崇祯时则有**廖起嵘**、仁寿人。**樊一衡**、宜宾人。**李之茂**、掖县人。**都任**、祥符人，十五年再任。**周汝弼**、商城人。**袁焻**、成都人。**叶占荣**、兰溪人。**贺道昶**、安邑人。**韩友范**。保德人。

国朝：**李允生**、威宁人，顺治二年至。**袁噩**、满城人，顺治二年至。**夏廷印**、广宁人，顺治四年至。**彭有义**、辽阳人，顺治六年至。**李皓**、金坛人，顺治十年至。**彭钦**、嘉定人，顺治十二年至。**李登第**、广宁人，顺治十七年至。**秦钺**、无锡人，顺治十八年至。**冯翊时**、慈溪人，康熙三年至。**孟述绪**、宜都人，康熙六年至。**杨三知**。良乡人，康熙十一年至。

靖　边　道

明成化时则有**杨德**、夏邑人。**杨徽**、河内人。**李茂**、庐陵人。**陈忠**、许州人。**李进**、清苑人。**刘子厚**[7]，安福人。弘治时则有**马中锡**、故城人。**谢显**、会稽人。**宋礼**、大兴人。**李葵**、颍川人[8]。**丁珝**、海丰人。**杜驯**，徐沟人。正德时则有**孙修**、邯郸人。**田佑**、赣榆人。**蔡需**、宝坻人[9]。**周文熙**，麻城人。嘉靖时则有**张宏**、真定人。**李际元**、阳谷人。**郭凤翱**[10]、祥符人。**张大用**、岳池人。**须澜**、德州人。**章甫**、武进人。**蒋旸**、乐安人。**张濂甫**、安邑人。**李维藩**、辽州人。**李继宗**、朝城人。**薛尚义**、河间人。**赵绅**、武清人。**黄澄**[11]、富顺人。**王用贤**、祁州人。**阴秉阳**[12]、汲县人。**汪廷钘**、崇阳人。**江东**，济宁人。隆庆时则有**杨锦**、益都人。**刘应时**、洪洞人。**张梦鲤**，莱阳人。万历时则有**丁诚**、安邑人。**张更化**、汾州人。**文作**、涪州人。**李春光**、解州人。**余之祯**、内江人。**徐三畏**、任丘人。**张悌**、内乡人。**李楠**、嶧县人。**萧察**、汝阳人。**张子忠**、济宁人。**刘任**、商城人。**王爱**、任丘人。**李维翰**、睢州人。**张舜命**、商城人。**毕自严**，溜川人。天启时则有**宋槃**、乐陵人。**徐绍沅**、宜兴人。**关守箴**、夏邑人。**白贻清**、武进人。**叶震生**、闻喜人。**李若梓**、南充人。**戴君恩**、澧州人。**魏士前**、景陵人。**张亮**、内江人。**黄恪**、荣县人。**王鼎彦**、蒲圻人。**陈缵**。钟祥人。

国朝：**黄尔性**、乐安人，顺治元年至。**王世恩**、榆林人，顺治二年至。**冯如京**、代州人顺治二年至。**王道兴**、辽阳人，顺治

四年至。**靳彦选**、辽阳人，顺治五年至。**夏时芳**、广宁人，顺治五年至。**白本质**、铁岭人，顺治六年至。**张四教**、莱芜人，顺治十一年至。**娄应奎**、宁远人，顺治十三年至。**佟国祯**。辽阳人，顺治十年至，康熙元年裁并榆林道。

评曰：有明延绥三道之题名具在，然二百年间大率皆用进士，而以乡贡士为之者，**止郭石**、**胡穗**、**张守中**、**江东**、**张亮**、**萧察**六人而已。夫进士科自唐宋以来无不畸重，以致**王仙芝**、**黄巢辈及敬翔**[①]、**李振**[②]、**张元**[③]之徒判者数起。即明之末，有牛金星者，亦乡贡士也。数举不第。入贼中，为伪相。破京师时，凡在朝之缙绅咸被其毒。而于崇祯十六年之会试房考[④]诸官，压方材囊，三木[⑤]尤酷，卒皆脑裂踝折以死。嗟乎，清流之祸，相寻无已，可不鉴哉？

城堡厅

明中失其年数者则有**邵世禄**、河津人。**张孔修**、大名人。**范岗**。广平人。后议裁，至万历十三年复设，则有**马循道**、钜鹿人。**颜若愚**、长沙人。**张承祚**、肥乡人。**宋应试**、

① 敬翔：子子振，唐末五代同州冯翊人。唐僖宗时，参加进士考试不第，后助朱温篡唐。

② 李振：字兴绪，祖居西州。唐朝中兴功臣李抱真曾孙。参加进士考试屡试不第，后助朱温篡唐。

③ 张元：北宋华州人。因多次科举不第，投奔西夏，成为西夏的主要谋士，很受元昊信任，官至夏太师、尚书令和国相。

④ 房考：明、清时乡会试时分房阅卷的考官。

⑤ 三木：古刑具，枷在犯人颈、手、足三处。因为是木制的，所以称三木。

靖海人。**陈大务**、济南人。**王国昌**、永昌人。**陈效忠**、房山人。**陈汝元**，山阴人。天启时则有**刘三锡**、大兴人。**田之颖**、榆社人。**刘之望**，四川人。崇祯时则有**刘恕**、邢台人。**黄恪**、四川人。**叶占荣**、兰溪人。**朱慎寐**。汾州人。

国朝：**闵先箕**、大兴人，顺治二年至。**李兆男**、临邑人，顺治五年至。**陈陞**、临晋人，顺治六年至。**杨呈彩**、临县人，顺治七年至。**魏震**、榆次人，顺治十一年至。**高选**、余姚人，顺治十六年至。**王瑞麟**、沧州人，康熙二年至。**谭吉璁**、嘉兴人，康熙九年至。**王守禄**、沈阳人。**时来敏**、正白旗人。**李翱凤**、山东人。**龙起潜**、枣强人。**张皇辅**、山西人。**韩奕**。满州籍，鄜州人。

东路粮厅

明弘治时则有**龙震**、永平人。**杜伦**、壶关人。**黄庆**、**倪恩**，平谷人。正德时则有**李景光**[14]、祥符人。**张奉**、孝义人。**张恕**、洛阳人。**张诰**、即墨人。**陈伦**，博兴人。嘉靖时则有**叶履谦**、太和人。**刘准**、阳曲人。**徐谨**、常熟人。**完颜富**、洛阳人。**来廷**、彰德人。**曾高**，绵竹人。隆庆时则有**陶玠**、沙河人。**刘弼宽**、安邑人，**王文祯**，昌平人。万历时则有**王黉**、居庸人。**葛登庸**[14]、浑源人。**安祯**、寿阳人。**张克宽**、容城人。**武尚科**、永清人。**薛耀**、胶州人。**郭谖**、益阳人。**张芬**、罗定人。**王邦麒**、临汾人。**马祝**、滋阳人[15]。**胡以臣**[16]、万安人。**张汶**[17]，济阳人。以上通判。**高如崧**、内江人。**续孟阳**、徐沟人。**吴宗仪**，宜兴人。天启时则有**郑师元**、魏县人。**卢友**

竹，三河人。崇祯时则有**刘承礼**、麻城人。**卢元卿**、富顺人。**伍中恺**。贵州人。

国朝：**田一冲**、内丘人，顺治三年至。**郭毓秀**、高邑人，顺治四年至。**杨大士**、高苑人，顺治五年至，被难。**张楚珩**、西克人，顺治八年至。**张效葵**、蕲州人，顺治十二年至。**宋之铉**、奉化人，顺治十七年至。**高显辰**、滦州人，康熙四年至。**莫宗泗**、福清人，康熙五年至。**徐真修**、迁安人，康熙八年至。**于睿明**。奉天人，康熙十二年至。

西路粮厅

明隆庆时则有**李士元**、洛阳人。**林葵**、大理人。**杨永茂**，昭化人。万历时则有**杨文璧**、南充人。**应崇元**、遂昌人。**韩源性**、内丘人。**刘一翀**、富顺人。**杜应春**、彰德人。**李法**、冀州人。**孙善教**、闻喜人。**杨京**、太和人。**李旸**、乐平人。**赵有功**、鸡泽人。**谢国珍**、莆田人。以上通判。**杨嘉猷**、怀远人。**周朝重**、富顺人。**李际时**、安县人。**高士达**、巴县人。**张思恭**、许州人。**梁方楷**、宣化人。**杨茂续**、洪洞人。**韩嘉善**，天启时则有**孙诰**、诸城人。**黄佐明**，醴陵人。崇祯时则有**商良弼**、淳安人。**岳士望**、镇西人。**李文蛟**、怀来人。**高灿**、洛阳人。**陈嘉宾**、**张正禄**。海州人。

国朝：**郑之俊**、商丘人，顺治三年至。**陈实**、保定人，顺治五年至。**罗长胤**、阆中人，顺治七年至。**程云**、宛平人，顺治十二年至。**闵嘉胤**、德化人，顺治十六年至。**刘登鳌**、复州人，顺治十八年至。**黄元骥**、晋江人，康熙七年至。**多弘安**、阜城人，

康熙十二年至。**刘日光**。绛州人，康熙十二年至。

榆林卫儒学教授

国朝：**王心中**、镇安人，顺治十四年至。**王道行**、洮州人，顺治十五年至。**蔺国征**、中部人，顺治十七年至。**李灼**、吴堡人，顺治十八年至。**郭峤**、淳化人，康熙四年至。**王调元**。洋县人，康熙十一年至。

靖边所儒学学正万历元年设，前无可考。至顺治十年始有部选，康熙三年改训导。

国朝：**张顾恒**、韩城人，顺治十年至。**席绍**、邠州人，顺治十五年至。**王楷**。渭南人，顺治十七年至，康熙三年裁。

训导朱启。漳县人，康熙四年至。

评曰：甚矣，师道之不尊也久已。夫前代无论已，即至弱宋而为之师者，如胡先生[1]、孙先生[2]，或特举于朝，或敦聘于国，犹有古意。故儒林之后而独以道学一传，表著千古。至明则不然，国学之祭酒，翰林之左官也。郡县学之教职，非乞恩之乡科，即养老之贡生也。而欲求师道之尊也，得乎？然吾观列朝试录，即万历以前乡会试之房考，皆郡县教官为之。故时文虽浮薄，犹有程式可循者。以教官无他职业，于文笔不甚相远也。自后京考官出，而

① 胡先生：即胡瑗(993—1059)，字翼之。北宋学者，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

② 孙先生：即孙复(992—1057年)，字明复。北宋学者，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

有司者又皆几案尘缨之吏，锁闱[1]校勘，以意裁度于其间，而所取之文荡然无复检制。间有不肖者，视为货府，甚则请谒于权门，温券于典客。至若夸衣钵为门户计，即贤者亦有所不免也。嗟乎！若如明之初制，考官皆以教职为之，则声气不通于朝廷，而朋党之祸亦何自而起哉？

国　朝

绥德卫经历司经历：王维旌、黄县人，顺治十二年至。**李煜**、归安人，顺治十八年至。有《榆林卫志钞》。**张应茹**、固安人，康熙七年至。**江一经**。建德人，康熙十二年至。

广有仓大使：张文煜、大兴人，顺治十六年至。**王弘**、宁阳人，康熙元年至。**王文祥**。清平人，康熙十一年至。

税课司大使：许呈祥、山阴人，顺治九年至。**谭世恩**、宛平人，顺治十四年至。**赵定**、山阴人，顺治十七年至。**厉和**、嵊县人，康熙八年至。**沈时泰**。石门人，康熙十年至。

榆林驿驿丞：马懋德、山阴人，顺治十三年至。**黄云凤**。大兴人，康熙二年至。

【校勘记】

〔1〕榆林驿驿丞一员　原"员"后衍一"若"字，据上下文例删。

〔2〕徐廷章　章，原作"璋"，据《明史》卷二百十八《刘聚传》、万历《志》卷二《建官》改。

〔3〕长沙人　《明史》卷二百四《杨守谦传》作"徐州人"。

---

① 锁闱：犹锁院。

〔4〕 王见宾　见，原作“建”，据《明史》三百二十八《外国列传九》、万历《志》卷二《建官》改。

〔5〕 静海人　静，原作“靖”，据《明季北略》卷二十二、万历《志》卷二《建官》改。

〔6〕 苏州人　万历《志》卷二《建官》作“蓟州人”。

〔7〕 刘子厚　万历《志》卷二《建官》作“李子厚”。

〔8〕 颍川人　颍川，万历《志》卷二《建官》作“颍州”，《皇明贡举考》卷五同本《志》。

〔9〕 宝坻人　宝坻，万历《志》卷二《建官》作“保坻”。

〔10〕 郭凤翱　翱，原作“翔”，据万历《志》卷二《建官》、《皇明贡举考》卷六改。

〔11〕 黄澄　澄，万历《志》卷二《建官》作“墱”。

〔12〕 阴秉阳　阳，万历《志》卷二《建官》作“旸”。

〔13〕 李景光　光，万历《志》卷二《建官》作“先”。

〔14〕 葛登庸　庸，万历《志》卷二《建官》作“荫”。

〔15〕 滋阳人　滋，万历《志》卷二《建官》作“西”。

〔16〕 胡以臣　臣，万历《志》卷二《建官》作“忠”。

〔17〕 张汶　汶，万历《志》卷二《建官》作“文”。

卷三之二　官师志

武　职

都督总兵官一员，辖三路兵马，自黄甫川以至定边，内则延安、宜君诸营皆隶焉。中协副总兵一员，设自万历中，驻镇城。顺治十年移守波罗。东协副总兵一员，设自万历中，驻孤山。顺治十三年移守神木。西协副总兵一员，嘉靖间设，驻定边。延安营参将一员，设自天启初。今仍。宜君营参将一员，顺治九年设。明制：抚标及神木、黄甫川、保宁、清平、镇靖、安边参将各一员，今裁。中营游击一员。左营游击一员。右营游击一员。黄甫川游击一员。明制：参将，今改。靖边所游击一员，旧设守

一员，宜君营一员，鄜州城守营一员。明制：镇标七营守备七员，抚边守备一员，各堡操守一员，坐堡一员，皆以四卫世职为之，今裁。千总九员：中、左、右三营各二员，中协营一员，宜君营一员，延安营一员。把总三十二员：中、左、右三营各四员，城守营二员，中协二员，东协二员，西协二员，黄甫川营一员，定边营一员，延安营二员，宜君营二员。归德、威武、清水、龙州、镇罗、盐场六堡各一员。以上千把总等官，向系会委，不隶兵部。康熙三年，始入经制。外镇川堡把总一员，会委。榆林卫守备一员，巡捕千总一员。明制：都指挥使一员，指挥使十员，指挥同知七员，指挥佥事二十八员，正千户十二员，副千户三十八员。又，卫镇抚二员，所镇抚六员，实授百户六十一员，试百户一百三十员，署百户一百一十七员，今皆废。绥德卫守备一员，明制指挥使五员，署指挥使一员，指挥同知一十三员，正署指挥佥事四十五员，又正千户二十六员，署千户二员，副千户四十六员，署副千户二员。卫镇抚一员，所镇抚四员，实授百户六十九员，署百户三员，试百户八十五员。署试百户八员，今皆废。延安卫指挥、千百户、镇抚共九十三员，今省卫入肤施县裁去。

镇守延绥都督府

明洪武时则有中山**侯阳和**、凤阳人。颍川侯**傅友德**、宿州人。**马溥**、**王永**，绥德人。正统时则有**王祯**，西安人。天顺时则有彰武伯**杨信**、六合人。武平伯**陈友**、全椒人。**张**

钦、睢宁人。**孙杰**，北直人。成化时则有**房能**、陕西人。抚宁伯**朱永**、夏邑人。**许宁**、宣府人。**岳嵩**、延安人。威宁伯**王越**、浚县人。**神英**、延安人，后封泾阳任。**鲁鉴**、庄浪人。**陈辉**，延安人。弘治时则有**陈瑛**、北直人。**张安**，大同人。正德时则有**吴江**、绥德人。**马昂**、阳和人。**侯勋**、延安人。**王勋**、榆林人。**柳涌**、绥德人[1]。**戴钦**、绥德人。**武振**，山丹人。嘉靖时则有**杭雄**、绥德人。**彭楧**、绥德人。**陈珣**、宁夏人。**张凤**、绥德人。**刘文**、庆阳人。**周尚文**、西安人。**任杰**、西安人。**吴瑛**、靖罗人。**王辅**、甘州人。**韩承庆**、辽阳人。**张达**、凉州人。**吴鼎**、宁夏人。**韩钦**、灵州人。**李辅**、绥德人。**孙勇**、陈州人。**赵岩**、榆林人，隆庆年再任。**郭琥**，永昌人。隆庆时则有**董一奎**、宣府人。**雷龙**，巩昌人。万历时则有**程九思**、延安人。**傅津**、绥德人。**贾国忠**、宣府人。**杜桐**、延安人，万历二十四年再任。**董一元**、一奎弟。**麻贵**、大同人。**赵梦麟**、岩之子。**王威**、绥德人，万历二十五年再任。**麻承恩**、贵之侄。**李如樟**、铁岭人。**杜松**、桐之弟。**尤继先**、榆林人。**邓凤**、榆林人。**张承胤**、榆林人。**官秉忠**、榆林人。**杜文焕**、桐之子。**萧如熏**，延安人。天启时则有**杨麟**、兰州人。**宋伟**、大同人。**杨肇基**，沂州人。崇祯时则有**吴自勉**、榆林人。**王承恩**、西宁人。**俞翀霄**、靖边人。**李昌龄**、镇蕃人。**朱尚义**、山海人。**王定**。榆林人。

国朝：**王埏**、大兴人，顺治二年至。**沈朝华**、义州人，顺治五年至。**李延春**、辽东人，顺治七年至。**哈喇库**、满州人，顺治七年至。**陈奇策**、辽东人，康熙二年至。**韩应琦**、河南人，康熙四年至。**许占魁**、蒲城人康熙九年至。**高孟**、陕西甘州人。**李**

晨恩、京卫人，康熙十九年至。**马德昌**、陕西靖边人，康熙十五年至。**柯彩**。福建海澄人，康熙三十年至[2]。

延绥镇标中营游击

国朝：**梁国栋**、京卫人，顺治二年至。**刘成良**、辽东人，顺治七年至。**陈永清**、锦州人，顺治十年至。**魏万侯**、广宁人，顺治十三年至。**张弘德**、偏桥人，顺治十六年至。**李忠**、陈州人，康熙六年至。**谢鸿儒**、平凉人，康熙十二年至。**阎国宝**、陕西人，康熙十五年至。**傅尔珍**、辽东人，康熙十九年至。**陈良璨**、顺天府人，康熙二十四年至。**祁朝相**。永昌人，康熙三十一年至。

左营游击

国朝：**楚继茂**、铁岭人，顺治二年至。**李春**、京卫人，顺治五年至。**秦弘猷**、沈阳人，顺治七年至。**刘思恩**、大兴人，顺治十一年至。**郁兴周**、灵州人，顺治十六年至。**萧自启**、南阳人，康熙二年至。**钱应龙**、平湖人，康熙十年至。**尤三省**、顺天府人，康熙十七年至。**高聪**、宣府人，康熙二十一年至。**林正**。福建人，康熙二十七年至。

右营游击

国朝：**赵业隆**、胶州人，顺治二年至。**符必昭**、京卫人，顺治十一年至。**周祺**、广宁人，顺治十五年至。**李继文**、宛平人，顺治十八年至。**张弘**、凤翔人，康熙八年至。**敖应甲**、京卫人，康熙十二年至。**萧应秀**、湖广人，康熙十四年至。**李奉云**、平凉府人，康熙十九年至。**胡上达**、京卫人，康熙二十二年至。**李**

造。福建人，康熙二十八年至。

城守营都司

魏万侯、广宁人，康熙元年至。**周德甫**、衡州人，康熙九年至。**解明贵**、韩城人、康熙十年至。**傅尔珍**、辽东人，康熙十四年至。**乔瀚**、榆林人，康熙十九年至。**王逢友**。直隶人，康熙三十二年至。

中协波罗副总兵

国朝：**高宗**、榆林人，顺治七年至。**缑永庆**、辽阳人，顺治十二年至。**宁献功**、辽阳人，顺治十八年至。**张国彦**、京卫人，康熙十年至。**程福亮**、河南人，康熙十四年至。**李兆捷**、河南人，康熙十九年至。**胡戴臣**、陕西人，康熙二十年至。**张朝瑞**、宣府人，康熙二十二年至。**熊经**、江南人，康熙三十一年至。**刘官统**。河南人，康熙三十二年至。

东协神木副总兵

明隆庆时则有**牛秉忠**，继至者为**张斌**、**田汝经**、**李绍祖**、**高天吉**、**丁思忠**、**倪英**、**王通**、**孙国臣**、**刘应麟**、**孙朝良**、**高天吉**、再任。**陈愚闻**、**刘光前**，至万历二十三年后则有**王威**、绥德人。**俞方略**、延安人。**戴延春**、榆林人。**杜松**、延安人。**石尚文**、榆林人。**姜显谟**、榆林人。**王学书**、**白慎修**、榆林人。**孙弘谟**、老营人。**戴烨**、榆林人。**麻承宣**、大同人。**刘渠**，锦衣卫人。天启时则有**王世钦**、榆林人。**李怀忠**、铁岭人。**哈元勋**、庄浪人。**任中英**、西安人。**王嘉春**、**侯一位**，泰州人。崇祯时则有**解国重**、宁夏人。**李钊**、榆林人。**曹文**

诏、大同人。**贺永宁**。绥德人。

国朝：**苏屏翰**、大兴人，顺治二年至。**贾梧**、榆林人。**高万里**、辽东人，顺治八年至。**吴士英**、闻原人，顺治十八年至。**罗万里**、归州人，康熙二年至。**苏升**。庄浪人，康熙十一年至。

西协定边副总兵

明嘉靖时则有**徐仁**、绥德人。**田世威**、宣武人。**李印**、宁夏人。**时銮**、榆林人。**崔应奇**，代州人。隆庆时则有**谢朝恩**[3]、榆林人。**刘济**、永昌人。**吴嵩**、宁夏人。**张杰**，甘州人。万历时则有**张翼**、庄浪人。**李节**、临洮人。**聂大经**、北直人。**杜桐**、延安人。**唐尧辅**、凉州人。**王保**、榆林人。**王通**、榆林人。**姜直**、榆林人。**王国翰**、绥德人。**孙朝梁**、绥德人。**杜松**、延安人。**萧如薰**、延安人。**王国栋**、榆林人。**王威**、绥德人。**张承胤**、榆林人。**李怀信**、大同人。**姜弼**、榆林人。**萧捷**、延安人。**张调元**、保定人。**石栋**。宁夏人。

国朝：**李逢茂**、海州人，顺治二年至。**马应乾**、京卫人，顺治五年至。**高谦**、榆林人，顺治八年至。**张惟一**、河南人，顺治十四年至。**王玉璧**、仁和人，顺治十八年至。**朱龙**。辽东人，康熙九年至。

黄甫营游击

国朝：**刘光宗**、榆林人，顺治六年至。**符必昭**、京卫人，顺治十五年至。**王守成**、辽阳人，顺治十七年至。**周杰**、大兴人，康熙二年至。**孙维统**。临清人，康熙九年至。

顺治六年以前有柴国清等三人，俱系外委，不载。

靖边营游击

国朝：**张玉**、宛平人，顺治七年至。**郭标**、大同人，顺治十二年至。**岳含珍**、益都人，顺治十七年至。**李登相**、京卫人，顺治十八年至。**周凌**。溧阳人，康熙九年至。

延安营参将天启元年，套人入犯，三院会题，创延安营。

明天启时则有**孙鸣鹗**、永昌人。**王兴业**、泾阳人。**阎辅**、延安人。**李为栋**、太原人。**苏来衍**，咸阳人。崇祯时则有**李卑**、榆林人。**张麟图**、榆林人。**王永祚**、榆林人。**张发**、榆林人。**郭鸣凤**、任丘人。**陈正道**、京卫人。**高杰**、清涧人。**李朝云**。延安人。

国朝：**王可就**、永平人，顺治八年至。**高必昌**、辽阳人，顺治十三年至。**秦弘猷**、沈阳人，顺治十七年至。**贾从哲**、临汾人，康熙七年至。顺治六年有王永强者，以参将分守，谋反，削其名。**李忠**。陈州人，康熙十二年至。

宜君营参将

国朝：**刘国玉**、宁夏人，顺治九年至。**常永胜**、洛阳人，顺治十二年至。**赵天祥**、东阳人，顺治十六年至。**徐胜**、古田人，康熙三年至。**张光焕**、宛平人，康熙七年至。**何可量**、康熙十二年至。**杨宗道**、宁夏人，康熙十三年至。**王宣懿**、辽东人，康熙十五年至。**康成功**、直隶人，康熙二十二年至。**李灿**、

福建人，康熙二十四年至。**李日荣**、陕西人，康熙二十五年至。**吴尔躬**、浙江人，康熙三十年至。**何士升**。浙江人，康熙三十一年至。

评曰：总督、巡抚既非明初之官制矣，而镇守总兵者亦岂尽明之旧哉？其旧如之何？内则五府六部，外则都布按三司是也。凡国家有大征伐，或大将军，或前将军，惟公侯伯真署都督佩印而出，事已则归于朝。所谓镇守总兵者，不过如延绥之镇西将军及远省各边九人已耳。盖明祖斟酌于宋之枢密院、元之都护统军元帅而为之制，使五府领天下之都司卫所以达于兵部，委任专而事功立也。又焉知子孙悛换靡常，以日趋于亡哉？

镇城中营中军守备

国朝：**王存智**、京卫人，顺治二年至。**王璟**、房山人，顺治七年至。**张宿华**、浙江人，顺治九年至。**徐成德**、浙江人，顺治十三年至。**刘鸿图**、宛平人，顺治十五年至。**白彦真**、万安人，康熙二年至。**白尔瑜**、河南人，康熙十三年至。**叶日芳**、甘州人，康熙十八年至。**王启贞**、京卫人，康熙二十年至。**查秀**。陕西人，康熙二十九年至。

左营中军守备

国朝：**钟汝禄**、京卫人，顺治二年至。**杨畏知**、宁远人，顺治七年至。**李应节**、京卫人，顺治十三年至。**殷士杰**、辽阳人，顺治十四年至。**王鬯**、益都人，顺治十七年至。**郝国威**、阳和人，康熙七年至。**梁豹**、□□人，康熙十二年至。**金士佐**、直隶人，康熙十九年至。**张成**、宁夏人，康熙二十八年至。**李桂馨**。

镇番人，康熙三十三年至。

右营中军守备

国朝：**陈广孝**、銮仪卫人，顺治二年至。**杜懋德**、涿州人，顺治七年至。**刘元庆**、徐州人，顺治十五年至。**侯康晋**、保定人，顺治十七年至。**王中首**、祁县人，康熙四年至。**萧应秀**、武岗人，康熙十年至。**白太运**、陕西人，康熙十四年至。**纪大泷**、榆林人，康熙十四年至。**周彪**、直隶人，康熙二十二年至。**王斌魁**、直隶人，康熙三十一年至。**张大雄**。榆林人，康熙三十三年至。

榆林卫守备

国朝：**张武俊**、曲周人，顺治八年至。**李植**、定兴人，顺治十二年至。**薛勋**、商丘人，顺治十七年至。**程晓**、黄梅人，康熙九年至。**石得仁**、山东人，康熙十七年至。**甄虎臣**、直隶人，康熙二十六年至。**李崇恕**。江西人，康熙三十二年至。

保宁堡守备嘉靖四十三年建堡，万历四年设参将，今仍守备。

国朝：**李应斗**、京卫人，顺治二年至。**宋鹏举**、临清人，顺治七年至。**韩弘基**、泾阳人，顺治十年至。**刘玉**、辽东人，顺治十二年至。**黄致中**、新建人，顺治十六年至。**陈有鸣**、广宁人，康熙元年至。**傅尔珍**、京卫人，康熙九年至。**丘维华**、陕西人，康熙十五年至。**胡玺**、山东人，康熙二十二年至。**崔迁梧**、山东人，康熙二十五年至。**胡应举**、顺天府人，康熙二十七年至。**张全伦**。陕西人，康熙三十一年至。

归德堡设把总

鱼河堡守备顺治十三年题改把总为守备。

国朝：**张宿华**、浙江人，顺治十三年至。**段垂裳**、临汾人，顺治十五年至。**袁见龙**、京卫人，康熙五年至。**齐治**、高阳人，康熙六年至。**乔瀚**、榆林人，康熙十五年至。**张锦**、榆林人，康熙十九年至。**柴彪**。山西人，康熙三十二年至。

镇川堡设把总

响水堡守备

国朝：**崔镇邦**、太原人，顺治二年至。**刘玉**、天津人，顺治七年至。**陈天珍**、宝坻人，顺治十三年至。**霍岱**、清宛人，顺治十五年至。**刘有谦**、大兴人，康熙五年至。**路调鼎**、陕西人，康熙十五年至。**李桂馨**、镇番人，康熙二十二年至。**乔魁**。榆林人，康熙三十三年至。

波罗堡守备

国朝：**魏起凤**、慈溪人，顺治二年至。**毛方**、京卫人，顺治七年至。**周必达**、余姚人，顺治十四年至。**白乃中**、辽阳人，顺治十五年至。**陈万库**、大兴人，顺治十七年至。**李景兰**、大兴人，康熙八年至。**马腾云**、榆林人，康熙十五年至。**江宏峻**。陕西人，康熙二十三年至。

怀远堡守备

国朝：**徐有贞**、榆林人，顺治元年至。**吴汝芳**、兖州人，顺

治二年至。**党有良**、宁远人，顺治七年至。**孙斌**、宁国人，顺治十三年至。**徐扬威**、振武人，顺治十七年至。**张文弘**、兴国人，康熙六年至。**李镇鼎**、凉州人，康熙十二年至。**王德民**、榆林人，康熙十五年至。**苏懋功**、直隶人，康熙二十五年至。**马任远**。岷州人，康熙二十六年至。

威武堡设把总

清平堡守备

国朝：**白承德**、真定人，顺治二年至。**方汝忠**、辽东人，顺治六年至。**盛其德**、京卫人，顺治十一年至。**茹罴**、真定人，顺治十五年至。**陈玉**、泉州人，康熙二年至。**阮尔标**、蓬莱人，康熙七年至。**陈先凤**、奉天人，康熙十一年至。**刘绍周**、榆林人，康熙十五年至。**章佩**。浙江人，康熙二十三年至。

常乐堡守备

国朝：**高文明**、辽东人，顺治二年至。**高有德**、辽阳人，顺治七年至。**滕胜龙**、麻阳人，顺治十二年至。**朱之佐**、潜山人，顺治十七年至。**党鼎昌**、富平人，康熙五年至。**王雄**、陕西人，康熙十六年至。**杨麒**、榆林人，康熙十七年至。**萧崇仁**、江南人，康熙二十八年至。**葛景臣**、宁夏人，康熙三十年至。**张玉**。花马池人，康熙三十四年至。

双山堡守备

国朝：**王弘基**、大兴人，顺治二年至。**李文元**、汲县人，顺治六年至。**李允中**、安丘人，顺治十二年至。**苏文魁**、宛平人，顺治十七年至。**简伟**、江宁人，康熙七年至。**王明显**、富平人，

康熙十六年至。**毛有义**、京卫人，康熙十七年至。**顾从纶**。宁夏人，康熙二十二年至。

建安堡守备

国朝：**康吉祥**、京卫人，顺治二年至。**张志忠**、云南人，顺治七年至。**刘瑸**、永昌人，顺治十年至。**王永聘**、济宁人，顺治十八年至。**金鉴**、仁和人，康熙十一年至。**孙师武**。江南人，康熙二十一年至。

高家堡守备

国朝游击：**汪文机**、保定人，顺治二年至。**郑世英**、绍兴人，顺治五年至。**王继明**。辽阳人，顺治七年至。今改设守备：**郭正经**、东昌人，顺治十二年至。**吴显科**、真定人，顺治十四年至。**苏重晋**、武进人，顺治十六年至。**王国柱**、昌平人，顺治十八年至。**刘世显**、大兴人，康熙九年至。**马骏声**、榆林人，康熙十五年至。**尚鬲**、陕西人，康熙二十年至。**李允斌**、江南人，康熙二十三年至。**陈洪璟**。宁夏人，康熙二十九年至。

柏林堡守备

国朝：**吴应举**、辽东人，顺治二年至。**马登科**、辽东人，顺治七年至。**刘嗣美**、宣府人，顺治十年至。**郝三才**、密云人，顺治十六年至。**高良武**、米脂，康熙五年至。**甘应科**、真定人，康熙十一年至。**萧虎**、江西人，康熙十九年至。**谢珩**、江南人，康熙二十二年至。**于必达**。直隶人，康熙二十七年至。

大柏油堡守备

国朝：**李毓秀**、介休人，顺治二年至。**童敬祖**、辽东人，顺治七年至。**孔大爵**、辽海人，顺治七年至。**梁士淑**、真定人，顺治十四年至。**李文光**、河南人，顺治十六年至。**陈京**、南安人，

康熙元年至。**相梦祥**、临清人，康熙十二年至。**柳生芳**、榆林人，康熙十五年至。**项军振**。浙江人，康熙二十三年至。

神木营中军守备

国朝：**赵国柱**、京卫人，顺治十三年至。**章光宸**、会稽人，顺治十八年至。**张垣**、京卫人，康熙八年至。**江韬**、江南人，康熙十三年至。**张光斗**、榆林人，康熙十三年至。**张四维**、榆林人，康熙十五年至。**郑得功**、直隶人，康熙二十二年至。**随泽**。山东人，康熙二十六年至。

永兴堡守备

国朝：**吴光先**、辽东人，顺治二年至。**李化龙**、沈阳人，顺治五年至。高友才变，死于府谷。**郑有功**、辽东人，顺治七年至。**袁应巨**、辽东人，顺治七年至。**阎煌**、宣府人，顺治十三年至。**梁汝贵**、太原人，顺治十七年至。**樊述英**、靖远卫人，康熙九年至。**马应龙**、京卫人，康熙二十年至。**马玉骏**。顺天府人，康熙三十年至。

镇羌堡守备

国朝：**常松**、**许秉柱**、**王国才**、辽东人，顺治七年至。**杨彩**、东鹿人，顺治十三年至。**陆志弘**、东阳人，顺治十七年至。**贺国维**、真定人，康熙九年至。**冯进才**、陕西人，康熙十七年至。**杜肇升**。靖边人，康熙二十五年至。

孤山堡守备

国朝：**周凤明**、龙门人，顺治十三年至。**成国梃**、京卫人，顺治十六年至。**李士雄**、榆林人，顺治十七年至。**俞亮**、扬州人，康熙十年至。**侯绪兴**、大同人，康熙十九年至。**张觐宸**。宁夏人，康熙二十八年至。

木瓜园堡守备

国朝：**刘吉宠**、宛平人，顺治二年至。**王文盛**、鄢陵人，顺治七年至。**石荆玉**、清苑人，顺治十二年至。**宁忠怀**、宛平人，顺治十六年至。**相守高**、汝阳人，顺治十八年至。**何其宪**、随州人，康熙十年至。**左成库**、榆林人，康熙十三年至。**张起奉**、陕西人，康熙十四年至。**张弘勋**、京卫人，康熙二十一年至。**刘孟忠**、山西人，康熙二十五年至。**朱定远**。浙江人，康熙三十一年至。

清水营守备康熙六年改设把总。

国朝：**陆守谦**、**李弘谟**、开平人，顺治七年至。**丘承恩**、大名人，顺治十年至。**徐昌期**、山阴人，顺治十三年至。**陈全忠**。邹县人，顺治十七年至。

龙州堡设把总

镇靖堡守备

国朝：**刘嵩基**、辽东人，顺治七年至。**舒国忠**、大同人，顺治十一年至。**张炯**、河内人，顺治十六年至。**孟淑统**、京卫人，康熙六年至。**李大用**、陕西人，康熙十五年至。**王之凤**、山西人，康熙二十一年至。**童起龙**、湖广人，康熙二十七年至。**朱德**、湖广人，康熙二十年至。**黄威**。榆林人，康熙三十三年至。

镇罗堡设把总

靖边守御所设千总

国朝：**叶云龙**、京卫人，顺治十四年至。**何起蛟**、大兴人，

顺治十七年至。**滑国辅**、阳和人，康熙二年至。**陈万忠**。睢州人，康熙三年至。

宁塞堡守备

国朝：**刘九成**、京卫人，顺治二年至。**孙国泰**、辽东人，顺治四年至。**贾质**、大兴人，顺治七年至。**刘永勋**、京卫人，顺治十四年至。**李植**、定兴人，康熙元年至。**戴光弼**、榆林人，康熙九年至。**胡时明**、宁夏人，康熙十四年至。**马锡**、京卫人，康熙二十年至。**杨振威**。榆林人，康熙三十年至。

把都河堡设把总

柳树涧堡守备

国朝：**黄国英**、榆林人，顺治元年至。**罗浩然**、介休人，顺治三年至。**张开仕**、淮安人，顺治七年至。**梁维鼎**、灵州人，顺治十二年至。**吉象鼎**、开州人，顺治十四年至。**杨正元**、上元人，康熙五年至。**仵永泰**、鹿邑人，康熙十一年至。**余益谟**、宁夏人，康熙十四年至。**谢雄**。陕西人，康熙二十一年至。

安边堡守备

国朝：**吴良栋**、宁远人，顺治九年至。**戴元枢**、大兴人，顺治十三年至。**秦奎**、偏关人，顺治十七年至。**卢化凤**、长安人，康熙十一年至。**夏玉铉**、睢州人，康熙十二年至。**李毓龙**、榆林人，康熙十八年至。**赵文**、山东人，康熙二十二年至。**柳联芳**。河南人，康熙三十年至。

旧安边营裁

新兴堡裁

砖井堡守备

国朝：**全斌**、顺天人，顺治二年至。**马应虎**、辽东人，顺治七年至。**扈文新**、北直人，顺治十二年至。**舒有才**、辽东人，顺治十四年至。**张鸿元**、武进人，顺治十八年至。**希胜蛟**、兴武人，康熙十年至。**刘体义**、宁夏人，康熙十四年至。**师永讲**、陕西人，康熙二十一年至。**董奇汉**、榆林人，康熙二十八年至。**刘尔甲**。安边人，康熙三十三年至。

定边营中军守备

国朝：**李元吉**、邠平人，顺治二年至。**薛同都**、宣府人，顺治七年至。**段九功**、大兴人，顺治九年至。**周道化**、怀安人，顺治十三年至。**王虚左**、萧山人，顺治十七年至。**周龙**、福宁人，康熙三年至。**刘士英**、任丘人，康熙八年至。**梁伯贤**、宁夏人，康熙十四年至。**刘丙喜**、榆林人，康熙十八年至。**李柱**、直隶人，康熙二十七年至。**柳成威**。榆林人，康熙二十五年至。

盐场堡设把总

绥德州城守营守备

国朝：**党宗圣**、靖远人，康熙元年至。**陈文道**、辽东人，康熙七年至。**孙名元**、固原人，康熙十五年至。**冯斌**。江南人，康

熙二十四年至。

绥德卫守备

国朝：**贾勋**、磁州人，顺治三年至。**梅凤翔**、宣城人，顺治九年至。**王标**、抚宁人，顺治十六年至。**李斐**、曲周人，顺治十七年至。**严谦**。京卫人，康熙九年至。

宜君营中军守备顺治九年设

国朝：**张学尧**、辽阳人，顺治十年至。**杨威远**、永平人，顺治十六年至。**曹章奇**、阜城人，康熙七年至。**白允长**、京卫人，康熙十四年至。**李进忠**、湖广人，康熙十六年至。**朱士绅**、江南人，康熙三十一年至、**曾约朋**。江西人，康熙三十一年至。

延安营中军守备

国朝：**王九经**、涿州人，顺治九年至。**孙文诏**、大兴人，顺治十三年至。**褚光祖**、京卫人，顺治十五年至。**王勷**、京卫人，顺治十八年至。**刘豹**、大同人，康熙二年至。**董孔教**、宝坻人，康熙五年至。**张九江**、直隶人，康熙十四年至。**杨德明**。湖广人，康熙二十三年至。

鄜州城守营守备康熙元年裁河西道，并中军，改设。

国朝：**叶呈兰**、宁夏人，康熙元年至。**王道隆**、京卫人，康熙九年至。**王君耀**、陕西人，康熙十五年至。**汪可德**。榆林人，康熙二十二年至。

评曰：延绥二卫设自明初，故屯地极辽阔。延安卫则西界环、庆，绥德卫则东距黄河，绵亘于六七州县之间，几半延郡。即榆林最后设，而其屯亦千里而遥也。有明时，以世官世军守之，故不得不与州县异。今则屯

军俱为编户矣，乃尚设守备而循指挥使之旧者何哉？即间有议并省卫所，而不议改立州县。或于建官之制，犹未权其所谓因革者乎？昔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仪法，而曰今非其时也。岂其然，岂其然。

按，明之总督自宣德中巡抚总督边储税粮始。若总督军务，总兵以下悉听节制则自**王骥**征麓川始。向称总制，嘉靖中改总督。参赞军务自洪熙元年，以武臣疏于文墨，选任方面官，于各总兵官军中整理文书，商榷机密，遂以参赞参谋军务名之。若大同则为山东布政司参政丹阳**沈固**，宣府永宁伯**谭广军**中则为山东布政司参政昆山**刘琏**，山东遂安伯**陈英军**中则为福建布政使参议会稽**周颐**。天顺中，一切革去。都御史**白圭**在湖广自署为赞理军务，此敕中语而为官爵之称。噫，甚矣！余得之**郑端简**，今言叶文庄《水东日记》中存之，以备参考。**叶盛**，昆山人，明进士。官吏部侍郎，谥文庄。

新增

延绥历任总镇

施世騄、福建晋江人，康熙三十五年任。**江琦**、甘肃宁夏人，康熙四十一年任。**李耀**、甘肃宁夏人，康熙四十八年任。**蔡良**、正白旗汉军人，雍正五年任。**孙继宗**、甘肃固原人，雍正五年任。**颜清如**、陕西人，雍正七年任。**惠延祖**、陕西人，雍正七年

任。**张豹**、陕西人，雍正十一年任。**米国正**、陕西长安人，雍正十三年任。**王廷枢**、顺天大兴人，乾隆三年任。**杨珐**、甘肃固原人，乾隆五年任。**周起凤**、陕西长安人，乾隆六年任。**何祥书**、镶白旗汉军人，乾隆十一年任[1]。**张乃义**、山西大宁人，乾隆十八年任。**马乾**、陕西长安人，乾隆十九年任。**傅魁**、浙江人，乾隆十九年任。**张接天**、云南晋宁人，乾隆二十一年任。**定柱**、镶黄旗满洲人，乾隆二十四年任。**福宁**、正兰旗满洲人，乾隆二十七年任。**存泰**、镶黄旗满洲人，乾隆二十八年任。**德宁**、镶白旗满洲人，乾隆二十八年任。**书明阿**、镶白旗满洲人，乾隆三十四年任。**三德**、镶红旗满洲人，乾隆四十一年任。**周鼎**、山东蓬莱人，乾隆四十三年任。**策卜垣**、镶黄旗满洲人，乾隆四十六年任。**玛尔洪阿**、正黄旗满洲人，乾隆四十九年任。**杨秀**、贵州大定人，乾隆六十五年任。**关腾**、镶黄旗满洲人，嘉庆元年任。**张凤**、广西柳州人，嘉庆七年任。**常禄**、镶白旗满洲人，嘉庆十二年任。**韦陀保**、镶红旗满洲人，嘉庆十九年任。**和伦**、镶红旗满洲人，嘉庆二十五年任。**姜长龄**、镶兰旗汉军人，道光五年任。**郭继昌**、直隶正定人，道光九年任。**赵龙田**、山东平原人，道光十七年任。**金万全**、江南上元县人，道光二十七年任。**丰绅**、镶兰旗满洲人，咸丰三年任。**龙泽厚**、陕西南郑人，咸丰六年任。**杨昌泗**、湖南乾州人，咸丰七年任。**陶茂森**、广西贵县人，同治四年任。**刘厚基**、号福堂，年三十六岁，湖南耒阳县人。由军功洊保头品顶戴记名，提督西林巴图鲁，统领诸军。同治七年任。**谭仁芳**、号兰亭，现年四十五岁，湖南长沙府湘阴县人。由武童历保记名，遇缺，提奏提督冲勇巴图鲁，总统仁胜马步诸军。光绪三年三月任。**巢端南**。号式甫，现年五十八岁，湖南长沙府湘阴县

人。由武童历保记名，遇缺，总兵固勇巴图鲁，统领仁胜马步等军。光绪十年四月任。

定边协副将

王国士、乾隆四十八年任。**白守忠**、乾隆五十六年任。**百祥**、嘉庆六年任。**朱槐**、嘉庆八年任。**永孔阿**、道光二年任。**恒安**、道光二十六年任。**文祥**、镶黄旗满洲人，咸丰元年任。**赵延烺**、甘肃宁夏县人，咸丰五年任。**林春**、正红旗蒙古人，同治八年任。**傅开德**。湖北襄阳县人，同治十三年任。

神木协副将

苏屏翰、大兴县人，顺治二年任。**贾梧**、榆林县人。**高万里**、辽东人，顺治八年任。**吴士英**、辽东人，顺治十八年任。**罗万里**、湖广人，康熙二年任。**苏升**、巩昌人，康熙十一年任。**孙维统**、山东人，康熙十四年任。**阎国宝**、陕西华州人，康熙十九年任。**尚宣**、陕西长武人，康熙二十二年任。**段斌**、山东人，康熙二十四年任。**周文英**、浙江山阴人，康熙二十七年任。**王应统**、山东长山人，康熙三十六年任。**张其蕴**、甘州人，康熙三十九年任。**韩良辅**、甘州人，康熙四十二年任。**许仕隆**、宁夏人，康熙四十九年任。**王世荣**、甘州人，康熙五十二年任。**雷世杰**、镶白旗汉军人，康熙五十五年任。**傅泽深**、镶黄旗汉军人，康熙五十七年任。**孙继宗**、固原人，行伍，雍正二年任。**周起凤**、陕西长安人，雍正四年任。**陈经纶**、固原人，雍正六年任。**李现光**、宁朔人，乾隆三年任。**神保**、正白旗满洲人，乾隆十二年任。**乌勒图**、镶红旗满洲人，乾隆十八年任。**德兴**、正兰旗满洲人，乾隆十九年任。**诚泰**、正黄旗满洲人，乾隆二十七年任。**陈圣谟**、固原人，乾隆三十四年任。**佛喜**、镶兰旗满洲人，乾隆四十三年任。

保兴、镶白旗满洲人，乾隆四十五年任。**彭之年**、湖南浏阳人，乾隆四十六年任。**增福**、镶红旗满洲人，乾隆五十一年任。**刘芬**、镶白旗汉军人，嘉庆八年任。**富德**、镶黄旗汉军人，嘉庆九年任。**马国用**、汉军出旗宁夏籍，嘉庆十五年任。**王觐垣**、甘肃靖远人，嘉庆二十年任。**窦德**、甘肃皋兰人，道光四年任。**刘允忠**、甘肃人，道光九年任。**马天锡**、宁夏人，道光十三年任。**王元**、道光十六年任。**吉昌**。镶兰旗满洲人，道光十九年任。

神木营参将道光二十二年奉文裁改。

窦光保、道光二十二年任。**托克托布**、镶红旗满洲人，道光二十年任。**田玉广**。贵州镇宁州人，光绪元年任。

波罗协副将

高宗、榆林府人，顺治七年任。**缑永庆**、辽阳人，顺治九年任。**沈应时**、辽东人，顺治十二年任。**宁献功**、辽阳人，顺治十八年任。**张国彦**、京卫人，康熙十年任。**程福亮**、河南永宁人，康熙十四年任。**郝喜**、镶白旗汉军人，康熙十八年任。**李兆捷**、河南人，康熙十九年任。**胡戴臣**、陕西咸宁人，康熙二十年任。**张朝瑞**、宣府人，康熙二十二年任。**熊经**、江南上元人，康熙三十一年任。**刘官统**、河南人，康熙三十二年任。**刘体义**、宁夏人，康熙三十八年任。**罗大虎**、宁夏人，康熙四十年任。**张其蕴**、镇番人，康熙四十二年任。**徐登甲**、京卫人，康熙四十五年任。**马天宠**、镶黄旗汉军人，康熙四十六年任。**赵良佐**、陕西人，康熙四十八年任。**陈俊**、汉军兰旗汉军人，康熙五十年任。**王治**、正白旗汉军人，康熙五十三年任。**王毓瑞**、正红旗汉军人，雍正元年任。**董如宣**、榆林府人，雍正三年任。**王纪**、山西太原人，雍正四年任。**刘永贵**、陕西人，雍正五年任。**金国泰**、

宛平县人，雍正八年任。**马顺**、固原人，雍正十三年任。**窦斌**、固原人，雍正十三年任。**马大用**、江南怀宁人，乾隆二年任。**武尔敦**、正白旗人，乾隆三年任。**王继**、乾隆十三年任。**石文彪**、湖北襄阳人，乾隆十八年任。**杨景达**、甘肃张掖人，乾隆十九年任。**苟兴**、镶兰旗汉军人，乾隆二十四年任。**王玉廷**、山西阳曲人，乾隆二十五年任。**蒋万贵**、浙江会稽人，乾隆二十九年任。**舒津泰**、镶白旗蒙古人，乾隆五十三年任。**三音毕理克图**。正黄旗满洲人，乾隆五十六任。

波罗营参将乾隆五十八年奉文裁改。

皂常保、嘉庆四年任。**胡定邦**、甘肃皋兰人，嘉庆二十一年任。**李嘉猷**、四川人，道光二十六年任。**松龄**、镶白旗满洲人，咸丰元年任。**福厚**、满洲人，咸丰二年任。**萧鸣章**、咸丰三年任。**袁学忠**、甘肃人，咸丰六年任。**博勒忠武**、正黄旗满洲人，咸丰年任。**张维义**、甘肃人，咸丰九年任。**阿章阿**、正白旗蒙古人，咸丰十年任。**德贵**、镶白旗满洲人，同治三年任。同治七年正月十三，回匪破波罗城，带兵堵剿，殉难。**特和布**、同治九年任。**王云孚**。湖南宁乡县人，同治十年任。

延安营参将

张祺、乾隆二十九年任。**袁琦**、乾隆三十一年任。**刘景昌**、山西人，乾隆四十五年任。**康世贵**、乾隆五十年任。**李应元**、嘉庆五年任。**安定邦**、嘉庆七年任。**赵煇曾**、道光二十三年任。**洪志高**、福建建安县人，道光二十六年任。**叶普崇额**、镶黄旗满洲人，咸丰二年任。**鞠殿华**、山东人，咸丰三年任。**德胜**、镶黄旗满洲人，咸丰四年任。**郭相忠**、咸丰八年任。**李玉珍**、同治四年任。**寿成**。镶黄旗蒙古人，同治十年任。

中营游击

珊燕泰、满洲人，乾隆二十七年任。**程鹏翼**、乾隆三十三年任。**观音保**、正黄旗满洲人，乾隆四十五年任。**何雄**、嘉庆七年任。**绰克图**、嘉庆十五年任。**宋钺**、嘉庆二十四年任。**张作功**、甘肃皋兰县人，道光八年任。**盛盛祥**、满洲人，道光十七年任。**秦起奉**、山西河曲县人，道光二十一年任。**乌拉理**、镶蓝旗满洲人，道光二十四年任。**吕祥**、甘肃河洲人，咸丰三年任。**米殿策**、咸丰八年任。**张滁升**、〔下底本漫漶阙〕同。〔下底本漫漶阙〕**陈国珍**。四川邛州大邑县人，同治十三年任。

左营游击[5]

夏国泰、〔下底本漫漶阙〕**卢凤**、乾隆四十五年任。**伯舒**、嘉庆六年任。**张承宠**、乾隆二十八年任。**徐应魁**、道光二十五年任。**德祥**、道光三十年任。**赵绍隆**、咸。〔下底本漫漶阙〕通。正红旗满洲人，咸丰八年任。**陈应春**。甘肃皋兰县人，同治四年任。**余成龙**。山□人，寄籍陕西安康县。同治九年任。

右营游击

德平、镶黄旗满洲人，乾隆二十六年任。**杨灏**、乾隆二十九年任。**倭星额**、嘉庆四年任。**隆顺**、正红旗满洲人，道光九年任。**池俊秀**、道光二十七年任。**朱廷瑞**、甘肃循化所人，道光二十九年任。**马骥**、咸丰元年任。**庆奎**、正红旗满洲人，咸丰十一年任。**李仕贵**、同治元年任。**李允芳**、四川阆中县人，同治三年任。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九日，带兵在榆林县属姬家坡打仗，阵亡。**慕寅**。甘肃固原州人，同治八年任。

黄甫营游击

额尔金布、乾隆五十年任。**王琯**、直隶清苑县人，乾隆六

十年任。**李志和**、道光二十年任。**富尔格讷**、道光二十六年任。**陈致和**、河南武陟县人，道光二十七年任。**珠克登**、镶黄旗满洲人，道光二十九年任。**荣光**、正白旗汉军人，咸丰四年任。**罗恒丰**。陕西洋县人，同治八年任。

定边营都司

德楞额、乾隆二十九年任。**何守林**、乾隆三十一年任。**田有成**、乾隆四十五年任。**何化龙**、嘉庆四年任。**李凤鸣**、嘉庆五年任。**方一彪**、嘉庆七年任。**李伏殿**、道光四年任。**常太**、正兰旗满洲人，道光六年任。**吉拉章阿**、镶黄旗满洲人，道光二十八年任。**张捷**、甘肃人，咸丰二年任。**张惠**、咸丰五年任。**罗建魁**、咸丰十一年任。**贺德昌**、同治四年任。**马庆长**、直隶河涧县人。由署左营游击任内带兵在于绥德州清涧县一带进剿，同治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绥德州属新店打仗阵亡。**毛成麒**、湖南人。同治八年任。**许嘉陞**。浙鸿程县人，光绪二年任。

安边堡都司

朱承受、嘉庆六年任。**盛福**、正白旗满洲人。道光六年任。**吴士珍**、道光二十五年任。**蒋镛**、甘肃皋兰人，咸丰元年任。**闵相儒**、安西敦煌县人，咸丰六年任。**王正邦**、甘肃伏羌县人，咸丰九年任。**张福**、同治四年任。**刘延春**、甘肃人，同治七年任。**李培桂**。陕西南郑县人，同治十年任。

靖边营都司

春明、乾隆五十年任。**曹玫**、嘉庆六年任。**柯连仲**、嘉庆八年任。**萧大宾**、湖南人，道光三年任。**春明**、正黄旗满洲人，咸丰元年任。**马雒**、甘肃皋兰县人，咸丰六年任。**杨天兴**、甘肃肃州人，同治四年任。**徐大田**。光绪五年任。

镇靖堡都司

祁祥、嘉庆六年任。**周成**、道光二十四年任。**叶荣**、陕西长安县人，道光二十八年任。**赵维杰**、甘肃皋兰县人，咸丰八年任。**金镇西**、陕西周至县人，同治元年任。**苏万得**。甘肃皋兰县人，同治四年任。

高家堡都司

车敦伦、山西人，道光六年任。**李仁**、道光二十四年任。**赵绍隆**、云南赵州人，道光二十九年任。**庆新**、正兰旗汉军人，咸丰八年任。同治七年正月十八日，回匪破城堡，带兵堵剿，殉难。**赵连科**。湖北人，同治十二年任。

镇羌堡都司

罗玉、甘肃高台县人，嘉庆二十一年任。**耿秉璨**、河南杞县人，道光九年任。**恩特恒**、道光二十年任。**史諴**、甘肃人，道光二十五年任。**郝槐年**、山西阳曲县人，咸丰二年任。**庆连**、镶黄旗满洲人，咸丰四年任。奉文由都司升补宁陕营参将，署神木营参将。任内于同治七年正月十九日回匪破城，带兵堵剿，殉难。**赵玉林**。同治八年任。

绥德营都司

程鹏翼、乾隆二十五年任。**李洳**、乾隆五十八年任。**张超**、嘉庆八年任。**马联魁**、道光四年任。**舒敬**、正白旗满州人，道光二十七年任。**高行之**、河南祥符县人，道光二十八年任。**李凤山**、云南太和县人。道光二十九年任。**梁生岳**、甘肃中卫县人，咸丰三年任。**梁凤山**、咸丰八年。〔下底本漫漶阙〕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回匪破州城，带兵堵剿，殉难。**德昌**、正黄旗汉军人，同治七年任。〔下底本漫漶阙〕交程道经波罗。同治七年正月

十三日，回匪破波罗，带兵堵剿，殉难。**赵法元**。陕西商州人，同治九年任。

鄜州营都司

李英魁、直隶定州人，道光二十六年任。**曹鹏彪**、河南陕州人，咸丰二年任。**张正隆**、湖北江夏县人，咸丰八年任。**阿拉金**、正黄旗满洲人，同治四年任。**赵德胜**。陕西南郑县人，同治八年任。

城守营都司

张义、乾隆五十一年任。**何毓龙**、嘉庆六年任。**杨秉毅**、嘉庆七年任。**赖英**、嘉庆十一年任。**炳辉**、正红旗满洲人，道光元年任。**冷震东**、道光二十四年任。**郭占魁**、道光二十八年任。**包明伦**、湖南凤凰所人，道光二十九年任。**胡万春**、贵州人，咸丰五年任。**王文焘**、咸丰六年任。**任夺魁**、山西人，咸丰六年任。**王烈**、正红旗汉军人，同治三年任。**王守基**。山东齐河县人，同治九年任。

神木营都司道光二十二年奉文改设守备。

王腾龙、嘉庆六年任。**阿穆昌阿**。正蓝旗蒙古人，道光四年任。

中营守备

马雒嘉、乾隆二十一年任。**周士勇**、乾隆二十九年任。**席殿魁**、道光四年任。**刘存禄**、道光九年任。**郭相忠**、道光十九年任。**周尚治**、甘肃循化所人，咸丰七年任。**马腾龙**。甘肃静宁州人，咸丰九年任。

左营守备

姚元奋、乾隆二十九年任。**赵有仓**、嘉庆五年任。**顾应**

全、嘉庆六年任。**张文魁**、嘉庆六年任。**德恩**、镶蓝旗满洲人，道光二十四年任。**年承宠**、陕西长安县人。咸丰元年任。**张富**、咸丰八年任。**解玉龙**、同治元年任。**赵会**、甘肃人。同治元年任。**朱恒胜**、安徽桐城县人。同治十一年任。**詹仁**、陕西宁陕所人，光绪三年任。**瞿正元**、光绪四年任。**陈克昆**。湖南耒阳县人，光绪六年任。

右营守备

全忠、乾隆二十七年任。**王建功**、甘肃皋兰县人，道光二十九年任。**张登科**、甘肃人，咸丰二年任。**龙孔泽**、咸丰八年任。**王殿臣**、甘肃皋兰县人，咸丰八年任。**邱得**、直隶威县人，同治八年任。**赵廷璋**、甘肃人，同治十一年任。**郝兴邦**、甘肃人，同治十三年任。**金造**。光绪五年任。

神木营守备

马殿甲、道光二十四年任。**郝槐年**、山西阳曲县人，道光二十六年任。**王光龙**、直隶人，咸丰三年任。**张斌**、甘肃人，咸丰十年任。**喻正祥**、同治五年任。**江宗利**、陕西留坝所人，同治十一年任。**马喜成**。陕西洛阳县人，光绪元年任。

麻地沟营守备

焦士忠、甘肃张掖县人，道光二十九年任。**焦荫成**、陕西南郑县人，咸丰元年任。**金尚仁**、陕西人，咸丰六年任。**陆海**、甘肃皋兰县人，同治四年任。**聂成**、同治九年任。**徐步蟾**。湖南耒阳县人，光绪元年任。

木瓜园堡守备咸丰十一年奉文改设千总。

张奋喜、甘肃迪化州人，道光二十四年任。**吴亨桢**、甘肃固原州人，道光二十六年任。**马连科**、甘肃宁夏县人，道光二十

九年任。**马兴**、咸丰元年任。**杨占鳌**、咸丰六年任。**马定泰**。山西人，咸丰九年任。

波罗营守备

吴廷楷、嘉庆六年任。**边奏凯**、嘉庆七年任。**罗光元**、嘉庆八年任。**魏明栋**、道光十四年任。**李恒英**、镶红旗汉军人，道光十六年任。**于万春**、甘肃皋兰县人，道光二十九年任。**杨清**、江西万载县人。咸丰三年任。**王大勇**、咸丰五年任。**吕松尧**、同治四年任。**姜梦熊**。甘肃皋兰县人，同治八年任。

延安营守备

孙廷芳、嘉庆六年任。**胡太平**、广东顺德县人。道光十年任。**刘鹤翔**、江西万安县人，道光二十二年任。**张克明**、道光二十九年任。**王正邦**、甘肃伏羌县人，咸丰元年任。**王勇**、甘肃循化厅人，同治四年任。**朱汇源**、江苏安东县人，同治六年任。**罗怀珍**、甘肃人，同治八年任。**杨有发**。四川乐至县人，光绪三年任。

《镇志》重修成于城堡同知谭公吉璁之手。《官师志》武职姓氏载至康熙十二年止。因《志》成于是岁，故耳后来者缺焉。《府志》修于道光二十一年，虽续有开列，未能与《镇志》合为一书。

余讲武余间，依次查考，粲如眉列。其中致身显要，效命慷慨，大有人在。倘再任泯漠无闻，何以为志？遂补镌于后。犹有遗漏，俟访确再附骥尾。

光绪七年二月辛巳中浣楚南兰亭氏谭仁芳志[6]。

【校勘记】

〔1〕 绥德人　万历《志》卷二《建官》作"甘州卫人"。

〔2〕 李晨恩马德昌柯彩　此三人底本与康熙本并缺，据乾隆本补录。

〔3〕 谢朝恩　恩，万历《志》卷二《建官》作"思"。

〔4〕 镶白旗汉军人乾隆十一年任　镶，原作"廂"，据文意改。下同。

〔5〕 左营游击　底本漫漶，原脱"击"，据上下文例补。

〔6〕 光绪七年辛巳二月中浣楚南兰亭氏谭仁芳志　底本脱"辛巳二月亭氏谭仁芳志"十字，据复旦图书馆藏本补。

卷三之三　官师志

名　宦上

秦

蒙恬　齐人也。家世秦将，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翟，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遂逾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始皇崩于沙丘，赵高乃与丞相李斯阴谋立胡亥为太子。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恬竟吞药自杀。

评曰：扶苏与蒙恬拥兵三十万，得尺一之诏，即吞声自杀。为子死孝，为臣死忠，三代以下，不少概见者也。余尝过绥德，见二冢对峙，时有白虹乍见乍隐，岂非浩气之常存者哉。然长城之筑，始于赵之阴山，燕之襄平，魏之滨洛，秦不过踵而行之，至今为万世利。而秦独蒙恶声，恬又以地脉为罪。悲夫！

汉

李广　陇西成纪人。孝景初，为陇西都尉，累徙为上

郡太守。后召为北平太守，号曰“汉飞将军”。

冯野王 字君卿。受业博士，通《诗》。少以父奉世任，为太子中庶子，迁为大鸿胪。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备九卿，以秩出为上郡太守，加赐黄金百斤。朔方刺史萧育奏封事，荐言“野王行能高妙，内足与图身，外足以虑化[①]。窃惜野王怀国之宝，而不得陪朝廷与朝者并。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贤复入，明国家乐进贤也。”因拜为琅邪太守。

冯立 字圣卿，野王弟，通《春秋》。以父任为郎，稍迁诸曹。竟宁中，以王舅出为五原属国都尉。数年，迁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职公廉，治行略与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贷，好为条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为太守，歌之曰：“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惠吏民，政如鲁、卫德化均，周公、康叔犹二君。”后迁为东海太守。

评曰：余读《汉书》，至《循吏传》，大都以善条教称。今副使高公见属吏，视之如子弟，谆谆戒谕，以宽和为治。且又刻所为《当官功格》一书，分部宣布，一时田里安乐，盗贼屏息，狱讼衰止，禀禀乎庶几德让之风矣。

崔寔 字子真，安平人。为五原太守，土宜麻枲[②]，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

① 虑化：谋及事物的转化。
② 枲：大麻的雄株，只开雄花、不结果实。

而出。寔至官，斥卖储偫[1]，为作纺绩[2]、织纴[3]、练缊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时羌寇连入云中、朔方，杀略吏民，一岁至九奔命。寔整厉士马，严烽候，寇不敢犯，常为边最[4]。以病征，拜仪郎。

北　魏

莫云　雁门繁峙人。好学善射。道武时，尝典选曹，赐爵安德侯。迁执金吾，参军国谋议。太武克赫连昌，诏云与常山王素留镇统万，进爵安定公。云抚慰新旧，皆得其所。卒，谥敬。

娄伏连　代人也。忠厚有器量。道武初，以功赐爵安邑侯。太武即位，进爵为王。后镇统万。薨。

长孙俭　代人。孝昌中，边方骚动[1]，俭初假东夏州防城大都督，从尔朱天光破宿勤明达等，以功赐爵索卢侯。周文帝临夏州，以为录事，参军事，深敬器之。后为西夏州刺史，总统三夏州诸军事。

尉元　字苟仁，代人也。以善射称，为羽林中郎。太和初，征为内都大官。既而出为使持节、镇西大将军、开府、统万[2]，甚得人心。进爵淮阳王。

评曰：三雍[5]之礼，自东汉以后废而不举者久矣。

---

① 储偫：储备，特指存储物资以备需用。
② 绩：把麻搓捻成线或绳。
③ 纴：布帛的丝缕。
④ 最：第一。
⑤ 三雍：汉时对辟雍、明堂、灵台的总称。

魏孝文以尉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而亲袒割焉。呜呼，衣冠礼乐至今犹可想见。经纬开地之谥，岂虚也哉？

刁雍 字淑和，渤海饶安人。与司马休之等归魏。后除薄骨律镇将。雍以西土乏雨，表求凿渠，溉公私田。又奉诏以高平、安定、统万及薄骨律等四镇，出车牛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以供军粮。道多深沙，车牛艰阻，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水运。又以所绾边表，常惧不虞，造城储谷，置兵备守。诏即名为刁公城，以旌功焉。

源子雍[3] 西平乐都人，字灵和。少好文雅，笃志于学，推诚待士，士多归之。累迁夏州刺史。时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反乱。子雍撄城自守。城中粮尽，煮马皮而食之，众无贰心。子雍欲自出求粮，留其子延伯守统万。寮属佥云："未若弃城，父子俱去，更展规略。"子雍泣曰："吾世荷国恩，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遂自率羸弱，向东夏运粮[4]。延伯与将士哭而送之。子雍行数日，为朔方戎帅曹阿各拔邀击，擒之。子邕潜遣人赍书，敕城中努力固守，阖城忧惧。子雍雅为羌人所敬，常以百姓礼事之。子雍为陈祸福，会阿各拔死，弟桑生竟随子雍降。时为北海王颢为大行台，子雍具陈诸贼可灭状。颢给子雍兵，令其先出。时东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结。子雍转战而前，九旬之中凡数十战，乃平东夏[5]，征税租粟，运粮统万，二夏渐宁。后封乐平县开国公[6]。

周

宇文测　字澄镜，文帝族子也。尚宣武女阳平公主，拜附马都尉。封广川县伯。转行绥州事。每岁河冰合后，突厥即来寇掠。先是常预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7]。测至，皆令安堵。乃于要路数百处并多积柴，仍远斥候，知其动静。是年冬，突厥从连谷入寇，去界数十里。测命积柴处一时纵火，突厥谓大军至，惧而遁走，委弃杂畜辎重不可胜数。自是不敢复至。测因请置戍兵以备之。后为太子少保。卒，谥靖。

韦叔裕　字孝宽，京兆杜陵人。延州总管，进位上柱国。

贺拔胜　神武尖山人也。少有志操，善左右驰射，北边莫不推其胆略。朔州刺史费穆奇胜才，委以兵事。时广阳王深在五原，为破六韩贼所围，召胜为军主。以功拜统军，封易阳县伯[8]。周文帝每云："诸将对敌，神色皆动，惟贺拔公临阵如平常，真大勇也。"卒，谥贞献。

李檦　字云杰，陇西成纪人。长不盈五尺，性果决，有胆气。为周文帝帐内都督，从复弘农，破沙苑。以功进爵汝南郡公。出为总管延、绥、丹三州诸军事、延州刺史，卒官。

辛威　陇西人。封白土县伯。鄜州刺史。

陆通　字仲明，吴郡人也。少敦敏好学，有志节。周文帝时在夏州，引为帐内督。后以迎孝武功，封都昌县

伯。从平赵青雀，进爵绥德郡公。

王庆 字兴庆，太原祁人也。少开悟，有才略。初从周文帝征伐，有战功。晋公护引为典签，授大都督。进爵始安县男。行小宾部。使吐谷浑，论分疆和好之事。复与宇文贵使突厥逆女。频岁出使，信著北蕃。除延州总管，进位柱国。

隋

贺娄子干 字万寿，本代人也。少以骁武知名。仕周，累迁少司丞，封思安县子。开皇元年，吐谷浑寇凉州，子干以行军总管击之，功最。吐谷浑复寇边，帝以子干习边事，授榆关总管。还拜云州总管，以突厥所献马百匹、羊千口以赐之。乃下书曰："自公守北门，风尘不警，突厥所献，还以赐公。"母忧去职。卒，赠怀、魏等四州刺史，谥怀。

杜彦 云中人也。性勇决，善骑射。仕周，以军功累迁陇州刺史。开皇初，授丹州刺史，进爵为公。及云州总管贺娄子干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谓侍臣曰："榆林国之重镇，安得子干之辈乎？"后数日，上曰："莫过杜彦。"于是征拜云州总管。

董纯 字德厚，陇西成纪人。榆林太守。

郭荣 字长荣，自云太原人也。容貌魁岸，外疏内密，与交者多爱之。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亲信。以功授大都督。护又以稽戎数为寇，使绥集之。荣于上郡、延安

筑周昌、弘信、广安、招远、咸宁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戎由是不能为寇。隋受禅，进爵蒲城郡公。谥恭。

鱼俱罗　冯翊下邽人。隋文帝时，以功进位柱国，拜丰州总管，突厥入境辄禽斩之。自是屏迹，不敢畜牧于塞下。

张衡　字建平，河内人。榆林太守。

唐

张长逊　京兆栎阳人。精弛射，以平陈功擢上开府。累迁五原郡通守。遭乱，附突厥，号为割利特勒。义兵起，以郡降，即拜五原太守、安化郡公，徙封范阳。时梁师都、薛举请突厥兵南渡河，长逊矫作诏与莫贺咄设，以伐其谋，突厥兵不出。武德元年，诏右武侯骠骑将军高世静聘始毕可汗，至丰州而始毕死，诏留金币不遣。突厥怒，引兵南至河。长逊遣世静出塞劳之，且若专致赙赐者，始引还。授总管，改杨国公。及讨薛举，不待命，辄引兵会，赐锦袍金甲。或谮长逊居丰久，恐与突厥为唇齿，乃请入朝，授右武侯将军，徙息国公。

张仁愿　华州下邽人。有文武材。武后时，累迁殿中侍御史。万岁通天中，为中丞、检校幽州都督。默啜寇赵、定，还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贼引去。迁并州都督长史。三年，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为突厥所败，诏仁愿摄御史大夫，击破之。始，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界。北崖有拂云祠，突厥每犯边，必先谒祠祷解，然后料兵渡河而南。

时默啜悉兵西击，仁愿乘虚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绝南寇路。以拂云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灵武，东城南直榆林，三垒相距各四百余里，其北皆大碛也，斥地三百里而远。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马，朔方亦无寇。岁省费亿计，减镇兵数万。景龙二年，拜左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封韩国公。

评曰：兵法云："攻不足者守有余。"韩公筑三城，诚保胜安边之策也。然斥地三百里，烽候千三百所，而史更称为省费减兵者何也？岂略地益远，而大碛荒城之中可不留兵、不运粮而自足乎？昔汉赵充国之击羌戎也，神爵元年春至金城[9]。其秋，充国病，以十二月进兵，作屯田奏，往复辨难者逾时。及明年五月，充国振旅而还，则屯田之利未见矣。后世皆以罢骑兵省大费制西域称之，吾尤不得其解矣。或兵固有先声而夺人者与？不然则作史之过也。

颜真卿　字清臣，琅玡人。秘书监师古五世从孙。开元中，举进士。迁监察御史，使河、陇。时五原有冤狱久不决，天甚旱，真卿辨狱而雨，郡人呼为"御史雨"。迁殿中侍御史[10]。宰相杨国忠恶之，出为平原太守，更封鲁郡公。后为李希烈所害。谥文忠。

评曰：疏刺史姓名于屏风者，贞观之治也[11]。不知真卿作何状者，天宝之乱也。夫共治天下者，为二千石，乃至忘其姓名。唐之不亡，幸耳。呜呼，治乱得失之原，岂不较然也哉。

李国臣　河西人，本姓安。力能抉关，以折冲从收鱼海五城，迁中郎将。后为朔方将，积劳擢云麾大将军，赐姓李。从光弼守河阳，累封临川郡王。大历八年，为盐州刺史。吐蕃败浑瑊于黄菩原，将略汧、陇，国臣谓人曰："敌乘胜，必扰京师，我趋秦原，彼当反顾。"乃引兵登安乐山，鸣鼓而西，日行三十里。吐蕃闻之，自百里城回军，逾险，瑊因击败之。卒，赠扬州大都督。

郭子仪　华州郑人。长七尺二寸。以武举异等补左卫长史，累迁单于副都护、振远军使。天宝八载，木剌山始筑横塞军，即以子仪为使。又兼九原太守，封汾阳郡王，赐铁券，图形凌烟阁，赐号"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

评曰：朱子《纲目》书，命郭子仪等九节度讨安庆绪，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是兵未战而先见败征矣。岂待相州之溃哉？哥舒之败，败于中使，此天宝之近事也。肃宗恬不知戒，所谓"载蹶而坠其贻燕"者非耶？至宣宗朝，刘皋为盐州刺史，甚有威名。监军使杨元价诬奏皋谋判，函首以进，阎朝公卿诤之。帝重违百辟之言，始坐以专杀之罪。一再传而令孜召黄巢之乱，季述逮全忠之逆，不亦宜乎？

李景略　幽州良乡人。以荫补幽州府功曹参军。大历末，客河中，阖门读书。李怀光为朔方节度使，署巡官。五原将张光杀其妻，以货市狱，前后不能决，景略核实，论杀之，迁大理司直。灵武节度使杜希全表置于府，累转侍御史、丰州刺史。回鹘使至，皆拜景略于庭，威名闻塞外。及为河东行军司马留后，李说忌之。回鹘梅录入贡，过大

原，说与之宴。梅录争坐次，说不能遏，景略叱之。梅录识其声，趋前拜之曰："非丰州李端公耶？"遂就下坐。说益不平，乃厚赂窦文场使去之。会有传回鹘将入寇者，帝以丰州当寇冲，择可守者，文场因荐景略。丰州穷边气寒，土瘠民贫，景略以勤俭帅众，与士同甘苦。凿咸应、永清二渠，溉田数百顷。二岁之后，储备完实，雄于北边。卒，赠工部尚书。

郭锋 麟州刺史。贞元十二年，吐蕃徐舍人寇麟州。徐舍人者，司空英公五代孙，流播绝域，至是率师攻陷麟州，锋死之。

评曰：徐敬业与骆宾王兵败，宾王亡命为僧，往来杭州，与宋之问吟和《灵隐寺》诗。又相传敬业亦脱去，为僧于衡山。每疑好事者为之。今英公之孙在绝域，则敬业、宾王之不死信矣。刘之遴有诗曰："传闻伏不斗，化为支道林。"古之变服出家者，岂止徐、骆也哉？

李听 字正恩，洮州临潭人，憕之弟。以功兼御史大夫，夏绥银宥节度使。灵盐部有光禄渠，久废，听始复屯田，以省转饷，即引渠溉塞下地千顷，后赖其饶。进检校工部尚书。

任迪简 京兆万年人。擢进士第。天德李景略表佐其军。会宴客，而行酒者误进醯。景略用法严，常以饮食杀人。迪简不忍，饮为醢，徐以他辞请易之。归咯血，不以闻，军中悦其长者。景略卒，举军请为帅，监军使拘迪简，不听，众大呼，破户出之。德宗遣使者察变，具得所以然，乃授丰州刺史。卒，赠刑部尚书，谥襄。

石雄　徐州人。系寒，不知其先所来。少为牙校，敢毅善战，气盖军中。党项扰河西，召雄隶振武刘沔军，破羌有劳。会昌初，回鹘入寇，连年掠云、朔，牙五原塞下。诏雄为天德防御副使，兼朔州刺史，佐刘沔屯云州。沔召雄谋曰："回鹘离散，当除久矣。国家以公主故，不亟攻。我径趋其牙，迎公主归。有如不捷，吾则死之。"雄曰："诺。"即选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拔三千骑，夜发马邑。旦登振武城望之，见翟车十余乘，从者朱碧衣，谍者曰："公主帐也。"雄使谍喻之曰："天子取公主，兵合，第无动。"雄穴城夜出，纵牛马鼓噪，直捣乌介帐。可汗大骇，单骑走，遂迎公主还。进丰州防御使。

戴休颜　字休颜，夏州人。家世尚武，志胆不常。郭子仪引为大将军。谕平党项羌。封济阴郡公，进封咸宁郡王，兼朔方节度副使。城邠州功最，迁盐州刺史。

李福　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孙[12]，宰相石之弟也。大中初，为右谏议大夫，时党项反，帝颇知边帅利其羊马，数欺夺之，或妄诛杀，党项不胜愤怨，故反，乃以福为夏绥节度使。自是继选儒臣以代边帅之贪暴者，党项由是遂安。

五　代

高万兴　河西人也。唐末，河西属李茂贞。茂贞将胡敬璋为延州刺史，万兴与其弟万金俱事敬璋，为骑将。敬璋死，其将刘万子代为刺史。梁开平二年，其将许从实杀万子，自为延州刺史。万兴兄弟以其部下数千人降梁。

梁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刘知俊以兵应万兴，攻丹州、延州，执其刺史。梁太祖乃以万兴为延州刺史、忠义军节度使。累迁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渤海郡王。贞明四年，万金卒，乃以万兴为鄜延节度使，进封延安郡王。万兴兄弟皆骁勇，而未尝立战功。然以戍兵降梁，梁取鄜、坊、丹、延自万兴始，故其兄弟世守其土。

折从阮 云中大族也。石晋时为府州团练使。初晋割地赂契丹，府州与焉。会契丹欲尽徙河西之民以实辽东，州人大恐，从阮保险拒之。及晋与契丹绝，从阮引兵深入其境，拔胜州千余寨。从阮至周、汉末独据府州，控扼西北，中国赖之。升为邠宁节度使。仕周，至静难军节度使。

宋

折德扆 世居云中，为大族。父从阮镇府州时，署德扆为马步军都校。广顺间，周世宗建府州为永安军，以德扆为节度使。时从阮镇邠宁，父子俱领节镇，时人荣之。显德中，德扆率师攻下河市镇。入朝，以其弟德愿权总州事。时世宗南征，还次通许桥，德扆迎谒，厚加赐赉。德愿又破并军五百余于沙谷寨。宋初，德扆又破河东沙谷寨。建隆二年来朝，待遇有加，遣归镇。乾德元年，败太原军于城下，擒其将杨璘。二年，卒。子御勋、御卿。

折御勋 字世隆。德扆镇府州日，表为右职。德扆卒，以御勋领汾州团练使、权知府州事。改泰宁军节度

使，留京师。卒。

折御卿　幼补节院使。御勋知州事，署为兵马都校[13]。御勋徙镇，召为闲厩副使、知府州。太宗征河东，命御卿与尹宪领屯兵同攻岚州，又破岢岚军，遂下岚州，又杀其宪州刺史霍翊，又擒其将马延忠等七人。迁崇仪使。淳化三年，凡四迁而为府州观察使。五年，拜永安军节度使。既而契丹众万余入寇，御卿大败之于子河汊，其大将韩德威仅以身免。岁余，御卿被病，德威率众来侵，为报子河汊之役。御卿力疾出战，其母密遣人召归，御卿曰："世受国恩，边寇未灭，御卿罪也。今临敌弃士卒自便，不可。死于军中乃其分也。为白太夫人，无念我，忠孝岂两全！"言讫泣下。翌日卒，上闻，悼惜久之，赠侍中，以其子惟正为洛苑使、知州事。惟正归朝，以其弟惟昌继之。

折惟昌　知府州事。咸平二年，河西黄女族长蒙异保及惟昌所部啜讹引赵保吉之众人寇麟州万户谷，进至松花寨，惟昌与从叔海超、弟惟信率兵赴战。会保吉兵众，官军不敌。惟昌臂中流矢坠马，摄弓起，得裨将马突围出，海超及惟信没焉。九月，保吉党万私保移埋复来寇，惟昌战于埋并峰[14]，败走之。又破言泥族拔黄寨，焚其器甲、车帐，俘斩甚众，以功领富州刺史。景德元年，与王万海等破贼寨，获刍粮抵麟州。秋，入朔州界，破狼水寨。明年，拜兴州刺史。大中祥符二年，表求赴阙。真宗命近臣与射于苑中，宴赐甚厚。上言："先臣御卿蒙赐旗三十竿以壮军容，请别给赐。"许之。七年，命河东民运粮

赴麟州，当出兵为援，惟昌力疾领步骑屯宁远寨，冒风沙行，以疾卒。弟惟忠继之。

折惟忠 字彦臣。初以兄惟信战没，补西头供奉官，擢阎门祇侯。及惟昌卒，以惟忠为六宅使、知府州兼麟府路都巡检史，领普州刺史，进简州团练使。丧母，起复云麾将军。卒。惟忠知兵事。天圣中，契丹与夏国会兵境上，声言嫁娶。惟忠觇得其实，率麾下往备之，戒士卒毋轻动。一夕风霾，有骑走营中，以为寇至，惟忠坚卧不动，徐命擒之，得数逸马，盖贼所纵也。子继宣嗣州事。宝元中，继宣坐苛虐，绌为左监门卫将军，擢其弟继闵嗣州事。

折继闵 字广孝。庆历中，元昊兵攻麟州，不克，进围州城。城险且坚，东南有水门，厓壁峭绝，阻河。贼缘厓腹微径鱼贯而前，城中矢石乱下，贼转攻城北，士卒复力战，贼死伤甚众，遂引去。继闵以城守劳，特迁宫苑使。自元昊反，继闵招辑归业者三千余户。皇祐二年，卒，以其弟继祖嗣州事。

折继祖 字应之。由右侍禁迁西染院使，累转皇城使、成州团练使，蒞官二十余年。奏乞书籍，仁宗赐以九经。韩绛发河东兵城啰兀，继祖为先锋，深入敌帐，降部落八百户[15]。加解州防御使。卒。继祖有子，当袭州事，请以授兄之子克柔，诏从之。

孙全照 字继明，莫州清苑人。以荫补殿直，隶幽州部署曹彬麾下，迁供奉官，为广韶、鄜延二路都巡检使。淳化五年，率兵与李继隆克绥州，因与张崇贵等同戍守之。俄护屯兵于夏州，兼知州事。召还，为延州监军兼阿

都关卢关路都巡检事。咸平时，改知顺安军，代还，复为环庆路钤辖，与李继和规度灵州道路。将城绥州，以慕兴为绥州路部署，全照为钤辖。既调兵夫三万余，全照言其非便，乃罢。赵德明纳款，朝议减西鄙戍兵，令屯近地，因徙全照知永兴军，仍拜四方馆使。

李继隆　字霸图，潞州上党人。以父处耘荫补供奉官，督荆河漕运。江南平，录功迁庄宅副使，改六宅使。后为镇州都监。李继迁叛，命继隆与田仁朗、王侁率兵击之。四月，出银州北，破悉利诸族，牛马、铠仗所获尤多。又出开光谷西杏子坪，破保寺、保香族[16]，复破没邵浪、悉讹诸族，及浊轮川东、兔头川西，俘斩数千计。引师至监城，吴移、越移四族来降，惟岌伽罗腻十四族怙其众不下，乃与尹宪袭击，破之。俄改领静难军节度使。时夏州赵保忠与继迁连谋，朝廷患之。又绥州牙校高文岳举城效顺，河外蕃汉大扰，以继隆为河西行营都部署。既而继迁遁去，擒保忠以献。会密诏废夏州，隳其城。继隆命秦翰与弟继和及高继勋同入奏，以为朔方古镇，贼所窥觎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贼；并请于银、夏两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冲，且为内属蕃部之障蔽，而断贼粮运。皆不报。至道二年，为灵环十州都部署，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谥忠武。

曹璨　字韬光，真定灵寿人。济阳郡王彬之子。性沉毅，善射，以荫补供奉官。淳化三年[17]，擢为镇州行营钤辖，徙绥、银、夏、麟、府等州钤辖。契丹入寇，屡战有功。至道初，迁四方馆使、知灵州。徙河西钤辖，鄜延路

副都部署，充麟、府、浊轮副部署。出蕃兵邀击继迁，俘馘甚众。入为枢密都承旨，连拜彰国、保静、武宁、忠武等军节度使。

石保兴 字光裔，开封浚仪人，守信子。建隆初，以荫补供奉官，拜如京使。李继迁入钞，徙银、夏、绥、府都巡检使。尝巡罨子寨，并黑水河，趣谷中，夏人知之，以数千骑据险，渡河求战。保兴所部不满二千人，乃分短兵伏于河浒，俟其半渡，击之，斩首百余级，追北数十里。优诏褒美。淳化五年，改夏、绥、麟、府州钤辖。至道二年，徙延州都巡检使兼署州事。改本路副都部署，与范重召等五路讨贼。猝与岌伽罗膩数族遇，保兴选敢死士数百人衔枚夜击，歼之。自是吴移、越移诸族归降。还，至乌、白池，贼又为方阵来拒。保兴麾众出入阵中，会乘马中流矢，复易骑而进，且行且斗，凡三日四十二战，贼为辟易。咸平五年，以疾归京师，卒。

狄青 字汉臣，汾州西河人。善骑射。宝元初，赵元昊反，诏择卫士徙边，以青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时偏将屡为贼败，士卒多畏怯。青行常为先锋者，四年前后大小二十五战，数中流矢。破金汤城，略宥州，屠唬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族，燔积聚数万。又城桥子谷，筑招安、丰林、新寨、大郎等堡，皆扼贼要害。尝战安远，被创甚，闻寇至，即驰赴，众争前为用。临敌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后以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擢枢密副使。卒，赠中书令，谥武襄。

评曰：狄武襄，西河书佐也。逋罪入京，窜名赤籍，

以三班差使殿侍出为清涧城指挥使。种世衡知城，范文正帅鄜延，料阅军书。至夜，分从者皆休，唯青不懈，呼之即至。每从事两手如玉，种以此异之，授以兵法。又延[1]之于范公，遂成名。此张舜民《画墁录》也，可补本传所不及。又梅尧臣《碧云騢》曰：狄青与文彦博同乡，青建节[2]知延州，彦博令客诣青曰："延州之行，我有力焉。合奏异姓一人，当以客为请。"青遂奏客为试校书郎。会伐蛮贼，败走归洞，乃除青为枢密使。此岂实录乎？然当时之名臣若韩忠献公、范文正公皆有贬辞，又何论于潞公耶。存之，以俟学古者。

吴育　字春卿，建安人。举进士试，礼部第一。历知太常礼院。元昊僭号，议出兵，育独建言："元昊已僭舆服，势必不能自削，宜援国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顺附而收之。"不报。育复言："宜先谕以文诰，尚不宾，姑严守御。"时方锐意讨之，而诸将多覆军者，卒以无功，乃封元昊为夏国主，如育议。育又上言："真宗命潘罗支攻杀李继迁，而德明乃降。元昊第见朝廷比年与西域诸戎不通朝贡，乃得以利啖邻境，固其巢穴，无肘腋之患。请募士谕唃厮啰及他番部，离散党与，使并力以攻，而均其恩赐，此伐谋之要也。"久之，除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判延州。复以为资政殿大学士。卒，谥正肃。

明镐　字化基，密州安丘人。进士。知同州，未逾

① 延：引进。
② 建节：执持符节。古代使臣受命，必建节以为凭信。

月，会元昊寇延州，起为陕西转运使。夏人破金明寨，既去，议修复。帅臣拥兵不即进，而镐以百余骑，自督将士，一月而城成。贼又破丰州，擢天章阁待制、河东都转运使。修建宁、中候、百胜寨，镇川、清塞堡，凡五城，以劳迁左司郎中，擢龙图阁直学士。

庞籍 字醇之，单州武城人。及进士第。景祐三年，进天章阁待制。元昊反，为陕西都转运使。进龙图阁直学士、知延州。俄兼鄜延都总管、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明年，改延州观察使，力辞，换左谏议大夫。自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门、安元、栲栳寨，破五龙川，边民焚掠殆尽，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万无壁垒，皆散处城中，畏籍，莫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浑州川，土沃衍。川尾曰桥子谷，寇所出入之道也。使部将狄青将万余人，筑招安寨于谷旁，数募民耕种，以赡军。悉复所亡地，筑十一城。颇更阵法，损益兵械。元昊遣李文贵赍野利旺荣书来送款，籍曰："此诈也。"乃屯兵青涧城。后数月，果入寇，籍召文贵开谕之，遣去。既而元昊又以旺荣书来，会帝厌兵，因招怀之，遣籍报书，使者往返逾年。又遣贺从勖来，改名曩霄，称男不称臣。籍送从勖至阙下，因便言："羌久不通和市，国人愁怨。今辞理寖[①]顺，必有改事中国之心，请遣使者申谕之。"朝廷采用其策。元昊既臣，召籍为枢密副使，改参知政事、知并州。坐[②]擅听[③]麟州筑堡白草平，而州将

① 寖：逐渐。
② 坐：由于。
③ 听：顺从，接受别人的意见。

武勘等为夏人所败，复为观文殿大学士。徙定州，上章告老，寻以太子太保致仕，封颍国公。薨，谥庄敏。

韩琦　字稚圭，相州安阳人。举进士。累官拜右司谏。赵元昊反，琦论西师形势甚悉，即拜为陕西安抚使。进枢密院学士，副夏竦为经略安抚、招讨使。诏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发以致贼，而合府固争，元昊遂寇镇戎。琦画攻守二策驰入奏，仁宗用攻策，乃诏鄜延、泾原同出征。既而任福败于好水川，琦上章自劾，夺一官，知秦州。久之，还旧职，为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屯泾州。元昊称臣，召为枢密副使，加门下侍郎，进封魏国公。会种谔擅取绥州，西边俶扰[1]，改判永兴军，经略陕西。琦初言绥州不当取，已而夏人诱杀杨定，琦复言："贼既如此，绥今不可弃。"枢密院以初议诘之，琦具论其故，卒存之。熙宁八年，换节永兴军，再任未拜而薨，赠尚书令。谥忠献。

范仲淹　字希文，苏州人。登进士第。元昊反，召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改陕西都转运使。会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进仲淹龙图阁直学士副之。时延州诸寨多失守，仲淹请自行。诏兼知延州，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六将领之，日夜训练，量贼众寡，使更出御敌。又修承平、永平等寨招还流亡，定堡障，通斥堠[2]，城十二寨。于是羌汉之民，相踵归业。既而元昊归陷将高延德，因与仲淹约和，仲淹为书戒喻之属。任福败好水川，元昊答书

① 俶扰：开始扰乱。
② 斥堠：边疆侦察敌情的哨所，亦指侦察的人。

不逊，仲淹对使焚之。大臣以为不当辄通书，又不当辄焚其书，降秩知耀州，徙庆州，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进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元昊请和，召拜枢密副使，改参知政事。会边陲有警，以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请弃之，仲淹为修故寨，流亡还者三千余户。又奏免府州商税，河外遂安。乃以为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宣抚使、知邠州。卒，赠兵部尚书，谥文正。

评曰：兵法曰："庙算[①]胜。"又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若将不能矣，而庙堂又无算以胜之，威何得不绌，国何得不蹙哉？善夫，欧阳子之言曰："宝元中，赵元昊叛，朝廷命将讨伐，以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各置经略安抚招讨使。余以为四路皆内地也，当如故事，置灵夏四面行营招讨使。今自于境内，何所招讨？因窃料王师必不能出境。其后用兵五六年，刘平、任福、葛怀敏三大将，皆自战其地而大败。由是至于罢兵，竟不能出师。"其亦《春秋》责贤者备之意与？

曹光实　雅州百丈人。少武勇。嗣父职，迁永平军节度管内捕盗游奕使。太平兴国五年，李继捧之入朝也，以光实为银、夏、绥、麟、府、丰、宥州都巡检使。继捧弟继迁逃入蕃落，为边患，光实乘间掩袭至地斤泽，俘斩甚众，破其族帐，获继迁母妻及牛羊万计。继迁仅免，使人给[②]

① 庙算：战役之前的战略筹划。
② 给：欺诳。

光实请降。光实信之，定期于葭芦川。光实从数百骑往，伏兵起，遂遇害。

王德用　字元辅，赵州人，鲁国公超之子也。至道二年，分五路出兵击李继迁，超帅兵六万出绥、夏，德用年十七，为先锋，将万人战铁门关，俘斩甚众。进师乌白池，他将多失道不至，贼势锐甚，超按兵不进，德用请乘之，简精兵五千，转战三日，敌稍却。超抚其背曰："王氏有子矣。"累迁内殿崇班，拜检校太保，签书枢密院副使。德用状貌雄毅，面黑，颔以下白皙，人皆异之，呼曰"黑王相公"。言者论德用"貌类艺祖[1]，宅枕乾冈[2]"，遂罢为武宁军节度使，出知随州，谢表云："状类艺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冈，朝廷所赐[18]。"时人多[3]之。后封冀国公。

向敏中　字常之，开封人。进士。为著作郎，召见便殿[4]，占对明畅，太宗善之，尝飞白[5]书敏中洎[6]张咏二名付中书，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将用之。"并命为枢密直学士。咸平初，拜兵部侍郎、参知政事。罢为户部侍郎，出知永兴军。夏州李继迁为潘罗支射伤，兵败，自度孤危且死，属其子德明曰："必归宋。"继迁卒，德明遂纳款，就命敏中为鄜延路缘边安抚使，俄还京兆。是冬，真宗幸澶

① 艺祖：即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927－976)。

② 乾冈：居西北方位的山冈。旧时被视为宜于营建帝王宫殿之地。

③ 多：重。

④ 便殿：正殿以外的别殿，古时帝王休息消闲之处。

⑤ 飞白：即"飞白书"。一种特殊的书法。相传东汉灵帝时修饰鸿都门，匠人用刷白粉的帚写字，蔡邕见后，归作"飞白书"。

⑥ 洎：至，到。

渊，赐敏中手诏，付以西鄙，许便宜从事。敏中得诏藏之，视政如常日。会大傩[1]，有告禁卒欲倚傩为乱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庑下。明日，召宾僚置酒纵阅，命傩人，将至阶，敏中振袂一挥，伏出，尽擒之，果各怀短刃，即席斩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扫庭，张乐宴饮，坐客皆股慄，边藩遂安。二年[19]，又以德明誓约未定，徙敏中为鄜延路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经略。天禧初，加吏部尚书，进右仆射。卒，谥文简。

评曰：昔向文简善为诗，在延州日，有诗曰："四时常有烟棚合，三月犹无菜甲生。"虽与唐人"河畔冰开，长安花落"之句工力不敌，然延州之实录也。使采风者出，而边庭之景物不具见也哉？

张旨　字仲微，怀州河内人。初为保定军司法参军，徙通判忻州。元昊反，特迁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府州。州依山无外城，旨将筑之，州将曰："吾州据险，敌必不来。"旨不听。城垂就，寇大至，乃联巨木补其罅，守以强弩。中外不相闻者累日，人心震恐。库有杂彩数千段，旨矫诏赐筑城卒，卒皆东望呼万岁，贼疑以敕至也，少却。州无井，民取河水以饮，贼断其路。旨夜开门，率兵击贼，以官军壁两傍，使民出汲，复以渠泥覆积草，贼望见，以为水有余，随解去。以功迁都官员外郎。寻卒。

周美　字之纯，灵州回乐人。少隶朔方军，以材武称。赵保吉陷灵州，美弃其族，间走归京师。天子召见，

---

① 傩：古代的一种风俗，迎神以驱逐疫鬼。

隶禁军。元昊反，陕西用兵，经略使夏竦荐其材，擢供备库使、延州兵马都监。夏人既破金明诸寨，美请于经略使范仲淹曰："夏人新得志，其势必复来。金明当边冲，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将失之。"仲淹因属美复城之。数日，贼果至，阵于延安城北三十里。美领众二千，力战抵暮，乃徙军山北，多设疑兵。夏人望见，以为救至，即引去。既而复出艾蒿寨，半夜斗不解，美使人持一炬间道上山[20]，大噪，贼惧走。遂筑万安城而还，又败敌于金汤城。元昊大入，据承平寨，诸将会兵议攻讨。种世衡请直捣敌穴。美曰："彼知吾来，必设伏待我。不如间道掩其不意。"世衡不听。美独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之。未几，敌复略土堆寨，美迎击于野家店，追北至拓跋谷，筑栅于葱梅官道谷，以据敌路。令士卒益种营田，岁收谷六千斛。复率众由厅子部西济大理河，屠札万多移二百帐，除鄜延路兵马都监，迁贺州刺史。初，美自灵武来，上其所服精甲，诏藏军器库。至是，加饰黄金，遣使即军中赐之。又破敌于无定河，乘胜至绥州，因城龙口平寨。加本路钤辖，遂为副总管。每边书至，诸将各择便利，独美未尝辞难，然所向辄克，诸将以此服之。卒，赠忠武军节度使，谥忠毅。

赵振　字仲威，雄州归信人。景德中，授三班借职。后数年，知环州，累迁象州防御使。元昊将反，为金银冠珮隐饰甲骑遗属羌，振潜以金帛诱取之，以破其势。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鄜延路副都总管、知延州。元昊既破丰州，将袭近寨，振率钤辖张亢、麦允言出麟州深柏堰，击破之。兼领岚、宪六州军事，改解州致仕。

许怀德 字师古，开封祥符人。少以父任为东西班殿侍。元昊寇边，迁仪州刺史、鄜延路兵马钤辖，迁副总管[21]。夏人三万骑围承平寨，怀德突围，破之。夏人复阵，有先锋出阵嫚骂者，怀德引弓一发而踣。敌屠金明县[22]，复围延州。怀德遽还，夜遣裨将以步骑千余人击败之，遂解去。迁凤州团练使，专领延州东路茭村一带公事。数岁卒，赠侍中，谥荣毅。

张亢 字公寿，濮州临濮人。进士及第。为通判镇戎军，上言："赵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诛杀，势必难制，宜亟防边。"因论西北攻守之计。既而元昊反，为泾原路兵马钤辖、知渭州，徙鄜延路、知鄜州。会元昊益炽，以兵围河外。康德舆无守御才，属户豪乜啰叛去，导夏人自后河川袭府州，屯琉璃堡。徙亢为并代都钤辖、管勾麟府军马事。单骑叩城，出所授敕示城上，门启，既入，即纵民樵采汲谷涧间。亢以州东焦山有石炭穴，为筑东胜堡；城旁有蔬畦，为筑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为筑安定堡，置兵守之。乃募役兵敢战者夜伏隘道，邀击夏人游骑。比明，有持首级来献者，亢以锦袍赐之。知士可用，始袭击琉璃堡，大破之。夏人弃堡去，乃筑宣威寨。时麟州馈路犹未通，敕亢自护赏物送麟州。敌以兵数万趋柏子寨来邀，亢所将才三千人。亢激怒之，士皆感奋。会天大风，顺风击之，贼相蹂践赴崖谷死者不可胜计，乃修建宁寨。夏人数出争，遂战于兔毛川。先使骁将张岜伏短兵强弩数千于山后[23]。亢所统军万余皆京师新募，敌目曰"东军"，素易之，而怯虎翼军勇悍。亢阴易其旗，敌果趣"东军"，搏战良久，伏发，

敌大溃。不逾月，筑清塞、百胜、中候、建宁、镇川五堡，遂为并、汾屏蔽。以疾辞，为秘书监、徐州总管，卒。

王信　字公亮，太原人。累以功补龙、神卫指挥使，又迁都虞侯兼鄜延巡检。康定初，刘平、石元孙战于三川，信以所部兵薄[1]贼，斩首数十级，迁保安军兼鄜延路兵马都监。始至之夕，敌众号数万傅[2]城，军吏气慑[24]。信领劲兵二千，夜出南门与战，失其前锋，因按军不动。迟明，潜上东山，乘势击走之。迁钤辖兼经略、安抚、招讨都监。卒。

郭恩　开封人。历延州西路都巡检，徙并、代州钤辖、管勾麟府军马事。嘉祐二年五月，夏人侵屈野河西地，内侍黄道元等以巡边为名，往按视之[25]。会谍[3]者言敌兵盛屯沙黍浪，恩乃同道元夜率兵循屈野河北而行。夏人举火卧牛峰，知麟州武戡指以谓恩曰："敌已知吾军至矣。"道元曰："此尔曹故欲沮我师[26]。"及闻鼓声，道元犹不信。行至谷口[27]，恩欲休军，逮晓乃登山，道元奋衣起曰："几年闻郭恩名，今日懦怯，与贾逵何殊？"恩愠曰："不过死耳！"乃行。比明，至忽里堆，敌数十人皆西走，相去数十步，止。恩等踞床，遣骑呼之，敌不应，亦不动。俄而火起，敌骑张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东有堑，其中有梁，谓之"断道堰"。恩等东据梁口与力战，自旦至食。时敌自两旁堑中攀缘而上，四面合击，恩众大溃。道元及府

① 薄：逼近，靠近。
② 傅：迫近；靠近。
③ 谍：侦察；刺探。

州宁府寨兵马都监刘庆皆被执。恩不肯降，乃自杀。赠同州观察使。

郭谘 字仲谋，赵州平棘人。举进士。迁殿中丞、知馆陶县。康定时西征，谘上战略，献《拒马枪阵法》，擢通判镇戎军，募兵教习。转运使任颛言谘有巧思，自为兵械皆可用。诏以所作刻漏、圆楯、独辕弩、生皮甲来上，帝嘉之。改鄜延路兵马钤辖，诏立独辕弩军。

高永能 字君举，绥州人。补殿侍，稍迁供奉官。种谔取绥州，发永能兵六千人啰兀，五战皆捷，转供备库副使。治绥德城，辟地四千顷，增户千三百，即知城事。元丰初[28]，为鄜延都监。秋，大稔，夏人屯骑，将取稼。永能简精骑突过其营，骑卒惊溃，获钤辖二人。转六宅使。夏人患之，令曰："有得高六宅者，赏金与身等。"经略使吕惠卿行边，永能伏骑谷中，以备侵轶。夏兵二万犯当川堡，永能依险设疑兵，且斗且却，而令后骑扬尘，若援至者，奋而前，遂解去。擢本路钤辖。四年，西讨，永能为前锋，围米脂城。夏人十万来援，永能谓弟永亨曰："彼恃众集易吾军，营当大川，宜严阵待其至，张左右翼击之，可破也。"诘旦，力战于无定河，斩首数千级。先降其东壁守将，衣以文锦，导以鼓吹，耀诸城下，介讹遇乃出降。进东上阁门使、宁州刺史，以年请老，不许。元丰初，种谔西讨，得银、夏、宥三州而不能守。延帅沈括欲尽城横山，瞰平夏，城永乐。至是，诏给事中徐禧、内侍李舜举往相其事，令括总兵以从李，稷主馈饷。禧言："银州虽据明堂川、无定河之会，而故城东南已为河水所吞，请先城永乐。"永乐依

山无水泉，种谔极言其不可。禧以谔跋扈，奏谔留守延州，自率诸将往筑。十四日而成，距故银州治二十五里，赐名银川寨。禧、括、舜举还米脂，以兵万人留曲珍守之。既成之九日，夏兵数千骑来攻曲珍。禧与舜举、稷往援之，括独守米脂。比抵永乐，夏人倾国而至，永能、曲珍请及其未陈击之，禧曰："尔何知，王师不鼓不成列。"珍又白禧："敌兵众甚，公宜退处内栅，檄诸将促战。"禧笑曰："曲侯老将，何怯耶？"禧执刀，自率士卒拒战。俄夏人纵铁骑犯陈，鄜延选锋军最为骁锐，先接战而败，奔入城，遂被围。且水寨又为夏人所据，掘井不及泉，士卒渴死者大半。夏人蚁附登城，珍又白禧，请突围而南；永能亦劝李稷尽捐金帛，募死士力战以出，皆不听。攻击十二日，城陷。其孙昌裔欲掖之从间道出，永能叹曰："吾结发从事西羌，战未尝挫，今年已七十，受国大恩，恨无以报，此吾死所也。"顾易一卒敝衣，战而死。曲珍缒城去。禧、舜举、稷皆死之。延州将皇城使寇伟亦力战而没。诏赠永能房州观察使，禧等赠官有差。

评曰：宦官之祸酷矣，然未有若典兵之甚者也。唐以北司本兵，前车既覆，宋又踵而行之，以致童贯秉兵柄者几二十余年，开边生事，酿成南渡之祸。然其始如黄道行之巡麟州、李舜举之城永乐，其所由来渐矣。故当时"有北司无南司"之语几何，其不为天宝之思艺[1]、乾符之

① 思艺：即袁思艺。天宝时唐玄宗宠信的太监。后安史之乱叛兵攻长安城，逃走。

令孜[①]也？夫人主亦何利于宦官而安之哉？独可怪者，明怀宗手除魏珰[②]之逆，及其季也，一惟宦官之是信。于河南之讨贼也，则有若陈大全为内中军矣；陕州之会兵也，则有若杨进朝为监京营矣；凤阳之援师也，则有若卢九德为协各镇矣。既而杜勋倒戈于宣府，杜之秩肉袒于居庸，高起潜弃师于沙河，而京师不知也。犹命内监分守九门，至杜勋者受伪命缒城入，为李贼游说，俨然敌国之使，仍礼遣之而去，尚谓国有人乎？宜开门延贼，秉笔老监为之而无忌也。君以此始，亦以此终，可胜叹哉。《书》曰："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能无遗恨于崇山、含忿于苍墓乎？

陆诜　字介夫，余杭人。进士。为天章阁待制，知延州。

赵卨　字公才，邛州依政人。第进士。郭逵宣抚陕西，辟掌机宜文字。种谔擅纳绥州降人数万，朝廷以其生事，议诛谔，反故地归降人，以解仇释兵。卨上疏言："谔无名兴兵，死有余责。然寇既杀王官，而又弃绥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举族来归，当何以处？"又移书执政，请存绥州以张兵势。规度大理河川，建堡寨，画稼穑之地三十里，以处降者，援种世衡招蕃兵部族屯青涧城故事。朝廷从之。加直龙图阁、知延州，遣裨将曲珍、吕真以兵千人分巡东西路。夏人方寇绥，遇珍，败走。夏自失绥，意未

① 令孜：即田令孜。唐僖宗宠信的太监，曾一度把持朝政，骄横跋扈。后为王建所杀。

② 珰：借指宦官。汉代宦官充武职者，其冠用珰和貂尾为饰，故后代用称宦官。

能已。卨揣知其情，奏言："夏使请和，必欲画绥界，愿听本路经略司分画；岁赐，则俟通和之日复焉[29]。"明年，遂以绥为绥德城。乂检括境内公私闲田，得七千五百余顷，募骑兵万七千。神宗闻而嘉之，擢天章阁待制，迁龙图阁直学士，复帅延安。元祐初，梁乙埋数扰边，卨知夏将入侵，檄西路将刘安、李仪曰："夏即犯塞门，汝径以轻兵捣其腹心。"后果来犯，安等袭洪州，俘斩甚众，夏遂入贡。拜端明殿学士，迁大中大夫。夏遣使以地界为请，朝廷许还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犹未有恭顺意。未几，复犯泾原。会卨卒，赠右光禄大夫。绍圣四年，以卨与元祐弃地议，系其名于党籍。

刘昌祚　字子京，真定人。元丰五年，徙泾原，加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治延州。时永乐方陷，士气不振，昌祚先修马政，令军中校技击，优者乃给焉。自义合至德靖寨，绵亘七百里，堡垒疏密不齐，烽燧不相应。昌祚度屯戍险易、地望远近、事力强弱，立为定式，上诸朝。夏人寇塞门、安远寨，出师拒之，杀其统军叶悖麻、吪埋二人。盖始谋攻永乐者图其形以献，帝喜，遣近侍劳军。后迁武康军节度使。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毅肃。

燕达　字逢辰，开封人。授内殿崇班，为延州巡检，戍怀宁寨。夏人三万骑薄城，达所部止五百人，跃马奋击，所向披靡。擢鄜延都监，数帅兵深入敌境，九战皆捷。累迁西上阁门使。

郭逵　字仲通，洛阳人也。康定中，兄遵死于敌，录逵为三班奉职。神宗即位，迁静难军留后，徙镇鄜延。种

谔受鬼名山降，取绥州，夏人遂杀杨定，朝论以边衅方起，欲弃绥，逵切谏。既而夏人欲以塞门、安远二寨来易绥，朝廷许之，逵曰："此正商于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寨，不可与。"乃寝其请。夏人又求以亡命景询易名山。逵曰："询，庸人也，于事何所轻重！受之则不得不还名山，恐自是蕃部无复敢向化也。"逵诇得杀杨定者姓名，谍告将斩之于境以谢罪。逵曰："是且枭死囚以绐我！"报曰："必执李崇贵、韩道喜来。"夏人言："杀之矣。"逵命以二人状貌物色诘问[30]，始执献之。加检校太尉、雄武军留后。交阯李乾德陷邕管，召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请鄜延、河东旧吏士自随。将行，宴于便殿，赐中军旗章剑甲以示宠。改左武卫上将军，提举崇福宫，卒。

沈括　字存中，钱塘人。进士第，为馆阁校勘。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镇，悉以别赐钱为酒，命良家子驰射角胜，有轶群者，自起酌酒以劳之，边人欢激。越岁，得彻札超乘者千余，皆补中军义从。以副总管种谔西讨援银、宥功，加龙图阁学士[31]。朝廷出宿卫之师来戍，赏赉至再而不及镇兵。括以为卫兵虽重，而无岁不战者，镇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乱。乃藏敕书，而矫制赐缗钱数万，以驿闻。诏书褒美。

种世衡　字仲平，洛阳人。放之兄子也。历同州、鄜州判官。西边用兵，世衡建言，延安东北二百里，有故宽州，请因其废垒而兴之，以当寇冲，右可固延安之势，左可致河东之粟，北可图银、夏之旧。朝廷从之，命董其役。夏人屡出争，世衡且战且城之。然处险无泉，议不可守，

凿地百五十尺始至于石。石工辞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奋酬百钱，卒得泉。城成，赐名青涧城，迁内殿崇班，知城事。开营田二千顷，募商贾，贷以本钱。使通货赢其利，城遂富实。间出行部族，慰劳其首领，或解与所服带。尝会客饮，有得敌情来告者，即以饮器予之，由是属羌皆乐为用。再迁洛苑副使、知环州。尝课吏民有过失者使之射，射中，则释其罪；有辞某事、请某事，辄因中否而与夺之，人人自厉，皆精于射，由是数年敌不敢近。迁东染院使、环庆路兵马钤辖。范仲淹檄令与蒋偕筑细腰城，世衡时卧病，即起，将所部甲士昼夜兴筑，城成而卒。世衡在边数年，积谷通货，所至不烦县官益兵增饷。善抚养士卒，病者遣一子传视其食饮汤剂。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人朝夕临者数日。青涧及环州皆画像祠之。子古[32]、谔、诊，皆有将材，关中号曰"三种"。谊，其幼子也。孙朴、师道、师中。

种谔　字子正。以父任累官左藏库副使。延帅陆诜荐知青涧城，夏将嵬名山部落在故绥州，其弟彝山先降，谔使人因彝山以诱之，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许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谔即以闻，诏转运使薛向及陆诜委谔招纳。谔不待报，悉起所部兵长驱而前，围其帐。名山惊，援枪欲斗，彝山呼曰："兄已约降，何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名山投枪哭，遂举众从谔而南。诜以无诏出师，召谔还。军次怀远，晨起方栉，敌四万众垒集傅城而陈。谔使名山挑战，谔继之，鼓行而出。至晋祠，使偏将燕达、刘甫为两翼合战，追击二十里，俘馘甚众，遂城绥州。韩绛抚陕西，用为鄜延钤辖。绛城啰兀，规横山，

令谔将兵二万出无定川，起河东兵会银州。城成而庆卒叛[33]，诏罢师，弃啰兀。后徙鄜延副总管。上言："夏主秉常为其母所囚，可急因本路兵捣其巢穴。"遂入对，大言曰："夏国无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来耳。"帝壮之，决意西讨，以为经略安抚副使，诸将悉听节制。谔率本路并畿内七将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万来援，谔御之无定川，大破之，降其将令介讹遇。捷闻，帝大喜，群臣称贺。谔留千人守米脂，进次银、石、夏州，不见敌。诏令班师。谔谋据横山之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言："横山延袤千里，多马稼，人物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其城垒皆控险，足以守御。今之兴功当自银州始。其次迁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则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盐州，则横山强兵战马、山泽之利尽归中国矣。"会徐禧与沈括定议移银州，城永乐，与谔谋异，乃奏留谔，就命知延州。疽发背卒。

种谊　字寿翁。熙宁中入对，神宗问其家世，命谊以官，从高遵裕，复洮、岷，又平山后羌，至熙河副将，徙知鄜州。夏人犯延安，赵卨使谊统诸将，敌闻谊至，皆溃去。延人谓："得谊，胜精兵二十万。"进熙河钤辖，知兰州。谊倜傥有气节，喜读书，莅军整严。遇敌，度不胜不出，故每战未尝败。

曲珍　字君玉，陇干人。世为著姓。宝元、康定间，夏人数入寇，珍诸父纠集族党御之，敌不敢犯，于是曲氏以材武长雄边关。珍好驰马试剑，秦凤都钤辖刘温润奇其才。从温润城古渭，与羌战，先登陷陈。为绥德城监押，加阁门祗候。有功洮西，迁内殿崇班。擢鄜延钤辖，

进副总管。从种谔攻金汤、永平川，斩二千级。累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永乐之役城陷，子弟死者六人，珍仅以身免，坐贬皇城使。元祐初，为环庆副总管。夏人寇泾原，号四十万，珍捣虚驰三百里，破之于曲律山。进东上阁门使、忠州防御使。卒。

张蕴　字积之，开封将家子也。从军为小校，隶刘昌祚，以功赐金带。历京西、泾原将，知绥德、怀宁、顺宁军等六城，储粟至三十万斛。将兵取宥州，破夏人于大吴神流堆。其监军即引铁骑数千趋松林堡，蕴谍知之，屯兵长城岭以待，戒诸部曰："贼远来气盛，少休必困，困而击之，必捷。"果以胜归。夏人寇顺宁，蕴置伏陉中，俘斩数百。累迁皇城使、荣州刺史。卒。

王庶　字子尚，庆阳人。举进士弟。高宗即位，除直龙图阁、鄜延经略使，兼知延安府。升龙图阁待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

陈淬　字君锐，兴化军莆田人。绍圣时下第，挟策西游，时吕惠卿帅鄜延，淬戎服往见，惠卿问相见何事，淬曰："大丈夫求见大丈夫，又何事？"惠卿器之，补三班奉职。与西人接战于乌原，手杀十余人，擒其寨主。惠卿奏为左班殿直、鄜延路兵马都监。建炎初，拜宿州安抚使。李成叛，诏以淬为御营使、六军都统、淮南招抚使讨之。金兵犯板桥，诸军皆溃，淬独与从子仲敏俱战死。诏赠拱卫大夫、明州观察使。

评曰：宋敏求称秦桧当国时，有士人假其书，谒杨州守，守赠以五百金。后觉其伪，闻之桧。桧访其人，即奏

补官资。或问故，桧曰："有胆敢假桧书，若不以一官束缚之，则北奔南走矣。"而惠卿之于陈淬也亦然。吕惠卿、秦桧，宋之所谓小人也，而于用人之际甄识如此。语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岂可以人而废之哉？

夏安期　知延州。州东北阻山无城，夏人常乘之。安期至，即令筑城。方盛暑，躬自督役，不逾月而就。

魏彦明　开封人。通判延安府，府有东西二城，东城为金人所陷，遂专围西城。彦明与权府事刘选分地而守[34]。彦明当东壁，空家赀以赏战士。金人昼夜攻城，阅二十日城陷，彦明坐于城楼上，金人并其家执之，谕使速降[35]。彦明曰："吾家食宋禄，犬辈使背吾君乎？"娄宿怒，杀之。诏赠中大夫。

折继世　少从军，为延州东路巡检。嵬名山之内附，继世先知之，遣其子克慤报种谔[36]，谔用是取绥州。继世以骑步一万军于怀宁寨入晋祠谷，往银川，分名山之众万五千户居于大理河。夏人来攻，再战皆捷。遂同名山守绥州，录功领忠州刺史。卒。

折克行　字遵道，继闵子也。初仕军府，无所知名。夏人寇环庆，克行以兵三千护饷道，战于葭芦川，先登，斩级四百，降户千，马畜万计。诸老将矍然曰："真折太尉子也。"擢知府州。王中正出塞，克行先拔宥州，每出必胜，夏人畏之。太原孙览议城葭芦，诸将论多不合，召克行问策，即屯兵吐浑河，约勒部伍，为深入穷讨之状，敌疑不敢动。既讫役，又入津庆、龙横川，多所斩获。克行在边三十年，善抚士卒，战功最多，羌人呼为"折家父"。官至秦

州观察使，卒。

折可适　未冠有勇，驰射不习而能。鄜延郭逵见之，叹曰："真将种也。"荐试廷中，补殿侍，隶延州。米脂之役，与夏人战三角岭，得级多，又败之于蒲桃谷东[37]。兵久不得食，千人成聚，藉藉于军门，或欲掩杀以为功，可适曰："此以饥而逃耳，非叛也。"单马出诘之曰："尔辈何至是，不为父母妻子念，而甘心为异域鬼邪？"皆回面声喏，流涕谢再生，各遣归。羌、夏人十万入寇，可适先得其守烽卒姓名，诈为首领行视，呼出，尽斩之。烽不传，因卷甲疾趋，大破之于尾丁砌。回次柽杨沟，正午驻营，分骑据西山，曰："彼若蹑吾后，腹背受敌，必败。"果举军来，可适所部才八千，转战至高岭，乃从间道趣洪德，设伏邀其归路。敌至，伏发冲之，其国母踰山而遁，焚弃辎重，虽帷帐首饰之属亦不返，众相蹈藉，赴崖涧死者如积。论前后功，至皇城使、成州团练使。后权第十二将。鬼名阿埋、昧勒都逋，皆夏人桀黠用事者，诏可适密图之，会二帅以畜牧为名会境上，可适谍知之，遣兵夜往袭，并俘其族属三千人，遂取天都山。帝为御文德殿受贺，以其地为西安州。召为佑神观使。

杨震　字子发，代州崞人。以弓马绝伦为安边巡检。知麟州建宁寨。初，契丹之亡，其将小鞠鞮西奔，招合杂羌十余万，破丰州，攻麟府诸城郭。震父宗闵领本道兵马屡催败之，俘其父母妻子。至是，与夏人、奚人围建宁，扣壁语震曰[38]："我来报汝父之仇，若急举城降，当全汝躯命。"时寨兵精壮者，悉从折可求死于交城之战，所余老弱

百数守弗坚。震奋力守城，金人急攻，阅旬日，城中矢尽，城陷，震死之。震之子沂中[39]，方从征河朔[40]，得免于难。次子居中、执中亦被害。赠武经郎。明年，父宗闵死事于长安。后沂中贵，请于朝，震得谥恭毅。

金

古里甲石伦 隆安人。以武举登第。为人刚悍，宣宗以其勇善战，每任用之。贞祐四年，迁河东宣抚副使。寻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马都总管。元兵围忻州，石伦率兵往援，有功。迁金安军节度使，行帅府事于葭州。后权昌武军节度。元兵至，城陷，投廨后井中死。

乌古论庆寿 河北西路猛安人，由知把书画充奉御。贞祐四年，迁元帅右监军兼陕西统军使。驻兵延安，败夏人于安塞堡。战于鄜州之仓曲谷，有功。历镇南集庆军节度使，卒。

完颜合达 至大初为延安元帅。木华黎进攻延安，合达与纳合买往御之，坚壁不出，以功授虎符。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

完颜六斤 中都路猛安人。兴定中，元兵破鄜州，六斤自投崖下死。赠特进、知延安府事。

元

郝和尚拔都 太原人。以小字行，通译语，善骑射。

太祖遣使宋，往返数四，以辨称。擢为九原府主帅，佩金符。率兵南伐，略地潼、陕，有功。授行军千户。后从都元帅塔海征蜀，下兴元，取夔府，以善战名。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阳、延安五路万户，易佩金虎符，以兵二万属之，复赐马六骑，金锦弓铠有差。还，治太原凡四年，卒。追赠太保、仪同三司、冀国公，谥忠定。

石天应　字瑞之，兴中永德人。元太祖时，太师、国王木华黎南下，天应率众迎谒军门。木华黎即承制授兴中府尹。从南征，以功拜龙虎卫上将军、元帅右监军。天应旌旗色用黑，人目之曰黑军。从木华黎征陕右，假道西夏，自东胜济河，南攻葭州拔之。天应因说太师曰："西戎虽降，实未可信。此州金、夏之冲，居人健勇，仓库丰实，加以长河为限，脱为敌军所梗，缓急非便。宜命将守之，多造舟楫，以备不虞。此万世计也。"木华黎然之，以劲兵五千留守葭芦。遂造舟楫，建浮桥，分兵四出，悉定葭、绥之地，既而移军河中。金军潜师入中条，袭之，天应力战死。

赵匣剌　者始以父任为千户，佩金符。擢为东川路先锋使，兼管京兆、延安两路新军，戍东安虎啸山。后于泸州战死。

李忽兰吉　一名庭玉，陇西人。从征西川，为昭勇大将军、夔东路招讨使。略重庆，取简州，承制授延安路管军招讨使。秃鲁叛于六盘山，乃以延安路军会别速台、赵炳及总帅府兵于六盘，败之于武川，俘其孥。承制授京兆、延安、凤翔三路管军刺尉，兼屯田守卫事。元贞二年

卒，谥襄敏。

评曰：赵匣剌、李忽兰吉之二人者，未尝官延安而书之者何也？见延兵之劲也。当宋时，郭逵往征交趾，请鄜延、河东旧吏士自随，岂非延绥之劲勇自古为然邪？兵法曰："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世竞言韩信驱市人而战，而不知廉颇之思用赵人。则郭逵者，其知兵者与。

【校勘记】

〔1〕孝昌中边方骚动　孝昌，原作"永昌"，据《周书》卷二十八《长孙俭列传》改。

〔2〕既而出为使持节镇西大将军开府统万镇都将统万镇都将　原脱"镇都将"三字，据《周书》卷五十《尉元列传》补。

〔3〕源子雍　雍，原作"邕"，据《魏书》卷四十一《源贺列传》改。下同。

〔4〕向东夏运粮　原"夏"字后衍一"州"字，据《魏书》卷四十一《源贺列传》删。

〔5〕乃平东夏　原"夏"字后衍一"州"字，据《魏书》卷四十一《源贺列传》删。

〔6〕后封乐平县开国公　原脱"开国"二字，据《魏书》卷四十一《源贺列传》补。

〔7〕先是常预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　预，原作"豫"，据《周书》卷二十七《宇文测列传》改。

〔8〕封易阳县伯　易阳县，原作"高阳县"，据《北史》卷四十九《贺拔胜列传》改。

〔9〕神爵元年春至金城　神爵，原作"神雀"，据《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列传》改。

〔10〕迁殿中侍御史　原脱"侍"字，据《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三《颜真卿列传》补。

〔11〕 贞观之治也　贞观，原作"正观"，据文意改。

〔12〕 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孙　原脱"恭"字，据《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一《李石传》补。

〔13〕 署为兵马都校　都校，原作"都尉"，据《宋史》卷二百五十三《折德扆传》改。

〔14〕 惟昌战于埋井峰　井峰，原作"井峰"，据《宋史》卷二百五十三《折德扆传》改。

〔15〕 降部落八百户　原脱"户"字，据《宋史》卷二百五十三《折德扆传》补。

〔16〕 保香族　原作"保禾族"，据《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处耘传》改。

〔17〕 淳化三年　三年，原作"四年"，据《宋史》卷二百五十八《曹彬传》改。

〔18〕 朝廷所赐　朝廷，《孙公谈圃》卷上作"先朝"。

〔19〕 二年　原作"三年"，据《宋史》卷二百八十二《向敏中传》改。

〔20〕 美使人持一炬间道上山　原"人"字后衍一"人"字，据《宋史》卷三百二十三《周美传》删。

〔21〕 迁副总管　原脱"迁"字，据《宋史》卷三百二十四《许怀德传》补。

〔22〕 敌屠金明县　原脱"县"字，据《宋史》卷三百二十四《许怀德传》补。

〔23〕 先使骁将张岩伏短兵强弩数千于山后　张岩，原作"孙岩"，据《宋史》卷三百二十四《张亢传》改。

〔24〕 军吏气慑　气慑，原作"气摄"，据《宋史》卷三百二十六《王信传》改。

〔25〕 往按视之　此四字原脱，据《宋史》卷三百二十六《郭恩传》补。

〔26〕 此尔曹故欲沮我师　原脱"欲"字，据《宋史》卷三百二十六《郭恩传》补。

〔27〕 行至谷口　谷口，原作"皆口"，据《宋史》卷三百二十六《郭恩传》改。

〔28〕 元丰初　原脱"元丰"二字，据《宋史》卷三百三十四《高永能传》补。

〔29〕 则俟通和之日复焉　焉，原作"言"，据《宋史》卷三百二十二《赵卨传》改。

〔30〕 逵命以二人状貌物色诘问　原脱"命"字，据《宋史》卷二百九十《郭逵传》补。

〔31〕 加龙图阁学士　原脱"阁"，据《宋史》卷三百三十一《沈括传》补。

〔32〕 子古谔诊　古，原作"诂"，据《宋史》卷三百三十五《种世衡传》改。

〔33〕 城成而庆卒叛　原脱"成"字，据《宋史》卷三百三十五《种谔传》补。

〔34〕 彦明与权府事刘选分地而守　刘选，原作"刘洪"，据《宋史》卷四百五十二《忠义传七》改。

〔35〕 谕使速降　谕，原作"喻"，据《宋史》卷四百五十二《忠义传七》改。

〔36〕 遣其子克懃报种谔　克懃，原作"克勤"，据《宋史》卷二百五十三《折德扆传》改。

〔37〕 又败之于蒲桃谷东　葡桃谷，原作"蒲萄谷"，据《宋史》卷二百五十三《折德扆传》改。

〔38〕 扣壁语震曰　扣，原作"叩"，据《宋史》卷四百四十六《忠义传一》改。

〔39〕 震之子沂中　沂中，《宋史》卷四百四十六《忠义传一》作"存中"，《三朝北盟汇编》卷五十八同本志。

〔40〕 方从征河朔　河朔，《宋史》卷四百四十六《忠义传一》作"河北"，《三朝北盟汇编》卷五十八同本志。

卷三之四　官师志

名　宦下

明

汤和　字鼎臣，凤阳人。身长七尺，倜傥饶知略。洪武三年[1]，以左御史大夫兼太子谕德，率兵至定西，袭扩廓帖木儿，取宁夏，至察罕脑儿，获其猛将虎陈。定东胜、大同、宣府。封中山侯。九年冬[2]，追伯颜帖木儿，获之。晋信国公。赠东瓯王。

傅友德　宿州人，为江淮行省参知政事。洪武三年，从取陕西。三年克沔、汉。是秋，征甘肃还，封颍川侯。九年，副汤将军驻兵榆林出塞，番兵缚伯颜帖木儿以降。十四年，封颍国公。

唐胜宗　濠人。年十八来归，多著勋绩。从颍川侯拔延安。洪武三年，封延安侯。

汪兴祖　巢县人。从征皆有功，克武、朔，为山西行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追封东胜侯[3]。

曹琏　郴阳人。以大理少卿参赞延绥军务，机事强济，军民赖之。

陈镒　字有戒，吴县人。进士。以御史历升右副都

御史，镇守陕西兼提督三边。于固原要害处，奏置靖卤卫，于宁夏、甘肃边境增墩堡千余所。陕西屡旱，力为拯救，奏减徭役、蠲逋负，发仓廪赈贷，人以勿困。既去，民人私相尸祝，至有疾痛，号于镒祠，若响应者。遂神明之。

王祯　邳州人，右府都督。正统中，镇守延绥，于榆林建设城镇及沿边墩台、卫堡、仓场，控制边鄙。

杨信　六合人，昌平伯洪之从子。累功升指挥佥事。天顺元年，召还京，升同知，移镇延绥，延绥总兵佩将军印，自信始。明年，孛来、毛里孩入塞，击退之。又明年，入宁夏塞，信合武平伯陈友兵于安边营，夹击，遁去。四年，封彰武伯。五年，移镇大同。成化二年，毛里孩入河套，出没塞上。召信至京，问方略，信言："兵难遥度，乞精骑疾走。"至《榆林图》上，帝从信言，命为将军，总诸镇兵。至延绥，励兵秣马。寇突入塞，信辄纵兵，邀击之于小龙州狄青原[1]。寇错愕，尽弃所掠人畜，渡河遁去。明年，还镇大同。六年，寇又入延绥塞，信西援，曰："套人觇我大同，兵渡河，必乘虚东掠。"设伏胡柴沟。寇果至，伏发，斩获功多。八年，又败伯颜哈荅。自是套人不敢入塞。与世伯券。十三年，卒，赠侯，谥武毅。

徐瑄　字子敬，嘉定人。正统间，为都御史抚延绥。数治兵，终日不戮一人，而众无敢哗。平居远斥候，广间谍，敌谋动皆知。尝入寇孛罗池沟，迎战，克之。又入金鸡峪、双海子诸屯，预设伏要，遮击败之。捷上，玺书加劳。亡何，乞归。

陈友　全椒人。永乐初，起骑卒，历升千户。正统间，累功封武平伯。天顺二年，出镇番，斩获功多，充延绥总兵官。封流侯。

张钦　睢宁人。留守右卫指挥佥事，以都督佥事总兵延绥、庆阳诸路。有柴沟之捷，赐金币，进都督同知，专守延绥。敌复入安边营，钦连战有功，特敕佩将军印出入兵间，首尾三十五年。自诸卫至两府，功与能可谓无愧。

张杰　顺天人。协守各边，以都督同知总兵榆林，有廉干，骑射过人。

徐廷璋　罗山人，进士。天顺中，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成化间，复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修葺坝口，增立寨堡，缮亭障，时与陕西马文升、榆林余子俊称"关中三巡抚"。

王锐　迁安人，进士。成化时，巡抚延绥，满四叛于石城，率兵同参将胡恺往讨之。宁夏兵失利，遂议六路进兵。锐与恺屯酸枣沟，恃勇先进，为四所败。官军四面攻之，独延绥兵与贼门相对，杀伤者众。又军于东山口，回回杨虎力为满四谋主[5]，来约降，相期于东山，且云满四最畏神枪。乃议移延绥营于山口[6]。满四果骑白马出战，锐麾兵进，遂擒之。石城平，进锐左副都御史。

项忠　字荩臣，嘉兴人，进士。天顺三年，按察陕西。会陕西饥，不待奏报辄发仓赈，全活万人，征为大理卿。陕人两诣阙，借留者千数，改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后擒满四、歼李胡子、平洮岷番。率师行阵，虽矢石如雨，无惧色。成化元年，套人入延绥塞，忠及宁远伯击之，遁去。

四年，为兵部尚书。汪直党构之落职，复为兵部尚书。致仕卒，谥襄毅。

评曰：有明时，吾浙之人才称为极盛。若四先生[①]、三异人[②]，名闻海内，昭然光著矣。而与于忠肃公同时又有项襄毅。其人者，观其扈从北征及平石城诸功绩，虽古之儒将，曷以加焉。然予于《志》中之《名宦》，止载有功德于延绥者已耳，而他则概乎未之及也。今予履其地，思其人，能无称隋会于屈建，誉鲁相于仲翔也哉？

汤胤勣[7]　字公让，号东谷，东瓯襄武王曾孙也。周文襄忱闻其名，召作启事，数万言亭立具状。文襄荐其有文武才，驿召赴京。于少保谦请试之，立将台下，问兵事，应对如洪钟，万众环视叹赏。即授锦衣卫百户。尝从兴济伯礼部尚书杨善问英宗于塞外[8]。天顺时，为校事锦摭下狱，谪为民，编籍常州。成化初，复官，充参将，守御延绥孤山堡。堡无备，戍卒不习战。一日，登城曰："四望黄沙，白草漫漫，吾一腔血乃委于此耶？"三年八月，套人入寇，大掠子女而东。勣率麾下百余人，邀于境上，力战，寡不敌众，死之。勣为人轩豁倜傥，两眸炯然，髭奋如戟。掀髯谈论，视世人蔑如也。为歌诗豪放奇倔，援笔挥洒如风电。死之日，边人见一大将盛服鼓吹，拥众宿邮舍。质明，寂无人声，题诗壁间，有云："手持长剑斩渠魁，一箭那知中两腮。戎马踏来头似粉，乌鸦啄处骨如柴。交游有

① 四先生：指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四人。
② 三异人：指方孝孺、于谦、杨继盛三人。

义空挥泪，弟侄无情不举哀。血染游魂归未得，幽冥空筑望乡台。”书迹宛然，众以为神也。

评曰：汤胤勣与苏州刘参政昌善，尝作六体香奁诗，昌序之。其中之警策者有《素腕守宫》一诗曰：“惟解秦宫一粒丹[9]，记时容易守时难。鸳鸯梦断肠堪冷，蜥蜴魂消血未干。榴子色分金钏晓，茜花光映玉鞴寒。何时试卷香罗袖，笑语东君子细看。”此亦何减李义山耶。然当时妒之者众。生则呼之曰“汤一面”，死则笑之曰“汤一箭”。“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从古叹之矣。

一面者，以荐剡[1]中有“文武全才，独当一面”之语也。

朱永　夏邑人。慎重不泄，法令严整。天顺七年[10]，总兵三千营。八年，兼总神机营。成化初，乱加思兰入大同塞，充将军御之，退去。与世伯。寻充将军出榆林御寇，有功，即军中进封侯，立号总制陕西三边，与世券。七年，寇入屯柳树涧[11]，永出奇邀战。有功。十二年，召还，加太子太保，进封保国公。十六年，出延绥，御寇。十七年，出大同，御亦思马。因战海东山功，赐券世。公卒，进封宣平王，谥武襄。

评曰：有明之初，文武既无常位，名职亦鲜定称。故保国公，武臣也，而总制三边则陕西之总督矣。威宁伯，文臣也，而将军佩印则九边之总兵矣。一时百僚师济，功业烂然，何其盛也。尝闻明季时，总兵领敕于兵部堂者，

---

(1)　荐剡：推荐人的文书。

必跽[1]以请，间为长揖，则谓之非礼。向使威宁伯以兵部尚书出为将帅，将揖者是而跽者非乎？盖明之掌故尽失，即子孙臣庶有不知祖制者矣。呜呼，国家之乱，必先坏其纪纲法度，而灭亡随之。可胜叹哉？

余子俊　字士英，青神人，进士。为户部主事，升员外郎。开霁精敏，有吏才，出为西安知府。城中水醎，民饮之辄病。为开新渠，引山泉，行地中，匝[2]遍城市，人人便利，号"余公渠"。升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延绥自正统中都督王祯始城榆林及十八寨，成化六年置卫。八年，子俊至，广榆林城，增三十六营堡。又请尽厘陕西军中有伍藉诡落及罪谪南戍子孙，不能其风土者，实榆林卫。又择俊子弟教之，请建学校。俗多弃地，又教之树蔬果，开界石外地，兴屯田，遂得粮数万石，自是榆林始为重镇。子俊又上疏言：陕西有三边，延庆、宁夏、甘肃。三边之中，延庆为内地。国初驱套人出黄河外，至正统中，始渡河犯近边。天顺以来，东西边险不得逞，乃悉众寇，延庆间地几失。后又获乡导，饶水草蓄牧屯聚不散，我延宁列戍置守反在外。臣以为诸边界空处筑城，以次立寨堡。地多高山陡崖，因形势下，厚者产削，稍衍者累筑，绵引相接为边墙便。报可。于是东起清水营紫城寨，西接宁夏花马池，东西二千里。每二三里起对角敌台，连比不绝。空处筑墙如新月状，以侦敌避射。凡堡十有二，崖寨八百一十

① 跽：长跪，挺直上身两膝着地。
② 匝：环绕，满。

有九，墩小者七十有八，大者一十有五。自是寇益稀至。十二年，移镇陕西。入为兵部尚书加少保。又出总督宣府、大同、山西三关军务，乃别上利害，请筑墙如延绥。事业行矣，会忌者设危语，寻止。还理部事，加太子太保。卒谥肃敏。

岳嵩　舒城人。涉猎经史，袭延安卫指挥佥事，以知勇累立奇功，迁延绥镇守总兵官，与都御史余子俊协谋修边城，有功。

王越　字世昌，浚人，进士。廷试时答策，方属稿，忽大风起，飙越卷直上云际，顷之不见。礼部尚书胡濙为言于上，得再给卷。初为御史，有名。天顺七年，升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成化三年，召署院事。五年[12]，御寇延绥，战于崖窑川。又以黄草梁功升右都御史，赐蟒衣。九年，出延绥塞，功最，加太子少保。还掌院事。十六年，大同御寇。时汪直喜事开边，荐越及保国公永统兵而西。未至榆林，套人大掠出塞，越曰："受命讨贼，无俘获，何以班师？"遂与直、永议潜师出塞。至威宁海，以首功多，封威宁伯，与世券，仍左都御史，掌院事。十七年，出宁夏。寻佩征西前将军印，充总兵，镇大同。移镇延绥，以首功加太子太傅，复为左都御史致仕。弘治十年[13]，蒙古大入塞，急起越总制宁夏、甘、凉诸路军务，并经略哈密。召至陛见，加太子太保。越有才略，著威望。再起益奋励，出塞袭贼于贺兰山，夺还所掠人畜，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十一年，卒军中，赠太傅，谥襄敏。

评曰：明中文臣之封伯者十数，而威宁与新建其最

著者也。若威宁之出奇制胜，自永乐以来，战功第一。至其博学多闻，奖拔士类，凡兵法、射艺、象纬、堪舆之说无不精究，为歌诗尤雄浑。而翰林诸公多言其任术不足数，至比之于陈钺，可叹已。若阳明先生文章政事，气节勋烈，实俊人也。而犹以讲学非之，所谓"取彼潛人"；"投畀有昊"，曷过哉？

刘潮　榆林人。以都指挥佥事协守延绥。仪容端严，操守不苟，有文武材。

傅瑛　绥德卫指挥使，屡立边功。成化元年，设镇立堡，命瑛督工，清廉自持。二年，以功升都指挥佥事。八年，守定边有功，授都指挥同知。后捷于红盐池，升都指挥使。二子钊、铎，皆以边功贵显。

李祥　临淮人。以都督佥事镇守延绥。忠勇绝伦，谋略出众。每遇敌，为士卒先，累建奇功，有骁将风。军中服其勇敢，以其面黑，呼为"黑太师"云。

吕雯　字天章，安州人。以乡举选授御史，数直谏，有声，累官延绥巡抚。时有警，雯曰："敌既深入，宜坚壁。彼无所获，必困而归。归则以劲兵邀其后，可以得志。"果如其言。既又筑边城[14]，寇不敢犯。山、陕饥[15]，流民就食于榆林者甚众。雯恐生变，多方抚集，众恃以安。为人乐易可亲，交朋友、待乡党俱厚施之。遇事善裁决，论象纬①有验，禄命亦多奇中。

神英　字景贤。延安卫指挥使。骁勇敢战，先登，累

① 象纬：象数谶纬。亦指星象经纬，谓日月五星。

有斩获功。成化、弘治间，充总兵官，守宁夏、延绥、宣府、大同，历四镇，累官署都督。正德五年，封泾阳伯。数月，刘瑾败，言官交章劾英，夺爵，为右都督。

黄绂　字用章，封丘人。曾祖思豫，掌太常事，以罪戍平越，绂以故为平越诸生，举云南正统十二年进士。历四川参议、参政、右布政使。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劾参将郭镛等，擒豪奸张纲，威赏大行。绂偶出望，见川中饮马妇片布遮下体，大惭，俯首叹息曰："我为延抚令，健儿家贫至此，何面目坐临其上？"呼令豫出饷三月。边健儿素贫苦，延绥特甚，大臣巡抚者辄厚自奉，健儿虽冻饿死不问。延绥人又素忠朴，至死无怨言。闻绂惭叹，军中人人感泣，愿出死力为黄都堂一战。寇闻风不敢至。俄有诏毁庵寺，绂令汰尼尽给配军之无妻者[16]。及绂去，咸携子女拜送道傍。已，为户部尚书，改左都御史。请老，去未几，卒。

陈烨　延安人。先为延绥副将。成化二十三年，以功升都督佥事镇守。幼习韬略，累立战功。

张安　大同人。为宁夏协守。弘治十三年，以都督佥事镇守延绥。正德四年，总兵宁夏。为人多谋略，尝遇敌以单骑却之，人服其勇。

刘忠　字摅诚，濮州人。举人。巡抚延绥，严斥堠，练材用，广储积，蓄刍牧，塞下晏然。

熊绣　字汝明，道州人，进士。以御史先巡按陕西[17]，风纪大振。后抚延绥，恒蔬食以自励，虽廪米有羡，亦斥还官。性孝友，尚清节，及死，家无余财。嗣兄子，复

夭。郴州何孟春为之请谥，下部奏准，给继孙熊瑞月米一石。谥庄简。

陈寿 字本仁，宁远人，进士。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会寇分兵入掠，躬亲甲胄，与敌力战，擒获八十余人。未几，火筛、脱罗纠众大至，先以百余骑诱战，诸将请赴之，寿曰："彼众，未可当也。"自出帐，拥数十骑，据乌皮几指麾。敌望见，疑之，遂引去。既而授诸路将领方略，邀击之，皆大捷，斩首数千级。寻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

郑旸 字宗乾，安肃人，进士。巡抚宁夏。武宗西巡，命督饷于边，值葭州盗起，旸讨平之。

刘文 字道显。庆阳卫指挥使。长身玉立，状貌若神，足智揣摩，尤精骑射。守备固原、花马池，多斩获功。复歼寇于凉州，抚定洮、岷术舍诸蕃落，进爵一品，挂征西、平羌两将军印。又镇延绥、宣府、固原诸路，民望旌旗所驻，如父母至。及其去也，扶毂涕泣，充塞道路。每诸将晨谒毕，即召入阃中计事，人献所长，虚衷延纳。至临阵授画，独其人知之，故所向成功。且忠信亮易，上下咸亲，虽古贤将弗如也。寻以疾卒于镇，谥武襄。

金献民 字舜举，绵州人，进士。以佥都御史巡抚延绥，振肃纪纲，革奸除弊。官至兵部尚书。

姚镆 慈溪人，进士。正德十五年春，时镆为山东布政使，吏部拟推延绥巡抚，帝览奏，以问兵部侍郎王宪，且曰："姚镆南人，恐不耐西北风土。"宪曰："镆有文武材略，用之足办。"帝然其言。时南幸未报，帝尝奇镆状貌。一

日，镆舟误触黑龙舟，帝所御也。帝命执惊驾者，问舟为谁，镆驿宿不知也。舟人以姚布政对，帝笑曰："是美髯者耶？"即命释之。翌日，诸中官以告，始惊谢。是年冬末，得命仍朝京师。久之，复还山东，迎驾北上。十月，帝还京，巡抚之命始行。嘉靖十四年，复起为兵部尚书，总制三边。寻罢。十七年，卒，谥恭襄。镆端严博大，所至以公廉见称。子涞，状元及第。

评曰：布政使者，方岳之官也。三年一朝，古礼也。是时，觐礼不废，故姚镆为布政使，得自达于天子，而天子瞩目焉。噫！何盛也。武宗之嬖幸盈朝，巡游无度，有若秦隋汉唐之季矣。乃杨一清御寇于陕西，王守仁讨逆于江右，政治功勋烂焉可纪。岂非本兵得人，而巡抚之职能慎择其选也哉。常闻武宗幸延安至榆林，守臣具膳以进，镇守太监当捧酒，巡抚御史当下箸。驾至时，军卫云屯，巡抚都御史郑旸不能前。帝御席急呼箸，而人无应者。帝笑曰："使我若做抚按官，决不如此怠慢。"竟席无一语。至今传之。再观于姚镆之触舟而不问，则帝不独有知人之明，而其大度亦可想见矣。

魏镇　庆阳卫指挥佥事，骁勇过人。正德间，把总安边营有功，分守神木参将。历官右军都督，挂征西将军印。中流矢卒。

戴钦　绥德人。以都督佥事镇守榆林，文武兼资，功能并著。所历各边，敌远遁，士卒悦服。

宋琏　字汝器，清苑人，榆林佥事。却余金万计给军士，人甚戴之。

唐龙 字虞佐，兰溪人，进士。嘉靖十年[18]，吉囊拥众十五万入据河套，俺答众号四十万亦出没边徼，全陕戒严。特升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制三边。明年秋，敌以精骑三千自镇远关入，薄平远城。乃督梁震、王效等分左右哨驰至柳门，夹击破之。敌浮河而遁。吉囊自将十万骑入营花马池，龙乃令曰："侵延绥则张凤主之，宁夏、固原则效、刘文主之，折冲批亢则委之梁震。"部分已定，敌从青沙岘入延安。刘文率所部迎战，敌大败。于是王效败敌于兴武营，梁震败敌于干沟。二旬间凡三捷。龙于三边四镇山川、地形、险厄历如指掌。为图置座隅，坐筹之，咸中机要，动必有功。在边四年，朝廷倚重焉。

曹雄 西安人。先任延绥参将，继以都督同知总兵固原。廉谨忠勇，驭士严明。

周金 字子庚，武进人，进士。以佥都御史巡抚延绥，会大同杀都御史，报至，召诸将吏军卒，谓之曰："边人劳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杀也。假令上下素相爱若父子，彼将倚以为命，纵授之刃使杀焉，其谁忍乎？"众大欢悦。当是时，以片言解上下疑阻，人谓得应机之知云。

杭雄 绥德人。以都督佥事镇守。为人骁勇，常以寡破众。起自行伍，历镇三边。

王宪 字维纲[19]，东平人，进士。嘉靖五年，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务简静严肃，将士凛然不敢犯。时有谍报，套中传箭，将入寇。宪预调集延绥、固原、宁夏兵六万，当贼入道伏，而锁合儿伯通千七百骑果由花马池溃墙进，攻黑水苑及八营。固原

参将刘文伏发，败之。贼遁，趋榆林，副总兵赵瑛邀击之于思哲沟[20]，斩首三十。又遁至青阳岭，榆林游击卜云复邀击败之。寇众前阻，乃转而西趋宁夏，总兵杭雄统兵奋击，又大破之。锁合儿伯通歼焉。捷闻，降敕奖励，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尚书。卒，谥康毅。

陈珣　宁夏卫指挥同知。历升都指挥佥事，总兵延绥。所历三镇，皆以贤能称。

张珩　字佩玉，石州人，进士。行履高洁，器识弘远，尤博综群籍。嘉靖七年，为河南道监察御史。时辅臣推充侍从讲臣，疏辞不就，士论高之。嗣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抚延绥。值岁饥，躬茹疏粝，一老妾衣布供炊，敛公私所有以饱士。士视公癯[1]，咸劝加餐，至相对流涕，军遂安。其后在告[2]。复起为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军务，以套人入寇永昌，败之。捷闻，降敕奖励。卒，谥襄敏。

贾启　黄冈人，进士。任陕西苑马寺卿。后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练达治体，尤通相地观象之术，而兵政严明。

任杰　西安人。总兵宁夏，以才望调延绥。操纵得宜，赏罚明信，谋勇兼长，为敌所惮。

张翀　字鹄举，泰兴人，举人。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榆林孤悬塞外，于九边独称难守，翀至，即举边务之最急者条上十余事。上悉嘉纳，著为永规。敌数为寇，皆

① 癯：消瘦。
② 在告：官吏在休假期中。

败之而去。加兵部右侍郎，仍赐金币。

张子立 字元礼，黄县人。进士。以御史历升延绥巡抚，修城堡，开红石硖，以通水利，民庶攸赖。用兵西夏，失利，遂被逮。士民号泣遮道，为立碑于学宫。自奉清约，好古文。戍居固原，杜门谢客，居常思亲，为涕泣，不御酒肉，竟以疾卒。

蔡国熙 永平人。嘉靖间，设榆林户部郎中，以总理延、宁粮储。后因延绥粮多，奏属延绥。熙任边储，冒漏诡诈百端随事清刷，夙弊悉蠲，兵民欢洽。又以其暇创立书院，会合生徒研穷理学，接引后进，加以藻鉴[1]作人，一时士类济济。

魏祥 □□人，任参将。嘉靖十四年，北兵大入榆林塞，祥御之，战死，诏旌其忠。

杨守谦 长沙人，进士。嘉靖二十七年巡抚延绥。晓畅军实，饬吏治，增贡额，衣冠礼乐，一时烂然。边人到今德之。守谦亢厉廉洁，一介不妄取，尤长于经济筹边，有大宁诸《考》。巡抚保定，会俺答入寇，督师勤王，为中官构死。后赠兵部尚书，谥恪悯。

王缙 西安人。以指挥佥事战清水河，有功，迁固原守备。旋充右参将，分守延绥。援剿凉水湾、孟家塔、高松寨及神木山，累积战功，擢副总兵协守延绥。进右军都督府，拜征西将军兵官，镇守宁夏。

崔嵩 庆阳卫指挥使，历官参将。器宇豪迈，明敏过

① 藻鉴：品藻和鉴别。

人，能以寡敌众。初守定边，点军数千人，一目不忘。每战，阵见不用命者，辄识其名曰"回营行法。"由是军士畏威，莫不尽力。尝有敌持酒肴至城下，呼曰："汝太师敢与吾对酌乎？"嵩即单骑出城，免胄与之对酌。敌欢甚，并以妓歌舞为笑乐。故竟嵩任，寇未尝一至定边。嵩以此知名。后偶以百骑出游，遇敌骑千余。嵩谓其下曰："敌众我寡，一走，即成擒矣。"乃据高岗，与敌作蒙古语，如旧相识。敌欲乘其不意，见军甚整，不敢，蹑而去。

周尚文　西安人。嘉靖十七年以都督同知镇守延绥，有勇略。卒，谥武襄。

石永　字寿卿，威县人，进士。以佥都御史巡抚延绥，饬将练兵，革冗役，禁包占，养勇敢，谨间谍。有黠寇犯灰条沟，前后斩获甚众。历九年，民戴之尤深。

王遴　号继津[21]，霸州人，进士。嘉靖四十五年，巡抚延绥。赋性鲠介，慷慨有大节。会东路兵燹之后，又岁大饥，公造舟籴晋粟赈之，存活无算。又念中路清平孤险，增兵守之。后寇果万骑薄城下，以有备，去。又筑中河至保宁大边及镇之逻城，仍请增府同知一员，专职城堡，皆永利实政焉。

赵岢　榆林人。父英，为总兵官。岢少以父荫，历宁夏副将，剿丘富有功，升延绥总兵。岢为北兵所畏，往往徙帐而幕，南无王庭矣。鄜、延民之来田塞下者日众。黄台吉入掠，岢击走之。复犯高家堡，万骑屯明水湖，谍者以告。岢合二将，将五千人疾走威武塞，见敌乘高结

营，窥觇虚实。岢潜师示弱以骄之，遂突出精兵奋击，败遁。后东胜之围，岢提师往援，敌遥见旌旗便散走。岢尤多勇略，善鼓士气，故每向有功。子梦麟[22]，亦至总兵官。

郭琥 字宗器，永昌人。幼机警，慷慨有大志。嘉靖十九年，补总旗，为标锋。升本卫指挥佥事，擢镇蕃守备。寻补固原东路游击。调遵化，以功晋延绥总兵官。有才干，猿臂善射，矫绝伦辈。不知书，常口占作檄，颇有意理。

马永 通州人。读书负忠义，身当锋镝，琴书不去于左右。志负骁悍，而出入矩矱，文学士咸敬重，乐与游，而永亦自任。初为延绥参将，后镇辽东。恤养戎伍，与士卒同甘苦，所至感若父母。而防御饬严，猷略沉密。虽不能大著显功，亦无失事。

评曰：明初之为将者，文武固无所分矣。即正统间，尚有王骥、王越以兵部尚书迭居将帅，世犹以武途为重。及其后世，不可言矣。善哉！唐枢之论马永也，其言曰：本朝武臣，至嘉靖一大变，而武欲胜文矣。究厥所自，国初以将对敌，举动自由，以渐而制于群珰之出镇，乃设巡抚以制群珰；又以渐而制于巡抚总督之吹求，重臣握兵权，藉巡按以为纠察；又以渐而制于巡按之翻异，随在掣肘，不得不文，以为自御之计。且文臣轻辱鄙陵，动以不识字为诮。及其荐剡，则右文而后武，又不得不文以为自立之途。于是天下靡然从之，莫知其自为武矣。此岂安

不忘危之道哉？然吾观戚南塘[①]、俞虚江[②]之著书[23]，即宿儒亦有所不及，为文臣者宁无愧哉？

郜光先　长治人，进士。隆庆五年，巡抚延绥。老成简重，绸缪边事。筑红石硖以东大边三十里，保宁至波罗大川口二十五里[24]，而青山口之捷尤多首功。晋兵部尚书。

张守中　号大石，闻喜人，贡士。隆庆五年，自神木道升延绥巡抚。初守中在神木时，廉节特著，偶夜微行过酒家，闻妇语其姑曰："此酿似张副使。"姑询之，云："清而美也。"守中益自励焉。为人质朴少文，方严笃实。镇城暨诸边堡、城垣、衙宇、学宫、仓库皆公躬莅其所，规画指示，殚力经营。时奸宄敛迹，塞上肃清。后升兵部侍郎。

杨锦　字尚绚，号月川，益都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以户部郎任靖边兵备副使，创建龙图书院，绥惠羌戎，威名流著。拜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前后军功，屡赐金以旌之。子邦宪，字孝征，号范我。万历三十五年进士，亦以户部郎出知西安府。有异绩，擢关内兵备副使，陕以东大治。转补神木及榆林两道，著武功纵横，善果断，以计擒巨盗麻四等，擢左布政使，拜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邦宪为人廉慎，见者不知其为尊显贵。人虽仕进，多所更历，而贫薄过甚，世称之。从孙蕴，顺治十八年进士。任安定知县，以惠爱为政，能世其家。

---

① 戚南塘(1528－1588)：即戚继光，明代抗倭名将。
② 俞虚江(1504－1580)：即俞大猷，明代抗倭名将。

王汝梅 安肃人，进士。万历九年，巡抚延绥。时值大饥，边饷告匮，公竭力救荒，蠲租请赈，生活者亿万人。贡市每求增赏，公力持之，内安外攘，西陲底定，公之力与。

贾仁元 字西池，万泉人，进士。任延绥副都御史，崇尚节俭，置乡约所。每朔望，联属会集，讲说忠孝事实，化诲愚顽，武功文教，一时并茂。迁兵部左侍郎。

刘棨 字效忠[25]，顺天人，进士。任延绥佥都御史，刚明严断，人不敢犯。簿书悉自裁决，曹无留事，一钱寸丝，与民公市焉。

陈良知 莒州人，贡士。任延宁粮储郎中。锱铢不染，给放以时。且清苦自励，日令家人磨腐以给，人称其廉。

王见宾 济南人，进士。任延绥巡抚。沉毅多奇略，每筹画边务，能集思广益，故动有成绩。

孙维城 丘县人，进士。万历二十九年，巡抚延绥。时秋霜殒稼，地方艰食。城忧形于色，多方赈贷。每军月加本色二斗或四斗，所全活者甚众。乐恬退，恶奔竞，人不敢干以私。卒于官。行之日，士民拥泣，辆不得前焉。

评曰：加米之制，岂自今始哉？盖延镇之土不毛，而沙深坂峻，粮亦悬而难继也。顺治初定为经制，无何[①]，为总督孟公乔芳题请裁去。至康熙三年，总督白公如梅陈

① 无何：不久。

乞再三，始得报可，军食得以复振，至今赖焉。嗟乎！昔赵奢、窦婴之为将也，受赐千金，犹一朝分散而不顾，况仓有储粟，乃屑屑焉与士卒计也哉？

房守士　齐河人，进士。任榆林兵备副使，质朴敏干，偕中丞贾仁元一乃心德，砥俗阜民。榆俗故侈，守士慨然曰："不可长也。"下令："长袖高髻者罚罔赦。"一时敛华归实。朔望，召耆老氓庶陈说孝义。每诣学宫，鸠集弟子员之尤者，课其文艺。是时斗米十钱，为置备荒仓，今赖之。擢巡抚副都御史。

郑汝璧　缙云人，进士。博雅工文翰。巡抚延绥，创清宁台以望氛祲[①]。尝著《方物篇》，申饬吏治，行于世。

涂宗濬　南昌人，进士。深于理学，巡抚延绥，刊《圣学源流》。又修学宫，创书院，建文塔，置学田，增廪饩[②]，改武庠，周悉备至。至于葺候台，创《镇志》，尤为盛事。后总督三晋，寻加兵部尚书。

赵楫　山阴人，进士。以御史出为延绥中路兵备副使，有冰檗[③]声。累官右都御史。长子璋，以孝行闻。比卒，冢妇殉之，榆人为立孝烈祠。

李楠　嶧县人，进士。备兵靖边，性清介公正，视国如家。其筹边务，亲历川原，不惮劳勩[④]，尤能轸恤军民。官至陕西巡抚。

---

① 氛祲：预示灾祸的云气。
② 廪饩：科举时代由公家发给在学生员的膳食津贴。
③ 冰檗：喻指处境寒苦艰辛。
④ 勩：劳苦。

萧察 汝阳人，进士。任靖边道，正己率属，吏畏民服。至若莱阳之张梦鲤，涪州之文作修城立学，先后媲美焉。

刘敏宽 安邑人，进士。备兵西宁，有斩获功，收抚蕃族万人，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再起延绥。往时吉囊遇开府下车，辄纠众挟赏，宽于中道授诸将方略，擒斩一百余级，遂惧。乞降，许之。既而破猛克什力于响水。明年，又破于保宁。又明年，破于怀远。加兵部左侍郎，迁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会寇犯孤山，我兵不利，适宽在花马池，督宁夏总兵杜文焕率三镇兵破之。嗣后，在延镇捷者八，甘镇捷者三。近古以来，所未见也。宽再疏，引告归。宽晓畅边情，所至简兵，搜乘备储，胥缮城堡，料敌先见如神。所著有《益智录》[26]、《延镇图说》[27]等书行于世。

杜桐 字来仪，延安人。任本镇总兵，以谋勇著称。首功至一千八百，官特进荣禄大夫右都督。弟松，字来清，亦为本镇总兵。尚气节，廉勇绝伦，多首功，官都督同知。阵亡，赠少保左都督。

张我绳 邯郸人，贡士。以户部郎司饷延宁，适岁大饥，绳多方处给，捐俸煮粥，惠洽三军。濒行，有议建生祠者，绳力止之。及去，祠成。

金炼 武定人，进士。督延绥粮储事，时军饷苦不给，因力请度支，严檄郡国，飞辇绎络，军食以饶。

顾言 江阴人，进士。以户部郎督延宁粮储。往时大司农每发金钱，不能如额如期，以致师不宿饱。言独力

请之，司农雅重言，辄如其请，无庚癸[1]忧。赋性廉明，出纳之际，吏不敢奸。

麻贵　大同人。万历中以援宁夏，平番贼[2]，升延绥总兵。至镇，简练军士，信赏必罚，用降丁为向导，善伺敌间而乘之。万历二十二年秋，套人十万入宁夏，贵帅师乘虚捣其庐帐，多所斩获。复迎战于下马关，胜之。次年春，攻常乐。贵有疾，闻警辄起，曰："病未即死，岂以爱身而废封疆重寄哉？"逮夜出师，俘馘甚众。八月，复入，又穷追之。转战至叶家岔，殪其渠帅。贵念套人屡至，非大创之不可，遂分军为九，刻期[3]入套。二十四年春，以中路游击阎逢时、远登、王国栋出红山，为前军副将，郭有光出保宁，踵其后。以东路裨将帅以律出高家堡，戴晔出神木，王威出孤山为左军。以西路参将孙朝梁、卜天兆、马友才、杜松分出定边、镇靖、安边、清平为右军。而自以大军独当一面。套人莫知所备，大胜之，驼马、军器俘获不可胜计。捷闻，晋秩，荫一子。然贵能谦抑[4]不伐，世尤以此多之。

尤继先　榆林人。任昌平总兵，善骑射，爱士，士乐为之死。神宗夜梦一独目虎卧厚载门前。及晨，继先入朝，眇一目，赏赉有加。后镇守固原、延绥，谋略过人，敌不敢犯。又镇蓟、辽九年，加少保。其没也，军中咸西向

① 庚癸：古代军中隐语。谓告贷粮食。
② 番贼：据《明史》卷二百三十八，当指蒙古鞑靼首领哱拜。
③ 刻期：即克期，在严格规定的期限内。
④ 谦抑：谦逊，谦抑。

祭之。

王威 绥德人。镇守延绥，勇略轶群，威信流著。一门多将材，死于王事者甚多。

陈长祚 长乐人，进士。万历三十九年以参政备兵榆林。有德政，军民戴之。与都御史刘敏宽规画便宜，靡不奇中，因报三大捷，朝廷颁金币之赐。会推巡抚，祚曰："急流中不可不勇退也。"遂致仕归。

张承胤 字望峰，榆林人。父臣，历任宁夏、甘肃、固原总兵官，所至有功。承胤以父荫，积官至本镇总兵。谋勇过人，胸负韬钤[①]，尤精骑射。后又任辽东，以死勤事，与祭葬。子应昌、德昌、全昌，世比之"三种"，而忠烈过之。德昌，字开之，任南京池浦总兵，调剿流贼河南，与周王困守开封，贼决黄河，城陷，死之。应昌、全昌有传。

官秉忠 榆林人。本镇总兵官，身经百战，功在三边。

金忠士 休宁人，进士。以御史出为福建参政，有军功，擢榆林兵备。寻进都御史巡抚延绥。红山贡市挟求十事，忠士拒之力，且欲声其罪，乃乞盟。忠士曰："寇心叵测，不足恃也。"因选徒蒐乘[②]，为不虞计。未几，果大举入寇，忠士密与大将军杜文焕率精兵大破之。凡三捷。遂以积劳，卒于官。

高邦佐 襄陵人。以进士历陕西左参政，备兵神木，

---

① 韬钤：古代兵书《六韬》、《玉钤篇》的并称。后因以泛指兵书。
② 蒐乘：检阅兵车。

有善政。后为熊廷弼监军。广宁之役，同事者讽之，西走，不听。即沐浴衣冠，西向再拜，自经。其仆高永亦殉焉。巡按御史方震孺上其事于朝，曰："邦佐慷慨自缢，可谓一时之烈。"赠恤，谥忠节。子曦、晖，皆成进士。晖为曲靖推官，有声迹。

评曰：余客山西，见襄陵人云高忠节公在神木时，清节著闻。有兄犹驱驴赁值以自给，及至神木之逆旅[1]，放驴取樵，乃肃衣冠，辞主人以往。质明，主人见向客从宪署出，大惊。欲阴为资，装之不顾而去。呜呼，俭以养廉，人固知之矣，而孰知其廉以成节也哉？宜曦、晖之兄弟竞爽，而子孙日以众多也。

杜文焕　字弢武，桐之子。时套警方严，自宁夏总兵迁本镇。焕至，督师与战，多捷。后以事谢去。崇祯二年十一月，大盗混天王等掠延川、米脂、清涧诸县，起复为总兵，剿之。三年，边盗王子顺、苗美掠绥德，南围韩城。总督杨鹤、巡抚刘广生赴援，斩首三千级，贼遁。复犯清涧，官兵追逐之。贼由西川走，复追击，降三百余人，余悉散。而苗美之叔苗登雾又啸聚于安定，文焕击败之。八月，王嘉胤诈降，复叛去，走黄甫川，引套人入掠。文焕同洪承畴从孤山进击，大破之。四年，贼首神一魁据保安，招套中千余骑为乱，文焕与贺虎臣合军围之，遁去。文焕三任榆林，赐飞鱼，宠盛无比焉。子弘域，官至池州、六合总兵，部伍肃然，为一道最。自桐及弘域三世总戎，当代推

[1] 逆旅：客舍，旅馆。

为名将家云。

评曰：天启元年冬，套人从黄吉岭入犯延安，北关文庙焚掠殆尽，阅数日，引退，而中文焕以蜚语。事闻，即有议逮文焕者，给事中蔡思充疏曰："大将为敌所忌，而因谩言以挤之，有伤国体。"得寝[①]。是时，咸咎调兵东援，延之精锐半出榆关，以致寇张而贼起。然吾观经略熊廷弼"点阅延绥抽调军马"一疏，有"每点一兵叹一气，验一马堕一泪"之语，何延兵至此？而行者居者之衰弱乃尔也？有谓弘域驻兵通州，凡榆林之精壮杀手尽归帐下，岂果文焕爱子之情不胜其爱国乎？然文焕谢病之后，尽室而南，不及于祸，虽非范蠡之浮，亦同宫奇之去。《易》曰："君子见几[②]而作，不俟终日。"文焕有焉。

李怀信　大同人。任定边副将，智勇兼优。每战，躬先士卒，斩馘无算，北人畏之。西边倚重，为建生祠。后升总兵。

李荣　绥德人。任镇靖参将，建置东桥，人便利涉，遗德不忘也。后升总兵。

杜希茂　榆林人。镇靖参将。时值饥荒，居民流离，无以复业。茂百计招劝，市牛给种，开垦边外沃地，劳来备至。复款结北人，并无侵掠。数年后，大稔。

杨璘　□□人。嘉靖二十三年，任神木营参将，统兵至胡胜家墕对敌，奋不顾身，矢尽弦绝而卒，立祠。

---

① 寝：停止，平息。
② 几：苗头。

史见　□□人。万历二十年，任神木营参将。时定边大举入犯，见应援马莲井，力战不克，叹曰："今日可以报主矣。"遂殁于阵。赐祭，建悯忠祠。

岳士望　镇西人。任靖边同知，神贼攻城，士望调度守御，危坐敌楼上，矢石雨下，神色自若。或曳之使避，士望张目叱之，内安人心，外阻敌气，城赖以全。

王承恩　号锡宇，西宁人。崇祯二年，以临洮总兵勤王，收复四城，遂晋左都督。五月，调任延镇。四年七月，贼首上天龙、马老虎、独行狼掠鄜州，列三营于太平原，承恩击破之。上天龙等以二千人降。降贼满天星等自合水叛去，攻中部。承恩帅师往讨，斩获贼首万余级，生擒二千余众。捷闻，加太子太保。十一月，贼首谭雄陷安塞，不沾泥、张存孟等陷安定。承恩克安塞，斩五百余级。即进剿安定，贼潜走绥德。混天猴等陷甘泉，杀知县郭永图，河西兵备副使张允登战死，洪承畴遣承恩分剿之。五年十月，承恩败安塞遗贼于西川，吴堡贼首乔六自斩其魁以降，余遁走，延绥稍宁。寻以华州兵溃，谪去。

彭述谟　山西镇西卫百户，任木瓜园守备。有膂力，为一时妙捷。崇祯十三年，土贼阎三海倡乱，潜夜劫堡。城陷，死之。

洪承畴　字亨九，南安人，进士。崇祯三年，巡抚延绥，值岁大凶，市无见粟，斗米千钱，军民饥死者大半。群盗蝟起，承畴力疏，请蠲税粮，发赈济银十万两，全活者甚众。且亲冒矢石，征剿流寇，赏罚严明，贼越境而遁。后升陕西总制，至今讴思之。

曹文诏 大同人。膂力绝人，性开济，不事小节。从子变蛟，勇敢善战，父子相随属，时称之为老总兵、二总兵，贼咸惮之。文诏少以部将从经略熊廷弼、孙承宗，以战绩显。崇祯二年，京师戒严，文诏以兵入援，有功，补延绥东路副总兵。其冬，土贼王嘉胤聚众为乱，攻陷木瓜园堡，渡河掠菜园沟。文诏击却之，追斩之于阳城。推为临洮总兵官。其明年，贼王老虎等陷武安、华亭，转攻庄浪。文诏、王性善等西剿，击贼于栗园，败之。又合督抚四镇兵，先后数十战，贼潜遁。其秋，黑煞神、过天星、蝎子块、紫金梁等贼共数万据中部，官军攻围两月不下。文诏及张福臻等兵至，克之。于是延安、庆阳稍稍得安焉。是时，逸贼郝临庵、可天飞与独行狼窜入铁角城，耕牧其中，为持久计。文诏又击斩之，军声大振。又击甘泉贼，破之。六年，文诏败贼于榆社。时贼已穷蹙，总兵张应昌屯汾州不进。紫金梁、老回回北奔，文诏夜袭之于偏店，贼坠山谷者无算。追至沙河，夺马骡数千，贼遂南走。八年，文诏剿寇陈许间。先是，凤阳贼奔蕲黄，洪承畴次汝宁，虑其再入江北，命邓玘、文诏邀之于随州。其夏，贼复入陕西，承畴率诸将自汝入秦，檄文诏以师会。承畴次灵宝，文诏自南阳出阌乡，直捣商洛。大军驰兴安，邀其奔轶。文诏夜至五峪，寇伏险以诱，文诏击败之。进至波罗寨，变蛟统锐师在前赴利，文诏殿后。贼伏从中起，截我师为二。转战至锹头原，力竭自刎。文诏忠勇著名，前后杀贼数万计，至是没焉，天下惜之。变蛟遂以兵属承畴，抚视之如子。松山兵败，死之。

陈奇瑜　保德人，进士。崇祯五年，以陕西左布政推巡抚延绥，清介有守。其在藩司时，有羡[1]金二万。时延镇大饥，死者枕藉。奇瑜尽以赈济，全活无算。六年十二月，秦贼既尽入山西，兼走河南，而延镇贼首钻天哨、开山斧独据永宁关阻险，数年不下。奇瑜谋取之，乃假总督檄，发兵七千抵延川，潜师疾走。贼不虞大兵至，仓皇奔溃，分兵击贼首一座城并斩之，奇瑜威著关陕。七年二月，贼又自河南入湖广，张甚。廷议以为宜用重臣，开督府统摄诸道兵讨贼，制曰：可。诏进延绥巡抚陈奇瑜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视贼所向，随方剿抚。奇瑜檄诸将会兵陕州。六月，奇瑜及郧抚卢象升剿竹山竹溪各山寇，连战，斩获甚众。复败之于硖石。八月，奇瑜招降贼万余，并令还乡。初，贼为三边总督洪承畴所逐，窜汉中。川兵又扼险拒之，贼饥，无所得食，遂乞降于奇瑜。奇瑜受其降，设官监护之。檄所过郡邑为具糗粮传送。贼既度栈道，遂尽杀监护官五十员，攻陷麟游、永寿、盩厔、宝鸡，众二十万。奇瑜至凤县，始分兵出御，而悔已无及矣。十一月，奇瑜请各抚镇分地责成从之。时抚局大溃，贼势日盛，遂落职听勘。

评曰：贼之多，无过于王莽时矣。然黄巾、平林、黑山、飞燕、羝根诸名，皆其自相称号，未有如明之概呼为流贼者也。景泰、天顺间，有刘千斤、刘长子者，屯聚郧房山中。成化时，众至数万，攻掠汉沔，河南骚动。抚宁伯朱

① 羡：有余，余剩。

永、尚书白圭讨平之。及至武宗朝，山东刘六、刘七，河南赵镞，蜀兰鄢，江西桃源、华林、玛瑙，多者至二十余万，而惟刘六为最大，拥众向北，京师戒严，始谓之流贼矣。其刘流之讹，与亡秦三户兆之先见者耶？是时，都御史马中锡提督军务，欲效龚遂下渤海盗，招抚解散，遍檄所在官司不许捕捉，与供饭食。若听抚，待以不死，遂至鲠[①]毒日甚。齐鲁、中州及徐邳而下，屠城杀吏，望尘崩溃。至通州狼山，遇飓风覆舟而灭。招抚之故事已然矣。何奇瑜之复出此也？书生谈兵，往往类是。向非飓风，则太监谷大用、侍郎陆完、伏羌伯毛锐，其不为奇瑜者几希矣。

张伯鲸　扬州人。任户部分司，洁己惠民，每捐俸以施饥者，延民诣阙上章，保为榆林道。旋擢抚延绥。初，镇兵饥迫大噪，过饷司前，辄相戒曰："无惊我公也。"伯鲸慰谕之，始定。

俞翀霄　靖边人，任延绥总兵。崇祯九年，闯贼拥兵北至时，翀霄莅任。甫月余，仓卒率兵五千，拒之于西川土墼寨。遇贼力战，自辰至酉，杀获甚众。援兵不至，遂死焉。

都任　字弘若，祥符人，进士。备兵榆林，时贼所过奔溃，任以延绥重镇，预为守御计。适旧抚去，人鲜固志，任涕泣劝谕，勉以忠义，贼遣人诱降者即斩之以徇。贼数万薄城下，百道攻击，任随机摧破。复简壮士，夜斫其营，斩首数百级。贼益愤，攻围愈急。有为贼作内应者，城遂

① 鲠：鱼骨。引申为病患，祸害。

陷。任率众巷战，力屈被执，贼帅曰："若固好男子，苟降，无忧富贵也。"任怒骂不绝口，遂遇害。

王家禄　黄冈人，举人。户部员外郎，榆林督饷。闯逆临城，家禄拊循士卒，分调刍粮，乘骑下城。闻贼入，即拔一卒小刀自刎，未殊[1]也。众扶上马，或来告曰："贼已有约，降者不死。"家禄于马上唾之曰："吾丈夫也，岂降贼者邪？"更策马至上帝庙前，索所佩刀出刭死。

李昌龄　号玉川，镇蕃人。任延绥总兵，数有战功，以抗直不合于时，军政落职，因家焉。崇祯十六年，闯贼屯聚于河南，孙传庭总督五省之师往讨。是秋，霪雨淹旬，我师饥疲，溃于郏鄢。闯贼直趋潼关，陷西安府，遣伪将李过、刘芳亮北略榆林。会延抚崔源之罢职，总兵王定复弃城去，城中汹汹。时昌龄在旅舍，或告之趣亡，昌龄曰："我叨[2]列大臣，莫非国土，去将焉之。果此城不守，当与之存亡耳。"无何，李过等下延安，众十余万，略地至绥德。十二月二十一日，遣贼将黄色俊来说降，于是，榆林道副使都任、督饷户部王家禄、中协副总兵惠显与各营诸将集议，士民咸在。参将刘廷杰大呼曰："贼虽破长安，三边尚为朝廷守，榆林又天下劲兵处，一战，必夺其气。然后约宁夏、固原为三师以递进，贼可破也。"众曰："将军议是。"总兵尤世威曰："受国厚恩，执橐鞬，援枹鼓，指令三军，惟世威是任。"王世钦，故山海总兵也，前曰："大丈夫

① 未殊：未断气，没死。
② 叨：谦词，忝。

世食君恩，砺刀秣马，予将战矣。”士庶军余咸嗔恚愤激，登城骂贼曰：“我榆之人，男不耕，女不织，赖转饷以食，受朝廷之恩者三百年矣。忠义侠节，著于九边，肯为贼降耶？”贼众稍稍退。于是共推昌龄宿将知兵，署领镇事。城中各巷联结忠义大社习兵。昌龄乃沥血誓师，分汛以守。南城楼则为榆林道都任，饷司王家禄、总兵尤世威、副将惠显、定边副将尤翟文、参将刘廷杰、坐营游击李英、保德州知州钟乾健佐之。东南城隅则为右营游击刘芳馨、安边参将马鸣廉、右营游击姬维新分守之。城之东南观远楼则为左协副将潘立勋、山海副将杨明、兵道中军柳永年、火器营都司郭遇春。东城信地楼则为永平司饷户部郎中张云鹗、西安州参将李应孝分守之。前东门空心楼则为总兵王世钦、右营游击尤养鲲、奇兵营中军杨正辟等佐之。后东门楼则为总兵李昌龄，天津总兵王学书、孤山副将王永祚佐之。北城敌楼则为真安州知州彭卿等佐之。后西门楼及水西门楼则为柳沟总兵王世国、山海铁骑营参将尤岱、隰州知州柳芳分守之。新添门楼则为辽东总兵侯世禄、山海总兵侯拱极、左营游击陈二典、湖广监纪赵彬守之。城中督清街道则为定边副将张发、旗鼓都司文经国昼夜巡视。部署甚整。复出锐众以战，颇多斩获。初，贼自谓榆中父老皆其乡人，度不烦兵而下。乃行坚守，贼甚恨之，督攻愈急，更悉众薄城。榆城三面倚山，一面临河，城北有护城五墩，相为声援，贼不敢近。惟东南山阜参差，且有祠庙林木隐蔽，贼依之结营。而海潮寺尤逼居城下，贼乃潜入其中为地突，城中亦穿地截之。

贼复于沙峰上起飞楼，与城楼相对。矢石交至，势甚急。尤世威与其从弟尤翟文自南门出，力战于榆阳桥，贼退去，翟文没于阵。东城亦选壮士悬出城外，奋击，贼为披靡。二十五夜鼓一中，贼营遍吹觱篥[1]，将退守绥德，请益师。而城中奸民有起火以应之者，比晓，贼复环攻。至二十六日，南城将穿空。榆林道都任议撤屋材为重城，以备缺。二十七日晡时，城陷，士女皆登屋巷战，刀楯之声不绝。至诸将之在围上，或被伤，或自尽，或为贼缚，无一人降者。昌龄于十二月槛送西安，骂贼不屈，磔于市。是时，镇延绥者为伪顺权将军王浪智、节度使周士奇、防御使张弘祚，分守绥州者为权将军高一功。十七年春，闯下令征榆林，旧绅高显忠等二十四员赴西京。西京者西安，闯所更名也。行至鱼河，悉诛之。四月，高一功来巡城，调民间之壮丁二千徙鄜阳。后又徙千余丁之四川。寻加浪智确山伯，一功临朐男。而闯贼已破京师称帝矣。五月，闯令迁榆林大族实西京，会大清兵入关而止。是岁，为顺治元年也。顺治元年六月，贼帅高一功同伪亳侯李过杀王浪智于榆林之演武场，即以一功代之，李过仍东防西河渡。冬十月，我大清兵临河，一功尽毁榆中廨舍，造悬楼，置大炮，日坐城上，索奸细，杀人无算。十二月，英王从保德州渡河，孤山、黄甫川东路诸堡皆争先迎附。王以大兵从镇川沟南取西安，分别部唐通、姜瓖诸师徇榆

[1] 觱篥：古簧管乐器名。以竹为管，管口插有芦制哨子，有九孔。又称"筚管"、"头管"。

中。顺治二年正月十四日，一功拒战于常乐，败，奔响水。十六日，我兵入城安抚，姜瓖追至波罗，又大败之，高贼遁去。余素闻榆中为名节之地，每访之故老，最后得前通守王世泰者，当时亦在围中，为余具道之如是。文经国，西宁人。李英，字阁章。钟乾健，字体元。彭卿，字佐宇。刘芳馨，字通宇。姬维新，字启周。赵彬，字瑞阳。尤养鲲，字辅尧。杨正锦，字御寰。王永祚，字昌裔。陈二典、马鸣廉失其字，俱榆林人。余别有传。

王世泰 字心宁，别号伯年。崇祯六年贡，入太学。判赵州，改授清丰县丞，复补潜山县丞。时张献忠犯江北，安徽巡抚檄调军前效用，督饷监兵，有功，题加通判。顺治初，委署知吴堡、清涧两县事。因母病告归，隐居山林，以琴书自娱。长于歌咏，一时称其文笔。所著有《仕优草》二集。

潘立勋 汉中人，武科，状元及第。任榆林副总兵，贼至，悉力拒守，擐甲达旦。及贼入，死之。

尤世威 字凤台，府谷人。以行伍起，积功，历任昌平、山海关总兵。崇祯十六年，与李昌龄同守榆林，城陷，世威犹率众巷战，与刘廷杰、王世钦、王世国、李昌龄俱被执。廷杰大骂贼，磔于市。槛车送世威等至西安。李自成谓之曰："将军皆名将，共取封侯可乎？"世威等仰天大笑曰："驿卒敢大言，某等朝廷大将，悔不速杀汝。"自成笑，前解缚。世威叱曰："骙[1]驿卒，勿近前污将军衣。"自

① 骙：愚，呆。

成怒，皆斩之。世威弟世功，亦为总兵官，亡于王事。忠义出于一门。

尤翟文　字龙潭，世威从弟，定边副将。勇敢善战，临敌不事刁斗[①]。贼素知其名，及围城时，翟文属其徒千人开南门出战。贼为辟易，顾见翟文所将尽步卒，因相聚复进，翟文力战，没。

刘廷杰　字若三。绥德进士，彝鼎子也。崇祯十六年，为延绥抚标参将。时以防寇驻绥德，设备谨堠，不辞劳怨。已而贼入关，据西安，所在望风披靡。廷杰回镇，激以大义，遂与榆林诸将士固守。未几城陷被执，贼好谓之曰："若能降，仍以若为大将。"廷杰怒目曰："为朝廷守城者，我也。宁死不贻君父羞。烈烈丈夫，岂降贼者耶？"贼怒支解之。彝鼎闻之，叹曰："可谓有子矣。"时从弟廷夔为诸生，慷慨任侠，闻廷杰之死也，来榆林收瘞[②]，抚其尸而哭曰："伯兄死，吾何独生为哉？"祭殡毕，赴云岩阁，自投下死焉。妻高氏，贤明妇人也，抚遗孤祖仁。迨稍长，一日欷歔泣谓曰："我所以偷生者，怜汝耳。今汝已有知识，吾将去矣。"遂不食，数日而绝。

惠显　字晦我，清涧人。祖之翰，嘉靖三十四年举人，大同府通判。在公清介，有冰雪声。父承芳，万历二十二年举人，历南京工部主事。日讲周、程之学，人称为"关西夫子"。立表忠祠，以祀建文死事诸先贤。改北京

① 刁斗：古代行军用具。斗形有柄，铜质；白天用作炊具，晚上击以巡更。
② 瘞：掩埋，埋葬。

户部，不拜，归里。有五子，而显其季也。显，初名显扬，以嫌同兄世扬名，去"扬"字以自异。少为诸生，即厌薄举子业，白衣从军，思效命于疆场。由步卒起，积功至延绥副将。贼至时，激励将士，勉以忠义，闭城固守。城破，被擒，贼慰之曰："若固世家子而有武略，且为世扬弟，能从我，则以权将军相授。"显极口詈之，磔于市。从子渐，字硕亭，时为抚边守备，亦骂贼死。渐，世扬子也。

评曰：惠显及从子渐，忠烈表表，能世其家。而《清涧志》失其名，余窃怪之。及询之榆人，皆历历道其行事。县志不传者，以兄世扬故也。及读巡抚胶侯贾公所修《通志》，世扬之名亦俨然在科目之列焉。嗟乎！此真得《春秋》之法矣。书人书名书字，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乃以世扬而并显与渐没焉，岂《春秋》之法哉？故余从而表章之。盖孔明之弟，何必有兄而蔚先之？儿不嫌无父也。向使世扬以不汗终，不亦为东林之巨擘乎？乃遘兹阳九[①]，老蒙点染，此古人所以著论于阖棺、伤心于末路也。

国　朝

王正志　字灏夫，天津人。顺治二年，巡抚延绥，时榆镇初定，多方绥集，民甚德之。五年冬，风闻大同总兵姜瓖叛，人未之信也。其明年春正月，讹言日至，且云姜兵西下。盖姜瓖为榆林人，习知其狂悍，人情惶骇。延镇

① 阳九：指灾荒年景和厄运。

总兵沈朝华驻兵黄河。为遏截计，正志更檄调延安参将王永强协防清水营及黄甫川诸路。强恃勇跋扈，素与主将不和。会神木高家堡诸贼田秉德、张秀首乱，拥废将高有才、郭毓奇，焚劫庐舍，府谷叛兵又应之。二月，永强率兵驰一日夜突入镇城，屯凯歌楼下，声言姜逆分兵过河，将归守延安。沈总兵闻强西回有叛志，从径路袭之。至神木隘口，为贼所生得。有才又已驰伪檄招榆林，云兵且至。是时，榆林城守永强晨起帐中，侦知沈总兵败死，强谕众以起大事，固原副将李某遂于坐起为乱，仓库、衙署劫掠且尽。正志闻变急走，至准提寺死之，同时户部分司山东朱予升亦死焉。永强即推榆林道孙士宁为巡抚，赍诏官张星改名李辰，为榆林道。永强自立为延绥大元帅，又召鱼河故将平德为山西总兵，遂留裨将谢汝得为延绥总兵官，高有才等亦各自署官爵，不相统摄。永强勒兵至延安，而高有才亦出兵于富平，关中大震。陕西巡抚黄尔信上疏请兵，兼求救于汉中。平西王及固山李公各以兵出栈道，疾趋三原。三月，王师战于美原，大败之。永强奔石浦川，自缢。有才宵遁至府谷，据城自固。伪帅平德至汾州，闻美原之败，退屯紫柏。六月，平西王师次田庄，平德逆战，大溃。平西王遂进营于绥德之无定河口。是夜，暴风雷，大雨如注，固山李公初欲屠榆林，闻雷作，默以曲赦为祝，天忽天朗。至镇，止罪渠魁，余俱不问。平德窜入葭州。九月，平西王围之，城破，德复东渡黄河。平西王遣将追，擒德，斩之。其冬，平西王师留攻府谷，不下。明年冬，始克之。有才投黄河死。延绥诸贼悉平。

评曰：王永强与延抚王正志誓为父子。及乱，正志抗节不屈，而永强杀之，曾无纤介。永强，吴堡人，其即五原之吕布欤？

夏廷印　广宁人。任神木副使，在官清恪，俸禄之外，一无所受。顺治六年，高有才之变，慷慨赴难，死于府谷县。恤赠太仆寺卿。

新　增

韩讳奕　字克振，号闲斋，满州籍，鄘州人。康熙三十八年任榆林城堡同知。性慈爱，博学工诗文，精翰墨。居官清介，饶有政绩，与观察佟公、总镇施公，同心协力，开水利，建文庙，作士恤民，诸废毕举，边地士民莫不德之。立生祠于文庙之侧。癸未冬，圣驾西巡，督抚稔知其才，调往扈从。上嘉之，赐宸翰[1]，褒宠焉。勒石明伦堂上。未几，即有卓异之荐。甲申秋，奉特旨升授陕西、临洮守，军民攀辕者以万计。

榆林镇绅衿士民公叙。

【校勘记】

〔1〕洪武三年　三年，原作"四年"，据《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汤和传》、万历《志》卷四《名宦》改。

〔2〕九年冬　九年，原作"八年"，据《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汤和传》改。

---

① 宸翰：帝王的墨迹。

〔3〕追封东胜侯　原脱"追"字，据《明史》卷一百三十三《汪兴祖传》补。

〔4〕邀击之于小龙州狄青原　狄青原，《皇明书》卷二十四作"铁清源"。

〔5〕回回杨虎力为满四谋主　杨虎力，《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一《固原平盗》作"杨虎鲤"。

〔6〕乃议移延绥营于山口　据上下文，"山"前疑脱一"东"字。

〔7〕汤胤勣　原作"汤阴绩"，据《罪惟录》列传卷十八《汤胤勣传》、《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汤和传》改。下同。

〔8〕尝从兴济伯礼部尚书杨善问英宗于塞外　原"善"字后衍一"通"字，据《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汤和传》删。

〔9〕惟解秦宫一粒丹　惟，原作"谁"，据《罪惟录》列传卷十八《汤胤勣传》改。

〔10〕天顺七年　七年，原作"六年"，据《明史》卷一百七十三《汤和传》改。

〔11〕寇入屯柳树湖　柳树湖，原作"柳树弟"，据《罪惟录》列传卷十九《朱永传》改。

〔12〕五年　原作"六年"，据《明史》卷十一《宪宗本纪一》、《明史》卷一百七十一《王越传》改。

〔13〕弘治十年　原脱"弘治"二字，据《明史》卷一百七十一《王越传》补。

〔14〕既又筑边墙　边墙，原作"边城"，据《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北直隶保定府》"吕雯"条改。

〔15〕山、陕饥　陕，原作"西"，据《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北直隶保定府》"吕雯"条、(雍正)《陕西通志》卷五十一《名宦二》"吕雯"条改。

〔16〕绂令汰尼尽给配军之无妻者　原"尼"后衍一"僧"字，据《明史》卷一百八十五《黄绂传》删。

〔17〕以御史先巡按陕西　原脱"以"字，据《罪惟录》列传卷十五上《熊绣传》补。

〔18〕嘉靖十年　十年，《明史》卷二百二《唐龙传》作"十一年"，《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十三《浙江金华府二》"唐龙"条下同本志。

〔19〕字维纲　维纲，原作"惟纲"，据《明史》卷一百九十九《王宪传》、《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九十五《山东兖州府》"王宪"条下改。

〔20〕 副总兵赵瑛邀击之于思哲沟　赵瑛，原作"赵英"，据《明史》卷一百九十九《王宪传》改。

〔21〕 字继津　字，原作"号"，据《明史》卷二百二十《王遴传》、(雍正)《陕西通志》卷七十一《人物》"王遴"条下改。

〔22〕 子梦麟　梦麟，原作"孟麟"，据本志卷三《官师志》"镇守延绥总督府"条下、万历《志》卷二《建官》"镇守延绥总督府"条下改。

〔23〕 俞虚江之著书　虚江，原作"盱江"。据上下文意，此处当指俞大猷，而其号虚江。据改。

〔24〕 保宁至波罗大川口二十五里　"二十五里"万历《志》卷四《名宦》"部光先"条下作"五十二里"。

〔25〕 字效忠　效忠，万历《志》作"两峰"。

〔26〕 所著有益智录　此处疑误。据《四库全书总目》卷十六《史部》十九载，《益智录》为清初孙承泽所撰。又据《传世楼书目》子部《兵书》所载，敏宽著有《删定武库益志录》五卷。

〔27〕 延镇图说　延镇，原作"四镇"，据《千顷堂书目》卷八《地理下》、《明史》卷九十七《艺文二》改。又，《传世楼书目》作"延镇图记"。

卷四之一　人物志

列　传上

汉

吕布　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刺史丁原为骑都尉。灵帝崩，原将兵屯洛阳。董卓入都，将为乱，诱布杀原，而并其兵。布杀原诣卓，甚爱信之，誓为父子。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卓性刚而褊，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由是阴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后布诣允，陈卓几见杀状。时允与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告布，使为内应。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布遂许之，手刃刺卓。允以布为奋威将军，假节，仪比三司，进封温侯，共秉朝政。允既不赦，凉州人卓将李傕等遂相结，还攻长安。布与傕战，败。乃将数百骑以卓头系马鞍走，出武关，奔南阳，袁术不受。北诣袁绍，绍与布击破张燕于常山。绍患忌之，布觉，走河内，与张杨合。兴平元年，曹操东击陶谦，命其将武阳人陈宫屯东郡。陈留太守张邈

与弟超及宫等迎布为兖州牧，据濮阳，郡县皆应之。曹操闻而击布，破于钜野。布东奔刘备，袭取下邳，自称徐州刺史。术遣将纪灵等步骑三万攻备，备求救于布。布便严兵驰赴，灵等闻布至，皆敛兵，不敢复攻。布于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铃下请灵等共饮食。布谓灵等曰："玄德，布弟也。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布性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布令门候于营门中举一只戟，布言："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不中可留决斗。"布举弓射戟，正中小支。诸将皆惊，言"将军天威也"，各罢去。术欲结布为援，乃为子索布女，布许之。术遣使韩胤以僭号议告布，并求迎妇。沛相陈珪恐术、布成婚，则徐、扬合纵[1]，将为国难，于是往说布。布亦素怨术，乃绝婚，执胤送许，曹操杀之。袁术怒，遣大将张勋、桥蕤等与韩暹、杨奉连执步骑数万七道攻布。布惧不敌，谓陈珪曰："今致术军，卿之由也。为之奈何？"珪曰："暹、奉与术，卒合之师耳，谋无素定，立可离也。"布用珪策，与暹、奉书。暹、奉大喜，遂共击勋等于下邳，大破之。建安三年，布复从袁术。曹操自将击布，至下邳城下，遗布书，为陈祸福。布欲降，而陈宫等自以负罪于曹深，沮其计。布遣人求救于术，自将千余骑出战，败走，还保城，不敢出。术亦不能救。布虽骁猛，然无谋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党，故每战多败。曹操堑围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离心，其将侯成、宋宪[2]、魏续缚陈宫，将其众降。布与其麾下登白门楼。兵围急，乃下降。遂生缚布，缢杀之，传首许市。

评曰：王允谋诛卓时，有道士书布为"吕"字以示卓，

而卓不悟。及其大会未央殿也，马蹶[1]不前，布趣之行，始及于祸。夫千里草与《董逃》之歌谣[2]，卓既不闻矣。道士之布亦若无见也者，何哉？盖贼乱之臣，天夺其魄，犹彼夫穷羿而交吞射革，负乘竿摩[3]，海内凶赫，何益哉？

晋

刘宣　字士则，北部都尉，左贤王也。时新兴为北部。朴钝少言，好学修洁，师事乐安孙炎。炎每叹之曰："宣若遇汉武，当逾于金日磾也。"学成而返，不出门闾盖数年。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尝不反覆咏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两公独擅美于前矣。"并州刺史王广言之于武帝。帝召见，嘉其占对，因曰："吾未见宣，谓广言虚耳。今见其进止风仪，真所谓如珪如璋，观其性质，足能抚集本部。"乃以宣为右部都尉，特给赤幢曲盖[4]。莅官清恪，所部怀之。元海及王位，宣之谋也。

北　魏

梁越　字元览，新兴人。博通经传，性纯和。魏初为

---

① 蹶：跌倒；绊倒。

② 千里草与《董逃》之歌谣：《三国志》卷六《魏书》卷六《董卓传》裴注引《英雄记》：时有谣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既不生。"又作《董逃》之歌。

③ 竿摩：《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载：卓遂僭拟车服，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辕，时人号"竿摩车"，言其服饰近天子也。李贤注：竿摩，谓相逼近也。

④ 赤幢曲盖：古为将军刺史的仪仗，因亦用以称刺史、郡守。

《礼经》博士。道武以其谨厚，迁上大夫，令授诸皇子经书。明元初，以师傅恩赐爵祝阿侯。出为雁门太守，获白雀以献，拜光禄大夫。卒。

评曰：魏道武帝初定中原，日不暇给，即以梁越为皇子师。自后皇子学与国子学并建，岂非肇基王业、规模宏远哉？至越以三《礼》蔚为儒宗，为周、齐、隋文教之所始，方之江左[①]王俭[②]，何多让焉。谓北学之深芜者，桑间之论也。

隋

庞晃 字元显，榆林人。父虬，周骠骑大将军。晃少以良家子召补州都督。周太祖既有关中，署晃大都督，领亲信兵，常直左右。后迁骠骑将军，袭爵比阳侯[③]。从卫王直出，领襄州。与长湖公元定击江南。时隋文帝出为随州刺史，路经襄阳，卫王令晃诣文帝。晃知帝非常人，深自结纳。及帝去官归京师，晃迎见于襄邑。帝甚欢，与晃同饭。晃因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图箓[③]。九五之日，幸愿不忘。"帝笑曰："何妄言也！"顷之，有一雄雉鸣于庭，帝命晃射之，曰："中则有赏。苟富贵，持以为验。"晃射而中，帝抚掌大笑。武帝时，帝转亳州总管，意甚不悦，晃

① 江左：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各代的基业都在江左，故当时人又称这五朝及其统治下的全部地区为江左，南朝人则专称东晋为江左。

② 王俭：祖籍琅琊临沂，字仲宝。南朝齐文学家、目录学家。

③ 图箓：图谶符命之书。

曰："燕、代精兵之处，今若动众，天下足图也。"帝握晃手曰："时未可也。"及践祚，谓晃曰："射雉之符何如？"晃再拜曰："陛下应天顺人，君临海内，犹忆襄时之言。"上笑曰："何得忘也！"寻加上开府，进爵为公。迁原州总管。卒于官，谥敬。

唐

张平高　绥州人。为隋鹰扬府校尉，戍太原，遂豫谋议。从唐公平京城，累授左领军将军，封萧国公。贞观初，为丹州刺史，坐事，以右光禄大夫还第。卒，追封罗国公[一]，赠潭州都督。

顾彦朗　彦晖者　丰州人。并为天德军小校。其使蔡京，善相人，以兄弟皆大贵，每厚礼之。黄巢乱长安，率军同复京师，彦朗累迁左卫大将军。光启中，擢拜东川节度使、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初，彦朗与利州刺史王建俱在神策军，建既据阆州，彦朗问遗不绝。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恶之，谋于田令孜，召建。时彦朗在梓州，建大喜，诣彦朗，因留家于梓，帅麾下精兵二千至鹿头关，敬瑄后悔，止之。建怒，破关而进，遂拔汉州。彦朗以其弟彦晖为汉州刺史，发兵助建攻成都。建疏敬瑄之罪于朝，彦朗亦表请移敬瑄他镇，以靖两川。乃征敬瑄为龙武统军，以韦昭度兼中书令，充西川节度使，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副之，顾彦朗为行军司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治邛州。陈敬瑄闻韦昭度将至，治

兵完城以拒之。韦昭度讨之，三年不克。朝议欲息兵，令顾彦朗、王建营各帅众归镇。建见罢兵制书，攻成都益急。田令孜自携西川印节，诣建营，授之，将士皆呼万岁。建入城，自称西川留后，敬瑄徙居新津。彦朗薨，军中推其弟彦晖为留后。唐遣中使宋道弼赐旌节。杨守亮使杨守厚闪道弼，夺旌节，发兵攻梓州。彦晖求救于王建，建遣其将华洪、李简、王宗侃、王宗弼救东川。建密谓诸将曰："尔等破贼，彦晖必犒师，汝曹于行营报宴，因而执之，无烦再举。"宗侃破守厚七寨，守厚走归绵州。彦晖具犒礼，诸将报宴。宗弼以建谋告之，彦晖乃以疾辞。彦晖既与王建有隙，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欲抚之，使从己，奏请更赐彦晖节，诏以彦晖为东川节度使。未几，建遣兵败东川、凤翔之兵于利州。彦晖求和，请与茂贞绝，乃许之。乾宁二年，昭宗在石门，王建将兵赴难，军于绵州。又奏"东川节度使顾彦晖不发兵赴难，而掠夺辎重，请兴兵讨之"。遂遣将华洪大破东川兵于楸林寨。别将王宗弼为东川兵所擒，彦晖畜以为子。建以节度副使张琳守成都，自将兵五万攻东川，更华洪姓名曰王宗涤。建与彦晖五十余战，围梓州。彦晖兵数败，乃聚其宗族及假子共饮，请王宗弼自归于建。酒酣，命其假子顾彦瑶杀己及同饮者，然后瑶自杀。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万人，建命王宗绾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涤为东川留后，于是并有两川之地。

评曰：此《通鉴》本也。余以《唐书》稍润色之。然考绵州刺史，是为杨守厚，《通鉴》与《唐书》同，而《五代史》

名之为常厚，岂欧公别有所据与？余又得张唐英《蜀梼杌》考之，亦无常厚名字。乾宁元年，守厚卒于绵州，而复恭、守亮、守信皆斩于独柳。盖守亮、守信、守厚皆杨复恭子也，岂《十国纪年》所载诸书，犹有遗而未备与？甚矣哉，史之难已。

五　代

孙德昭　盐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才略。黄巢陷长安，将义兵千人破贼，功拜右金吾卫大将军。朱玫乱京师，僖宗幸兴元，惟最率兵击贼，累迁鄜州节度使，留京师宿卫。德昭以父任为神策军指挥使。光化三年，刘季述废昭宗，幽之东宫，宰相崔胤谋反正，阴使人求义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与孙承诲、董从实应胤，胤裂衣襟为书以盟。天复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将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舆斩之，承诲等分索余党皆尽。昭宗闻外喧哗，大恐。德昭驰至，叩门曰："季述诛矣，皇帝当返正！"何皇后呼曰："汝可进逆首！"德昭掷其首入。已而承诲等悉取余党首以献，昭宗信之。德昭破锁出昭宗，御丹凤楼返正，以功拜静海军节度使，赐姓李，号"扶倾济难忠烈功臣"，与承诲等皆拜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图形凌烟阁，俱留京师，号"三使相"，恩宠无比。末帝立，拜左金吾大将军，卒。

评曰：吕布、孙德昭，其人同，其地同，杀季述与杀董卓，其功同。乃布以兵死，而德昭以功名终者，何也？盖

德昭所将盐州六都兵，皆素所抚循者也。布特一匹夫耳，叟兵乱于内，李郭攻于外，从武关以出，败而不亡也，幸矣。

宋

王承美 丰州人。本河西藏才族都首领。其父事契丹，为左千牛卫将军，开宝二年率众来归。授承美丰州牙内指挥使，父卒，改天德军蕃汉都指挥使、知州事，移丰州刺史。太平兴国七年，与契丹战，斩获以万计，擒其天德军节度使韦太以献。明年，契丹来寇，又击败其众万余，追北至青冢百余里，斩获益众。以功授本州团练使。淳化二年冬来朝，令归所部，控子河汉。自是诸蕃岁修贡礼，颇效忠顺。景德时来朝，以其守边岁久，迁本州防御使。初，承美内属，给奉同蕃官例，至是特诏月增五万。寻请于州城置孔子庙，诏可之。卒，赠恩州观察使，官其子文宝及孙怀筠。

李继周 延州金明人。祖计都，父孝顺，皆为金明镇使，继周嗣掌本族。太平兴国三年，东山蕃落寇清化寨，继周率众败之，补殿前承旨。雍熙中，又与侯延广败末藏、末腋等族于浑州西山[5]。淳化四年，迁殿直。明年，讨李继迁，命开治塞门、鸦儿两路。又招降族帐二千余人[6]，率所部入夏州，败蕃将于石堡寨。以功转供奉官，加恩赏，仍赐官第。继周以阿都关、塞门、卢关等寨最居边要，遂亲行修筑。有磨卢家、媚咩、拽藏等族居近卢关，

继周夜率所部往袭，焚之，俘斩甚众。至道二年，授西京作坊副使，赐袍带、银彩、雕戈以宠之。大军讨西夏，命为延州路踏白先锋。会继迁邀战于路，继周战却之。咸平初，改西京左藏库副使。三年，复为先锋。入贼境，焚积聚，杀人畜，获器甲凡六十余万。授供备库使，领金明县兵马都监，新寨解家河卢关路都巡检。五年，授西京作坊使。景德元年，夏人围麟州，继周受诏率兵会李继福掩击之。加领诚州刺史。大中祥符二年，卒。诏边臣择其子可袭职者，以名闻。边臣言其子士彬逊懦，从子士用朴忠练边事，且为部落所伏。乃诏士彬管勾部族事，士用为巡检都监以左右之。康定元年，元昊反，攻金明，士彬父子俱被擒。士用官至供奉官，阎门祗候。

杨畋　字乐道，麟州新秦人。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庆历三年，湖南傜人唐和等劫掠州县，擢殿中丞、提点本路刑狱，专治盗贼事。乃募才勇深入，遂平六峒，以功迁太常博士。贼复肆，帝遣御史按视[7]，还言非畋不可。乃授畋荆湖南路兵马钤辖。贼闻畋至，皆逾岭南遁。明年，贼复出，畋领众出岭外，涉夏、秋，凡十五战，贼溃去。畋感瘴疾，愿还旧官。召还，为三司户部判官。嘉祐三年，地震。明年，日食。复上书言："陛下宜立皇嗣，以答天意。"改知制诰。李珣、刘永年各迁秩，畋当草制，封还词头。嘉祐六年，京师大水，畋上言："《洪范·五行传》：'简宗庙则水不润下。'又曰：'听之不聪，厥罚常水。'臣愚殆以万机之听，必有失于审者；七庙之享，必有失于顺者。"乃下其章礼官并两制考议，咸言南效三圣并侑温，

成皇后立庙，皆违经礼。于是诏悉改之。卒，赠右谏议大夫。畋出于将家，喜学问。与士卒同甘苦。性清介谨畏，自奉甚约。及卒，家无余赀，特赐黄金二百两，赠讲读官，御书飞白扇，置其柩。

评曰：欧公志畋父琪之墓曰：继业与子延昭皆为名将，号无敌，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是岂独宋时为然哉？即今闻杨六郎之名，犹无不相与咨嗟叹息，而想见其猛概矣。甚有谓其部将有焦赞、孟良者，一居于延安之嘉岭，为孟良寨；一居于延安之清凉山，为焦赞寨。此非闻杨大眼之名，而谓其目如车轮者乎？更可异者，以李全之妻杨氏善梨花枪，亦谓之杨家女将，有若六郎之妹者。然夫六郎生于太平之时，四娘叛于嘉定之际，相去二百余年而牵合附会乃尔。甚矣，里儿野竖之好怪也。虽然，非里儿野竖为之，而传奇者实为之也。声音之道，入人深矣，况院本俳场，尤里儿野竖之所眩耀者乎？

张岊 字子云，府州府谷人。以赀为牙将，有胆略，善骑射。天圣中，西夏观察使阿遇有子来归。阿遇寇麟州，约还子然后归所虏[8]。及子还，而阿遇辄背约。安抚使遣岊诘问，岊径造帐中，谕以顺逆。阿遇语屈，留岊，抽佩刀，贯[①]大脔啖岊。岊引吻就食，无所惮。阿遇复弦弓张镞，指岊腹而彀[②]，岊食不辍，神色自若。阿遇抚岊背

① 贯：指穿刺。
② 彀：张满弓弩。

曰："真男子也。"翌日，又与岩纵猎，双兔起马前，岩发两矢，连毙之。阿遇惊服，遗岩马、橐驼以去。补为来远寨主。时年十八，名动一军。元昊犯鄜延，诏麟府进兵。岩以都教练使从折继闵破浪黄、党儿两族，斩伪军主敖保，以功补下班殿侍、三班差使。时敌骑方炽，中人促赐军衣，至麟州，不得前。管勾军马司事康德舆遣岩驰骑五十往护之。至青眉浪[9]，遇贼接战，流矢贯双颊，岩拔矢，斗愈力，夺马十二匹而还。贼兵攻府州甚急，岩乘陴[1]大呼搏贼。贼稍却，飞矢中右目，身被三创，昼夜督守。迁内殿崇班。贼破丰州，岩与诸将一日数战，破容州刺史耶布移守贵三寨，俘获万计。迁礼宾副使。明镐在河东，以岢岚军当云、朔路，奏岩为麟府路驻泊都监兼沿边都巡检使，驻岢岚。张亢修并寨堡帐[10]，初议置安丰寨于石台神，岩以为地非要害，遂徙寨于生地骨堆左右。咸曰："擅易寨地可乎？"岩曰："苟利国家，得罪无憾也。"卒易之。已而本道上言，左迁绛州兵马都监。前后数中流矢，创发臂间，卒。

王光信者　清涧人。初为僧，趍勇[2]善骑射，悉知蕃部山川道路，种世衡常使为乡导，数荡族帐。奏还俗，以为三班借职，改名嵩。初，世衡在青涧城，知元昊亲信用事，大王野利刚浪唆、遇乞兄弟皆有材谋，欲以谋间之而未有路。会刚浪唆令浪埋、赏乞、媚娘等三人诣世衡请

① 陴：城上女墙，借指城墙。
② 趍勇：矫捷勇猛。

降，世衡知其诈曰："与其杀之，不若因以为间。"而使监商税，出入骑从甚宠。乃为蜡书，遣嵩遗刚浪唆，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汉心，命为夏州节度使，奉钱月万缗。旌节已至，以枣缀画龟，喻其早归之意。元昊疑刚浪唆贰已，且锢嵩阱中，使其臣李文贵以刚浪唆旨报世衡，且言不达所遗书意。世衡以白庞籍。时朝廷已欲招抚，籍召文贵至，谕以国家宽大开纳意，纵使还报。元昊得报，出嵩，礼之甚厚，使与文贵偕来。自是继遣使者请降，遂称臣如旧。世衡闻野利兄弟以间被诛，为文越境祭之。籍疏嵩劳，具言元昊未通时，世衡画策遣嵩冒艰险间其君臣，遂成猜贰，因此与中国通，请优进嵩官。迁三班奉职。后嵩因对自陈，又进侍禁、阎门祗候。

评曰：沙门佛图澄[①]、鸠摩罗什[②]言兵事，亦多奇中。然未有身自将兵如荆山居士陆法和[③]其人也。击侯景，破任约，所向神异。梁元帝封江乘县公，后以化去。尝考法和有戒行，乃私通少姬越姥，为有司所按验[④]。今光信之功名虽不能取封侯，而改名还俗，过于法和远矣。

姚兕　字武之，五原人。父宝，战死定川，兕补右班

---

① 佛图澄(232—348)，西晋末、后赵时僧人。本姓帛，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人。西晋永嘉四年(310)东来洛阳。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先后以方术取得石勒、石虎的信任，被尊为"大和上"。此后，佛教大为盛行，建寺达八百九十三所。

② 鸠摩罗什(344—413)，又作鸠摩罗什婆，简称罗什。其父名鸠摩罗炎，母名耆婆，属父母名字的合称，汉语的意思为"童寿"。东晋时后秦高僧，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与真谛(499—569)、玄奘(602—664)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③ 陆法和：南朝梁僧人，隐居江陵百里洲。传说有法术，平定侯景之乱时，梁武帝第七子湘东王萧绎任为信州刺史。

④ 按验：调查罪证。

殿直，为环庆巡检。与夏人战，一矢毙其先锋，众溃，因乘之，遂破兰浪。敌攻大顺城，复往救之。神宗闻其名，召入觐，试以骑射，屡中的，赐银枪、袍带，迁为路都监。徙鄜延、泾原。从攻河州，克之。又为鬼章所围。兜曰："解围之法，当攻其所必救。"乃往击陇宗，围遂解。累迁皇城使，进钤辖。从攻交阯有功。擒鬼章，真拜通州团练使。卒于鄜延总管，赠忠州防御使。兜幼失父，事母孝，凡图画器用，皆刻"仇雠未报"字。力学兵法，老不废书，尤喜颜真卿翰墨，曰："吾慕其人耳。"弟麟，亦有威名，关中号"二姚"。子雄。

姚麟　字君瑞。兄兜攻河州时，在兵间。中矢透骨，镞留不去，以强弩出之，笑语自若。积功至皇城使，为秦凤副总管。从李宪讨生羌，擒冷鸡朴。再转东上阁门使、英州刺史。夏人修贡，且乞兰会壤土，麟言："夏人囚其主，王师征之，秉常得不废，乃不息兵。而以兰会请，不可与。愿戒将帅饬边备，以绝其望。"从之。督诸将讨堪哥，平之。经略使卢秉上其功。绍圣三年，以建武军节度观察留后出知渭州，寻拜武康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徽宗立，进都指挥使，节度建雄、定武军，检校司徒。卒。

姚雄　字毅夫。少勇鸷有谋。年十八，从父兜讨金汤，以百骑先登夺隘。又征荔原有功。韩绛荐其才，阅试延和殿。安南、泸川之役，皆在军行。历泾原、秦凤将，驻甘谷城，知通远镇戎军、岷州。累官左骐骥使。绍圣中，渭帅章楶城平夏，雄部熙河兵策援，夏人倾国来与之斗，流矢注肩，战弥励，贼引却，追蹑大破之。擢东上阁门使、

秦州刺史，徙知会州，领熙河钤辖。建中靖国初，议弃湟州，诏访雄利害，雄以为可弃。遂以赐赵怀德，徙雄知熙州，进华州观察使。蔡京用王厚复河湟，治弃地罪，停雄官，窜金州。明年，复为熙州。迁安得军节度观察留后、步军副都指挥使，拜武康军节度使。召诣阙，又以武康节知熙州。自熙河用兵以来，十八年间更十六帅，惟雄三至其地。未几，以检校司空、奉宁军节度使致仕。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武宪。弟古，官熙河经略。靖康元年，与种师中勤王至京师。古之子平仲先已同种师道率兵入卫，钦宗以为都统制。夜欲劫斡离不营，谋泄而败。后古兵又溃于盘陀，安置广州。

评曰：余得宋何薳《春渚纪闻》而读之，有曰姚麟为殿帅，王荆公当轴[①]。一日，折简[②]召麟，麟不即往。荆公因奏事白之裕陵[③]。询之，麟对曰："臣职掌禁旅，宰相非时以片纸召臣，臣不知其意，故不敢擅往。"又有语麟驭下过严者，裕陵亦因事励之。麟恐伏而对曰："诚如圣训。然臣自行列，蒙陛下拔擢，使掌卫兵于殿庭之间。此岂臣当以私恩结下为自计耶？"裕陵皆是之。此有大将风裁矣，惜乎《宋史》不之及也。

王文郁　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为府州巡检。韩琦荐其材，加阁门祗候、麟府驻泊都监。熙宁时，讨夏国，文郁败之吐浑河。其将香崖夜遣使以剑为信，欲

① 当轴：喻官居要职，掌握大权。
② 折简：亦作"折柬"。古人以竹简作书。折半之简，言其礼轻。
③ 裕陵：指宋神宗。

举众降，许之。将旦，众情忽变，噪以出，文郁击之，追奔二十里，据险大战，矢下如雨。文郁徐引渡河，谓吏士曰："前追强敌，后背天险，韩信驱市人且破赵，况尔曹皆百战骁勇耶？"士感奋进击，夏人大溃，降其众二千。迁通事舍人。夏人逾屈野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长城坂，尽夺所掠而还。神宗召见，问曰："向者招纳香崖，群议不一，其为朕言之。"对曰："此所谓以敌攻敌也。"帝于是加意招纳，多获其用。知文郁善左射，并召其子弟阅肄殿庭，文郁九发八中。诏官其二子。知镇戎、德顺军，预定洮河，迁左骐骥副使、知麟州。

刘绍能　字及之，保安军人。世为诸族巡检。父怀忠，官内殿崇班、阁门祗候。元昊屡以金币及王爵招之，怀忠斩其使，泊入寇，力战以殁。录绍能右班殿直。寻破夏右枢密院党移赏粮数万军于顺宁。夏人围大顺城，绍能为军锋，毁其栅，至奈王川，邀击于长城岭；熙宁中，又败之于破啰川，功最。累迁洛苑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马都监。元丰西讨，召诣阙，神宗访以计。对曰："师旅远征，储偫不继为大患。若俟西成后[1]，因粮深入，乃可得志。"帝以为然，命统两军进讨。绍能世世边将，为敌所忌，每谤书至，帝独明其不然。手诏云："绍能战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为间害计耳。"绍能捧诏感泣。尝坐谗逮对，按验卒无实。守边四十七年，大小五十战，以皇城使、简州团练使卒。

李浩　字直夫。本绥州人，后徙西河。务学，通兵法。以父定荫，从军破侬智高。韩绛城啰兀，领兵战赏堡

岭川，杀其首领讹革多移，斩首千三百余级。积官供备库副使、广西都监。著《安边策》，谒王安石。安石言之神宗，召对，改管干麟府兵马。未行，又从章惇于南江，引兵入叙州，讨舒光贵，破盈口栅，下天府，会于洽州，入懿州。蛮贼田元猛、元喆合猞狨拒官军，浩分兵击之，杀猞狨，元猛、元喆遂降，城懿州。进破黔江。惇上其功，擢引进副使、熙河钤辖。李宪讨山后羌，浩将右军至合龙岭会战，遣将羌乞嗢轻骑突敌帐，俘获冷鸡朴、李密，斩馘三千。迁东上阁门使，为副总管、知河州，安抚洮西。五路大举，浩将前军复兰州。迁引进使、知兰州，兼熙河、泾原安抚副使。坐西关失守及报上不实，再贬职。旋以战吃啰、瓦井连立功，复之。哲宗即位，拜忠州防御使，捧日天武都指挥使，再知兰州。卒，赠安化军留后。

朱昭　字彦明，府谷人。以效用进，累官秉义郎。宣和末，为震武城兵马监押，摄知城事。金兵内侵，夏人乘虚尽取河外。震武距府州三百里，最为孤绝，昭率老幼婴城，敌攻之力，昭募骁锐千余人，与约曰："贼知城中虚实，有轻我心。若出不意攻之，可一鼓而溃。"乃夜缒兵出，薄其营，果惊乱。城上鼓噪，乘之杀获甚众。夏人设木鹅梯冲以临城，昼夜进攻不止。贼帅悟儿思齐介胄来，以毡盾自蔽，邀昭计事。昭常服登陴，语之曰："尔何不武！欲见我，有何事？"思齐却盾而前，数宋朝失信。昭曰："上皇知奸邪误国，改过不吝，已行内禅。今天子圣政一新矣，汝独未知耶？"乃取传禅诏赦宣读之，众愕眙，服其勇辩。是时，被围已四日，城多圮，昭以智补御，势不可复支。昭退

坐听事，召诸校谓曰："城且破，妻子不可为贼污。幸先戕我家而背城死战。胜则东向图大功，不胜则暴骨境内。大丈夫一生之事毕矣。"众未应。昭幼子戏阶下，遽起手刃之。长子惊视，又杀之，并屠其家人。舁[1]尸纳井中，覆以土。将士有妻孥者，又皆尽杀之。昭谓众曰："我与汝曹俱无累矣！"有阴与贼通者，告之曰："朱昭与其徒各杀其家。今将出战，人虽少，皆死士也。"贼大惧，以利啖守兵，得登城。昭勒众于通衢接战，自暮达旦，尸填街不可行。昭跃马从城缺出，坠堑中。贼欢曰："得朱将军矣。"欲生致之。昭瞋目仗剑，无一敢前，旋中矢而死，年四十六。

韩世忠　字良臣，绥德人。风骨伟岸，目瞬如电。骜勇绝伦，嗜酒尚气，人呼为"泼韩五"。有日者[2]席三言：后当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己，殴之。年十八，应延安府兵籍，挽强弓二百斤。尝骑生悍马，手舞铁槊，奔驰二郎山峭壁间，观者胆裂。

崇宁四年，西夏骚动，郡调世忠攻银州。世忠先登，斩关杀敌将，掷首陴外，诸军乘之，夏人大败。又追战于葛平岭，始解去。俄夏人复出间道来战，世忠顾一骑将锐甚，问俘者，曰监军驸马兀啄也，跃马斩之。补进义副尉。征藏底河有功，转进勇副尉。

宣和二年，方腊反浙江，世忠以偏将从王渊讨之。次

---

① 舁：抬。

② 日者：古时以占候卜筮为业的人。

杭州，贼奄[1]至，世忠以兵二千伏北关堰。贼过，伏发，众蹂乱，世忠追击，败之。渊叹曰："真万人敌也。"又善其饮酒，尽以所随白金饮器为赏。世忠穷追至睦州清溪峒，禽腊以出。转承节郎。

三年，议复燕山，调诸军，至则皆溃。世忠往见刘延庆，与苏格等五十骑俱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余骑，格失措，世忠从容，令格等列高冈，戒勿动。属燕山溃卒来会，即命舣舟河岸，约鼓助声势[12]。世忠跃马薄敌，回旋如飞，格等夹攻之，舟卒又鼓噪，敌大乱，追斩甚众。遂从梁方平屯濬州，方平备不严，金人迫之。世忠陷重围中，力战得出。转武节大夫。

靖康末，金人转太原，枢密使会诸道兵赴援，而张师正统胜捷一军遁归。尚书李弥大斩以徇，众汹汹，一夕溃去。诏世忠讨捕，晨夜兼驰，至宿迁，单骑叩其营，大言曰："我辈山西良家子，好勇尚气，岂有求活于草间耶？"众素服世忠忠勇，投戈自归。世忠杖马棰护之而还。以功迁左武大夫，单州团练使，将所部屯滹沱河。时真定失守，世忠去之赵，与赵守王渊固守，夜劫杀其二都统。翌日，遁去。迁嘉州防御使。还大名。时康王如济州，世忠领所部劝进。康王即皇帝位，授光州观察使、带御器械。世忠请移都长安，下兵收两河。时论不从。

建炎二年，升定国军承宣使。帝如扬州，世忠以所部从。时贼有张遇者，号一窝蜂，既破仪真，自金山来降。

---

① 奄：忽然；骤然。

李民亦拥众十万来降。授京西等路捉杀内外盗贼。金人再攻河南，世忠战于教义桥，所杀已过当，而别将以后军先退，敌众乘我，几殆。世忠力战以免。后至汴，诘先退一军，皆斩左右趾以徇，威令大震。授鄜延路副总管，加平寇左将军，屯淮阳。

三年，金取徐州，世忠渡江，止余兵三千。闻苗傅、刘正彦废立，乃同张浚、吕颐浩入援，请为军锋，发平江。次秀州，称病不行。时世忠妻梁氏及子亮为傅所拘，朱胜非给傅曰："及今白太后，遣往慰抚世忠。则平江诸人益安矣。"于是召梁氏入，封安国夫人，俾[1]迓[2]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驱出城，一日夜会世忠于秀州。未几，明受诏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斩其使，取诏焚之，进兵益急，破正彦赤心队，军于临平，苗、刘遁去。世忠复辟功居多，加节度使，除江西、福建制置使。率马彦溥、赵竭忠、赵竭节等追破于建州浦城县，擒正彦、傅，献俘行在[3]，上亲书"忠勇韩世忠"五字于白旗以赐[13]，加检校少保、御前左军统制。

兀术将入侵，帝召诸将问移跸[4]之地，张俊、辛企宗劝自鄂、岳幸长沙，世忠曰："国家已失河北、山东，若又弃江、淮，更有何地？"于是以世忠为浙西制置使，守镇江。既而兀术自广德破临安，帝如浙东。世忠以前军驻青龙

① 俾：使。
② 迓：迎接。
③ 行在：即"行在所"。封建帝王所在的地方。
④ 跸：帝王的车驾。

镇，中军驻江湾，后军驻海口，俟敌归邀击之。帝召至行在，奏："愿留江上截金人归师，一战。"帝嘉之。[14]会上元节，就秀州张灯高会，忽引兵趋镇江。及金兵至，则世忠军已先屯焦山寺。金将李选来降。兀术遣使通问，约日大战，许之。战将十合，梁夫人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尽归所掠假道，不听；请以名马献，又不听。挞辣在维州，遣孛堇太一趋淮东以援兀术。世忠与二酋相持于黄天荡者四十八日[15]。太一孛堇军江北，兀术军江南，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预以铁绠贯大钩授骁健者。敌舟噪而进，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缒一绠，则曳一舟沉之。太一立万马江上，锐为救，熟视躁扰，莫能进一步。曾不逾时，数百舟俱掩获，遂大败，闭壁不敢复出。乃祈假道，甚哀。世忠曰："是不难，但迎还两宫，复旧疆土，足相全也。"兀术语塞。又数日，求登岸会语。世忠以二人从，见之，复伸前恳而言不顺，世忠怒且骂，引弓将射之，亟驰去。兀术自知力惫粮竭，久或生变，而世忠舟师中流鼓枻[①]，飘忽若神。凡渡口津逗，又皆以八面控扼，生路垂绝。乃一夕潜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之江以通漕渠，刑白马，剔妇人心，兀术自割其额祭天。幸风涛少休，窃载而逃。世忠谍知其谋，悉舟师督战，风弱帆缓，兀术得以轻舸渡去，土人称为番人河。其后，秦桧主和，更名新开河。先是，世忠治兵镇江，尝曰："是间形势无如金山龙王庙者，敌必登此观我虚实。"乃遣偏裨以二百人伏庙中，

① 鼓枻：亦作"鼓栧"。划桨，谓泛舟。

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约曰："闻鼓声，岸兵先出，庙兵继出。"数日敌至，果有五骑趋入庙。庙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骑振策以驰，仅得其二。是役也，兀术兵号十万，世忠止八千余人，兀术仅以身免，俘获杀伤者不可胜计。献俘行在，帝凡六赐札，褒奖甚宠，拜检校少师[16]、武成感德军节度使、神武左军都统制。

绍兴元年，曹成、马宥、刘忠乱湖南，范汝为据建州。除世忠江西、福建、荆湖宣抚使。二年，复建州，汝为自杀。遣提举官董牧往道州，招降曹成、马宥。宥将李构杀宥，以潭州降。刘忠据潭州白面山，有众一万，号花面兽。世忠破之，忠奔刘豫，为其下所杀。加太尉、武成感德军节度使。未几，除江南东西路宣抚使，守建康，进开府仪同三司、淮南宣抚。

四年，使屯镇江，金人与刘豫合兵，分道侵淮南，世忠自镇江济师。会遣魏良臣使金[17]。世忠撤炊爨，给良臣有诏，移屯守江。良臣疾驰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马令军中曰："视吾鞭所向。"于是引军次大仪，勒五阵[18]，设伏二十余所，约闻鼓即起击。良臣至金军中，金人问王师动息，具以所见对。聂儿孛堇闻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仪五里；别将挞孛也拥铁骑过五阵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兵四起，旗色与金人旗杂出，又迭进背嵬军。金军乱，遂禽挞孛也等二百余人。又遣将董旼败之天长，解元败之承州及六合县，许世安、王权败之真州。捷闻，群臣入贺，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论者以此举为中兴武功第一。五年，来朝，加少保。六年，改武宁

安化军节度使、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败刘豫于宿迁，又围之于淮阳，加横海、武宁、安化军节度使，赐"扬武翊运功臣"。

七年，筑高邮城。金人废刘豫，中原震动。世忠谓机不可失，请全师北讨，招纳归附，为恢复计。会秦桧主和，议命世忠徙屯镇江。世忠言："金人诡诈，恐以计缓我师，乞留此军蔽遮江、淮。"又力陈和议之非，愿效死节，率先迎敌；若不胜，从之未晚。又言金人欲以刘豫相待，举国士大夫尽为陪臣，恐人心离散，士气凋沮，且请驰驿面奏，不许。既而伏兵洪泽镇，将杀金使，不克。九年，授少师。十年，金人败盟，兀术率撒离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世忠遂率背嵬军迎击于泇口，破之。伪守赵荣以宿州降，李世辅以亳州降。诏除少师，余官悉如故。

十一年，金都统周太师者以大军入寇，世忠拒战于淮阳，走之。因取刘冷庄，退至沂水，敌溺死不知其数。又遣偏将王胜攻下海州，取怀仁诸县，破千秋湖，陵大寨，擒金帅郭太师、伪守王山，尽得其军粮、牛马、器甲，即日献俘阙下，诏除太保，依前功臣如故，封英国公。金人大会兵于淮西，殿帅杨存中合宣抚使张俊之师与战于钟离，弗克。诏世忠赴濠州，世忠遣成闵以轻骑击破之。转战数日，兀术中克敌弓以走，遂克钟离。金人自涡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复入侵。世忠在楚州十余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

秦桧收三大将权，四月拜枢密使，遂以所积军储钱百

万贯、米九十万石、酒库十五归于朝。世忠遂抗疏言桧误国。桧讽言者论之，帝格其奏不下。世忠连疏乞解枢密柄，继上表乞骸骨。十月，罢为醴泉观使、奉朝请，进封福国公，节钺如故。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自号清凉居士，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纵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十二年，改潭国公，显仁皇后自金还，世忠诣临平朝谒。后在北方闻其名，慰问者良久。十三年，封咸安郡王。改镇南、武安、宁国节度使。二十一年八月薨，进拜太师，追封通义郡王。孝宗朝追封蕲王，谥忠武，配飨高宗庙庭。

世忠初得疾，敕尚医视疗，将吏卧内问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战，致位王公，赖天之灵，保首领没于家，诸君尚哀其死耶？"及死，赐朝服、貂蝉冠、水银、龙脑以敛。世忠尝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讳'忠'字，讳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戇直，勇敢忠义，事关庙社，必流涕极言。岳飞冤狱，独撄桧怒。又抵排和议，触桧尤多，或劝止之，世忠曰："今畏祸苟同，他日瞑目，岂可受铁杖于太祖殿下？"世忠与桧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尝与谈。

在建康时，蒐集恶少年、敢死士为一军，教以击刺战射之法，号背嵬军，人持一长柄巨斧，堵而进，上砍其胸，下削其马足，百遇百克。而持军严重，与士卒同甘苦。器杖规画、精绝过人。今克敌弓、连锁甲、狻猊鎏，及跳涧以习骑，洞贯以习射，皆其遗法也。尝中毒矢入骨，以强弩括取之。十指仅全四，不能动，刀痕箭瘢如刻画然。知人善奖用，成闵、解元、王胜、王权、刘宝、岳超起行伍，秉将

旄，皆其部曲云。兄世倬，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和州防御使。子彦直、彦质、彦古，皆以才见用。彦古户部尚书。

韩彦直 字子温。襁抱时，以父任补右承奉郎。六岁，从父世忠入见高宗，命作大字，即拜命跽书"皇帝万岁"四字，帝喜之，附其背曰："他日令器也。"亲解孝宗艸角之缡[1]傅其首，赐金器、鞍马。绍兴十七年，中两浙转运司试，登进士第，调太社令。世忠薨，服除，秦桧素衔世忠不附和议，出彦直为浙东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后迁光禄寺丞，工部、户部郎官，主管淮东军马钱粮，会给粮，径往仓察之，有给米不如数者，捕置于法。初，代时缗钱仅二十万，明年奏计乃四倍，且以赢献诸朝，帝嘉之。拜司农少卿，进直龙图阁、江西转运兼权知江州。时朝廷还岳飞九江家赀，岁久隐匿，彦直为搜剔，尽还之。复为司农少卿，总领湖北、京西军马钱粮，寻兼发运副使。平章陈俊卿密启换彦直武班，授利州观察使、知襄阳府，鄂州都统制。条奏军中六事：备器械、增战马、革滥赏、厉奇功、选勇略、充亲随，朝廷多从之。因匄[2]归文班，乃授左中奉大夫，充敷文阁待制、知台州，迁刑部兼工部侍郎。同列议大辟[3]三鞫[4]之弗承，有众证者，宜令就刑。彦直持不可，白丞相梁克家曰："若是，则冤狱必多矣。且笞杖之

---

[1] 缡：彩色的绸。
[2] 匄：乞求。
[3] 大辟：古五刑之一，谓死刑。
[4] 鞫：审讯。

刑，犹引伏方决，况人命至重乎？”议卒格。会当遣使于金，帝亲择以往。闻命慨然就道，方入境，金使蒲察问接国书事，论难往复，金卒以礼遣之，帝嘉叹。迁吏部侍郎，寻权工部尚书兼知临安府。寻知温州。海寇出没大洋，势甚张。彦直授将领方略，不旬日，生禽之。枢密奏功，进敷文阁学士。以弟彦质为两浙转运判官，引嫌易泉州，匄祠奉亲，差提举佑神观，仍奉朝请，特令佩鱼，示异数也。入对，乞搜访靖康以来死节之士，以劝忠义。又上荐举乞选人已经关升[1]、实历六考、无赃私罪犯者，杂试以经术法律，限其员额，定其高下，俾孤寒者得以自达，定为改官之制。帝悉嘉纳。久之，转为户部尚书。会岁旱，乞广籴为先备。被论降，充敷文阁学士。帝追感世忠功，言者诬之。寻提举万寿观，有疾，帝赐之药。进显谟阁学士。尝摭宋朝事，为书百六十七卷，名《水心镜》。进龙图阁学士，转光禄大夫。致仕。卒，特赠开府仪同三司，赐银绢几百，爵至蕲春郡公。

韩蕲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尝五更入府伺候贺朔，忽于廊柱下见一虎蹲卧，鼻息鼾鼾然，惊骇呕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众，复往视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问其姓名，为韩世忠。心异之，密告其母，谓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尽欢，深相结纳。资以金帛，纳为夫妇。蕲王后立殊功，为中兴名将，遂封两国夫人。蕲王尝邀兀术于黄天荡，几成擒矣。一夕，凿河遁去。夫人奏疏

---

[1] 关升：宋制，按一定资历经核准升官。

言：世忠失机纵敌，乞加罪责。举朝为之动色。

评曰：蕲王家居，自号清凉居士。盖清凉山在延安郡城之外。当是时，秦、吴已成异域，回首故乡，有不可言者矣，是以托志以自号，示不忘本，此君子之心也。作史者乃以晚耽释老目之，盖误以延安清凉为五台之清凉矣。若一縻好爵，顿忘乡邑；藉口猴冠，罔知狐首[1]者，而谓蕲王为之哉？

解元 字善长，保安军德清寨人。疏眉俊目，猿臂，善骑射。起行伍，为清涧都虞候。建炎三年，隶韩世忠麾下，擢偏将。世忠出下邳，闻金兵大至，士皆骇愕。元领二十骑前行，俄逢贼骑，陷阵，横刺贼将坠马，余皆遁去。授阎门宣赞舍人。苗傅、刘正彦之变，从世忠至临平，与战，败之，追擒之于浦城。四年三月，金人攻浙西，世忠治兵京口，以海舰横截大江。金人出小舟数十，以长钩扳舰。元在别舸跃入敌舟，以短兵击杀数十人，擒其千户。授忠州团练使，统制前军。绍兴四年，金人、伪齐合兵入侵。世忠自镇江趋扬州，命元屯承州。金人至近郊，元度翌日必至城下，预为设伏，又决河岸遏其归路。金人果走城下，伏兵起。乃走岳庙，伏兵又起。元追之，斩获几尽。时城中兵不满三千，金万户黑头虎直造城下约降。元匿精锐，伪若降者，金人稍懈。元乘之擒黑头虎，追北数十里，金人赴水死者甚众。改同州观察使。世忠罢兵柄为枢密使，以元为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编制，以统其众。

---

① 狐首：即"狐死首丘"。喻不忘本或对乡土的思念。

明年，授保信军节度使。卒。

李显忠　世袭苏尾九族巡检，后为绥德军清涧人。初名世辅，显忠其赐名也。年十七，随父永奇出入行阵。金人犯鄜延，经略王庶命永奇募间者，显忠请行。有敌人夜宿陶穴中，显忠皆杀之。转武翼郎，充副将。金人陷延安，授显忠父子官。永奇私泣曰："我宋臣也。世受国恩，乃为彼用耶！"刘豫令显忠帅马军赴东京，永奇义密戒之。显忠至东京，乃遣客雷灿以蜡书赴行在。已而豫废，兀术授显忠承宣使、知同州。

显忠至鄜省侍，永奇教显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来驿路，汝可于此擒其将。渡洛、渭，由商、虢归朝。我当以兵取延安。"显忠赴同州，会金帅撒离喝至，显忠以计执之，驰出城。至洛河，舟船后期不得渡。与追骑屡战，皆胜。显忠憩高原，望追骑益多，乃以撒离喝推之下山崖，追兵争救得免。显忠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马翅谷口，为金人所及，家属二百口皆遇害。

显忠仅以二十六人奔夏国。夏人问故，显忠泣，具言恨不即死，愿得二十万人，生擒撒离喝，取陕西五路归于夏，显忠亦得报不共之仇。夏主曰："尔能为我立功，擒青面夜叉者，则不靳[①]借兵！"显忠请三千骑，昼夜疾驰，奄至其帐，擒之以归。夏主大悦，即出二十万骑，以文臣王枢、武臣嘚讹为陕西招抚使，显忠为延安招抚使。时绍兴九年二月十四日也。

---

① 靳：吝惜。

显忠引兵至延安三十里，下寨，先以千骑叩城曰："金人不道，杀我門门，我今提夏国精兵为亡者雪冤。"守者赵惟清谓之曰："金人已割三京地界还之本朝矣。太尉自与金为仇，何与大宋而来攻城乎？"显忠惊问故，惟清出赦书示之。显忠曰："我以左右数十人入议事，何如？"惟清从之。遂与惟清约，以单骑回军中，并杀夏国头领，南归朝廷。显忠回军中声言："生执到延安府官属。"是夜，王枢、啰讹具饮帐中，夏军悉全装铁甲列寨下。显忠入坐，酒三行，显忠命执到延安府，官属入，于是显忠部下伪拥数人至，显忠即起掣刀，一手执王枢，一手杀夏国都统。帐下大喧，格杀数百人。迨晓，招谕余众，得马二万匹。至延安，会楼炤宣谕陕西，显忠见之。炤具扬天子德意，显忠遂偕王枢至行在。高宗抚劳再三，赐名加赍[19]，又赐田镇江。

兀术犯河南，命显忠为招抚司前军都统制，与李贵同破灵壁县。又败兀术于合肥。加保信军节度使、浙东副总管。显忠熟西边山川险易，因上恢复策，忤秦桧意。会金使有蜚语，奉祠台州，复宁国军节度使，迁都统制。二十九年，金渝盟，诏显忠以本部捍御。至安丰军，与金将小韩将军兵五千人战于大人洲，败之。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权拒于合肥。权弃军渡江，和州失守。金主将济采石，诏以显忠代权，命虞允文督其军，遂有采石之捷，尽复淮西州郡。又败金射雕军于横山涧，金主亮切责诸将，诸将不自安，弑之，金师退。授显忠淮南制置使、京畿等处招讨使，擢太尉、宁国军节度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

赴行在。

隆兴元年，金主褒新立，请和。是时，显忠已与金统军萧琦阴结为内应，乃请出师，欲自宿、亳趋汴，以通关陕，且可起鄜延一路旧部曲取河东。遂自濠梁渡淮，至陡沟，琦背约，用拐子马来拒，与战，败之。琦复背城列阵，显忠躬率将士力战，琦败走。遂复灵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归附者踵接。时邵宏渊围虹县未下[20]，显忠招降之。宏渊耻功不自己出，由是不相能。六月，复宿州。授显忠开府仪同三司、殿前都指挥使，妻周氏封国夫人。

金帅孛撒自南京率步骑十万来，薄城，列大阵。显忠亲帅军，遇于城南，战数十合，败之。翼日，敌益兵至，显忠谓宏渊并力夹击，宏渊按兵不动，显忠独与所部力战，敌始退。宏渊又言："金添生兵二十万来，倘我军不返，恐不测生变。"显忠知宏渊无固志，叹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挠若此！"显忠以军还，见张浚，纳印待罪。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后召除威武军节度使，左金吾卫上将军，赐第京师。上奇其貌，命绘像禁中，复太尉。淳熙四年，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忠襄。[21]

张宗颜　字希贤，延安人。父吉，为泾原将，战殁于宣威城。宗颜以父荫补三班借职，监阌乡酒税，积官至泾原副将。从张俊讨浙西寇，秀州军校徐明以城叛，宗颜夜袭之，明遁。转忠州刺史，迁御前中军统制。金人攻明州，宗颜破其前军。又从俊讨李成，战于玉隆观，败之。迁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神武右军统制，改麟州观察使。

伪齐挟金人攻宣化镇，俊遣宗颜潜渡江，出其后袭之，不能克。继击淮北，破之。迁崇信军承宣使、宣抚司前军统制。伪齐入寇淮西，督府张浚遣杨沂中与张俊合兵，檄宗颜自泗州为后继，与刘猊遇于李家湾，大破之。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武信军承宣使。八年，知庐州，总帅事。敌数百骑抵城下，宗颜御之，敌退。有至自淮北者，传金人言曰："此张铁山弟也。"绍兴九年卒。赠保静军节度使，谥壮敏。

刘延庆　其先西夏熟户，世为将，知名。后居延安府，为保安军人。屡及夏人战。政和八年，攻藏底河，拔之。宣和二年，从童贯讨方腊。遣子光世自将一军，趋衢、婺，破之，定二州。累迁检校少保节度使。六年，伐燕山，为都统，以军三十大悦取易州，屯卢沟河，命郭药师、杨可世轻兵先趋燕山，光世为后继。契丹萧太后密召四军大王兵，自暗门入。药师等惊骇，光世又不至，诸军失援而溃。延庆坐削官，久之乃复。金人围京城，延庆守北壁[22]，出战，有功。及城陷，与子光国率众开万胜门走，百姓多从之，聚于琼林苑不啻数十万。延庆率众直西以进，金军遍满原野，众不敢行。延庆呼光国，激之曰："汝以五十骑往，以坚军民之心。"光国挥戈驰骤而去，延庆曰："光国五十骑尚能进，况军民数万皆死命乎？"乃率之而趋，遇金人铁骑，纵横冲突，众皆星散。延庆及光国皆死焉。

次子光世，字平叔。初以荫补三班奉职，累升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靖康元年，夏人乘间寇杏子堡，败去。擢侍卫马军都虞候。金再攻汴京，光世入援，进屯陕府。别

道趋虢，遂至济州谒康王，为五军都提举。王即皇帝位，命为省视陵寝使。寻为提举御营使司一行事务、行在都巡检使。斩山东贼李翌，平镇江叛兵，讨张遇于池州，又追击于江宁。二年，以功加检校少保、命讨李成。光世以王德为先锋，与成遇于上蔡驿口桥，败之。成收散卒再战，光世以儒服临军，成遥见白袍青盖，并力围之，德溃围拔光世以出，再战皆捷。帝在扬州，金骑掩至天长，帝仓卒渡江，命光世为行在五军制置使，屯镇江府，控扼江口。寻加检校太保、殿前都指挥使。

苗、刘为乱，吕颐浩遣使至镇江说之。乃引兵会于丹阳。兵进，光世以选卒为游骑，仍分军殿后，遇苗翊、马柔吉军于临平，与韩世忠等破之。至行在，迁太尉、御营副使。隆祐太后在南昌，命光世移屯江州为屏蔽。光世既至，日置酒高会。金人自黄州渡江，凡三日，无知之者。太后退保虔州。光世自信州引兵至南康，郦琼围固始县，光世遣人招降之。又遣王德擒妖贼王念经于信州。

时光世部曲无所隶，号"太尉兵"。召赴行在，授浙西安抚大使、知镇江府。光世言："别除守臣，得专充安抚使，从便置司。"时光世虑金人过江，故预择便地。右谏议大夫黎确劾之，帝释不问，加宁武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以遣之。时金兵留淮东，楚州被围者已百日，帝手札趋光世救援者五，竟不行；止遣王德、郦琼将轻兵出，时奏杀获而已。楚州破，命光世节制诸镇，力守通、泰。完颜昌屯承、楚，光世知其众思归，欲携贰之，乃铸金、银、铜钱，文曰"招纳信宝"。有欲归者，叩江执钱为信，归者不绝。

因创"奇兵"、"赤心"两军，昌遂拔寨去。

绍兴元年，金人渡淮，真、扬州皆阙守。命光世兼淮南京东路宣抚使，置司扬州，措置屯田，迄不行。张浚讨李成，又命光世分兵往舒、蕲捣其巢穴，光世以江北盗未平为辞。命兼淮南宣抚使，领真扬通承楚州。二年，复命移屯扬州，时至镇江视师，光世不奉诏。吕颐浩奏光世军月费二千万缗，乞差官考核。诏御史江跸、度支胡蒙至军点校，终不得实。帝方倚其成功，寻诏两漕臣措置镇江酒税务，助其军费；又罢织御服罗，省七百万缗以助之。加宁武、宁国军节度使。

三年，命光世与韩世忠易镇，同召赴阙。世忠至镇江城下，奸人入城焚府库，皆云世忠所遣。光世以闻，帝遣使和解。命为江东、淮西宣抚使，置司池州，赐钱十万缗。刘豫将王彦光扬兵淮上，有渡江意。光世扼马家渡，遣郦琼屯无为军，为濠、庐援，贼乃退。金人、刘豫入侵，时光世、张俊、韩世忠权相敌，且持私隙，帝遣侍御史魏矼至军中，谕以灭怨报国。光世始移军太平州以援世忠。金兵退，光世入觐，迁少保。帝曰："卿与世忠以少嫌不释，然烈士当以气义相许，先国家而后私仇。"复谕以光武分寇恂、贾复之事。光世泣谢，请以所置淮东田易淮西田，给事中晏敦复言其扰民而止；又请并封其三妾为孺人，南渡后，诸大将封妾自此始。

刘豫挟金人分道入侵，命光世屯庐州以招北军，与韩世忠、张俊鼎立。张浚入对，言光世骄惰不战，不可为大将，乃迁护国、镇安、保静军节度使。右司谏陈公辅劾其

不守庐州，张浚又言其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怫然，乞赐罢斥。光世引疾请罢军政，又献所余金谷于朝。拜少师，充万寿观使，奉朝请，封荣国公，赐甲第一区，以兵归都督府。初光世麾下多降盗，素无纪律。至是，督府命吕祉节制其军，郦琼遂杀祉，驱诸军降刘豫。

十年，金人围顺昌，复拜光世为太保，三京招抚处置使，以援刘锜。进至和州，秦桧主罢兵，召还。为万寿观使，改封杨国公。卒，赠太师，谥武僖。乾道八年，追封安城郡王。开禧元年，追封鄜王。

光世在诸将中最先进，律身不严，驭军无法，通寇自资。建炎初，结内侍康履以自固，与时浮沉，不为秦桧所忌，故能窃宠荣以终其身，方之韩、岳远矣。

金

庞迪　字仲由，延安人，少倜傥，喜读兵书，习骑射，学推步孤虚[1]之术。应募，隶泾原路第三副将。破贼有功，授保义郎。尝从百余骑经行山谷，遇夏人数千，众皆骇惧请避，迪跃马犯阵，敌皆披靡，身被重创，神色自若。自是知名，擢为正将，权知怀德军，沿边安抚使。夏人合军五万薄怀德城，迪以数千骑分门突出，遂破之。复破关师古兵，擢知泾州。未至官，改知镇戎军、沿边安抚

① 孤虚：古代方术用语。即计日时，以十天干顺次与十二地支相配为一旬，所余的两地支称之为"孤"，与孤相对者为"虚"。古时常用以推算吉凶祸福及事之成败。

使。已而权淮南东路马步军副总管，总制沂、密、淮阳，兼权知沂州。丁父忧，去官。寻起复为环庆路兵马都钤辖，权知邠州，改华州防御使。顷之，军变被执入山。已而贼悔，纵之还，复领州事。天眷元年，除永兴军路兵马都总管，兼知京兆府。徙临洮尹、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陕右大饥，流亡四集，迪开渠溉田，各得其所。官制行，以武功大夫、博州团练使特授定远大将军。七年，除庆阳尹，以治最闻。正隆元年，迁凤翔尹，屡上章求退，不许。五年，徙汾阳军节度使。大定初，复为临洮尹，迁南京路都转运使，以省事惜费，安静为政，河南称之。徙绛阳军节度使。卒，年七十。迪性纯孝，父疾，医药弗效，迪仰天泣祷，刲股作羹，由是获安。昆弟析家财，迪尽以与之，一无所取。官爵之荫，率先诸侄。疾革[1]，沐浴朝服而逝。

程震　字威卿，东胜人。与其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声。兴定初，召百官举县令[23]，震得陈留，治为河南第一。召拜监察御史，弹劾无所挠。时皇子荆王为宰相，家僮辈席势侵民，震以法劾之，奏曰："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赞君父，同济艰难。顾乃专恃雄势，蔑弃典礼，开纳货赂，进退官吏。纵命奴隶侵渔细民。名为市和，其实胁取。诸所不法不可枚举。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难矣。"于是，上责荆王出内府银以偿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数人。未几，坐为故吏所讼，罢官。岁

① 革：危急。

余，呕血卒。

庆山奴[24]　神木人，守葭州。夏人自天会初与金议和，八十余年未尝交兵。及为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新立，不暇出师。夏人怨之，遂侵葭州。庆山奴败之而去。

元

察罕　初名益德，唐兀乌密氏。父曲也怯律，为夏臣。其妾妊[1]察罕时，嫡母妒之，以配掌羊者及里木。察罕稍长，其母以告，且曰："嫡母已有弟矣。"察罕武勇过人，幼牧羊于野，植杖于地，脱帽置杖端，跪拜歌舞。太祖出猎，见而问之，察罕对曰："独行则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则年长者尊，今独行，故致敬于帽。且闻有大官至，先习礼仪耳。"帝异之，乃挈以归。语光献皇后曰："今日出猎得佳儿，可善视之。"命给事内廷。及长，赐姓蒙古，妻以宫人。从攻西夏，破肃州。师次甘州，察罕父曲也怯律居守，察罕射书招之，且求见其弟。时弟年十三，命登城于高处见之。且遣使谕城中，使早降。其副阿绰等三十六人合谋，杀曲也怯律父子，并杀使者，合力拒守。城破，帝欲尽坑之，察罕曰："百姓无辜，止罪三十六人。"进攻灵州，大败之。还次六盘，夏主坚守中兴，帝遣察罕入城，谕以祸福。众方议降，会帝崩，诸将擒夏主杀之，复议屠中

① 妊：怀孕。

兴，察罕力谏止之。太宗即位，从略河南。北还清水答兰答八之地，赐马三百、珠衣、金带、鞍勒。复攻襄樊有功，卒于军。赠推诚宣力功臣、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梁国公，谥武毅。

谢仲温 字君玉，丰州丰县人。父睦劝，以赀雄乡曲间，大兵南下，转客兀剌城。太祖攻西夏，过其城，睦劝与其帅迎降。从攻西京，睦劝力战先登，连中三矢，仆城下。太宗见而怜之，命军校拔其矢，缚牛，刳其肠，裸而纳诸牛腹中。良久乃苏，誓以死报。每遇敌，必身先之。官至太原路金银铁冶达鲁花赤。仲温丰颐[①]广颡[②]，声音洪亮，略涉书史。见世祖于野狐岭，命备宿卫，凡所行幸，必在左右。城上都，以仲温为工部提领，董其役。帝曰："汝但执挺，虽百千人，宁不惧汝耶！"后大军围鄂，令督诸将守江。时军士乏食，仲温教之罾鱼，人赖以饱。帝喜谓侍臣曰："朕思不及此，饮以驼乳。"一夕，帝闻敌军欢噪，命警备。仲温奉绳床，帝凭其肩以行，至旦不能寐。中统元年，擢平阳、太原两路宣抚使；二年，改西京。至元九年，迁顺德路总管。时方用兵江淮，有寡妇鬻子以偿转输之直，仲温出俸金赎还之。十六年，为河南宣慰使。二十二年，改淮东。岁旱，仲温导白水塘溉民田，公私赖焉。三十年春，入见，帝与从容语攻鄂时事，复曰："汝将复官乎？朕当为卿择之。"对曰："臣老矣，无能为也。一子早亡，惟有孙孛

① 颐：指口腔的下部。俗称下巴。
② 颡：额头。

完，幸陛下怜之。”即命备宿卫。大德六年卒，年八十。

【校勘记】

〔1〕徐扬合从　扬，原作“杨”，据《三国志》卷七《魏书》七《吕布传》改。

〔2〕宋宪　原作“宋虑”，据《三国志》卷七《魏书》七《吕布传》改。

〔3〕袭爵比阳侯　比阳侯，原作“北阳侯”，据《隋书》卷五十《庞晃传》改。

〔4〕追封罗国公　罗国公，《旧唐书》卷五十七《张平高传》同本志，《新唐书》卷八十八《张平高传》作“罗国”，疑误。

〔5〕又与侯延广败末藏末腋于洴州西山　末藏，原作“未藏”，据《宋史》卷二百五十三《李继周传》改。

〔6〕又招降族帐二千余人　《宋史》卷二百五十三《李继周传》作“又招降族帐首领二十余人”。

〔7〕帝遣御史按视　按视，原作“按事”，据《宋史》卷三百《杨畋传》改。

〔8〕约还子然后归所虏　原脱“归”、“虏”二字，据《宋史》卷三百二十六《张岊传》补。

〔9〕青眉浪　原作“者眉浪”，据《宋史》卷三百二十六《张岊传》改。

〔10〕张亢修并寨堡帐　堡帐，原作“保帐”，据《宋史》卷三百二十六《张岊传》改。

〔11〕若俟西成后　原脱“后”字，据《宋史》卷三百五十《刘绍能传》补。

〔12〕约鼓助声势　原脱“鼓”字，据《宋史》卷三百六十四《韩世忠传》补。

〔13〕上亲书忠勇韩世忠五字于白旗以赐　《宋史》卷三百六十四《韩世忠传》作“帝手书‘忠勇’二字揭旗以赐”。

〔14〕愿留江上截金人归师一战　《宋史》卷三百六十四《韩世忠传》作：“方留江上截金人归师，尽死一战。”

〔15〕世忠与二酋相持于黄天荡者四十八日　原因讳脱“与二酋”三字，据《宋史》卷三百六十四《韩世忠传》补。

〔16〕拜检校少师　“少师”原作“少保”，据《宋史》卷三百六十四《韩世忠传》改。

〔17〕会遣魏良臣使金　魏良臣，原作“魏良臣”，据《宋史》卷三百六十四

《韩世忠传》改。下同。

〔18〕 勒五阵　五阵，原作"二阵"，据下文"别将挞孛也拥铁骑过五阵东"、《宋史》卷三百六十四《韩世忠传》改。

〔19〕 赐名加赍　加赍，原作"贺赍"，据《宋史》卷三百六十七《李显忠传》改。

〔20〕 时邵宏渊围虹县未下　邵宏渊，原作"邵弘渊"，据下文、《宋史》卷三百六十七《李显忠传》改。下同。

〔21〕 潭州安置……谥忠襄　此处底本缺，据乾隆本补。

〔22〕 守北壁　张宗颜与本条前文底本俱脱，据康熙本、乾隆本补。

〔23〕 召百官举县令　诏，原作"召"，据《金史》卷一百十《程震传》改。

〔24〕 庆山奴，金朝人，《金史》有传，本志误列元代之下，今正之。

卷四之二　人物志

列　传下

明

张询　字信卿，延安卫人。持身清介，动以古人为法，聚生徒数十百人，奖励有方。成化间，以监生任闻喜县丞，尝为县输饷榆林。时总兵某，询之乡人也，为留羡金以进。询还贮之县库，上其事于府。后致仕归，贫不能存，询处之自然，以寿终。

纪温　字宗直，绥德人。成化时举人。榆林地逼处边，人鲜知学。余肃敏公为巡抚，奏设卫学，特礼聘为师。温规格严整，经指授者多成立。初授吏部司务，时尹恭简公为尚书，特见器许，士无问识不识，皆知有纪司务。擢员外，上疏请老，特升太仆寺少卿致仕。温敦重寡言笑，而综理周密，咸中条节。族党贫乏嫁娶丧葬，有所需者，应之恐后。乐榆林之风土，徙居之。相地势，凿山通道，引红石峡水，溉田若干顷，镇人德之。

时源　绥德卫指挥。为人质实廉能，骁勇绝伦，以边功历镇三秦。时蜀贼作乱，迁源为平贼将军，督各镇兵讨平之。又于阳武县征刘六、刘七有功，为起生祠。

彭清 榆林人。任延绥副总兵，分守肃州。时敌扰边，清征讨有功，升都督佥事，佩将军印。人以清谨称之。

刘玘 榆林人。岁贡。笃志力学，博通经史。时边方初设学校，未知向学，玘教授于乡。其诱人也，皆因其性气而引之于道，远近宗师之。后赠户部主事，祀乡贤。子伦。

刘伦 正德中举人，知山东定陶县。值流贼动掠郡邑，所过残破。伦先期缮城练士。贼薄城，伦躬提枹鼓，破其攻具。更作高楼，施大钩，有攀城者辄钩斩之，城赖以全。又均徭役、劝农桑、息争讼、兴礼仪，不二载，县大治，为畿辅最。定陶立祠祀之。擢户部山西司主事，钩考钱谷，大有声誉。

评曰：刘六、刘七之乱，直逼京师。以都御史马中锡提督军务，惠安伯张伟充总兵官，同征之。惟日事招抚，中锡至德州桑园驻兵，刘六等通谒，锡开城抚之。刘六欲降，刘七潜使人至京，辇载山东所劫金银馈权幸，求赦，不得。大肆劫掠，众至数万，遂逮中锡、张伟下狱，罪论斩。后中锡死狱中，张伟革爵闲住。中官因谓兵事非书生所办，而太监谷大用以总督军务出矣。当是时，山东之地已无完郛，刘伦独能以坚城自守，此杜甫所云"得结辈十数公，落落[①]然参错天下为邦伯"者乎？

孟孝臣 榆林人。兰州参将。质朴有胆略，与士卒

① 落落：犹磊落。常用以形容人的气质、襟怀。

同甘苦。火筛剽掠内地，教臣奉檄策应，宁河一捷，几破敌胆。复潜师驰护郡城，敌啮指不敢近。又帅兵夺获牛马甚夥。火筛所至，孝臣辄尾击之。会总兵刘承嗣败绩，孝臣出奇兵，救入营。屡立战功。

评曰：蒙古在成化时，大抵瓦剌为强，而小王子次之。后瓦剌部落西据哈密，小王子尝入寇大同、宣府间。至火筛者，古脱罗干子，亦小王子部落也。狡黠，善用兵，约诸部属寇边，且与小王子争雄长，榆林、神木数被其患。弘治十三年入河套，至正德三年小王子与之相仇杀，而火筛死。夫敌势不协而不知，因以为资。上将伐谋，固如是乎？

安国　绥德人。武举第一，为榆林副将。以功升都督同知，镇守延绥。有文武材，号令简易，人自不犯。

李勋　绥德卫指挥，历升都指挥同知，充参将。分守延绥，素娴将略，恩威并著。

傅钟　绥德人。宁夏游击。沉毅勇敢，词翰兼长。每临阵，从容制胜，动合机宜。

傅钊　绥德人。承父瑛荫，解大同围，有功，授都指挥佥事，协守宁夏。累官副总兵。好文爱士，谙达边务。正德初，命统延绥义勇军，往来破敌，使不知所备，号为骁杰。

傅铎　钊之弟。长于谋勇，工词翰。以平洛川贼授都指挥，能以寡胜众。协守宁夏，大树风绩。

贺质　字尚文，榆林人。岁贡。事亲以孝闻，居丧三年，不出庐户。总兵彭楧重其名，请训子侄，质叹曰："母

与总兵孰重？吾不能龌龊[1]也。”不就。模遣子侄担笈[2]受业。质虽守己肃，而与人和。乡曲皆严事之，终遂高志，不仕。

谢钦　字克敬，榆林人。年数岁而风神警拔[3]。弱冠，读性理诸书，务绩诚，以主静为学。督学杨一清见而奇之，语曰：“子才识峻朗，庶几之流欤。”寻命与弟镇同冠，躬为三加[4]。时冠礼久废，一时翕然聚观，咸叹异焉。及省试将行，预为二诗以诀，父母怪之。比放榜，卒。主司厚赙[5]，驿送归葬。钦尝著《榆阳列女传》、《安边十策》。弟镇。

谢镇　字克靖。少秀颖。读书三行俱下。母早卒，三事继母，皆曲尽子职。兄钦有遗孤，方五月，抚鞠过于己子。长于诗赋，兼工章草，从游甚众。弟子及乡人共资助之，援例入太学。时刘瑾用事，告归终养。卒，士林哀之。所著有《西平赋》、《渔樵野录》、《行轩吟稿》。妻田氏，以守节终。

评曰：刘瑾者，陕西兴平人也，与镇为同乡里，故当时之张彩以邑子自进，即康海亦为之比附焉。乃镇以书生倔强于其间，矫矫然不啻如云中之鹤矣。后彩坐事死，海为世所羞称。甚矣！科名之不足以重人也如是夫。

王勋　榆林卫指挥使。以功镇守甘肃，番回底服。

---

① 龌龊：拘谨貌；谨小慎微貌。
② 笈：盛器。多竹、藤编织，常用以放置书籍、衣巾、药物等。
③ 警拔：敏悟超群，使人惊异。多形容人的风度。
④ 三加：古代男子行加冠礼，初加缁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称为三加。
⑤ 赙：送给丧家的布帛、钱财等。

正德八年，以都督佥事为延绥总兵官，抚人督众，隐若敌国。一时倚其威边之略。弟效。

王效　以监生中武举。嘉靖十二年，吉囊统众十余万，阵于红山，声言索米脂地。郡邑震惊，材官健将莫敢言战。时效任榆林副将，即率所部三千为先锋，夜入其军，斩数十级，遂遁去。效每遇警，即于帐中静坐，方圆[1]倚伏[2]，谋定后发，虽亲信莫测所往，而取胜如指掌。时号为"扫地王"，言其所过，风行绝迹也。历升宁夏、大同总兵官。卒，谥武襄。

孙锦　绥德人。进士。初为御史，后巡抚宣府。有奇捷，赐书褒异。性方严，虽私居亦整肃威仪，莫干其志。

梁震　新野人。世榆林卫指挥使。忠勇，好读兵书。嘉靖七年，升署都指挥佥事，协守宁夏兴武营。惯战，敢先登破寇。八年，进游击将军，有斩寇功。十一年，进副总兵延绥。十三年，历升都督同知。十四年，总兵镇守陕西。当是时，关中少寇患，大同、宣府寇数入塞，杀掠吏民。十五年，升右都督，改总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杀巡抚张文锦、参将贾鉴，寻又杀总兵李瑾，军伍纷梗，转相摇撼。震闻命，率家丁五百人驰至云中，申明约束，曰："我无尔凌，尔无我叛。王法军令俱在，我不敢破纪纲误国。"其家丁时时向大同兵语曰："尔敢蔑主将者，恃众耳。儿郎辈无不一当百，五步内恐尔不得用其众。"大同兵稍

① 方圆：筹划；筹集。
② 倚伏：意谓祸福相因，互相依存，互相转化。

敛缩。十六年春，震率兵出玉林山，又出黑山门、猫儿庄，斩获甚众。进左都督。十八年，震卒修五堡，身先之，军中不敢哗。堡成，寇不敢近塞者数年。卒官。是后五堡亦旋废。俺答、阿卜孩、吉囊三入云中塞，直逾太原，窥平阳。朝廷思其功，优与恤典，赠太保，谥武庄。震在边，专练家丁，时时出塞劫营，得寇马，尽与诸出塞者。以故人皆效死趋利，寇以故益畏之。或诮震出边起衅者，震曰："起衅，律有之谓。承平时，寇牧猎为生，不扰我边，而我边将扑杀邀功也。乃今寇数深入，驻帐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长此安穷耶。"震卒，家丁无所归。守臣以闻，令入伍，与衣粮，边将颇得其力。

郑晓赞曰：赳赳梁公，行间奋迹。鹰面鸢肩，鹰胸虎额。气拥霆雷，机深几席。士戢其武，亦甘其泽。移镇云中，兵骄将猥。旌旄一麾，声灵顿改。夜蹴黑山，晨搜青海。夺彼草泉，缮我沟垒。紫缰千群，苍头[1]百队。祸酋[2]唐藩，威行汉塞。何陨干城，忧我恒代。宠赠上公，增此敌忾。

评曰：明初，边帅无加三公者。或左都督而上，斩级功多，则加禄赐荫；再有功，封流伯；再有功，于流伯益岁禄；再有功，赐券世袭；再有功，则晋序公孤。嘉靖中，内阁不谙典故，始以太子太保加大同总兵梁震，继以太保加大同总兵周尚文，是后锦衣卫指挥使亦荐加少保，以至太

① 苍头：指奴仆。
② 酋：震慑。

保矣。岂不重可叹哉？盖明之《会典》三修而三易，其故祖宗之法几何其不澌灭而且尽也。

何成　榆林人。嘉靖十一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升户部郎中。历山西按察司副使。词赋、政绩卓绝一时。

龙凤　榆林人。恩监。任山西大同府通判，有声绩。居乡醇谨，人称美之。

高谦　字孙益，榆林人。嘉靖中进士。天性孝友，与物无竞。年十九，举于乡，娶锦衣卫千户时隆妹，即都督源之女也。知涞水县事。县近京师，多中官，豪纵难按治，他令皆被诬劾去。谦清谨自守，中伤者无可纠举。岁满，擢崇庆州知州，殊有名迹。及卒，郡人撤市巷哭。妻时氏，哀毁过礼，一哭辄呕血升余。贫不能归，州民合赙，始克担丧还里。未逾年，时竟以忧卒。

杨宗气　字钟山，延安卫人。其先以军功世其官。宗气幼有大志，授经书，即能领解。嘉靖间，成进士，授庶吉士。久之，改给事中。丰采峻厉，多所建明[①]。世宗时，争论大礼，廷杖谪戍。后为山西督粮道，剔厘宿弊。擢都御史，巡抚雁门。又总三晋军务，振纲饬纪，称屏翰[②]名臣。下诏褒锡，兼节制四省，吏畏民怀，边地干城，实嘉赖焉。时中官用事，宗气独不附，诸珰深衔之，遂乞归。优游泉石者十余年。卒于家，赐祭葬。

评曰：明之议兴献礼者，人人自附于程颐、朱熹矣，

① 建明：即建白。谓对国事有所建议及陈述。

② 屏翰：《诗·大雅·板》："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后因以"屏翰"比喻国家重臣。

独不思礼本人情。兴国太后俨然正位，长秋将不父其父，抑不母其母乎？此固人情之所难，而张桂之有于巷之遇也。盖考兴献者，正以母兴国。嘉靖三年，更定尊号曰"圣母章圣皇太后"而始得帝之欢心矣。乃当时以定陶、濮园之典争，笞辱呼謷，几与汉延熹、宋元祐之党祸同。呜呼！其明德之衰耶，而称嘉靖为中兴者，过矣。

刘九容　榆林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历官山东佥宪，风采严峻，庶僚畏服。

孙昺　榆林人。嘉靖十九年举人。知山东陵县，岁荒盗起，乃捕缉解散，发储粟赈济，生活者万九千人。才识明断，其议马、议军四事，立法最善，见《真定志》。擢怀庆府同知，再擢南京户部、江西司郎中。时倭犯南浙，各路士马云集，饷给不匮，以致克捷。

谢承芳　榆林人。嘉靖中举人。少孤，能继先业。家贫，读书不废。为人率素。搜罗载籍，纂修镇志，辞藻可观。以教育为务，游其门者，成立甚多。后知新都县，清省得民心。解绶，归。年七十三卒。

郭坚　字介夫，榆林人，举人，号石庵。少好学，居继母丧，尽哀，形容消瘠，乡党称之。署山西闻喜县教谕，廉介自持，诸生馈遗，一无所受。及卒，不能营理凶事。闻喜士人棺具收葬，就为立碑，侨寓其孤寡焉。

崔林　绥德卫千户，世居榆林。以卑退自持，乡人有犯，绝不与校，或侵其田，林推与之。家人让[①]之，林曰：

① 让：责备；责问。

"沙土硗瘠，何致使人有侵夺之名耶。"守柏林堡，严烽堠，饬边防，贼不敢犯。及随游击蓝海征战，奋不顾身，以骁勇闻。乡人语曰："林居乡怯，而临阵抑何勇也。"教子孙以勤俭谦厚，有家法。年八十终。

崔镛　字汝洪，其先颍上人。始祖程以义勇从明太祖征建昌有功，授榆林百户世袭。镛少不好弄，年十二入学，为诸生。嘉靖中成进士，授潞安府推官。决狱多所平反，迁户部主事，督饷昌平。又二年，督蓟门饷。寻升山西按察司佥事，分巡阳和。进左参议，再进按察司副使。隆庆四年，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俺答叩边求还。总督王崇古、巡抚方逢时嘱镛议，镛曰："杀降固不可，还之则又示弱，莫若以那吉归义。上闻，爵以官，俺答必喜，使其贡款，还我叛人，然后予之于计便。"即单骑往谕之，俺答听服。上多镛功，锡以金帛，改井陉道。万历中，又改岢岚道。时俺答初进贡，一切簿期皆镛所手定。进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提督雁门诸关。会与御史不合，镛自劾罢。及归，侍父母，朝夕自上食，色养备至。居家雍睦，乡里皆则效之。以丧父过哀，竟得疾卒。祀乡贤。

评曰：把汉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之子也。多智，有口辩。俺答为娶堺比吉之女为妇，不相能；复聘兔搽金的之女。适俺答长女哑不害之所生三娘子者貌美，已受袄儿都司聘，俺答夺取之。袄儿恚甚，来攻。俺答无以解，即以那吉所聘兔搽金的女偿之。那吉怒，谓阿力哥曰："我祖妻外孙，又夺孙妇与人，吾不能为若孙，吾行矣。"遂与阿力哥同妻比吉女等十人南走，叩关请降。

总督王崇古留之。廷臣咸以为不可，帝曰："寇慕义来降，宜加优抚。其以把汉那吉为指挥使。"俺答寻亦悔，拥众十万压境。崇古谕以存恤恩，而要其缚叛以款。俺答随遣骑觇其孙方蟒衣貂帽，驰马从容。归报，俺答感且愧曰："汉乃肯全吾孙，吾且啮臂盟，世服属无贰。奚有于叛人！"遂定盟，执叛人赵全等九人来献。送归那吉，许奉表通贡不绝。封俺答为顺义王[1]。当嘉靖时，俺答蹂大同，深入泽潞、宣府，抵紫荆，震惊陵寝。且西掠延绥，东寇辽阳，无岁不被兵。至是，款关通贡，弥兵者十余年。所谓"承奋击之威，值百六之运"者非欤？

马希龙　字大化，榆林人。天资瑰杰，十岁能文，婉有辞况。及长，博学，多所贯综。于嘉靖三十七年领乡荐①。善论纵横，为当时所称。九上公车不第。年五十，乞恩，署乾州训导，以人伦为己任。会山西乡试，抚按慕其名，以礼敦请，锁闱②较士③，号称得人。丁内艰，复补白水县教谕，四方荷帙④来学者甚众。升保宁府通判。寻为王府长史，遂告归。希龙才藻知名，镇旧志多其文笔云。

姜应熊　字周佐。悯忠公孙，平羌将军、甘肃总兵官襄子也。年十六，为诸生，辄弃去，曰："将门子不执干戈，以继先业，而顾弄柔翰⑤，何也？"弱冠，举武科。逾年，摄本卫指挥使，诸所为方略，当时器重之。升宣府洗马林守

① 乡荐：唐宋应试进士，由州县荐举，称"乡荐"。后世称乡试中式为领乡荐。
② 锁闱：犹锁院。
③ 较士：指应考的读书人。
④ 帙：古代竹帛书籍的套子，多以布帛制成。后世亦指线装书之函套。
⑤ 柔翰：指毛笔。

备。居二载，超升右卫参将，寻升甘肃副总兵，又挂征西将军印，镇宁夏。以所学兵法，勒诸部伍，与士卒同甘苦。嘉靖三十二年，寇犯延绥，延绥距宁夏千有余里，应熊潜师来援，寇不虞猝至，遂败于金汤川。是年秋，又犯平罗城，多首功。捷闻，升实授都督同知。三十四年，以黑疙疸功，授荣禄大夫。右都督兵部尚书杨博以其遇敌敢战，调往蓟辽。是时，嘉靖四十二年秋也。会北兵大举，薄居庸城，陵京震动。世宗密遣锦衣尉伺诸边臣。时敌众号数十万，我兵才数万耳。敌见兵少，围之数重。应熊搏战，溃围出，复转战数十里。至营，始觉创甚，检之[2]，得刀痕五。锦衣尉已密状驰奏。及敌退，世宗曰："应熊存否？"其为天子注意如此。寻以功升大同总兵官、挂征西前将军印。四十一年，率裨将孙膑复战于汤其河，斩获甚众，牛羊车杖不胜计。玺书褒美，赍金币者四。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左都督，荫一子百户。一日，谓客曰："吾家为将者三世矣，岂无阴祸？且未尝有横草功而荣位过之，岂可久留以速官谤。"即上表请代。及归里，年四十二。屡征不出，卒于家。子显宗、显祚，皆有名。显祚为榆林副将，时署本镇事。有羡金五百两，输之官。于万历三十七年置三岔川高贵地一分，以为学田，可谓有敦诗悦礼之风矣。后为都督同知、宣府总兵官。致仕卒。

白栋　字子隆，榆林人。生而颖异，孩提时不与群儿嬉戏，八岁能属文。嘉靖四十三年，领乡荐。隆庆五年进士，除东阿令。阿役繁赋重，称难治。栋下车，立条鞭法，贫富皆以地科差，邑中一切倚办，不烦里甲。以卓异征为

山西道监察御史，抗直忤权贵，假考察谪高邮州判官。给事中曲迁乔疏荐，擢户部浙江司主事，再升兵部武选司员外。内艰[①]归，起复职，方转山东按察司佥事、分巡沂州，未三月，改昌平。已而升南京通政参议、应天府丞，转提督四彝馆太常寺少卿，迁大理寺少卿。以议石尚书事不协上意，告归，益自淬励名节，卒于家。

评曰：一条鞭法者，自隆庆二年江西巡抚刘元济奏行始，盖通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额若干，均徭里甲土贡顾募，加银额若干，通为一条总征而均支之。有征收不输甲。总十岁中所输之数书之于帖，而岁分焉。此即今之由单也。立法诚善矣，然岁输有常，而帮贴仍在，至其所书之数，有甲户而无子户。执甲户而问之，其总数易知也。执子户而问之，其分数难辨也。岂由单者其使之由，而不使之知之意与？

按：万历二十年五月，日本倭关白平秀吉[②]入高丽。高丽告急，命兵部尚书石星经理。有游客沈惟敬者，请至倭宣谕。星惑之，乃假以游击将军往。二十一年，会官兵困倭于平壤，惟敬往来其间，倭果退军于釜山，高丽故土尽复。石星力主款，撤兵。沈惟敬同倭帅小西飞弹守来请封贡。二十二年，召小西飞入朝，称其国王为信长所弑，乃封关白为日本王，给金印。至釜山谢表后，时不发，又不奉正朔，而惟敬辱国之罪著矣。乃下石星吏议，罪如

① 艰：指亲丧。

② 关白平秀吉：即丰臣秀吉。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封建领主，是继室町幕府之后，完成近代首次统一日本的日本战国时代大臣。1590－1598年期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

律。惟敬窃逃入倭，擒之，弃市。

刘国镛　字景阳，榆林人，祖籍浙江青田。以军功为榆林卫世职。镛由诸生从戎，累绩至都督同知，升固原总兵。善抚军士，大著辑宁[1]之效。后以魏珰擅政，致仕归，乡里推颂之。子光祚、昌祚。

刘国铭　字复阳，镛之兄也。以岁贡入太学。为南阳府通判，有贤声。继调繁卫辉府，在官勤奋，三川流化焉。会母老以终养[2]。旋里，止有布被、琴书而已。

周臣　榆林人。以都指挥协镇宁夏，刚毅，有干局[3]。

高秉元　榆林人，宁夏游击。才兼文武，爱士恤民，咸得其欢心。又高秉钧者，为榆林千总，于黄甫川死事。

张绅　榆林人。协镇宁夏，以骁勇称。

纪世禄　榆林人，宁夏游击。练兵善将，威名远播，敌人畏之。

侯职　榆林人。嘉靖四十年举人，为介休县教授。擢山东邹平县知县。值岁饥盗起，职捐俸立义仓，多方赈济。且躬诣盗所，谕以大义，盗解去。邹平立祠祀之。明年，入觐，条奏天下利害万余言。迁大名府通判，管宣府南路事。时代藩占屯田地七千顷，职力争，始得还各城堡赡军。无何，宣大边寇至，挟增马价。督抚知职才，即檄董互市。职为伸威平价，得以无事。寻致仕归。僻处陋巷，昼夜吟咏，造就里中后进。年至七十有九卒。职性方

① 辑宁：安抚；安定。
② 终养：奉养父母，以终其天年。多指辞官归家以终养年老亲人。
③ 干局：谓办事的才干器局。

洁，事继母以孝，抚诸从子若己出。

傅津 字龙渊，榆林人。由武举官至总兵，镇延绥，与士卒同甘苦，威德甚著。及致仕，降身隐约，口不言功，有古高隐风。年八十五卒。

张世烈 字葵亭，延安卫人。隆庆间进士。仕开州知州，刑清政简，以治行闻。转户部榷关税，羡金皆入于公。迁青州知府，表率僚属，清操益坚。历参政，至左布政使，致仕。召为太仆卿，终不赴。恬退自抑，乐与人善。校艺谭经辄娓娓不倦，学者师事之。

王抚民 延安卫指挥使。祖钺，河西千户。抚民少时于道边嬉戏，拾金环二，还其主，里中称之。及长，承袭守靖边。时苦多盗，摘发[1]如神，奸非肃遏焉。迁延绥坐营都司，改大同，迁保河游击，绥御有方略。万历元年，迁紫荆参将。旋推石门副总兵。寻改蓟镇中协。居无何，改凉州。凉州逼处蕃回，抚民至，募勇敢三千，日训励以待敌。常率所部突其围，敌披靡遁去，凉州以安。十四年，迁都督佥事，镇守陕西，嵩山逋寇为乱，至即扑灭之。火筛闻风，不敢犯边者数年。十七年，迁右军都督同知，诏还京，屡疏乞归，许之。未几，复起镇守山西，寻以病卒。赐祭葬。

程九思 靖边人，由武举官至总兵。靖边旧无学宫，九思言于抚臣，因题请创建。至今文士济济，皆其功也。

---

① 摘发：调拨。

张刚　大同总兵坚之子，榆林卫指挥。为神木营参将，多智谋。时北兵大举入犯，刚设奇策，挫其锋而去。于河口堡筑墙，长八里，迄今恃为捍卫。历升固原总兵。孙拱微，任三屯营副将。调辽左，战死。

王保　榆林人。以行伍起家，万历十六年任神木副总兵。时套中挟赏犯边，保力御之。十九年，升都督佥事，镇昌平。二十年调镇山西。八月复改蓟镇。二十三年十一月，喜峰口有警，保跃马而出，生擒长昂部小郎儿等[五]。升都督同知，发调征倭。有叛兵聚啸于石门，将为乱，闻保至，即时解散。二十四年回镇，与北兵战于罗文谷及石塘路，皆有功。其冬，诏以原官挂印，镇守辽东，于沈阳前屯养善木诸处，屡立战功，以病卒于海州。保宽慈得众，尽瘁王事，一时称为名将云。

萧如薰　延安人。祖汉，立功边陲，官至总兵。父文奎[一]，亦为总兵官。如薰以父荫百户，历宁夏平虏参将。所得俸赐，悉给散士卒。时简敢战者，阴厚焉。先是，巡抚党馨部卒哱拜，骄悍难制，馨每裁抑之。拜怨望，阴蓄异志，与健卒刘东旸深相结。旧例营马耗减、营卒月饷补足，时军士难之。拜等乘衅鼓众，以请饷为名大噪。总兵张维忠不能禁，拥入巡抚门，杀馨，又杀兵备副使石继芳，维忠自缢。是时，诸路守将皆奔走降附。拜与子承恩、哱云推东旸为首，分守诸路。唯如薰守平虏城不下，设帝位，榜"赤心报国"字，集军士，泣谕以大义。妻杨氏，总督尚书兆之女也，亦出簪珥以飨士。于是一军感激。哱云来攻，如薰射杀之，东旸气夺。既而总督魏学曾檄延绥、

兰州兵至，督帅李如松以宣、大、辽左兵至，浙抚常君敬以浙兵至。卒讨平东旸者，如薰之功居多。贼平，以功升宁夏总兵。如薰好义洁己，善抚士卒，敬贤下士，以故人乐为用。佩大将印者九，都督京营兵者三。好持重，不轻战，以争一时之利。在军中轻裘缓带，意思安闲。如薰之督京营也，驸马、侯伯素骄贵，久之为如薰所化，皆重礼之。如薰好学文，善诗赋，以经术济武功，为一代名将。家居温恭，喜怒不形，而书法得之苏、米。今新楼阁道题"飞仙桥"，宛如银钩矣。子偲，字慎甫，袭锦衣卫指挥使。逆闯犯京，年二十三殉难。兄如芷、如兰、如蕙，皆总兵，一门号将材，忠义著于朝廷。张维忠，亦延安人。

评曰：哱拜者，蒙古种也。初隶郑印标下，骁勇屡立战功，历升都指挥。拜妻施氏妊将免，拜梦空中有声，天为之裂如火焰，中有一物作虎状入施肋，拜手剑之，惊觉，遂产子，名曰承恩。拜以副总兵致仕，子承恩袭。拜虽请老，居恒多畜苍头土文秀、义子哱云等，名曰报国。会洮河有警，经略郑洛檄宁镇调援，拜愿以所部三千人与子承恩往。洛壮而许之。贼平驰还，益恣睢骄横。巡抚党馨每裁抑之，且欲核其冒粮罪。而承恩又以强娶民女为妾，棰之百。怨馨。万历二十年二月十八日，宁夏镇兵请冬衣布、花月粮，久勿给，军心嚣然。刘东旸者，靖罗卫人，素枭桀有异志。于是与承恩等晨入帅府为乱，杀巡抚以下官。会多兵讨之，至冬十一月始平。延绥副总兵王通与榆林游击俞尚德皆为之战死，而旧志不载，惜矣！至承

恩之凶狡成性，而妖梦是践，事非剖肋，祸类竖牛[1]，则天之生乱贼也，岂偶然哉？

李卑　字持平，榆林人。以神木千总屡立战功，历升延安参将。值郡盗四起，以防兵三百、破贼数千于甘泉。临阵出奇，疾如风雨，延以北诸县赖之。积功擢临洮总兵。授剿张、李诸贼于湖广，所至军命严肃，居民不扰，虽仓卒颠沛，镇定如山。贼营每望见旗鼓，即知为李将军。惜勋未奏而卒。

国　朝

王相业　号雪蕉，榆林人。故名将子。折节读书，有文名，慷慨能诗，自许甚远。纵游吴越、钟离间，日与其豪人杰士侣。屡试不第，以明经起家，所至有能声。历任凤、泗兵备副使。耿介自喜。卒之日，家无长物，妻妾不免饥寒。

刘永亨　号正吾，先籍浙之青田，后为榆林卫世职。年十八以勇力闻，补青泉、雕鹗诸堡守备，葛峪路参将，遵化副将。寻以累荐加都督佥事，协守绍兴。时浙东多土寇，蔓延于上虞、余姚、新昌、嵊诸县间，永亨将兵剿抚，所至克捷。特赐貂裘、名马。爰廷推为总宣府兵，晋都督同知，挂镇朔将军印，威名大著。诏关以内昌平、密云诸军

---

[1] 竖牛：春秋时鲁叔孙穆子与庚宗妇人所生之子，号曰"牛"，官为"竖"，称"竖牛"。颇受宠爱，年长，使参与政事，后酿成祸乱。

悉隶宣镇，自亨始也。性孝友，敦故旧，尤折节恭俭。凡在镇十年，必岁市裘、多出缗钱以予寒而无食者。且为缮修宣府龙门、滴水崖城垣，烽燧偃息，关门屹然也。年六十有五卒，祭葬如例。子大庆，山东胶州知州。德庆，武举。绍庆，荫生。

马仲融　字以和，号木臣，绥德卫人。童龀[①]中嶷然[②]，授《左氏春秋》，即能究其义，长善属文，成顺治三年进士，除知固始县。县介楚之光黄间，多盗，且新承荒梗。仲融到官，极意绥会，课使耕桑，布减丁之条，而佩刀剑者有禁。未一年，风俗顿改，号为勤练。以劳卒，官民号哭于丧庭者，属路为之立祠祀焉。弟犹龙，贡生；如龙，举人。各有才望。

张天禄　榆林人。以义勇从军。初隶贺人龙及曹变蛟营中，从剿流贼有功。历升辽东副将、池浦总兵官。豫王南下，上其籍于幕府，衣资器械有如山积。招抚江南，积功升苏松提督。是时，海上鲗帆时出没。天禄至，抚剿兼施，威惠并行，降者踵接。而北至狼山，南至石浦，无风鱼之警矣。坐镇者十年，内安外攘，茂绩丕著，遂增秩赐金，荫阿思哈哈番，子世袭。天禄性忠勇，乐善好施，尤敬接文士。暇则投壶[③]说剑，时比之杜征南。子其凤，吏部员外郎。

---

① 龀：儿童换齿。即脱去乳齿，长出恒齿。

② 嶷然：形容年幼聪慧。

③ 投壶：古代宴会礼制。亦为娱乐活动。宾主依次用矢投向盛酒的壶口，以投中多少决胜负，负者饮酒。

评曰：余之在榆林也，犹雁臣耳。敢言其风土之美哉？厥[①]产毡毦，厥土冥昏[②]，沮洳[③]已宾[④]，绝于余州矣，又敢言其风土之美哉？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秦之旧封，而人材间出者与？芝之生，不根而植。祭酒于乡，老成于国，瞻仰景行，是为延绥之阡陌。

【校勘记】

〔1〕封俺答为顺王　顺义王，原作"忠顺王"，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俺答封贡》、《明史》卷三百二十七《外国八》改。

〔2〕检之　检，原作"捡"，据万历《志》卷五《乡贤》改。

〔3〕生擒长昂部小郎儿等　原脱"部"字，据《明史》卷二百三十九《王保传》、万历《志》卷五《乡贤》补。

〔4〕父文奎　奎，底本、乾隆本漫漶，康熙本脱，据《明史》卷二百三十九《萧如薰传》补。

① 厥：代词，其。
② 冥昏：昏暗。
③ 沮洳：低湿之地。
④ 宾：摈弃；排除；拒却。

卷四之三　人物志

忠义列传　孝友列传[1]

宋

李翼　麟州新秦人。宣和末，为代州西路都巡检使，屯崞县。金人取代，执守将嗣本，来谕降，翼射却之，帅士卒坚守。义胜军统领崔忠杀都监张洪辅，夜引金兵入城，翼挺身搏战达旦，力不敌被执。金帅粘罕欲臣之，怒骂不屈，死之。

金

完颜陈和尚　名彝，字良佐[2]。世以小字行，丰州人。系出萧王诸孙。年二十余，为元兵所掠，大帅甚爱之，置帐下。时母留丰州，从兄安平都尉斜烈事之甚谨。陈和尚在元岁余，托以省母，乞还，大帅以卒监之。至丰，乃与斜烈劫杀监卒，夺马奉其母南奔。元兵觉，合骑追之，由他路得免。既而失马，母老不能行，载以鹿角车①，

① 鹿角车：兵车名。架戈，载于车前，形同鹿角，故名。

兄弟共挽。南渡河，宣宗奇之。斜烈以世官授都统，陈和尚试补护卫，未几转奉御。及斜烈行寿、泗元帅府事，奏陈和尚自随，诏以充宣差提控，佩金符。陈和尚天资高朗，雅好文史，自居禁卫日，人以秀才目之。逾年，转忠孝军提控。五年，元兵入大昌原，平章合达问谁可为前锋者，陈和尚出应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将就木椑[1]者。擐甲上马不反顾。是日，以四百骑破八千众。自军兴二十年，未有此捷。奏功第一，手诏褒谕，授定远大将军、平凉府判官，世袭谋克[4]。累迁为御侮中郎将。九年正月，三峰山之败走，钧州城破，元兵入，即纵军巷战。陈和尚趋避隐处，杀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国大将，欲见白事。"兵士以数骑夹之，诣行帐前，问其姓名，曰："我忠孝军总领陈和尚也。大昌原之胜者我也，卫州之胜亦我也，倒回谷之胜亦我也。我死乱军中，人将谓我负国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时欲其降，斫足胫折不为屈，割口吻至耳，噀[2]血而呼，至死不绝。大将义之，酹以马湩[3]，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当令我得之。"时年四十一。诏赠镇南军节度使，塑像褒忠庙，勒石纪其忠烈。

明

刘宽　顺天人也。祖玉，燕山右卫小旗。洪武末，从

① 椑：内棺。后亦泛指棺材。
② 噀：含在口中而喷出。
③ 湩：乳汁。

成祖屡立战功。建文二年，郑霸村阵亡。父世克，历升百户。交河大战，摧锋陷阵。建文四年，青眉山阵亡。宽以绥德世职，历官指挥同知。成化四年，调征满四，于石城先登，无后继，为贼所执，不屈，至剖其腹而死。子羊儿，为指挥使，珍以百户署清平堡把总。嘉靖二十五年十月，羊儿随游击高极战败，没于阵。弟珍往救之，同时殉难。人以为四世忠烈。而随宽死于石城之难者，有绥德卫指挥刘钊焉。

评曰：石城者，在平凉间，东西俱山，左山峭壁，高数十仞，无径路上者，悬索而登。西山顶平，可容一二千人。城中有数石池蓄水，山形甚恶。满四据之以叛，杀我一伯及三指挥，致烦数道兵讨之，踰年始克。一伯者，毛忠也，而三指挥俱失名，或即延镇之刘宽。与当时死难者既不详，即有功如延绥之参将胡恺，而今亦无征矣。惜哉！旧志之疏也。

陶辅　字公弼，榆林把总。正德四年夏四月，寇大举，犯波罗韩家山，辅随总兵吴江往御。江素不满辅，令为前锋而无后继。寇围之数重，江不救，死之。妻郭氏，抚孤子世臣，植节四十余年，卒。是时，榆林卫百户野天爵亦战死于韩家山。

评曰：投醪[1]抚寒，分糠其苦者，此大将事也。吴江即弃陶辅如草芥矣，而独不惜国威乎？乃旧志称其"早有清誉，中外服其威信"，是为失实。余故削之，为兵鉴云。

---

① 醪：酒的总称。

姜汉　字大容，榆林人。由指挥历总兵，镇宁夏。正德五年四月，安化王寘鐇之变，其党何锦、周昂、丁广等谋置酒王宫伏兵，召镇巡官，挟之使叛。汉至，寘鐇以微言挑汉，汉以大义晓之。寘鐇知不可夺，伏兵起，执之。汉骂不绝口，遂遇害。事闻，赐祭葬，加子奭官指挥使。后镇甘州，数立边功，能世其家。嘉靖间，榆林守臣奏立祠，巡抚万潮复以祠额上请，诏赐"悯忠"，岁时祠之。

原　阙[4]

周仁　榆林卫人。丙子，大虏南犯绥德。仁统前锋[5]，随总兵王勋击之。及鱼河堡镇子湾，贼横冲其阵，兵断无援，力战死之。是时，管司千户神龙亦死于敌。

李恭　榆林卫诸生，例授秦府典膳。正德十三年，武宗西狩，恭抗疏，请诛权奸。稿具，江彬闻之，矫诏下行在锦衣狱煅炼[①]，死之。子大兴，逮系诏狱。嘉靖改元，巡抚姚镆奏恭"父死于忠，子承以孝"，赠纪善。妻朱氏，艰危守节二十余年。大兴后出狱，亦以清介自守，抚按月廉优恤。祀乡贤。

评曰：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而江彬副之，则恩宠也极矣。恭以典膳官抗言廷论[②]，其仕者之勇欤？明朝虽设有台省，而言事者不惟其官也。自部郎以下，至县丞、典

① 煅炼：谓以通供等高压手段，陷人于罪。
② 廷论：朝廷上的议论。

史、承差，无不可执事以谏，故权奸数起，旋踵而败。其言路之广使然欤？

武成 榆林人，正德六年武举。同千户李江兼管本镇司事。嘉靖二年，御贼于红山儿。贼众兵寡，力战不支，与江俱遇害。至四年之死事者，又有绥德卫百户余林，战殁于威武堡也。

刘缙 榆林卫千户。嘉靖十三年，随总兵张凤击贼于烂泥海子，兵溃，死之。又景大学，榆林卫百户。嘉靖十四年，随副总兵梁震追贼至烂泥海子，力战而死，诏赠千户。而同时之战死于枣茨梁者，又有绥德卫百户高儒焉。

宋锐 榆林卫百户。嘉靖十五年，随副总兵白爵拒贼于高家堡马鞍山，锐为前锋，战殁。事闻，诏赠千户。而绥德卫指挥田龙者，同时死焉。先是，弘治十四年，副总兵刘宠战死于高家堡。又有都司佥书王国安者，御寇于高家堡。贼至，恃勇以六骑掠阵，死之。而赈恤无闻矣。嘉靖时，战死于保宁者，有黄乔焉，亦榆林卫之百户也。

郭江 榆林卫指挥，历固原总兵官。战于定边，死之。赐葬祭，建悯忠祠，荫一子指挥，世袭。是时，有绥德卫指挥孟仁、中军指挥贺节者，以力战死于定边。而定边所所属之龙州多涧沟。正德时，有龙州把总任杰者，临阵见杀。嘉靖四十三年，北兵陷镇靖城，参将鲁聪死之。杰，延安人。

张镇 定边人，延安卫指挥使。膂力绝人，素欲以身

致王事。每战必捷，生擒剌麻台。后被围，射落马，为贼所支解。

陈凤　榆林副总兵。双山白崖儿之战，伏兵四起，凤与次子守义在重围中，为贼矢毙马而死。守义身亦被数创。事闻，赐葬祭，建褒忠祠。荫守义都指挥，世袭。后嘉靖三十二年战死于双山者，有副总兵李梅及绥德卫指挥刘镇，尤表表[1]焉。

赵通　一名天福，延绥奇兵营军也。嘉靖二十四年，随副总兵李琦被围于靖边营小墩儿塌，其管司指挥崔经力战，天福以身翼蔽左右，击剌甚伤，经得免。后选入卫。三十二年，副总兵李梅双山之战，天福从管司贾琛先登，军败，琛力战，天福亦依琛不去。琛战死，天福与同死。

旧志曰：报功之典，详于将吏，而略于军丁。窃以为不平也。夫军丁冒锋刃、先矢石，舍己之生，翼将之死，甚至肝脑涂地。为世指名者无几，则悲魂穷魄号哭于阴风苦雾之中者，安得起李华而吊之哉？故特表而出之。

冯恩　榆林千户，历官指挥佥事。嘉靖中，由延绥游击升大同参将。前守将遇警，多避不出，恩至，始交锋，力战死之。赠光禄大夫、上柱国、右军都督府都督，赐葬祭，建祠祀之，谥壮愍。荫子时泰指挥佥事，世袭。又，千户姬晓亦死于大同。

李芳　以绥德卫都指挥，历官洮岷副总兵。北兵据西宁，复起固原游击。至固原，未三日，驰赴景固城。景

---

① 表表：卓异，特出。

固围急，芳至辄解。会大雨七日夜不绝，遂战没。西人义之，立祠祀焉。

白世拳　榆林人。有胆略。嘉靖二十一年道出怀远，为掠边者所获，世拳杀三人，遁归。总督疏上，诏赏银五十两，官百户。二十三年秋，从指挥趋于文家岔，敌人指世拳曰："短身而长髯，非杀阿不害三兄弟者乎？此报仇之时也。"世拳竟遇害，赠武略将军。而同时又战死于邵家梁者，则为奇兵中军官陈钦，管司胡东阳、艾潮、王宗尧、贺免灾也。后二十四年，绥德卫副千户傅潜者，亦于怀远堡战死。又有榆林卫千户李禄者，隆庆元年战死于怀远塞外之青山崾，著奇节焉。又，弘治中，旗牌官许通战死，亦赠武略将军。

张轵　榆林人，绥德卫千户。嘉靖二十四年，隶副总兵李琦部，深入敌巢，先登，斩寇二十八级。师旋，为贼所及，格战死之。子懋德，时幼，妻崔氏抚鞠[①]之，后袭荫。

张凤　榆林卫指挥，大同弘寺堡参将，以罪戍。嘉靖二十四年，总督翟鹏题起废官立功赎罪。本镇总兵王陞、参将何堂及凤与都指挥刘钦，指挥孙世杰、姚谭、徐承禄、罗锦、朱鸾，千户李坚，百户庄洪、王国顺等咸赴焉。凤等战于鹑鸽峪，全军履殁。诏复凤官，宣府建祠，荫次子。正千户钦、世杰、谭、承禄、锦、鸾、坚、洪与国顺等，各赠官荫子。惟陞、堂脱归。而是时，死事者又有把总宗俀臣战殁于永兴之页沙梁焉。俀臣，威武堡人。

① 抚鞠：抚养照料。

李珍　榆林卫指挥，历官参将。总督曾铣议复河套，为咸宁侯仇鸾飞章[①]构之弃市。复欲灭其后，更诬铣子淳侵官银，械送珍至京师证之。珍身受五毒，肌肤刻烂，辞终不挠。幽闭中每曰："宁我死，忍令曾氏绝灭耶？"自诬银一千两，系狱，乃长流淳三千里。后鸾败，珍得脱，上书穆宗极讼曾铣之冤。诏复铣官，并荫子，淳得于流所放归。闻者义之。

评曰：李珍值谗构之日，楚毒备至，辞不倾移，洵忠勇之士。与昔贯高[②]榜笞刺剔，身无完肤，白张王[③]不反，名闻天下。高祖于是贤张王诸客，无不为诸侯相、郡守者。今铣之部下如此，珍固人杰，而铣亦贤矣哉。

高极　字天枢，怀远堡人，绥德卫指挥。嘉靖二十九年秋防威武堡，贼犯清平，极身先陷坚，部曲不继，力战死之。

史略　绥德卫指挥佥事。嘉靖三十一年充左参将，分守宣府西路。三十二年二月，北兵犯新河口，略以兵七百追至乏马坡，陷伏中，力战死之。诏赠左都督，赐祭葬，立祠岁祀焉。又有指挥孙世杰者，战死于宣府铁里门，赠骠骑将军，亦建祠祀之。先是，二十八年，榆林卫指挥王璋，亦于宣府阎家堡战死。

岳茂　延安卫指挥，大同总兵。寇大举入犯，墩军与贼通，诱之深入，力战死。赐葬祭，荫子千户。

---

① 飞章：报告急变或急事的奏章。
② 贯高：汉初赵国的相。
③ 张王：指汉初赵王张敖。

王勋 延安卫指挥，宁夏副总兵。贼犯长城，勋击之，援兵不继，战死。赠光禄大夫，荫一子千户，予葬祭。

邵复初 延安卫百户，镇靖营游击邵清之孙。任砖井堡守备，迁平辽将军，阵亡。

丁碧 榆林卫指挥。任平虏卫参将，与贼血战，死之。赐葬祭，准本镇建祠岁祭。后有崔世荣者，亦为平虏参将，与子同战死。世荣，榆林卫指挥也。

黄演 榆林卫指挥，历官延绥协守。出兵芹河，血战阵亡。赠三级，荫一子，世袭正千户。又绥德卫指挥沈应麒，亦战没于芹河。

孙膑 为蓟镇总兵。嘉靖中入卫，值北兵犯畿辅，力战死之。膑，绥德卫指挥也。又，傅潜之子楫，万历四年入卫，于古北口阵亡。

白国 绥德卫千户。嘉靖四十年，与谢世勋、刘国忠三人同时阵亡于背干川。

李汝益 榆林人。起行间，以骁勇名，每战克捷，迁榆林卫百户。嘉靖四十五年八月，提兵捣巢，深入三百里，黑山子崖阵亡。

郑东 字时旸，绥德卫指挥。分守兰州，寇大人金城，以援兵不至，同部下总旗张兴战死，金城赖以不陷。兴亦绥德人也。

王琮 高家堡人，为神木把总。圈马沟大战，琮与子赐福皆死之。抚院表其闾曰"父子忠烈"。后有应袭刘继勋，亦战死于神木焉。

指挥伍太、千户耿虎力、猛忽儿 皆自套中内附。嘉

靖时，以骁勇著称，后俱殁于阵。

梁璞　字怀玉，太师震之后。威武堡守备。素忠勇。崇祯四年，北人环攻，璞出城战死。时有赵大胤者，亦死焉。

猛如虎者，蒙古人也。崇祯初，与虎大威来降，延抚易其名，时称曰"猛虎二将"。数有战功，历升援剿副总兵官。十二年三月，督师杨嗣昌次荆门，立大剿营，更戎下骑兵为上将营，以如虎将之，分剿流贼于楚、蜀。十三年十一月，时罗汝才、过天星尽入于蜀，与献贼合于安岳。诸将左良玉[6]、贺人龙、李国奇、张应元、汪云凤、张奏凯等会师与夔州，督师监军万元吉以诸军进止不一，宜立大帅以统之，乃以总兵猛如虎为正总统、张应元为副总统，发保宁，趋绵州，诸将分屯要害。如虎至安岳，选骁骑逐贼，元吉与应元屯于安岳城下。十四年正月，张献忠走达州，嗣昌檄诸军追蹑。贺人龙屯兵广元不进。如虎率诸将及贼于开县，日暮雨作，诸将咸请诘朝进战，如虎曰："自泸州逐贼，驰骛四旬仅而及之，惟敌是求。今遇贼不战，谁执其咎？请为诸军先。"挥戈而进，贼为披靡。献忠凭高望，见后军无继，因以精锐绕谷中出。官军后驰而下，诸军先溃。如虎子先捷战死，如虎突围出。三月，杨嗣昌自缢于军，监军万元吉部署行营，命如虎驻蕲黄，防献忠东逞。二月李贼合群盗围开封，陷归德，左良玉自襄阳进师次南阳，献贼等将北向。如虎厄之于德安，会疽发背，退屯承天。十一月，李自成破襄城，乘胜围南阳。数日，城陷，唐王遇害，如虎死之。虎大威后亦为总兵官，战

死于山西。

张应昌 字顺之，榆林人，承胤之长子也。初为延绥副总兵。崇祯四年正月，贼神一元陷保安，应昌击败之。三月，神贼围庆阳，应昌以兵援之，解去。四月[7]，降盗不沾泥拥众胁粮赏，攻米脂，洪承畴与应昌往讨，贼分两营以待。连战，贼始遁。追至西川，斩三百余级，贼溺死无算。六月，鄜州贼混天猴、张孟金谋袭靖边，应昌邀之于真水川，败之，追斩四百余级。又击败黄友才，斩之。初，神一元起宁塞，据其城，遂陷柳树涧、保安县。未几，一元死，弟一魁领其众降，寻叛去，其党黄友才斩之来归。既而友才复叛，至是为应昌所诛。以功升宁武总兵官，加都督同知。紫金梁诸贼破临县，山西震动。六年二月，许鼎臣、曹文诏屯平定，应昌屯汾州，往来太原以御寇。五月，帝以剿贼诸将一时功罪勤惰，应有监纪，特命内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分监曹文诏、左良玉、邓玘及应昌军，仍发内帑四万金，素红蟒段四百匹，红素千匹，军前给赏。七月，贼攻彰德，应昌进剿，次汾阳。九月，败贼于平山，获贼首张有义，即一盏灯也。七年四月，川贼三万屯郧阳之黄龙滩，分三道：一趋河南，一趋浙川，一趋商洛、卢氏。应昌与战于均州，败绩，死之。

张全昌 字阔之，应昌弟。以父承胤荫，历官至灵州参将。崇祯四年，延安贼赵四儿以万余人掠韩城、郃阳，全昌以五百人战三日，斩三百余级。贼走鄜州，复进击，斩六百余级。赵四儿寻降。升宣府总兵官，援剿流贼。七年二月，河南贼自郧阳渡河入郢，陷房县。四月，全昌

连击败之。当是时，抚治鄜阳卢象升、总督陈奇瑜集数省兵聚于楚。楚贼尽出汉中，陕贼又陷文县，且分部略延鄜、宁庆。洪承畴进师岐山，驻三原。贼十余万，承畴兵仅三千，张疑设伏，为旦夕计。贼又从耀州奔同州。时汉中兵三千，总兵左光先等将之；临巩兵三千，总兵孙显祖等将之；平凉兵千人，副总兵艾万年将之，仅足城守。总兵全昌等兵六千，专视贼所向，为援剿。七月，贼混世王等从凤翔东奔，将犯西安。洪承畴驰一日夜入西安，檄诸路兵合击。又恐贼东出潼关，先令曹变蛟同全昌间道走渭、华，遏其前，而自率兵至潼关红乡沟追贼。贼反斗，游击李效祖等力战，贼却。承畴驰赴蓝田，欲从山后间道剿之。贼夜走商洛。八年五月，曹文诏至五峪，寇伏险以诱，文诏击败之。全昌自咸阳出兴平之东，距老回回营五十里。贼渡河走。鄜县官兵追至秦王岭，值寇大至，全昌击败之。自是商洛之寇逃终南山中，余寇西奔兴平，饥疲，遂乞降。阴遣诸贼连营走潼关[8]，守将艾万年等兵溃，全昌亦没于阵。子福寿，武举，任宣府深井堡守备；禄寿，亦以勇力闻。

刘光祚　字鸿基，国镛长子也。少为诸生，即弃去。承荫受兵，当临阵时，谋深胆定，人服其整暇①。积功至保定提督、三关总兵。神京千里，藉其都典。后以河南贼盛，调随督师杨嗣昌援剿。过南阳唐藩，留守郡城。值李自成兵数十万来攻，光祚血战七昼夜，力尽而殁。湖广抚

① 整暇：形容既严谨而又从容不迫。

臣宋一鹤上言："光祚血战功高，裹革疆场，忠勇堪怜，乞赐优恤。"报可，特赐谕祭，赠太保。弟昌祚，字鸿业，由世胄历升真定副总兵、加署都督同知，以母老乞休，人称其孝。闯贼破榆林，迁其家于襄阳。后从成所归，不仕。

高从龙　榆林人，任固原参将。崇祯中，调征流寇。从龙辞陕抚出，誓于众曰："将官乃死官耳。故古者凿凶门以出，今吾其仗节[1]之时矣。"遂行，至三水遇贼，力战而殁。陕抚刘广生厚赙之，弟起龙辞不受，请给同阵士卒，三军尽哭。广生疏闻于朝，称："从龙为淳泾三富四邑之长城，而以一死保全危疆，其英风不在古名将下。"又总督杨鹤亦疏称："从龙不惟死后知其忠勇性成，而生前奠定之功亦不可泯。当固原饥，军脱巾以逞，从龙挺身往谕而解，则平日之得人心可知也，况忠言闻于大众，烈节著于三秦者乎？"赠特进荣禄大夫，谥忠勇。其族子锃，为北京神机营参将，李自成破京师，锃阖门自焚死。

吴国伟　榆林人。崇祯中，以副将讨贼，每战辄陷坚，斩获甚众。后贼势浸盛，国伟力战死焉。弟性耀僧，有传。

党威　字振宇，神木人。生有才力，便弓马。以西安参将历战功，经略丁启睿器之。崇祯十五年，督师汪乔年统兵二十万至河南剿李自成，威以中军副将从。当是时，贼八十万众。一日十七战，威冲锋履刃，稍稍夺气，身被

---

① 仗节：手执符节。古代大臣出使或大将出师，皇帝授予符节，作为凭证及权力的象征。

十余创，良久乃苏。及贼势日盛，乔年移驻襄县。为持久之计，威与曹文诏以兵万余卫之[9]。贼又修攻具，威且战且守。城中乏食，威见势不可支，乃进曰："贼驱饥民为兵，我即大肆杀戮，何忍？且城中无见粮，不如暂退关中休养，再简劲兵，魁党不足平也。"乔年不可。及贼围急，乔年知事去，欲自尽，威泣劝乃止。登城，见贼帅旗在南，威引精锐二十骑，出西门从间道冲其营，斩左右数十人，夺帅旗而还。次日，势益危，威又率千余骑突贼营，当者无不披靡。食尽，外救不至，城陷，乔年自经。威复持佩刀格战，贼弓弩乱发，矢下如雨，被数创。自刎，尸不仆者移时[1]，贼惊以为神。又有副总兵樊来保及神木副总兵艾万年，与李贼战于巴家寨，死之。

王学书　字忠吾，榆林人。父保，字麟冈，镇守昌平及宁武、蓟镇、辽东备倭防海总兵。有战功，殁于海州。学书补世职，历迁宣府总兵官。寻转天津防海总兵。以老致政[2]，林居[3]。值闯逆攻榆，书念延疆重地，世受国恩，散家资给守城兵民。拒贼攻围者七日，外无援兵，内又困乏，城陷被掠，骂不绝口，遇害。子国鼎，字新甫，以荫授波罗守备，旋擢游击。从经略洪承畴招抚云贵有功，题授毕节道佥事，转浙江宁波道。时海警频至，二载之间，劳苦成疾，卒官。

王世国　字御寰，榆林人。父继任，保定总兵，加太

① 移时：经历一段时间。
② 致政：犹致仕。指官吏将执政的权柄归还君主。
③ 林居：谓下野闲居。

子少保。世国幼历行阵，有战绩，累迁至宣府柳沟总兵，加太子少保。归里未及旬，贼四面攻围，世国破家财，招套人为援。日击[①]牛享士，士皆固守。后城陷，为贼所执，不屈，死。

郭天吉 榆林人，以武进士仕，至甘肃副将。贼攻甘凉，城陷，天吉巷战。被擒，不屈，贼怒磔之。

黄廷政 廷用 廷弼 俱黄演孙也。以演死事荫廷政袭指挥使，廷用千户，廷弼百户。当李贼薄城，廷政兄弟自念家世忠烈，力战抗贼。廷政身当寇冲，中炮陨。廷用、廷弼益自愤励，所伤贼众，夺获火器颇多。城陷，廷用、廷弼曰："吾其从我祖于地下矣。"遂偕死焉。

王世钦 字敬之。大同总兵、位特进柱国太师，威之仲子，先籍河南光州，从徙榆林。少历戎行，以功迁指挥同知、清平参将、孤山副总兵。加署都督同知，分管神枢营战兵。擢山海关南部总兵官，时年二十八。稳重有方略，幽燕老将弗如也。时山海关称雄镇，特设三部以总军要，中部为马世龙，北部为尤世威，皆三世名将，人咸惮之。以功赐蟒玉。寻以太师[②]笃老，乞终养，归。崇祯二年，督家丁勤王至北京，解严论功，将召用，而世钦依依子舍[③]，不就征。十六年，倡义守榆林。城既陷，被执，槛车送西安。自成释其缚，欲用之。世钦骂不屈，遂遇害。初，世钦方械系，宿传舍中，且歌且饮，大醉。顾谓驿使

① 击：杀；搏杀。
② 太师：此处指王威。
③ 子舍：借指儿子；儿女。

曰："此去长安几日？"驿使以对，笑曰："行矣。丈夫死当为厉鬼以杀贼。"闻者感泣。弟洪，字纯所，天资雄壮，善骑射，延抚署为标下中军参将，迁副总兵。未几，寻为天津总兵官。据河海之会，整水陆之师，时称为能。以不善事权贵被论退而林居，淡然无营，出入一骑，人不知为大将也。崇祯二年，出家赀募死士勤王，至都城，屯营得胜门外之土城关，苦战得捷。不解甲者弥月，以劳瘁卒于军，赐祭葬优异之。世钦孙坦，武进士。

侯世禄　字裕斋，榆林人。以世职起家，历任固原、辽东、宣府总兵，加太子少保。子拱极，字枢寰，任山海总兵。家居，寇至，守新添门。贼从海潮寺潜入穴城，世禄觉之，募敢死士缒城击贼。南门陷，父子见执，死之。

张云鹗　字元举，榆林人，举人。为户部主事，督饷山海关。致仕归，贼至，城守不屈，死之。子发，字启之，定边副将，先鹗战死。

李盛英　榆林人，以贡生知太湖县事。李自成兵至，围数日，城陷被执，欲降之，不从，骂贼触树而死。

马应举　榆林人，为抚边中军。贼薄城，应举曰："孤城不可独守也。"乞师于套，嘉其义，许焉。以数千骑至西门，众寡不敌，北兵引去。贼入，被擒，枭于凯歌楼。

钟茂先　榆林人，为绥德卫管屯指挥。督众固守，及贼势愈炽，茂先知力不支，于家中每门置利刃，而藏二匕首于左右蔽膝[①]中。贼入茂先家，阳以酒劳之。左手捧

① 蔽膝：围于衣服前面的大巾，用以蔽护膝盖。

觔，右手拔匕首剚贼，贼负伤出走。茂先入，杀其妻子而自刎焉。

尤岱 字青山，榆林人。以步卒走，历边功，任山海铁骑营左参将。性勇戇，不合于上官，弃职归里。崇祯十六年，闯贼攻榆，岱守水西门，尽拒御之术。城陷，死之。子捷，字克吾，以世职历任蓟镇右翼营总兵，驻扎平谷。闻京城陷，即率兵奔河南，志图复兴，为叛兵刺死。

崔重观 榆林指挥。贼临城，重观散家赀，聚众于汉寿亭侯庙，喋血质神，期以死守。及城陷，重观至家，焚其积聚，曰："毋为贼资也。"贼怒，杀之。

贺世魁 榆林千户，从总督守蓟门。适归，值贼围城，悉力固守。攻益急，世魁见城陷，归家，陈衣冠，取祖宗承袭号纸[1]，置香案，东向而拜曰："臣力尽矣。"更著深衣，从容缢死。妻柳氏亦殉焉。

苗青 榆林人，任威武守备。协力拒贼，城陷，同妻凡氏缢死。

李应孝 字淮楼，任西安参将。方解任回镇，贼入城。应孝令妻女自缢，率子挟弓刃搏战，毙数十人。矢尽，遂自刭。

杨明 字魁宇，榆林人，充选锋，积战功至山海副总兵。移病[2]归。贼至，守南门，与尤翟文出战不利。城陷，死之。子元勋，亦有父风。

---

① 号纸：明清时代政府所颁记载上司袭位者职衔、世系、承袭年月的书状。

② 移病：旧时官员上书称病。多为居官者求退的婉辞。

马鸣节　世袭榆林百户，赋性忠勇。贼兵攻城，将陷，鸣节聚室中木器，环妻孥于中，举火自焚。复出，持刀巷战，杀伤数十人。力竭，顾视[1]其家，火愈烈。还，入火中以死。弟鸣廉，为督师汪乔年中军。乔年被围于襄县，鸣廉单骑驰救，出入贼垒者三，没于阵。

李淮　榆林人，任西安参将。值贼李过入城，淮先令妻女自缢，率子持刀出门杀贼，父子皆自刎死。

傅佑　榆林卫掌印指挥。城陷，不屈，同妻杜氏缢死。

刘光裕　榆林人，为中军官。骂贼，战死。

李耀宇　榆林人，材官。奋勇拒敌。及城陷，耀宇犹插矢数十巷战，每发辄应弦而倒，贼无敢近者。矢尽投弓，刭死。

李光裕　榆林人，材官。慷慨有勇略。贼入，光裕趣家人俱自杀，而遂刭焉。

张天叙　榆林人，右营掌标官。誓志杀贼。城破，归家指囷[2]粟曰："吾不能杀贼，亦不可饷贼也。"积薪焚之而自缢于庭树上。

郭遇春　榆林人，戍车后营都司。性忠勇，尤善火攻。贼围城时，用神枪佛郎机伤贼甚众。城破，械送西安，杀之于鱼河堡道中。是时，同难者二十四人。自死之后，每夕哀啸城下，如风雨声。伪帅王浪智数祭告，始息。

---

① 顾视：转视，回视。
② 囷：圆形谷仓。

陈义昌 榆林学增广[①]。生性耿直。闯逆陷城，义昌独正色骂贼，为贼所杀。而诸生之骂贼死者，又有沈濬、沈演、白拱极、白含章焉。

张连元 榆林学生。弟连捷，当闯逆攻城时，兄弟在楼橹[②]中，矢石不避。及城陷，连元兄弟奔入汉寿亭侯庙，从容缢于庙梁。又诸生李可柱缢死于余肃敏公祠。胡一魁、李胤祥亦自经于家。

梁文炳 及弟文燧，俱靖边诸生。崇祯末，寇破城，欲招置幕下，抗节不屈，骂贼死。文炳女亦投井死。

张礼 字仪亭，威武人。素有义风，明季为盐商。倾家财守城，及陷，贼索之，骂贼死。

熊维藩 字振宇，威武人，宣府参将。致仕归，高贼攻堡，藩力战，伤贼甚众。堡陷，藩自刎，贼碎其尸焉。

台元 延安卫人。闯贼入城，两手握大石，欲为狙击计。邻人恐祸，及缚之回至家，不食，五日死。

评曰：李过者，贼中名之为"小瞎子"。小瞎子既破榆林，宁夏望风瓦解，李贼遂无后顾忧。长驱渡黄河，逾雁门。余闻是时总兵有周遇吉，与其夫人者本蒙古人，家僮三百亦皆其部族也。守代州，与贼连战十余日，杀贼万余。会兵少食尽，退守宁武关。贼合诸路攻之，传檄"五日不下且[③]屠"。遇吉悉力拒守，贼肉薄攻城，辄出奇以应

---

① 增广：即增生。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明代生员都有月廪，并有一定名额，称廪膳生员。后又于正额之外，增加名额，称为增广生员。简称"增生"，无月米，地位次于廪生。

② 楼橹：古代军中用以瞭望、攻守的无顶盖的高台，建于地面或车、船之上。

③ 且：即，就。

之。如此者二十余日。贼兵百倍，遇吉势日蹙。城被克，遇吉死之。周夫人即纵火先焚其舍，跨马弯弓，率家僮巷战。自晨至晡时，杀伤无算。后矢绝，赴火死。家僮三百人无一降者。贼恨之，遂屠宁武，积尸与城平。呜呼！此玉壁之守，而田横[①]之客欤？今榆中之将士，下而至于商贾、厮养、妇人、女子，余为搜讨无遗矣。宁武去榆林未远，当时围上同遇吉死者不知凡几[②]，乃咸与黄沙白草湮没无闻，可胜道哉。然榆林、宁武挫贼锋于滔天之日，使扶舆[③]纲常之正气为之不坠，其有功于世教也大矣，然于明朝养士之报亦庶几见之。

来顺　威武堡应袭傅镗仆也。主母病患，大便癃闭[④]，几死。顺泣曰："主母如此，我受抚养犹子也，报恩者斯时矣。"遂割臂肉一块，煎以进之，病随愈。

觉明　灵壁县双沟人。从其主谢成夫妇戍绥德，成幼子镛在襁褓，以道阻长，苦不能进，弃之。时觉明前行，成夫妇蹴步及之，觉明曰："幼弟安在？"成曰："已弃之道傍矣。"觉明痛哭，返求之，得于草间，乃笼负之。后成夫妇无他出，得镛不绝。

评曰：余读范史《独行传》，而知偏行一介之夫，能成

---

① 田横：秦末群雄之一，原为齐国贵族，在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后，田横与兄田儋、田荣也反秦自立，兄弟三人先后占据齐地为王。后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田横不肯称臣于汉，率五百门客逃往海岛，刘邦派人招抚，田横被迫乘船赴洛，在途中距洛阳三十里地自杀。海岛五百部属闻田横死，亦全部自杀。

② 凡几：共计多少。

③ 扶舆：犹扶舆。谓盘旋而上。

④ 癃闭：指大小便不通畅。

名立方者，洵亦众也。昔李善之风轨[1]，固足怀矣。今又得来顺、觉明其人者，岂可没其善哉？遂著于篇，使天下晓。然平阳家奴[2]之尚主，不若李元苍头之立孤也。

国　朝

倪光友　定边人，任福建连江副将。顺治九年，与海寇战，没于阵。总督李率泰赞曰："长驱赴敌，鼓勇当冲，临难不避，壮气贯虹。"

以上忠义。

晋

刘殷　字长盛，新兴人。七岁丧父，哀毁过礼，三年未尝见齿。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3]。殷时年九岁，乃于泽中恸哭籲天，自陈罪衅，声不绝者半日。于是忽若有人云："止声。"殷垂泪视地，有堇生焉，因得斛余而归。又尝夜梦人谓曰："西篱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钟，铭曰："七年粟百石，以赐孝子刘殷。"自是食之，七载方尽。

---

① 李善之风轨：《东观汉记》卷十八载：李善，字次孙，南阳人，本同县李元苍头。建武中疫病，元家相继死没，惟孤儿续始生数旬，而有资财千万，诸奴婢私共计议，欲谋杀续，分财产。善乃潜负逃亡，隐山阳瑕邱界中，亲自哺养，乳为生湩。续孩抱，奉之不异长君，有事辄长跪请白，然后行之。闾里感其行，皆相率修义。续年十岁，善与归本县，修里旧业。告奴婢于长吏，悉收杀之。时钟离意为瑕邱令，上书荐善行状。

② 平阳家奴：指卫青。

③ 堇：药名，即乌头，有毒。

郡命主簿，州辟从事，皆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司空、齐王攸辟为掾，征南将军羊祜召参军事，皆以疾辞。同郡张宣子，达识之士也，尝曰："而今而后，吾子当为吾师矣。"遂以女妻之。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识如此，何虑不得为公侯配，而遽以妻刘殷乎！"宣子曰："非尔所及也。"诫其女曰："刘殷至孝冥感，才识超世，此人终当为世名公，汝其谨事之。"张氏性亦婉顺，事王母以孝闻，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妇毁瘠，几至灭性[1]。时柩在殡而西邻失火，风势威，殷夫妇叩殡号哭，火遂越烧东家。后有二白鸠巢其庭树，自是名誉弥显。太傅杨骏辅政，备礼聘殷，殷以母老固辞。骏于是表之，优诏遂其高志，听终色养，敕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赋，赐帛二百匹，谷五百斛。赵王伦篡位，孙秀夙重殷名，以散骑常侍征之，殷逃奔雁门。及齐王冏辅政，辟为大司马军咨祭酒[10]。转拜新兴大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属永嘉之乱，没于刘聪。聪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保，录尚书事。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2]，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北州之学，殷门为盛。竟以寿终。

评曰：刘殷一门，七业推崇。《史》、《汉》比之于经，是可谓善教而善学者矣。故萧梁时得班固《汉书》真本，宝逾金科，刘宣挚精于两汉，称为"汉圣"，乃知古人之笃尚史学有如此。唐以《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列于

① 灭性：谓因丧亲过哀而毁灭生命。
② 《太史公》：即《史记》。

学官，名为"三史"。设科取士、一代文章，犹有依据。今之经史，间有知者，不过为兔园策[1]而已，宜通经令史之才不见于世也。

明

薛广　延安卫人。幼丧父，母周氏抚养成立。广性至孝，竭力供养。母病，医药弗效，广斋素三年，恳祷于天，遂愈。后母年八十卒，广哀恸，不食三日。既葬，庐于墓，疏食饮水，负土成坟。正统十三年，旌表其门。

高堂　榆林人。事母至孝，以选贡除狄道县训导。母申氏八十余，不妨远别，以终养告归。

高景奎　少丧父，事母极孝。母病目且多嚏，乃日夜呼天，请以身代。景奎拭之，虑其伤，尝舐之。正德元年，母死。既葬，庐墓侧，旦夕哭临，负土筑坟。三年，泉水涌出，有司延之为乡饮大宾，不赴。年九十余卒。

刘瑾　榆林人。正德中，父鉴疾剧，割左肋肉和药以进，父气将绝复苏，延五月而卒。母郝氏亦病革，瑾复割右肋肉和药，人皆孝之。何煇绥德卫人。父母病，亦分割左右股。以孝闻。

评曰：洪武初，日照民江伯儿以母疾，割肋肉食之，不愈。乃祷于岱岳祠，誓云："母病愈则杀子以祭。"已而，

---

① 兔园策：即兔园册子。本是唐、五代时私塾教授学童的课本。因其内容肤浅，故常受一般士大夫的轻视。后指读书不多的人奉为秘本的浅陋书籍。

果然事闻，太祖大怒曰："杀子灭伦，败坏风化。"遂逮伯儿杖之，遣戍海南。因命礼部定制，凡卧冰割股，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之列。至宣宗朝，有总旗卫整女割肝疗母，以禁例不行旌表。呜呼！孝者，庸行也。若务为诡异以惊世骇俗，岂乌头绰楔[1]之初心哉？听其所为而不行旌表，仁之至，义之尽也。

钟旸　榆林人。事父母，色养[2]无惰志。乡曲岁时聚会，有旨食，必怀归奉之。家无担石，父母尝饱粱肉。父祥年九十余，旸亦七十，服勤子职，终其身。

彭械　榆林卫都指挥使。自曾祖瑄、祖震、父清及兄弟械、槭、槿、杲、栋，凡四世未尝异财分爨。贵盛右于延绥，而子弟恂恂，不失儒素[3]，乡人化之。

李登　榆林人，进士。父钦，云南赵州吏目。母万氏，卒于官邸，寄柩襄阳僧寺，钦以朝觐，至京病卒。登扶父榇以归[11]，斩衰[4]三年，未尝见齿[5]。夏不再食，寒不重衣。万历四十年，徒步至襄阳，适江水泛涨，寺宇半为飘泊，母柩沉没，僧告以故，登哭而仆地，几绝。吁之天曰："如不获母，予即从母于江也。"掊[6]之泥中，获焉。及归，形容摧毁，人莫识其为登也，咸相顾叹，称曰"李孝子"。

---

① 绰楔：古时树于正门两旁，用以表彰孝义的木柱。

② 色养：称人子和颜悦色奉养父母。

③ 儒素：儒者的素质，谓符合儒家思想的品格德行。

④ 斩衰：旧时五种丧服中最重的一种。用粗麻布制成，左右和下边不缝。服制三年。子及未嫁女为父母，媳为公婆，承重孙为祖父母，妻妾为夫，均服斩衰。先秦诸侯为天子、臣为君，亦服斩衰。

⑤ 见齿：指笑。笑则露齿，故云。

⑥ 掊：掘，发掘。

后知四川巴州，有廉慎名。

评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人能言之矣。而亦知所以求之之法乎？吾见宣宗朝有权谨者，为光禄寺署丞。事母孝，有司上其行，驿召至京。宣宗知其为人质实，宜旌之以劝天下，遂以谨为文华殿大学士，其即封丞相、为富民侯之意欤？故当时天下号为太平，庶几文景有以哉？夫大学士者，明之所谓阁臣也，以孝子厕其间，而朝无异辞。吾窃怪崇祯时，特召山东副使方岳贡入阁，议者沸然。至使天子不能自用一人，而四衙门之见胶固而不可解。岂非陆贽所云用人之患，"循故事而不择可否"之谓哉？故孝如李登，沉于下位，宜也。

李尚先　榆林人。家贫佣工，获其佣金，与妻罗氏奉母袁氏甚谨。袁年七十余，病，思肉。尚先莫能办，诣上帝庙祷之，割左股肉，以其刀易酒一卣[①]，炙肉兼进，母食之愈。母见尚先步履艰，问之，以他辞对，其妻亦匿不以闻。邻人察其事，举于巡抚，为之嘉奖。

王建德　榆林人，节妇李氏子也。十二丧父，事母以纯孝闻。家窭甚，甘脆[②]不时，致必多方求之以进。虽言动取予，禀命而行。一日，母病革，即斋沐祷于天，请减己算以延母寿。寻以母多疾，学医，精方药，请疗者如市。名重一时，活人甚多。

王玑　绥德卫指挥。父鹏高旷，不乐仕进，命玑袭祖

① 卣：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口小腹大，有盖和提梁。
② 甘脆：美味，佳肴。

职。玑性笃孝。一日，母病危，玑焚香祝天泣曰："吾母寝疾如此，医药罔瘳，厥罪在我，天若有灵，愿以玑代。"乃割股作羹而进，母疾顿愈。历官至洮岷副总兵。子爵官亦至安边参将。又崔崇胤，亦绥德卫指挥佥事。父张名，任参将，患疾不食，将毙，崇胤于胸前割肉煎药以进，父病愈。又刘承芳，榆林人。性孝友，祖母杨氏病甚，药不能愈。芳祝天以身代，因割股肉煎汤，饮之，病遂愈。有司皆为旌表。

杜汉　字本清，别号平湖，本苏州昆山人，先世以军籍占额延安，后入宁塞。汉以武勇奏功，累官实授百户。性醇谨，事父孝，奉继母尤曲意承志。处昆弟姻族蔼如[1]也。仲弟之子，尝强取其爱马以去，或告之，汉曰："杜氏之马，杜氏乘之。"言者愧而退。汉年七十，无疾而终。后以子桐贵，赠特进荣禄大夫、右都督。

查瑾　靖边学生，骠骑将军秉钧之子也。美丰姿，善骑射，从父任太原。时会交城山寇窃发，父帅师出击，兵寡，为贼所窘。报至，瑾不及甲胄，单骑弯弓以出，老卒一人继之。突至贼围，且驰且射，格杀数十人，遂溃围，救父出。父乃乘其马，瑾步从之。贼复合，乃邀瑾于绝地，父不能顾。瑾度弗脱，犹手刃数人，力尽死之。时年十九也。卒名皮成才，亦与难。妻袁氏，年十八，闻凶，不日死。督抚以其事闻，建坊旌表，立祠。

李原　榆林人，署吴堡知县。性孝友。继母弟、青，

---

[1] 蔼如：和气可亲貌。

原爱之如同胞。青疾，原夜坐不寐，遍求偎剂。后青卒，原哭之失明，视青之子如己子，终世同居。

柳茂 榆林人。居家孝友，睦族好施。遇戚里有丧，必躬往办视。嘉靖八年，岁大饥，往葭州负米，出市，获遗金百余两，茂即坐守以俟。日晡，果一人号泣而至，问之，乃失金者，茂即还之。市上人咸共遮留，具羊酒为谢，茂固辞。自后子孙以诗书显。

李应元 砖井人。事亲最孝，有遗金者，追求其主反之。有司欲以孝义闻，元固谢，人尤叹服。

王世禄 字尔康，威之季子也。袭父荫，积功至游击，升广西桂林副将，不拜。且以兄世钦抗节守城，为闯贼所杀，遂遁迹山林。每一念至，辄痛哭累日。平西王闻而贤之，欲授之爵而志终不挠。隐居终身，时人重之。子一勋，武举。

郭泰 字仁度，镇靖人，崇祯十五年举人。八岁就学，过口成诵。年十四，补靖边学生。性沈毅，善骑射，放榜之夕，同舍生以泰年少，趣往阅。及归，问之无所语。有后至者曰："郭君隽矣，何勿言？"于是咸多其器量。明年，上公车，会试改期，且知流贼将入长安，念父母，亟归，而疾作，遂卒。子允升，亦有文笔。

旧志曰：尝考《孝经·援神契》曰："元气混沌，孝在其中。"天子而下，瑞以类征焉。榆虽塞垣，夫非尽人之子弟欤？夫竹犹护母，葵尚庇根，而况于为人乎！今论其人，核其行，犹然白华、朱萼、梦草、欣荆之遗意焉。

以上孝友。

【校勘记】

〔1〕卷四之三人物志忠义列传孝友列传　底本漫漶，据乾隆本补。

〔2〕字良佐　良，原作"俍"，据《金史》卷一百二十三《完颜陈和尚传》改。

〔3〕世袭谋克　原脱"谋克"二字，据《金史》卷一百二十三《完颜陈和尚传》补。

〔4〕乾隆本、底本卷四之三俱缺第四页。

〔5〕周仁榆林卫人内子大虎南犯绥德仁统前锋　原缺此十八字，据万历《志》卷五《名宦·忠烈》补。

〔6〕左良玉　原作"左俍玉"，据《明史》卷二百七十三《左良玉传》改。下同。

〔7〕四月　原脱，据《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五《中原群盗》补。

〔8〕阴遣诸贼连营走潼关　据文意，"阴遣"前疑脱"李自成"三字。

〔9〕威与曹文诏以兵万余卫之　此处疑误。《明史》卷二百六十八《曹文诏传》，曹文诏卒于崇祯八年。

〔10〕辟为大司马军咨祭酒　咨，原作"谘"，据《晋书》卷八十八《刘殷传》改。

〔11〕登扶父榇以归　榇，原作"衬"，据文意改。

卷四之四　人物志

列女列传　隐逸列传
流寓列传　仙释列传

汉

覃氏　上郡钟氏妇也。归未几，夫死。年十八，誓守无贰志。数年间，姑及伯叔相继亡，家贫无以葬，覃昼夜纺绩，十年之间，八丧悉举，为州里所传诵。文帝闻之，赐粟百石，旌表其门。

晋

汉主刘聪皇后刘氏者，太保殷女也。聪立为皇后，将为起鹓仪殿于后庭。廷尉陈元达谏，聪大怒，将出斩之，并其妻子同枭东市。时在逍遥园李中堂，元达抱堂下树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计也，而陛下杀臣。若死者有知，臣要当上诉陛下于天下，下诉陛下于先帝[1]。朱云有

云：'臣得与龙逢[1]、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审陛下何如主耳！"元达先锁腰而入，及至，即以锁绕树，左右曳之不能动。聪怒甚。刘氏时在后堂，闻之，密遣中常侍私敕左右停刑。于是手疏切谏，聪乃解，引元达而谢之，易逍遥园为纳贤园，李中堂为愧贤堂。

宋

李氏　清涧人，显忠族妹也。显忠南归，家属悉遇害。李氏有国色，敌人欲私之，不从。乃缚手树下，命左右射其胁，遂骂贼不已而死。

孟氏　延安人。父戍永乐城，夏人攻城，陷之，父死。孟呼号，徒步驱入城中，伏父尸而恸，遂绝。夏人怜之，并其父瘗焉。

明

王淑妻时氏　淑以绥德卫都指挥守备宁夏，战殁。时闻赴，自缢。宣德九年，旌表。其从孙妇赵氏，夫死，亦自缢。人称"一门双节"。

榆林卫生员谢钦妻纪氏　年十九，生子才三月，钦赴乡试，不第，卒于西安。纪闻赴，即为同窆[2]计，翁姑觉之，

---

[1] 龙逢：即关龙逢。夏代末年大臣，夏桀王荒淫无道，不理朝政。关龙逢常引黄图直谏，立而不去，夏桀烧去黄图，以龙逢"妖言犯上"为罪，将他囚禁杀死。

[2] 窆：泛指埋葬。

督家人严备，姻戚中又日为之开譬，纪意乃沮。后翁死，事姑唐氏最孝。深居闺门，日事女工。虽至亲罕见言笑，乡党师之。巡抚周金奏闻，旌表。又靖边营千户张镛妻周氏，夫亡，年十九，子洁方二岁，周抚之成立，至七十余岁卒。洁，历官指挥。

榆林卫监生范瑄妻戴氏　瑄亡时，戴年二十七，无子，以死自矢，姑张氏劝止之。事翁姑惟谨，且立嗣以继。守节五十余年。后与谢钦妻纪氏同旌表焉。又榆林卫指挥姜正妻纪氏、李时妻岳氏、绥德卫指挥王阶妻申氏、榆林卫军李春芳妻梁氏、绥德屯舍余傅镗妻王氏、常乐堡余丁杨时妻高氏、榆林卫千户杨汝楫妻张氏，俱年二十七守节，各以寿终。

延安卫指挥陶秉忠妻赵氏　年十九，秉忠亡，其父以无子故，屡劝易节。赵抗志不从，纺织自给。寿七十卒。

旧安边余丁张纪妻　梁氏梁玉女也。年二十七，纪死，即誓以身殉。戚属防之甚密，越三日，竟自缢，与夫合葬。抚院以状闻，表其里宅。又绥德卫指挥王敏妻赵氏，敏卒，即缢死。绥德卫应袭高俊妻李氏，俊卒，自经死。

榆林卫余丁赵鎏妻薛氏　鎏卒，薛欲以死殉，姑嫜严守之。越宿，薛忽解忧容，若不殉然。伺备稍弛，自缢。巡抚张问行旌其门。

延安卫沙继勋妻常氏　继勋早亡，常年二十余，刻木于室，事之如生。垂四十年，雅操不爽，乡人重之。巡抚杨守谦旌其门。

千户张秉元妻马氏　榆林人。秉元死，马饮毒药从

之。巡抚杨守谦捐俸葬焉。旌其门曰贞烈。

榆林卫武举田畬妻史氏　畬死，无嗣，史抚幼女守节，居丧泣血，行道[1]哀之。家贫无倚，藜藿亦不充也。日惟缕帷中，晨夕酌水，奠祭不撤[2]。且足不逾阈，亲属周给，多却而不纳。嘉靖中，遭岁凶，数日绝粮，母子闭门待毙。巡抚张珩闻之，月给米赡焉。

指挥傅潜妻张氏　榆林人。潜战死，张守节三十余年。巡抚何东序表其门。

榆林卫应袭梅祯妻黄氏　年二十，祯卒，黄励志守节。时有豪右厚赂其翁，翁许之。黄力拒不克，号呼四邻。控于巡抚张缙，得以节终。

绥德卫指挥陶辅妻郭氏　见《人物传》。

绥德卫百户余林妻柳氏　林于威武堡阵亡，柳守节四十年。巡抚杨守谦题其门户。

李友梧妻陈氏　榆林人。年二十八，生子荣。方二岁，友梧卒。家甚贫，陈上奉姑嫜，下抚孤儿，竟能成立。寿七十二卒。巡抚张珩表其门曰"孝节流光"。又榆林生员王经妻刘氏、舍余周润妻张氏、监生刘大学妻曹氏、舍余崔天秩妻崔氏、高家堡舍余郑维绪妻阎氏、常乐堡人杨穆妻孔氏、榆林惟千户杨润妻白氏，俱年二十八守节至七十余岁。又总兵纪世楹妾薛氏，榆林人，守节至七十余岁终。

榆林卫指挥吴秉懿妻李氏　秉懿构疾，伏枕四载，诀曰："吾以贫累尔，今幸年少，善事后人。"李泣下，誓以死。

---

① 行道：指路人。

秉懿卒，即饮药死，家人救之乃甦。自是谢绝膏沐，不与亲戚往来，茹檗[1]自苦。每晨起，焚香，礼观音，祈作清净身以见夫于九泉。闻者咸嘉其苦节。

延安卫应袭张世功妻马氏 绥备州侍郎汝骥女也。幼习《女诫》，端恪自持。年十九，世功亡，三日不勺饮，且治凶具。亲族劝之曰："汝有孤，甫一岁，不自乳，而从夫偕亡，如宗祊[2]何？曷若抚遗而存祀也。"马颔之。毕志守穷，历八十余岁。卒，院道旌其门。

延安卫百户王国正妻李氏 侨居榆林。二十九岁，国正丧，哀泣几绝，水谷不入口者数日，将死殉。亲邻密防之，因劝曰："幸有幼子，子在犹夫在也，死何为？"李遂悟。日勤女工，抚幼子，业儒列黉序，且以医名。孝慈两著声焉。子建德，有传。

榆林军杨守礼妻于氏 年三十，守礼卒，勺水不下咽，悲号不绝声。至三日，对吊客涕泣而绝。抚院旌表其门。又榆林卫指挥龚应龙妻姜氏，年三十，夫死方葬，呕血数升卒。

延安卫指挥张经妻许氏 经卒，许无所出，媵[3]杜氏有妊，将免身。应继者争立，以其世职也，许佯许之。后杜产得男，许抱示于族党、伯叔、兄弟，共见之，求长者名之曰涞。寻闻于卫。自是与媵殷勤保爱。及长，教以义方。后袭经职，历官协守宣府副总兵。

---

① 檗：即黄柏。落叶乔木。树皮味苦，可入药，古代亦用作染料。
② 宗祊：宗庙；家庙。
③ 媵：小妻。

绥德卫马文熙妻胡氏　熙亡守节，旌表其门。又纪文烺妻王氏，烺亡守节，天启中旌表。

总兵时源妻张氏　米脂序班某女也。母亡，与父合葬。张自榆之米，临葬启穴，抚父母之柩而哭之，七窍皆出血死。

绥德卫千户王大瀛妻李氏　年二十九，大瀛死，遗八子俱幼，二犹在襁负。家徒壁立，茶苦[1]鞠育。或劝之再适，李正色叱之曰："所不与夫君俱没者，为遗孤多未成人耳。若厌贫改节，何面目见夫君于地下？"乃截发自誓，守节益坚。督抚院道咸旌其闾焉。后八子以武起家，称为"王氏八虎"。长曰威，任总兵，历世贵显。李后以寿终。又绥德卫千户史琅妻高氏，年二十九，守节至七十余卒。

榆林卫指挥谢戴继妻唐氏　戴先妻遗三子二女俱幼，唐恩养备至，婚嫁以时。后戴卒，长妇纪、次妇田俱少寡，依唐守节者数十年。巡抚张问行旌其门。

太常丞纪世梁妻丁氏　榆林人。世梁卒，丁无出。有三妾，宋年二十五，张年二十三，孙年二十九，各有子丁。躬亲抚鞠，恩义备至。比长，延师教之。三妾亦同以节称，闺门雍肃，人无闲言。诸子相继科第，而孙氏之子文焌尤有声誉，嘉靖中举人。孙年至八十余卒。又绥德卫应袭高昙妻于氏、百户管邦妻李氏、波罗堡应袭汪直妻沈氏，夫死，时俱年二十五，抚孤守节，皆至七十余岁卒。

威武堡彭翀霄，总兵官清之曾孙也。**妻习氏**，年二十，霄

---

[1] 茶苦：艰苦；苦楚。

亡，习抚孤守节，年六十有七而卒。子士弘，亦以孝称。

镇靖堡杜有秀妻景氏 年二十六而寡，抚四岁孤子，历凶荒，守节至八十四，卒。

绥德卫左所千户孙荣妻李氏 荣卒，子二，膑十二岁，腾二岁。家甚贫，李荼苦备至，抚二子成立。膑袭荣职，历蓟镇总兵官，战没。

王氏 纪总兵世楹仆纪儒妾也。儒亡，王哭不哀，家人怪之。其夕，即儒柩缢以死。又总兵谢朝恩妾张氏，榆林人。恩死，自缢。宣府参将张锐，神木人。正统时，扈从死于红门儿，赠光禄大夫。妻张氏，二十三岁，守节抚孤子坚，仕至大同总兵官。见前传。又榆林卫军郭瑾妻张氏，瑾调防蓟镇，阵亡，张守节四十年卒。

归德堡韦芳妻王氏 百户王举女也。适芳，治家睦邻，克尽妇道。年甫二十，生子世江，芳亡。王日夜号泣，将以身殉。为邻妇所觉，救免，因劝云："汝自毙，俍[1]得矣。宁不念此孤乎？"王悟，乃止。世江稍长，家愈贫。一日，因焚楮延烧，屋舍荡尽。少焉，火灭，灰中灿然有光，得镕金一块。邻里相贺曰："烈火真金，天以完节，降祥也。"后世江白衣从军，斩馘功多，晋秩指挥。又榆林卫应袭崔镇妻文氏，镇亡，文年二十六。子二：长浩、长性，俱幼，文抚之成立，官俱至参将。后文以寿终。

李承祖妻高氏 榆林人。父汝楩，副总兵协镇蓟门，承祖随之官，病死，高遂自缢蓟镇。巡按题请旌表。

---

① 俍：善也。全人，神人也。

榆林卫应袭何承爵妻徐氏　生员景和女也。年十七，归承爵。三年，承爵死，徐有遗腹，日求死。时翁姑俱老，泣谓妇曰："能不为何氏延一脉耶？假汝死，则予辈衰暮，即相继转沟壑也。"徐泣且唯。已，果生男，徐乃佣纫，为事亲、抚孤之资。乡人称为"何孝妇"。居数年，翁姑相继亡，孝妇荷土成坟，足不出闺闼者三十余年。虽亲兄弟至，在阃外与语。子某成立，袭职千户。巡抚李尚智旌之。

榆林卫生员赵铉妻钱氏　铉死，子克绍方四岁，钱抚孤守节。后克绍中正德十三年举人，钱亦寿终。

榆林卫千户姬晓妻李氏　晓母病，卧榻者三载，李事之甚谨。乡人称为孝妇。嘉靖初，晓随征大同，适叛卒乱，死于敌。李年二十九，遗孤爵，方二岁。李抚之成立。守节至七十八岁而终。

榆林卫舍余冯敖妻麻氏　敖死，麻二十七岁，遗二孤，皆幼。族人屡欲夺其志，麻持之益坚。奉姑甚孝，每以诗书课二子。嘉靖中，长子时吉领乡荐，而麻已先死，乡人哀之。又总兵姜奭妻张氏，榆林人。奭亡，张年二十四，子直方二岁。榆林卫应袭白豸妻边氏，豸亡，子振方三岁。抚孤守节，俱至四十余，卒。

杜氏　赠特进杜汉之长女。年十六，归镇抚丁一元。夫妻相敬如宾，久而无子。杜为置二妾，服御一与己同。妾生二子，而一元卒，杜年二十八，誓以死殉。弟桐及松以抚孤继志为言，杜日号泣不已。未几，二孤俱殇，杜遂以哀毁卒。翰林焦竑为立传。又镇羌所应袭张杰妻李氏，杰亡，李年十九，无子。苦节五十年而殁。榆林军张

应龙妻杨氏，年三十，应龙没，勺水不入口者六日。戚里谕之曰："汝下有孤，上有舅姑，时未可以死也。"杨从之。踰岁，孤与舅姑相继亡，杨即不食九日死。又参将郭金妻罗氏，金亡，即不食七日死。

阿捧比吉　指挥佥事朵儿计台吉妻也，从套中内属，居榆林。年二十六，夫死，痛哭不饮食。寻自缢以殉。

榆林卫军陈宽妻刘氏　宽病革，曰："吾死，汝无子，何以自立？"刘以死许。及宽卒，刘自经柩前。诏旌其门。

榆林卫百户王勤妻赵氏　勤战殁于建安堡。赵闻之，痛哭三日，不食死。时号为双节。诏旌表之。

杨国权妻刘氏　榆林人。年二十二，丧夫，无子，甘贫苦节六十四年，卒。又榆林卫指挥朱玠妻周氏，夫亡，年二十四。舍余许聪妻刘氏，夫亡，年二十六。常乐堡百户李义妻韩氏、建安堡宋璋妻王氏，夫亡，俱无子，苦节各至七十余，卒。

榆林卫千户周冕妾者　失其姓。周病且死，谓妻及妾曰："我死，有能从我者乎？"妾独许之，及冕死，果缢以殉。妻刘氏，亦守节终其身。

榆林左朝纪妻高氏、妾贾氏　朝纪亡，遗孤光先甫五岁。高与贾矢志抚育，备尝辛苦。后以子贵，俱封一品夫人。

评曰：有明之令甲[①]，凡妇人女子，能殉夫死者，皆得旌异之，不论其妻与妾也。然窃怪夫《实录》中所载，自太

① 令甲：第一道诏令；法令的第一篇。后用为法令的通称。

祖以至景帝，得赠淑人而谥贞烈者，凡十有三人，皆当世勋戚大臣之妾也。而妻则无闻焉。岂其妾皆高明而妻尽暗惑欤？抑其妻酷妒，而妾遂自绝欤？夫存不称号，没不称谥，妾也，礼也，《春秋》法也。今妾也而典礼有加，或慕义徇名而使之然欤？虽然，宪宗以还，不独妻不死，而妾亦不死矣。世风升降，可胜言哉。

榆林卫千户叶森妻何氏　夫亡，年二十六，子盛方五岁。何守节五十三年，卒。

张五伦妻连氏　榆林人，年二十余，伦亡，有遗腹。家贫甚，恒数米而炊。崇祯十四年夏，荒乱，斗粟千钱，每遇赈济，人或劝之往，连虽绝粒，不逾阈也。后子鸣阳没于阵，连年已垂白，而纫针自食，不肯乞假。至七十五而卒。又绥德卫军余高登妻丘氏，抚遗腹子汝衡。榆林卫军余王锐妻许氏，抚遗腹子廷章。俱守节数十年而殁。

榆林卫崔重祚妻赵氏　年二十，祚亡，遗孤九月。家贫，朝夕不支，而赵坚操弥励。寿八十终。抚院张中第旌其门。

榆林贡生任奇子任则荣其妻黄氏　昭勇将军黄近朱季女也。则荣病革，氏年方二十，问氏曰："余死，汝守乎[1]字乎？"氏泣曰："烈女不更二夫。今上有双亲，下有幼子，妾存郎君存，代君仰事俯育。若改字，禽兽之行，吾岂为哉？"逾三年，氏梦夫至堂前曰："余闻汝数拒权贵，并不易心。若者汝嘉。"氏曰："君虽逝，前日之言具在，安敢背

① 乎：相当介词"于"。

之?"氏志甘守节,奉养舅姑,教训子孙,备历艰苦。寿六十三而殁。子辅世、孙朝林,俱入泮。学政朱轼、学院王谟有"操同柏舟,冰操垂范"旌扁,于雍正五年奉旨旌表门闾,于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九日附孔庙,立祠以祀。

昭勇将军刘绍周子刘昌鲁之妻王氏 原洵阳县训导王图勋之长女。年二十五岁于归昌鲁。昌鲁病故,王氏年方二十六岁,遗子蕙一岁。王氏孝姑抚子。蕙雍正五年入泮,乾隆元年中式武举。王氏甘心艰苦,志同矢石。寿至六十二岁而终。于乾隆七年奉旨旌表入庙,建祠享祀。

靖边柴节妇者,张氏女也。及笄,适诸生柴芝兰。崇祯二年,岁大祲,芝兰偕长子璠负贩于外,行未及百里,遇盗。张时年三十,闻之绝而复苏,即奔告司兵者,往求其尸。时卒皆馁甚,无敢去者。凡数日,不得尸。张乃抚膺恸哭,指季子国梁谓仲子国栋曰:"此一块肉足以祀柴氏矣。吾与若往求尸,即不得则死耳。"盖国梁方生三阅月也。遂哀号,匍匐百里,果得夫及子尸于荆棘中,负之归葬于城之西原。矢志自守,佣缝纫以自给。年七十有八而卒。子国栋,靖边学生。

中军刘永昌妻高氏 榆林人。永昌为流贼所执,高氏欲就死,永昌止之,高曰:"吾得毕命于君前,幸矣。"遂先永昌死。

榆林卫右所掌印百户杨坤妻柳氏 初闻贼警,举家谋自全术,柳曰:"时事至此,妇道以洁身为正,惟有死耳。"未几,城被围急,柳泣谓姑曰:"贼入,某必死,但不能

终养。而以幼子永亨、永祥上累，奈何？”及闻城破，投井死。永祥顺治十八年武进士，任新安卫守备。多将略，而百戶坤者性笃诚，足智干才。初从平西王在西安，给散难民口粮，招回妇女八百余，遂署柏林堡守备，非其好也。退而隶名延镇，凡有兴作，必藉其强济。今城之宫观、楼阁、桥道，皆其所缮治，人咸德之。

刘氏　系骠骑将军秦仲宣之子秦杰之妻。年十八岁，嫔[1]于杰为结发妻。甫一载，杰病故。有遗腹子，甫数月。翁姑恐其年少改醮[2]，失养绝嗣。刘氏坚贞自矢，抚子希游，入泮成名。孝事翁姑俱各寿终，一切丧葬，独力肩承。殁后，有司闻于上，旌表其门北。人方之柳氏，建祠享祀，至今不替。

榆林县民人刘全忠之妻陈氏　系民人陈世发之长女。年十七岁，于归全忠，为结发妻。甫二载，全忠病故，遗子二岁。陈氏孝事孀姑，抚子成立，甘心守节，备历艰苦。有司闻于上，旌表其门。于乾隆七年奉旨旌褒入庙，建祠享祀。

节妇何氏　系榆林县民人李珍结发妻。生长子朝凤甫四岁，次子朝麟一岁，氏年二十五岁，珍病故。甘贫守节，孝事孀姑，备历艰苦，克尽妇道，抚育遗子俱各成立。有司闻于上，旌其闾，奉旨建祠享祀。

吴守忠妻杨氏　榆林人也。性淑慎，尤勤妇职。年

---

① 嫔：嫁。

② 改醮：改嫁。醮，结婚时以酒祭神的仪式。

四十余，守忠亡，抚三子成立。经纪生业有加，于旧门以内肃如[1]也。崇祯十六年，榆林城守，杨督诸子及孙年十五以上者皆操戈登陴，躬著布韝，尽力备杪[2]糗[3]以饷守御卒。城将陷，孙一鲲泣请曰："城旦夕不可支，盍去诸？"杨曰："吾年八十余，苦不得死所耳。若有急，不以余年累汝也。去将焉往？"城陷，结束新衣投邻井以死。子光先、光朝、光辉，光先柏林堡守备；光朝、光辉皆赠文林郎。孙一鲲，贡生，宜兴县知县。曾孙大方，卫学生；大任，武举。一门百口，三世同居。

陈氏　宁塞百户陈孝言之女。年十八，适韩城诸生解志忠。未匝[4]岁，而志忠没。时陈氏有娠三月，乃隐忍苟活，以卜，男祥，今都司明贵是也。事继姑刘氏最孝。明贵王父[5]成任山海副总兵，姑以为远宦也。欲夺陈氏志，执节坚不从，以死自誓。忤姑意，乃不携之官舍。陈氏遂留宁塞。供馈不至，几无生望，卒抚孤明贵成立。顺治十三年，明贵以军功历升都司佥书，守荆西道中军官，迎陈氏以养，遂寿终于安陆。十八年，覃恩[6]诰封淑人。明贵有文武材，性慷慨，尚气节，布衣蔬食，与士卒同甘苦，得贤母之教也。

殷氏　清平堡人，榆林学生张威妻。年二十九，丧

---

① 肃如：犹肃然。恭敬整饬貌。
② 杪：以米麦等炒熟后磨成粉的干粮。
③ 糗：炒熟的米麦。亦泛指干粮。
④ 匝：足；充足。
⑤ 王父：祖父。
⑥ 覃恩：广施恩泽。旧时多用以称帝王对臣民的封赏、赦免等。

夫，遗子三岁。时遭荒旱，恒纺绩以供馆粥。苦节五十余年，以寿终。且教子鹏翼，为黉上士。阖学公举贞节，抚院旌之。[37]

崔国安妻米氏　榆林人。闻贼入城，率婢同群妇匿僻巷茅舍中。贼至，见米色丽，甘言慰谕，欲污之。米正色危坐，贼逼之。米起，大骂，乱发爪面，碎首出血。贼怒，刃之。

榆林卫百户王伸妻高氏　伸死，孀居一十三载，训其子永安为诸生。城破，整衣笄，手携长妇某氏曰："吾寡居，不面姻亲中一男子者有年矣。今面贼乎？"同长妇入井中死。数日贼去，出之井，高颜如生。后三阅月，合殡夫圹，开棺视之，香闻数里。临葬者无不异焉。

榆林卫生员刘伯新妻张氏　城破，携二女俱入井死。

威武堡管登魁妻傅氏　城陷，携幼男投井死。

吴伯裕妻王氏　榆林人。闻贼至，以石自碎其首，未绝，复投缳死。

教授徐可徵妻潘氏　榆林人。贼破城时，可徵入井。潘知夫必死，乃自缢可徵井旁。匿七日，尚生。贼去，救之出。又榆林道巡捕乔国云妻刘氏[1]，城破时，投井死。赵之珍妻马氏，榆林人。家于焦家川，贼营于庄前，淫掠。马自知不免，潜匿古窑内，竟饥寒死。

山海总兵王世钦妻高氏　榆林人。城陷，高即投井死。贼退，出之，颜如生。

榆林卫指挥使王国祯妻太原王氏　二十八岁，国祯以事往江南，客死。讣至，即投缳不欲生。邻媪偕其母抑

譬再三。后迎母与姑同居，奉养不怠，乡里共推节孝。有子三，世臣、虎臣、狼臣。虎臣，武举。

白有库妻刘氏 榆林人。年二十四，夫亡，抚一子云龙，苦节五十九年寿终。抚道以抚孤完节，旌其门。

榆林卫百户王受玺妻苗氏 年二十八，夫亡，家贫，无子不嫁。舍旁有一圃，苗氏种菜自给，锄灌之时，暗诵佛经，兒子[①]苗可进恒负薪水助之。苗后趺坐而卒。卒前数日，园中菜卉皆开小花，如青芙蓉。一夕而落，香气不散者经旬。苗可进亦好义人也，以功授戎车营守备。当李闯之乱，遂隐商山，不知所终。

绥德卫正千户沈浣，参将沈一清子也。妻贺氏，参将贺维祯女也。贼破城，贺托男大中于妾高氏，从容就义，投缳自经。院道周召南、王廷谏有"烈扬千古，日月争光"旌扁。大中设教河东，子弟从者甚众。

评曰：欧阳公《五代史》载王凝妻李氏事，以谓闻李氏之风，可以愧士之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其于冯道六臣之伦，不几嬉笑而甚于怒詈者乎？吾见汉孝惠时，郎侍中皆冠皻皴，贝带[②]，傅[③]脂粉，但以婉媚希贵幸，是举朝之丈夫而皆为妇人矣。见之而色变如袁丝[④]者有几人哉？而况时至末世者乎？末世而为五代者乎？彼冯道者何诛焉？

---

① 兒子：小孩子。

② 冠皻皴贝带：《汉书》颜师古注曰，以皻皴毛羽饰冠，海贝饰带。

③ 傅：涂搽。

④ 袁丝：即西汉袁盎。曾向景帝进言反对立梁王为太子，被梁王派刺客暗杀于安陵郭门外。

榆林县镇川堡节妇朱氏　系廪生申维埏之妻，民人朱庆吾之女也。赋性温恭，秉心塞渊[1]。及笄之年，于归申门。彼時，申系寒儒之家，而朱氏相夫有道，甘守淡泊，俾得锐志芸窗[2]，名重胶庠[3]。后其夫不禄，遗朱氏，年甫二十一岁，遗长子锐年四岁，次子键年二岁。更有堂上孀姑，残者无依。他人有志必懈，而朱氏能勤女红，克尽妇道，奉姑寿逾七旬而终，里人孰不艳而称之曰："朱氏洵孝妇也。"至于二男，年俱壮，他日成就正未可量。苦节如朱氏，既以妇而代子，堂上之孀姑奉养必周，复以母而兼师，膝前之弱息[4]教养必至。自二十一岁孀居，以至八十六岁，守节六十余载，孝慈兼全，即古之所称完人者何多让焉。似此松筠成性，何虑金阁月冷；金石为心，奚惮绣户春寒。因而知县僉鸿庆于乾隆八年已加匾额曰"鹤发冰心"，今蒙奉旨依议，加恩旌荣。续附梨枣，以志不朽。时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奉旨旌表。

以上列女。

明

折鼎独　神木堡人。洪武初，以人材辟召，授河南按

① 塞渊：谓笃厚诚实，见识深远。
② 芸窗：指书斋。
③ 胶庠：周代学校名。周时胶为大学，庠为小学。后世通称学校为"胶庠"。
④ 弱息：幼弱的子女。

察司佥事。过中部，喜曰："桥山者，黄帝升龙处，安期[1]、羡门[2]之伦，必往来其间，可求而得也。"遂卜筑于西山之村，遁心遗名，超然独远，居人莫之如也。一日，县征夫及之，鼎独曰："往役，义也。"会令苛慝[3]，已缚束，当受笞。乃曰："君勿怒，我河南佥事也。"令大惊，礼而归之。自是旁近方知其名云。其故居、墓碑俱存。

田宏　少为榆林诸生，涉猎群书，究心理学。家徒壁立，一介不苟，卑薄时义。以为宋人云甲科者，苟粗知辞赋，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真不虚也。而今之八股比宋之词赋更甚矣，使天下士子不知读书行已为何物，可叹也。遂谢病去。所著有《玩理心声》及《感兴》诸吟。

徐可进　绥德卫人，参将从义子。从义早卒，可进哀毁骨立。性恬逸，不求仕进。轻财好施，嗜庄老诸书，兼通方药。求医者，不问贫富，亟往诊视。心解分剂，病辄皆瘳，而不取其直也。年未五十而没。

评曰：明初，人才最盛，皆出征召。若刘基、宋濂、方孝孺者，固表见于天下矣。而建文时，处士杨士奇以征至，为名宰相。盖是时以秀才征者，多或数千余人。即下至税户，远而及夫交趾，无不为之采访。自后征聘不行，而隐逸亦绝少。岂法使然乎？抑运之为也？天顺朝，遣行人曹隆聘江西处士吴兴弼，仅一见焉。天下想望风采，

---

① 安期：一名安期生。人称千岁翁，安丘先生。琅琊人，师从河上公，是秦汉期间燕齐方士活动的代表人物，黄老哲学与方士仙道文化的传人。

② 羡门：一作羡门高，古代传说中的仙人，秦始皇至碣石曾派人寻求。后世用作咏求仙的典故。

③ 慝：奸邪，邪恶。

乃顾问，文华无一语，占对惟以病请。世咸以虚声为讥。蝎子入冠，不犹夫北陇腾笑[①]乎？宣宗常叹曰："有高宗之心，然后可以梦告；有传说之贤，然后可以为相。若汉文以梦得邓通[②]，光武以谶用王梁[③]，均失之矣。"诚哉是言也。

以上隐逸。

汉

张骞　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传诣单于。单于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见骞，喜，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唯王使人道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译道，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从月氏至大夏。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单于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国内乱，骞与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拜骞大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骞以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博望侯。

评曰：浮槎事载《博物志》、《拾遗记》、《集林》中甚详，然未尝属之骞也。而唐人之为诗者，往往以骞为歌咏

① 北陇腾笑：语出南齐孔稚圭《北山移文》。喻归隐是假，借山林而待价是真。
② 汉文以梦得邓通：事见《史记》卷一百二十五。
③ 光武以谶用王梁：事见《后汉书》卷二十二《王梁传》。

焉。余于顺治十三年客京师，见楚中程念伊先生云："旧治神木县，有神松者，骞入西域时，坐其下，枕石而卧，梦游天河，见织女，赠以石归。及觉，而犹在松石间也。遂大神异之。"余因作《神松行》以送府谷令杨介璜，都人咸以余为好事。余亦自以为妄也。及康熙九年，余之官过神木，见神松在县东山之上，苍翠可爱，则骞之梦未必无也。又讯之长老，云："县之南十余里，有张八儿洞，为骞流寓处。"岂骞从羌中归，与其妇之所栖欤？骞固凿空[1]，而世之迂怪诡辞，遂穷河源者亦质之骞以为信。夫史称骞卒后，天子遣从票侯赵破奴通大宛，而汉使遂穷河源，岂破奴亦往来于浚稽、匈河中，与骞行事相类欤？或破奴为九原人，骞曾侨寓其间，故附著之为传闻与？然当时之求使者皆称博望侯，天子听其言，外国亦由是信之，而独以余为妄也。然与否欤？

程启朱，字念伊，黄冈人。顺治六年进士，任神木县知县。迁刑部郎，出为卫辉府知府。历有政绩，去后见思。杨许玉，字介璜，仁和人。顺治五年举人，任府谷知县，迁太原府同知。在府谷十余年，清惠著称。去之日，吏民截镫，不得行，所在迟留焉。

蔡邕　字伯喈，陈留圉人也。性笃孝，母尝滞病三年，邕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6]。母卒，庐墓侧，有兔驯扰室傍，又木生连理[2]，远近奇之。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词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

① 凿空：古代称对未知领域探险为凿空。
② 连理：异根草木，枝干连生。旧以为吉祥之兆。

擅恣，闻邕善鼓琴，白天子，召之。邕不得已，行到偃师，称疾归。闲居玩古，不交当世。建宁三年，辟司徒桥元府。元甚敬待，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奏定六经文字。后又数直言时事。帝览而叹息，曹节于后窃视之，悉宣语左右。其为邕所裁黜者，皆侧目思报。初，邕与司徒刘郃素不相平，叔父卫尉质又与将作大匠阳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飞章，言于是下邕、质于洛阳狱，劾弃市。事奏中常侍吕强愍邕无罪，请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髡钳[1]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阳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义，莫为用。球又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阳县。会赦，得还。邕自徙及归，凡九月。将就还路，五原太守王智饯之。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衔之，密告邕怨讪朝廷。邕虑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往来依太山羊氏，积十二年。中平六年[7]，董卓为司空，闻邕名，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使[8]，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待中。拜左中郎将，从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乡侯。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怒，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遂死狱中。

评曰：昔人谓蔡邕无子，而《羊祜传》云："祜，蔡邕外

① 髡钳：古代刑罚，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

孙，景献皇后同产弟[9]。”祜“进爵土，乞以赐舅子蔡袭。诏封袭关内侯”。是岂邕之嗣子欤？然中郎亡后，孔北海[①]见虎贲士貌类于蔡，每酒后，引与共坐。夫得其似而可矣，又何必求其后哉？故司马相如、杨雄及邕诸《传》，皆盛称其文章而不云无后，其所以痛惜之者深矣。

唐

罗虬 余杭人。词藻富赡，与其族人隐、邺齐名，时号“三罗”。从鄜州李孝恭幕中寓雕阴，时有杜红儿者善歌，尝为副使者属意。副使聘邻道，虬请红儿歌，赠之以彩，孝恭不令受。虬怒，拂衣起。诘[②]旦，手刃之。既而追其冤，作绝句诗百篇，借古人以比其艳，盛行于世。

宋

张元 许州人也，客于长葛间，以侠自任。县河有蛟，长数丈，每饮水转桥下，则人为之断行。一日，蛟方枕石而饮，元自桥上负大石中蛟，蜿转而死，血流数里。又尝与客饮驿中，一客邂逅至，主人延之。元初不识也，客乃顾元曰：“彼何人斯？”元厉声曰：“皮里骨头肉人斯。”应声以铁鞭击之而死。主人涂千金之药，久之乃苏。元每

① 孔北海：即孔融。献帝时任北海相，世称孔北海。
② 诘：犹翌。

夜游山林，则吹铁笛而行，声闻数里，群盗皆避。累举进士不第。又为县宰笞之，乃逃诣元昊。将行，过项羽庙，竭囊沽酒，对羽像酹酒极饮。又歌"秦皇草昧，刘项起，吞并之"词，悲歌累日，大恸而遁。及元昊叛，露布有"朕欲新临渭水，直据长安"之语，元所作也。后鄜延被围，于城外寺中题曰："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从大驾至此。"人始知元在兵中矣。

吴昊　华州人。累举不中第，落魄不得志。负气倜傥，有纵横材。尝与张元薄游塞上，观览山川，有经略西鄙意。张有《雪》诗云："五丁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又《鹰》诗云："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云头上飞。"《鹦鹉》诗卒章曰："好著金笼取，莫教飞去别人家。"欲谒韩、范二帅，耻自屈，乃刻诗石上，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后二帅召见之，踌躇未用间，已走西夏。张、吴既至，夏国倚为谋主。连兵十余年，四方为之疲弊。元昊改名襄霄，以二人同名故也。又姚嗣宗者，亦关中人，与张、吴相友善，题诗崆峒山寺云："南粤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复天。崆峒山叟浑无语，饱听松声春昼眠。"范文正公巡边，见之大惊。又有"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大开双白眼，只见一青天"之句。后不知所之。

评曰：昔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气节而阔略细故，如孙威敏、腾达道，皆自谪籍中未牵复[1]者，人或疑之。公曰：

---

[1] 牵复：谓牵引回复正道。

"人有才能而无过，朝廷自应用之。若其实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议深文者，不因事起之，则遂为废人矣。"故公所举用，各得贤能之士，何于张、吴二人而失之哉？洪迈有云："贾季在翟[①]，王猛[②]留秦，是忌壮士以资国矣。"其论虽过乎，然韩、范亦漏于是矣。

按：《宋史·夏国传》不载张元事，惟《陈希亮传》云或言华阴人。张元走夏州为元昊谋臣，诏徙其族，于房希亮密奏得释。又熊子复著《九朝通略》，于康定元年书华州进士张源逃入元昊界。诏赐其家钱，以反间之。却用此"源"字。然则《闻见近录》、《清夜录》、《集实纪》所书者非诬也。

明

王琼 字德华，太原人。成化二十年进士。嘉靖七年，由戍所起用，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务。会吐鲁番侵扰甘肃[10]，琼督兵击败之。捷闻，加太保。后抚定番寇。又置下马关门，接修边墙，起甜水堡至兰州八百余里。边人至今称便。初，琼谪戍榆林，杨廷和主之。时张、桂用事，欲倾彭泽以及廷和，乃上言：哈密不靖，祸起于经略彭泽。甘肃巡抚陈九畴乞亟用琼

① 贾季在翟：贾季本为春秋时期晋国大臣，由于政治斗争而逃到翟国。晋灵公即位，在诸浮讨论朝政。大臣赵盾说"贾季在翟，隋会在秦"。后以此喻指本为同盟却走向敌对方。

② 王猛(325—375)字景略，东晋北海郡剧县人。前秦丞相、政治家、军事家。曾辅佐苻坚扫平诸侯，统一北方。

以宁西鄙。帝从之，遂有是命。盖泽为杨之党也，琼至，劾去之。后召还，改吏部尚书。

胡伟　字质夫。山东临清州举人，知州。嘉靖初，谪榆。工于诗赋，士林重之。

评曰：延绥之流寓者寥寥，强半皆谪戍亡命。盖以地近西陲，去王畿三千五百里而为流也。夫蛮烟[1]、涨水，岂无沧海可寻；白帝、夜郎，犹有青山是即。当之者尚抑郁牢愁[2]，有一日不能安其地已而，况于斯哉。

以上流寓。

唐

丰州有烽子者，永泰初，暮出，为党项掠去与西蕃易马。蕃将令穴肩骨，贯以皮索，配马数百蹄与之牧。经半载，马蕃息，蕃将赏以羊革数百，因转近牙帐[3]。赞普子爱其了事[4]，遂令执靡左右，有剩肉、余酪与之。又居半年，因与酪肉，悲泣不食，赞普问之，云有老母频夜梦见。赞普怜之，夜召帐中语云："蕃法严，无放还例。我与尔马有力者两匹，间道纵尔归，无言我也。"烽子得马极骋，俱乏死，遂昼潜夜走。数日后为刺伤足，倒碛中。忽有风吹物窸窣过其前，因揽之裹足。有顷，不复痛，试起步走如故。

---

① 蛮烟：指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山林中的瘴气。

② 牢愁：忧愁，忧郁。

③ 牙帐：中国古代边境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羌、铁勒、柔然、回纥、突厥、沙陀的"首都"称牙帐。

④ 了事：明白事理；精明能干。

经信宿，及丰州界。归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尔，我惟念《金刚经》，寝食不废，以祈见尔。今果如愿。"因取经拜之，缝断，亡数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碛中伤足事，母令解足视之，所裹疮物乃数幅经也，其疮亦愈。

锁骨菩萨者，延州妇人也。白皙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狎，一无所却。数年而殁，州人莫不悲惜，共醵[1]丧具瘞于道。大历中，忽有番僧自西域来，见墓，遂趺[2]坐具，敬礼焚香，围绕赞叹数日。人见谓曰："此一淫纵女子，以其无属，故瘞于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3]所知，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俗之欲，无不徇焉。此即锁骨菩萨。不信，启以验之。"众人即开墓，视遍身之骨钩结皆如锁状，果如僧言。州人异之，为设大斋，起塔焉。

评曰：余于延安道中之清化水滨，憩白杨下作爨，适有父老从田间来，因访以闯贼时事。云延安府城，崇祯癸未冬仲贼兵据之，设有伪将张某，为河南人。甲申五月，张某叛去，闯贼立遣小瞎子帅兵万余围城。至则索故所爱妓妙玉儿。出，告之故，将屠之。妙玉儿泣以请，不听。因尽出其所赠绣腹[4]金珰，蓬发囚首以死请，乃得释，遂止坐罪于张某。不然无噍类[5]矣。嗟乎！若妙玉儿者，岂以淫纵女子而忽之哉？志钗小者，可以传矣。

---

① 醵：聚集；聚敛。
② 趺：双足交叠而坐。
③ 檀越：梵语音译，施主。
④ 腹：妇人半臂服，短衣无袖，或肩有袖至臂膊而止。
⑤ 噍类：指活着的人。

宋

白云片鹤　金明人。为道士，自称白云片鹤。宋宣和初游汴，见赵鼎，大呼曰："中兴名相。"人惊异之。后鼎绍兴五年为相。

明

逍遥子　嘉靖二十年间，自东来榆。科头[1]赤脚，隆冬不寒。即大雪，端坐于地，竟夕不移，汗犹津津出。人馈之食则食，虽不馈，累日亦无所需也。人叩之，惟颔之不语。居榆三月去，计日午出城，而未刻已有人在二百里外遇之。后竟莫知所终。

王辅　榆林人。应袭千户，让与其弟经。修炼形气，尝游武当山深谷中习静。年八十余，步履轻捷若飞。弟经往迎之，归榆林年余，一日谓经云："我于某日还山。"乃遍辞姻知，至日端坐而化。有人自米脂来者，遇辅道上，且嘱云："归报余弟。"比至其家，死已一日矣。传为尸解[2]云。

清中和尚　寿宁寺禅僧也。性慧博学，时引藏乘语，拟议六经，多有合者。诗翰亦奇警，缙绅先生闻而礼之，三年前自言嘉靖庚戌岁冬当休。届期坐化。

---

① 科头：谓不戴冠帽，裸露头髻。
② 尸解：谓道徒遗其形骸而仙去。

华和尚 波罗堡接引寺住持释子也。日以禅诵为事，于万历年间坐化。是日，有人在靖边遇华，只履，西行甚急。今于堡西南建塔，俗称新寺沟。

一炁真人 字幼朔，号海侗子。不知何许人，听其言类江右人。貌甚古，发虽苍而颜才如童子。众称二百余岁。能为诗，善草书，凡有馈者，一无所受。而性好施，莫知所自来也。常携家数十人及行李甚重，往来大江南北，数更姓名，人不能测。万历四十六年春，副使陈性学、许汝魁、镇将杜文焕敦请邀致，授以服气炼神、存真知命之道，云："能修此，则可证隆砂八百之数。"每于指光中见未来事。后一旦飘然去。

乌思大师 由西竺来。自言常受菩萨戒于乌思藏。同行三人，皆类有道者，欲往清凉山寻文殊遗迹。主于城西之西方境，诵经持咒，昼夜不辍。惟日中一食而已。后遂如五台，预期日而圆寂焉。

国　朝

性耀 字洞然，榆林人。蓟镇总兵官吴国俊之弟。少小厌薄纷华，及长，欲为之娶，不顾。即落发为僧，住十方院。谛诵经论，有深观。流贼之乱，杖锡南去，开戒于嵩山龙潭寺，河南尊事之，称龙潭和尚。于康熙六年化去。

评曰：套中最尚佛教，距榆林三百里外为砑抱山，山左有水，曰河泥津古罗，右有泉曰法儿乌苏，中有寺曰堵

王。延袤可十里，两水环其前而合流焉。其地名曰板升杜。寺中住持则板地儿得喇嘛也。寺一门二殿。门名哈剌哈。殿亦覆以琉璃瓦，殿名撒藏，中塑大喇嘛佛，傍皆供藏佛。第二殿名堵王，中亦塑大喇嘛佛，称曰补儿罕板，弟子译言佛与祖师也。楹之东为莲花佛，佛身高二尺，顶涌一菡萏，长可五寸许，制甚巧。有机，捩之开，便成莲。的上坐一三首佛，而花瓣中亦各有一佛卧焉。楹之西为马头佛，一佛坐以俟，马头佛颈中挂三十六鬼头，数珠，貌甚狞恶，当面飞来，若欲扑噬状。坐佛作欢喜容，仰手舒臂迎之，复以两足钩出其后，是曰佛度。而鬼头者，皆以银凿成也。傍皆供小藏佛，设木龛三层，大小参差无数。四壁皆画天神及诸菩萨。而金刚者，长不过二尺余，就次于东西墉下。左刀矛，右幡幢。少北皆虚，置柱，黄金涂梁，间悬缨络，结成花胜者四，流苏玲珑，珍珠灿烂焉。殿立四柱，空其中，如楼不庋板，垂四阿而室，则十二也。开窗牖于上，若重屋然。殿后有塔，名苏婆儿哈，即大喇嘛蜕骨处。其山之半，创一小殿，名苏没。缭以周垣，南启一门，而东西与北皆有配殿也。殿中供者名瓦窑圣，类牟尼。左供阿赤尔马，仪类普贤。右供红胜拨帝苏，类观音。其山无石而有石子。套部长以洁白圆润者，人各集一堆，名阿保，高丈余，列山上。自王以下皆有，岂即古之白龙堆欤？岁之初夏作醮，或三日，或一月。前期以佛头如盂者，银足承之，盛水，用酒或白糖供于殿上。佛头盂骨厚可寸许，不类人之髑髅也。经有三卷，皆梵文。诵或以百计，以千计，亦时时作

乐。乐器俱用银。最可异者，以人胫骨作管，银觱承其上下，吹之声如清角焉。诵经毕，取佛头盂中水，人以匙分之，自口至顶，用手婆娑，为获福矣。复用柏树一枝，缀五色小旗，并刻木作刀剑弓矢，植于堆上。或其主有远行，则以一矢告，反亦如之。皆插于柏树之傍。其或以金银为之，任其朽而人不敢犯也。时或旱涝，亦往祈焉。旱则喇嘛首顶一磁钵水，祷于山，以口噀之，雨如期至。或雨时，喇嘛曰："此中不须雨。"亦以顶水噀之，雨即分云而下。涝则左手指间撮一小红旗，掌中托一小净瓶水，右手捻诀而前，至山上，口诵梵语，雨即止。或有病，诵经以禳，兼以小红丸药救之即愈。或其人中鬼，以顶骨数珠压其项，或绕其中指，是人即发颤自呼，伏曰：某鬼为祟。顶骨数珠者，以高僧顶骨中取圆厚如棋者为之，其数亦一百八云。若王以下或有过恶，喇嘛即先觉，拒之不相见，必俟其忏悔而后面焉。其徒可三百人，戒行亦与浮图相似，但所饮食者，乳湩、牛羊耳。今中上一统，三陲晏然，无忏尘之警者。帝之力与佛之教也大矣哉。

以上仙释。

【校勘记】

〔1〕 诉陛下于先帝　原脱"下"字，据《晋书》卷一百二《载记二》补。

〔2〕 祭奠不彻　撤，原作"彻"，据万历《志》卷五《列女》改。

〔3〕 "榆林贡生任奇子任则荣其妻黄氏"、"昭勇将军刘绍周子刘昌鲁之妻王氏"、"靖边柴节妇"、"中军刘永昌高氏"、"榆林卫右所掌印百户杨

坤妻柳氏”、“刘氏”、“榆林县民人刘全忠之妻陈氏”、“节妇何氏”、“吴守忠妻杨氏”、“陈氏”、“殷氏”，诸条乾隆本错简，次序有误。

〔4〕又榆林道巡捕乔国云妻刘氏　“又榆林”三字，底本漫漶不清，据乾隆本补。

〔5〕本条原系《仙释》后，且无页码。今正之，系《列女》下。

〔6〕不寝寐者七旬　七旬，原作“十旬”，据《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改。

〔7〕中平六年　六年，原作“元年”，据《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改。

〔8〕又转持书御使　持书，原作“侍书”，据《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改。

〔9〕景献皇后同产弟　同产弟，原作“同母弟”，据《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改。

〔10〕会吐番侵扰甘肃　吐鲁番，原作“吐蕃”，据《罪惟录》卷十一《王琼传》、《明史》卷一百九十八《王琼传》改。

卷五之一　选举志

榆林卫学

文　科

明成化四年：**李旦**。十七年进士，工部主事。十三年：**纪温**。太仆寺少卿。十四年：**纪濂**。盐山知县。正德十四年：**刘伦**。户部主事。嘉靖元年：**何成**、十一年进士，庶吉士，历山西按察司副使。**杨松**。宛平知县。四年：**刘九容**。十一年进士，山东按察司副使。十年：**高谦**。十七年进士，崇庆知州。十三年：**赵克绍**、**纪文焌**。温之孙。十九年：**谢承芳**、新都知县。**孙昺**、南京户部郎中。**纪凤鸣**。二十九年进士，长芦盐运使。二十二年：**张汝立**、**纪文炜**、温之孙，周府长史。**郭坚**。闻喜教谕。三十一年：**崔镛**。四十一年进士，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三十七年：**马希龙**。夔州通判。四十年：侯职、通判。**冯时吉**。三原教谕。四十三年：**李登**、隆庆五年进士，巴州知州。**白栋**。隆庆五进士，山西道监察御史，历大理寺右少卿。隆庆四年：**王道**。万历元年：**柳烺**。兴国州知州。十六年：**汪汝淮**。荆州府通判。二十五年：**何龙图**。解元。三十七年：**姜绍农**。四十年：**曹时新**。天启元年：**鲁光国**、**张云鹗**。顺天中式永平、户部分司。崇祯三年：**白慧元**。七年进士，任丘县知县。死难，赠按察司佥事。

国朝　（原阙）

贡

明成化时一人：**李震**。安邑知县。弘治时九人：**高翀之**、万泉知县[1]。**刘玘**、赠户部主事。**李逵**、兴济知县。**韩鉴**、大宁训导。**周玺**、**王锐**、安邑主簿。**潘雍**、无为州知州。**王铠**、主簿。**石聪**。乐陵主簿。正德时九人：**王纪**、青山教谕。**李逊**、纪善。**高鸾**、大同经历。**高智**、忠州判官。**高晟**、青州府同知。**贺质**、**王珊**、**赵信**、**韩瑀**。嘉靖时二十八人：**杨澜**、临县知县。**龙凤**、大同府通判。**赵理**、忠州判官。**赵璋**、临汾主簿。**武铿**、赵州判官。**李澜**、代府纪善。**王东周**、汉州判官。**刘九思**、顺庆府经历。**刘文举**、福山知县。**杜满**、秦府教授。**马昂**、四川合州吏目[2]。**汪江**、保安教谕[3]。**周锐**、偃城主簿。**范三锡**、**杨亨**、汾西知县。**高大荣**、**慕义**、霍州训导。**刘大学**、**赵玥**、**马骥**、河曲训导。**张佐**、**宋凤**、**高经**、孟津训导。**郭世宾**、解州训导。**周绍**、宁武关训导。**高堂**、狄道训导。**王琥**、灵石教谕。**陈铸**、山海教谕。**丁钥**、良乡训导。**张允璧**、代州训导。**梁纪**、安州训导。**常泰**、**孟纶**、**高第**、秦府纪善。**姬国运**、韩府教授。**崔天叙**、三河县丞。**王聘**、孝义教谕。**孙时谊**。河州学正。隆庆时七人：**王明**、庄浪卫教授。**石环**、临汾主簿。**柳炳**、岢岚学正。**杨忠**、赵城教谕。**李茂林**、南昌府经历。**王济**、朝邑教谕。**王秉仁**。宜川训导。万历时五十一人：**张尚德**、清河教谕。**李宗尧**、永光训导。**苏**

宗轼、广昌训导。**龙化**、凤子，临洮府训导。**纪绍基**、文焌子，新繁主簿。**张世伦**、合水训导。**李楹**、岚县训导。**冯文澜**、元氏县丞。**赵汝弼**、武安主簿。**白守愚**、栋子。**刘可言**、九思子。**王宾**、汾西知县。**赵英**、韩府教授。**刘可褒**、九思子，宁夏卫训导。**王所**、宜川训导。**马应化**、安塞训导。**胡济**、汝宁府经历。**王化行**、肃州教授。**艾月**、顺天训导。**王三省**、荣河教谕。**崔巍**、韩府教授。**崔养大**、镛子，选贡，郧阳通判。**马应麟**、**景象**、商河训导。**范汝山**、平利训导。**李士俊**、静乐知县。**柳世标**、选贡。**杨明**、汉州学正。**袁世廉**、华亭教谕。**王问臣**、宁远教谕。**谢盛世**、**马负图**、恩贡。**赵纶**、内丘训导。**王宜贤**、偏头关训导。**郭琏**、洛川训导。**慕明道**、宁夏卫教授。**柳汝楠**、绛州学正。**李廷桂**、鄜州学正。**柳宾桂**、清苑教谕。**岳凌云**、**郭巍然**、**米丰成**、嵩县教谕。**李华先**、**刘光祚**、**王大宏**、**鱼腾蛟**、济宁州判官。**姜显允**、**龙希契**、**陶承缙**、**丘宗华**、**彭卿**。恩贡，真安州知州。天启时八人：**张云鹗**、元年顺天中式。**李天承**、**赵世恩**、**刘永登**、恩贡。**崔养直**、**高云翰**、**杜华春**、**马成捷**。崇祯时二十人：**刘国铭**、南阳府通判。**王所州**、恩贡，饶州府通判。**钟乾健**、保德州知州。**苗时润**、邵阳训导。**白可知**、平定学正。**王世泰**、安庆府监纪。**王宗古**、**王平**、**杜成栋**、**米国宝**、恩贡，获嘉知县。**王佐**、**黄钟**、选贡。**阎洪**、**马崇乾**、**赵彬**、**李国柱**、**高岩**、**张行健**、**王相业**、**胡国彦**、**侯拱乙**。温州府知府。

国　朝

顺治元年：**贺繁祉**。咸宁教谕。二年：**王化淳**。神木

教谕。三年：**阎见春**。三原训导。四年：**贺良弼**、拔贡，州判。**姜兴周**。五年：**陈其衷**。六年：**徐可徵**。富平训导。七年：**吴一鲲**、恩贡、宜兴知县。**张文**。华州训导。八年：**李绳武**、恩贡。**李国珍**。安定教谕。九年：**李崇**。泾县教谕。十年：**张弘猷**。抚宁知县。十一年：**张灏**。县丞。十二年：**李应庚**、**牛拱辰**。恩贡。十三年：**王之琪**。十四年：**吕开基**、副榜贡。**吴伯嗣**。十五年：**李孔芳**。县丞。十六年：**刘孟琰**。十七年：**曹汝桐**。十八年：**钟乾光**、恩贡。**陈诰**。康熙元年：**高映溥**。三年：**刘怀瑜**。九年：**鲁光周**。十年：**刘怀珍**。十一年：**张行瑾**、**杨大威**。拔贡。十二年：**刘怀琛**。

封　　锡

明

纪璽、以子温贵，封奉政大夫，兵部车驾司郎中。**纪濡**、以子世梁贵，封中书舍人。又以次子世椿贵，赠锦衣卫指挥。**刘玨**、以子伦贵，赠户部山西司主事。**刘儒**、以子九容贵，赠刑部山西司主事。**崔经**、游击，以子镛贵，进阶轻车都尉，中宪大夫。**孙杰**、正千户，以子昺贵，赠奉政大夫，户部郎中。**白奇祐**、副千户，以子棟贵，进阶武毅将军。**柳茂**。赠文林郎。

国　　朝

石有恩、以子国玺贵，赠通议大夫，三等阿达哈哈番。**解志**

忠、以子明贵贵，赠怀远将军，浙江温州水师游击。**吴光朝**、**吴光辉**。以子一鲲贵，俱赠文林郎，宜兴知县。

恩　荫

国　朝

张其凤、天禄子，世袭阿思哈哈番，吏部员外郎。**马士贞**[4]、士秀弟，礼部员外郎。**高拱乾**、宗子，任广德知州。**郭弘崧**、弘巍弟，蓟州知州。**郭壮行**、弘巍从子，潼川知州。**张玉麒**、鹏程子，二等阿达哈哈番。**孙钟**、喜子，拖沙喇哈番。**李成栋**、化龙子，拖沙喇哈番。**胡国栋**、亮子，阿思哈哈番。**张其猷**、天福子，一等阿思哈哈番。**胡其杰**、茂祯子，阿思哈哈番。**高拱枢**、第子，宗人府经历。**郭永秀**。虎子，阿思哈哈番。

例　监

明

谢戟、祥符县丞。**纪世相**、南乐知县。**刘极**、遵化知县。**纪世梁**、中书舍人，太仆寺丞迁太常卿。**孙锐**、江油知县。**麻芝**、沛县知县。**赵本**、威县知县。**何烨**、榆社县丞。**郭锐**、交城县丞。**刘彪**、主簿。**樊钦**、主簿。**蒋贤**、灵壁主簿。**刘义**、主

簿。**郭洪**、主簿。**杨茂**、知事。**贺泰**、主簿。**张英**、主簿。**刘钊**、主簿。**段贤**、栖霞主簿。**谢锐**、肃府典膳。**刘璋**、蜀府典膳。**许琇**、**苏兰**、**曹聪**、**田琇**。正德时：**房表**、鄢陵县丞。**谢镇**、**孙琏**[五]、新城主簿。**王时平**、吏目。**王时和**、吏目。**赵继爵**、云南中卫知事。**戴时冕**、鸿胪寺序班。**李钦**、照磨。**刘鸾**、蜀府典膳。**高尚礼**。光禄寺署丞，屡任知县及通判。嘉靖时：**麻文贵**、南漳知县。**樊文**、射洪主簿。**张讷**、完县主簿。**王宗义**、秦府典膳。**张大伦**、州判。**范经略**、临清州经历。**王宗周**、蓬莱主簿。**王显**、序班。**王用贤**、鸿胪少卿。**曹嘉**、序班。**王宣明**、**李文郁**、**冯承荫**、**贺年登**、**常国平**、**张书绅**、博野主簿。**杨尔戈**。真定通判。

国　朝

钟名镛、**刘开基**、**周建邦**、**张居仁**、**李腾蛟**。四川知县。

吏　员

国　朝

曹宗周、嘉兴主簿。**李国俊**、宜兴典史。**张秉耀**、乐亭典史。**杨捷**、沅水驿丞。**张耀**、灵山县林墟司巡检。**罗众美**、真定府递运所大使。**许懋猷**、**贺秀**、**郭四奇**、**白弘祚**、**李**

茂隆。

靖边所学

文　科

明崇祯三年：**宗洪议**。解州知州。十五年：**郭泰**。

国朝(原阙)[7]

贡

明

万历时二十一人：**庞应熊**、归德府同知。**刘汝靖**、济南通判。**张继芳**、青州府通判。**俞方策**、大兴知县。**宗孔**、忠州知州。**张泰运**、平定州知州。**赵立**、同州训导。**梁文炜**、大同府同知。**李养捷**、太原卫经历。**张承谦**、池州同知。**尹六合**、颍上知县。**罗四科**、真定府通判。**牛成龙**、和顺知县。**王建忠**、无锡县丞。**张凤翔**、邳州同知。**刘兰**、武昌府经历。**齐以礼**、成都经历。**杨墀**、岚县知县。**温学诗**、翼城县丞。**高九策**、巴县县丞。**邵宗周**、永平通判。**李汝松**、汾阳县丞。**季应元**。西安训导。天启时三人：**张弘德**、乐至县丞。**张尧卿**、河曲知县。**庞胤昌**。崇祯时五人：**张文映**、**赵文耀**、濮州知

州。**谢锡衮**、淄川县丞。**张国祥**、安丘县丞。**卢建忠**、岭东兵备副使。**沈跃龙**。

国　朝

顺治二年：**刘桂芳**。凤翔教谕。五年：**徐洪功**。蒲州判官。九年：**梁维宸**。洋县教谕。十一年：**张黼鉴**。南丰知县。十二年：**梁国鼎**。十三年：**李培实**。十六年：**蒋捷**。十八年：**张大体**。康熙元年：**李一鹏**。三年：**高浚斗**。八年：**张应宿**。十年：**宗元珣**。十一年：**梁舷**。拔贡。（原阙[8]）

评曰：自有明以来，矜流品者，动曰科目。问其目，又茫然不知其故，甚矣！世之学，古者少也。夫明之取士也，科则有矣，目则无也。何也？先王知天下之人才甚难，而求之亦不易。故自两汉以及唐、宋，皆为之科而别其目。或四科，或二科，或以学究，或以童子，或以九经三史。明法、字算名其科，务使天下之一才一艺举得而入其目，而概以科升之。故曰贤曰能，服休服采，各得其职，而朝无废事，野无遗贤也。至于有明尽举两汉以来之法废之，而止设进士一科，课试以八股之文章，且授之官以徐观其能否。若夫德行才能，则概乎未之闻也。嗟乎！天下大矣，人才难矣。而顾以一科尽之，是犹入山泽者张一目之罗，而欲致逸群之兽也，不亦谬乎？故予是志也，去目而存科，以正其失。虽然，有明初盛之时人才辈出，则不尽然也，是其世之哀乎？

榆林卫学
武　科

明

傅津、三镇总兵。**王效**、宁夏总兵。**张四维**、**张四教**俱参将。**王国武**、参将。**刘霈**、副总兵。**张一正**、守备。**王锐**、副总兵。**杨刘镜**、守备。**李志韩**、坐营都司。**李芳**、副总兵。**李汝榛**、副总兵。**刘芸**、都司。**杨时亨**、守备。**王国翰**、山西掌印都司。**李春芳**、都司。**李可进**、守备。**李汝梓**、操守。**徐绍祖**、守备。**张功**、操守。**王昙**、操守、**高秉钧**、操守。**高继先**、守备。**高继光**、操守。**魏铠**、操守。**张元辅**、操守。**张元亨**、操守。**詹嘉猷**、**匙北钥**、守备。**张禄**、领班都司。**高洪**、操守。**白彦中**、部总。**冯承恩**、守备。**傅桓**、副总兵。**卜天兆**、参将。**梁富国**、参将。**李仲诰**、操守。**李光祖**、千户。**姜显祚**、宣府总兵。**王宗道**、游击。**姜霆**、守备。**白懋璘**、守备。**盛以彰**、守备。**张魁武**、**王仲**、守备。**李晓**、操守。**李承薰**、参将。**高秋**、守备。**戴天宠**、**李希泌**、都司。**萧梦龙**、**周至德**、守备。**王宣**、副总兵。**杨世威**、**尤世功**、**郭天吉**、**王迁**、**李舜辅**、**贺伦**、**张一轮**、**马锦**、**白善采**、**成功**、**邢宽**、**刘重光**、**张应科**、**党成恩**。崇祯十六年进士，江南左营守备。

国　朝

顺治二年：**高魁**、三年进士，朔州卫守备。**白玺诏**、**张弘图**、**方震乾**、三年进士，河南守备。**叶芳春**。三年进士，江南守备。五年：**贺大成**、五寨千总。**钟名鉴**、三年进士，九溪守备。**党承恩**。靖安堡守备。八年：**慕日升**、靖州卫守备。**倪金汤**、**薛世卿**、十五年进士，徐州守备。**张行珍**、九江营守备。十一年：**苏宽**、**杜量谦**。十七年进士。十四年：**张福寿**、深井守备。**张增寿**。十七年：**樊弘基**、十八年进士，洮州守备。**杨永祥**。十八年进士，徽州守备。康熙二年：**贺大用**[1]、**高孟迁**、**王允相**、**丘维华**、**秦仲宣**、**王弘英**、**马骏声**、九年进士。**纪大泷**、**李青**、**郭金汤**。五年：**樊弘业**、**王鉴**、**李文彬**、**柳生芳**、**高骏声**、**邢德**、**陈维新**、九年进士。**高光斗**。六年进士。八年：**俱曰吉**、**吴大任**、**康民生**、**王坦**、九年进士。**张炳**、九年进士。**李永茂**、九年进士。**王虎臣**。十一年：**孟士英**、**李见龙**、**张如浚**、**郝士俊**、**刘绍周**、**杜名义**、**王一勋**、**胡睿杰**、**邢启明**。

靖边所学

武　科

国　朝

康熙二年：**黄振声**。五年：**党温如**、**蒋特生**、**杜肇升**。

六年进士。十一年：**常茂勋、杨成栋、吴承周**。

武　宦

明

陈辉、戴钦、绥德人。**李辅**、绥德人。**赵岢**、瑛孙。**程九思、傅津**、铎子。**杜桐、赵梦麟**、岢子。**王威**、绥德人，孤山副将。**尤继先、邓凤、张承胤**、臣子，保宁参将。**官秉忠、杜文焕、吴自勉、王定**。以上延绥总兵官。

岳嵩、宁塞人。**吴江、李祥、安国**、绥德人。**姜汉、杭雄**、绥德人。**郭镐、王升、赵瑛、谢朝恩、牛秉忠、张维忠、杜弘域、孙显祖、官抚民、侯世禄**。保宁参将。以上宁夏总兵官。

侯勋、梁震、徐仁、绥德人。**曹世忠**、绥德人。**郭江、张臣、李真**、保宁副将。**张刚**、坚子。**萧如薰**、汉子。**王邦佐、刘国镛、王抚民**。以上固原总兵官。

彭清、绥德人。**姜奭、白允中**、爵子。**陈锐**、绥德人。**柳绍宗、梁辅、柳涌**。以上甘肃总兵官。

时源、王勋、鲁纲、绥德人。**张凤、彭祼**、清子。**岳懋**、战殁。**陈凤**、绥德人，战殁，祠祀。**张坚、姜应熊、王朴**。以上大同总兵官。

神英、傅铎、绥德人。**王效、白爵**、绥德人。**姜显祚**、应熊子。**李卑**、初任神木。**白邦政、张全昌**。初任镇靖参将。以上宣府总兵官。

卜云、**孙膑**、**李世忠**。绥德人。以上蓟镇总兵官。

李杲、绥德人。**时陈**、源子。**萧汉**、延安人。**李琦**、**王保**、**杜松**、**王国栋**、绥德人。**李荣**、**王楠**、**贺世显**、安边人。**白广恩**。安边人。以上辽东总兵官。

王继、**姜瑄**。俱保定总兵官。

王杲、初任宁塞。**王承勋**。俱浦口总兵官。

王世国。柳沟总兵官。

白慎修、延安人，保宁参将，升孤山副将。**王世仁**。俱昌平总兵官。

王世钦、镇靖参将，升孤山副将。**侯拱极**。俱山海总兵官。

张胤昌。宁武总兵官。

张天礼。柳树涧人，三屯营总兵。

姜弼、初任左营。**萧如兰**、汉子。**左辅**、初任沈阳。**姜辅**、**高策**、**石尚文**、镇靖参将，升孤山副将。**和应荐**、**姜显宗**、**文应奎**、**贺世贤**、**王瑄**、**李国梁**、**尤世禄**、**李先濒**、**李世春**、**王洪**、初任入卫。**左光先**、**尤弘勋**、**尤捷**、**王世锡**、**刘光祚**、**王学书**、孤山副将。**李自春**、**尤世功**、**侯世勋**、**尤世威**、**虎大威**、**猛如虎**。以上俱总兵官。

俞方略、延安人。**戴延春**、**姜显谟**、**戴灿**、**李钊**、**贺永宁**、**王戎**。以上孤山副将。

张涞、延安人，任宣府。**王玑**、绥德人，任洮岷。**王爵**、玑子，任平罗。**杨尔干**、绥德人，任大同。**李如椟**、绥德人，任蓟镇。**李芳**、东子，见武科，任洮岷协守，迁固原副总兵。战殁。**陈守义**、任洮岷。**李如楩**、任凉州。**傅桓**、任洮岷。**王**

国翰、任定边。许登瀛、任甘州。刘昌祚。任真定。以上俱副总兵。

鲁聪、绥德人。李希靖、倪英、杨栗、延安人。刘滋、绥德人。刘斌全、姜直、李绍祖、王学诗、马友才、高崇谦、李光荣、李崇荣、李荣、萧倬、延安人。李成先、贺永宁、绥德人、高景元、常怀德、绥德人。杜希茂。以上俱镇靖参将。

臧士劝、田汝经、延安人。张刚、王通、龚成、郭有光、李承祖、王学礼、王宪文、神木人。高继光、李满仓、高秋、阎辅、延安人。王时祯。以上俱保宁参将。

贺桂、任西宁。李勋、杲子，任神木。卜相、任西城。许聪、任宁夏。李珍、任岢岚。孙朝栋、任中卫。戴春、任代州。张梦登、任中卫。李朝栋、任阳和。白尚采、任石门寨。沈一清、任红德城。何堂、任平罗。史略、任宣府。于世相、任应州。丁碧、任平罗，死事。高尚志、任平罗。周邦、尤月、王廷政、任永昌。李东、任定边。侯勋、任延绥。袁登、任黄甫川。郭有光、任清平。李茂先、任左营。李蕾、任偏关。郭有中、任前营。李时栋、任大同。李隆、任河州。李杰、任复州。李栋、任阳和。孟一阳、任西宁。刘文晕、任大同。吴世登、任洮岷。刘国镇、任洮岷。吴世爵、任复州。崔张名、任花马池。崔养志、任右营。崔世荣、任前营。李国材、芳子，任神机营。高捷、任大同。王武卿、任黄甫川。许世臣、任大同。冯守乾、任神木。李秉德、任河州。李腾宵、德子，任沈阳。崔崇胤、名子、任左营。柳国镇。任德州。以上俱参游。

张维豆、任大宁。李时荣、任威远。刘丙一、任靖边。李一彩、任清水。蔺金、任新平。李国楹、蕾子，任延绥。汪

汝汉、任靖罗。**戴守仁**、任双山。**李鸣凤**、任波罗。**孙承祖**、任砖井。**冯承恩**、任延绥。**邓茂林**、凤子，任大同。**韦世江**、任宣府。**冯洪**、乾子，任阶岷。**冯淮**、乾次子，任怀远。**赵承勋**。任宣府，崇祯四年蒙古入寇，帅兵出战于十里墩阵亡，赠骠骑将军。以上俱守备。榆林人。

国　朝

张天禄、苏松提督，加二等精奇尼哈番。**胡亮**、二等阿思哈哈番。**左勳**、四川总兵，挂征蛮将军印。**张天福**。提督江南、四川、汉羌，挂印一等阿思哈哈番，加一级内大臣都统。**贺胤昌**、**胡茂祯**、左都督总兵，提督湖广，世袭一等阿思哈哈番。**栗养志**、广东潮州总兵，世袭阿思哈哈番。**刘永亨**、宣府总兵。**刘友元**、甘肃总兵。**黄应杰**、广东琼州总兵。**高第**、提督河南总兵，赐蟒玉。**南一魁**、湖广衡州总兵。**董学礼**、总兵，左都督，正一等精奇尼哈番，加一级提督湖广。**刘忠**、湖广总兵。**李遇春**、江南浦口总兵。**石国玺**、浙江温州总兵，三等阿达哈哈番。**张鹏程**、贵州安顺总兵官，世袭二等阿思哈哈番。**郭虎**、广德州总兵，收复两广，调征湖广、西山，代署甘镇，死事。世袭一等阿思哈哈番。**郭弘巍**、梅勒章京。**马士秀**、绥德人，浙江台州总兵，左都督。**刘芳名**、宁塞人，宁夏总兵。**刘芳标**、芳名弟。江南总兵。**赵良栋**、安边人，天津总兵，左都督。**高启隆**。开化总兵，左都督。以上俱总兵官。

郝尔德、任湖广九溪。**封雄**、任广东广州。**曹志**、任广东惠州。**王启勋**、威孙，任广西浔梧。**张思达**、协镇江南徽宁，世

袭阿达哈哈番。**孙喜策**、任湖广常德，世袭拖沙喇哈番。**徐自贵**、任苏松都督同知，一等阿思哈哈番。**孙加印**、绥德人，任南赣。**王雄**、任镇篁。**陈福**、任成都右都督。**石玉贵**、任镇远都督同知。**白成功**、任云南右镇。**党世昌**。任龙泉关。以上俱副总兵。

赵亮、任江南金山营，世袭拖沙喇哈番。**赵升云**、承勋子，初任延绥抚标守备，历升兴国州都司佥书、雷州左营都司，平寇有功，升广东游击，安笼营参将，卒官。**赵虎臣**、任河保营。**高国勋**、任浙江右营。**杨鸣凤**、任饶州。**牛翀云**、任湖广中营。**王魁**、任蕲州。**董瑞麟**、任广东右营。**刘之英**、任南澳。**龙略**、任都匀。**张成荣**。任罗源。以上俱参将。

李化龙、任福建邵武营，江西流贼犯建宁，化龙统兵剿杀，阵亡。世袭拖沙喇哈番。**张键**、任秦州。**刘国珍**、任浙江右营。**高功月**、绥德人，任河南右营。**李汝能**、任浙江前营。**李应先**、任福安营。**李国栋**、任建宁左营。**梁起云**、任施州。**牛朝宰**、任重夔右营。**李承印**、任建昌中营。**乔京**、任威宁中营，随征缅国苗蛮，屡著奇捷。**李自友**、任云南右营。**郝升**、任云南右营。**韩可桂**、任广罗中营。**张光然**、任浙江前营。**薛九成**、延安人，任潼绵。**张光先**。任江南左营。以上俱游击。

方震乾、任巩华。**赵国鼎**、任顺圣。**来勇**、任灵丘。**杨文英**、任应州。**陈国柱**、任汾州。**王相**、任西宁右营。**戴光弼**、任宁塞。**柳生甲**、任广武营。**张汝义**、靖边人，任甘肃右营。**李国鉴**、任庄浪。**孙世尧**、任松江。**王自新**、绥德人，任刘河。**郭必昌**、延安人，任浙江右营。**高伟**、任衢州都司。**尤国英**、任福建右营。**崔成名**、任偏沅右营。**薛世卿**、任长宁。

朱之栋、任平镇。**孙虎**、任英清。**冯宁世**、任崖州。**贺友贵**、任平伐。**南国威**、任新添卫都司。**郭秉金**、延安人，任铜仁。**崔基**、任都匀。**平云艾**、任义勇中营。**刘光宸**、任太原。**高俍武**、任柏林堡。**梅豹**、任浙江中营。**陈近龙**。盐场人，任腾越。以上俱守备。

王国勋、任平罗。**张世雄**、绥德人，任管河。**王英**、任威海卫。**叶显明**、任黄平卫。**高标**。任定海。以上俱千总。

刘成龙、任从化所。**李毓龙**、任威武堡。**傅金**、任松潘。**阎雄**、任昌宁。**马光前**、延安人，任腾越。**戴九锡**。任镇川。以上俱把总。

评曰：榆中大抵皆世禄之家。当时甲第连云，三条四达之衢，挟弹、鞴[1]鹰、调筝、击筑[2]者比比[3]。即榆溪之滨，大木千章，与长城相蔽亏[4]，何其盛也。自崇祯末岁大饥，人磕[5]其皮且尽，树既槁死。更遭李贼之乱，向之甲第荡然灰烬。即间有存者，亦圮坏而成墟矣。余于康熙十年夏疏理城中水道，从故老而问之，曰此某太师之宅也，此某总兵之园也。问其后，曰亡矣。嗟乎！明之承平既久，首功[6]复最重。凡世禄之家破贼文书，悉以一为十，时时斩降丁、流丐以充数。兵部中又以贿进，非崇其官阶，

1　鞴：谓架。

2　筑：古弦乐器名。有五弦、十三弦、二十一弦之说。其形似筝，颈细而肩圆，弦下设柱。演奏时，左手按弦，右手执竹尺击弦。战国时已有流行

3　比比：谓到处都有或每每有之。

4　蔽亏：谓因遮蔽而半隐半现。

5　磕：大食。

6　首功：谓以斩获敌首计功。

即录其子弟。故其子弟未胜衣[1]，而已为将军彻官[2]矣。及其长也，即以副参游署事，率一二岁而居然总兵矣。故榆之人习见其官之易也。凡为总兵者皆名斥而辈视之，惟镇守延绥者为真。非真也，畏其威也，而人心可知矣。故明之末，几同黄巢之祸。求一大帅如高骈、刘巨容之辈而亦不可得者，其以此也与？及师既丧矣，国既蹙矣，而彼之富贵亦与乔木同，尽伤已。虽然，榆之槁尚有萌焉者；今人既亡矣，且又火其居，潴其宫，子孙复随之而灭绝焉。人心如此，天道复然。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校勘记】

〔1〕 万全知县　万全，万历《志》作"万安"。

〔2〕 四川合州史目　合州，万历《志》卷四《科贡》作"同州"。

〔3〕 保安教谕　保安，万历《志》卷四《科贡》作"秦府"。

〔4〕 马士贞　康熙本作"马士祯"，乾隆本同底本。

〔5〕 孙琏　琏，原作"瑾"，据万历《志》卷四《恩例》改。

〔6〕 李腾蛟四川知县　底本脱此七字，据康熙本、乾隆本补。

〔7〕 底本、康熙本、乾隆本俱缺。

〔8〕 底本、康熙本、乾隆本俱缺。

〔9〕 贺大用　贺，康熙本作"驾"，乾隆本同底本。

① 胜衣：谓儿童稍长，能穿起成人的衣服。

② 彻官：犹达官。

卷五之二　纪事志

周

襄王三年，王子带以翟入寇。十五年，王命翟师以伐郑，取栎，以翟女隗氏为后。十六年，王绌翟后。翟入周，王出居于郑。十七年，晋文公纳王，攘戎翟，居于西河阙、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1]。晋灼曰：阙，音鼜。《三仓》作"圌"，即今银州银水是也。二十五年，翟伐晋，及箕。八月，晋人败敌于箕，郤缺获白翟子。

显王八年，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四十一年，张仪相秦，魏纳上郡十五县，筑长城。四十六年，秦惠文君游至北河。正义曰：灵、夏州之黄河也。

赧王九年，赵武灵王西略翟地，至榆中。十五年，赵攻中山地，至云中、九原。十六年，赵武灵王传国子何，自号主父，诈为使者，从云中、九原入秦。十九年，赵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二十八年，秦昭襄王之汉中，又之上郡、北河。四十三年，秦宣太后诱杀义渠王，灭其国，始置陇西北地上郡。

秦

庄襄王四年，子政立，北收上郡以东。

始皇帝十八年，王翦将上地。即绥州。十九年，秦王之邯郸。还，从太原、上郡归。二十六年，王称始皇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上郡其一也。三十二年，巡北边，归自上郡，遣将军蒙恬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初置榆中四十四县[2]，城河上为塞，徙谪实之。三十五年，除道，自九原抵云阳。使长子扶苏北监蒙恬上郡军。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

汉

高祖元年正月，项羽立董翳为翟王，都高奴。八月，遣诸将略定上郡。二年，东略地，翟王翳降，置上郡。三年，冒顿单于置左右贤王。右王居直上郡以西，接氐、羌。七年，白土曼丘臣立故将赵利为王以反，高祖自往击之，至平城。

文帝前三年五月，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为寇，遣丞相灌婴击走出塞。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前十四年冬，老上单于大入边为寇，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后六年冬，军臣单于三万人入上郡，以河内太守周亚夫等为将军，屯军备之。

景帝中六年六月，军臣单于入上郡，取苑马，杀吏卒后二年，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3]

武帝元朔二年，遣将军卫青、李息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四年夏，伊稚斜单于三万骑入上郡。元狩三年秋，徙贫民七十余万口，充朔方、新秦中。浑邪王降，诏减

上郡戍卒半。五年，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召祠之甘泉。元鼎五年冬十月，乌维单于入五原，杀太守。帝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六年秋，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1]官。元封元年冬十月，帝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登单于台。二年夏，帝自泰山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赵破奴击楼兰有功，封为浞野侯。破奴，五原人也。太初元年夏五月，遣因杅将军公孙敖筑受降城。三年夏四月，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至卢朐[1]，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秋，匈黎湖单于坏光禄诸亭障。天汉元年秋，发谪戍屯五原。四年正月，发天下七科谪[2]及勇敢士，遣游击将军韩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征和二年九月，狐鹿姑单于入五原，杀略吏民。三年正月，狐鹿姑单于入五原，杀都尉。三月，遣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击之。

昭帝元凤二年，壶衍鞮单于以九千骑屯受降城。

宣帝本始二年，遣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出五原救乌孙。神爵元年，西羌反，发上郡骑士，诣金城。甘露二年十二月，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请朝。

元帝初元元年六月，呼韩邪单于上书告饥，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之。八月，上郡属国归义降人万

---

① 开田：垦荒为田。

② 七科谪：西汉战时征派到边疆去服兵役的七种人。《史记·大宛列传》张守节《正义》引张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

余叛出塞。

成帝建始元年正月，立故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5]。

光武帝建武二年十一月，铜马、青犊、尤来余贼共立孙登为帝，据上郡。登将乐元杀登，以其众降。五年十二月，卢芳称帝于九原。十三年二月，卢芳自五原亡出塞。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吏人置河东。二十四年，正月。薁鞬日逐王比为八部大人共立，为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冬十月，比自立为南单于[6]。于是始分南、北单于。二十五年三月，南单于遣子入侍。二十六年秋，南单于复遣子入侍，以初徙河东吏人归本郡。南单于以当于骨都侯屯五原。

明帝永平五年十一月，北单于寇五原。八年三月[7]，初置度辽将军，以吴常为之，屯五原曼柏。在胜州银城县。八年十月，募郡国死罪系囚①，诣度辽营。九年三月，诏郡国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著②。

章帝建初八年夏六月，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诏设官邸，与北单于合市。南单于出上郡遮略③，驱还入塞。

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复置西河、上郡属国都尉官。上郡龟兹县有属国都尉，其秩二千石，哀帝省并大鸿胪。今复置之。

---

① 系囚：在押的囚犯。
② 占著：上报家中人数附于册籍，落户定居。
③ 遮略：拦截劫夺。

安帝永初二年十一月，滇零等称帝于北地，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羌，寇钞三辅。三年秋九月，雁门乌桓率众王无何允与鲜卑大人丘伦等及南骨都侯寇五原。十一月，遣车骑将军何熙、度辽将军梁慬等讨之。四年，诏以三辅比遭寇乱，禀上郡贫民各有差。五年春，先零羌寇河东，杀太守，移上郡徙衙以避之。即白水县彭衙。延光元年七月，虔人羌攻谷罗城，度辽将军耿夔击破之。

顺帝永建元年，诏安定、北地、上郡、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从虞诩请也。九月，复上郡归田土。五年十月，诏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戍上郡。永和五年四月，南匈奴左部句龙大人叛[8]，围美稷。九月，徙上郡居夏阳，朔方居五原。句龙吾斯等寇上郡。

桓帝延熹三年夏四月，上郡言甘露降。四年六月，零吾与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共寇并、凉及三辅，中郎将皇甫规击破之。

灵帝光和六年秋，五原山岸崩。

献帝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南单于呼厨泉入朝，魏王操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至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

晋

武帝泰始元年，塞外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9]，使居河西故宜阳城。由是新兴诸郡靡不有焉。七年正

月，右贤王刘猛叛出塞，屯孔邪城。遣娄侯何桢讨之。八年，何桢屡破刘猛，左部帅李恪杀猛以降。咸宁五年，左部帅刘豹卒，以刘渊代之。

惠帝元康四年五月，北翟郝散攻上党，杀长吏，入据上郡。永宁元年六月，齐王冏辟新兴，刘殷为军谘祭酒。永兴元年八月，刘渊迁都左国城，建国号曰汉，改元元熙。二年，汉元熙二年。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氐单于征[10]、王弥、石勒等降于汉。

愍帝建兴三年，汉建元元。刘曜进攻上郡，太守张禹奔允吾。

明帝太宁三年赵光初八年。三月，北羌王盆句除附于赵，石勒将石佗自雁门出上郡袭之。与赵中山王岳战，败死。

康帝建元二年后赵建武十年。四月，凉州将张瓘败赵将王擢于三交城。三交土堠在绥州东北七十五里。

穆帝升平元年秦永兴元年。九月，张平据有新兴、雁门、太原、上党、上郡。十月，平寇略秦境。秦以晋公柳都督并、冀州诸军事，加并州牧，镇蒲阪以御之。二年，秦王坚自讨张平，平降。

孝武帝太元二十年后秦皇初二年。正月，鲜卑薛勃叛奔岭北，上郡、贰川杂部皆响应。后秦主自讨平之。

安帝义熙三年后秦皇初十四年。六月，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刘勃勃称天王大单于，建元龙升，国号大夏。九年，夏凤翔元。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筑统万城。改姓曰赫连氏。

北　魏

昭成帝建国二十五年，帝南巡君子津。

太祖登国六年九月，帝袭五原，屠之。收其积谷，还纽垤川，于楗阳塞北，树碑记功。冬十月，北征蠕蠕，缊纥提降。九年三月，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十月，缊纥提子曷多汗叛去，长孙肥追至上郡跋那山，斩之。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宝来寇五原。

太宗永兴五年六月，西幸五原，校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泰常四年十二月，西巡至于黄河，从君子津度，大狩于薛林山。五年秋七月，西至五原。八年二月，筑长城，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置戍卫。

世祖始光三年六月，幸五原，田于阴山。十月，帝西巡，伐赫连昌。幸云中，临君子津。十一月，帝率轻骑袭赫连昌，徙万余家而还。四年，诏执金吾桓贷作桥于君子津。六月，大破赫连昌，留常山王素、执金吾桓贷镇统万。神䴥二年十月，徙蠕蠕降人置五原。大延四年五月，帝幸五原，征蠕蠕。五年七月，帝至上郡属国城。

高祖延兴二年十月，蠕蠕犯塞，及五原。

文帝大统七年三月，夏州刺史刘平伏据上郡反，大都督于谨讨平之。十四年五月，太师宇文泰奉太子巡抚西境，历北长城，东趋五原。

恭帝元年五月，柔然乙旃达官寇广武。《五代志》[1]：延安郡丰林县，后魏置广武县。

周

明帝武成元年，延州稽胡郝阿保、狼皮率其种人附于齐[11]，柱国豆卢宁与延州刺史高琳击之。

武帝保定元年，丹州、绥州、银州部内，与蒲川贼同反，以达奚震、辛威讨平之。四年，以王士俍为延州刺史。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贼郝三郎等反，延州刺史于寔讨平之[12]。延州总管宇文盛城银州。五年，开府刘雄出绥州，巡检北边川路。

天元帝大象元年，以王庆为延州总管。

隋

文帝开皇二年十二月，突厥纵兵入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三年三月，城榆关。五年，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绵历七百里。十九年冬十月，突厥染干尚宗女安义公主"患雍虞阎抄略，请徙五原"，从之。

炀帝大业三年六月，幸榆林郡，启民可汗来朝。七

---

① 五代志：即《隋书》十志。唐贞观间，梁、陈、北齐、周、隋五朝的史书修成后，均未设"志"，贞观十五年，诏令于志宁、李淳风等修撰《五代史志》，亦称《五代志》。初为单行本，后合入《隋书》。

月，启民可汗上表，请袭冠带。诏启民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毕[13]。八月，车驾发榆林，帝幸启民帐，宴赐极厚。四年三月，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七月，发丁男二十余万，自榆谷东筑长城。此榆谷当在榆林西。十年五月，延安贼帅刘迦论自称皇王，建元大世。以左骁卫大将军突厥通为关内捕讨大使，击斩之。十二年十月，幸榆林。

恭帝义宁元年三月，梁师都略定雕阴、延安等郡，称帝，国号梁，改元永隆。五月，郭子和据榆林，自称永乐王，改元丑平。八月，延安、上郡、雕阴降于唐。十月，榆林诸郡降于唐。二年三月，五原通守张长逊以五原等郡降唐，即以为五原太守。

唐

高祖武德元年七月[14]，郭子和遣使来降。八月，梁师都寇延州，行军总管段德操击破之[15]。二年，置绥州总管府，管云、银、真等十一州。真州盖置于银州真乡县也。六年六月，梁师都以突厥寇匡州。武德分绥州延福县地，置北吉州、罗州、匡州。八月，突厥寇真州。七年八月，突厥寇绥州，刺史刘大俱击却之。颉利、突利二可汗请和。

太宗贞观元年二月，分天下为十道。绥、银、丰、胜等州属关内道。四年四月，以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为丰州都督。秋，延州大雨雹。十九年十二月，薛延陀多弥可汗入寇，发胜夏、银、绥等十州兵镇胜州。

高宗永徽二年，绥延等州霜杀稼。调露二年夏，丰州河清。永淳元年，胜州有兔千万，食苗尽，兔亦即灭。弘道元年四月，绥州步落稽白铁余作乱，据城平县，自称光明圣皇帝，进攻绥德、大斌二县。遣右武卫将军程务挺、夏州都督王方翼讨平之。

中宗嗣圣十二年四月，延州霜杀草。十四年，绥州雨雹。景龙二年三月，朔方总管张仕愿筑三受降城。

明皇开元二年闰二月，徙大都护府于中受降城。九年十二月，置朔方节度使，领单于都护府，夏、盐等六州，定远、丰安二军，三受降城。十二年八月，绥州霜杀稼。

代宗大历十四年五月，以振武军使浑瑊为单于大都护、东中二受降城，振武镇北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使。十一月，以代州刺史张光晟知单于振武等城、绥银麟胜州留后。延州刺史李建徽知鄜、坊、丹州留后。

德宗贞元二年十二月，吐蕃寇银州，又陷麟州。十二年九月，以河东行军司马李景略为丰州都防御使。

敬宗宝历二年十二月，延州人贺文妻一产四男。

武宗会昌三年正月，以麟州刺史石雄为丰州都防御使。赏破回鹘之功也。

宣宗大中元年五月，河东节度使王宰将代北诸军，以沙陀朱邪赤心为前锋，自麟州济河，破吐蕃恐热于盐州[16]。三年十月，盐夏等州地震。

僖宗中和元年四月，以宥州刺史拓拔思恭权知夏绥节度使。八月，以权知夏绥节度使拓拔思恭为节度使。四年八月，割麟州隶河东。光启二年，延州肤施县有死牛复生。

后　梁

太祖开平三年二月，延州高万兴叛于岐来降。四月，忠武军节度使刘知俊克延、鄜、坊三州。乾化元年十一月，高万兴取盐州。

后　唐

明宗长兴四年二月，定难节度使李仁福卒，子彝超自立为留后。三月，徙彝超为彰武留后，不奉诏。

后　晋

齐王开运元年二月，以李彝殷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17]，将兵四万，自麟州济河，侵契丹。六月，以府州刺史折从远为府州团练使。

后　汉

高祖天福十二年三月，延州军乱，逐其节度使周密。四月，置永安军于府州，以振武节度使折从阮为节度使。避帝名，更"远"为"阮"。

隐帝乾祐元年三月，羌族啖母杀绥州刺史李仁裕，定难节度使李彝殷请讨之。三年三月，罢永安军。五月，以

府州蕃汉马步都指挥使折德扆为本州团练使。

后　周

太祖广顺二年二月，府州防御使折德扆克岢岚军。三年正月，麟州刺史杨重训叛于汉，来附。世宗显德元年，复置永安军节度使于府州，以防御使折德扆为之。四年十月，北汉麟州刺史杨重训举城降，以为麟州防御使。

宋

太祖建隆三年春，延州雪盈尺，沟洫复冰。四月，延州大雨雪。

乾德元年十二月，折德扆败北汉军于府州城下[18]，俘其将卫州刺史杨璘。二年，麟州旱。八月，延州霜害民田。九月，延州雨雹。五年十二月，升麟州为建宁军节度。

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七月，延州水丈余，入城，坏仓库庐舍。七年五月，夏州留后李继捧来朝，献银、夏、绥、宥四州地，纳之。其弟继迁奔入地斤泽。府州兵破契丹于新泽寨，获其将校以下百人。八月，府州民刘善田禾三陇合成一穗。闰十一月，丰州兵与契丹战，破之，获其天德军节度使萧太。诏赦银、夏等州常赦所不原者。八年三月，丰州兵破契丹，降三千余帐。十二月，诏绥、夏、银等州官吏招诱没界外民归业，仍给复三年。雍熙元年八月，延州南北两河水溢入城，坏官寺民舍。二年二月，李继迁

攻麟州，诱杀都巡检曹光实于葭芦川，遂据银州。三年二月，李继迁降于契丹，以为定难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契丹册李继迁为夏国王，以义成公主归之。端拱元年五月，以感德军节度使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十二月，以夏州蕃落使李继迁为银州刺史，充洛苑使。二年十月，以定难军节度使赵保忠同平章事。淳化二年七月，李继迁奉表请降，以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冬十月，赵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为西平王。五年，赵保吉寇灵州，以李继隆为河西行营都部署讨之[19]。三月，李继隆入夏州，执赵保忠赴京师。夏四月，削赵保吉姓名。五月，封赵保忠为宥罪侯。秋七月，李继迁遣使来贡。至道元年，李继迁以俅马、橐驼来献。诏封为鄜州节度使，不受。二年四月，命李继隆为环、庆都部署，讨李继迁。七月，命殿前都指挥使王超为夏、绥、麟、府州都部署。三年正月，以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傅潜为延州路都部署。十二月，李继迁请降，以为定难军节度使，以夏、银、绥、宥、静五州与之。

真宗咸平元年三月，以赵保吉归顺，谕还其绥、银流民，家给米一斛。二年十二月，府州兵侵契丹五合州[20]，拔其黄太尉寨。五年三月，赵保吉陷灵州，知州裴济死之。六月，李继迁围麟州，曹璨请济师，诏并、代、石、隰州发兵赴援。知麟州卫居实出击走之。十月修丰州城。十一月，诏麟州给复①一年[21]。十二月，迁麟州降人于楼

① 给复：免除赋税徭役。

烦。六年三月，绥州东山蕃部军使拽臼等来降。六月，丰州瓦窑没剂、如罗、昧克等族击李继迁，败之。景德元年正月，契丹言逞族拔黄三百余帐自麟府路来降。三月，柳谷川蕃部入寇麟府，击败之。麟府路兵败西人于神堆，并其寨栅，破之。十月，麟府路兵入朔州，破大狼水寨。三年十月，以赵德明为定难军节度兼侍中，封西平王。大中祥符元年九月，麟州嘉禾生。二年，延州建天节道场，有禽素质修毛，赤咮丹趾，集坛侧槐树，醮罢去。六年六月，保安军积雨，河溢城没，判官赵震及兵民溺死者凡六百五十余人。九年七月，延州定平、安远、塞门、栲栳四寨山水泛溢，坏堤城。

仁宗天圣九年，延州禾异亩同颖[22]。明道元年十一月，以赵元昊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景祐元年二月，诏麟、府州赈蕃汉饥民。宝元元年十二月，赵元昊称帝于夏州，改元广运。以振武军节度使、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环庆安抚使，经略夏州。二年十月，赐麟、府州军士缗钱[①]。十一月，夏人寇保安军，巡检指挥使狄青击败之。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副都总管刘平、石元孙战没。二月，贬范雍知安州。释延州保安军流以下罪，凡民地为寇所攻掠及兵之战死者，除今年夏税，以缗钱给之。三月诏延州录战殁军士子孙，月给粮。四月，筑延州金明、栲栳寨。五月，元昊陷塞门寨。兵马监押王继元死之，又陷安远寨。七月，遣使以讨元昊告契丹。八月以范

① 缗钱：指以千文结扎成串的铜钱，汉代作为计算税课的单位。后泛指税金。

仲淹兼知延州，驱塞门、安远蕃骑出境。庆历元年春正月，诏鄜、延、泾、原会兵讨李元昊，不果行。二月，环庆副总管任福败于好水川。贬范仲淹知耀州。七月，元昊寇麟、府州。八月，诏鄜延部署以兵援麟、府。元昊寇金明寨，破宁远寨，寨主王世亶、兵马监押王显死之；陷丰州，知州王余庆、兵马监押孙吉死之。十一月，蠲麟、府民二年赋租。三年春正月，元昊上书请和，更名曩霄而不称臣。四月，遣保安军判官邵良佐使元昊[23]，许封为夏国主，岁赐绢十万匹、茶三万斤。四年五月，曩霄遣使来上表，复称臣。六月，以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24]。七月，契丹遣使来告伐夏。十月，赐曩霄誓诏，岁赐银、绢、茶、彩凡二十五万五千。十二月，册曩霄为夏国主。五年春正月，罢河东、陕西诸路招讨使。契丹遣使来告伐夏。二月，夏遣使来贺正旦。四月，夏人来贺乾元节。十月，颁历于夏国。八年春正月，曩霄卒。二月，夏人来告哀。四月，封李谅祚为夏国主。皇祐元年三月，契丹遣使来告伐夏。二年三月，契丹遣使以伐夏师还来告。九月，延州嘉禾异亩合穗。嘉祐二年五月，管勾麟府军马公事郭恩为夏人所袭，殁于断道坞。六年十二月，复丰州。

英宗治平三年十二月，夏主谅祚卒，子秉常立。四年六月，复西夏和市。十月，知青涧城种谔复绥州。

神宗熙宁元年十二月，赐夏国主秉常诏，许纳塞门、安远二寨，归其绥州。二年三月，秉常上誓表，纳寨门、安远二寨，乞绥州，诏许之。十月，城绥州，命郭逵选将置守具，改名绥德城。三年十月，诏延州毋纳夏使。四年正

月，种谔袭夏兵于啰兀北，大败之，遂城啰兀。三月，夏人陷抚宁寨，责种谔为汝州团练副使[25]、潭州安置。七年，延府二州、保安军饥。元丰二年六月，夏人寇绥德城，都监李浦败之。四年七月，赐麟府路金银带、锦袄、银器、鞍辔、象笏。八月，种谔将郦延兵出绥德城，攻米脂。九月，夏人来救米脂，战于无定川，大破之。十月，米脂降，克银州。种谔遣曲珍领兵破黑水安定堡，复韦州，遂至夏州，败绩。五年三月，郦延路副总管败夏人于金汤。五月，丰州卒张世矩作乱伏诛。八月甲戌，给事中徐禧护兵城永乐。九月乙未[26]，永乐陷，徐禧等败死。冬十月，诏赠永乐死事诸臣徐禧等有差。六年三月，河东将薛义败夏人于葭芦西岭。麟、府州将郭忠诏等败夏人于乜离抑部。河东将高永翼又败夏人于真卿流部[27]。

哲宗元祐元年六月，夏遣使吡罗聿来求兰州、米脂等五寨，不许。秋七月，夏主秉常卒，子乾顺立。二年，遣权枢密院都承旨公事刘奉世册乾顺为夏国主。三年六月，夏人寇塞门寨。四年六月[28]，夏人来归永乐所获吏士百四十九人，诏以米脂、葭芦、浮图、安疆四寨与之。五年六月[29]，夏人来，划绥州外十里为界。六年九月，夏人寇麟、府二州，郦延都监李仪死之。七年，夏人攻绥德城。八年夏四月，夏人来谢罪，以兰州易塞门寨，不许。绍圣三年七月，夏人大入郦延，陷金明寨。四年二月，夏人寇绥德城。三月，夏人犯麟州神堂堡，出兵胜之，遂进筑胡山寨。元符二年三月，知府州折克行获夏国钤辖令王皆保。十一月，诏绥德城为绥德军。十二月，夏遣使令能、嵬名济

来谢罪，且进誓表，诏许通好，岁赐如旧。

徽宗崇宁四年三月，复银州。夏人攻塞门寨。四月，夏人入寇，鄜延将刘延庆败之。五年三月，废银州为银川城。宣和四年夏四月，金取辽东胜诸州。

钦宗靖康元年十月，辽故将小鞠鞮攻陷麟州建宁寨，知寨杨震死之。二年正月，主客员外郎谢亮持诏书赐夏约和。夏人袭取定边军。金人焚丹州，犯延安府。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帝发济州，鄜延路副总管刘光世[30]、宣抚司统制官韩世忠皆以兵来会。二年，金娄宿孛堇陷延安府东城，权知府事刘选西城固守[31]。六月，以知延安府王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十一月，西城陷，刘选出奔。知府州折可求以城叛，降于金。三年二月，金人陷晋宁军，守臣徐徽言死之。以节制司都统制曲端为鄜延经略使、知延安府。四年九月，延安府复陷于金。绍兴七年十月，伪齐知同州李世辅谋执金帅撒里曷归宋，不克，遂奔夏。九年春，夏人陷府州。李世辅以夏军至延安。撒里曷走耀州。四月，金鄜延路经略使关师古上表待罪，命知延安府。五月，李世辅来归，赐名显忠。以郭浩为鄜延经略使。六月，夏主乾顺卒。子仁孝立。八月，以关师古为行营中护军前军统制。

金

世宗大定十二年，罢保安榷场。十七年，夏献百头帐，却之。罢绥德榷场，其东胜榷场如旧。

章宗明昌四年，夏主仁孝卒，子纯佑立。承安二年，复置保安榷场。泰和六年春正月，夏李安全废其主纯佑自立。

卫绍王大安元年五月，蒙古入灵州。夏主安全降。二年八月，夏人侵葭州，庆山奴击败之。三年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顼立。崇庆元年三月，夏人攻葭州。册李遵顼为夏国王。六月，夏人攻保安州。

宣宗贞祐元年[32]，夏侵保安。二年，夏人攻延安。三年三月，诏议伐夏。十月，夏人来攻保安，延安都统完颜国家奴破之。兴定元年[33]，蒙古围夏兴州，夏主遵顼奔西凉。四年二月，元帅庆山奴攻夏宥州，围神堆府，穴其城。九月，夏人围绥平寨、安定堡。五年十月，蒙古木华黎由东胜州涉河入葭州，金将王公佐遁，以石天应权行台守葭。自将兵攻绥德。破马蹄、克戎两寨。十一月，进攻延安。元光二年，蒙古攻夏，夏王遵顼传位于子德旺。

哀宗正大三年七月，夏王德旺卒，族子睨立。四年夏六月，蒙古铁木真灭夏，以夏主睨归。

元

世祖至元十七年五月，作行宫于察罕脑。

仁宗延祐二年十一月，立武宗子和世琼为周王[34]，出镇云南。三年十一月，周王和世琼次延安，与陕西丞相阿思罕称兵。平章塔察儿袭杀阿思罕[35]，和世琼奔金山。

泰定帝致和元年十一月[36]，遣使迎周王和世琼于

漠北。

顺帝元统六年七月，延安路雨白毛如马鬃。至正十九年春三月[37]，诏河南平章政事孛罗帖木儿移镇大同。二十年秋九月，孛罗帖木儿引兵攻冀宁，察罕帖木儿调延安军拒战于东胜州。诏遣使和解之。二十三年十一月，杀太傅太平于东胜州。二十五年，封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总制关陕诸道军马。二十六年，扩廓帖木儿调陕西行省参知政事，张良弼兵不应[38]，遂遣兵西击。良弼与许国公李思齐、行省平章孔兴连兵拒之。

明

太祖洪武二年夏四月，大将军徐达出萧关，下平凉。指挥朱明克延安，以明守之。三年二月，大同将金朝兴取东胜。秋七月，偏将军李文忠与元脱列伯、孔兴战于白杨门[39]，擒之。孔兴走绥德。四年，大将军汤和攻察罕脑儿，获猛将虎陈，定东胜，置延安、绥德二卫。七年，文忠败元兵于丰州。九年三月，汤和、傅友德屯延安。四月，伯颜帖木儿犯边，败，降之。二十七年三月，城东胜。

惠宗建文四年九月，移东胜左卫于永平府，东胜右卫于遵化县。

宣宗宣德十年九月，陈镒为右副都御史镇守陕西，兼督延、宁边备。

英宗天顺二年十一月，孛来、毛里孩寇延绥，总兵官张钦战败之。孛来寇神木县，钦出兵击，败之于柴沟。五

年冬，阿罗出渡河入套，寇延绥。六年十一月，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忽入河套。阿罗出、毛里孩寇延宁。八年秋，霪雨害稼，饥。

宪宗成化元年九月，阿罗出、乩加思兰、孛罗忽、毛里孩大入榆林塞。都御史项忠、宁远伯任礼[40]、巡抚都御史卢祥帅兵御，却之。二年春，初置土兵。三年七月，阿罗出入榆林塞，孤山守将汤胤绩力战，死之。四年十二月，乩加思兰寇榆林。五年九月，孛罗忽、乩加思兰寇延、宁。六年七月，阿罗出入榆林塞，以抚宁侯朱永为将军，御之。闰九月，置榆林卫。城正统中筑。七年，从兵部尚书白圭议，以武靖侯赵辅为将军，王越为督师，搜套。八年三月，余子俊为副都御史巡抚延绥。九年，延绥徙镇榆林。满鲁都、孛罗忽并寇韦州、总督王越、总兵官许宁深入红盐池，大败之。十三年十二月，火筛入河套。十五年，满鲁都侵榆林塞。三月，总兵保国公朱永、提督尚书王越出塞，至威宁海，胜之。九月，徙安边营于中山坡。十六年冬，封王越为威宁伯。

孝宗弘治三年六月，新宁伯谭祐调选延绥游兵，策应大同。五年，始停盐商输粟于边。十二年冬十月，火筛入榆林塞。十三年七月，火筛入榆林，平江伯陈锐御之，无功，保国公朱晖代之。十二月，火筛入河套。十四年正月，火筛寇榆林。延安地震有声。二月，保国公朱晖、提督军务左都御史史琳出御之，至河套而还。十五年五月，大同守臣奏留延绥游兵，以备策应。十六年，套人入榆林塞，千户汤玺力战，死之。十七年，火筛入套，总兵官张安

遣把总兰海等追及于黄河岸，胜之。十八年九月，火筛入花马池，攻陷清水营。命杨一清经略陕西边务。

武宗正德元年。杨一清总制边务，请守东胜，复河套，不报。四年，总兵官马昂出边，大捷。九年，整理陕西粮储，户部侍郎冯清奏请西安、延安、庆阳诸府粮草改折解边。十年八月，俺答自榆林直犯米脂、绥德无定河大川，至山西石州黄河西岸，大杀掠。十一年二月，又入榆林塞。十三年冬十月，帝渡河幸榆林。十一月，帝在榆林，十二月，帝在榆林。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榆林[11]。

世宗嘉靖五年，大水入镇靖堡城，没庐舍。七年，总督王琼请自兰州至榆林三千里悉筑边垣。延绥夏潦，秋霜。八年十月，吉囊、俺答数掠榆林塞，总督王琼出兵御之。大饥，人相食。十一年二月，吉囊入榆林塞，掠陕西。内郡大旱。四月，天黄三日，蝗虫蔽天，人取食之。十二年秋，芹河龙见。十三年七月，吉囊入榆林塞。八月，又入榆林塞。游击梁震败之于定边。十四年六月，吉囊入榆林塞，掠内郡，参将魏祥死之。八月，又入榆林塞，守将梁震击败之。十五年，镇城龙王庙起龙。十七年七月，建安堡获五足鹿。十八年十二月，套人入榆林塞，杀守将宋隆。十九年三月，入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脂。总兵官周尚文驻兵狄青原，邀击之，以捷闻。八月，寇安边，总督刘天和率兵御之。二十二年八月，套人入榆林塞。二十四年，套人大入榆林塞。正月，副总兵官李琦被围于靖边高梁儿。寻解去，琦邀击之。七月，套人数万由宁塞犯保安，总督侍郎张珩调兵御之。二十五年，总督曾铣议复河

套。镇城有一产四女者，又有产四臂三面儿弃之街者。七月，套人犯定边营，入寇环庆。二十六年，总督曾铣出塞袭套部，胜之。十月，总督曾铣出塞，大捷。十月，总督曾铣上复套方略，十八事下兵部议。二十七年，总督侍郎曾铣弃市。鄜延等处地震有声。自是地屡震。二十九年冬十月朔，大雷，雹。三十三年三月，套人犯高家堡，副总兵李梅死之。三十四年十月，吉能犯建安、柳树会、葭州。至府谷，参将杨璘死之。三十六年三月，都栾儿犯榆林，副总兵陈凤往击，死之。四十年四月，套人犯镇靖堡，杀掠二千余人，去。十一月，套人犯榆林，南下攻背干川大墙，至米脂，守备谢世勋战死。四十二年七月，套人陷黄甫川堡，把总高秉钧死之。四十三年八月，水淹镇靖堡，寻为套人所陷。参将鲁聪死之。四十四年正月，套人入塞，总督郭乾、巡抚胡志夔会议，令总兵赵岢帅兵出榆林边外，至黑滩畔页儿河，克之。四十五年，套人入寇，定边总兵郭江自固原来援，死之。

穆宗隆庆元年正月，套人犯芹河，副总兵黄演死之。二月，榆林、保宁、怀远诸堡旗杆、戈戟火出有声。三年，延安黄土塬二山崩裂成湫。五年，吉能率部落乞贡。六月，陕西巡按萧廪疏取榆林入卫军。九月，红山初互市。六年，延安大旱，饥，人相食。

神宗万历十年，延绥大饥，巡抚王汝梅疏赈之。十一月，诏免延绥入卫标兵。十一年，顺义王俺答请增赏，不许。十二年四月，套人贡马，乞封，允之。十四年，延安大旱。十五年正月，有大星陨红山市。四月，榆林雨黑豆。

十九年，互市罢。二十年正月，雨木、冰。二十四年，清平参将公署房脊瓦兽吐火有声，大门石狮亦吐火。十月，红石峡杏复花。二十五年，清明前一日，怪风拔木，吹人至三四十里，次日始回。二十六年秋，延安府大水，漂人畜。二十八年春，红石峡西崖山崩，坏边垣楼阁，拥水不流，逾日始决。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东门楼灾。秋，殒霜杀稼。三十年冬十月，镇守府门墙西出泉，西流百五十步。越二日，东栅口又出。逾日，又出。凡三次，俱移时止。三十二年六月，绥德州雨雹。三十七年，延安旱，饥。三十八年，大旱，饥民多疫死。四月，巡抚涂宗浚修边去积沙。三十九年，蝗。四十二年秋九月，地震。四十三年闰八月，吉能等挟讨王封、金印等十大事，不许，大举入犯。大柏油孤山中军刘聚等死之。十二月，沙计、歹成等谋犯，双山总兵官秉忠出塞击破之。四十四年二月，宁夏总兵官杜文焕移镇延绥，至安边与火落赤等遇，大战，破之。旱蝗。七月，沙计入寇高家堡，都司佥书王国安死之。八月，吉能乞款，不许。四十五年九月，吉能等乞补八年市赏，不许。四十六年四月，猛克什力台吉及其母妻子女来降，诏加恭顺守备。八月，吉能遣台吉、沙计等以驼马九九来贡。

熹宗天启元年，插罕入套。二年九月，套人寇延安，至鄜州，越四日乃去。

怀宗崇祯元年，延安饥。十二月，草木华。府谷贼王嘉胤起，不沾泥应之。参政洪承畴率兵至，招降群盗。二年，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十一月，大盗混天王等掠延

川米脂、清涧诸县，起前总兵杜文焕剿之。三年正月，绥德西川盗王子顺、苗美起，南围韩城。总督杨鹤、巡抚刘广生率兵赴援，贼走清涧。苗登雾反于安定，总兵杜文焕击败之。四月，常乐堡虾蟆成队，北行出边外，广数丈，长不可竟。大旱。王嘉胤陷府谷。六月，王嘉胤陷黄甫川、清水二营，遂据府谷。巡抚洪承畴、总兵杜文焕击败之。延安府知府张辇、都司艾穆破贼王子顺于延川，招降之。八月，王嘉胤句套人入犯，洪承畴、杜文焕从孤山进击，大破之。十月，王嘉胤陷清水营，杀游击李显宗，遂破府谷。十二月，盗神一元破宁塞，据之，杀参将陈三槐，围靖边，遂陷柳树涧、保安县。四年正月，神一元据保安，副总兵张应昌击之，一元死。弟一魁领其众。二月，总兵贺虎臣、杜文焕合军围保安，神一魁突围遁，复纠贼万余略宁夏，陷合水。四月，总督杨鹤招神一魁，降之。降盗不沾泥拥众胁粮赏，攻米脂。巡抚洪承畴、总兵王承恩、侯拱极、张应昌击败之，追至西川，贼走官山岭。都司马科又邀击，败之，不沾泥乃降。五月御史吴甡以赈至榆林。巡按御史李应期至绥德，诛降盗王子顺于市。九月，降盗神一魁复叛，据宁塞。张应昌讨之，其党黄友才斩以献。十一月，贼谭雄据安塞，乞降。总兵王承恩诱斩之。降贼不沾泥、张存孟复叛，陷安定。王承恩讨克之，贼走绥德。银川驿马夫李自成往从之，为队长。大雪至明年正月，雪不止，深丈余，人畜死者过半。十二月，贼陷葭州，兵备佥事郭景嵩死之。诸降盗复叛，攻绥德。五年十月，王承恩讨安塞，遗贼于西川，贼首乔六郎自斩其魁党以降，延绥

稍宁。大饥。六年，延绥贼首钻天啸、开山斧据永宁关，巡抚陈奇瑜纵击，斩之。插罕自高家堡入犯，焚掠至石窑沟。九月，插罕入延安至鄜州，套部为插罕所逼。火落太及古鲁部来降。不沾泥等至三岔川，总兵王承恩御之，东去掠葭州。七年，镇城每夜闻卖豆腐声，或东或西不定。至八月迅雷，其妖始息。九年五月，贼首李自成、张天琳至榆林。总兵俞冲霄败绩于安定[12]，死之。大疫。十年四月，大雨雹，平地数尺。十一年旱。十二年蝗。十三年春二月，风霾雨土，大饥。十四年六月，大水。十五年二月，雨土。十六年七月，龙王泉水赤如血。靖边大疫。十一月，李自成遣伪左营权将军刘方亮、伪后营制将军李过攻陷榆林。十七年正月，天鼓鸣。

谭吉璁曰：水曷为乎如血也？水之变也。龙王庙有泉焉，汇为方池，视之犹水也。何赤？尔水中之素沫云浮，取而沾在手则成血焉，故称赤也。水，阴也。血者，阴之盛也。京房曰：流水化为血。兵且起榆林，杀戮之祸之将成也。

国　朝

世祖顺治元年六月，绥德伪权将军高一功袭杀榆林伪权将军王浪智。十二月，我大清兵渡河。二年正月十五日，我大清兵至榆林，伪权将军高一功、伪节度使周士奇遁走。三年，蝗。四年，蝗。六年二月，延绥总兵官、都督同知沈文华帅师防河至神木，遂陷贼伏中，死之。延绥

叛将王永强、神木贼高有才等袭陷榆林。巡抚右副都御史王正志、督饷户部郎中朱予升死之。四月，高有才据府谷。蝗。八月，平西王率师围府谷。七年七月，中协副总兵驻防绥德。十一月，府谷平，高有才自沉于河。八年，延安地震。九年七月，设宜君城守营。十年，移中协副总兵驻波罗。雨粟。地震有声。十二年八月，移孤山副总兵于神木。罢延绥督饷户部。十三年三月，裁榆林卫经历司。十五年十月，裁中路管粮厅并三山、饶阳诸堡。裁定边守御所。裁榆林卫儒学训导。裁归德、鱼河驿丞。十六年六月，延安大雨三日，洪水发，见二青龙横浮水上，从城东过。三关尽没，死者百余人。十八年十一月，裁抚道标兵。十二月，罢靖边道。

康熙元年二月，罢分巡河西道。设鄜州城守营。设榆林及绥德州城守营。罢巡抚都御史。三年闰六月，霪雨弥月，大水坏庐舍。八年四月，定镇标三营兵制。十二年三月，有星陨于定边。

评曰：余尝读《亳州志》，首以太史公《殷本纪》始，猗[①]与盛哉。帝王之都也，岂他州所可及哉？周、秦、汉之本纪，尚矣。而余不敢及焉者，以志镇也。志镇者，识其小者而已。即桥陵相去不甚远，以地在中部，犹存而不论，而况其他哉？聊为《纪事志》一卷，以附于后。庶几历代因革废兴之故，亦可以少见矣。

① 猗：叹词。常用于句首、表示赞叹。

【校勘记】

〔1〕号曰赤翟白翟　原为小字注文，今据《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上》改。

〔2〕初置榆中四十四县　四十四，原作"三十四"，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改。

〔3〕此处二条原倒置，今依年代正之。

〔4〕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至卢朐　原脱"外"字，据《汉书》卷六《武帝本纪》补。

〔5〕立故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　库令良，原作"库令狼"，据《汉书》卷十《成帝本纪》改。

〔6〕比自立为南单于　原脱"南"字，据《后汉书》卷二《光武帝纪下》补。

〔7〕八年三月　八年，原作"七年"，据《后汉书》卷三《显宗孝明帝纪》改。

〔8〕南匈奴左部句龙大人叛　原脱"匈奴"二字，据《后汉书》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补。

〔9〕寒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　寒泥，原作寒泥，二，原作"三"，据《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改。

〔10〕氐单于征　原脱"于"字，据《晋书》卷一百一《载记第一》补。

〔11〕延州稽胡郝阿保狼皮率其种人附于齐　原讹脱"胡"字，据《周书》卷四十九《异域传上》、《北史》卷九十六《稽胡传》补。

〔12〕延州刺史于寔讨平之　于寔，原作"于实"，据《周书》卷十五《于谨传》改。

〔13〕一句而毕　一句，原作"二句"，据《隋书》卷三《炀帝纪上》改。

〔14〕武德元年七月　七月，原作"六月"，据《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唐纪一》改。

〔15〕八月梁师都寇延州行军总管段德操击破之　此事《新唐书》卷八十七《梁师都传》为武德二年，《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唐纪四》系于武德三年七月下。

〔16〕破吐蕃恐热于盐州原　"恐"前衍一"论"字，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唐纪》六十四删。

〔17〕以李彝殷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　原脱"契丹"二字，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四《后晋纪》五补。

〔18〕折德扆败北汉军于府州城下　原脱"府州"二字，据《宋史》卷一《太祖本纪》补。

〔19〕以李继隆为河西行营都部署讨之　原脱"行营"二字，据《宋史》卷五《太宗本纪二》补。

〔20〕府州兵侵契丹五合川　五合川，原作"五合州"，据《宋史》卷六《真宗本纪一》改。

〔21〕诏麟州给复一年　一年，原作"一半"，据《宋史》卷六《真宗本纪一》改。

〔22〕延州禾异亩同颖　此处疑误。

〔23〕遣保安军判官邵良佐使元昊　邵良佐，原作"邵浪佐"，据《宋史》卷十一《仁宗本纪三》改。

〔24〕六月以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此句原倒置在"七月"句后，今正之。

〔25〕责种谔为汝州团练副使　原脱"副"字，据《宋史》卷十五《神宗本纪二》补。

〔26〕九月乙未　原脱"九月"二字，据《宋史》卷十五《神宗本纪二》补。

〔27〕河东将高永翼又败夏人于真卿流部　真卿流部，原作"真乡流部"，据《宋史》卷十五《神宗本纪二》改。

〔28〕四年六月　原作"五年春二月"，据《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改。

〔29〕五年六月　原脱"五年"二字，据《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补。

〔30〕鄜延路副总管刘光世　原脱"路"字，据《宋史》卷二十四《高宗本纪一》补。

〔31〕权知府事刘选西城固守　刘选，原作"刘洪"，据《宋史》卷二十五《高宗本纪二》、卷四百五十二《魏彦明传》改。下同。

〔32〕贞祐元年　贞祐，原作"正祐"，据《金史》卷十四《宣宗本纪上》改。

〔33〕兴定元年　兴定，原作"定兴"，据《金史》卷十五《宣宗本纪中》改。

〔34〕立武宗子和世㻋为周王　和世㻋，据《元史》卷一百八《诸王表》周王条下载："和失剌，延祐二年封"；《元史》卷二十五《仁宗本纪二》作：十一月"甲戌，封和世㻋为周王"；又《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二载："仁宗延祐二年十二月，立武宗子和世㻋为周王㻋。"两歧，未知孰是，待考。

〔35〕平章塔察儿袭杀阿思罕　塔察儿，原作"搭察儿"，据《元史》卷三十一《明宗本纪》改。

〔36〕致和元年元年十一月　致和，原作"至和"，据《元史》卷三十《泰定帝本纪二》改。

〔37〕至正十七年春三月　三月，原作"二月"，据《元史》卷四十五《顺帝本纪八》改。

〔38〕张良弼兵不应　张良弼，原作"张良弼"，据《元史》卷四十七《顺帝本纪十》改。下同。

〔39〕偏将军李文忠与元脱列伯孔兴战于白杨门　脱列伯，原作"脱烈伯"，据《明史纪事本末》卷九《略定秦晋》、《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李文忠传》改。

〔40〕宁远伯任礼　此处疑误。据《明史》卷一百五十五《任礼传》，任礼卒于成化初，其中亦不载此事。又《明史》卷三百三十七《鞑靼传》系此事于彰武伯杨信、都御史项忠下。

〔41〕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榆林　此处疑误。《明史》卷十六《武宗本纪》载，正德十三年"十二月戊寅，（帝）渡河，幸石州"。

〔42〕总兵俞冲霄败绩于安定　俞冲霄，原作"俞翀霄"，据《明史》卷三百九《流贼列传》改。下同。

卷五之三　纪事志

僭国列传上

秦

翟王　董翳者，秦长史也。二世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二世大惊，使章邯将击，破周章军而走。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盗，杀陈胜城父，破项梁定陶，乃渡河击赵，围钜鹿。项羽杀宋义，代为上将军，悉引兵渡河救赵。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二世使人让章邯，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赵高不见。欣还走其军，言："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陈余亦遗章邯书，约共攻秦，分王其地。董翳亦劝章邯降楚。于是章邯与项羽盟于洹水南殷墟上。因立邯为雍王，置楚军中。到新安，秦吏卒多窃言，心不服，项羽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于新安城南。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董翳入秦，屠咸阳，杀秦王子婴，乃分天下。立章邯为雍王。立司马欣为塞王。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汉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汉王之国，用韩信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雍兵败，遂定雍地，东至咸阳。二年，汉王东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

降。于是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遂部五诸侯兵，塞、翟、魏、殷、河南。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后章邯自杀于废丘。司马欣背汉，枭于栎阳。而翳不知所终。

评曰：封建之变为郡县者，天也，非人也。当秦之削平六国，统一天下，是封建将终不可复矣。不数年而项籍起，六国之子孙咸出而取诸侯王如故。初封者，惟汉、雍、塞、翟、河南、九江、衡山、临江数王耳。汉之元年正月定封，四月各就国，则封建者不几于商、周等哉？汉王至南郑，未一月引兵出故道，还定三秦，犹曰："此汉因人心思归，而东向以争天下也。"若燕、齐、赵皆其故主故地，而最先反者，何哉？是天之为汉驱除，而使其子孙相屠僇也。盖时至刘、项，天之所兴者匹夫也，已非商、周之步矣。而欲封建之循其旧者，鲰生之见也。夫汉之取三秦也，史惟记其与雍王战，而于塞、于翟不过曰降之而已。然吾观《功臣年表》，有丁复、朱轸者，皆以别将降翟得封侯。则高奴上郡间以兵力取之也明矣。向使三秦者为合从计，即雍败矣。而邯之弟平犹在北地，连兵以出，则汉之为汉未可知也。夫三秦王者，同功一体之人，岂不知出此哉？势不能也。势之所不能者，天也。张良之策、李斯之论，亦孰得而孰失哉？此封建之百世而不能复者也。嗟乎！汉部五诸侯兵长驱出关，无一人议。其后者，以萧何为之守也。然是时有名襄者，守上郡，且定西魏地，其功似不在何下。史称封棘丘侯，而失其姓也。惜哉！

汉

卢芳 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王莽时，天下咸思汉德，芳由是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乃与三水属国羌起兵。更始至长安，征芳为骑都尉，使镇抚安定以西。更始败，三水豪杰共计议，立芳为上将军、西平王使，使与西羌、单于结和亲。单于乃使句林王将数千骑迎芳，遂立芳为汉帝。初，五原人李兴、随昱，朔方人田飒、代郡人石鲔、闵堪，各起兵自称将军。建武四年，单于遣无娄且渠王入五原塞，与李兴等和亲，告兴欲令芳还汉地为帝。五年，李兴、闵堪引兵至单于庭迎芳，与俱入塞，都九原县。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并置守令，与通兵，侵苦北边。芳后以事诛其五原太守李兴兄弟，而朔方太守田飒、云中太守桥扈恐惧，叛芳，举郡降，光武令领职如故。后大司马吴汉、骠骑大将军杜茂数击芳，并不克。十二年，芳与贾览共攻云中，久不下，其将随昱留守五原，欲胁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胷内离，遂弃辎重，与十余骑亡入单于庭，其众尽归随昱。昱乃随使者程恂诣阙，拜昱为五原太守。十六年，芳复入居高柳，与闵堪兄林使使请降。乃立芳为代王，堪为代相，林为代太傅，赐缯二万匹。芳上疏谢。诏报芳朝。明年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有诏止，令更朝明岁。芳自道还，忧恐，乃复背叛，与闵堪、林相攻连月。单于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南部中十余年，死。

评曰：杀子者，贼恩之大者也。惑于帷墙之间，至杀

子而不顾无后者，尤贼恩之大者也。恩贼矣，人斯怨之，怨则思有以报之，此固天下之公义而人心之同然也。若汉孝武之于戾太子，孝成之于牛官儿者是矣。戾太子不宜死者也，孝成帝不宜无后者也。一以听江充之奸而杀子，一以惑昭仪之宠而杀子，乃至御幸生子者辄死，又饮药伤堕无数。夫虎狼之暴，犹知自爱其子，而况王者乎？语曰：虽有父，焉知其不为虎？虽有兄，焉知其不为狼？信矣。然而怨之入人深者，至数世而犹未已也。光武时，有卢芳者，遂诈称戾太子之孙焉。夫上林之柳至异也，中都之狱至明也。掖庭之养以及铃猎之迎，尤甚彰彰者也。而芳乃托之以诳惑于安定间，人皆信之。单于遂立以为汉帝而倔强者且十余年。更有王郎者，亦诈称成帝子。子舆亦自帝于邯郸，郡县响应。是时，汉之属籍尚多，即更始、盆子以及光武，皆不敢斥言其非刘氏子孙者，何也？恐伤天下之心也。天下方思汉，而冀有太子。子舆若疑若信，以快积世之怨，而敢斥言其非乎？吾故曰：天下之公义，人心之所同然也。始元初去武帝未十年耳，即有诈称卫太子者矣。夫奸人者，岂不知诈称之得祸哉？盖以幸无妄之福，而伸天下之怨也，所以甚贼恩之恶心也。嗟乎！中黄之言每不可道，而绿囊赫蹄之书发摘几尽。人主亦何便于此哉？

后　汉

刘渊　字元海，新兴人，冒顿之后也。初，汉高祖以

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建武初，乌珠留若鞮单于子右奥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入居西河美稷，今离石左国城即单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单于羌渠使子于扶罗将兵助汉，讨平黄巾。属董卓之乱，寇掠太原、河东，屯于河内。于扶罗死，弟呼厨泉立，以于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渊之父也。魏武分其众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豹子渊，幼而隽异，师事上党崔游，博习经史。谓同门生上党朱纪、雁门范隆曰："吾常耻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随陆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业，绛灌遇文帝而不能兴庠序之教，岂不惜哉！"于是兼学武事，及长，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姿貌魁伟。为侍子，在洛阳。王浑及子济皆重之，屡荐于帝。帝召与语，悦之。济曰："渊有文武才，陛下任以东南之事，吴不足平也！"及凉州覆没，帝问将于李熹，对曰："陛下诚能发五部之众，假刘渊一将军之号，使将之而西，树机能之首可指日而枭也。"孔恂曰："渊果枭树机能，则凉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东莱王弥家世二千石。弥有学术勇略，善骑射，青州人谓之"飞豹"。渊与弥友善，谓弥曰："王、李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荐，适足为吾患耳。"因歔欷流涕。齐王攸闻之，言于帝曰："陛下不除刘渊，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浑曰："大晋方以信怀殊俗，奈何以无形之疑杀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浑言是也。"会豹卒，以渊代为左部帅。

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成都王颖镇邺，表元海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渊轻财好施，倾心接物，五部豪杰，幽

冀名儒，多往归之。奚轲男女十万口来降，渊从祖左贤王宣谓其族人曰[1]："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无复尺土。左贤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兴单于，必不虚生此人也。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乃相与谋，推渊为大单于，使其党呼延攸诣邺告之。渊白颖，请归会葬，颖弗许。渊令攸先归，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声言助颖，实叛之也。及王浚、东嬴公腾起兵，渊说颖曰："今二镇跋扈，众十余万，恐非宿卫及近都士庶所能御也。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也。"颖悦，拜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渊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有众五万。王浚使将军祁弘率鲜卑攻邺，颖败，挟天子南奔洛阳。渊曰："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迁都于左国城，戎、晋归之者愈众。渊谓群臣曰："昔汉有天下久长，恩结于民。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乃建国号曰汉。刘宣等请上尊号，渊曰："四方未定，可依高祖称汉王。"于是即汉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乐公禅为孝怀皇帝，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以右贤王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左于陆王宏为太尉，其余拜授各有差。

东嬴公腾遣将军聂元击汉王渊，战于大陵，元兵大败。渊遣刘曜寇太原，取泫氏，屯留长子中都。又遣冠军将军乔晞寇西河，取介休。汉王渊又攻东嬴公腾，腾复乞师于拓跋猗㐌。猗㐌帅轻骑数千救腾，斩汉将綦母豚，诏假猗㐌大单于。是岁，离石大饥，汉王渊徙屯黎亭，就邸

阁谷，留太尉宏守离石。以其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要击并州刺史刘琨于板桥，为琨所败，琨遂据晋阳。侍中刘殷、王育进谏曰："殿下自起兵以来，渐已一周，而颛守偏方，王威未振。诚能命将四出，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鼓行而南，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创竖鸿基，克殄强楚者也。"渊悦曰："此孤心也。"遂进据河东，攻寇蒲阪，平阳属县尽降。时汲桑起兵赵魏，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氐大单于、东莱王弥及石勒等并相次降之，悉署其官爵。

永嘉二年，渊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永凤。以其大将军刘和为大司马，封梁王。尚书令刘欢乐为大司徒，封陈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为大司空，封雁门郡公。宗室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异姓以勋谋为差，皆封郡县公侯。太史令宣于修之言于渊曰："陛下虽龙兴凤翔，奄受大命，然遗晋未殄，皇居仄陋，紫宫之变，犹钟晋氏，不出三年必克洛阳。蒲子崎岖，非可久长。平阳势有紫气，兼陶唐旧都，愿陛下上迎乾象，下协坤祥。"于是迁都平阳。汾水中得玉玺，文曰"有新保之"，盖王莽时玺也。得者因增"渊海光"三字，渊以为已瑞，大赦境内，改年河瑞。

于是命其子聪与王弥进寇洛阳，刘曜与赵固等为之后继。东海王越遣平北将军曹武、将军宋抽、彭默等拒之，王师败绩。聪等长驱至宜阳，平昌公模遣将军淳于定、吕毅等自长安讨之，战于宜阳，定等败绩。聪恃连胜，不设备。弘农太守垣延诈降，夜袭，聪军大败而还。渊素

服迎师。是冬，复大发卒，遣聪、弥与刘曜、刘景等率精骑五万寇洛阳，使呼延翼率步卒继之，败王师于河南。聪进屯于西明门，护军贾胤夜薄之，战于大夏门，斩聪将呼延颢，其众遂溃。聪回军而南，壁于洛水。王弥谓聪曰："今既失利，洛阳犹固，殿下不如还师，徐为后举。下官当于兖豫之间收兵积谷，伏听严期。"宣于修之又言于渊曰："岁在辛未，当得洛阳。今晋气犹胜，大军不归，必败。"渊驰遣黄门郎傅询召聪等还师。

渊寝疾，将为顾托之计，以欢乐为太宰，洋为太傅，延年为太保，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于平阳西，以其子裕为大司徒。渊疾笃，召欢乐及洋等入禁中受遗诏辅政。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谥光文皇帝，庙号高祖，墓号永光陵。子和立，为聪所弑。聪在位九年，谥昭武皇帝，庙号烈宗。子粲立，靳准弑之。渊族子曜代立，改号赵，在位十年。石勒灭之。始，渊以惠帝永兴元年僭位，至曜以成帝咸和四年灭，三主共二十七年。

评曰：千古以来，帝王之能文章者，惟唐太宗一人而已，即汉武帝亦不及也，而况其他哉？汉武之辞赋可谓工矣，而求仙、黩武其去暴秦者几何，又何论于文章耶？故为帝王者，德为上，而才其末也。唐虞三代之文章，有德而有才者也。若唐太宗手定制度，身致太平，文章之不及三代者，时耳。其德其才则三代以来所未有也。彼后汉高祖渊者，综览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而自命为弘道博物之君子矣。然吾观渊之才，幸而值司马氏之内

乱，方隅割据，得以帝制自为。使遇高祖与文帝之时，亦不过与数子等耳。且文章又不少概见乎？惟曹魏父子，庶几可与唐太宗拟，而德不足言矣。嗟乎！后世之文章，若陈若蜀若唐之三后主，未尝不彬彬可观也，而终无济于亡。至西夏之神宗，以进士及第而登帝位，不一传而灭，则才者岂所求于帝王哉？虽然，渊之师事上党崔游，凡《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及《春秋左氏传》、《史》、《汉》诸书、《孙吴兵法》，略皆诵之，非不有志于文章矣。而究其功业，与秦赵十五国无以大过焉者。盖渊之读书，不如石勒之听史也。

夏

铁弗刘武　南单于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虒之北[2]。俗谓父胡鲜卑[3]，母为"铁弗"，因以号为姓。武父诰升爰世领部落[4]。升爰死，武代焉。武死，子务桓代领部落。务桓死，弟阏陋头代立。后务桓子悉勿祈逐阏陋头而立。悉勿祈死，弟卫辰代立。

卫辰，务桓之第三子也。既立，遣子朝献，昭成以女妻之。卫辰潜通苻坚，坚以为左贤王。昭成末，卫辰导苻坚寇魏南境。坚遂分国人为二部，自河以西属之卫辰，自河以东属之刘库仁。坚后以卫辰为西单于[5]。登国中，卫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其众八九万，道武军五六千人，为其所围。帝乃以车为方营，并战并前，大破之于铁歧山

南。直力鞮单骑走。帝乘胜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渡河，径入其国，遂至卫辰所居悦跋城。卫辰父子惊遁，乃分遣陈留公元虔南至白盐池，掳卫辰家属；将军伊谓至木根山，擒直力鞮。卫辰单骑遁去，为其部下所杀，传首行营。卫辰第三子屈丐，奔薛干部帅太悉伏。

屈丐，本名勃勃，明元改其名曰屈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兴，高平公破多罗没弈于妻之以女。屈丐身长八尺五寸，兴见而奇之，拜骁骑将军，加奉车都尉，常参军国大议，宠异逾于勋旧。兴弟济国南公邕言于兴，曰："屈丐天性不仁，难以亲育，宠之太甚，臣窃惑之。"兴曰："屈丐有济世之才，吾方收其艺用，与之共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丐为安远将军，封阳川侯，使助没弈于镇高平。邕固谏以为不可。兴乃止，以屈丐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二万余落，镇朔方。道武末，屈丐袭杀没弈于而并其众，僭称大夏天王，号年龙升，置百官。兴乃悔之。屈丐耻姓铁弗，遂改为赫连氏，自云徽赫与天连；又号其支庶为铁伐氏，云族刚锐如铁，皆堪伐人。

晋将刘裕攻长安，屈丐闻而喜曰："姚泓岂能拒裕，裕必克之。待裕去后，吾取之如拾遗耳。"于是秣马励兵，休养士卒。及刘裕禽泓，留子义真守长安，屈丐伐之，大破义真。积人头为京观，号曰"髑髅台"。遂僭帝位于灞上，号年为昌武，定都统万。勒铭城南，颂其功德，以长安为南都[6]。性骄虐，视人如草。烝土以筑城，铁锥刺入一寸，即杀作人而并筑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

即斩弓人，如其入便斩铠匠，杀工匠数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剑于侧，有所嫌忿，手自杀之。群臣忤视者凿其目，笑者决其唇，谏者谓之诽谤，先截其舌，而后斩之。议废其子璞。璞自长安起兵攻屈丐，丐遣子太原公昌破璞，杀之。屈丐以昌为太子。始光二年，屈丐死，昌僭立。

昌，字还国，一名折，屈丐之第三子也[7]。既僭位，改年承光。太武闻屈丐死，诸子相攻，关中大乱，于是西伐，乃以轻骑一万八千济河袭昌，徙万余家而还。后昌遣弟与司空奚斤相持于长安，太武乘虚西伐，济君子津，轻骑三万，倍道兼行，次于黑水，分军伏于谷，而以少众至其城下，示昌以弱。昌引众出城，步骑三万。司徒长孙翰等咸言："昌步阵难陷，宜避其锋，且待步兵，一时奋击。"帝曰："不然。远来求贼，恐其不出。今避而不击，彼奋我弱，非计也。"遂收军伪北，引而疲之。昌以为退，鼓噪而前，舒阵为翼。行五六里，帝冲之，贼阵不动。稍前行，会有风起，方术官赵倪劝帝更待后日，崔浩叱之。帝乃分骑为左右以掎之。昌军大溃，不及入城，奔投上邽，遂克其城。

初，屈丐奢，好修宫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究极文采。帝顾谓左右曰："蠕尔小国，而用人如此，虽欲不亡，其可得乎？"侍御史安颉擒昌，使侍中古弼送昌至京师，舍之，封为秦王。坐谋反，伏诛。昌弟定，小字直猌，屈丐之第五子也，凶暴无赖。昌败，定奔于平凉，自称尊号，改年胜光。定登阴盘山，望其本国，泣曰："先帝以朕承大业者，岂有今日之

事乎！使天假朕年，当与卿诸人建季兴之业。”俄而群狐百数鸣于其侧，定命射之，无所获。恶之，曰：“所见亦不大臧，咄咄天道，复何言哉！”定与宋连和，遥分河北。太武亲率轻骑袭平凉。诏武卫将军丘眷击之。定被创，遁走，西保上邽。神䴥四年，为吐谷浑慕容璝所袭，禽定，送京师，伏诛。

评曰：自赐姓之礼废，而大宗、小宗之义不明；大宗、小宗之义不明，而正姓、庶姓不可考矣。或曰：汉高祖赐项伯、娄敬之姓曰刘者，非乎？曰：此赐姓之废之始也。《礼》云：“天子赐姓赐氏，诸侯但赐氏不得赐姓。”姓者，所以统系百代，使不别也。氏者，所以别子孙之所自出也。以百代而不别之，此大宗之义，而正姓之谓也。以子孙之自出而别之，此小宗之义，而庶姓之谓也。此先王人治之大者也。今高祖使人易姓而从我，而谓之曰赐姓，属籍乱于上，氏族诬于下。后世之士大夫迁徙，世次皆不知其所自出者，此其弊也。夫赫连勃勃者，左贤王之后也，岂知夫所谓系世者哉？乃自以为夏后氏之苗裔，国号大夏，其说既美矣，而又曰：“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刘。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古者氏族无常。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呜呼！然后氏族之义明，而正庶之姓别。礼失而求诸野者，其斯之谓乎？且汉高祖自太公而上，其世谱已荒邈而莫知矣。而母曰刘媪，安知汉高不即以母为姓乎？其以己之姓易人之姓也，曷足怪哉。

梁

梁师都　夏州朔方人，为郡豪姓。仕隋为鹰扬郎将。大业末罢归。结徒起为盗，杀郡丞唐世宗，据郡称大丞相，北联突厥。与隋将张世隆战，败之。因略定雕阴、弘化、延安等郡，自为梁国，僭皇帝位，祭天于城南，坎地瘗玉得印，以为瑞，建元永隆。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号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遂导突厥兵居河南地，拔盐川郡[8]。初，五原守栎阳张长逊举郡附突厥，郝瑗说薛举，与梁师都及突厥连兵以取长安，举从之。与莫贺咄设谋入寇。唐王即遣都水监宇文歆赂莫贺咄设，止其出兵。又说长逊入朝。己卯，武都、宕渠、五原等郡皆降，王即以长逊为五原太守。七月[9]，师都寇灵州，骠骑将军薄兴粲击破之。榆林贼帅郭子和遣使来降，以为灵州总管。二年三月，师都寇灵州，长史杨则击走之。三年七月，师都引突厥、稽胡兵寇延州[10]，行军总管段德操击破之，斩首千余级，逐北二百里，破其魏州。魏州在绥州城平县。八月，师都石堡留守张举帅千余人来降。师都大惧，遣尚书陆季览说突厥处罗可汗。令莫贺咄设入五原，泥步设与师都趋延州，突利可汗与契丹入幽州，处罗自攻并州。已而，处罗死，兵不出，又为德操所破。六年，其将贺遂索周以所部十二州降。德操悉兵攻之，拔东城。师都保西堡，会突厥救至，德操引还。贞观二年，太宗知突厥政乱，不能庇梁师都，以书谕之，师都不从。遣夏州都督长史刘

旻、司马刘兰成围之，旻等数遣轻骑践其禾稼，多纵反间，离其君臣。其国渐虚，降者相属。其名将李正宝等谋执师都，事泄，来奔。由是上下益相疑。旻等知可取，上表请兵。上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击之，又遣旻等据朔方东城以逼之。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刘兰成偃旗帅鼓不出。师都宵遁，兰成追击，破之。突厥大发兵救师都。柴绍等未至朔方数十里，与突厥遇，奋击，大破之。遂围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尽，师都从父弟洛仁杀师都，以城降。擢洛仁为右骁卫将军，朔方郡公。自起至灭十二年。以其地为夏州。

附

郭子和　同州蒲城人，为隋左翊卫，以罪徙榆林。大业末，郡饥，子和与死士十八人执丞王才，数以不恤下，斩之，开仓赈穷乏。自号永乐王，建元丑平，号其父为太公，以弟子政为尚书令，子端、子升为左右仆射，有骑兵二千。南连梁师都，北事突厥，纳弟为质。始毕可汗册子和为平杨天子，不敢当，乃更署为屋利设。武德元年献款，授灵州总管、金河郡公，徙邺国公。袭师都宁朔城，克之。又伺突厥虚实，阴以章闻，为逻骑所获，处罗河汗怒，囚子升。于是子和危畏，举部南徙，诏内延州故城。五年，从平刘黑闼有功，赐姓李氏，拜右武卫将军。十一年，为婺州刺史，徙彝国公。显庆初，转黔州都督，乞骸骨，许之，进金紫光禄大夫，卒。

评曰：天下之势，既蜀汉而三分矣。未几，南北又分为二，其间十六国之纷纭，六朝之更嬗，而卒归于隋，几合

矣。而乱又不旋踵者，何哉？此天下势之将合，开有唐之祚，启太宗之圣，而直接两汉之统者也。周太史儋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隋唐之时，其始周秦之季乎？当是时，突厥之始毕可汗称最强盛，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几何其不为魏之昭成也。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李轨、高开道、梁师都之徒，几何而不为十六国之张、冯也。乃于开元之初，先后削平而无遗种者，势之合也。吾独怪梁师都者，夏州之一介小人耳，外与突厥非葭莩[1]之亲，内与群雄无蚍蜉[2]之援，而以区区之五原抗衡上国，其取败之速，宜也。夫其意岂不以卢芳自居哉？而不知芳也者托名汉室，单于之伯舅也；属籍西平，更始[3]之懿亲[4]也。其地近，其分亲，与师都之势万不相若也。而乃欲案其旧迹，以一丸泥[5]东封函谷，不綦谬乎？故芳之败也，亡入龙庭者十余年而后死。而师都之一败涂地，身首异处，生为解事[6]，谥曰至愚。哀哉！夫师都之所凭依者，突厥耳。师都亡而突厥亦内乱，是突厥尚不能为拓拔，而师都之得为燕凉欤？呜呼！此天下之将合，而非人之所能为也。势也，数也，统也。

---

① 葭莩：芦苇里的薄膜。比喻亲戚关系疏远淡薄。

② 蚍蜉：比喻微小的援助。

③ 更始：即更始帝刘玄。

④ 懿亲：特指皇室宗亲、外戚。

⑤ 丸泥：汉王元说隗嚣以兵守函谷关东拒刘秀："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见《后汉书·隗嚣传》。后用为守险拒敌的典实。

⑥ 解事：通晓事理。

西　夏上

夏之先，本先拓拔氏。唐贞观中，有拓拔赤辞者，以地内属，太宗赐姓李，置静边等州处之[1]。其析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唐末，拓拔思恭讨黄巢，得权知夏、绥、银节度使。贼平，封夏国公。思恭卒，弟思谏代为定难军节度使。思谏卒，思恭孙彝昌嗣。梁开平中，彝昌遇害，将士立其族子蕃部指挥仁福。仁福卒，子彝兴嗣，加定难军节度使。历晋、汉、周，加中书令，封西平王，累加太傅。

宋初，加太尉。卒，赠太师，追封夏王。子克睿立，克睿授定难军节度使，率兵破北汉吴堡寨，献其俘，累加检校太尉，卒，赠侍中。子继筠立，授检校司徒、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卒，弟继捧立，以太平兴国七年率族人入朝。太宗甚嘉之。继捧愿留京师，乃遣使夏州护缌麻[1]已上亲赴阙。授继捧彰德军节度使，并官其昆弟克信等十二人有差。继而其弟权知夏州克文来朝，以唐僖宗所赐其祖思恭铁券及朱书御札来上，改博州防御使。初，继捧之入也，弟继迁出奔，及是，数为边患。有言继捧泄朝廷事于继迁者，乃出为崇信军节度使。

端拱初，改感德军节度使。屡发兵讨继迁不克，用宰相赵普计，欲委继捧以图之。因召赴阙，赐姓赵氏，更名

---

① 缌麻：古代丧服名。五服中之最轻者，孝服用细麻布制成，服期三月。凡本宗为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及未嫁族姊妹，外姓中表兄弟、岳父母等，均服之。

保忠，授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至镇数月，上言继迁悔过归款，乃授继迁官，然实无降心也。二年，加保忠特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淳化元年，与继迁战于安庆泽，继迁中流矢遁去。保忠乞益师，遣商州团练使翟守素率兵援之。五年，继迁攻灵州，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继隆讨之。保忠先挈其母与妻子壁野外，乃上言与继迁解怨，献马，乞罢兵。帝览奏，立遣中使督继隆进军。及兵压境，保忠反为继迁所图，袭其营帐。保忠单骑走还城，为指挥使赵光嗣执，送汴。责授右千牛卫上将军，封宥罪侯，赐第京师。保忠怏怏不自得。景德元年卒，赠威塞军节度使。克文亦死，赠岳州防御使。天禧四年，录其孙从吉为三班奉职。

继迁，继捧族弟也。高祖思忠，尝从兄思恭讨黄巢，战没，赠宥州刺史。曾祖仁颜，唐银州防御使。祖彝景嗣于晋。父光俨嗣于周。建隆四年，继迁生于银州无定河，生而有齿。开宝七年，授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继捧之归宋，时年二十，留居银州。及使至，召缌麻亲赴阙，乃诈言乳母死，出葬，奔入地斤泽，泽距夏州东北三百里。太平兴国八年，知夏州尹宪与都巡检曹光实侦知，夜袭破之，斩首五百级，焚四百余帐。继迁与其弟遁免，获其母与妻。继迁复连娶豪族，转迁无常，渐以强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归之。继迁因语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李氏，能从我兴复乎？"众曰："诺。"遂与弟继冲、破丑重遇贵、张浦、李大信等起

夏州[12]，乃诈降，诱杀曹光实于葭芦川，遂袭银州据之[13]。时雍熙二年二月也。三月，破会州，焚毁城郭而去。三年，辽以义成公主嫁继迁，册为夏国王。四年，知夏州安守中以三万众战于王亭镇，败绩。淳化二年，辽封继迁为西平王。奉表归款，以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四年，转运副使郑文宝议禁盐池，用困继迁。数月，边人四十二族万余骑寇环州，屠小康堡。太宗乃遣钱若水驰其禁，因抚慰之。五年正月，继迁徙绥州民于平夏，部将高文岳等因众不乐反，攻败之。继迁遂攻灵州，诏李继隆等进讨。四月，削赵保吉姓名。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窃据，欲堕其城。吕蒙正曰："自赫连筑城以来，颇为关右之患。若遂废之，万世利也。"乃诏堕之，迁其民于绥、银。七月，乃献马以谢。至道元年，遣左都押衙张浦以橐驼、良马来献，且乞禁边盗掠。诏令谨守疆场，还所盗物。遣阁门副使冯讷、中使贾继隆持诏拜继迁鄜州节度使，不受。以浦为郑州团练，留京师。二年春，夺宋灵州馈运。

二年四月，复命李继隆为环、庆等州都部署[14]。会四方馆使曹璨自河西至，言继迁众万余围灵武，城上表告急。九月，帝亲部分诸将，继隆出环，丁罕出庆，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张守恩出鄜，五路进讨，直抵平夏。兵行数日，与丁罕合，又行十余日无所见，乃引还。张守恩不战而遁。王超、范廷召遇之于乌白池，大小数十战，不利。诸将失期，士卒因乏。继迁复令军主史不乩驻屯橐驼口以阻归路，继隆遣田敏等击之。咸平春，继迁复表归顺。

真宗乃授继迁如保忠官，加邑千户，实封二百户，益功臣号。放张浦还。寻遣弟继瑗来谢恩，授继瑗亳州防御使，封继迁母卫慕氏卫国太夫人，子德明为定难军节度行军司马。未几，复抄边。四年秋八月，帝以李继迁虽入贡，而钞劫益甚，乃遣张齐贤行边。齐贤言："灵武孤城，必难固守。"通判永兴军何亮复言："灵武地方千里，表里山河，决不可舍之以资戎狄。"帝不能决，诏群臣议弃守之宜。杨亿言"弃之便"，辅臣咸言不可。帝以问李沆，沆曰："继迁未死，灵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将，使部分军民，空垒而归[15]，如此则关右之民息肩①矣。"帝不从，以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将步骑六万援灵州。九月，李继迁寇清远，军都监段义叛降之。继迁势益张大，复攻定州、怀远，又掠辎重至唐龙镇，副都部署曹璨以蕃兵邀击，败之。

咸平五年三月，李继迁陷灵州。初，知州裴济谋辑八镇，兴屯田之利，民甚赖之。继迁大集蕃部来攻，济被围，饷绝，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济死焉。帝得报，悔不用李沆之言。诏王超屯永兴军。六年春，继迁以灵州为西平府都之。诏遣张崇贵、王涉议和，割河西银、夏等五州与之。六月，复以二万骑围麟州。诏金明巡检李继周击之，围未解，麟州部署请济师，真宗阅地图曰："麟州依险，三面孤绝，戮力可守，但城中乏水可忧耳。"乃遣兵走援。继迁果据水寨，薄城已五日，知州卫居宝出奇

① 息肩：卸去负担。

兵突战，杀伤万余人，继迁去。遂率众攻西蕃，取西凉府，都首领潘罗支伪降，继迁受之不疑。罗文剧集六谷蕃部及者龙族合击之，继迁大败，中流矢。景德元年正月卒，年四十二。子德明立。谥曰神武，庙号太祖，墓号裕陵。

德明，小字阿移，母曰顺成懿孝皇后野利氏，即位于柩前，时年二十三。边臣德明初立，乞诏抚之。帝乃诏德明，令审图去就。知镇戎军曹玮上言："继迁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国有西顾之忧。今其国危子弱，不即捕灭，后更强盛，不可制矣。愿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阙下，复河西为郡县[16]，此其时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报。德明遣牙将王旻奉表归顺，诏答之。三年，复遣牙将刘仁勖奉誓表请藏盟府[17]，且言父有遗命。帝嘉之，乃授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西平王，余如故。因责子弟入质。德明谓非故事，不遣。乃献马谢恩。四年五月，母罔氏薨，以殿中丞赵稹为吊赠兼起复官告使[18]，德明以乐迎至柩前。明日释服，涕泣对使者自陈感恩。大中祥符元年，以天书降，加赐守正功臣。俄境内旱，诏榷场勿禁西人市粮，以赈其乏。东封，又遣使来献，礼成，加兼中书令。时辽亦遣使册德明为大夏国王。三年，境内饥，上表求粟百万，朝议不知所出。时王旦为相，请敕有司具粟百万于京师，诏其来取。德明既得诏，曰："朝廷有人。"遂止。大起宫室于镇子山。会旱，西攻河州、甘州宗哥族及秦州缘边熟户。遂出大理河，筑栅苍耳平。四年，祀汾阴，进中书令。又加守太保。又加宣德功臣。天禧初，加守太傅。

三年，加崇仁功臣。乾兴元年，加纯诚功臣。德明城怀远镇为兴州以居。仁宗即位，加尚书令。德明娶三姓，卫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讹藏屈怀氏生成鼐。天圣九年十月，德明卒，年五十一，追谥曰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墓号嘉陵。宋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以尚书度支员外郎朱昌符为祭奠使。子曩霄立。

曩霄，本名元昊，小字鼐理。国语谓惜为"鼐"，富贵为"理"。母曰惠慈敦爱皇后卫慕氏。辽以兴平公主妻之。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圆面高准，身长五尺余。少时好衣长袖绯衣，冠黑冠，佩弓矢，从卫步卒张青盖。出乘马，以二旗引，百余骑自从。晓浮图学，书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弱冠，独引兵袭破回鹘夜洛隔可汗王，夺甘州，遂立为皇太子。数谏其父勿臣宋。父辄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霸王耳，何锦绮为？"德明卒，即授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西平王如故。以工部郎中杨告为旌节官告使[19]，礼宾副使朱允中副之。

既袭封，明号令，以兵法勒诸部。始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自号鼐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则见官属。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

蕃汉人为之。文资则幞头、鞾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襕，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韣，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皂地绣盘球子花旋襕，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初，宋改元明道，元昊避父讳，称显道于国中。景祐元年，遂攻环庆路，杀掠居人，下诏约束之。是岁，改元开运。逾月，或告以石晋败亡年号也，乃改广运元年。庆州柔远寨蕃部巡检嵬通攻破后桥诸堡，于是元昊称兵报仇。缘边都巡检杨遵、柔远寨监押卢训以兵七百与战于龙马岭，败绩。二年，加兼中书令，攻唃厮啰，取瓜、沙、肃三州。复举兵攻兰州诸羌，侵至马衔山，筑城凡川[20]。元昊既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为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始大建官，以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主谋议[21]，以钟鼎臣典文书，以成逋、克成赏、都卧、赍如定、多多马窦、惟吉主兵马，野利仁荣主蕃学。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北备辽，南备环、庆、鄜、延，西备吐蕃、回纥。又驻兵为镇守，总十五万。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复改元大庆。

宋宝庆元年，表遣使诣五台山供佛宝[22]，欲窥河东道路。与诸豪歃血，约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门寨、赤城路

三道并入。逐筑坛受册，即皇帝位，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国号夏，时年三十。诏削夺官爵、互市，揭榜于边，募人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即为定难军节度使。又遣贺永年赍嫚书，纳旌节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归娘族而去。康定元年，攻金明，破安远、塞门、永平诸寨，围延州。又攻镇戎军，执宋刘平、石元孙、李士彬等。庆历元年二月，攻渭州，逼怀远城。韩琦巡边至高平，尽发镇戎兵及募勇士得万人，命行营总管任福等并将之，都监桑怿为前锋，钤辖朱观、都监武英继之。其夕宿三川，夏人已过怀远东南。翌日，诸军蹑其后。西路巡检常鼎、刘肃与夏人对垒于张家堡，怿以骑兵趋之。谍传敌兵少，福等颇易之。薄暮，与怿合军屯好水川。观、英为一军，屯笼洛川[23]，相离五里。期以明日会兵川口。诘旦，福与怿循好水川西去，未至羊牧隆城五里，与夏军遇，方知堕敌计中。怿为先锋，见道傍置数银泥合，封裹谨密，中有动跃声，疑莫敢发。福至发之，乃县哨家鸽百余，自合中起，盘飞军上。于是夏兵四合，怿先犯，中军继之。自辰至午酣战。阵中忽树鲍老旗，长二丈余，怿等莫测。既而鲍老挥右则右伏出，挥左则左伏出，翼而袭之，宋师大败。任福、怿、肃及福子怀亮皆战殁，将校士卒死者万三百人，关右震动。琦上章自劾，夺一官，徙知秦州。秋，转攻河东，及麟、府，不克，乃引兵攻丰州，据之。元昊虽数胜，然死亡创痍相半，国中怨之。会辽主遣使谕元昊与宋和，元昊乃归塞门寨主高延德，因乞和，知延州范仲淹为书喻以祸福。元昊复书，语犹嫚。仲淹对来使焚之。朝议以仲淹不当擅通书，

又不当擅焚之，宋庠请斩。仲淹乃降知耀州。时知延州庞籍谋招附。知青涧城种世衡用计，遗其亲信野利旺荣书，遂称臣如旧。三年，复诏籍招纳[21]。元昊以书议和，然不肯削僭号，诏籍复书。明年，遣使来，犹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称臣。兀卒，即吾祖也。议者以侮玩朝廷，不可许，遣使更议。且许封为夏国主。四月，金党项及山西部节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夏，辽主诏诸道兵讨之。十月，元昊上表请罪，亲率党项三部降于辽。四年，元昊上誓表称臣。凡岁赐银、绮、绢、茶二十五万五千如常数，许之。遣使行册礼，赐夏国主印，约称臣，奉正朔，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许自置官属。使至其国，用宾客礼。置榷场于保安军及高平寨，第不通青盐。然宋每遣使往，但馆于宥州，终不使至兴、灵。而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八年正月卒。宋遣使如故事，厚赐焉。谥武烈皇帝，庙号景宗，墓号泰陵。子谅祚立。

谅祚，景宗长子也。小字宁令哥，国语谓"欢喜"为"宁令"。母曰宣穆惠文皇后没藏氏。方期岁即位，辽主以伐夏来告。皇祐元年，辽俘谅祚母及夏人，置于蓟州。嘉祐六年，上书自言慕中国衣冠。明年，诏许之。治平三年，大举攻大顺城，围柔远寨，烧屈乞村。蕃官赵明击退之。遣使诘之，乃献方物谢罪。是年十月，种谔取绥州，胁降嵬名山。谅祚诈为会议，诱杀知保安军杨定等。事闻，命韩琦知永兴军，经略西方。谅祚锢送杀定者数人。十二月，谅祚卒，年二十一。谥昭英皇帝，庙号毅宗，墓号

安陵。子秉常立。

【校勘记】

〔1〕 渊从祖左贤王宣谓其族人曰　左贤王，原作"右贤王"，据下文、《晋书》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改。

〔2〕 居于新兴虑虒之北　虑虒，原作"虒意"，据《魏书》卷九十五《铁弗刘虎传》改。

〔3〕 俗谓父胡鲜卑　胡，原讳作"为"，据《魏书》卷九十五《铁弗刘虎传》改。

〔4〕 武父诰升爰世领部落　诰升爰，原作"诰汁爰"，据《魏书》卷九十五《铁弗刘虎传》改。下同。

〔5〕 坚后以卫辰为西单于　原脱"西"字，据《魏书》卷九十五《铁弗刘虎传》补。

〔6〕 以长安为南都　南都，原作"南郡"，据《魏书》卷九十五《铁弗刘虎传》改。

〔7〕 屈丐之第三子也　三，原作"二"，据《魏书》卷九十五《铁弗刘虎传》改。

〔8〕 拔盐川郡　盐川，原作"盐州"，据《新唐书》卷八十七《梁师都传》改。

〔9〕 七月　原作"六月"，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唐纪》一改。

〔10〕 师都引突厥稽胡兵寇延州　稽胡，原因讳作"尺稽"，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唐纪》四改。

〔11〕 置静边等州处之　静边，原作"靖边"，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改。

〔12〕 遂与弟继冲破丑重遇贵张浦李大信等起夏州　继冲，原作"继翀"，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改。

〔13〕 遂袭银州据之　银州，原作"银川"，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改。

〔14〕 二年四月复命李继隆为环庆等州都部署　二年，原作"三年"，据《宋史》卷五《太宗本纪二》、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改。

〔15〕使部分军民空垒而归　使，原作"吏"，据《宋史纪事本末》卷二改。

〔16〕复河西为郡县　河西，原作"河南"，据《宋史》卷二百五十八《曹玮传》改。

〔17〕复遣牙将刘仁勖奉誓请藏盟府　原脱"刘"字，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补。

〔18〕以殿中丞赵稹为吊赠兼起复官告使　赵稹，原作"赵积"，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改。

〔19〕以工部郎中杨告为旌节官告使　杨告，原作"杨吉"，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改。

〔20〕筑成凡川　凡川，原作"兀川"，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改。

〔21〕以鬼名守全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主谋议　鬼名守全，原作"鬼名守金"；张陟，原作"张涉"，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改。

〔22〕表遣使诣五台山供佛宝　佛宝，原作"佛实"，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改。

〔23〕屯笼洛川　笼洛川，原作"龙落川"，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改。

〔24〕三年复诏籍招纳　三年，原作"二年"，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改。

卷五之四　纪事志

僭国列传下

西　夏下

秉常，毅宗之长子，母曰恭肃章宪皇后梁氏。治平四年冬即位，时年七岁，梁太后摄政。熙宁二年，册秉常为夏国主。三月，夏人入秦州，陷刘沟堡，杀范愿。既而进誓表，又请以安远、塞门二寨易绥州。三年五月，夏人号十万，筑闹讹堡。知庆州李复圭合蕃、汉兵才三千，逼遣偏将李信、刘甫、种咏等出战，大败。复圭劾诛咏等故违节制以自解，复出兵邛州堡[1]，夜入栏浪、和市[2]；袭金汤，杀掠老幼数百人，以捷闻，边怨于是大起矣。八月，夏人寇环庆，攻大顺城、柔远寨、荔原堡，兵多者号二十万，少者不下一二万，屯榆林，游骑至庆州城下，九日乃退。钤辖郭庆、高敏、魏庆宗、秦勃等死之。四年，种谔谋取横山，先城啰兀，进筑永乐川、赏逋岭二寨。分遣都监赵璞、燕达筑抚宁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四寨。已而，夏人来攻顺宁寨，遂围抚宁。新筑诸堡悉陷，将士没者千余人。诏弃啰兀城，治谔罪，责授汝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韩绛坐兴师败衄，罢知邓州。九月，

夏人遣使入贡，且乞绥州易二寨如旧约，诏不允。

元丰四年，有李将军清者，说秉常以河南地归宋。梁后知之，遂诛清而夺秉常政。鄜绥总管种谔乃疏秉常遇弑，国内乱，宜兴师问罪，此千载一时也。帝然之，遂遣王中正往鄜延诸路，并诏熙河李宪等大举征夏。八月，宪总七军及董毡兵三万，至新古城，遇夏人，战败之。王中正出鄜州，环庆经略使高遵裕、泾原总管刘昌祚出庆州，谔将鄜延及畿内兵出绥德城。九月，谔围米脂，夏人来救，战于无定川，大破之，斩首五千级。十月，遂克米脂，降守将令分讹遇[8]。进攻石州，中正以河东军渡无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湿，士马多陷没。遵裕乃引军还。初，夏人闻宋大举，梁太后问策于诸将，对曰："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于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馈运，可不战而困也。"宋师果无功。五年五月，沈括请城古乌延城以绕横山，使夏人不得绝沙漠。遂遣侍中徐禧、内侍押班李舜举往议，禧复请于银、夏、宥之界筑永乐城。城依山无水泉，独种谔极言不可，禧率诸将竞城之，赐名银川寨；禧等还米脂，以兵万人属曲珍守之。永乐接宥州，附横山，夏人必争之地。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来攻，城遂陷，高永能战没。禧、舜举、运使李稷皆死之。是役也，死者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余万。夏人乃耀兵米脂城下而还。宋自熙宁用兵以来，凡得葭芦、吴堡、义合、米脂、浮图、塞门六堡，而灵州、永乐之役，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钱粟银绢以钜万万计。帝临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矣。六年，遣使谟箇、咩迷乞遇来贡。元祐元年

六月，复遣讹啰聿来求所侵兰州、米脂等五寨[4]。司马光言："此乃边鄙安危之机，不可不察。今惜此无用之地，使兵连不解，愿决圣心，为兆民计。"文彦博与光合，从之。秋七月乙丑，秉常殂，时年三十六，在位二十一年[5]。谥曰康靖皇帝，庙号惠宗，墓号献陵。子乾顺立。

乾顺，惠宗之长子也。母曰昭简文穆皇后梁氏，生三岁即位，元祐二年，册乾顺为夏国主，仍节度、西平王。四年六月，稍归永乐所获吏士一百四十九人，遂以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与之。六年七月，遣使来贺坤成节。九月围麟、府，鄜延都监李仪等尽没。七年，屡攻绥德城，以重兵压泾原境，留五旬，大掠，筑垒于没烟峡口。八年四月，夏人自得四寨，连岁扰边。至是，复遣使以兰州易塞门二寨。诏数其违顺不常，却之。绍圣三年九月，大入鄜延。十月，至金明，列营环城，纵骑四掠。知麟州有备，复攻破金明，皇城使张俞死之。四年正月，泾原都钤辖王文振率诸将破没烟峡寨。二月，夏复以七万众攻绥德，鄜延将与战退之。知渭州章粢上言城胡芦河川，据形胜以逼夏。朝廷许之。遂筑二寨于石门峡江口好水河之阴，赐名曰平夏城、灵平寨。章惇因请绝夏人岁赐，而命沿边诸路相继筑城于要害，以进拓境土凡五十余所。秋八月，鄜延经略使吕惠卿乞诸路出兵，乘便讨击。遂遣将王愍攻破宥州。寻又奏筑威戎、威羌二城。元符元年冬十月，夏人围平夏，章粢御之，获其勇将鬼名阿理、西寿监军妹勒都逋，斩获甚众，夏人震骇。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贺。粢在泾原日久，尝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惩艾，边不得休息，

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由是创州一、城寨九，屡败夏人，而诸路多建城寨以逼夏。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复振。

建中靖国元年，乾顺始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崇宁三年，辽以成安公主嫁乾顺。冬十二月，以陶节夫经制陕西河东五路。初，蔡京任节夫帅鄜延，节夫诞妄特甚。每进筑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未一年，自常调迁至枢密直学士，然未尝遣一骑一卒出塞。而所筑之城，又皆远灵武数百里之地，夏所不争，故得冒功论赏。而京力主之，故有是命。四年，诏西边能招致者，毋问首从，赏同斩级令，用蔡京计也。陶节夫在延州大加招诱，乾顺遣使巽[1]请，皆拒之。又令杀其牧放者。夏人遂入镇戎，略数万口，执知鄜州高永年而去[6]，杀之。已而，羌众复焚大通河桥，新疆大震。事闻，帝怒，亲书五路将帅刘仲武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狱。既具，蒙奏言："汉武帝杀王恢，不如秦缪公赦孟明[7]；子玉缢而晋侯喜，孔明亡而蜀国轻。今羌杀吾一都护，而使十八将由之以死，是自戕其枝体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释不治。又攻湟州，自是兵连者三年。大观元年，始遣人修贡。政和四年，乾顺筑藏底河城，遂诏河东节度使童贯为陕西经略以讨之。六年，种师道以十万众攻藏底河城，克之。宣和元年，童贯逼熙河经略刘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万出，至统安城，败绩，遁走，至盍朱峪，

① 巽：卑顺；谦让。

为一别瞻军斩首而去。是役死者十万。贯隐其败而以捷闻。夏兵遂乘胜围震武，刘仲武、何灌等赴之[8]，乃解去。先是，金人灭辽。黏罕遣撒拇使夏国，许割天德四军及八馆地，约攻麟州，以牵河东之势。靖康元年三月，夏人遂由金肃、河清渡河取天德、云内、武州、河东八馆之地。四月，陷震威城，兵马监押朱昭死之。继而金贵人兀室以数万骑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夺有其地，夏人请和。乾顺改元正德，时建炎元年也。二年正月，以主客员外郎谢亮为陕西抚谕使，诏乾顺约和罢兵。未几，夏兵袭取定边军。三年二月，金帅娄宿连陷长安、凤翔，陇右大震。夏人谍知关陕无备，遂檄延安府言："大金割鄜延以隶本国，须发兵。"帅臣王庶因遣谍间其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是岁，开封尹宗泽奏疏请北伐，且言乞遣辩士西说夏国，东说高丽，俾出助兵。三年，知枢密院事张浚使川、陕，谋北伐，欲通夏国为援，奏请国书，诏从之。复以谢亮往，迄不得其要领而还。绍兴五年，乾顺改元大德。七年十月，伪齐知同州李世辅奔夏。九年五月，世辅复以其众三千人归宋。六月四日，乾顺殂，年五十七。在位五十四年，谥曰圣文皇帝，庙号崇宗，墓号显陵。子仁孝嗣。

仁孝，崇宗长子也。即位，时年十六。十年，夏改元大庆，三月，诏胡世将与夏人议入贡，夏人不报。十三年，夏改元人庆。始建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亲为训导。十五年八月，夏主诣太学，释奠，弟子员赐予有差。十六年，尊孔子为文宣帝。十七年改元天盛。策举人。十八年，复建内学，选名儒主之。律成，赐名《鼎新》[9]。

二十八年，始立通济监铸钱。三十年，夏封其相任得敬为楚王。三十一年，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颜、王金等为学士，俾修实录。金主亮犯四川，宣抚使吴璘檄西夏，俾合兵讨之。三十二年，始封制蕃字师野利仁荣为广惠王。乾道三年五月，夏国相任得敬遣间使至四川宣抚司，约共攻西蕃，虞允文报以蜡书。四年，夏改元乾祐。得敬以谋篡伏诛。初，仁孝嗣位，其臣嵬名作乱，任得敬抗御有功，遂相夏国二十余年。阴蓄异志，仁孝不能制，乃分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地与得敬，自为国，且上表金世宗，为得敬求封，金主不许，仁孝乃谋诛之。乾道八年，金主谓宰臣曰："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也。"乃减罢保安、兰州榷场，又罢绥德榷场，止存东胜、环州而已。仁孝表请复置兰州、保安、绥德榷场如旧。绍熙四年九月二十日，仁孝殂，年七十，在位五十五年。谥曰圣德皇帝，庙号仁宗，陵号寿陵。子纯佑嗣。

纯佑，仁宗长子也。母曰章献钦慈皇后罗氏。仁宗殂，即位，时年十七。明年改元天庆。开禧二年正月二十日，废，遂殂，年三十，在位十四年。谥曰昭简皇帝，庙号桓宗，陵号庄陵。镇彝郡王安全立。

安全，崇宗之孙，越王仁友之子。开禧二年正月，废其主纯佑自立。明年改元应天。嘉定四年八月，安全殂，年四十二，在位六年。谥曰敬穆皇帝，庙号襄宗，陵号康陵。有子曰承祯。齐国忠武王彦宗之子大都督府主遵顼立。

遵顼，始以宗室策试进士及第，为大都督府主。嘉定

四年七月立，时年四十九，改元光定。五年，攻金之葭州及保安州。六年攻金会州及泾州。未几，又攻金之庆原、延安、积石州，都统姜伯通败之。八年，攻金之环州，刺史乌古论延寿败之于境上。又攻保安及延安，都统完颜国家奴破之，又败之于克戎寨。宰相入贺，金宣宗曰："此忠贤之力也。"又进围临洮，陀满胡土门破之。九年，金庆阳总管庆山奴伐夏，出环州，败之于阿弥湾，杀其将士百余人。金宣宗与皇太子议伐夏，左监军陀满胡土门、延安总管古里甲石伦攻盐、宥、夏州，庆阳总管庆山奴、知平凉府移剌荅不也攻威、灵、安、会等州。夏兵三万自宁州还，庆山奴以兵邀击，败之。宣宗欲与夏议和，右都监庆山奴屯延安，奏曰："夏国决不肯和，徒见欺耳。"既而，获谍者言，遵项闻金将约和，戒谕将士无犯西鄙。宰臣奏曰："就令如此，边备亦不宜弛。"宣宗以为然。右都监完颜闾山败夏兵于黄鹤岔，都统罗世晖却夏兵于克戎寨。十一年五月，夏人入葭州，庆山奴破之于马吉峰。十二年闰月，夏人破金之通秦寨，提控纳合买住击败之[10]，自葭芦川遁去。华州元帅完颜合达出安塞堡至隆州，败其兵二千。进攻隆州，克其西南，会暮乃还。十三年，金元帅庆山奴攻宥州，围神堆府，穴其城。夏人陷金之会州。又自高峰镇围定西。刺史爱申阿失剌击走之。九月，围绥平寨、安定堡，未几，陷西宁州，遂攻定西，提控乌古论长寿击却之。十四年，金诏枢密院议夏事，奏曰："夏人聚兵境上，欲由会州入，已遣行省白撒伏兵险要以待之。鄜延元帅府伺便发兵以缀其后，足以无虑。"十六年，遵项使其太子

德任伐金[11]，德任谏曰："彼兵势尚强，不若与之约和。"遵项笑曰："是非尔所知也。彼失关州竟不能复，何强之有。"德任固谏不从，乞避太子位，愿为僧。遵项怒，幽之灵州，遣人代将。会天旱不果。是岁，元兵问罪夏国。自金太宗议和，八十余年与夏人未尝有兵革之事。及宣宗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敝。是岁，遵项传位于子德旺，而和议成。遣吏部尚书李仲谔修好于金，称弟而不臣，各用本国年号。金遣礼部尚书奥敦良弼报之。宝庆二年春，遵项殂，年六十四。谥曰英文皇帝，庙号神宗。七月，德旺殂，年四十六[12]。庙号献宗。清平郡王之子南平王睍立二年，宝庆三年秋，为元所灭。凡二百五十八年而亡。

评曰：宋之取天下也，亦何异于五代也哉？然有意于忠厚为治，而遂大异于五代之主者。何也？不得已也。彼习见五代之数易其主，岌岌然若寄居其上。彼以其暴，我以其仁。彼以其虐，我以其宽，庶天下之我谅而不我虞也。故一以柔道行之，而天下亦靡然而从焉。然卒至于积弱而不振者，非忠厚之衰，而立国之道未尽善也。夫契丹者，固五代以来之所父事者矣。惟周世宗能用兵取，三关瀛漠之间皆不攻而下。宋太祖出，宜席其威，北向而争矣。乃满城之战，即与讲解，是以契丹日强。初则与北汉为援，既则与西夏为逆，而宋遂无如之何矣。方北汉而既平也，亦当因其兵力以取夏州，况有折德扆为之外。主而不之计，而反以定难节度使授之，何为也哉？彼习见五代之数易其主。契丹者，皆其子畜者也。而今为我兄藩镇

者，皆所抗颜者也。而今为我臣，固已幸矣，又焉敢问云朔之外与灵夏之间哉？吾观《辽史》与《西夏列传》，见其伐宋也必以告，而得地献俘也亦必以告。及宋之伐夏也，辽主时来问兴师之由，更为主其和议。宋奉命惟谨，则西夏者，辽之蔽也。宋必不伐夏以怨辽矣，或曰宋常与金灭辽矣，何不与辽而灭夏也，曰势不可也。夫伐其子而与其父谋，辽固不为；而况灭夏以益辽，宋又不敢。是以终宋之世，夏即数有可灭之机，如德明之初、秉常之乱、得敬之孽，而宋终不敢过而问焉者，非忠厚也，不得已也，畏契丹也。夫唐之于突厥也，常藉其用以取天下。太宗时，即统诸道兵讨之，致其来朝，以雪前耻。而宋之太祖，卒不能乘周氏之势，以取燕云，使辽及夏与国相终如者，盖立国之道刚则积威，而子孙犹有所守；柔则日致于衰弱，而不可救止矣。呜呼！此宋立国之道之未尽善也。

伪　顺

李自成　小字碧生，米脂人。居于怀远堡之李继迁寨，故亦为怀远人。生而狞恶。十余岁，即与回回婆家牧马。丧父。为酒佣，日沉醉，主者遣之去。学锻，又不成。为人耕田，常枕耒而卧。不事事，好使酒任气，乡里苦之。二十一岁，应募银川驿马夫，因挟弓矢，习骑射。时供邮传，夜阴失道，有双狼引之行，竟不伤。

崇祯元年，延安大饥。其十一月，王嘉胤起府谷，王二起白水，相聚于黄龙山为盗。不沾泥、一座城、五虎、黑

煞神等起洛川，王和尚、混天王起延川，苗美、左挂子起绥德，苗登雾起安定，各有众三四千。汉南盗又大起，固原兵以无饷叛，略阳、清水、成县、泾阳、富平、耀州之间嚣然矣。王和尚、混天王等西略平凉，南攻韩城，官兵击之。走西川，自神木渡河，陷山西之蒲县，分为三部，自称"横天一字王"。攻潞安、河曲，皆下之。王嘉胤又袭破黄甫川、清水营，据有府谷，凶众日盛。而李自成者尚为驿子，无叛志也。

兵科给事中刘懋上言：裁减驿站，岁可省金钱钜万。朝议是之。凡游民之隶籍驿递者，多亡去。自成亦复无聊，始为小偷，里中更苦之。谬相推为里长，使主征会以自给。值催科甚迫，县令笞之，加以杻。自成脱去，窜入王左挂子、苗美队中，号八队闯将。八队者：一队眼钱儿，二队点灯子，三队李晋王，四队蝎子块，五队老张飞，六队乱世王，七队夜不收，八队李自成也，名不大著。而张献忠已号为八大王矣。张献忠者，延安卫柳树涧人也，为府中快手，不得志去。而从神一魁，领红旗为先锋，有力多诡，同伙咸尊事之。

不沾泥攻米脂，官兵擒之，斩于绥德州。其部多归自成，遂渡河掠绛州，三队点灯子来会之。入沁水县，破隰州、蒲州。巡抚洪承畴、总兵曹文诏击之，擒点灯子于桑落镇，斩王嘉胤于阳城。点灯子者，清涧人赵四儿也。群贼各领部曲，数见摧败，乃议立紫金梁为首。其余老回回、八金刚、闯王、闯将、八大王、扫地王、闯塌天、阎正虎、破甲锥、邢红狼、乱世王、混天王、显道神、乡里人、活地

草、过天星、蝎子块、黑煞神，分为三十六营。紫金梁者，名王自用，一名王和尚；老回回者，名马守应，皆绥德人也。当是时，延绥之锐众尽戍五岭关，边既虚，三饷箕敛[①]，农民离散，加以饥馑荐臻[②]，又不雨者几一年，赤地千里，米斗六七钱，草根木皮，所在皆罄，人相食。巡抚练国事请发帑金赈济，不报。至其冬自十一月，雨黑雪，尽正月止。雪深一二丈，城中辟径以行，樵采遂绝，咸撤屋材以爨。盗贼蜂起，转掠求食。又别号诸贼若刘五、可天飞据铁角城，混天飞、上天龙、马老虎、独行狼出卢保岭，混天猴掠宁州、环县而东至靖边，独头虎逾潼关而南。众合数千人者，不可胜数。

巡按御史李应期至绥德，伪设犒，诱降贼苗美、左挂子，斩之。而神一魁叛于宁塞矣。初，神一元起宁塞，攻破靖边营，及保安县，旋败死。弟一魁领其众，总兵贺虎臣、杜文焕合军围之，降于总督杨鹤。至是复叛。其党郝临庵、刘六出攻中部，巡抚练国事合诸镇击之于西澳，数十战阵，斩可天飞，大破败之。其党斩一魁以降，混天猴、郝临庵、刘六遁去。而紫金梁等之在山西者，破大宁、石楼诸县，长驱出固关，且至真定。会阳和巡抚来援，遂逾太行，破修武、清化，复回攻临县，破之。当是时，据交城、文水以窥太原者，阎正虎也；屯吴城、向阳而窥汾州者，邢满川、上天龙也；从沁州而北入榆次、寿阳者，紫金梁、张

① 箕敛：以箕收取。谓苛敛民财。
② 荐臻：接连到来，屡次降临。

献忠也；陷霍州、垣曲、长子诸县与辽州者，混天王、破甲锥、李自成也。由是贼之在长子者出林县，在辽州者出武安，在垣曲者出济源，而独显道神、活地草、乡里人留山西。诸贼群会于磁州，众十余万。

怀宗闻之大惊，遣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为内中军，分监曹文诏、左良玉诸营督战，纪功过，催粮饷。总兵邓玘、左良玉战于林县，败绩。会参将汤九州以昌平兵至，击之于马鞍山，斩贼首混天王、混天猴及新立一字王、杀尽王等，贼势方蹙。而留山西之贼，复自济源来会之，遂乘冰渡河，破河南二十余城，骎骎以入于湖广矣。信阳、邓州杀戮尤惨者，盖张献忠之毒也。事闻，怀宗忧之，特遣太监杨进朝、卢九德，赐以弓矢，监京营兵以往。而专敕延绥巡抚陈奇瑜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随方剿抚，奇瑜遂檄诸道兵会于陕州。

混世王等又破隆德、紫阳、平利、白河、凤县而攻兴安。三边总督洪承畴帅师援之，城得以全。适插汉内犯，承畴自汉中西防甘肃，贼遂由凤县而陷两当。承畴追至成县，贼复向汉中。有兵守鸡头关，不得前，乃出凤县，趋宝鸡，求抚。承畴以西事急，姑听之。而湖广之贼张献忠等围均州，破房县、保康及竹山、竹溪，郧抚卢象升击败之。献忠遁入应山，西奔商洛。

李自成亦由河南入秦，破乾州，为曹文诏所败，亦奔商洛。陈奇瑜招之，不听。余贼尽散入汉中，且以至川。川兵搤巴西诸险，遂乞降于陈奇瑜。奇瑜信而抚之，解甲者万余，俱释为民，且传送之。及度栈道，所过残掠。既

而攻陷麟游、永寿，承畴招抚之。贼在宝鸡者亦叛去，遂陷陇州、灵台、崇信、白水、泾州。于是北接庆阳，西至巩昌，西北至邠州、长武，西南至盩厔、宝鸡，众逾二十万，奇瑜始悔之无及矣。兵部檄召河南、湖广、四川、山西所部兵，各从便道入秦，合三万余人，以剿群寇。群寇亦分为三：一出凤县攻汉中，一出阳平关入梓潼，一出宁羌犯广元，连营延蔓几百余里。奇瑜以降贼复叛逮问，乃特推三边总督洪承畴代之。

贼闻承畴至，尽走河南，集宛洛间。而张献忠、李自成独留商洛山中，合营出，破澄城，攻平凉、邠州，且由潼关而南与诸贼会。都司陈永福败之于朱仙镇。自成走登封、密县，奔汉南。循南山，遵洛水而行，至武功县。渡渭河，走泾阳、三原，以马少，直趋秦州牛马营，掠马数千匹。攻陇州，破之。将攻凤翔，且于三水县牧马。旬日间，有众数万。陕西又大饥，省臣请蠲崇祯八年以前逋租，不听。河南大旱，群贼之在河南者，凡十三营，分道破荥阳，屠汜水，而及郑州。南围汝宁，破固始，更自怀庆渡河，掠归、德、睢、汝、陈、许等州，且至襄阳。

张献忠同老回回、满天星、扫地王、太平王、金翅雕从睢州入英山、霍山，至凤阳，焚皇陵，释高墙罪宗百余人，唐王之世子与焉。后入福建，称名号者是也。盖凤阳无城郭，守者遇贼至，便奔走。贼入府舍，自称古元真龙皇帝。三日后，太监卢九德始来赴。贼南下，趋庐州，陷巢县、合肥、舒城、庐江、含山、和州及无为州潜山、太湖，而向麻城、汉口矣。

皇陵变闻，怀宗素服避正殿，祭告太庙，令百官修省。洪承畴师次汝宁，令总兵邓玘、曹文诏守应山、随州，以防江北；贺人龙、刘成功守信阳、泌阳，以控河南。而邓玘所过，放纵甚于贼，众怨，乱卒起，杀于樊城，而朝廷亦不问也。当是时，贼之在襄阳者十五营，在宛洛者七十二营，众皆数十万。而援剿之师，惟左良玉一军塞新蔡，陈治邦一军搤汝州，陈永福一军遮南阳。既不敌贼兵之十一，而且征调时至。入卫京师，每以秋往，及春而归。流贼得以更番休息，日以滋大。官军疲于奔命，故遇贼辄败。

承畴既至汝宁，老回回、闯王破陕州、南邓，自潼关入，一字王、撞天王自潼关出，曹操又驻兵光黄间以犄角之。洪承畴复自汝入秦，檄总兵曹文诏以兵会。至三水县之锹头原，与李贼遇。自成颇怯，不敢战。乱世王请为先锋，自成大喜。次日，乱世王居前，自成居中，过天星居后。曹变蛟先登，败走。文诏继至，过天星与之力战，乱世王、自成左右合击之，曹兵大溃。诸军莫救，文诏自刎死。文诏与其从子变蛟皆善战，时为谣曰："军中有一曹，流贼闻之心胆摇。"至是战死，诸军为之夺气。变蛟以兵屠洪承畴焉。

过天星者，张天琳也，绥德人。自成既败曹兵，从延安而西，官军逆击之于罗家山，大败，自成所收士马器械无算，遂从鄜州至绥德。延绥总兵俞翀霄战死。贼锦衣游城下，呼乡里亲戚问安否。于是，乡人皆艳慕，从乱者日益众。汉中之贼过天星、九条龙陷麟游，止次兰河。洪承畴败之于西宁州，又力战破之。贼走，降于陕西巡抚甘

学阔。学阔受其降，安置其部数千人于延安。闯王、蝎子块又自兴安入汉中，过天星等寻叛去。甘学阔削籍，以孙传庭代之。战于盩厔，擒闯王，献俘阙下。蝎子块走河西。自成遂同过天星等出寇泾阳、三原，西安大震。蝎子块复来会之，驻兵于泾河之滨者八阅月，省城兵不敢出。会曹变蛟与副将白广恩兵至，自成走秦川，于旧营畔拒敌。相持一年，遁入华亭。曹变蛟、左光先、祖大弼、马曜、孙传庭率师会攻之，连战七日，杀伤相当。蝎子块别斗，为曹兵所败。官军食尽，还保平凉。自成亦奔陇州，曹兵守汧阳。自成与过天星奔秦州，蝎子块降于孙传庭。自成自秦州至崇信县，又为官军所败，奔宁羌，自七盘关而度朝天阁，始犯剑州、梓潼、黎雅、青川、彰明、盐亭诸县，皆破之，直逼成都。攻围七日，不下。自成引兵退屯汧阳间。曹、左两总兵来会战，数却，乃夜走徽州、武功、咸阳，至三原，又分兵往西番族帐中掠马。将次老鸦关，遇总兵祖大弼，与战，败之。自成复走四川广元县。贺人龙同降将蝎子块追之，俘其妻子。自成仅与十八人遁。自成跣足行，扪萝附葛，伏窟穴中，数日得免，间走商洛山中。

自成昼则射猎，夜则读书，且观乾象云："过此六月之厄，九五可期。"以勉慰群贼，高一功从旁窃笑之。自成曰："昔汉沛公百战百败而得天下，汝亦知之乎？"其所读之书，云为异人所授，甚秘，不得而知也。自是颇识字，善占候，群盗益畏，惮之为神人矣。贼之在郧襄者黑煞神、张胖子从南漳攻郧阳，总理卢象升帅兵追之，三道并进。

会大雾，贼迷道，散走山，官军奋击之，斩贼魁黑煞神、飞山虎。余贼奔荆州，入四川。贼之在麻城者，为总兵秦翼明所败。整齐王、闯塌天、八大王九营分而为二，一入蕲水，一入桐城，沿江戒严。

曹操大会群盗于陕州。老回回、过天星、托天王、十反王、整齐王、小秦王、混世王整十万，各以伙至。而河南贼格嘹雁、左金王起应之，分掠内乡、淅川，入襄阳，熊文灿击败之。老回回等俱东奔枣阳。曹操入内乡、淅川山中，踞险自守。张献忠又败于郧西，乞降，总理熊文灿抚之，分所部数千散处于房山、竹溪两县。会京师有警，召孙传庭于陕，洪承畴于边，相率出潼关勤王。曹操闻之，以为剿己也，遂乞降于文灿，许之。散其众，与献忠所部错处焉。

自成既败于广元，入山未一月，残贼复稍稍来，有众三四千。自成留之山中，旁略近县。部分已定，乃与十八人疾走至竹溪。献忠谋杀之，自成觉而逃。问计于曹操，曹操为之和解。献忠与自成骡五十、马五十、妇人十。自成辞曰："以身相依足矣，何必是也。"献忠纳之。

初，献忠之降也，为总兵左良玉所迫，乃遣孙可望以碧玉长尺余者二、径寸之珠十贿文灿，请降。文灿昵之，多所征求，文灿不能应。寻杀谷城知县阮之钿以叛，焚其城，与曹操合。左良玉击之于房县，贼设伏罗喉山。良玉度隘，陷伏中，士马几尽。事闻，良玉革职，杀贼自赎，而文灿论死，乃以大学士杨嗣昌督师伐之。左良玉寻败献忠于玛瑙山，遂遁入归州。自成与十八人复西入秦，良玉

不穷追，屯于平利县。献忠伏巫山深箐中休息，收集散亡，群盗往往归之。曹操自巫山而西，与川贼过天星等会。攻夔州，陷大昌。石柱女帅秦良玉来援，督师监军万元吉合兵搤之于夔州山中。贼困，过天星以百骑谋夺尖山，石柱兵邀击于马家寨，败之。而楚、蜀诸军合追至龙溪，贼遁入七箐坎。巡抚邵捷春檄四川总兵郑嘉栋、湖广副将张应元、汪云凤、监军万元吉、贺人龙等，间道追击之。贼掠溃，曹操东奔大宁之小岭，过天星、关索趋开县。诸将又蹑之于观音山，逐北至临江。托天王、常国安请降，过天星奔达州。曹操与金翅雕素不相能，至是小秦王、金翅雕相率降于嗣昌。曹操知献忠在巴巫间与良玉相持，遂西合于献忠。过天星又与献忠有郤，闻曹、张合，益怀不并立之势。良玉复乘胜移师击之，乃降。惠登相者，亦号过天星，清涧人也。初，曹操之入川也，凡九部整十万，扫地王、小秦王、金翅雕、托天王、过天星、关索，惟曹操西奔献忠，其八相继俱降矣。嗣昌飞章以闻，叙赍文武将吏有差。献忠、曹操既合，复入达州。贺人龙顿兵广元不进，猛如虎率其子猛先捷与诸将战于开县。先捷没于阵，如虎仅以身免。贼又出巫山、大昌至当阳。杨嗣昌在夔州，命楚将王允成等自巴巫趋当阳剿之。郧抚袁继咸悉兵搤贼于房、竹。曹操走河南，献忠侦襄阳无备，简二千骑，持伪符，夜至城下，绐守者入。纵火焚襄府，执襄王杀之，投尸火中。渡江破樊城，并陷郧县、光州、新野。杨嗣昌闻之，自经死。献忠乘胜陷应山、汝宁、随州，且攻南阳。不能拔，去之泌阳，破郧西。左良玉逆击，大破之。

献忠负重创，夜遁入山中，收余众数千向南阳，因曹操以奔自成。自成欲杀之，修前怨也。曹操阴选良马五百骑资之。献忠乃昼夜东驰，与回格诸贼合，入霍山，复出，攻舒城。

初，文灿与大学士杨嗣昌深相结纳。文灿败，嗣昌内不自安，请督师南讨，乃以兵部尚书督师，赐尚方剑，并铸督师辅臣银印，给帑金四万，赏功牌千五百，蟒、玉、绯、绢各五百。及陛辞，日宴于平台后殿，宠饯甚至，亲赋《铙歌》二章赠行。嗣昌无方略，惟请加剿饷三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万两。长吏益惨刻，百姓重困。及在蜀之顺庆也，自书其旗曰"盐梅上将"。闻泸州之败，犹云多办长绳缚贼。其愎且闇，大都如此。时河南大饥，饥民起，为盗贼以万数。自成已西奔入商南山，招集向所留贼数千人，出永宁，陷宜阳，势复大振。叛兵李狗皮以马三百骑归之。围河南府，有内应，贼遂入。福王及世子俱缒城走。乃发藩邸及巨室米粟数百万石赈饥民。自成迹福王所在，执之，置酒大会，以王置俎豆割，杂鹿肉食之，号"福禄酒"。世子奔怀庆，后称帝于南京，是为弘光。

卢氏县贡士牛金星降于贼，为其谋主。且荐卜者宋献策。献策长不满三尺，见自成，献图谶云："十八孩儿，当主神器。"自成大喜，拜为军师。李狗皮者，曹变蛟之领旗也，亦延安人。张献忠已破舒城，改曰得胜州，出攻霍山。河南贼袁时中会之，陷六安。时督学御史较士至庐州，献忠遣贼数百负笈，衣青衿，杂诸生入城。夜漏三下，献忠卷甲疾驰至，城中纵火应之，城陷。遂略含山、巢县，

还兵舒城。且掠巨舟三百余艘，复大治舟舰于巢湖，习水师，谋渡江攻南京。选自宫男子，伪署总兵以下官。总兵黄得功以大兵逐之，奔潜山。刘良佐又破之于安庆。献忠入蕲水，复东陷桐城，屠之。沿江而上，破汉阳、武昌，执楚王，沉之西湖。屠戮士民数万，浮尸蔽江而下。其遗民数百，多刖断手足，凿毁目鼻，无一全形者。献忠遂据楚府，自称大西王，改武昌曰京，伪设六部五府，铸西王之宝。

初，李自成兵临汉阳，不克。闻献忠取之，自成怒，遣人贺之。献忠得书而惧，多赍金宝，报使于自成。自成留其使。曹操不合于献忠，来归自成。凡蕲黄之别贼格嘹雁、老回回、胡闯子、争世王、治世王皆为自成偏裨。及破襄阳，下荆州，合兵郧阳，自成令老回回守彝陵以逼洋、常，格嘹雁趋德安以窥麻、黄，遂陷承天。将发显陵[1]，欻[2]风，雷大作，昼晦。贼惧而止。陕督傅宗龙次新蔡，与保督杨文岳之兵会。诸军无见粮，并散。自成遂陷项城，分兵屠商水、泌阳。张献忠纠回、格、左诸贼，自霍、太北行，会李自成于河南。自成众逾百万，攻陷襄城。陕西巡抚汪乔年刭死。自成再破秦师，获马二万，降秦兵数万。威振中原，前无横阵者矣。轻师攻陷南阳，唐王遇害。遂连陷洧川、许州、河阴、长葛、鄢陵、禹州，杀徽王，复围开封。巡抚高名衡、总兵陈永福等竭力守御，周王置库金于城上

① 显陵：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亲恭睿献皇帝朱佑杭、母亲章圣皇太后的合葬墓。位于湖北钟祥市德纯山。

② 欻：忽然；迅速。

为重赏，杀贼甚众。永福射中自成左目，遂走临、颍、偃师。左良玉引兵来，败之。

献忠已据武昌，为浮桥，谋向岳。遂陷咸宁、蒲圻、岳州。至湘阴，分军为二。亲统一军下长沙，一军上荆州。又陷衡州，撤桂王府材木，至长沙，起宫殿。又分兵入江西，至萍乡。徇攸县、分宜、万载、袁州、吉安，皆下之。设伪官，改吉安为亲安府，庐陵为顺民县。献忠归长沙，增兵为九营，攻建昌、抚州、南丰，遣人通好于老回回。时老回回为李自成据荆州，献忠与修旧好。合兵群盗，尽归于自成，合攻开封。先是，贼数攻不克，士马多杀伤，贼乃筑长围以困之。时督师丁启睿、保督杨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诸军，次于朱仙镇，与贼垒相望，皆不战。居数日，良玉拔营向襄阳。诸军乱，启睿同文岳南奔汝宁。开封被围者八月，城中雀鼠已尽，周王库金又竭，上厨曾无一脔之膳。时曹操亦食尽，将他徙，自成饷之。贼昼夜攻不息，守者苦不堪命，以开封北枕黄河，潜作伏道，引河水环濠自固，更决堤以灌贼。会河水大至，夜风晦冥，暴长数丈，其声如雷，冲城而过。兵民溺死者数百万。巡抚高名衡、总兵陈永福以舟济，周王得免，犹莫知所泊，开封陷。自成复攻南阳，屠之。趋汝宁，掠崇王以行。乃由唐县而西，陷襄阳，据之。

而自成始有大志矣。分兵陷彝陵、宜城、荆门，围承天，破之。改承天府曰扬武州。自潜江、京山以及德安之云梦，孝感、黄陂皆望风款附。群贼推自成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号曹操曰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改襄阳曰襄

京。其余所陷郡县俱改易名号。修襄王宫殿，设官分职。以牛金星为平章军国事，以田见秀、刘宗敏、贺锦、张鼐、党守素、辛思宗、容可成、李友、任继忠、吴汝义、刘芳亮、刘希尧、李过为将帅，以喻上猷、萧应坤、杨承裕为侍郎，以徐丘、王家柱、邓岩忠为中郎，以顾君恩、郭附龙、傅朝升为从事，以孟长庚、陈蓉、李之纲、吴大雁、黄阁、金有章为防御使，以张虞机、姚胤锡、牛佺、刘苏、邓琏、刘茂先为府尹。又使任光荣守荆，兰养成守彝陵，王文耀守澧，白旺守安陆，叶云林守荆门，谢应龙守汉川，马世泰守景陵，高一功守信阳，周凤梧守禹州。伪吏政府侍郎喻上猷等劝进，牛金星不可。此为崇祯十六年之三月也。

湖广土寇陷澧州、常德，又陷武冈州，杀岷王，归于自成。由是，自成始为大元帅，而制命行于群贼矣。惟格嘹雁、左金王恃其众，不相下。乃置酒，醉杀之。格嘹雁者，贺一龙也。曹操攻郧阳，自成率数十骑，晨往。曹操卧，尚未起，即帐中斩其头，并军将之。曹操者，罗汝才也，延安人，多智而狡，贼中号之为曹操。自成在襄阳所营宫殿未成，遂移屯邓州。益兵攻郧阳，孙传庭遣高杰以兵击败之。贼还襄阳，大造战舰。遣老回回攻常德。

自成亲军有五营，营精骑二千，步兵十四哨[①]，哨精卒三千。刘宗敏总步，白旺总骑。每屯，以骑兵一营外围巡徼，昼夜更番，余营以次休息。男子十五以上，抚之如

① 哨：古代军事术语。泛称战阵的两翼或军队的一支、一队。

子。每骑兵一马，皆有副。又为置厮养[1]二十余人，驮载马骡不与焉。众实十余万且百万也。自成为人不甚长。高颧深颐，鸱目曷鼻，反膺巨肩，后发际如蛋，声似豺而语甚迟缓。远望之，犹俗所画钟馗也。性惨酷，钳、凿、锯、锯不离左右，斫足剖心，日以为常。惟甘澹泊，食无重味，一妻一妾，无子。以李双喜为子，尤嗜杀。

孙传庭发兵出潼关，分道进讨。以总兵牛成虎、副将卢光祖为前锋，会河南总兵卜从善、陈永福兵于卜池寨。檄左良玉以兵自九江赴汝宁。诏蓟辽总兵白广恩、四川总兵秦翼明、陕西三镇兵俱随督师进讨。传庭以副总兵高杰将降丁为中军，命秦翼明出商洛为犄角，总兵王定官抚民率延、宁二镇兵为后劲，诸路兵先后次阌乡。自成亦尽发荆襄诸贼会河南。传庭进宝丰，贼坚守不下，战于城东。白广恩、高杰、卢光祖分兵逆战，却之。后以精骑数千，直攻中军，诸将复击，走之。传庭曰："宝丰不即下，而贼救大至，则腹背受敌矣。"亲督诸军攻拔之，斩伪州牧陈可新等数千级。遂以大兵捣唐县，杀贼家口殆尽。传庭乃自朱仙镇而南，粮车不至，士马饥。或劝传庭旋师就运，传庭曰："军已行，即还，已饥曷济乎？要当破一县就食耳。"传庭复郏县，城虚无人，集驴、羊二百余，脔食之，不给。自成将步骑万余逆战，官军前锋搴自成纛，进逐之。贼披靡，自成奔襄城，筑墙自守，且食尽。官军屡胜，轻敌，日驰逐数百里。会天大雨，不绝者七昼夜。诸军既

① 厮养：犹厮役。

深入，饷道不通，兵所至又皆空城，士不能得半菽，屠马煮弩而食，食者辄病，传庭兵遂噪于汝州。降盗李际遇阴通贼，贼率精骑大至。传庭问计于诸将，高杰请战。白广恩曰："我师困，宜驻师分据要害，步步为营以薄贼，易耳。"传庭恐贼遁，曰："将军何怯耶？"广恩不怿[①]，引所部八千人先去。贼前锋名三堵墙：红一、白一、黑一，各七千二百人来战，望之如云锦。官军股栗，贼乘之，遂大败，陷泥淖死者以万数。高杰立岭上麾众，退奔不可止。贼追至孟津，官军死亡五六万人，军资器械尽没。传庭与杰收散亡数千骑，渡垣曲，走河北。自成遂向潼关，一只虎陷华阴。传庭及白广恩退屯渭南，高杰守关南。贼来攻，传庭死之。高杰奔入省城，取其家，掠三原，从延安东遁。白广恩西奔固原。贼屠渭南，陷华州、临潼，攻西安。守城副将王根子者，以降书系箭，射至贼营，约开门为内应。自成遂据秦府，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授秦王存枢权将军。贼分兵徇，诸县皆降之。

初，自成在楚议所向，牛金星请先取河北，直捣京师。杨承裕欲先据留都，断漕运。独顾君恩曰："否否。先据留京，势居下流，难济大事，其策失之缓。直捣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关中，为元帅桑梓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②]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国立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进退

① 怿：喜悦；快乐。
② 百二山河：指边防稳固的国家。

有余，方为全策。”贼从之。自成乃出秦宫女乐一部，赐之，以奖其功。国号顺，建元永昌，复五等爵，设百官。更内阁曰天佑殿大学士、平章军国事、平章国事，中书曰书写房，六部曰六政府尚书侍郎，郎中曰中郎，主事曰从事，翰林曰弘文馆，六科曰谏议大夫，御史曰直指使，尚宝曰尚契司，太仆曰验马寺，通政曰知政使，巡抚曰节度使，布政曰统会使，各道副使曰防御使，知府曰尹，知州曰牧，知县曰令。又置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都尉、掌旅、部总、哨总等官。服色尚赤。品级以一云、二云为差。纱帽、团补，用唐制。带用犀、银、角三等。废舆，乘马。关防曰符方。印曰契。营则有中吉、右辐、右翼、前锋、后劲等名。旗纛则前黑、后黄、左白、右红、中青，以五行克胜为色。分天下为十二州，如《舜典》焉。大封功臣。李双喜为义侯，田见秀为泽侯，刘宗敏为磁侯，刘芳亮为汝侯，李过为亳侯，马世耀为巫山伯，王狼智为确山伯，田虎为宁陵子，高一功为临朐男。追王其先代，以李继迁为不祧之祖。其曾祖以下皆上谥号为皇帝。追尊其母吕氏为皇太后。吕氏者，怀远堡人，生自成时，梦一冕旒如帝者，旁有二貂珰翼之而进，因名自成为皇来子。时万历二十五年八月己巳之酉刻也。册封刘氏为皇后，陈氏为贵妃。并颁讳法于天下。曾祖世辅，讳世为卉，辅为辐。祖海，讳为聚；父守忠，讳守为尊，忠为衷；自为眷，成为戍。以崇祯十七年正月朔即顺王位。是日，风霾，黄雾四塞，自成意不悦。礼政府侍郎姜学一进曰：“乾坤有意扶真主，日月无光掩大明。”自成为之解颜。大集士子考

试于礼政府，出题曰“道得众则得国”，士子私相谓曰：“仍不离‘盗贼’二字。”试居上等，皆以州牧、县令授之。先是，秦府门外石街、石纹成青莲华，拂拭之，愈明。至是，为贼所据。此白祥[①]也。

十六年冬，分遣田见秀徇汉中，李龙徇庆阳、平巩、临洮，李过徇延安。大会群贼，戎马数万匹，旌旗百余里，自古出师之盛所未尝有。遣伪礼政府侍郎姜学一人祭陵，升米脂县为天保府，治天保县。南割清涧以上，东割山西之永宁、宁乡、临县、保德、河曲属焉。乃檄天保府，磔贺时雨、艾诏于市。初，米脂诸生贺时雨、贡生艾诏诣督师汪乔年，上书请发自成祖坟，为厌胜[②]计。乔年以闻，报可。事下，知县边大受亲临发掘。及开，有大蛇十数，皆长丈余，回旋其中。枯骸成漆色，生毛发，赤蚁数斛，尽焚弃之。故贼得而甘心焉。人称为二义士云。发金数万，招榆林诸将。榆林城守不从，攻陷，屠之。破宁夏，三边俱没。至是，以捷闻。自成遂帅兵从韩城渡河，无复后顾，长驱而东矣。

自成既入潼关，献忠自岳阳渡江入夔州，陷佛图关，围重庆，屠之。瑞王阖宫被难。进陷成都，蜀王死之。复大杀蜀民，全蜀数千里，无人迹。献忠遂奄有两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当是时，流贼之毒，几半天下，惟大江以南稍稍宁辑。而蝗旱频仍，僵尸枕藉。山东大盗又起，京

① 白祥：白色灾异。旧时迷信认为罕见的白色禽兽等突然出现是不祥之兆。
② 厌胜：古代一种巫术，谓能以诅咒制胜，压服人或物。

师大疫，死者不可胜数。怀宗忧之，临朝而叹。大学士李建泰进曰："主忧如此，臣敢不竭力？臣晋人，颇和寇中事，请提兵西行。"上悦，乃择日，以特牲[①]告庙。临轩推毂[②]，赐以龙节上方剑。法驾[③]御正阳门宴饯之，亲赐卮酒曰："先生之去，如朕亲行。"建泰顿首受命。

自成已渡河，陷蒲州。有红甲总兵者，入河津县卤掠，自成斩以徇，军中凛然。于是，汾州、太原以至忻州，官吏迎降。总兵周遇吉守代州，自成击之。连战十余日，贼合诸路进攻，遇吉退守宁武关，悉力拒守。战三日，杀贼且万。贼引兵迭战，遂大败。遇吉阖室自焚，挥短刀力斗，被流矢，见执，骂不绝口，缚于演武场磔焉，遂屠宁武。所部蒙古三百人，驰奔贼阵，皆战死。李自成既杀遇吉，叹曰："使守将尽周将军者，吾安得至此？"督辅李建泰过东光，兵不戢，士民闭城。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至是，闻山西郡县悉降于贼。怀宗特命内官监制各镇军，太监高起潜监宁前镇，卢惟宁监天津、通德、临津，方正化监真定、保定，杜勋监宣府，王梦弼监顺德、彰德，阎思印监大名、广平，牛文炳监卫辉、怀庆，杨茂林监大同，李宗元监蓟镇、中协，张泽民监西协。兵部言：各处物力不继，而事权纷挐，反使督抚藉口不听。

真定举城降，诏征天下兵勤王。吏科都给事中吴麟

① 特牲：祭礼或宾礼只用一种牲畜。

② 推毂：推车前进。古代帝王任命将帅时的隆重礼遇。

③ 法驾：天子车驾的一种。天子的卤簿分大驾、法驾、小驾三种，其仪卫繁简各有不同。

征请弃山海关外宁远、前屯二城，徙吴三桂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自成入大同，尽杀代府宗室，留伪将张天琳守之。宣府告急，命镇朔将军王承胤侦寇所向。是日，命内监分守九门。诏封总兵吴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宁南伯，唐通定西伯，黄得功靖南伯。给敕印征吴三桂、王永吉率兵入卫。又诏唐通、刘泽清赴京。泽清先已纵掠南奔，惟唐通以八千人入卫，即同太监杜之秩守居庸。贼犯保定，大学士李建泰迎降。李自成宿阳和，长驱向宣府。总兵白邦正监视太监杜勋，郊迎三十里，执橐鞬以从。司礼太监王承恩提督内外京城，蓟辽总督王永吉节制各镇，俱听便宜行事。贼警益逼，有劝帝南迁者，帝怒曰："卿等平日专营门户，今日死守，夫复何言？"贼自柳沟抵居庸关，总兵唐通、太监杜之秩迎降。伪权将军移檄至京师，云：十八日至幽州，会同馆暂缴。京师大震，诏三大营屯九门外。贼陷昌平州，诸军皆降。

初，吴麟征请徙宁远，飞檄趣三桂入山海关。三桂率大众东行，急不得趋。是日，始及关，贼骑已过昌平矣。太监高起潜弃居庸关走西山。贼自沙河而进，直抵德胜门，竟夜焚掠，人心汹汹。城外三大营皆溃，火车、巨炮、蒺藜、鹿角俱为贼有。贼反炮攻城，轰声震地。旦明，天雨，俄微雪。须臾，城陷。崇祯帝杀袁妃，又杀公主，断一臂，仆地。周后于坤宁宫自尽。帝乃走煤山之红阁，经死。时为崇祯十七年三月之十九日也。

贼入德胜门，晡时，李自成绒帽、窄袖衣，乘乌驳羸，伪平章牛金星、尚书宋企郊等五骑从之。诸贼帅皆擐甲

执兵，先入清宫。自成自东安门入，司礼视印太监王德化以内员三百人迎至德胜门，随自成入宫。问帝所在，大索不得，乃登皇极殿，据黼座。牛金星檄召百官，期二十一日朝见。俄得崇祯帝凶问[1]，贼往煤山，临而哭之，曰："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诸贼无不洒泪，乃以帝礼殡之。

辽东总兵平西伯吴三桂闻京师陷，帝后崩，遂缟素发哀，乞师于我大清讨贼，传檄远近。李自成闻之大惊，胁三桂父襄招之，三桂不应。自成率兵数十万东行，刘宗敏、李过等从之。至山海关之红花店，连营四十里。三桂悉锐出战，无不一当百，奋击杀贼数千人。贼分兵叠进，三面围关城。贼营马步相间，我兵马步亦对垒而阵。朝出战，则先马后步；夜收兵，则先步后马。贼见其整，不敢犯。战四五日，罢极。而贼众我寡，势将不支。会我大清兵已至宁远，得三桂书，晨起，介马疾驰一百八十里至关，而日方亭午[2]也。三桂出迎于欢喜岭，遂合兵。大开三关门，命三桂之偏将刘可不兔率五百骑从北山西而出贼之左，李建功以五百骑从南海边而出贼之右，俱期会于二十里之外。三桂与大清兵冲其中坚，震呼动天地。自成大溃，诸贼相腾践者数万人。会天黑云起，坏其营。贼惶惑不知所之，争投崖谷，死者不可胜算，四十里之营无立草焉。自成以数千骑疾趋永平，三桂追击至滦河

① 凶问：死讯，噩耗。
② 亭午：正午。

驿，又大破之。贼窜京师，纵火焚诸宫殿，烧九门，西遁。三桂追奔至保定，奋击破之。又追破之于定州北，自成中流矢坠马，掖而上，昼夜兼驰，度故关入山西。三桂还军京师。

顺治元年五月之朔，我大清兵至北京，为崇祯帝发丧，谥曰怀宗端皇帝，葬思陵。李自成自井陉西行，至平阳，分兵守山西诸隘。我师踵蹑，及之于西安。自成悉众迎战，我以铁骑冲之，贼众大溃，奔商洛。我大清兵既定三秦，下河南，入楚，取荆襄。李自成南奔辰州，将合张献忠留屯黔阳部。贼亡大半，乏食，至九功山下，贼属者才数骑耳。往村落中求食，村民击之。骑皆走险阻，不知所终。李过闻自成亡，渡湖入黔中，改名李赤心，死于巴东。顺治三年，肃王西讨，献忠在成都日拥妇人沉饮。大兵至，伪皇出战，我兵之先锋一矢毙之。四川平。

评曰：三代以下得天下之正者，惟汉与唐而已。下此皆不及也。何也？放伐[①]之事，为之君者诛之，为之民者吊之。然为之君者，有不忍言者矣。此汤之有惭德，而武之未尽善与，况后世之有天下者乎？夫为汉之君者，二世也。为唐之君者，炀帝也。二世也，而阎乐弒之。炀帝也，而化及弒之。二王见弒而天下解网矣，犹逐鹿者犄之，角之，而惟人之所为矣。此汉、唐得天下之正者也。吾谓本朝之受命也，过之流贼。李自成者，积十年之威，驱百万之众，临北京不日而城陷，致崇祯帝身殉社稷。此

① 放伐：谓以武力讨伐并放逐暴虐的君主。

天下之大贼而天下之大仇也。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尤《春秋》之大法也。我朝举义师入关讨之，大军长驱，朝至夕卷，犹炎火之燔[1]飞蓬[2]，沧海之沃燹炭[3]矣。是垓下之围不若是之盛也，虎牢之战不若是之捷也。传曰："王者之师，有征无战。"此三代以来所未有者也。汉、唐之君不其恧[4]乎？夫当时之入关也，非有卞庄刺虎[5]之计也，非有张良借箸[6]之谋也，又非有薛收高垒之策也。投袂星言，自宁远疾驰一百八十里至关，径入敌围，岂有富天下之心哉？盖拯焚救溺有不如是而不可已也。是以至仁伐至不仁，疾如风雨，势如雷电，有何劲敌之不摧灭也哉？不然，自成之师众号百万，秦、晋、楚、豫有天下大半，恐未必能指掌而破之也。且吾观崇祯之变，何其与唐之广明否乱之一迹也。黄巢至长安，一朝克之，称黄王，上尊号，三年而后为李克用所败，更一年而斩于瑕丘。唐僖宗奔兴元，五年还京，又二年而后殂。唐僖宗安拟夫怀宗哉？乃僖宗几失而后得，怀宗身死而国亡，即李贼之强势逾于巢，亦不旋踵而败，以至于尽者。何

---

① 燔：烧。

② 飞蓬：指枯后根断遇风飞旋的蓬草。

③ 燹炭：燃烧的炭火。

④ 恧：惭愧。

⑤ 卞庄刺虎：战国时陈轸说秦惠王，引卞庄子刺虎为喻，先待齐楚交战，乘其两败俱伤时进兵。见《战国策·秦策二》及《史记·张仪列传》。后因以"刺虎"为一举两得之典实。

⑥ 张良借箸：《史记·留侯世家》："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桡楚权者。'具以郦生语告，曰：'于子房何如？'良曰：'谁为陛下书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张良对曰：'臣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后因以"借箸"指为人谋划。

也？盖藉扫除而资帝王也。呜呼！我朝得天下之正，三代以来未之有也。

【校勘记】

〔1〕复出兵邛州堡　邛州，原作"攻州"，据《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改。

〔2〕夜入栏浪和市　原脱"和"字，据《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补。

〔3〕降守将令分讹遇　令分讹遇，原作"令介讹遇"，据《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改。

〔4〕复遣讹啰聿来求所侵兰州米脂等五寨　讹啰聿，原作"讹罗聿"，据《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改。

〔5〕在位二十一年　原脱"一"字，据《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补。

〔6〕执知鄯州高永年而去　鄯州，原作"廓州"，据《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改。

〔7〕不如秦缪公赦孟明　秦缪公，原作"秦穆公"，据《宋史》卷三百五十一《侯蒙传》改。

〔8〕刘仲武何灌等赴之　何灌，原作"何瓘"，据《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改。

〔9〕律成赐名《鼎新》　此句原倒置在"二十八年"后，据《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改。

〔10〕提控纳合买住击败之　纳合买住，原作"纳合买主"，据《金史》卷一百三十四《夏国传》改。

〔11〕十六年遣珝使其太子德任伐金　德任，原作"德旺"，据《金史》卷一百三十四《夏国传》改。下同。

〔12〕年四十六　原脱"六"字，据《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补。

卷六之一　艺文志

诏

汉文帝

发边吏骑诣高奴诏

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侵害边境[1]，所以输遗单于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地[2]，非常故。往来入塞[3]，捕杀吏卒，驱侵上郡保塞蛮夷[4]，令不得居其故。陵轹[①]边吏，入盗，甚骜无道[5]，非约也。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

隋炀帝

答启民诏

君子教人，不求变俗。何必化诸削衽[②]，縻以长缨。

---

① 陵轹：欺压，欺蔑。

② 衽：衣襟。指上衣前交领部分。

宋哲宗

答令能嵬名济等诏元符二年

尔以凶党造谋，数干边吏，而能悔过请命，祈绍先盟。念彼种人[①]，均吾赤子，措之安静，乃副朕心。嘉尔自新，俯从厥志[6]。尔无爽约[②]，朕不食言。自今已往，岁赐仍旧。

敕

宋欧阳修字永叔，号六一居士，庐陵人。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师。谥文忠。

赐西京作坊使知麟州王庆民奖谕敕书

敕王庆民：省所奏"准密院札子节文[7]，以臣撰成麟、府二州绢图一面并序目二册，诣阙上进"事具悉。古之用兵者，必因地形制方略，然后可以策胜败之算，运奇正之谋。尔以材武之资，有敏明之识，自膺柬寄[③]，出守边封，而能周知山川险易之形，历览亭障屯防之要，列为凡目[④]，粲尔条陈。不惟指掌于披图，足以因时而制变。遽兹来上，深体

① 种人：同种族的人。
② 爽约：失约。
③ 柬寄：选拔并委以重任。
④ 凡目：大要与细目。

乃忠。省阅以还，叹嘉曷已。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制

宋曾巩字子固，南丰人。进士。历集贤校理，中书舍人，史馆修撰。

折克行彭保转官制

敕具官某：朕惟羌之猖狂，内相贼虐，致天之罚。爰命六师，开通道途，收复城聚。摧坚获丑，尔功居多。盖夫军赏之行速则众劝，是用进尔之秩，以激士心。尚有不次[1]之恩，以待非常之效。可。

御　札

宋欧阳修

抚问麟府路臣寮口宣

卿等蔚[2]有时材，并分边寄。顾蕴隆之在候，嘉勤瘁以不忘。式示抚存，体兹柬注[18]。

---

① 不次：不依寻常次序。犹言超擢，破格。
② 蔚：盛大。

表

隋启民可汗

乞依服饰表

已前圣人先帝莫缘可汗存日怜臣，赐臣安义公主。臣种末[①]为圣人先帝怜养，臣兄弟妒恶，相共杀臣。臣当时无处去，向上看只见天，下看只见地。实忆圣人先帝言语，投命去来。圣人先帝见臣，大怜臣，死命养活，胜于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还聚集作百姓也。至尊今还如圣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9]。还养活臣及突厥百姓，实无少短。至尊怜臣，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

宋西夏主李元昊

告即位表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②]，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

① 种末：犹血胤、后裔。
② 乾符：旧指帝王受命于天的吉祥征兆。

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10]。父德明，嗣奉世塞，勉从朝命。真主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土之封，显蒙于割裂。臣偶以狂斐[1]，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家邦。于时再让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兹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方之患。至诚沥恳，仰俟帝俞[2]。谨遣驽涉俄疾、你期闷、卧普合济、鬼崖妳，奉表以闻。

西夏主李乾顺

贺正表金天眷二年

斗柄[3]建寅[4]，正帝历更新之旦；葭灰[5]飞管，属皇图正始[6]之辰。四序惟先，一人履庆。恭惟化流中外，德被迩

---

① 狂斐：指狂妄无知者率而操觚或肆言无忌。

② 俞：答应；允许。

③ 斗柄：北斗柄。指北斗的第五至第七星，即衡、开泰、摇光。北斗，第一至第四星象斗，第五至第七星象柄。

④ 建寅：古代以北斗星斗柄的运转计算月分，斗柄指向十二辰中的寅即为夏历正月。

⑤ 葭灰：葭莩之灰。古人烧苇膜成灰，置于律管中，放密室内，以占气候。某一节候到，某律管中葭灰即飞出，示该节候已到。

⑥ 正始：合乎礼仪、法则之始。

遐。方熙律之载阳，应令候而布惠；克凝神于突奥，务行政于要荒[①]。四表无虞，群黎仰治。爰凤阙届春之早[11]，协龙廷展贺之初。百辟[②]称觞，用尽输诚之意；万邦荐祉，克呈献岁之心。谨遣大使武功郎没细、好德副使宣德郎李膺等，赍表诣阙以闻。

宋曾巩

代皇子延安郡王谢皇太后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检校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充彰武军节度使、进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陈免，蒙赐批答不允，仍断来章者。窃以盛威仪于宰路，以重朝廷；强形势于宗藩，用临方夏[③]。宜兼奖渥，属在亲贤。误及冲幼，倍深兢惕。中谢。伏念臣蒙休宸极[④]，托荫慈闱。未阅六甲之书，甫在两髦之岁。揆才至薄，曾无特异之资；知善可迁，窃有自强之志。已尘高位，愧乏微劳。讵意仁恩，更崇命秩。抗等威于元宰，跻爵列于真王。自顾空疏，将安报称？兹盖伏遇皇太后殿下辅成世教，阴厚人伦。均至爱于诸孙，假余光于稚齿。致兹异数，猥被谫能。敢不自励童蒙，向慕日新之益；庶几壮大，仰酬坤育[⑤]之私。

---

① 要荒：要，要服；荒，荒服。古称王畿外极远之地。亦泛指远方之国。
② 百辟：百官。
③ 方夏：指中国、华夏。与"四夷"相对。
④ 宸极：即北极星。借指地位。
⑤ 坤育：谓大地培育万物。比喻母德。古代多用以颂扬皇后。

奏　疏

汉虞诩字升卿，陈国武平人。官至尚书令。

议复三郡疏

臣闻子孙以奉祖为孝，君上以安民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汤、武也。《禹贡》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上郡龟兹县有盐官。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北阻河山，乘厄据险。因渠以溉，水舂[1]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而遭元元[2]无妄[3]之灾，众羌内溃郡县，兵荒二十余年。夫弃沃壤之饶，损自然之财，不可谓利；离河山之阻，守无险之处，难以为固。今三郡未复，安定、北地、上郡。园陵单外，而公卿选懦[4]，容头过身[5]，张解设难，但计所费，不图其安。宜开圣德，考行所长。

后汉武宣刘皇后名娥，字丽华，太保刘殷女。性孝友敦，诵诗籍。见《列女传》。

---

① 水舂：水碓。
② 元元：百姓；庶民。
③ 无妄：意外；不期然而然。
④ 选懦：柔弱怯懦。
⑤ 容头过身：谓如头可容，身即得过。比喻得过且过。

救廷尉陈元达疏

伏闻将为妾营殿，今昭德足居，凰仪非急。四海未一，祸难犹繁。动须人力资财，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国家大政。夫忠臣之谏，岂为身哉？帝王拒之，亦非顾身也。妾仰谓陛下上寻明君纳谏之昌，下忿暗主拒谏之祸。宜赏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纳，而反欲诛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祸由妾而招，人怨国疲，咎归于妾，拒谏害忠，亦妾之由。自古败国丧家，未始不由妇人者也。妾每览古事，忿之亡食，何意今日妾自为之！后人观妾犹妾之视前人也。复何面目仰侍巾栉，请归死此堂，以塞陛下误惑之过。

隋长孙晟字季晟[12]，代人。官至泰州总管、左骁卫将军。

奏处染干疏

染干部落归者既众，虽在长城内，犹被雍闾抄略，往来辛苦，不得宁居[13]。请徙五原，以河为固，于夏、胜两州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任情放牧，免于抄掠，人必自安。上并从之。

唐唐璇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为朔州刺史。永淳中，突厥围丰州，都督崔智辩战死[14]，朝廷议弃丰、保、灵、夏，休璟疏止之。

乞守丰州疏

丰州控河遏寇，号为襟带[1]。自秦汉以来，常郡县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丧乱，不能坚守，乃迁就宁、庆，戎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灵、夏为边。唐初，募人实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废之，则河傍地复为贼有。而灵、夏不足自安，非国家利也。高宗从其言。

宋贾昌朝字子明，真定获鹿人。进士。官至观文殿大学士。谥文元。

请勿数更守臣疏

太祖收方镇之权，以为万世利。及太宗时，将帅率多旧人，犹能仗威灵，所向有功。近岁因西羌反叛，骤择将领，而士不练习，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故战则必败。此削方镇太过之弊也。况今武臣多亲旧恩幸，出即为将，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万人之命，是驱之死地矣。此用亲旧恩幸之弊也。请自今方镇守臣无数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帝嘉纳之。

滕元发字达道，东阳人。知谏院。

---

① 襟带：衣襟和腰带。比喻切于实用，不可暂离之物。

请击夏秉常疏

继迁死时，李氏几不立矣。当时大臣不能分建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为患。今秉常失位，诸将争权，天以此遗陛下，若再失此时，悔将无及。请择立一贤将，假以重权，使经营分裂之。可不劳而定，百年之计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

张亢有传。

请置总领疏[15]

旧制，诸路总管、钤辖、都监各不过三两员，余官虽高，止不过一路。总管、钤辖不预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员，少亦不减十员矣。事不相统，论亦互异。请下韩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马步军八千已上至万人，择才位兼高者为总领，其下分为三将：一为前锋，一为策前锋，一为后阵。每将以使臣、忠佐三两人，分屯要害之地。敌小入则一将出，大入则大将出。今使延州三大将，鄜州一大将，保安军及西路巡检德靖寨共为一大将，则鄜延路兵五万人矣。原渭州、镇戎军各一大将，渭州山外及瓦亭各一大将，则泾原路五万人矣。又量敌数多少，使邻路出兵应接，此所谓常山蛇势也。

奏边机十事疏

王师每出不利，岂非节制不立，号令不明，训练不至，

器械不精？或中敌诡计，或自我贪功；或左右前后自不相救，或进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为持权所逼，或因懦将所牵；或人马困饥而不能奋，或山川险阻而不能通：此皆将不知兵之弊也。未闻深究致败之由而为之措置，徒益兵马，未见胜术。一也。

去春敌至延州，诸路发援兵，而河东、秦凤各逾千里，泾原、环庆不减十程。去秋贼出镇戎，远自鄜延发兵，千里远斗，锐气已衰。如贼已退，乃是空劳师徒。异时更寇别路，必又如此。是谓不战而自弊。二也。

今鄜延副都总管许怀德兼管勾环庆军马，环庆副总管王仲宝复兼鄜延，其泾原、秦凤总管等亦兼邻路，虽令互相策应，然环州至延州十四五驿，径赴亦不下十驿；泾原至秦凤千里，若发兵互援，而山路险恶，人马之力已竭。三也。

四路军马各不下五六万。朝廷罄力供亿，而边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万人，亦未见功效。且兵无节制一弊，无奇正二弊，无应援三弊，主将不一四弊，兵分势弱五弊。有此五弊，如驱市人而战，虽有百万，亦无益于事。四也。

古人教习，须三年而后成。今之用兵，已三年矣。将帅之才孰贤孰愚，攻守之术孰得孰失，累年败衄，而居边要者未知何谋。使更数年未罢兵，国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饥馑，加之以他寇，则安危之策，未知何如。五也。

今言边事者甚众，朝廷或即奏可，或再详究以闻，或

付有司。前条方行，后令即变。胥吏有钞录之劳，官吏无商略之暇，边防军政，无一定制。六也。

夏竦、陈执中皆朝廷大臣，凡在边事，当付之不疑。今但主文书、守诏令，每有宣命，则翻录行下，如诸处申禀，则令候朝旨，如是则何必以大臣主事。七也。

前河北用兵，减官以省费。今陕西日以增员，如制置青白盐使副、招抚蕃部使臣十余员，所占兵士千余人，请给岁约万缗。复有都大提举马铺器甲之类，诸州并募克敌、致胜、保捷、广锐、宣毅等兵[16]，久未曾团结训练，但费军廪，无益边备。八也。

今军有手艺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挥，抽占三分之一。如延州诸将不出，即有兵二万，除五千守城之外，其余止一万五千。若有警急，三日内不能团集，况四十里外便是敌境，一有奔突，何以备之？九也。

陕西教集乡兵，共十余万人。市井无赖，名挂尺籍，心薄田夫[17]，岂无奸盗杂于其中。苟无措置，他日为患不细。十也。

刘平字士衡，开封祥符人。进士及第。官至鄜延副总管、静江军节度观察使留后。谥壮武。

攻守疏

五代之末，中国多事，唯制西戎为得之。中国未尝遣一骑一卒，远屯塞上，但任土豪为众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赋所入，足以赡兵养士，由是无边鄙之虞。太祖定天

下，惩唐家藩镇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赋入，自节度以下，第坐给奉禄。或方面有警，则总师出讨。事已，则兵归宿卫，将还本镇。彼边方世袭，宜异于此。而误以朔方李弊兴、灵武马继业一切亦徙内地。自此灵、夏仰中国戍守，千里运粮，兵民并困。

其后灵武失守，而赵德明惧王师问罪，愿为藩臣。于时若止弃灵、夏、绥、银，与之限山为界，则无今日之患矣。而以灵、夏两州及山界蕃汉户并授德明，故蕃甲治兵，渐窥边隙，鄜延、环庆、泾原、秦陇所以不能驰备也。

今元昊嗣国，政刑惨酷，众叛亲离，复与唃厮啰构怨，此乃天亡之时。若乘此用鄜延、环庆、泾原、秦陇四路兵马，分两道，益以蕃汉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万，三倍元昊之众，转粮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职，自防御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给以衣禄金帛；又以土人补将校，使勇者贪于禄，富者安于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乃遣使谕唃厮啰，授以灵武节度，使挠河外族帐，以窘元昊。复出麟、府、石州蕃汉步骑，猎取河西部族，然后以大军继之，元昊不过鼠窜为穷寇尔，何所为哉！

且灵、夏、绥、银地不产五谷，人不习险阻，每岁资粮，取足洪、宥。我苟得之，以山为界，凭高据险，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戍兵镇守。此天险也。请召边臣与二府定守御长策。疏未报。

杨偕字次公，坊州中部人。进士。官至工部侍郎。

修宁远寨疏

宁远寨在河外，介麟、丰二州之间，无水泉可守。请建新麟州于岚州，有白塔地可建寨屯兵。谓迁有五利，不迁有三害。省国用，惜民力，利一也。内御岢岚、石府州沿河一带贼所出路，利二也。我据其要，则河冰虽合，贼不敢逾河而东，利三也。商旅往来以通货财，利四也。方河冻时，得所屯兵马五七千人以张军势，利五也。今麟州转输束刍斗粟，费直千钱。若因循不迁，则河东之民，困于调发无已时，害一也。以孤垒饵敌，害二也。道路险阻，援兵难继，害三也。且州之四面，属羌遭贼驱胁，荡然一空，止存孤垒，犹四支尽废，首面心腹独存也。今契丹又与西贼共谋，待冰合来攻河东。若朝廷不思御捍之计而修宁远寨，是求虚名而忽大患也。况灵、夏二州，皆汉唐郡，一旦弃之，一麟州何足惜哉！

欧阳修

请不弃麟州疏

麟州天险不可废。废之，则河内郡县，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驻并河内诸堡，绥急得以应援，而平时可省转输，于策为便。

夏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人。以父荫，官至武宁节度使，封郑国公。谥文庄。

论兵事疏

顷者继迁逃背，屡寇朔方。至道初，洛苑使白守荣等率重兵护粮四十万，遇寇浦洛河，粮卒并没，守荣仅以身免。吕端始欲发兵由麟府、鄜延、环庆三路趣平夏，袭其巢穴，太宗难之。后命李继隆、丁罕、范廷召、王超、张守恩五路入讨，继隆与罕合兵，行旬日，不见贼；守恩见贼不击；超及廷召至乌白池，以诸将失期，士卒困弊，相继引还。时继迁当继捧入朝之后，曹光实掩袭之余，遁逃穷蹙，而犹累岁不能剿灭。先皇帝鉴追讨之漸，戒疆吏谨烽候，严卒乘，来即驱逐之去，无追捕也。

然拓拔之境，自灵武陷没之后，银绥割弃已来，假朝廷威灵，其所役属者不过河外小羌耳。况德明、元昊相继猖獗，以继迁穷蹙，比元昊富实，势可知也；以先朝累胜之士，较当今关东之兵，勇怯可知也。以兴国习战之师，方沿边未试之将，工拙可知也；继迁窜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势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粮不支，师行贼境，利于速战。傥进则贼避其锋，退则敌蹑其后。老师费粮，深可虞也。若穷其巢穴，须涉大河，长舟巨舰，非仓卒可具也。若浮囊挽梗，联络而进，我师半渡，贼乘势掩击，未知何谋可以捍御？臣以为不较主客之利、不计攻守之便而议追讨者，非良策也。因条上十事。

明倪岳字舜臣，钱塘人。天顺元年进士。翰林编修，历官至吏部尚书。赠少保，谥文毅。

言边事疏

近岁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忽、乜加思兰大为边患，盖缘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于屯扎，腹里之地，道路旷远，难于守御。拥众长驱，远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数十百里。沿边诸将，或婴城自守，或拥兵自卫。轻佻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锋，又不能邀其归路。寇遂源源而来，洋洋而去。以致上廑庙虑，遣将徂征。然四年三举，一无寸功。杀伤我士卒，悉泯弗闻；掇拾彼器械，虚张声势。考其功籍所载、赏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权门之厮养，而骨委战尘，血膏野草者，非行伍之卒，即转饷之民。天怒人怨，祸机日深，非细故[1]也。况夫京营之兵，素为冗怯。临阵退缩，反隳边兵之功；望敌奔溃，久为敌人所侮。此宜留镇京师，以壮根本；顾乃轻于出御，以亵天威。且延绥，边也，去京师远；宣府、大同，亦边也，去京师近。彼有门庭之喻，此无陛楯[2]之严，可乎？顷兵部建议，遂于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万，并力以援延绥，而不计其相去既远，往返不迨。人心厌于转移，马力罢于奔轶[3]。万一此或有警，彼未可离，首尾受敌，远近坐困。谓为得计乎？

臣又闻军旅之用，粮食为先。今延绥之地，兵马屯

① 细故：细小而不值得计较的事。
② 陛楯：执楯侍卫陛侧，指护卫。
③ 奔轶：快跑，迅速前进。

聚，刍粟之费，日赖资给。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飞刍挽粟[1]之役，道路愁怨，井落空虚。幸而至也，束刍百钱，斗米倍直；不幸遇贼，身已掳矣，他尚何计？输将不足则有轻赍，轻赍不足又有预征。呜呼！水旱不可先知，丰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预征也！至甚不得已，则令民输刍粟以补官，然媚权贵、私亲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仓庾无升合之入。又令民输刍粟而给盐，然恃豪右专请托者，率占虚名而鬻之，商贾费倍蓰[2]之利。官级日滥，盐法日沮，而边储不克如故也。

又朝廷出帑藏以给边者，岁为银数十万。山西、河南之民输轻赍于边者，岁亦不下数十万银。日积而多则银益贱，粟日散而少则粟益贵。或以茶盐，或以银布，名为准折粮价，实则侵克军储。故朝廷有糜廪之虞，士卒无饱食之日。由是观之，贼势张而无弭之之道，兵力敝而无养之之实。徒委西顾之忧于陛下，谁果分忧尽心效力乎？

采之建白[3]，察之论议，则又往往纷纭者。率谓复受降之故险，守东胜之旧城，则东西之声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第二城之废弃既久，地形之险易未知。况欲复城河北以为之守，必须屯兵塞外以为之助。出孤援之军，涉荒漠之地，辎重为累，馈饷为难。彼或佯为遁逃，潜肆邀伏，或抄掠于前，蹑袭于后。旷日持久，露

① 飞刍挽粟：谓迅速运送粮草。
② 倍蓰：谓数倍。倍，一倍；蓰，五倍。
③ 建白：谓对国事有所建议及陈述。

行野宿，人心惊骇，军食乏绝。进不得城，退不得归，一败涂地，声威大损。又谓统十万之众，裹半月之粮，奋扬威武，使河套一空。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胜；孙吴之法，以逸待劳。今欲鼓勇前行，穷搜远击，乘危履险，侥幸万一。运粮远随，则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则孤不可援。况其间地方千里，绵亘无际，既无城郭之居，亦无委积之守。彼或往来迁徙，罢我驰驱，或掩袭冲突，挠我困惫。寇贼安望于成擒，中国复至于大创。失坐胜之机，蹈覆没之辙，必矣！甚至谓昔以东胜不可守，既已弃东胜；今之延绥不易守，不若弃延绥。则兵民可以息肩，关陕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地，皆受之于天与祖宗，不可忽也。向失东胜，故今日之害萃于延绥，而关陕骚动；今弃延绥，则他日之害钟于关陕，而京师震惊。贼逾近而莫支，祸逾大而难救，此实寡谋，故尔大谬。呜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鲜，高谈奚取焉？

以臣论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尽者，举而措之，其为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将权，以一统制而责成功。曰增城堡，广斥堠，以保众而疑贼。曰募民壮、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费。曰明赏罚、严间谍，以立兵纪而觇贼情。曰实屯田、复漕运，以足兵食而舒民力。

边 漕 疏

今关陕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给。而三方之地，俱近

黄河。其间虽有三门、析津、龙门之险，然昔汉、唐粮饷由此而通，即今盐船木筏，往来无滞。且以今户部所计，山西米豆必令运贮榆林及保德州县诸仓，河南米豆必令运贮潼关卫及陕州诸仓。其诸州、卫地皆濒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当今陆运之害，公私之利奚啻万万也。况今河道当潼关之北数十里，接连渭河，可通陕西及凤翔、巩昌。渭河西流数十里接连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边堡。渭河西流三百余里接连泾河，可通庆阳。又龙门之上旧有小河，径通延绥。倘加修浚，必可行舟。此宜简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势，按求古迹，某处避险可以陆运，某处可立仓以备倒运，某处可造船以备装运。淤塞悉加导涤，漕河务在疏通，毋惮一时之劳，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则不但三方之困可纾，虽四方之物，无不可致矣。

杨琚字□□，延绥人。成化二年，延绥纪功兵部郎中。

移堡防边疏

河套屡为边患。近有百户朱长，年七十余，自幼熟游河套，亲与臣言："套内地广田腴，亦有盐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种食。"正统间，有宁夏副总兵黄鉴奏，欲偏头关、东胜关、黄河西岸地名一棵树起，至榆沟、速迷都六镇、沙河海子、山火石脑儿、硷石海子、回回墓、红盐池、百眼井、甜水井、黄沙沟至宁夏黑山嘴、马营等处[18]，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台，东西七百余里，实与偏头关、宁夏相

接，惟隔一黄河耳。当时议者以为地土平漫难据，已之。而实可因便修举者也。

王复□□□□。景泰时，官至整饬边备兵部尚书。

整饬边备疏

延绥东自黄河岸府谷堡，西止定边营，接宁夏花马池。东西萦纡二千余里。内多险隘，境外临边，无有屏障，止藉墩台、城堡为守备。旧城堡二十五处，参差不齐，烽火不接。北面沿边一带，墩台稀疏空阔，难以瞭望。臣等计议，府谷筹十九堡，俱系极边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几可守。府谷移出芭州旧城，东村堡移出高汉岭，响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门堡移出十顷坪，大兔鹘堡移出响铃塔，白洛城移出砖营儿，塞门堡移出务柳庄。不惟东西对直捷径，而水草亦各便利。内高家堡至双山堡、榆林城、宁塞营、安边营、定边营相去隔远，合于各该交界地名崖寺子、三眼泉、柳树涧、瓦札梁各添哨堡一座，就于邻近营堡量摘官军哨守。又于安边营起，每二十里筑墩台一座，共二十四座，连接庆阳。定边营起，每二十里筑墩台一座，共十座，连接环县。俱与附近官军量拨守瞭。北面沿边一带空远者，各添墩台一座，共三十四座，随其形势，广其规制。庶几墩台稠密，营堡联络，而缓急易于策应矣。

余子俊有传。

计虑贼情疏

孛罗忽、阿加思兰等自成化五年相继入河套住牧，沿边一带及腹里地方被其出没抢掠。节次调集客兵及陕西、山西、河南三省军民供给军饷，劳我军马，耗我边储。通查本年以来运粮四十万石，料五十万石，草一千万束，止足成化九年二月终止支用。缘今年陕西、山西俱被灾伤，秋收荒歉，又况连年供饷，财力困竭，若不急早计虑，或恐外患未弭，内患复作。

臣等议得，今冬无警，及合措置。明年三月起至成化十年二月终止，此系一定事势，非比臆度而言。倘阿罗出等又复过套潜住，我军疲饷乏，何以待之？乞敕户、兵二部再行酌议，行令总兵官武靖侯赵辅并参赞军务右都御史王越目下，将现调军马相机战守候令。冬无警，自合班师。若是仍不过河，即于成化九年二月内，就将陕西该运粮草人夫内摘拨五万名，每名于本年该纳税内免其远运边粮二石，以充盘费。又各于腹里经过附近仓分关与食米一石及再免一年。民间户口食盐、钞贯并杂泛差役少示宽恤。趁本年三月四月敌马瘦弱，各备器具，团聚一处，于正统年间原埋石埂上边山，铲削如壁，俱高一丈五尺。前项远来官军，量与银各一两，免放休息。其堪中马匹摘拨官军，送去延安、绥德、鄜州，庆阳、环县、固原等处，趁草喂养，就当休歇，以防深入。两月之间，前项铲削边山纵或不能俱完，要害去处已为有限，止以步军守之。彼若不能得利，必将遁归。先此计算措置，以后事宜，另行定夺。

陈 言 疏

榆林切近河套，东西相去二千余里，原设守备官军两班轮流，不过二万六千余名，一遇侵犯，便调客兵防御。军饷劳费，无有终穷。该镇守等官会议，合于榆林城添设三卫，安边营并镇羌堡各添设一卫。部议止。令将天顺年间陕西清出远年无勾同名同姓、连年奏告不曾着役军人，并召募壮勇，各处情重罪囚，编发充军于榆林等卫收伍，到今一年不及千名。若将清解云南、两广、福建、浙江卫所不服水土军人收发榆林等卫，彼处军伍未至空虚。揆之事势，不为无理。伏望圣裁。

边 务 疏

榆林系延绥极边、总会军马去处，天顺八年开设榆林驿衙门不设官吏，止将绥德卫见在本城操备马队官军数内摘拨一百名，委官管领，专一在驿走递。凡遇出哨等项，俱免调遣。臣等查得，榆林驿至鱼河驿，鱼河驿至银川驿，各远八十余里，其鱼河、银川二驿，各设上等马五匹、中等马四匹、下等马四匹，骡十头。马因路远沙深，常致走伤倒死。骡头虽设，不能济用。若将榆林驿铨驿丞一员，吏一员，设马二十匹，照旧拨用廪给。延安府管辖迤南半程归德堡添腰站一处，设吏一名、马一十五匹，不拨廪给，令榆林驿带管。鱼河驿见有驿丞、吏典，设马一十五匹，照旧拨用廪给。迤南半程碎金崖堡添腰站一处，设吏一名、马一十五匹，不拨廪给，令鱼河驿带管。所添

腰站，不必铸降印记。银川驿见有驿丞、吏典，设马十匹，照旧拨用廪给。每站各止四十余里，马匹虽少，不致劳累。但所佥前项马匹数目，比之腹里驿分多寡不同。

合将延安府纳米因人，照见行事例，折收银两在官。见无马匹，动支[1]置买。以后若遇各驿额设马匹，因为飞报军情走死，动支前银买补。若系克减草料瘦损倒死，所设马夫赔补还官。合用铺陈，亦合从俭。每二年动支前银置买青、红、三梭并棉花，做造一次。每驿止置青、红绢铺陈三副，以备应付上等使客，著为常例，毋擅更易。其榆林驿若似近年动调军人马匹不敷，一时权宜，量拨陕西潼关、南阳等处软弱军人马匹协济，却将榆林驿见拨走递绥德卫惯战官军一百零一员名退出，交与把总官员，照旧管领战守。臣等所见，一则增兵，一则节财。乞敕兵部再详议合，无俯从。

边　务　疏

先该臣等议得，定边、新兴、安边、永济四营堡，俱系平漫沙漠，去处难以打墙、挑壕，军马难于出入。及镇靖堡已行奏准，挪回塞门。今定边等四营堡俱各挪移就险，但定边营接连宁夏花马池营，合当照旧不动。止将新兴堡挪于迤南古迹海螺城，安边营挪于迤南中山坡，永济堡挪于迤南上红寺。镇靖堡不必挪回塞门，却挪于迤北白塔涧口，以守则固，以战则利。其永济、安边、新兴三处旧

---

① 动支：提用；动用。

堡营房，不许拆动。永济、新兴城、小常川轮拨官军三队，安边城、大常川，轮拨官军六队守护。遇警或欲扑营，按兵老家。及把都河、石涝池、三山三堡俱系创设，官军数少，又且全无器械，及沿边创修崖寨八百余座，器械亦无。合当奏请，颁给神枪三千把，以备战守。

开设学校疏

榆林城坐落绥德迤东二百五十里之远。永乐、宣德年间，镇守都指挥在于绥德，操练军马，守御地方。河冻之后，不时出哨，至榆林城而止。正统年来，侵犯日甚，命镇守、总兵、巡抚、内外官员将军马挪出榆林城常住，节制东西二路军马，以为久远御备之计。即今东西二路城堡陆续增至二十九处，榆林城实居其中。近已开设榆林一卫，生齿浩繁，子弟率多美质，尽堪教养。况时常迎接诏敕，并进表笺，无人供事。及照军中凡遇卜日、用药，亦各缺人。

臣等议得，榆林卫实当万万年镇御重地，合照正统年间凉州、洮州二卫添设学校事例，开设儒学及阴阳、医学各一所。设教授一员，吏一名。生员于本城并东西二路俊秀子弟内选充。其科贡等项事宜并该设训导，候有成功之日，另行酌量，会奏定夺。阴阳、医学各设官一员，于民间访保术业精通者，送部考用。乞敕礼部详议，可否奏请开设。

杨一清字应宁，巴陵人。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

修理边墙疏

延绥城堡，据险宁夏、甘肃，河山阻隔，贼虽侵犯，为患犹浅。惟花马池至灵州一带，地里宽漫，城堡稀疏，兵力单弱，一或失守，寇众拆墙入犯，诚非细故。成化时，宁夏巡抚徐廷璋修边墙二百余里，开浚沟堑一道，延绥地方边墙壕堑又得巡抚余子俊修浚完固，北丁不复入套者二十余年。世平人玩，边备稍疏。连年拥众拆入，我军动辄失利。一二年来，寇复大举，攻陷清水营，残破花马池。上廑宸虑，敕臣经理。臣自庆阳直抵灵州一带，边墙、城堡、墩台，躬亲阅视，广集众思，始有定论。其大要有四：修浚墙堑，以固边防；增设卫所，以壮边兵；经理灵、夏，以安内附；整饬韦、州，以遏外侵。当务之急，莫先于此。

伏见受降城据三面之险，当千里之蔽。正统以来，舍受降而守东胜，已失一面之险。又辍东胜以就延绥，则以一面之地遮千余里之冲，遂使河套沃壤为寇瓯脱[①]，巢穴其中。而尽失外险，反备南河，此陕西北边之患所以相寻而莫之解也。兹欲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连宁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开屯田数百里，用省内运。及今将延绥、宁夏一带边防设法整饬，贼来有以待之，或数十年未敢轻犯，我得休养生息。东胜之地，未必终不可复也。

---

① 瓯脱：古代少数民族屯戍或守望的土室。

王轮字教泉，满洲人。巡抚延绥都御史。

因事掇[1]愚亟图整饬疏

榆林镇城，成化年间自绥德州移设。榆林先任巡抚余子俊长虑却顾，规宏图远，可谓详且密矣。彼时套中生齿未繁，故备冬防秋，提备有期。主客兵马，调遣不烦。自弘治年间，火筛盘踞套内，跳梁凭凌，榆林遂尔多事。即今防边难以尽泥常格。况事体窒于因循，人心玩于积习，若不及今亟反其势而整饬之，日复一日，愈难措置。臣以菲劣，待罪巡抚，忧心如焚，不敢苟安。谨条为六事，为皇上陈之。

镇守总兵官之敕谕者，所以震轧诸将、调度各营也。臣恭睹延绥总兵官李辅敕谕，未见开有节制副参游守等将字样，将何以杜骄抗之渐？此敕谕之宜申明者一。

西路参将正统年间驻札旧安边营，成化年间暂移新安边，原非奉有钦。依今旧安边之地势切近大边，东连宁塞，西接砖井，比之昔年孤悬者，势有不同。合无将参将仍移旧安边，以便调度。此将领之驻札者一。

东路参将与高家堡守备，兼管大柏油堡。西路参将与清平堡守备，兼管龙州城。定边守备与领班都司，兼管班军。平居无事，十羊九牧。一时有警，彼推此避，非法之善也。及查，大柏油堡去东路参将驻札神木地方，龙州城距清平守备驻札地方，各止四十里，策应颇便。昔年定

① 掇：发表或表示出来。

边未设领班都司，班军隶属守备。今既设有领班都司，而守战岂得兼隶。今议将大柏油堡专属东路参将，龙州城专属清平守备，班军专听领班都司管辖。责成既专，庶事有统。此专官之责成者一。

西路镇靖堡地方广阔，兵马众多，把总名位太轻，难以制驭。合无将镇靖把总改设守备一员，东连龙州，西接靖边，俱听提调。清平守备改移威武堡驻札，提调清平、怀远二堡。夫各堡既有守备，不必仍听西路参将遥制。合无将宁塞起至盐场一十二堡，专属西路参将管辖。靖边、龙州、镇靖三堡，听镇靖守备管辖。清平、威武、怀远三堡，听威武堡守备管辖。官不加增，而防御亦不误。此堡官之改设者一。

延绥镇城，先年开设绥德州，今之榆林为出哨水头也。先任巡抚余子俊改驻榆林，真为远虑。彼时敌未入套，防冬为急，因设安边所于西路，隶庆阳卫。镇羌所于东路，隶榆林卫。以俟渐次填实。臣查得安边、镇羌各所一带，流寓之人希图开垦荒地，逃避民差，两相影避。今议将安边、镇羌二所附近流寓之人，愿应军者听其应军，每军一名，许种地一顷，永不起科，各随地编附各所。其不愿应军者，各将地查明还官，召军开垦。则操备防守，利有两全。此军伍之填实者一。

先年投降男子解送兵部，审实安置两广。近年榆林镇城遇有走回人口、失迷乡贯、不愿归籍及西番各种被抢、投降者，不知起自何年，俱收通事。食粮一失，其心遂而奔轶。朝出此城，暮入彼帐，我之虚实险易无不周知。

臣以为除原系本镇本省人役，或听召认，或收通事，无容别议；其别省失迷乡贯者，听臣审明，咨解山东巡抚衙门，查沿海卫，分拨给空地、月粮米石，勿令失所，则投降之处置者一。如果刍荛[1]可采，伏乞敕部议复。

王遴有传。

量复城堡官员疏

臣抚属延、庆二府，逼近河套，为秦晋门户。成化年间，该先抚臣余子俊开设城堡三十六处，并筑边墙一道。沿至近年，沙壅水决，鲜有完壁。而吉能等复占据河套，可不预为之防乎？臣访得本镇先年俱特设修筑城堡官员，后因修筑事完，裁革。虽岁月无从考证，然故老往往称述。至嘉靖三十二年，该都御史张珩援例题复前项修筑城堡官员，设参政一员于庆阳驻札。参议一员于绥德驻札，专一修筑两府四卫城堡。此则见于今日，文案俱存，非徒称述而已，一时边堡多著成绩。后至嘉靖三十六年，随将参政、参议裁革，原管修筑事务，责成守巡河西道榆林靖边道带管。各官俱有本等职业，不能兼理，而守巡河西道，又非臣所专属，以故节次题设。

即臣所目睹者，如榆林镇城及绥德、米脂、义合、开荒、碎金、鱼河、归德、常乐、双山、响水等堡，大概城皆及肩之墙，墩皆盈尺之土，万万不能防御。以臣之愚，再三

① 刍荛：浅陋的见解。多用作自谦之辞。

计之，合无止设府同知一员，定拟专管修筑城堡事务，延安府带衔，榆林镇驻札。先尽沿边三十六城堡，次及近边葭州、绥德州、神木、米脂、府谷、安定、保安、安塞、清涧等县，次及民间堡寨窑窨，逐一相度，渐为修理。听臣总视督考于中，不许别衙门差占。庶事有专责，人无冗费矣。

经理黄河运道疏

臣所抚属如东路神木、府谷及大柏油，以至黄甫川诸堡，皆道路阻绝，人烟稀少，商贩不至。而府谷一县治之中，逃亡殆尽，存者仅三十余家，其他可知也。即各军领去官银，一时无从籴买，当图多方拯救，似难循袭故常。以臣之愚计之，御边莫先于足兵，募兵莫先于足食；而足食之计，惟有理河运、广为储蓄而已。

若黄甫川、清水营、木瓜园、孤山、镇羌、永兴六堡，则皆近河者也。臣旧为岢岚副使时，尝一通河运以济偏头关支储。而晋之兴、临、保德，秦之葭州、吴堡，舟皆直达于边，近者止隔二三十里，远者不过五六十里，如京运间支通仓事例也。当时谓臣所举，出于寻常心思之外，咸以为便。臣愚谓今日足食以济府谷一县、黄甫川六堡之急计，莫有善于此者。盖府谷、黄甫川等处，地势稍南，尤便于偏头关耳。

合无容臣量造运船二三十只，每只约载五六十石，一面动发官银，于山西兴、临、保德各积粟地方易买，仍行之彼处，按抚衙门转行。府、州、县官员，当念恤邻之义，勿得遏籴自便。一面听臣行文陕西布政司，将抚属葭州、吴

堡县应解本镇钱粮，改纳本色，俱听臣运赴府谷县量盖仓廒收贮，以济一县六堡之急。

盖府谷为总会之处，去河只隔一里，无盘拨[①]之费。黄甫川、清水营去河止二十五里，因而挖运及之，亦无寇钞之扰。惟孤山去府谷四十里，镇羌、永兴、木瓜园去府谷六十里，虽跋涉稍远，若乘时放之，及量为运送，较之商贩不至、籴买不出者，亦大有间也哉。或者谓船多恐敌缘之而渡，贻害河东。然造船非自今日始也。各处渡口官造渡船甚多，民间亦有装载柴米船只，节年[②]未闻有窥伺之者。况臣前在岢岚所造船只因破此议，止堪渡人，不堪渡马，群情始释。此见尤可考者也。

议处入卫游兵疏

嘉靖二十九年以后，因蓟镇失事，选兵入卫。盖谓蓟镇主兵，一时操练不及，特暂调耳。故节年有责成督抚诸臣操练主兵减调客兵之议。今本镇入卫之兵四枝，人既不胜其苦。近年又该总督蓟辽军门于内抽选精壮九百名，置之标下。入卫之兵又责令臣等补足，是四枝之外又加九百名矣。乞敕该部从长议处，延镇前项入卫之兵何年可以减调，蓟镇主兵何年可以练成。如客兵果不可减，主兵果不能练，延镇危急至此，作何处置。应否将蓟镇操练主兵银两、召募土著银两，每年解送延镇若干，以凭另

① 盘拨：搬运。
② 节年：积年；历年。

行召募。其总督蓟辽军门标下所抽选者九百名，原非入卫之数，似当照旧还延者也。

禁革调操疏

延绥一镇，设边堡三十六座，正、奇、参游一十一营，各有原额兵马除游兵四枝入卫蓟镇外，其余在镇战守、保障，法甚善也。不知起自何时，因入卫游兵多有逃，故补发不及，就于各堡各营调军，抢马较足而行。此其重在入卫，虽堡营空虚不计也。近该臣接管，阅视兵马，惟正兵营与臣标下稍堪出战。至各营，不但不堪，且不成行伍，求一精壮之军、一膘壮之马绝无。臣问之，皆云挑去入卫矣。即有一二，又该本镇总兵官挑为尖儿手矣。夫倭养好马、召选好军，旋复挑去征剿，以后孰肯为之，以资人用哉？此营堡所以日废也。以臣之愚，当先自禁革调操始，庶营堡战守有资矣。

东协移驻孤山疏

延绥原有协守副总兵一员，所统奇兵一营，居常[1]驻扎本镇。有警则听调堵截，防秋则东路备守。夫居常既有驻兵之费，而防秋复有客兵之支。至于各堡有警，应援常失之不及，甚属未便。臣愚以为，孤山在东路之中，可将副总兵改为分守延绥，东路移驻孤山以守要害，不惟秋防省行粮之给，且应援无后期之虞，虽河东保德等地亦有

① 居常：遵常例，守常道。

恃而无恐也。臣愚以为移之便。

郜光先有传。

仰仗天威疏

黄台吉等盘踞河套，族类渐蕃，向虽纳款求和，犹是怀疑观望。迩来伏蒙皇上溥天地之仁，容春秋之贡，且准其互市，均其封赏，彼虽异类，亦有人心。此风一闻，悉皆悔悟，无不举手加额[①]，罗拜[②]感恩，随差使我。勺太等赏执番文叩边求市，且套中吉能习见河东俺答等皆授官职，重蒙钦赏，允行开市，再三恳求，欲要延、宁二镇一体交易。由昔而观，恐犹多伪，就今而论，似属真诚。合无将延、宁二镇议过，至市应行事宜，开陈上请。

一　议处抚赏。宣大互市，宴劳赏赐，所费不赀。延、宁二镇，荒凉穷边，难与彼同。但彼厚此薄，亦恐致有他议。抚赏之用不得不力为之计也。及查宣大总督具题，该户部复议，行令各镇各动客兵银一万两，专备抚赏。合无比照宣大事例，延绥于客兵银内动支。宁夏除支剩银饷并扣还折色共三千两外，不敷之数于大小二池盐课内奏支，专听互市一切宴赏之用，事完分别造册奏缴。

一　议定市期。查得宣大市期原定二月，套中互市当在三月。每开市一次，许十日即止。今岁时期已愈，虽

① 加额：双手放置额前。旧为祷祝仪式之一。亦用以表示敬意。
② 罗拜：环绕下拜。

奉俞旨，不拘月份，姑与一开。仍严谕吉能，传示部落。此番事起仓卒，官司买办不全，商贩一时难集。如大家止许市马一二匹，余小家或每家一匹，或两家一匹，不许贪多拥挤。货物不足，徒费往返，以后坚守明誓，市厂严肃，每年三月许开市一次。预期广召商贩，多置货物，大行开市。如市完之后，即各安生理[1]，再不许纵容部落叩边求市。违者传令加罚。

一　处置市货。延、宁二镇仓库空乏，既无官银可权商本，又无大商可与交易。若互市一行，部落云集，其势有不得不取给于官者。但入市之初既难定数，交易之货亦难预约。查得各镇桩朋、肉脏、地亩等银，原系买补各营入卫倒、死马匹正项。今既互市，前项银两该动买缎、布交易。及查大小二池盐课银两，原备延、宁二镇紧急客饷。合无于延、宁二镇内各动支银十万两，委官带领铺商人等前往出产缎、布等货地方，照依彼处时估两平易买，星驰运赴市所，专备易马。如延、宁桩朋不足，容督臣行令陕西巡抚，动支该镇桩朋马价银五千两分解二镇，凑买应用。却将陕西苑马寺每岁二镇应轮给孳牧马五百匹，免行关领，留给固原入卫游兵骑征，以抵前银，庶为两便。其间市中有不愿易换缎、布者，再于二池盐课内酌量动支，听以银易。其换来马匹，即给延、宁二镇各营并入卫缺马军丁领骑。事完，将支过银两，并买过缎、布，易过马匹各数目，听臣等分别造册，送部查考。

---

① 生理：活计；职业。

一 议给马价。查得先年易买边马，不论大小齿岁，一例给以货物。今宣大事例，马分上、中、下三等，价定十二两、十两、八两之异。分等定价，适为均平。合无严谕吉能，传令各部落赴市马匹，务要身膘长大、齿岁相应者，方许入市。如边马四岁以至八岁，身高四尺、三尺八九寸者为上等，给马价银一十二两；十岁以下，身高三尺六七寸以上者为中等，给价银十两；十一二岁，身高三尺五寸以上者为下等，给价银八两。估定银数，照价以绸缎、梭布、钞叶易之。其余瘦小齿老者，不准入市。违者严行照例究治。

一 分定市地。套中营帐俱在延绥，黄甫川堡起，砖井堡止。各边外并宁夏、河东、贺兰山北一带散住，惟宾兔台吉一枝近年以来或住凉庄山后，或移贺兰，左右往来游走，原无一定。今延、宁二镇市厂既设，若不酌量去镇远近分定，市厂必致生怨，关系匪轻。臣等查照吉能原开分有部落，应将吉能并伊子孙、女婿及伊现在弟打汉儿台吉、银定台吉、已故弟都喇儿台吉、威正台吉各子孙亲戚，俱赴榆林市厂。其宾兔台吉、着力兔台吉、打正台吉、或牧气黄台吉、丑气那把都儿台吉、炒哭儿台吉、赤青黄台吉、白马台吉、青把都儿台吉、那木台吉各子孙亲戚俱赴宁夏市厂。容臣等预遣官，通给牌面，宣谕吉能，传布各枝头目，遵照分定市厂，依期随带马匹牛羊，径赴市台。仍谕派定某头目当先市，某头目当后市，挨次序入，不许紊乱再照。榆林市厂既有吉能，足可钤束；宁夏市厂虽有头目，缘无统属，未免散乱。一并谕令吉能，就于彼市头

目内查举部落素服者一名，给予号令，督市约束。事完加赏，以酬其劳。如有不遵分定市厂，入市逞凶，故违号令者，许督市头目即对照令责罚。

一　优赡通丁。通丁从套中来降者，产业既无，家口又多，虽有月粮一石，仅足糊口，衣服器用之类，无从取给。日复一日，不惟销壮之志，抑恐致意外之虞。近日各镇通丁藉口和议，多有亡去，甚为可虑。必须破格酌处，方可羁縻。查得各镇临仓扣除官军粮银数亦不多，俱在正项支销，相应于内动用。乞敕该部再加查议，合无将各镇通丁除军余投充者止支本等月粮外，查系套中来降者，月粮之外又加五斗，于前临仓扣除银内照例支给，以示优厚。

涂宗濬有传。

保宁移驻参将疏

设堡扼险，固守国第一义。因地置将，尤御备之先著[1]。二者缓急异宜，因时制变，诚有难于胶柱者。保宁密迩镇地，距红山市口仅三十里。先年原设参将弹压[2]，诚重之也。波罗介在延西、响水、怀远之间，先年原设守备，已足御防。万历二十七年，前抚臣王见宾因边情孔亟[3]，议以波罗守备改设参将。至二十九年，前抚臣孙维

① 先著：谓必须先办的事。
② 弹压：控制；制服；镇压。
③ 孔亟：很紧急，很急迫。

城查波罗将官分属，止二堡边段六十里，不足一将统领，故裁参将，仍复守备。无何，前抚臣郑汝璧因查各路兵马，保宁参将兵止六百，波罗守备有军千余，遂议保宁参将移置波罗，波罗守备移置保宁。盖彼时中路未有本摆之警，故议设守备，亦足以守。

今臣到镇以来，西路火筛勾众鸱张[①]，中路本摆乘机豕突[②]。十日之内，三次扰边。该堡守备兵寡权轻，未足备御。臣以便宜暂调署事游击于翔仪驻守保宁，守备麻昆驻守波罗，幸保无事。盖波罗虽为要冲，外隔无定一河，戎马势难徒涉。今以波罗参将仍复保宁，则有警先可迎敌，足待镇兵之援。而保宁守备仍复波罗，则据河扼险，亦足自立。守备兵马，悉如旧额，多余之兵，拨归参将，为数虽不甚多，盖粮饷不足，难以议增。然比前守备之寡弱，则有间矣。请将波罗参将移复保宁，照旧分辖保宁、波罗、响水、鱼河、归德、常乐、镇川七堡。其保宁守备仍复波罗，原额堡军六百六十一名，马骡三百五十头，应改。敕书照例请发。

简有司以振吏治疏

臣惟四海之休戚，系守令之贤否，而县令于民最亲，所系尤重。然腹里有司止于恤民艰，边方有司兼之防外患。腹里有司之不肖止于误生民，边方有司之不肖至于

① 鸱张：像鸱鸟张翼一样。比喻嚣张、凶暴。
② 豕突：谓像野猪一样奔突窜扰。

误边计。其责任之重且难，虽慎选以任之，未必能有济。

今臣所属延、庆二府，各州县有司非年老岁贡，即升任教官。求以乙榜举人选任，已不可多得，况进士乎？臣非谓贡举教职尽皆不贤，鼓舞作兴尽无可用，但其人日暮途穷，苦无上进之志；民贫地瘠，多怀觖望[1]之心。是以振作无能，吏治日废。近日大计二郡，有司几为一空，则其在地方可知也。询求其故，咸谓边方苦寒，人不乐就。每遇缺出，应选各官多方规避，或托之乡亲，或托之僚友；宛转关说，不曰家有老亲，难以远出；则曰禀受虚弱，不耐风寒。至再至三，必求得请而后已。间有以甲科选授者，不三数月，又以善地改调矣。夫朝廷为地择官，奈何为官择地？策名委质，不竭力以图报，而晏安是怀；秉鉴持衡，不执法以铨除，而徇情是务。其如地方何？

尝记隆庆时，广东州邑故多盗贼，原任大学士高拱条议多选甲科，广其荐额，加意振作，至今遂为文物之邦。今延、庆为国家藩篱之地，藩篱固则堂奥安。乃反不择人而任之，使政事日就废坠，民俗日就刁悍，生计日就凋残，钱粮日就逋负[2]，无乃非计乎？谓宜当此大计，群吏之后，吸为更置，补以甲科与拣选人材，布列州县。以后但有贤能，稍广荐额，以示鼓舞，则百僚思奋，而吏治日蒸蒸矣。

---

1. 觖望：不满；怨望。
2. 逋负：拖欠；短少。

清班价以裕修守疏

臣惟设险守国，修防为先。延镇边长一千二百余里，合四路之兵，不过五万有余。先年调集陕西西安四卫官军四千三百员名、潼关卫官军三千二百六十五员名、山西蒲州守御千户官军六百五十五员名、河南南阳卫官军二千七百八十二员名、颍上守御千户所官军六百二十三员名、直隶宁山卫官军一千四员名，每年轮班赴镇与各营堡官军相兼战守，尚且不足。万历三年，原任总兵石茂华等题准，西安、潼关、蒲州各卫所官军离边稍近，仍宜留戍，以助修守。宁山、南阳、颍上三卫所官军离边稍远，赴调不免愆期，请照嘉靖四十三年抚臣胡志夔题议事例，每名岁扣粮银五两四钱。差官类解本镇，以资修守工费。奈法久弊生，政疏人玩，南阳、颍上二卫所历年拖欠至四万一千有余，宁山卫历年拖欠至一万四千有余。此岂皆军丁逋负？其为卫所官之侵欺，都司官之懈驰，明矣。

夫宁山、南阳、颍上军丁饱食安坐，既免远戍之劳，减口粮之半，以养戍守之军，谁曰不可？且久奉明旨，而历年拖欠，则都司、卫所掌印官侵欺怠玩之罪，不可掩也。合无容臣等将各卫所历年拖欠数多者指名参劾，以示惩创。是亦振作之一机也。

酌议砖包冲边城堡疏

守障设险，全藉城池。边政八事，城工是亟。本镇边长兵寡，无地不当敌冲，延东一带尤为要害。东路十城堡

率皆土筑，低薄不堪保障，非直冲突可虞。且恐钩援莫御，何以据险捍敌。议用砖石包砌，诚为一劳永逸至计。

该道原议工费六千一百三十八两五钱，可了十堡包砖之费。今议先包黄甫川、镇羌、柏林、清水、高家五堡，约用班价三千两，似可动给，如或不敷，另议买备。各堡工程，先黄甫川、镇羌、柏林三堡，自万历三十五年三月兴工，限当年报完。次清水营、高家堡，自三十六年春和兴工，亦限本年通完。其建安、大柏油、永兴、孤山、木瓜园五堡城垣，俟前项城工完日，次第兴修包砌。庶冲边重地可恃无怨，而军民保障永有利赖矣。

收抚已叛请开市赏疏

臣惟河套之势与河东不同。河东之势统于一，故约誓一定，三十年而不变，然且有五路之警。河套之部分为四十二支，各相雄长，彼此涣无统摄。卜失兔虽为套主，然徒寄空名于上，实无统驭之才。四十二枝者中，西路则为火落赤[19]，而铁雷、把都等其羽翼也。中路则为摆言太，痛父明安之死，要挟中国，而本拜等其同恶也。东路则为沙计，妄争监市职名，挟索虎皮蟒衣，从来不受羁勒，而抄忽儿、七台吉等则其朋谋狂逞者也。东路庄秃赖又最强最黠，常与卜失兔争强，每与火落赤、摆言太、沙计等主谋，入犯套中。议款以来，乍款乍叛，倏顺倏逆，无宁岁者。职此之由，臣去岁七月入镇之时，火落赤因四月间被创之愤，志在报复，全套蠢动，远近汹汹。秦晋边民，讹言相惊，以为必无延庆矣。

臣思三路边长一千二百余里，秋高马肥，假使同时入犯，则防御为难。于是因庄秃赖之投禀于臣，臣谕以皇上威德，使之安心听抚，毋得助兵火落赤，自取灭亡。牌行神木道左布政陈性学、路将石尚文等随宜抚处，五日一市，以释其疑，示以恩信，以结其心。庄秃赖回心听抚。中路监市官切尽反成，亦复倾心向慕，不复助兵西行矣。惟摆言太报父之仇难以化诲，七月终旬以三千骑入犯，我兵挫之于保宁，而摆言太始破胆矣。火落赤八月初旬以万骑入犯，我兵挫之于安边，而火落赤始落魄矣。九月终旬，沙计以二千骑入犯，我兵挫之于常乐，而沙计始惕息矣。当时督臣徐三畏亲率大兵临边调度，于是黄妇始率火落赤叩关乞怜，钻刀设誓，乞求续款。督臣姑许悔过，咨行于臣。

臣思套寇乞款，非不卑词乞哀也，非不钻刀设誓也。而口血未干，辄复背盟，岂可以信义结哉？计惟有分之而已矣。套众号十万，分为四十二支，每支多者不过二三千骑，少则一二千骑而已。彼分为四十二，我专为一，以专敌分，必胜之策也。前此求款，此东彼西，各部未必皆来，来亦未必同时。于是责成套主卜失兔，而卜失兔威令不行，且抚彝官急于成款，或密许增赏，或阴行交质。而讲折之时，恐款事不成，则语多因循，苟且笼络，必至败盟，则弊所从来矣。

今其使见臣，臣面与之约，有信牌以分别顺逆，审界限以识别地方。顺者先来，先给号牌，则临边驻牧无恐；逆者不来，不给号牌，则大兵剿杀无遗。于是千二百里之

长边，分为四十二段之画壤，而冬深马瘦，雪厚草枯，正中国得志之时。后至者，畏惧我兵之出捣其巢也，于是铁雷、把兔、炒忽儿、七台吉、本拜、本把什力等，密禀于臣，自分地界，愿先输顺。今托卜言太等俱以九九进矣。庄秃赖亦见诸部效顺，数差其使投禀于臣，叙永矢恭顺之意，不复再助各部为逆矣。各部自求保全，彼此不暇通谋。即其使之来，臣密问其情形，输款皆出真意。数十年反覆之警，至今始成全局矣。

臣等案查，万历三十年二月内本部复议，延、宁两镇应与市赏，马价俱应力持定额，仍遵明旨。十年恭顺，方准一年市赏。如其阳顺阴逆，查系某部落某头目是实，即将某头目市赏停革，勿轻听罚服，苟且开衅。

今查各部所讨市赏，万历三十年者，虽经前抚臣郑汝璧会疏，题明应给之数，只缘火落赤作反，停革未与。今应照例补给。其三十一年以后，系恭顺年分者，亦应挨次给赏。合无将火落赤、摆言太、沙计三头目，姑念悔悟自新，准复续款，以示天朝无外之仁。其原停市赏在三十年间者，照例补给。三十一年以后系恭顺年分者，亦准挨次给赏，以示羁縻而已。

然今日合套虽已续款，臣等亦岂能必其能终守盟约，而无再犯之时乎？所恃庙谟宏远，分别顺逆。可抚则抚，无事而汉过不先；可剿则剿，有事而应不彼后。但以血战为功，不以启衅为罪。毋以款为必可恃，毋以战为必邀功，伸缩由臣等相机事权。无群言之掣，则将士愈加效力，敌人益增畏怀，保国强圉之道，不出于是矣。

酌迁冲边堡城疏

臣议：龙州城堡为延西首冲之地也，必其城垣完固，有险足恃，而后可婴城固守。今旧城年久，山地坍卸，城垣颓圮，不便修葺。人多弃城别迁，日渐空虚。今鸦儿巷脑四面大险，堪建城池，足资保障。且官银之动费仅逾三百，而军民之保障可垂永久。

臣等以为迁之便，合用军夫与堡军、班军内派拨，其班军并雇觅匠役工食盐菜及木料等项，共银三百四两。于原发班价银内籴米九百二十七石，于本堡宏阜仓各动给粮。如不敷，镇靖巨积仓支用。责成操坐官督理，约当年完报。

边盐壅滞饷匮可虑疏

延镇兵马云屯，惟赖召买盐引接济军需，岁有常额。往时召集山西商人承认淮、浙二盐，输粮于各堡仓，给引前去江南，投司领盐发卖。盐法疏通，边商获利，二百年来，未闻壅滞。及至于今，商人苦称边盐不通，引积无用，其情甚苦，其词甚哀。细询其故，盖缘江南盐官失政，恣肆渔猎，弊窦多端。

如边盐每引每包重止五百五十斤，例也。而彼盐每引每包重至二千五百斤。人情孰不欲利，谁肯舍多而就少乎？是彼得利四倍，而边盐利少，无人承买。其困一也。

边盐堆积三四年发卖，亦例也。而彼盐朝中暮鬻，无

容堆积。人孰不急于趋利，孰肯舍速而就缓乎？是彼获利捷径，而边盐迟滞，无人承买。其困二也。

《盐志》开载商盐必挨单顺序，候盐院委员盘掣而后发卖。彼盐不登单目，任意中发。既免守候之艰，又无掣盘之费，人皆乐趋。所以边盐壅滞，引不得售。其困三也。

且彼盐发卖执有小票，联漕贩运，江、浙、吴楚之间何处不到。夫行盐之地有方，食盐之人有限，彼之余盐既已盛行，虽有边盐，寻无买主。其困四也。

先年盐法通行，或边商安于故土，不乐远涉，则有南商来边收买盐引，引亦无壅。今小票便而得利广，孰肯驱驰数千里遐荒之路而贸引乎？近年以来，塞上无南商之迹矣。边商迫于官刑，纳粟中引，无人承买，赍之江南，株守累月，盘缠罄尽，虽减价而不得售。其困五也。

边方淮盐，每引官价五钱，并在彼加纳余价，共七钱五分。今江南价银止得四钱四分，是亏折本银三钱一分。边方浙盐每引官价银三钱五分，今江南价银止得一钱六分，是亏折本银一钱九分。然皆强而后售，共计淮、浙二十二万六千余引，亏短价银五万七千余两。四五年间不能周转，及至还乡，债主逼索，变产赔偿。其困六也。

如此六蠹，率由私盐遍行，小票通而官引滞。所以山西之商忿折资本，尽归原籍。土著之商，力穷难支，逃亡过半，止余见在数家，号呼告退。新盐引目节行催派，并无一人承认。三路盐粮所藉以佐军储者，尽化乌有。司饷者日夜惶惶，束手无策。边事至此，深可寒心。

夫三军之为国家效力者，恃有此月饷耳；月饷之所以充足者，恃有此盐商耳。今南方盐法阻滞，商盐不行，盐引不售，盐商不愿赴边纳粮中引，则军饷无所复出，三军枵腹[①]荷戈，何以责之竭力以御意外之虞哉？伏乞敕下户部从长酌议，务使盐法疏通，边饷充足。无狃[②]目前之近，永贻社稷之安。熟数利害，复请施行。

蒋允仪号泽迭，宜兴人。进士。时为给事中。

选择有司疏

给军全凭足饷，况延镇黄沙四塞，无地可耕。本道折色俱仰给于民运，则民运之征解于州县者最切最急。时有司率皆玩愒[③]，或借名于花户逋负，或托言于加派不堪，或推诿于水旱不时。即有征者，撮挪借用，私充囊橐，遂至不可问。况功令严而官之途穷甑破者，逆知出头无日，益肆诛求，漫无清楚。民且无死所矣，尚言军饷之足哉？则宽功令而择有司，以挽凋疲，随才而用，断不可拘以资格者也。故当选授之时，或调转之地，亦必为此疲地另著一分眼界；即如荐扬[④]之奏章，保举之次第，亦当念此苦地别出一分照管。才真者勿拘常限，至如洛川、宜川等县，尤当用边才。例三年即准行取[⑤]，不准调繁，如此则一年

① 枵腹：空腹。谓饥饿。
② 无狃：不要习以为常，不要经常反复地做。
③ 玩愒：玩岁愒日的略语。谓贪图安逸，旷废时日。
④ 荐扬：推荐赞扬。
⑤ 行取：明清时，地方官经推荐保举后调任京职。

内转为充足之境矣。

积　贮　疏

安边之道，必以积贮为先。延绥兵马甲天下，宜乎积贮之多。奈今日民运逋欠，京运愆期，仓库荡然。敌人幸就戎索[①]，尚得苟延岁月，倘一旦告变，如辛酉故事，瘦马饿夫，欲以对敌，必不得之数也。若环而攻之，以老我师，能当半月之支持乎？此又不忍言也。且年来水旱不时，粒米如珠，势必不能取办于一时，则积贮一着，最为吃紧。

查广有库正项兵饷，专听正项召买给发外，不得已而后行借籴之法。合无于新库内暂借悬赏等项银二万两，并清查各堡节省赏银，并易买、抚赏、节省银各若干，分发各路，监收官于就近米贱地方委贤能官，每人多不过千石，限以时日，籴买酌量。某堡应贮多，某堡应贮少，其见在有粮者，不必再贮。秋成，买米入仓，另廒积贮。来春出旧籴新，一如平常法，各另置印簿于院道查盘。

然计利又须计害。恐召买之人插和糠粃，借口价值不等，各要精米足数，不许作弊克落[②]，骚扰民间。其中搬移倾倒，未必无升合之折耗，量照时价每斗多五厘。而买者不苦于亏折，则可绳之以法矣。三年内余米五百石，监

① 戎索：戎人之法。
② 克落：犹克扣。

收官并委买官即与优叙纪录，以示激励。一以为军糈之先谋，一以为救荒之硕计，其于边疆之利赖，良非浅也。

吴甡字鹿友，泰兴人。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武英殿学士。子元莱，户部郎。有才望。

确查秦贼疏

延、庆地亘数千里，土瘠民穷，连岁旱荒，盗贼蜂起。西路则神一元破宁塞、安边，攻保安。一元死，弟一魁继之，又破合水，围庆阳。总督杨鹤招抚四千有奇，余党郝临庵、刘六等众不下数万，掠环县、真宁间，此保安、合水之流孽也。

延安四载奇荒，边军始乱，出掠米脂、绥德、清涧，胁从甚众，几于无民流劫。延南点灯子众号数万，自山西回黄龙山，西安北界数州县被毒甚惨。此延北边贼流毒西安者也。

近官军南剿，贼望风潜逃，相继招安。满天星等降于榆林，余贼遂徙而北。其降贼虽散居原籍，仍复劫掠，于是有官贼之谣。而人致恨于招抚之失事矣。点灯子众五六千在清涧旋抚旋叛。庆阳郝临庵、刘六等亦曾受抚，今攻陷中部者，皆其众也。又降贼独头虎见大兵之来，已出韩城，潼关道臣胡其俊犹追赆[①]钱九十万。贼后横索，一

① 赆：送行时赠送的财物。

一给之惟谨[①]。要挟重资之说，有自来矣。

为今之计，集兵合剿，歼其渠[②]而余众自破，明赏罚而士气自鼓，秦事犹可为也。

急图安戢疏

三秦为海内上游，延安、庆阳为关中藩屏，榆林又为延、庆藩篱。无榆林，必无延、庆；无延、庆，必无关中矣。乃自盗发以来，破城屠野，四载于兹，良以盗众我寡，盗饱我饥。内鲜及时之饷，外乏应手之援。揆厥所由，缘庙堂之上，以延、庆视延、庆，未尝以全秦视延庆；以秦视秦，未尝以天下安危视秦。而且误视此流盗为饥民，势焰燎原，莫可扑灭。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饷，为一劳永逸之计，恐官军骛于东，贼驰于西，师老财匮，揭竿莫御。天下事尚忍言哉？乞敕所司亟措饷二十万，给民牛种，为兵士犒赏，急图安戢，庶全秦安而各镇安矣。

练国事字君豫，永城人。进士。时为巡抚、陕西都御史。

五　事　疏

今日最难有五。一曰缺兵。盗起延绥，榆林兵不足，转调甘肃自宁夏，甘肃再丧师。今防插汉尚不足，能分以剿贼乎？榆林兵止五千，陈奇瑜率以剿贼，而防秋又当西

① 惟谨：谨慎小心。
② 渠：即渠帅，首领。旧时统治阶级称武装反抗者的首领或部落酋长。

还，则兵愈少。

二曰缺饷。西安、凤翔兵荒，所留薪饷即使支尽，不抵三镇之用。司库无可借，饷将安出？

三曰缺官。荒盗频仍，有参罚[1]戴罪，有追赃客死，有失城就逮。道府且不乐就，何况有司？今官缺三十余员，何以治民办贼。故缺官宜急补，而参罚亦宜少减也。

四曰宗禄。秦俗嚣悍，贫宗尤甚。垂涎赈金，渐不可长。

五曰驿递。秦晋驿递，例不全给。今募夫之苦，更加十倍。故人人思遁，凡在冲路，宜全给以安其心。

马懋才号晴江，安塞人。进士。官至四川参议。

备陈灾变疏

臣奉差事竣，道经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急采山间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最

① 参罚：弹劾处罚。

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则所弃之子已无，而又有弃之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更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薰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幸有抚臣岳和声捐据独苦，以弭盗而兼之拯救，捐俸煮粥以为率。而道府州县各有所施以拯救。然粥有限，而饿者无穷，杯水车薪，其何能济？

臣仰窥皇上宵衣旰食，无念不主民生虑，无刻不为安民计。若不急救此一方遗黎，恐死者死矣，为盗者为盗矣。见有之民，旦夕莫必其命，西北疆域几成无人之区矣。伏祈敕下该部从长计议，或发赈济，或蠲加派，或姑减其分数，或缓行之秋成。惟在皇上急迫涣汗耳。

然臣犹有说焉。国初，每十户编为一甲，十甲统为一里，今之里甲寥落，户口萧条，已不复如其初矣。况当九死一生之际，即不蠲不减，民亦有呼之而不应者。官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二户止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而赔一户之钱粮。一甲止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现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飘流异地，栖泊无依。

恒产既亡，怀资易尽，梦断乡关之路，魂消沟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而为盗者乎？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臣目睹此景，心几痛裂。知皇上亦必恻然动念，当事诸臣自有筹划。然早一日，则救数千万之生灵；迟一日，则毙数千万性命。惟皇上速加之意也。

国　朝

姜国南字汇思，号真源。顺天籍余姚人，顺治六年进士。庶吉士，改授御史、河南雁陈道参议。有诗文集。

酌趱湖茶并行边茶疏

茶法中马，故明旧有川茶、汉茶、湖茶。川茶自隆庆三年题改折价。臣前有《蜀省文移》一疏，业经复议，行彼中。抚按酌议，开征汉茶。自万历十四年题改折价，所有茶园茶课，见在催征册报，每岁招商散引，前往汉南及湖襄收茶转运，官商对分，以供招中耳。顾汉南州县产茶有限，且层岩复岭，山程不便，商人大抵浮汉江于襄阳，接买臣衙门据引给票，照验比以湖襄水贩。店户将茶斤贪图价值，专卖别省无引私贩，官商赍引无从收买。

臣查故明旧例，湖茶通行，各商招毕，随将引单号簿行湖广宝庆府，转发新化县，照引注定斤数，多余尽数抽税。该府仍委府佐一员监收接管，严加盘验。如有低假茶户牙行，一体究处。崇祯十五年，题请在案，今湖南茶

法未能通行陕商，统聚襄阳收买，湖襄督催盘验，自不容已。除汉中、巩昌两刑官于湖茶照常盘验外，其襄阳收茶处所应请岁给官商引单号簿一册，于该府执对、盘验、稽核，责有攸归。此所谓漆茶宜趱也。

至内地茶法，故明嘉靖十五年，御史刘良卿议酌西凤等八府地方广狭，分派各府对半抽分，照依时估，定以价值。商茶给商自卖外，官茶价银呈衙门计算，或备军储。迄万历十三年，计小引茶西安行六万斤，汉中、凤翔行二万斤。今西、汉二府尚行小商，其对分官茶各交司中司。若延、宁等处，道里辽远，茶法久已绝响矣。

臣拟于榆林、神木二道，照旧小引例引茶百斤，量入官茶三十斤。额定每斤折价一钱三分，报交延镇官库。所守关津一体盘验。计榆、延二处可行茶二十万斤，则由榆、延以至宁夏，俱可渐举。既以便民，又复裕国，此所谓边茶宜行也。盖趱湖茶则商运速通，边茶则茶路广，斯实于目前茶法有裨者也。

白如梅字茂寒，满洲人。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任山、陕总督。

请蠲黄甫川烟税疏

黄甫川委系偏小边隅，因先年茶商顺带之黑烟，希图垫纳茶课，乃缘坐税。又致罄本赔纳，随即星散。前抚臣张中第目击其艰，故有每包征银一分之请。盖冀其税轻或可招商复来，不意迄今商货两绝，杳无一至。非惟递年

之税课无望，而从前之逋欠亦万难追征矣。

今经臣查驳，该道厅、营路各官佥称无商无货，甘心具结[1]。夫孰无身家功名之念，而代商陷税，自干罪戾耶？且黄甫川逼近杀虎口地方，若果有商有货，道路之万耳万目共睹共闻，自所难掩。前抚臣林天擎必不敢两请题豁于先，陕抚臣贾汉复亦必不敢继请蠲免于后也。此项烟税，委系无征。仰恳俯念边隅之赔苦为难，屡查之情确非谬。特赐蠲免。在朝廷不致徒悬税额之空名，而地方臣民可免追征逋课之实累矣。

题复加米疏

各省额兵于饷银之外，每月加给米三斗。自前督孟乔芳因本折兼支裁去，加米本色仍用旧斗收放。盖旧斗比新斗原大，较所裁之外尚有赢余之故，原并未计及地方有无本色。嗣后兴镇因各营、路无本色兼支，题请准其复给加米在案。其宁、甘、延南营路已有本色并无异说，惟延镇所属中、东、西三路兵丁全支折色。兹新镇陈奇策目击边地不毛，士卒困苦，详请复给加米。今应议给，以资士卒。兵部复题户部议准。见任总督及前任总兵官及历任地方，明知远边士卒困苦，屡经题请，应照兴安以三斗米折银四钱加给之例，延镇三路兵丁准其加给月米三斗。嗣后本折兼支，地方不得援以为便可也。

---

① 具结：旧时对官署提出表示负责保证的文件。

御　札

宋欧阳修

论麟州事宜札子

臣昨奏圣旨至河东与明镐商量麟州事。缘臣未到间，镐已先有奏议。寻再准枢密院札子，备录镐等所奏，令臣更切同共从长相度。臣遂亲至河外相度利害，与明镐等再行商议，乞那减兵马人数，可以粗减兵费，已具连署奏闻。此外臣别有短见，合尽条陈其利害措置之说，列为四议。谨具画，一如后。

一曰辨众说。臣窃详前后臣寮起请，其说有四：或欲废为寨名，或欲移近河次，或欲抽兵马以减省馈运，或欲添城堡以招辑蕃、汉。然废为寨而不能减兵，则不若不废。苟能减兵而省费，则何害为州？其城堡坚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设之险，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黄河与府州，各才百余里，若徙之河次，不过移得五七十里之近，而弃易守难攻之天险，以此而言，移、废二说，未见其可。至如抽减兵马，诚是边议之一端。然兵冗不独麟州，大弊乃在五寨。若只减麟州而不减五寨，与不减同。凡招辑蕃、汉之民，最为实边之本，然非朝廷一力可自为，必须委付边臣，许其久任，渐推恩信，不限岁年，使得失不系于朝廷之急，而营辑如其家事之专，方可收其远效，非二年一替一吏所

能为也。臣谓减兵添堡之说，近之而未得其要。

二曰较存废。今河外之兵，除分休外，尚及二万。大抵尽河东二十州军，以赡二州、五寨。为河外数百边户而竭力数百万民财，贼虽不来，吾已自困。使贼得不战疲人之策，而我有残民敛怨之劳。以此而思，则似可废，然未知可存之利。今二州、五寨虽云空守无人之境，然贼亦未敢据吾地，是尚能斥贼于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议移废，则五寨势亦难存，兀尔[①]府州便为孤垒而自守不暇，是贼可以入据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夹河对岸，为其巢穴。今贼在数百里外，沿河尚费于防秋，若使夹岸相望，则泛舟践冰，终岁常忧寇至，沿河内郡，尽为边戍。以此而虑，则不可不存，然须得存之之术。

三曰减寨卒。臣勘会[②]庆历三年一年用度，麟州用粮七万余石，草二十一万余束。五寨用一十四万余石，草四十万余束，其费倍于麟州。于一百二十五里之地列此五寨，除分兵歇泊外，尚有七千五百人。别用二千五百人负粮，又有并、忻等十州军百姓输纳外，及商旅入中往来，其冗长劳费，不可胜言。逐寨不过三五十骑巡绰伏路，其余坐无所为。盖初建五寨之时，本不如此。寨兵各有定数，建宁置一千五百人，其余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今之冗数，并是后来增添。臣谓今事宜稍缓，不比建寨之初，然且约旧数，尚不至冗费。臣请只于建宁留一千人，置一都

① 兀尔：寂静貌。
② 勘会：审核议定。

巡检，其镇川、中堠、百姓三寨，各留五百，其余寨兵所减者，屯于清寨堡，以一都巡检领之。缘此堡最在近东，隔河便是保德军，屯兵可以就保德军请粮，则不烦输运过河供馈。若平日路人宿食诸寨，五百之卒巡绰有余。或些小贼马，则建宁之兵可以御捍；若贼数稍多，则清寨之兵不失应援。盖都不去百里之内，非是减兵，但那移[1]就食而已。如此则河外省费，民力可纾。

四曰委土豪。今议麟州者，存之则困河东，弃之则失河外。若欲两全而不失，莫若择一土豪，委之自守。麟州坚险，与兵二千，其守足矣。况所谓土豪者，乃其材勇独出一方，威名既著，敌所畏服，又能谙练情伪，凡于战守不至乖谋。若委以一州，则其当自视州如家，系己休戚，其战自勇，其守自坚。又其既是土人，与其风俗情接，人赖其勇，亦嘉附之，则蕃、汉之民可使渐自招集。是外能捍贼而战守，内可辑民以实边，省费减兵，无所不便，比于命吏而往，凡事仰给于朝廷，利害百倍也。必用土豪，非王吉不可。吉见在建宁寨，蕃、汉依吉而耕于寨侧者已三百家，其才勇则素已知名，况其官序自可知州。一二年间，视其后效。苟能善守，则可世任之，使长为捍边之守。

右，臣所陈，乃是大计。伏望圣慈特赐裁择。若可以施行，则纾民减费之事，容臣续具条例。取进止。

按：《宋史·礼志》有作坊使王吉，于麟州神堂寨，以功业建庙，惜不见全传。

---

① 那移：转移；移动。

【校勘记】

〔1〕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侵害边境　匈奴，原讳作"单于"；侵害，原作"使害"，据《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上》改。

〔2〕将众居河南地　原"地"字前衍"降"字，据《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上》删。

〔3〕往来入塞　入塞，原作"近塞"，据《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上》改。

〔4〕驱侵上郡保塞蛮夷　原脱"侵上郡"三字，夷，原讳作"彝"，据《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上》补、改。

〔5〕甚骜无道　骜，原作"敖"，据《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上》改。

〔6〕俯从厥志　志，原作"德"，据《宋史》卷四百八十六《西夏传下》改。

〔7〕准密院札子节文　原"准"后衍一"枢"字，据《欧阳文忠公集·内制集》卷七删。

〔8〕体兹柬注　柬注，原作"东注"，据《欧阳文忠公集·内制集》卷二改。

〔9〕捉天下四方坐也　捉，原作"于"，据《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改。

〔10〕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充　差肩，原作"券肩"，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五《西夏传上》改。

〔11〕爰凤届春之早　爰，原作"受"，据《三朝北盟汇编》卷一百六十六改。

〔12〕字季晟　季晟，原作"季成"，据《隋书》卷五十一《长孙览传》改。

〔13〕犹被雍间抄略往来辛苦，不得宁居　原"往来"后脱"辛苦"二字，据《隋书》卷五十一《长孙览传》补。

〔14〕都督崔智辩战死　崔智辩，原作"崔智辨"，据《新唐书》卷一百十一《唐璟休传》改。

〔15〕据《宋史》卷三百二十四《张亢传》，此处有节略。

〔16〕诸州并募克敌致胜保捷广锐宣毅等兵　致胜，原作"制胜"，据《宋史》卷三百二十四《张亢传》改。

〔17〕心薄田夫　原脱此四字，据《宋史》卷三百二十四《张亢传》补。

〔18〕黄沙沟至宁夏黑山嘴马营等处　黄沙沟，《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八《议复河套》作"黄河沟"。

〔19〕四十二枝之中西路则为火落赤　之中，原作"者中"，据《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四十七《涂司马疏》卷一改。

卷六之二　艺文志

序

国　朝

高光祉字淑恬，真定府宁晋县人。祖推，万历五年进士，累官太常寺卿。父去奢，崇祯十年进士，累官大理寺少卿。俱有直声，称名御史。公以父荫授河南府通判，治盗垦荒，循誉流著，抚院疏荐升江南庆安府同知。郡滨大江芦洲界址，恒为水淹没，不可理。百姓屡至争讼，公为申请，具题遣内大臣清丈经界，正而额赋，定至今乐利焉。升山西大同府知府，值岁饥，公多方拯济，为民请命，得蠲税粮之半。又请发内帑银十万两，遣官赈恤，存活数万余人。升榆林道副使，崇学校，严保甲，饬互市，稽储偫。边圉孔固，士马饱腾。旱干水溢，必斋戒步祷。数年以来，风雨时而岁以有秋，讼庭空虚，外户几不闭。而文庙、官寺、桥梁无不兴举。讴歌德政，溢于塞外。

当官功格序

吾儒读书稽古，幼学壮行，莫不自期为廉吏良牧也。迨一行作吏，心志违惑，往往与平生读书之时大相径庭矣。何也？皆由不留心于政务耳。予也椎质庸材，浅见寡闻，附仕籍者十余载，毫无善状，自揣实愧。偶于公余

之暇，编为《功格》数十则，不敢谓服官之政尽乎此，然切务要绩，庶皆得其实济云尔。凡有治民之责者，所当知而行之者也，诚能行之，施惠于黎庶，遗福于子孙，岂浅鲜哉？

李良季字武曾，嘉兴人。读书过目成诵，善词赋，尤长于史学。有《灌园集》。

送谭舍人佐郡延安序

榆林一边卫也，在明为重地。昔李自成提百万之师来攻，诸将之在秦者，皆集于榆林。转战至七日夜，可谓雄矣。卒之，兵尽矢竭，同时以身殉者七十有余人，自成得以长驱入军都关。盖明之亡，实决于此。三十年来，边陲晏安日久，死事之臣，人或不能举其姓氏，可叹也。舍人能文章，又负当世之略，今遣佐边郡，观其战处，见三秦之父老，而考其遗事，必有发为文章者。夫阐扬节概，为安不忘危之戒，此亦守土者之所有事也。

胡钟鼐字洁庵，歙县人，徙居嘉兴。幼孤，事母最孝。性豪逸，苦志读书。见扬雄《酒箴》，遂绝饮。长于诗赋。所著有《白鹤山房集》。

榆林秋夜杂怀诗序

一滞秦榆，两凋塞柳。逢秋忆远，入夜添愁。树影疏而戍火明，笳声咽而朔风惨。城当河套，天文应井鬼之

区；堠近桥陵，地势控羌戎之右。汉称上郡，唐号胜州。星转穹庐，玉帐斜依于北斗；烟残小驿，银川直接于西京。睇[1]韦曲之丘墟，珊瑚坠槛；慨章台[2]之缥缈，翡翠留函。蛩吟[3]草砌以增悲，人去莲峰而不见。碧浔沙断，红峡泉飞。开樽挹芹水之芬，下榻傍鸳湖之丽。所恨因人成事，早无介子之才；作客靡家，徒抱终军之志。乃栖迟于绝域，空醉蒲桃；虽生长于吴东，难尝檇李[4]。华筵敞月，每劳香桔之怀；高陇凝霜，时切寒梅之寄。对兰灯而欲灭，蜡暗花虫；望锦字以不来，书缄绣雁。乡园迢递，独伤题柱于当年；词赋凄清，谁共登楼于此夜？怅雕阴之漠漠，何处从军；览金埒[5]之茫茫，那堪试马。鸣机捣练，无非闺妇之情；落叶飘萤，尽是征人之泪。既凭栏而不可，将就枕而未能。强热龙涎[6]，漫支鸡肋[7]。珠帘宿雾，乍迷绣馆之魂；珍簟生云，难作巫山之梦。念借枝于松桂，迹类鹪鹩[8]；愧索米于江湖，技同鼫鼠[9]。逸焉无策，宁如魏勃扫

---

① 睇：视；望。

② 章台：汉长安街名。

③ 蛩吟：蟋蟀吟叫。

④ 檇李：有二意。一、果名。李子的一种。果皮红紫色，肉多浆质，味甘美。浙江省嘉兴、桐乡一带所产最有名。二、古地名。在今浙江省嘉兴西南。作者长于嘉兴，此处一语双关。

⑤ 金埒：用钱币筑成的界垣。借指豪侈的骑射场。

⑥ 龙涎：即龙涎香。抹香鲸病胃的分泌物。类似结石，从鲸体内排出，漂浮海面或冲上海岸。为黄、灰乃至黑色的蜡状物质，香气持久，是极名贵的香料。

⑦ 鸡肋：鸡的肋骨。比喻无多大意味，但又不忍舍弃之事物。

⑧ 鹪鹩：鸟名。此鸟形微处卑，因用以比喻弱小者或易于自足者。

⑨ 鼫鼠：指蝼蛄。据说鼫鼠"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人先"。此处是作者对自己能力的自谦之喻。

门[①]；出则有车，岂效冯谖弹铗？然穷途之独润，频仗友生；奈故国之多艰，安谋朝夕。雄心未已，羞舌犹存。爰占长短之吟，冀写离羁之意。抽笺十幅，恨与秋深；摇笔千言，辞难墨尽。

谭吉璁字舟石，浙江嘉兴县人。祖昌言，万历二十九年进士，累赠太仆寺卿。父贞良，崇祯十六年五经进士，官南京礼部侍郎。璁以前拔贡复学，援例入监，试中书第一，实授内弘文院诰敕撰文中书舍人，与修玉牒。蒙赐钦赏，升延安府城堡同知。

《府谷县志》序

《府谷志》者，吾友杨介璜令于是邑而作者也。余受而卒业焉，于有宋用兵之得失，不能不三叹也。当宋之世，元昊以区区之夏为敌国，兵连战结，终为边患。即经略如韩琦、范仲淹，而亦致好水之败，遗书之辱者，何哉？用人太疑，而议论过多也。如狄青者，鄜延之名将也，不数年而迁之广南。绥州者，清涧之外蔽也，种世衡城之，而欲弃者至再三而未已。麟州者，府州之西门也，欧阳修欲以土豪王吉守之而不听。盖用人太疑，则将士不用命；议论过多，则边疆之事中制[②]于文墨矣。此宋之终于败亡而不救者，可不重为之叹息哉？

余于康熙九年冬之官榆林，过府谷所见者，皆丘城芜

① 魏勃扫门：西汉魏勃少时，欲求见齐相曹参，而家贫无以自通，于是常在齐相舍人门外扫地，终于得到舍人的通报。

② 中制：谓从中干预。

邑，荒烟蔓草而已。询之，云顺治初，流贼之孽高有才者，据邑称乱，为其所残杀至此。惟于城之西，寻所谓折氏百花坞者，犹隐隐在也。盖府州之于鄜延，一弹子邑耳。当西夏之师无日不至，乃折氏之子孙雄长于其间，且得以耕战之暇，营所为游观之地。有如此，岂府州之固，独异于鄜、延、绥宥哉？诚得其人而世守之故也。

夫清涧之种氏，犹府州之折氏耳。种氏再世，而易金明之间，败者数告。而折氏之在府州，自五代以迄南渡，且二百余年，则宋之所以待西夏者可知矣。善哉！苏轼之言曰：使秦人断然如战国之世，则夏人举矣。而宋终不能用者，岂其安危而幸灾与？盖功未成而先疑其人，事未立而辄议其后也。嗟乎！狄青，纯臣也。一为枢密，而议之者群起。即贤如韩、范，犹不能以一日待其成，而况其他哉？我朝以赫斯之威，驱迅风之势，而流贼遗孽不顾顺逆，抗我颜行者，至二年而克之，非地利使然，踵折氏之遗迹也。《府谷志》虽小，有宋用兵之得失具焉。后之读斯《志》者，其亦可慨而兴感矣。

送郝处士归隐雕山序

士之贱，于今也久矣。士之下，凡农工商贾以及执技之末，无不以老者为师。独士则不然，以占毕[1]为学，以襞裂为功，其志在于取一时之富贵，举夫仁义道德之微，孝慈忠信之旨，兵农礼乐射御书数之事，皆不足以入其中。

---

① 占毕：诵读、吟诵。

白首穷经而不适于用。间工为时文者，试于有司不合，如是者数科辄疲老，时人颇共訾笑[1]之。即有一二延致家塾，亦不过为童子句读而已，可叹也。

《玉藻》云："居士锦带。"笺之者曰："道艺处士也。"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名曰父师，士名曰少师。而教学焉，有吉事则与欢成，有凶事则与哀戚之。或谓之宾，或谓之介，或谓之老，或谓之先生，皆士也。皆士之大德行而不仕，老于家者也。故其时之子弟，方钦崇之不暇，而敢訾笑之乎？皆尊老尚德而风俗之所以成也。顾今之人何独不然？无他，为时文者实使之也。

绥德州郝生鸿图，卑所谓时文者不学，惟日力于古文诗歌，年五十即投巾褐于学宫而去，人尤訾笑之，而郝生不顾也。余时以事出在州，闻之曰："是可以风矣。"若郝生者，其亦犹行古之道与？爰与一二同志作为诗歌以送之，一时和者数十人。向之訾笑者，亦为之改容。即学者，咸知古文之足尚焉。由是而知人心去古未远，尊老敬德之意犹在。惜乎当世之得位行道者未有以兴之，致使居士之名流为二氏[2]之所称，而顾不得与农、工、商贾、执技之末之师相为引重也。可胜道哉，可胜道哉！

---

① 訾笑：诋毁讥笑。
② 二氏：指佛教和道教。

檄

西夏仁宗李仁孝

回刘锜等檄

宋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犯四川，吴璘檄西夏合兵讨之。

西夏国檄告大宋元帅刘侯[1]、侍卫招讨成侯[2]、招讨吴侯[3]：十二月二日，承将命传檄书一道，切以恩宣大国，滥及小邦，远迩交欢，中外咸庆。孤闻骄戎不道，残贼辄兴，妄称好以和亲，敢叛盟而失主。逆禹迹山川之广，覆尧天日月之光。将士衔冤，神人共愤。安自尊大者三十余载，怙其篡夺者七八其人，皆犬豕之所不为，于《春秋》之所共贬。恣行暴虐，惟务贪残。当中兴恢复之期，乃上帝悔过之日。九重巡幸，昔闻太王之居邠；大驾亲征，今见汉文之驻渭。其谁与敌，将为不战而屈人；莫我敢当，可谓因时而后动。其或恣睢猖獗，抗衡王师，愿洗涤于妖氛，庶荡除于巢穴。勿令秽孽，重更跳梁。虽蝼蚁之何殊，亦寇仇之可杀。庙堂御侮，有首系于长缨；帷幄谈兵，复薄伐于武服。

如孤者，虽处要荒，久蒙德泽。在李唐则曾赐姓，至我宋又复称臣。顷因巨猾之凭陵，遂阻输诚而纳款。玉

① 刘侯：指刘锜。
② 成侯：指成闵。
③ 吴侯：指吴璘。

关路隔，久无抚慰之来；葱岭山长，不得贡琛而去。怀归弥笃，积有岁年。幸逢拨乱反正之秋，乃是斩将搴旗之际。顾惟雄贼，来寇吾疆，如长驱急骑以争先，终杀死扶伤而不暇。使彼望风而遁，败衄而归。岂知敢犯于皇威？遽人率兵而大举。期君如管仲，则国人无封豕之忧；待予若卫公，使边境有长城之倚。神明赞助，草木知名。功勋不减于太公，威望可同于尚父。力图翦灭，无使蔓滋。观彼风声鹤唳之音，当见弃甲曳兵而走。孤敢不荣观天讨，练习武兵。瞻中原皇帝之尊，望东南天子之气。八荒朝贡，愿同周八百国之侯王；四海肃清，再建汉四百年之社稷。伫闻戡定，当贡表笺。檄至如前，言不尽意。

教

国　朝

杨三知号茶庵，良乡人。顺治三年进士。任榆次知县，以循卓征入为兵部，升四川松龙道。平定峒贼有功，补云南安普道。丁艰，补四川重庆道。奉裁，补陕西神木道佥事。绥辑羌汉，甚得民和而清誉。著《闻流亡翕集》。

与城堡同知谭吉璁修镇志教

风翻沙锦，雨滴青荷，诗料满榆关耶。足下以锦绣之心，敷萎蕤之笔，榆志告成，喜就文心一段乐事。然考古证今，经

济之学寓焉。无本者，正未可几。此居恒常以境间识暗为羞。展阅大章，瞭然心目，击节者久之。又何能更赞一词也。

书

汉吕布有传。

与萧建书

天下举兵，本以诛董卓尔。布杀卓来诣关东，欲求兵西迎大驾，光复洛京。诸将自还相攻，莫肯念国。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余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来共争天东南之地。莒与下邳相去不远，宜当共通，君如自遂以为郡郡作帝、县县自王也！昔乐毅攻齐，呼吸[1]下齐七十余城，惟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单故也。布虽非乐毅，君亦非田单，可取布书与智者详共议之。

宋范仲淹有传。

答赵元昊书

仲淹谨修诚意，奉书于夏国大王。伏以先大王归向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为同姓，待以骨肉之亲，封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车服，降天子一等，恩信

① 呼吸：一呼一吸，顷刻之间。比喻轻而易举。

隆厚，始终如一，齐桓、晋文之盛，无以过此。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纪。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尽天年，使藩汉之民为尧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①]，今皇帝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吊赙之礼，以大王嗣守其国，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国众多之情，推立大位，诚不获让，理有未安，而遣行人[②]告于天子，又遣行人归其旌节，朝廷中外，莫不惊愤，请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诏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岁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顺之大功，岂以一朝之失，而骤绝之？"乃不杀而还。假有本国诸蕃之长，抗礼于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终，天子何负于大王哉？

二年以来，疆争纷起，耕者废耒，织者废杼，边界萧然。岂独汉民之劳耶？使战守之人，日夜豺虎，兢为吞噬，死伤相枕，哭泣相闻。仕人为之流涕，智者为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经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无战，不杀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钦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怀。至边之日，见诸将帅多务小功，不为大略，甚未副天子意。仲淹与大王虽未尝高会，向者同事朝廷，于天子则父母也，于大王则兄弟也。岂有孝于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为大王一二而陈之。

---

① 薨背：犹薨殂。
② 行人：使者的通称。

《传》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语言皆从本国之俗，何独名称与中朝天子侔拟，名岂正而言岂顺乎？如众情莫夺，亦有汉唐故事。单于、可汗，皆本国极尊之称，具在方册。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为比，故自谓可行。且契丹自石晋朝有援立之功，时已称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国封王之恩，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当为霸主，率诸侯以伐之，则世世有功，王王不绝，乃欲拟契丹之称，究其势体，昭然不同。徒使疮痍病民，拒朝廷之礼，伤天地之心。《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养万物，故其道不穷；圣人养万民，故其位不倾。又《传》曰："国家以仁获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汹汹，群雄咆哮，日寻干戈，血我生灵，腥我天地，灭我礼乐，绝我稼穑。皇天震怒，罚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续。老氏曰："乐杀人者，不可如志于天下。"诚不诬矣。后唐显宗改明宗为显宗，避德明名也。祈于上天，曰："愿早生圣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应祈而生。及历试诸难，中外忻戴[1]；不血一刃，受禅于周。广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万里之阻，一举而下，岂非应天顺人之至乎？于是罢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无祸乱之忧。太宗皇帝圣文神武，表正万邦，吴越纳疆，并晋就缚。真宗皇帝奉天体道，清静无为，与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贡礼，自兹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从谏如流，有忤雷霆，虽死必赦，故四海之心，

1　忻戴：欣喜感戴。

望如父母。此所谓以仁获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

仲淹料大王建议之初，人有离间，妄言边城无备，士心不齐，长驱而来，所向必下。今以强人猛马，奔冲汉地，二年于兹，汉之兵民，盖有血战而死者，无一城一将愿归大王者。此可见圣宗仁及天下，邦本不摇之验也。与夫间者之说，无乃异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习战斗，不熟纪律；刘平之徒，忠敢而进，不顾众寡，自取其困；余则或胜或负，杀伤俱多，大王国人必以获平为贺。昔郑人侵蔡，获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惟子产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而后郑国之祸，皆如子产之言。今边上训练渐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赏，有罪必诛，将帅而下，人知纪律，莫不各思效命，争议进兵。今招讨司统兵四十万，约五路入界，著有律曰：生降者赏，死降者斩；获精强者赏，害老幼妇女者斩。遇坚必战，遇险必夺，可取则取，可城则城。纵未能入贺兰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祸其民，官军之势不获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无战，不杀非辜"之训夙夜于怀，虽师帅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锋刃之交，相伤必众！且番兵战死者，非有罪也，忠于大王耳；汉兵战死者，非有罪也，忠于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脑涂地，积累怨魄为妖为灾，大王其可忽诸？朝廷以王者无外，有生之民，皆为赤子，何藩汉之限哉，何胜负之言哉！

仲淹与招讨大尉夏公、经略密学韩公尝议其事，莫若通问于大王，计而决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众。大王如能以爱民为意，礼下朝廷，复其王爵，承先王之志，天下孰

不称贤？一也。如众多之情，三让不获，前所谓汉唐故事，单于、可汗之称，尚有可稽，于本国语言为便，复不失其尊大。二也。臣贡上国，存中外之体，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汉边人复见康乐。三也。又大王之国，府用或阙，朝廷每岁必有金帛之厚赐，为大王助。四也。又从来入贡使人，止称蕃吏之职，以避中朝之尊，按汉诸侯王相皆出朝拜。又吴越王钱氏，有承制补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体。五也。昨有边臣上言，乞招至蕃部首领，仲淹亦已请罢。大王告谕诸蕃首领，不须去父母之邦，但同意中朝，则太平之乐，遐迩同之。六也。国家以四海之广，岂无遗才有在大王之国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报国士之知；惟同心向顺，自不失其富贵；而宗族之人，必更优恤。七也。又马牛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有无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从之，则上下同其美利。不然，生民之患，何时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独利于大王，盖以奉君亲之训，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择焉。不宣。仲淹再拜。

明高拱字肃卿，新郑人。进士。官至中极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襄。

与延绥何巡抚东序书

昨过保定，闻君官声甚茂，故有此推以为锁钥，非君不可。盖为国家门户计也。然闻君稍过严急，恐将士闻而惧，惧则和调豫附之效寡矣。愿君披襟度以睦将领，略

文法以抚士卒，得其欢心，乃可致其死力。特效忠告，愿君之垂听也。不悉。

张居正字瑞甫，号泰岳，江陵人。进士。官至少师、建极殿大学士。谥文忠。

答三边总督书

辱示边情，一一领悉。套内与云中、上谷，微为有间。款贡之议，始于顺义。故事[1]每优假[2]套内，初求贡甚急，我固未之许也。后以顺义为之恳乞，黾勉[3]从之。然一切约束赐与，皆与顺义不同，而彼亦不敢厚望。盖方以得请为幸，而无复横觊[4]于望外耳。乃自顺义西行，见厚抚而优遇之，艳于求索之利，遂蒙凯望之心。昨延镇即欲此例，求升官加赏，其意望渐赊[5]，端不可开也。

夫套内之求贡，不独利赏赐关市也。方其未贡时，延、宁之间，捣巢赶马，无岁无之。彼牧畜不得蕃息，老弱不得安养。又北备瓦剌，南防中国，其苦甚矣。自款贡以来，内无捣巢之患，外有关市之利，得以其余力从事于瓦剌。则贡市事利于彼乎，利于我乎？即使请求不获，亦不敢释重利而结怨于我。况其精兵健马消耗过半，东借助于顺义不获，西修怨于瓦剌不能，其老弱无能为之状亦见矣。

---

① 故事：先例、旧日的典章制度。
② 优假：宽容；宽待。
③ 黾勉：勉强。
④ 觊：希望、企图。
⑤ 赊：多。

故在今日，西镇诸公惟当坚持初约，稍事羁縻，而励兵秣马以待其变，不宜曲徇其额外之请以自敝也。惟高明裁之。

国　朝

谭吉璁

答艾通判书

比接来教，知君家有义士，诏为发李贼祖冢，甚善，甚善。更云旧治凤阳，明之诸陵在焉。百围之木，贼皆斩伐无遗。今之雉兔者，时时游猎其中，即陵墓亦复不能辨矣。虽间从猎者后，然尝不乐践其地也。仆伏而诵之，乃言曰："呜呼！岂非仁人君子之用心哉？"

夫凤阳者，明太祖之所兴，立为中都。当时，诸陵俱设留守司而未已也。又左有凤阳，右有怀远，并长淮七卫，以至洪塘湖屯田千户所，严兵以守。凡郁鬯[1]衣服之藏，修除[2]黝垩[3]之制，树数鸾象，祠官从臣之位，可谓均且跸矣。乃今一抔之土，为李贼盗尽，曾不若国民族葬者，犹有孱子弱孙为之扫除也。使非先生之从叔以诸生奋臂起，暴李贼祖父之骨而扬其灰，则大逆无道之深仇，谁为报其

① 郁鬯：香酒。用鬯酒调和郁金之汁而成，古代用于祭祀或待宾。

② 修除：设置。

③ 黝垩：涂以黑色和白色。《礼记·丧服大记》："既祥，黝垩。"孔颖达疏："黝，黑色，平治其地令黑也。"垩，白也，新涂垩于墙壁令白。

万一哉？然闻之孟子曰："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1]，孔子亦猎较。"谓时俗所向，不妨小同也。今先生居是邦，而从猎者之后，是耶非耶，果仁人君子之用心耶！

仆窃有不安者矣。仆昔游昌平上下十二陵间，见茂陵[2]之松柏最盛，余皆奄人[3]为守。世祖皇帝赐以岁祠，与其墓禁。而于思陵也，驻跸以祭，亲为之洒泪。仆跽[4]读昌平道戴副使恭纪碑，至于兴亡之感，未尝不为之反覆而尽然以悲也。呜呼！本朝之至德，远过前代，岂区区过信陵置守冢者所得而彷佛哉！今凤阳、泗州之陵，二皆为贼毁。惜乎！其不见正与我世祖皇帝也。若当先生在官之初，能以上闻，必为之禁樵采，设祠官如昌平矣。至于今狐兔穴其中，猎夫巡其上，曾国民族葬之不若也？可胜叹哉。

或曰凡地方事有宜兴宜革者，惟知府、推官可言之，而督抚、司道行之耳。至于同知、通判者，不过旅而进焉，旅而退焉，左之提，右之挈而已。即言亦未必信，或从而取戾[5]，未可知也。彼又乌能为，而况事之在上闻者乎？若先生者，行其意可也夫。然居一官、效一职，当其事有所不敢言，并使之不得言，以至委曲而行其意。先生固仁人君子之用心矣。而为先生之前后左右者，将何如也？夫有世祖皇帝为

---

① 猎较：争夺猎物。《孟子·万章下》："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赵岐注："猎较者，田猎相较夺禽兽，得之以祭，时俗所尚，以为吉祥。孔子不违而从之，所以小同于世也。"后因以表示和众随俗。

② 茂陵：明宪宗朱见深的陵墓。

③ 奄人：古代称被阉割的男人；特指宦官。

④ 跽：长跪，挺直上身，两膝着地。

⑤ 取戾：获罪；受谴责。

之上，有先生为之下，而朝廷之德意，止行于昌平，而不能行之于凤、泗。吾又以知同知、通判之不足为也。

先生之从叔，已载之《李自成传》中。因《镇志》，而于他州县者皆有所不详，故未敢为作传也。惟先生谅焉。

艾元观字观我，米脂人。少有节概，顺治五年拔贡。官凤阳府通判。归里，读书、射猎、种秫、酿酒以自娱，有渊明之风。所著《南华纂注》四卷。

答刘敬又论无定河沙书

来教云朱子《楚辞注》引沈括《笔谈》，言在延安渡无定河，其沙急流，人马如云行幕上，多陷没之患。为流沙千里之注，似矣。及考诸《书》、《礼》注流沙者不然。则无定河之沙，非弱水之流沙也明甚。顷从波罗转响、归，涉谎忽河。谎忽者，即无定河之上流也。得李将军先以人马往来于河中数巡，而后敢渡，犹必蹑踵而行。稍失足，即堕陷矣。居人名之为溃沙。唐《舆地广记》注云："无定河，即圉水也。"后人因溃沙急流，深浅不定，故更今名，较为翔实。每读《宋史》，见王中正以河东军渡无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湿，士马多陷没。窃谓中正奄人，躁妄冒进，以取溃败，亦犹足下所云朱子之注者然。

而今历其地，乃知沙在水中，而非地也，益见沈括之有据矣。其非古所云"千闻不如一见"者乎？若《北史》刁雍表中称薄骨律镇，道多深沙，轻车载谷二十石，必至陷滞。则今之榆林城外及清平堡一路皆是，而尽名之为流沙也，可乎？注书固难，而作史也亦不易。自今以往，益

不敢妄下笔矣。虽然，即历其地，而不博讯土人，犹不知也。使仆非李将军为之向导，则不几又蹈奄人之辙耶？

《易·屯》之二曰：即鹿无虞[1]，往吝，穷也。《需》之《传》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余方在屯之时，而需之以养。庶其险在前，而不陷矣乎？辱在同志，故敢以所见者进。惟再教之。

李景兰，字德馨，顺天大兴县人。以将材随父延绥左营游击春任。技艺优娴，委用镇标右营千总。咨题补延绥中协波罗营守备。军心辑睦，屯政修奉。

启[2]

国　朝

谭吉璁

谢府谷杨令惠石花鱼启

某启：车中涸辙，已近十年；江外素书[3]，未逢一札。唫喁南徙，不无鹏海[4]之云；濩濼东来，即有龙门

---

① 即鹿无虞：《易·屯》："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孔颖达疏："即，就也；虞，谓虞官。如人之田猎，欲从就于鹿，当有虞官助己，商度形势可否，乃始得鹿；若无虞官，即虚入于林木之中。"高亨注："即鹿，犹言从鹿，逐鹿耳。"后因以喻条件不具备而盲目从事，徒劳无功。

② 启：书函。

③ 素书：古人以白绢作书，故以称书信。

④ 鹏海：南冥；南海。鹏高举九天，远适南海，故称。

之鬣[1]。须垂文竹，异宠宫人。尾隐绿蒲，同惭渔者风吟金钥。目类悬珠[2]，水动石鲸[3]，肠堪作剑。顾辞凤渚[4]，曾戏莲东。未拟王余，何为木上。伏蒙具官，惠均九罶[5]，感逾十番。恩已遍于下池，味自调于中馈。岂阳鲩之贪饵，仍长铗之来歌。江海讵忘，濠梁匪乐。赤鳞似锦，色胜含桃。白腹如银，光摇浮竹。张骞仅从于天汉，甘英不喻于龙图。是曰石花实生金鲤。香流玉钵，如烹芍药之和；膏溢琼筵，似劈麒麟之脯。脍倾白雪，肥出蟹胥；羹泻红盘，芳宜雁翠。断葱以寸，叶影犹沉；旨酒且多，珠光欲泛。冰鳞三尺，叩不待于王延[6]；盐豉九秋，情有同于张翰[7]。翻怜竭泽，谁知渔父之寒；能谢老饕，自发大王之梦。既颂以祷，敢讽且规。

简

国　朝

张文弘字纬济，兴国州人。武进士。任平凉卫守备、边储充

---

① 鬣：鱼颔旁小鳍。

② 悬珠：比喻美目。

③ 石鲸：石雕的鲸鱼。

④ 渚：小洲；水中的小块陆地。

⑤ 九罶：一种带有囊袋以捕捞小鱼的网。

⑥ 王延：十六国前赵官吏。字延元，西河人。母卜氏尝盛冬思生鱼，敕延求而不获，杖之流血。延寻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鱼长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进母。

⑦ 张翰：西晋文学家，字季鹰。据《世说新语·识鉴》：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裕，改补怀远堡守备、军政修明，升湖广长沙营中军守备。

与榆林谭使君

暮春渐暖，西归何日，殊相思也。李道士已到，与之对坐，学吐纳法，甚佳。彼以铅、汞为心肾比喻之说，但须内丹成，则黄白[1]随地皆有，岂非子美所云"不贪夜识金银气"者耶？仆好事二十年，一旦解悟矣。寄去旧《志》八册，是李毓龙手抄者。骑射之余，能好笔墨，勿谓秦无人也。留意视之。不尽。

李毓龙，字震南，榆林人。以将才敏练，任镇标巡捕。拔补威武堡把总，垦荒修城，皆有实政。弟起龙，武举。

陈文道字启明，奉天人。祖撰，游击。父有功，守备。文道以礼部通事授牺牲所牧，考满称职，升绥德城守营守备。威惠兼尽，奸盗屏迹。

与榆林潭使君

绝塞高秋，著述复何似耶？以作史之才作志，定有可观也。刘第说传奇，颇靡靡可听。闻江南有柳敬亭者，以此伎邀游王公间。刘第即不能及其万一，而韶音飞畅，殊有风情。无佛称尊，不即江南之敬亭乎？笑笑。

陈先凤字在廷，奉天人。户部办事，七品官。积劳，咨兵部，

① 黄白：指术士所谓炼丹化成金银的法术。

考中一等，推补清平堡守备。胆力劲果，超出时辈。

与榆林谭使君

昨接芳讯，知体力清安，慰甚，慰甚。中路饷已到，车骑晓发夕至，散给殊不远也。然每辱赢粮往来，不饮军中半杯水，在先生之清德则可矣，将地主之谓何？

傅尔珍字玉公，京卫籍，奉天人。顺治十八年武进士。授保宁堡守备。骁杰有机断，比之二修期，有家风焉。

答榆林谭使君

有客自天津携糖蟹至，谨分其半，以佐先生持螯拍浮[①]之用。而乃以石花鱼见赐，何报之厚也？昔先生云：江南冬笋，安肃黄芽，久为南北所推。在邸舍中手自营调，名为玉芽羹。今河珍海馔，一时交并。仆武人，惟有大饮长饮而已。书此，发先生一噱[②]也。

谭吉璁

答怀远李将军

使临枉教，愧荷交至。向闻怀远产蘑菇大佳，故聊以相询，备志书蔬之一，非为口腹也。不意久已绝种，而足

① 持螯拍浮《世说新语·任诞》："毕茂世（毕卓）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后遂用以写喝酒，或借此以抒发友好、激愤放浪之情。

② 噱：大笑。

下误听，反从他处购以见饷。岂旌节[1]初临，欲以还珠[2]故事相矜异耶？大抵地方生一物，即多累。每见秦中有汉唐碑文，新出土者，惟恐当道闻之，辄见椎凿，殊可惜。今此物不生，是亦地方之福耳。

李鼎镇，字威原，凉州卫人。祖维新，封光禄大夫，都督同知。父栖鸾，密云副总兵，都督佥事。鼎以康熙三年武进士授怀远堡守备。少年严重[3]，扞城之寄。

答鱼河齐将军

前语云鱼河颇多水草，雁未来时，鹤先群至，饮啄于其间，必数日乃南去。及春，北向亦然。雄者，玉羽而朱顶。雌者，其色苍，颇类牝鸡而大过之。虽见之甚真，似可入志。鹤者，水鸟也。岂榆中西去有瀚海，或鹤之所产与？然古人所不道，未敢深信也。其归德堡新任李玉道中与之，语及从姜瓖围中突出，至江西征逆诸遗事，马上为之忘倦。来教云云中之杰，不虚也。

齐治，字蓬瀛，直隶高阳人。祖光裕，东安县训导。父岩胤，有隐德，诰封明威将军。治以顺治五年奉兵部办事。随征湖广、云南，有战功，推授鱼河堡守备。抚土督饷，才称强济。李玉，字尺吾，大同人。徙居榆林，以将材艺优拔补归德堡把总。募兵辑盗，地方宁谧。

---

① 旌节：古代使者所持的节，以为凭信。借以泛指信符。

② 还珠：即买椟还珠。《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楚人有买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买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后以"买椟还珠"喻舍本逐末，取舍不当。

③ 严重：严肃稳重。

谭吉璁

答严将军

猥遗诲帖具审。杖履佳适，为慰长公。政声日著，仆虽相隔数百里，犹得挹其余芬。知先生家学清华，风流有素也。昨仆过扶苏墓，见有石碣在马鬣间，云昔年用兵时，曾立旗竿于其上。嗟乎！爱人及树，尚勿翦伐，况扶苏具忠孝之节耶。比得长公禁樵苏，并去竿碣，将树石以记。仆之所为吊文者，惭愧！惭愧！昔萧叔佐为会稽郡丞，行经延陵季子庙，设萍藻[1]之荐[2]，史称之。此礼贤之道也。仆不能为，而长公为之。追闻风烈，能无慨然？

严于义，字茂芝，山阴人。绥德卫守备。谦之父也，候推守备，尚志不仕。性孝友，有节概。分多割少，急人之难，为胜游所重。

颂

夏

胡义周秘书监。

---

① 萍藻：即浮萍。
② 荐：祭祀时献牲。

功 德 颂

真兴元年，刻石都南：

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业；道积庆隆者，必享无穷之祚。昔在陶唐，数钟厄运。我皇祖大禹以至圣之姿，当经纶之会，凿龙门而辟伊阙，疏三江而决九河。平一元之穷灾，拯六合之沉溺。鸿绩侔于天地，神功迈于造化，故二仪[①]降祉，三灵[②]叶赞。揖让受终，光启有夏。传世二十，历载四百，贤辟相承，哲王继轨。徽猷冠于元古，高范焕乎畴昔，而道无常泰，数或屯险[③]。王桀不纲，网漏殷氏。用使金晖绝于中天，神辔辍于促路。然纯曜未渝，庆绵万祀，龙飞漠南，凤峙朔北。长辔远驭，则西罩堀山之外；密网遐张，则东绲沧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余载。虽三统[④]迭制于崤函，五德[⑤]革运于伊洛。秦雍成篡弒之墟，周豫为争夺之薮。而幽朔谧尔，主有常尊于上；海代晏然，物无异望[⑥]于下。故能控弦之众百有余万，跃马长驱，鼓行秦赵，使中原疲于奔命，诸夏不得高枕为日久矣。是以偏师暂拟，泾阳摧隆周之锋；赫斯[⑦]一奋，平阳挫汉祖

① 二仪：指天地。
② 三灵：指日、月、星。
③ 吞险：艰险。
④ 三统：指夏、商、周三代的正朔。
⑤ 五德：古代阴阳家把金、木、水、火、土五行看成五德，认为历代王朝各代表一德，按照五行相克或相生的顺序，交互更替，周而复始。
⑥ 异望：其他期望。
⑦ 赫斯：语出《诗·大雅·皇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郑玄笺："赫，怒意。"斯，语助。后因以"赫斯"指帝王盛怒貌。

之锐。虽霸王继踪，犹朝日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1]。自开辟以来，未始闻也。非夫卜世与乾坤比长，鸿基与山岳齐固，孰能本技于千叶，重光于万祀，履寒霜而逾荣，蒙重氛而弥耀者哉！

于是元符[2]告征，大猷有会，我皇诞命世之期，应天纵之运。仰协时来，俯顺时望[3]。龙升北京，则义风盖于九区；凤翔天城，则威声格于八表。属奸雄鼎峙之秋，群凶岳立之际，昧旦临朝，日旰忘膳。运筹命将，举无遗策。亲御六戎，则有征无战。故伪秦以三世之资，丧魂于关陇。河源望旗而委质，北门钦风而纳款。德音著于柔服，威刑彰于伐叛。文教与武功并宣，俎豆[4]与干戈俱运。五稔[5]之间，道风弘著。暨乎七载，而王猷允洽。乃远惟周文，启经始之基；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遂营都起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隐日，崇墉际云；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其为独守之形，险绝之状，固以远迈于咸阳，超美于周洛。若乃广五郊[6]之义，尊七庙[7]之制，崇左社之规，建右稷之礼。御太一[8]以

---

① 濛汜：古称日落之处。

② 元符，即玄符，因避康熙玄烨之讳而改。天符，符命。谓上天显示的瑞征。

③ 时望：当时的声望。

④ 俎豆：古代祭祀、宴飨时盛食物用的两种礼器。亦泛指各种礼器。

⑤ 稔：年。

⑥ 五郊：谓东郊、南郊、西郊、北郊、中郊。古代礼仪，帝王于五郊设祭迎气。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立秋前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后土；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

⑦ 七庙：《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此指四亲庙（父、祖、曾祖、高祖）、二桃（远祖）和始祖庙。后以"七庙"泛指帝王供奉祖先的宗庙。

⑧ 太一：即道家所称的"道"，古指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

缮明堂，模帝坐而营路寝，阊阖[1]披霄而山亭，象魏[2]排虚而岳峙。华林灵沼，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园。可以荫映万邦，光覆四海，莫不郁然并建，森然毕备。若紫微之帝皇穹，阆风[3]之跨后土[4]。然宰司鼎臣，群黎士庶，佥以为重威之式，有阙前王。于是延王尔[5]之奇工，命班输之妙匠，搜文梓[6]于邓林[7]，采绣石于恒岳。九域[8]贡以金银，八方献其瑰宝，亲运神奇，参制规矩，营离宫于路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高构千寻，崇基万仞。元栋镂栌，若腾虹之扬眉[9]；飞檐舒翚，似翔鹏之矫翼。二序[10]启美，而五时之坐开；四隅陈设，而一御之位建。温宫胶葛[11]，凉殿峥嵘。络以随珠[12]，绛以金镜。虽曦望互升于表，而中无昼夜之殊；阴阳迭更于外，而内无寒暑之别。故善目者不能为其名，博辩者不能究其称。斯盖神明之所规模，非人工之所经制。若乃寻名以求类，迹状以效

---

① 阊阖：指宫殿。

② 象魏：古代天子、诸侯宫门外的一对高建筑，亦叫"阙"或"观"，为悬示教令的地方。借指宫室，朝廷。

③ 阆风：即阆风巅。山名。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在昆仑之巅。

④ 后土：对大地的尊称。

⑤ 王尔：古巧匠名。

⑥ 文梓：有文理的梓树，为良木美材。

⑦ 邓林：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树林。

⑧ 九域：九州。

⑨ 萼：花萼、萼片的总称。萼位于花的外轮，呈绿色，在花芽期有保护花芽的作用。引申为物的底托。

⑩ 序：堂两旁东西厢房。

⑪ 胶葛：交错纷乱貌。

⑫ 随珠：即随侯之珠。传说中随侯所得的宝珠。

真，据质以究名，形疑妙出，虽如来须弥[1]之宝塔，帝释忉利[2]之神宫，尚未足以喻其丽，方其饰矣。

昔周宣考室[3]而咏于诗人，闷宫[4]有侐[5]而颂声是作。况乃太微[6]肇制，清都启建，轨一文昌，旧章唯始，咸秩百神，贶享万国，群生开其耳目，天下咏其来苏[7]。亦何得不播之管弦，刊之金石哉[8]！乃树铭都邑，敷赞硕美。俾皇风振于来叶[9]，圣庸垂乎不朽。其辞曰：

于赫灵祚[10]，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圣功。仁被苍生，德格玄穹。帝锡元珪[11]，揖让受终。哲王继轨，光阐徽风[12]。道无常泰，数或不竞。金精南迈，天辉北映。灵祉逾昌，世业弥盛。惟祖惟父，克广休命[13]。如彼日月，连光接镜。元符瑞德，乾运有归。诞钟我后，应图龙飞。落落神武，恢恢圣姿。名教内敷，群妖外彝。化光四表，威

---

① 须弥：梵语 sumeru 的译音。或译为须弥楼、修迷卢、苏迷卢等。有"妙高"、"妙光"、"安明"、"善积"诸义。原为古印度神话中的山名，后为佛教所采用，指一个小世界的中心。山顶为帝释天所居，山腰为四天王所居。四周有七山八海、四大部洲。

② 忉利：即忉利天。梵语的音意兼译。即三十三天。六欲天之一。佛教谓须弥山顶四方各有八天城，合中央帝释所居天城，共三十三处，故云。即一般所说的天堂。

③ 考室：本谓宫寝落成之礼，后泛指相地筑屋。

④ 闷宫：神庙。

⑤ 侐：清静；沉寂。

⑥ 太微：古代星官名。三垣之一。位于北斗之南，轸、翼之北，大角之西，轩辕之东。诸星以五帝座为中心，作屏藩状。用指朝廷或帝皇之居。

⑦ 来苏：谓因其来而于困苦中获得苏息。语本《书·仲虺之诰》："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

⑧ 来叶：后世。

⑨ 灵祚：对国运的美称。

⑩ 元珪：即玄珪。一种黑色的玉器，上尖下方，古代用以赏赐建立特殊功绩的人。借指特大功业。

⑪ 徽风：美好的风范。

⑫ 休命：美善的命令。多指天子或神明的旨意。

截九围[1]。封畿之制，王者常经。乃延输尔，肇建帝京。土苞上壤，地跨胜形。庶人子来，不日而成。崇台霄峙，秀阙云亭。千榭连隅，万阁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离宫既作，别宇云施。爰构崇明，仰准乾仪[2]。悬甍[3]风阅，飞轩云垂。温室嵯峨，层城参差。楹雕虬兽，节镂龙螭。莹以宝璞，饰以珍奇。称因褒著，名由实扬。伟哉皇室，盛矣厥章！义高灵台，美隆未央。迈轨三五[4]，贻则霸王。永世垂范，亿载弥光。

北　魏

崔浩字伯深，清河东武城人。始光中，进爵东郡公。仕至司徒。

广德殿颂

帝幸龙荒，南秦王仇池杨难当委诚拜阙，朝见之所也。大平真君三年，刻石树碑。

肃清帝道，振摄四荒[5]。有蛮有戎，自彼氐羌。无思不服，重译[6]稽颡[7]。恂恂[8]南秦，敛敛[9]推亡[10]。峨峨广

① 九围：九州。
② 乾仪：天道；天纲。喻帝王。
③ 甍：屋脊。
④ 三五：指三王五霸。
⑤ 四荒：四方荒远之地。
⑥ 重译：指译使。亦泛指异域之人。
⑦ 稽颡：古代一种跪拜礼，屈膝下拜，以额触地，表示极度的虔诚。
⑧ 恂恂：温顺恭谨貌。
⑨ 敛敛：恭谨貌。
⑩ 推亡：推翻行亡道之国。

德，奕奕[1]焜煌[2]。

议

国　朝

王廷弼字调鼎，盖平人。以诸生从。入关有功，授宣府西路通判，飞刍挽粟，军储以足。升宁波府同知，山海交讧，辑治皆有方略。而督造战舰，兵藉其力，舟山遂殄[3]，升延安府知府。俭以居身，慈以接下，有循卓之誉。请折洛川、宜川、延川三县地亩，民始不困于催科而得安耕，凿[4]尤其惠政也。

中东两路盐法议

马湖峪盐皆以人力煎熬。隶之绥德者为三眼泉，隶之米脂者为周田寨，隶之鱼河者为永乐仓。当日止计锅税盐，而无票税。票税之征，自明之天启年间始，国朝因之。斯时锅少，盐行额税易完，故中路并不扳及东路领盐，而东路亦不分认中路票税也。两路皆得其便，而食边盐与食湖盐并皆置之勿问。

及至顺治十二年以后，部中严催复额，而荒课渐加，鱼民不堪。于是扳及东路而有察苦恤民之控矣，于是两

① 奕奕：高大貌。
② 焜煌：明亮；辉煌。
③ 殄：灭绝；绝尽。
④ 凿：确实。

路道厅有边市抽税之议焉。每买盐一石进城，抽盐三升；驮盐一石出城，抽税三分。神木市约定三十两，黄甫川市约定二十四两，以帮鱼河税票。又有分票完课之议焉。夏秋听东路就食边盐，春冬着东路领食鱼盐，以输一千三百五十道票税。又有按地分课之议焉。中路地广，分认五分六厘盐课；东路地隘，分认四分四厘盐课，将边盐禁绝。又有另税边盐之议焉。在于黄、神二市口，另立一项盐税，每石抽银六分，以抵永乐仓荒银。延抚冯于四议之中，而独从另立边税之说，咨请户部。盖言东路就食边盐之非制，而不得不另创抽收之议。中路之盐税亦当照旧输将，而不得告扳东路之帮贴矣。其如部议不行，争讼无已。

夫以引行盐，食盐有税。今东路不分认官票，而食不税之盐，是与盐法终有未协，况在民之道里远近不等焉，得人人向市口而易之，此鱼河人扳告为近理也。至于神、黄二市口之盐，既不屏绝于创定经制之时，今欲禁止于久成互市之日，不特未便于东路之人，实恐乖拂夫北人之意。然小民升合食盐，而易于边市者，当驰其禁可也，《律》有肩挑背负之说可援也。若买食盐，而因以货卖于内地者，宜严其禁。何也？《律》有货卖私盐之款当循也。此东路之行盐亦有可议于今日者也。为今之计，下酌民情，上遵经制，莫若仍循分标完课之议耳。

按，永乐仓行盐地方，原有"东路"字样，应将额票分发一千二百四十张于东路。计其地方户口，神木应领七百道，纳课四十二两；府谷应领五百四十道，纳课三十二两四钱。责令店户领盐发卖，销引完课，此边盐可食而不

可贩，鱼盐宜行而不宜帮之意也。若神、府必欲却中路之官引，而食边盐则无引，终属私鹺[①]。倘一旦彼疆我界，边禁与海禁并严，又将就食何地之盐乎？此所易边盐以从权，而领贩鱼河盐为从经矣。

屯　政　议

古之实边筹塞者，莫不以耕屯为首务。故有地而无人，谓之守平。虚有人而无食，谓之与祸。居是必耕之者众，而后民多红粟之陈，边无悬釜之惧。即遇军兴灾告，可免匮乏之忧，又何有流离失所与弄兵潢池者哉？

顷奉户部经理流民，议修屯政，给资本，宽赋徭，制甚善而民甚便也。但延、榆、绥三卫，现荒屯地四万二千一百余顷，皆处沿边绝塞。沙漠不毛，初非平原沃野，可以成赋中邦。在昔止募商人输粟于边，计其所输而给盐引。商人饶其利，招纳贫民以事耕耘。仓庾既盈，地日垦辟，兼有素裕之商，又市粟屯民。屯民者，日不足而岁有余者也。春粜以五，秋籴以十，恒有不本之忧。商之市者众而谷踊矣，谷踊而耕耨益劝矣。迨至明季，贱粟贵金，遂征银而不征粟。商病而盐政坏矣，盐政坏而屯地废矣。

数十年来，荆棘成林，胼胝[②]莫施，今欲招一时饥馑之

① 鹺：盐的别名。
② 胼胝：手掌脚底因长期劳动摩擦而生的茧子。

流民，而屯久经废移者之边地，窃恐势所难行，而民亦未必称便。且流移者之去留，恒视年岁之丰歉。故园各有恒产，非若兵戈失业之流，谁肯弃故土而事荒屯？莫若将此地亩听土著之民自垦，不在牛种之给与不给，而在薄赋宽徭。倘不照三年起科之限例，则民乐于播种矣。不遽殿[1]地方各官之功罪，则官亦乐于招垦矣。如有奸民，弃熟就荒，即绳以脱漏之条。不数年间，生聚招徕，又安有失所之人与废弃之地哉？语曰："藏富于民，则国自富。"弭盗实边，莫善于此。谨议。

对

夏

王买德初为姚兴镇北参军。龙升五年来奔，拜军师中郎将。

进图长安方略对

凤翔五年，晋刘裕灭姚泓，留子义真守长安。夏言闻之，欲进图长安，问以方略。

刘裕灭秦，所谓以乱平乱，未有德政以济苍生。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陛下以顺伐

① 殿：定，评定。

逆，义贯幽显，百姓望陛下义旗之至，以日为岁矣。青泥、上洛，南北之冲要，宜置游兵断其去来之路，然后杜潼关，塞崤陕，绝其水陆之道。陛下声檄长安，申布恩泽，三辅父老皆壶浆以迎王师矣。义真独坐空城，逃窜无所，一旬之间必面缚麾下。所谓兵不血刃，不战而自定也。

问

明

张珩有传。

榆　问

怀德公问于忧心子，曰：尝闻王晋溪议余肃敏迁镇失策，何如？

忧心子曰：镇城原设绥德州，本秦上郡地也。其形势则雕山疏属，嶕峣[1]横峙，无定大理，潋滟奔流。有葭芦、府谷、神木之险扼之于左，有响水、土门、笔架之阻环之于右，中自米脂、鱼河直抵河套，一千二百余里皆属内地，足堪战守。纵有猖獗，中有榆林百里沙碛，我主彼客，我逸彼劳，何能为哉？

---

① 嶕峣：峻峭；高耸。

怀德公曰：晋溪以河套为内地，果何所考？

忧心子曰：河套，古朔方郡地。《诗》所谓"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此也。历秦汉，皆郡县其地。唐张仁愿摄御史大夫、代朔方总管，筑三受降城，受降之外有青山迤逦，东西二千余里，山之上置斥堠千八百座，突厥不敢逾山牧马，减镇兵数万，省费以亿计。是山之北为境外。至宋仁宗时，为夏所并。及元灭夏，立西夏尚书省以隶之。逮我洪武，舍受降而卫东胜，已失一面之险。其弃东胜以就延绥，则以一面之地遮千余里之冲，所幸者边境贴然耳。及正统十四年，乘土木之变，阿罗出等始入河南入犯。敕都督王祯镇守延绥，提轻骑三千，昼夜兼行五百里，即追出境，遂奏筑榆林城，南作延绥之屏翰，北保河套之沃壤，以为重险耳。至成化七年，巡抚王公锐奏立榆林卫。八年，余肃敏代锐，始迁绥德镇于榆林。故晋溪谓失策，正在于此。何也？天下之事，有理有势。理可为也，值势有所阻，虽豪杰不能以有济。今考自正统十四年一犯之后，历景泰以至肃敏迁镇时，十五年间绝无警报，正所谓天未阴雨，绸缪牖户之时也。使肃敏果欲立万世之业，即复张仁愿之所经略者，掣榆镇守哨之军，置青山见在墩台，则烽火明矣；移榆镇畚锸[①]之夫，筑沿河塞垣故址，则保障固矣；采套中之材木，则公廨建矣；因套中之盐池，则国课兴矣；治地分田，则屯田举矣；立置设邮，则王命传矣。岂不为久安

① 畚锸：畚，盛土器；锸，起土器。泛指挖运泥土的用具。亦借指土建之事。

长治之策哉？奈肃敏智不及此，顾乃屑屑以就河套之利，置重镇于沙碛之间。譬如弃珠玉于道途，终必为人所得。河套之利，又安可保哉？果至弘治十四年，火筛入套，迄今吉囊据为巢穴，已为门庭之寇，深抱蚕食之忧。及览肃敏奏议，原议榆林将士耕种于套以省民运，牧马于套以省内帑。今两利俱失，而且外困于兵，内困于食，皆肃敏失策之所致也。

公曰：往事难咎矣。套利既失，通变宜民，必有其道。愿吾子思之。

忧心子曰：青山之北为境外，彼既逾我青山，复据我河套。河套之南为墩台，彼既攻我墩台，复掠我樵牧，又不时辄至我内地，于东路侵三角城、花石崖、答儿山等处，于西路侵白洛城、芦关岭、金汤寨等处，于中路侵碎金驿、银州关、鱼河峁等处。至秋高马壮，辄为大举。如嘉靖七年，入泾、邠；十九年，入固、靖；二十二年，入绥德、清涧；二十四年，入保安；二十五年，入环、庆。榆林虽有防秋之备，而侵轶之患不能一朝居也。

怀德公曰：子今计将安出？

忧心子曰：余观今日榆镇，与前迥然不同。苟不急为之图，必致燎原莫遏。窃不自量，会题城堡二官经画腹里。遴选能干武职处置临边，使随外坚壁，人皆贾勇，自为战守，以保身家，亦唐府兵遗意也。至于三十五城营堡，每空四十余里，地势平漫，无墙可据，则地利尚矣。复于石门镇、石门子、野猪硖、禅梯岭关、背干川、开光堡、枣湾儿、黄草墕、白昼山、顺宁司、五谷城，俱有峻岭

深沟，为大举必经之路，乃挑筑城堑，严兵伏遏，庶得用少守险之要，使彼不得南下。更于各路选锋，令骁将统领，预发通事，夜不收监。哨水头如见大众聚结，分投飞报，相机而击之。是我守隘者步兵，当锋者精骑。彼聚众以攻，我合兵以拒，势亦不分，此防秋之计也。若彼夜伏边外，伺旦窃掠，我侦知要击，有功者即具题升赏，以示鼓舞。人皆争战，彼自不敢近矣。倘或陡逼寒垣，觇我虚实，哨探得实，速发骁健击之，彼将胆落心寒，必远我边三四百里。不但樵牧之人可保无虞，河套之利亦得少资万一。余昔抚榆林镇，尝集议主剿，大将刘文、周尚文，偏裨梁震、白爵，三年间颇多斩获。至于梁震，直捣其营，今彼中犹称"梁太师来"，以止儿啼云。

怀德公曰：彼未入犯，乘吭捣穴，岂非构怨启衅乎？

忧心子曰：考之别镇，出大边为境外，榆林青山之外为境外，见载肃敏题准事例。有马官军，夏秋牧马于套，每军复采秋青草，以备春冬之用。无马官军亦然。嘉靖七年，有神木参将王效入套，夺马百余匹。被豪民薛天禄者挟财，不遂。赴登闻鼓，奏效隐匿为衅，下陕西抚按会勘，有云果如薛天禄所奏，王效当正典刑。但不知所谓境外指何地而言？若是河套，乃我祖宗内地，王效仍当论功行赏。薛天禄从重发遣。此余巡按陕西时事也。且河套内地，备载《陕西通志》。官军牧马采草，明载《余肃敏奏议》。总督杨邃庵《经略三疏》亦论及之，俱可考

证。夫以境外视河套者，固失考国家故实。其冒昧复套者，又不察事机之会，可胜叹哉！今彼据我河套，使我耕牧樵采之利尽失。在套则犯延宁，出套则东犯宣大，西犯甘凉，犹为四肢之疾。至二十九年东渡，与俺答小王子纠众数万，由古北口直犯畿辅上，厪我皇上宵旰之忧，以致调各镇精兵入卫，又于都门之外，议筑重关，是腹心之病矣。今日者，临边斩获，远振军威，而谓之构怨启衅，可乎？

公改容曰：子之言是。

辩

国　朝

谭吉璁

韩王母墓辩

予治榆林之明年，以事往来于清涧者甚勤。顾清涧之北五十里，为官山岭。岭之中有韩王母墓，不封不植，而居人至今不敢耕牧也。询之，云为韩王信母冢。又云：为齐王韩信母冢。冢之下有坎窖[1]数十处，皆深至丈许。询之云作灶，并为军士设伏者也。韩王信起横阳，徙封

① 窖：小而深的坑。

马邑，人知之者少，而云齐王韩信者甚众。是不可以不辩。

韩信者，生于淮阳，封于齐，未尝至秦之所谓上郡者，而况清涧乎？且高奴、上郡，皆为翟王翳地。高祖出故道时，即已迎降，而韩信未尝来征也。即来征，而能奉其母以周旋乎？居人又云：昔汉王恐其墓有帝王气，阴坏之，今之岭畔有斧凿迹是也。此其尤不经矣。

《北盟会编》云："韩世忠，绥德军人。少年时，尝戏槊于二朗山上。"此《宋史》所不载，宜其母墓之不著也。则今之所谓韩王母墓者，其为韩世忠之母墓也无疑矣。至坎其下堑其旁者，是皆宋人拒马处也。

宋自南渡之后，世忠封于蕲。以秦桧用事，谢兵柄，优游湖山，终老以死。则韩王之故乡，已沦绝域，尚得而封识之乎？况宋之园陵皆不可问，又何论于臣子哉。嗟乎！生为侯王，不能一上先人之丘龙扫奠而封植之，而究同于北邙[①]之垒垒也。可胜叹哉！

虽然，有宋去今已五百有余年，而居人犹相戒不敢耕牧，岂有所禁之者？然则清涧之民可谓仁矣。若韩信者，史称其营高爽地为母墓，下可容万人，岂不欲垂千百年之远哉？当汉之世已族灭，无复有存焉者，尤可哀也已。今韩王之母墓依然无恙者，固清涧民之仁，俗之厚，而亦王忠义之报也与？故感而为之辩。

---

① 北邙：山名。即邙山。因在洛阳之北，故名。东汉、魏、晋的王侯公卿多葬于此。

判[1]

国　朝

谭吉璁

拖资抗师判

榆林学生陈某之弟，与其徒刘某同开当铺，算账不明。诬匿丧[2]、宿娼，逋其资酬，无师生礼。

陈某，七十老翁戒之，在得[3]二三小子，皆不及门[4]。已抱册于兔园[5]，岂持筹[6]于鲍肆[7]。自行束修以上，亦有多年；必求龙断[8]而登，实维其弟。遽鸣攻求之鼓[9]，托弯射羿之弓。缌帐[10]高悬，敢招魂于兰烛；绿钱将满，讵接

1　判：指审理狱讼的判决书。

2　匿丧：旧时官员祖父母、父母死，不呈报，不服丧，对外隐瞒或另择时日，谓之匿丧。

3　在得：犹留得、剩下。

4　及门：《论语·先进》："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本谓现时不在门下，后以"及门"指受业弟子。

5　兔园：即兔园册。指浅近的书籍。

6　持筹：手持算筹。多指理财或经商。

7　鲍肆：即鲍鱼之肆。卖咸鱼的店铺。鱼常腐臭，因以喻恶人之所或小人聚集之地。

8　龙断：即垄断。本指独立的高地。引申为独占其利。

9　鸣攻求之鼓：即鸣鼓而攻。谓宣布罪状而加以声讨。语出《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10　缌帐：用细而疏的麻布制成的灵帐。

席[①]于榴裙[②]。虽曰连荆，故是友恭之谊；既名负笈，何无授受之情。脱阴风之衣，恒遭影质[③]；吹马融之笛，故索谢章[④]。大损儒风，宜惩诬讼。

蚤妇灭伦判

榆林卫卖油人张守纪娶绥州媒婆田氏为妻。别去数年，往州探望。适河水泛滥，不得渡。遂诬称背夫淫奔。其妻云常周以米粟。

公无渡河，箜篌写怨[⑤]；人多涉水，江星动摇。况无定之狂澜，系斯民之胥溺。疾雷百里，声似广陵之涛[⑥]；喷雪千山，怒作阳侯[⑦]之气。黄流混混，不让桑乾；白马[⑧]浮浮，何殊竹箭[⑨]。女来帝子，犹借袜于凌波；男去牛郎，尚作桥于飞鹊。张守纪情同鸠逐，志类狐绥[⑩]。彼自谓可浮壶，

---

① 接席：坐席相接。多形容亲近。

② 榴裙：朱红色的裙子。亦泛指妇女的裙子。

③ 影质：谓心中映象所据以产生的外界事物。

④ 谢章：古人入学行敬师之礼。

⑤ 公无渡河，箜篌写怨：此典出自《箜篌引》，乐府《相和六引》之一。亦名《公无渡河》。晋崔豹《古今注·音乐》："《箜篌引》，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濯，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呼止之，不及，遂堕河水死。于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无渡河》之歌，声甚凄怆。曲终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还，以其声语妻丽玉，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焉。丽玉以其声传邻女丽容，名曰《箜篌引》焉。"

⑥ 广陵之涛：汉枚乘《七发》："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后即以"广陵涛"称广陵（今扬州）曲江潮。汉时其势浩大，蔚为壮观。东后势渐杀。唐大历后迄不见。

⑦ 阳侯：古代传说中的波涛之神。

⑧ 白马：古驿名。唐末朱全忠杀裴枢等三十余人于此，并用李振言，沉其尸于黄河，驿由此著名。

⑨ 竹箭：竹制的利箭。

⑩ 狐绥：《诗·卫风·有狐》："有狐绥绥，在彼淇梁。"朱熹《集传》："狐者，妖媚之兽。绥绥，独行求匹之貌。"后因以"狐绥"喻妇女淫乱。

人将疑其抱石[①]。而其妻田氏者，处脂不染，未有油盐酱醋之香；匪斧伐柯，尝遗枣栗榛棋之利。岂无膏沐，朝朝每贺新郎；颠倒衣裳，夜夜自同弃妇。致老夫之灌灌[②]，为河水之盈盈。雉牡不求，鹑奔速讼。且敦旧匹，勿作行媒。

【校勘记】

〔1〕元栋镂桷若腾虹之扬眉　桷，原作"横"，据《晋书》卷一百二十《赫连勃勃载记》改。

〔2〕亦何得不播之管弦刊之金石哉　播，原作"被"，据《晋书》卷一百二十《赫连勃勃载记》改。

① 抱石：怀抱石头。谓投水或被投水而死。

② 灌灌：犹款款，情意恳切貌。《诗·大雅·板》："老夫灌灌，小子跷跷。"毛传："灌灌，犹款款也。"

卷六之三　艺文志

记

明

刘翊字叔和，寿光人。正统十三年进士。官至太子太保，谨身殿大学士。谥文和。

新建榆林卫庙学记

成化八年春，巡抚右副都御史青神余君子俊言："延安之榆林，地本春秋白翟所居。自秦迄今，无所建置。入国朝，永乐初，守臣奏筑营寨，集军望守。积二三十年来，城郭渐完，生聚渐多，宜于兹立卫学，以宿重兵，以训武胄与戍卒之子弟俊秀者。俾读儒书，知夫尊君亲上之义，以攘外安内，岂非经理边陲万世之策哉？"疏入，制可。子俊乃即城之西、卫之右，相地为学宫。心画指授，已有定规。未几，迁总督关陕以去。

十二年春，浙右丁君大容巡抚是邦，询谋于众，首举兹事。乃训百工，乃饬五材。爰自大成殿庑、棂星、戟门、文昌祠而神之，庙貌备矣。明伦堂东西四斋，讲生讲肄之所，燕寝之舍，而人之游息具矣。又于学之西为射圃，为

内外舍，以处生徒。圣贤有像，祠祀有器，制度焕然，猗欤盛哉！一时子弟环睹盛事，莫不忻忻[1]然愿学，众至数百人，遂礼乡进士纪温司教事。噫！穷边绝徼，学校郁郁乎可观如此，固不可无言。

窃惟自昔将家之子，读孙吴韬略之书，讲坐作进退之法，挽强引重，越骑运槊，乃其职也。而今乃以文教，岂不曰吾儒之书，所言仁义之言，其所为教，则孝悌忠信之行也。今使介胄之子弟以白衣呫哔[2]其间，使仁义之道，孝悌忠信之行，熟之于平日，用之于缓急。知义利之辨，得仁勇之方，识定志坚，见危授命，于以亲上死长，安内攘外，无不可者。故孔子曰"我战则克"，又岂孙吴之足云哉[3]？

姚镆有传。

巡抚延绥都察院题名记

延绥在秦时为上郡。历代以来，皆为边塞地，而黄河以南则时亦有沦为异域者。我高皇帝再造区夏[4]，尽复秦汉之故境，河南地皆我中国有。时议者不能因河为塞，乃就近地设榆林庄等十八寨，屯兵戍之。正统初，火筛遂渡河，朝廷始遣都指挥同知一员、监察御史一员以控制焉[5]。于是展筑榆林城，立石为界，增立屯堡，置墩台以侦伺，其备亦渐以饬矣。旋又去御史不设，以陕西副使代

---

① 忻忻：欣喜得意貌。
② 呫哔：犹佔毕。后泛称诵读。
③ 区夏：诸夏之地，指华夏、中国。

之。正统三年，又去副使不设，以镇守陕西右副教御史陈公镒往来提督之，继者为右佥都御史王公翱。大臣之行边者，自二公始，已而更革不常。

正统十二年，复擢前任榆林监察御史马公恭为右佥都御史参赞军务，始专制延、庆二府军民事矣。马公前后凡七年，以老去。乃以右佥都御史陆公矩莅焉，俄又以大理寺左少卿曹公琏更为之，皆驻绥德以控边陲，亦未有定设也。天顺初，河套失守，乃就榆林建都察院，命徐公瑄为右副都御史，身临边制之，改参赞为巡抚。去绥德而驻榆林，于内地则间一历焉。自是专以都御史为之矣，历成化来未有改者。

至余公子俊建议于朝，大为指画，再拓榆林城，添置公署，相度形势，东西列营堡共三十有六，屯军四万有余，士马精强，甲于西陲。榆林始号为重镇矣。弘治间，复用御史陈瑶议，以延、庆州县尽属于陕西之巡抚，而延绥巡抚专责之巡边，事权已不无稍异。敕谕犹以巡抚延绥为名者，仍其旧也。夫上下数十年来，大臣从事于此，设置故不必同，其为都御史者，盖十之九也。顾未有记其名以示后人，非缺典乎。

夫都御史，台官之长也。明初，专以司纠察，伸理冤抑，其职独雄于诸曹。其后用为巡抚，则于事无所不理，而所谓纠察与伸理者固在也。及用之以弹压边镇，则地方之安危尽系之，得其人则一边尽治。外却戎翟，内奠军民，其于锁钥之寄，视内地愈重矣。居是官者，得不思所以自励哉？

古之人有功业彪著，述其荣名以歆艳后世者，世之人闻其名，辄想其人，有不能自已。今吾人之为此也，官虽尊，惟其能；职虽同，亦惟其人。人有贤否，而名之轻重系焉，可不慎哉！

是碑所记，共二十有七人。其声绩卓然名世者，正不少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观者当自得其人为观戒焉。榆城旧有都察院，已败陋不可居，予视事之二月，始为稍改作，以新其规。于是质之父老，考之册籍，因志其沿革。自陈公镒而下，其姓名则已勒之碑阴[1]，使后此者可续而书，亦世有征焉。

马汝骥字仲房，绥德人。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赠尚书，谥文简。有《西元集》。

榆林道题名记

嘉靖庚寅，历田张君以宽由刑部郎擢陕西按察司佥事，奉敕理延绥中东路兵储。未逾年，庶政咸举，百度惟贞[2]，库委丰盈，边陲晏如。暇日乃取前任人姓氏载之石，而问记于史氏汝骥。汝骥者，其同年进士。夫何辞？记曰：

夫按察，方岳尊也。厥职司法，人之司命。法者，人臣受之天子，天子受之天也。故善必弼[3]，慝[4]必纠、必明、

① 碑阴：碑的背面。亦指碑后面的文字。
② 贞：谓正轨，正道。
③ 弼：纠正；辅佐。
④ 慝：邪恶。

必执。明则不罔民，执则不反令。非智而刚者，不能其难也。矧[1]延绥绝漠，所治武弁，未必悉法，必作其气，俾仁勇治储之事，敛民馈卒，豪以势挠，盗以奸作，权利而府怨，尤难也。故非文武、经济、纲纪之才，曷克以称乎？夫马一日而千里，奚必康衢大道。利器之遇，盘错迎之，亡弗解者，言才也。延绥自汉唐来，宦迹不乏，然多武臣。独宋之韩稚圭氏、范希文氏，以文士经略。时夏贼方倔强，害亦不巨[3]，乃后名山、永乐之议兴，危矣！故才大者勋立，虑浅者事偾[2]。以今观古，讵[3]不其然？夫车轨直则不败，前车败则后轨改。后之人苟即今之所载者，稽其政行，要其终始，亦焉能亡劝鉴矣！

初，是司之设也，以副使任，历数人改佥事。正德间，中官瑾用事，尝停除。瑾诛，复旧云。

张四维字风磐，蒲州人。仕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修 边 记

延绥并北边为塞，东起黄河堧[1]，西接于宁夏境，延亘千有五百余里。其缮塞为垣，实自青神余肃敏公始。当是时，边患未甚炽，垣堵甚庳[5]薄，取足限内外而已。比套人入屯河南，时时侵轶，正德中，杨文襄公整兵将驱之北

① 矧：况且；而况。
② 偾：覆败；灭亡。
③ 讵：副词。表示反诘。相当于"岂"、"难道"。
① 堧：空地；边缘余地。
⑤ 庳：两旁高而中间低的屋舍。引申为低矮，短。

渡，寻代去。嘉靖初，王恭襄公视西师，以为套去边绝远，而出师攻之非计，不如划疆自守，使其不敢近而已。乃寻肃敏故迹，分为三股，自定边而东至于龙城为西一股，自龙城而东至于双山为中一股，又自双山而东至于黄甫川为东一股。西边最冲，故役兴自西始。工未半，恭襄又代去。嗣是相继缮葺。至隆庆中，而西边之功稍稍完，然中、东二路不暇及也。

今巡抚大中丞大石张公，初以副使分巡榆西。西路自边垣、屯卫、廨宇，无不躬自经营。且城二盐池，营田万余顷，岁征租以供军府。后调巡榆东，相度形势，乃筑建安抵黄甫川边垣，计袤长四百六十八里。未几告成，天子嘉公治绩，进秩中丞，遂领全镇巡抚事。是时套中虽归款约，不敢寇边，而公益汲汲。为战守计，又增筑镇城，视前加一倍，阔三之。重楼其四隅，堞甃以砖。凡诸公宇仓库、学舍祠庙，一切兴举。因边为墩，因墩置院，因地筑寨，补修改移。计修墩堠一百有四，墩院四百八十有四，寨城五十有九。又石砌大河口四石洞，暗门八十有三，水口四十有五，水孔五十有一，水道四百三十有二。由是边城以内无泛滥冲决之患，进战退守，咸有永赖。而向所分为三股边墙千五百里者，今得崇墉蜿蜒，屹为巨障矣。

是役也，役军丁不过三万人，三年而终事。用银十万两三千有奇。公乃疏言其状，天子韙[1]之，复增秩右副都御史，锡之金币，用显前猷，盖盛典也。

---

① 韙：是，对。

榆之文武耆彦[①]，总兵姜应熊、举人马希龙、大参榆浦崔公以状来，述公创建之祥。及诸搜卒乘、简器械、完庾廪、固帑藏、汰奸宄、丰军实、稽程督饷，宽急咸宜，则有宪副李公承武、丁公诚、张公希召、总戎程公九思，共襄厥事。以余从太史后，爰识于石，俾后世有所考云[4]。

于慎行字□□，东阿人。官礼部尚书。

清平堡新修水口记

清平之西有河从套中来，贯墙而入，平沙曼衍，岸阯屹岌，久未有塞也。万历九年，明吾文公备兵靖边，既已，申布要束，拊循吏士，咸有成法。始以其暇躬率将吏行视城堡，至其地而骇曰："使敌攻吾之瑕，如枕席上过矣，恶用长城为哉？"参将李君进曰："闻塞外数里有鲊鲏湖者，则水之源在焉。"意可循而导也。公立行视，驰出塞，甫三里，得水所从来。有大石广纵数丈，水涨漫越之而流。公曰："此天作之险也。凿石为窦，使水潜出其中，吾因石而城之，以介内外其庶乎？"于是度石之径轮[②]，疏为三窦，引水而注焉。因甃石为墙于上，以控河之两岸，夹河而垣之。东长四百七十丈五尺，以属于边之东；西长五百二十一丈，以属于边之西。缅[③]联迤靡，若张两翼而关。于石

① 耆彦：年高望重的人。
② 径轮：谓南北之间的长度。
③ 缅：连续不断。

墙之间为橹三楹，旁列夹室，戍者处之。其水浟汩瀼瀼[1]，投湍赴节，既备天险，亦称大观。信可谓规宏创巨，垂利无穷者矣。

清平于上郡，一斥堠之地耳。进而度之上郡，延袤千里，有如是险，而未成者几何？又进而度之诸边，起山海至于陇西，有如是险，而未成者几何？一时贤大夫、将吏建牙[2]拥旄，人人如文公，各思毕力殚精，规久远之图以称上旨。因以震慑戎区，耀威灵而讲武事，岂忧边患哉？公名作，四川涪州人，隆庆二年进士[3]。

郑汝璧有传。

都督府题名记

榆溪为九塞岩险第一，绵亘千里而遥。往守绥州，视此中为瓯脱。至成化间，肃敏余公子俊始建议移镇焉。时朝宇佥谓非善计，沮格者再。余公持之坚上，始报可。公后三拓其城，遂屹为巨镇云。镇西大将军握重居中，挈三路将领若臂指然，其虑详哉。万历癸卯，予衔命来榆，时辽左李大将军业在事，相与劻勷戎务，士气丕振。无何套中寻盟乞款，余为宣主上德意，威灵无不慑服。

一日，大将军过余，言曰："榆之总戎，始自汤公和，继

① 浟汩瀼瀼：疾流貌。
② 建牙：古谓出师前树立军旗。

有傅公友德及马公溥、王公永，皆开国元勋，荣镜宇宙。王公祯以正统二年开疆广埃，厥功最高；而许公宁，勋亦烂然。日月不居，遂越三朝，当时诸公不可缕指计矣。如樟惧久愈湮灭，前徽莫考，业谋树石堂左，勒姓名其上，俾蒐讲暇之，举目得以著镜，不揣敢以记请。”

予作而言曰：“夫名者，树功之表也。居上忘名，而名实归焉。其次功名之士，思得以当疆场畴，不愿垂勋竹帛，声施后世。使千载而下如或见之，若相如之慕赵蔺，武侯之比管乐是已。噫！人往矣，而石则存。因石以求其人，因人以论其世，登斯堂也，览斯石也，千载而下人得而妍媸[①]之，能无惕然有慨于中乎？若第以履历为籍，记等秩为轩轾[②]，固知非大将军意也。大将军世以勋烈胙土[③]，一门之内绰有余师而犹事此，其意远矣。”

清宁台记

榆林都御史院之北有台焉。予十年前备兵中路，犹登斯台。今至而台废，佥请复之，爰高昔之二，广倍之。上为拱辰堂，四望广漠，岿然见全镇之概焉。维时李大将军如樟、刘观察余泽实襄厥事，请命名曰清宁之台，而为之记。

粤自文皇，定都北平。联络九边而树之镇。延绥，古

① 妍媸：美好和丑恶。

② 轩轾：车前高后低叫轩，前低后高叫轾。引申为高低、轻重、优劣。语出《诗·小雅·六月》：“戎车既安，如轾如轩。”

③ 胙土：指帝王将土地赐封功臣宗室，以酬其勋劳。

上郡也。正统间徙镇榆林，得胜算矣。然地苦不毛，储胥难峙，回环千二百余里，外寇不时出没三路间，制驭绥怀，厥维艰哉。夫今之筹边者，无逾战、款两端。夫款者，柔而抚之，坤道也；战主自强，震而服之，乾道也。握先天之符，而含弘厚载以居之，要以大生广生而成功，则常清、永宁之道归焉。

尔今套中款塞，业已互市，予至则饬经制，申约束，委三万余金毕款事，而一意战备为兢兢。夫边者，幅也。今世承平日久，正虞日中之昃[1]，脱边烽之时耸，中外驿骚[2]，安得晏然而已乎？予疆吏也，以固吾圉而已。爰纪岁月，用志予儆，因镌之石而系以铭。铭曰：

崇台言言，四履洞属。凭高以轩，锁钥秦晋。控接祁连，蟠方戴圆。爰清爰宁，爰锡嘉名。耀我文明，于昭日月。固巩金汤，狉狉来王。钦哉守臣，为宪文武。保厘兹土，外攘内修。自公退食，于焉燕息。匪惟衍[3]游，是谟是画。朝乾夕惕[4]，衣袾[5]炯戒[6]。任彼安流，肉食敢谋。厉我士马，饬我戈矛。桑土绸缪，亿万斯年，永绥庙社。乂[7]此区夏，职思其居。敬勒贞珉[8]，以告来者。

---

① 昃：倾斜。
② 驿骚：扰动；骚乱。
③ 衍：乐；欢乐。
④ 朝乾夕惕：谓终日勤奋谨慎，不敢懈怠。语本《易·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⑤ 袾：旧絮；破布。《易·既济》："繻有衣袾，终日戒。"
⑥ 炯戒：明显的鉴戒或警戒。
⑦ 乂：安定。
⑧ 珉：似玉的美石。

涂宗濬有传。

镇北台记

万历丙午秋七月，予衔命来抚兹镇。会火落赤挟赏被创，纠万余骑穿旧安边塞南掠，我大破之，乃遁去。而摆言太亦以三千骑入犯保宁，杜大将军松出御，败之。东路沙计亦以三千骑入犯高家堡，杜大将军松又邀击破之。于是始款红山市，输诚献罚，誓守外藩。余会制台徐公，上言畏威状，天子下部议，从之，于是贡市如旧约。

予念红山边市，去镇城止十里许。当贡市期，万骑辐辏，脱有意外，悔无及已。于是题请因筑为台，下为城，俱砖甃。计费一千二百六十缗，工肇于丁未之四月，竣于戊申之七月。又会制府徐公，奏报成事。于是予与王大将军、陈左方伯、许大参登台以望，若跻霄汉间。黄河如带，青山隐隐，唐张仁愿所筑三受降城在焉。美哉！山河之丽。我二祖成功之伟乎！

夫河南地，自祖宗以来至正统间，为我军士刍牧地。一日不戒，使诸旃窟穴其中。若成化间经略青山因受降故址，增置墩堡，移戍固守，则屯可举，食可足，兵可强，何至为全陕忧策事者。诚经远之难哉，而往事无论已。

夫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诗》咏彻桑，《易》称设险，圣人之垂训远矣。今榆镇东自黄甫川，西至定边，延袤一千二百余里，其间重山峻阻，足以砑周池、树藩垣者，悉如

此台，因险扼要，而庀[1]戍守焉。强弩乘城，神器[2]卒发，庶几其有备而无患乎？

时万历三十六年岁在戊申秋八月[7]。

重修靖边所儒学记

靖边所故无学。隆庆间，宪副使北海杨君锦始建龙图书院于城北之阜，盖宋范文正公曾驻节[3]焉，俗所称"范老关"是也。万历间，大中丞昌阳郜公光先、总督义昌戴公才疏请建学，后不果。至万历九年，观察使涪陵文君作言之于大中丞，遂成[8]。王公汝梅改创殿、庑、堂、斋、门、坊、祠宇，略仿州邑学宫之制。而观察使中江余君之祯、今任总督高阳徐公三畏驻靖边，时各捐俸助修之。二十八年，别驾谢国珍议："文庙峙高阜，非宜，移置山下。"而观察使济宁张君子忠、商城刘君任、巡抚御史东明李公思孝并乡之士大夫各助成之。建大成殿五楹，两庑十楹，仪门三楹，东西角门各一楹，棂星坊、教官公署各具。然制犹未备也。今参政王君爱谋之郡丞杨嘉猷，续建明伦堂五楹，东西斋房共十楹，启圣、名宦二祠，尊经阁，省牲所，东西角门外竖二坊，环以周垣，焕然改观矣。其费取之俸余及仓贮积粟，民不知役也。

余方兴起文教，与榆士讲学论文。靖边远在数百里

① 庀：具备；备办。
② 神器：指宝剑之类的器械。
③ 驻节：旧指身居要职的官员于外执行使命，在当地住下。节，符节。

外，闻风兴起者将喁喁[①]焉，能无言以谂[②]多士？

余惟今天子申布之功，令广厉学官弟子，海内瞿然[③]顾化涵育二百三十余年，虽山陬海澨[④]，罔不家弦诵而户礼乐，则靖边多士，固将无待而兴。矧大参所以作兴鼓舞，如此其备哉。顾今所习举子业，昔人比之羔雁[⑤]，所以为贽也。而尧舜君民之具，则不尽于是也。假令得一当于有司，即推择为才，及试而不效，则虚车之诮，其何说以辞？余因告榆士以《大学》之教，所以告靖边之士，夫岂异也？

夫人生而有天下国家之责，而其道备于身，其本根于善。善者，性体也，人人所固有，不待外求而得者也。孩提之爱敬，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达之天下无不同也，此善之端也。微独其初如是，即牿亡[⑥]之后，而其机常生。是孰使之哉？此其端可想矣。诸士试反之平旦之气，苟所为有愜于心者，岂不忻然？得有不愜于心者，岂不悚然？愧即此一念可征全体，要在不失其初而已矣。惟夫知见日开，情欲日炽，以机心生机事，儒名而跖[⑦]行者，非其质矣。

夫性，无人我，本之身而通乎家国天下者也。故曰：

---

① 喁喁：仰望期待貌。
② 谂：规谏；劝告。
③ 瞿然：惊喜貌；惊悟貌。
④ 山陬海澨：山隅和海边。泛指荒远的地方。
⑤ 羔雁：小羊和雁。古代用为卿大夫的贽礼。
⑥ 牿亡：受遏制而消亡。
⑦ 跖：古人名。指盗跖。

"仁者，人也。"我与家国天下皆人，我与家国天下之人皆仁也。即身是善，即止为修，则鸢飞鱼跃皆体，天地万物皆身。存以如见如承之心，达以不为不欲之节，止于至善。洙泗[1]渊源之宗传在是矣，出而为经纶参赞，何施不可哉？

夫十室必有忠信。靖边多士，岂无豪杰？得是说而存之，光明俊伟之业，吾方翘首以征于他日。王参政，任丘人。杨郡丞，怀远人。时万历三十六年，岁在戊申春三月吉。

榆林学田记城南官房附。

士有真品，必以其节观之。仲尼之门，若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曾子七日不火，食缨绝踵，见歌声若出金石，卒传孔子之道。此皆学者所共知。若士志于学，而以贫窭动其心，则其所志所养，不言可知。故孔子以为未足与议，诚耻之也。盖内外本末之分既所未明，则轻内而重外，忘本而逐末，势所必至。故非有不欲不为之操，而欲与于斯道，未可以易言也。虽然，古者一夫百亩之田，皆上所养。士生其间，专力于道德，而无衣食俯仰之累，是以得从师远游，以大其所受。四十而后仕，五十而服政。自十五以后，二三十年之间，所以明其在我者，专且一矣。济济多士，不可胜用，非其平日作人之厚，讵能致此哉？

---

① 洙泗：洙水和泗水。古时二水自今山东省泗水县北合流而下，至曲阜北又分为二水，洙水在北，泗水在南。春秋时属鲁国地，孔子在洙泗之间聚徒讲学。

榆林设在极边，成化间余公肃敏始奏立学宫，设官师群，民间子弟之俊秀者，选充卫学，弟子员教诲之。当时，学校始创，廪饩之需未议也。至大司马萧公备兵榆林，始以盐税充之。余丙午来抚兹土，军政之暇，每月以朔望次日，与诸生讲明《大学》之旨，闻者靡不津津兴起。而供会之费颇艰。会原任大同总兵姜公显祚以署事时草价五百金助成予志。予以百金助建凌霄塔于巽方，以四百金买地一区于武场之西，约四十八亩有零。又买驼房官地，制学店四十间于南门之南，约每年得税若干，贮之卫库。凡士之有志于学，而会讲会文之费量数给焉。虽不能如古者养士之厚，然有志之士甘贫苦学，以求见于世，其亦少有所助矣。恐事久而沦没，故为记者始末如此。时明万历三十七年夏六月吉旦。

重修榆林武学记

古六军之制，军将皆命卿。伍、两、卒、旅、军、师之帅，即比、闾、党、州、乡之长。当时所谓卿大夫，皆夙闲于三物[①]之教，考其德行道艺，以次而升焉者也。故功高天下，而恪守劳谦之节；位极人臣，而不失退让之礼。如吉甫以文武宪邦，郤縠以《诗》、《礼》谋帅，勋烈著于当年，令名垂于无穷，故足术也。

自秦以下，功利尚而礼义衰，权谋胜而心术坏。若韩

① 三物：犹三事。指六德、六行、六艺。《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与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信、彭越之俦，往往卒于败亡而不可救，岂非血气用事，无礼义养心，故至此乎？宋富郑公请立武学于仁宗之朝，神宗始用其说，建武学于武成王庙，其法甚美。我朝惟京师立武学，教授之法大略仿宋制。又有武举之法，简士于乡，升之司马而都试焉。则养士、储将之法，其效不既可睹哉？

延镇自青神余肃敏公移镇以来，议创武学于镇南门内，相沿百五十年。日久政敝，生徒涣散。缙云昆岩郑公来抚兹镇，偕观察刘君余泽，假文学西书院为武学，谋之神木道陈方伯性学并诸将之在镇者，咸是余言。于是改筑武成殿五楹、东西两庑各五楹、仪门一、鹰扬大门一，三楹。周垣皆朱彩，阶墀皆文石。学之东南隅创教官公署，又于南门西隙空地，计若干丈，筑射圃，内建演武堂三楹，为观射之所。至于神位祭器，焕然一新。春秋祭仪，以文庙先师之次三日，规模略具焉。

夫吾之所以教，非谓孙吴之说诸生不能习也，战伐之事诸生不能晓也。榆林故称将薮，其登坛立帜、捍封疆而显功烈者，岂皆自武学出哉？惟是王者之师，必以仁义为先；社稷之臣，必以忠孝立节。若夫先身后君，不可谓忠；贪利败检，不可谓义；虐骄恃气，不可谓勇；沽名市誉，不可谓廉；灭伦伤化，不可谓仁；狙诈反复，不可谓信；敖上虐下，不可谓敬。有一于此，皆足取败。诸生其慎于所向，而无负于建学之意矣。

夫是役也，经始于丁未秋九月之三日，落成于戊申之冬杪。费金钱若干缗。而会议重建者，则镇守王大将军

威、署榆林兵宪陈左、方伯性学，督工则前参将沈一清、把总牛承恩，协理则城堡同知王国昌、管粮同知左之龙、榆林卫掌印指挥柳汝植皆与有劳，例得并书。时万历三十七年季夏之吉。[9]

归还镇军草地三场记

榆林沙漠不毛，军士之苦至极。有边外草场三处，若红山市外之烂泥湾、常乐堡外之白厓儿河、双山堡外之邵家梁湖，则正标左右前后营岁时采草处也。铁岭李将军来，误为衙门养廉地，而镇军遂失其业。夫镇军月止粮一石外，此为喂马草地耳，又攘而有之，苦将何如？岁丁未闰六月，邓大将军调任以来，首为余言各草地宜复还军，余闻之，击节称叹，以为不可及。凡人情徇私易，克己难。今遇邓大将军，则草地归军矣，倘后继此者谓前地宜资养廉，则予夺不可知。且将军故有养廉地八处，皆在边以内。若七圪塔湖、刘官儿寨、大桑坪、黄沙碛墩、官庄、钟家沟、鱼河、归德，有定所矣，复侵军之有，其忍乎？

夫古名将与士卒同甘苦，庶几三军用命而可以有功。马草事最细，而忍夺之耶？吾是以叹邓大将军之克己从义，有古大将军风也。因为具其事之始末，勒之贞珉，以垂永久。使知榆林之苦，在上者当恤。而镇军之常有此惠，亦邓大将军之义之在人心，终不可忘矣。夫大将军讳凤，榆林卫人。

郝名宦字忠显，清涧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兵部侍郎。

赠尚书。

延绥中协题名记

延绥久无中协副总兵。复有之，自杜公始。盖从御史大夫刘公之请也。其疏曰："镇中旧有副将军协理军务，视大将军有辅车之义。无何东路事急，罢中协而设之东，驻节孤山。又无何，西路事急，寻加西协如东路事，而定边驻节焉。臣以为撤阃阀[1]而恃藩篱，不如中强者外益固之为谋周也，宜复中路副总兵如故，而以鱼河等十一城堡兵马属之，以清、保二营参将及镇中五营游击兵马听节制焉。寇万一阑入，与大将军将奇兵当锋，踵袭而相为应。与东路犄角相逐，衔尾相随，厚集其气，是顾是依。与西路翼击而夹攻，为常山势。即寇善拔疏数为坚瑕，揣薄厚为虚实，时分时合，而三路相为表里，大将军坐而运筹，决胜千里矣。"制曰："可。"大司马选北边良将，无如杜公。结发从戎，数立奇功。于是分虎竹[2]，陈龙沙[3]，至出军令，立表下漏[4]，军正左右视，士骈植[5]，毋敢毫发忤。又饬治军旅之暇，则与士大夫相与讲礼敦诗，有郤縠元帅之度。故三年来三奏大捷，则中协复设之当，岂不彰明较著者欤？

今杜公佩征西将军印镇守宁夏，爰采前人之名氏而

① 阃阀：门限，门户。
② 虎竹：铜虎符与竹使符的并称。虎符用以发兵；竹使符用以征调等。
③ 龙沙：泛指塞外漠北边塞之地；荒漠。
④ 下漏：漏壶中的水下滴以标记时刻。
⑤ 骈植：并立。

勒诸石，使后有所稽考焉。《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嗣公而受协事者，得景仰而宪章之，庶于刘公复协之意为无负云。[10]

国　朝

王正志有传。

同沈将军游红石峡记

丁亥仲夏，沈大将军邀余游红石峡。因睹是山，凌空汉表[①]，峙秀城西。险厄白土[②]之冲，壤接乌孙[③]之界。石映霞而欲赤，树隐寺而来青。芙蓉列障，苔藓绿阶。巉岩峻削，曲径幽深。此遐塞之别天，抑穷途之胜地也。若夫水来朔漠，人自山垣，岸绝虹飞，涛翻鲸吼。环清带练，岂特润色郊原；漱玉浮金，犹自声回戍垒。幽洞开而云扉启，象教演而花雨香。岫雾依阑，鸢鱼自若。塞草迎车作浪，河杨夹岸成荫。兹时也，鼙鼓初悬，烽烟遍息，指顾云连，异域笑谭，日丽锦帷。路无羽书戎马之惊，人有登临啸咏之适。泻寒冰以销兵气，濯尘缨而听渔歌。讵不佳哉？然先忧后乐，襄哲芳规。追廉蔺之高风，蹑岘荆之雅趣，斯游固不让矣。是为之记。

---

① 汉表：犹天表，天外。

② 白土：中土。即古冀州。

③ 乌孙：古代西域国名。地在今伊犁河谷。亦泛指侵扰汉族王朝疆土的西北边境少数民族统治者。

谭吉璁

榆林学记

今天下之士，岂不甚贤也哉？未尝有所谓养之也，而廉耻之风不息；未尝有所谓教之也，而礼义之俗犹存；未尝有所谓举之选之也，而弦诵之习亦不因而衰且减。岂非士之贤出于天性者哉？而在榆林之士为尤难。有沙碛焉，而不可为耕也；有学校焉，而不可为游也；有制科焉，而几百年来无一人出而中有司之式也。是养之、教之、举之、选之之法尽废，而彬彬然有三代之遗。其殆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者"欤？不然，抑其地近岐周，沦浃[①]于文武周公之泽深，故历千百世而不废者与？

予治榆之明年，见其学宫颓废已久，爰为之请于府，并上之于榆林道及延绥镇，倡率葺治。而榆中多士奔赴恐后，或畚插以往，或馈馆[②]而来。计其役则三千有余；计其赀则五百缗有余；计其期而不数月以告成。榆之士俱不以为劳且费也，榆之士岂不诚贤矣哉？于是门也，吾饰之以黄金之榜；殿也，吾周之以赤墀之阶。以至明伦有堂，序宾有庑，尊经有阁，启圣有祠。更于释奠[③]之外，修举乡饮酒礼[④]，使秀

① 沦浃：深入；渗透。

② 馈馆：指送饭。

③ 释奠：古代在学校设置酒食以奠祭先圣先师的一种典礼。

④ 乡饮酒礼：周代乡学三年业成大比，考其德行道艺优异者，荐于诸侯。将行之时，由乡大夫设酒宴以宾礼相待，谓之"乡饮酒礼"。历朝沿用，亦指地方官按时在儒学举行的一种敬老仪式。

民[1]、畸士[2]、幼子、童孙咸得从先生耆老之后，以游以嬉。入其门，而儇[3]乎如有闻也；拜于阶，而肃乎如有见也。登于堂，而献酬揖让有其节文[4]；厕于庑，而宾朋进退有其宴衍[5]。阁则翼翼然，藏书可读也；祠则秩秩[6]然，孝享可思也。

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岂不然与？以榆士之所难如彼，行王道之所易如此，文武周公既为之君于前，孔子及七十子之贤复为之师于后，有谓礼义廉耻不登于三代者，吾不信也。夫三代之待士，分田以养之，如此其厚；德行以教之，如此其勤；司徒司马以升之，如此其隆。而犹有不贤者，为移屏戮辱[7]之法。今榆之士举皆无之，而咸彬彬然有可观者，其贤于三代也远矣。吾于是喜学宫之成，而并乐榆俗之美也。爰为之记。

尊经阁记

今世所谓"十三经"[8]者，古有之乎？曰无也。若五

---

① 秀民：德才优异的平民。
② 畸士：犹畸人。独行拔俗之人。
③ 儇：隐约，仿佛。
④ 节文：谓制定礼仪，使行之有度。
⑤ 宴衍：宴饮作乐。衍，乐。
⑥ 秩秩：肃敬貌。
⑦ 戮辱：指杀戮污辱。
⑧ 十三经：儒家的十三部经书，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其形成过程为：汉立《诗》、《书》、《易》、《礼》、《春秋》于学官，为五经；唐加《周礼》、《仪礼》、《公羊》、《穀梁》为九经；至开成间刻石国子学，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宋复增《孟子》，因有"十三经"之称。

经、六经、七经[①]、九经者，古则有之矣，未闻有所谓"十三经"也。十三经者，自有明始也，盖尊传而同之于经也。传且尊矣，则经之尊也不加隆乎？然经而使之下等乎？传为之经者，不亦难乎哉？

夫汉之世，六经皆有师传，犹去古未远。而后人尚云诸儒穷经而经绝，而况乎有明之世，距乎汉者又且数千百年也。且明不止尊传，而且尊注矣。夫三子之传，犹曰圣人之徒也。至于集注，则皆宋儒之书矣，而谓果皆得圣人之旨耶？

夫尊注者，盖谓设科取士，试以经义而作，今之所谓八股时文是也。寻章摘句，比偶襞裂，惟集注之是工，即大悖乎两汉诸儒之传，而亦有所不惜也。自六朝以来皆有经义之名，而未有如明之八股之甚者也。视之于汉，则经之亡不几于澌灭殆尽耶。然圣人之经，犹日月之经天而不为晕，适背穴之所蚀也明矣。况时文者，为集注之糟粕乎！虽无伤于日月，而使专经之士不见圣人之全经者，且三百有余年。不亦甚可惜哉？

故取所谓"十三经"者，藏之于阁，使榆中士子知汉唐以来先儒之传如此。再退而考之宋儒之集注，不为比偶襞裂者所误。其于圣人之旨，或有所显阐，而不失尊经之意云尔。

---

① 七经：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所推崇的七部儒家经典。七经名目，历来说法不一。东汉《一字石经》作《易》、《诗》、《书》、《仪礼》、《春秋》、《公羊》、《论语》；《后汉书·张纯传》唐李贤注作《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宋刘敞《七经小传》作《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论语》；清康熙《御纂七经》作《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

榆林卫学复举乡饮酒礼记

今上之九年冬，允礼臣请，满洲、蒙古一依汉制，举行乡饮酒礼。诚孜孜求治思，所以敦教化而风励天下，甚厚也。余是时甫莅榆林，展礼学宫，敬向诸生有年高有德者，将于春正月亲式其庐，以仰副朝廷德意。诸生咸进曰：榆林自有明以来，寇攘洊饥[①]，民之死于兵与死于岁者，十之八九。今之孑遗皆死事之孤也，间存一二耆旧，又皆远遁荒野。乡饮酒礼废而不行者，四十余年所矣。余为之慨然者久之。

虽然，本朝湛恩[②]洊[③]，濩[④]幼终长，遂斯民之沐浴膏泽者已逾二纪。而使敬贤让老之风不训于子弟，何以称上意哉？况榆林为九边重镇，今即中外一统，塞上无纤尘之惊，宿兵尚有万余。欲教之知方而使有勇，非示之以礼不可。乃请于分巡副使高公、督学佥事钟公著令于有司，遂以十月之朔修复故事。得为大宾者一人，介宾者一人，颇采用周礼，参以明制。先期与诸生习隶质明，以次入明伦堂。宾主有事，俎豆有数，三揖三让，有其文拜、至拜，洗有其节。扬觯[⑤]而读律者居左，读谕者居右。谕者，即今天子所颁礼部之十六条也。盖律之令甲既新，而使读诰者犹仍其旧，非所以尊王而大一统也。爱取十六条传言

① 洊饥：连年饥荒。
② 湛恩：深恩。
③ 洊：足够。
④ 濩：檐水下流貌；浸沤。
⑤ 扬觯：举起酒器。古时饮饯时的一种礼节。

诵之，与《鹿鸣》、《南山》诸什升歌迭奏。于是圜而观听者，莫不肃然敬、蔼然和，欢欣鼓舞，咸知上之所以教我者如此其厚也。

周之乡饮酒礼有四。汉以后，郡国下令长从太守相临之礼，此其一耳。使为之上者，或三年一饮，或一年再饮，或一年一饮。如乡大夫、州长、党正之制，使之相宾，谓教化之不能行于今者，吾不信也。若三年一饮，以明之乡试当之，则犹断狸首而悬射焉。以为诸侯之节在是，非徒名实俱亡，而敬让之道失也。

碧浔桥碑记

榆林旧《志》载，西门外有桥曰清波，盖跨榆溪而通西路各堡者也。询之故老，云桥有二，已亡其一。今之在西门者，尚有一二梁柱存焉，而俱不知其名。及余自波罗堡转饷归时，方十月之望，渡榆溪，冰澌激凑，乱流以涉，而马且介倪于其间，甚恐。顾视向之所谓桥者，宛在水中，犹取鱼者偃水，为关孔然。因而叹曰：十月者，孟子所谓徒杠[1]成之时也，而余乃以游泳为幸。是不知王者之政，而并不知涉者之病矣。

次年春，力请于宪副使高公、大将军许公，各率私钱，遂作于四月之辛卯，而成于七月之壬申。用匠一百八十六，夫一千七百九十有五，水二千二百八十虞，楗石一百六十一寻，垩一百二十六石，薪柴七百五十车，苇六千九

① 徒杠：可供徒步行走的小桥。《孟子·离娄下》："岁十一月，徒杠成。"

百五十七束，麻五斤，铁七十五斤，砖九百二十枚，米五十四斛，盐豉十五甑，为钱一百二十万八千，得途三轨三十六丈，堤三百二步，田五十一亩有奇。民不知役，役不知劳。榆之人始咸归功于余。

余曰：夫王者之政，至今荡然无复存，已而犹得其遗意者，今之刑书耳。刑者，先王之法也。先王之政不可见，得见先王之法焉可矣。先王之法，正月始，和悬于象魏，而又纪十二月之政以为令。季冬之月令曰谨关梁。盖三代之时，凡径术阪险，与夫门户、道桥、城郭、墙堑，有一日不可缺者，因时修举而不限以土功，不待其坏毁而为之也。今俟其既坏而为之，且不为罪而为功，是殆未知律文所云修理桥梁之科者与？先王之政宽，故悬之而为法；后世之法严，故惩之而为律。若诩诩然自以为功，不几与王者之政相剌谬[①]哉？夫绝水之梁与偃水之梁，鸟兽所在而非人所往还者，先王犹有虞人之政焉，况舆徒[②]所经而不可一日缺者乎！乃其坏堕而修举焉，其不见正于先王者，幸矣！若曰功也，则有高、许二公在。名之曰"碧浔"。纪一时之盛，以告来者。

芹亭记

榆溪之西有芹河者，缘历沙陵，东注榆溪，环城闉而南，入于圄[11]。顾榆溪之水，自塞外来，湖湃激荡，泥沙浑

① 剌谬：违背；悖谬。
② 舆徒：车马徒众。

浑，与黄河不无异。至红石峡，由三门而下，门之水绝处即长城也。《山海经》曰：诸次之山，诸次水出焉。其水东径榆林塞，世又谓之榆林山，疑即此欤？然无所谓芹河者，岂以其小，故略之欤？

吾观芹河之源甚近，委曲流潦，洁清可爱，傍多水菜，中有蛙鱼，仿佛有江湖之意，顾而乐之。今年自春入夏，往来延川间，渡无定河，过奢延水，遇雨涨时，几有灭顶之患。其水奔注于两崖间，横流激石，澴波怒溢，每畏而不敢涉也。因思北方之水，凡余之所历者，如桑乾、如滹沱，以及今之榆溪、无定河之固与奢延诸水，皆黄流而湍怒，与浊河有争雄之意而不相下。故《禹贡》统名之曰"逆"，非无谓也，至于今，天下被其患害。

惟江湖则不然。清可挹而澄可泛，且又资其灌溉，以为民利。余生长江湖，宜见似水者而喜矣。然乐之如此而畏之如彼者，取其小而爱其洁也。其势小，则其性自下；其流洁，则其溉及人。昔人以涧溪沼沚之毛，潢污行潦之水，尚云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此芹河之水与！

余署之东偏有小圃，芜秽不治，辟而蔬之，且撤屋之废材以构亭于其北，日呼园丁而灌之，桔槔轧轧然。地甚卤，蔬亦不甚植。不若撷河之芹，而饮芹之水，为不夺民利而且不劳人力也。因取以名"吾亭"。

白龙王庙记

镇城龙王庙不啻十数。而东山之庙为最大，次则城

北之白龙王庙也。皆有泉，东山之泉疏注城中，而白龙王之泉渟[1]焉。庙已颓落，前有方池，广轮许，泓然以清，汲者便之。其旁小窦滑滑有声，若欲出而不出者然。询之居人，曰：遏之也。遏之者何为？城之北皆沙碛，无所用其灌溉也。嗟乎！同一神也，同一泉也，彼则导之使流，此则遏焉，致利泽之不得施于人。岂非所居之地则然哉？至于他之十数之庙，或祠于山冈，或祷于坡陁[2]，而未尝有泉焉者也。

白龙王庙既有泉而不得施，而顾反出无泉者下，不又可慨也。夫余生长句吴泽国，泉则无乎不有也，龙则无乎不在也，固昔所云与龙子游者也。然龙皆渊处，或见或否，而非神之尤灵异者，不庙也。今西北之地高，宜龙之所不居矣，而庙焉者以十数，又何论其泉之有无也哉。信矣！物之希者贵，而有才之不见用者之不足为患也。《易》曰："井渫不食[3]，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既渫矣，而用汲，则福之受也可俟。是以君子贵修己，全洁而履。得其地有如此，则庙之修而为之祀也，不亦宜乎？

延绥镇钟楼记

镇榆楼成，予既书其事矣。其明年，大将军蒲城许

① 渟：水聚集不流。

② 陁：斜坡。

③ 井渫不食：谓井虽浚治，洁净清澈，但不被饮用。比喻洁身自持，而不为人所知。

公、兵巡副使宁晋高公以楼在四达之衢，地稍卑下，行夜者之更唱不甚远，榆人之耳目未必能尽闻也。乃访驼山之北阜有台焉，高三丈许，旧置钟于其上，今虽废，可举也。爰命钤下杨坤董其事。杨君善心计，役其山下之石，以凿以甃，未五旬，而台与钟俱复其故城中。于是乎丽观矣。

然予窃有感焉。乃言曰："嗟乎！予之不闻钟声也久矣。"忆畴昔之在宫府也，当寓直之夕，襆[1]被以往。会今天子勤于政事，至丙夜[2]犹然听览不倦，予惟危坐于凤池[3]之东序，时或池边。月午[4]，秋至霜清，厚载门之钟声铿[5]韽[6]鸿杀[7]，若曲尽风雨阴阳之变态。而通晓不寐者，其常事也。

乃今远处塞上，时无犬吠之惊，入夜便睡，睡亦不复醒。甚矣！予之衰而且惰也。所谓忧苦则阳虚，阳虚则气懈，气懈则好卧，故至此耶。今幸矣，二公之筑斯台也，庋[8]钟于亭，以为漏鼓之节。遥视玉堂[9]，既出而不能复入矣。然犹得于宴晦向晨之中，忽焉深省，若置身凤池之东，而仿佛其意，使之朝考夕虔，以庶几于无过。岂繄[10]钟之赐，

---

① 襆：谓用布单或巾帕包裹。
② 丙夜：三更时候，为晚上十一时至翌日凌晨一时。
③ 凤池：即凤凰池，禁苑中池沼。
④ 月午：月至午夜，即半夜。
⑤ 铿：象声词，形容金石玉木等所发出的洪亮声。
⑥ 韽：声音微弱。
⑦ 鸿杀：强和弱；粗大和细小。
⑧ 庋：收藏，置放。
⑨ 玉堂：玉饰的殿堂，亦为宫殿的美称。
⑩ 繄：助词，惟。

而实二公之赐也。至于节昏明[①]之候、启作息之常，予之耳目未尝不与榆之人同，而所感有异焉者，亦由心结日久，闻幼眇[②]之音，不觉为之叹息也。夫爰记之，藏于壁。

黑龙穴记

余结发行役，自粤之燕，中间历涉山川，见所谓龙之处者多矣，或于渊、于泉、于井、于湫、于潭、于洞、于池，大抵不离乎水以为居也。

今龙之穴处者则怪甚。穴距镇川堡十余里，环穴之旁，皆深山。绝涧中有峭壁可数寻，而穴其上，长不盈尺，而广半之，如人之张口者然，俗传为黑龙王穴者是也。试以手探焉，微有寒气而津湿[③]。循其上下，又如口之有两腭也，面深则不可测矣。凡岁旱祷雨，则有祈焉，有报焉。始之，有事于祈者，先以瓶承其下颔，水则涓涓从穴中出，时有古钱及珍宝金银物流入于瓶，以水之盈缩，验雨之多少。及报也，必称其物而纳焉。而龙之应之者，如响之答也。

盖龙既穴居，非水矣。而复有水自下而上，以应人之求将。穴如口，而其泉亦若舌下之是出乎？抑别有所呼吸？而似潮之涌乎？将其中仍然有渊与潭而故使之逆行乎？抑变幻为宝物而希取人间之所有乎？是皆不可得而

① 昏明：昏暗和明亮；黑夜和白昼。
② 幼眇：幽微；微妙。
③ 津湿：透湿。

知也。怪者，圣人之所不语，而齐谐[1]有志怪之书者，以其有实迹之可寻，而非等于虚诞也。是不可不记，以为好异者之一助乎！

城隍庙赡田记

康熙十有一年秋，碧浔桥之西堤成，水去而平。土出，相物地以求之，宜稻。及春，涉扬其间，得下田五十一亩，是今之渴泽而咸泻者，皆昔之狂潦而奔沙也。作而治之，禾虽不甚长茂，而亦可得下农一夫之食矣。若种之时而粪之勤，将或不止此。夫成之也难，而继之也亦不易。使潴[2]防列浍[3]之法一不治，则仍为狂潦而奔沙也未可知也。况陵谷有时而变迁，豪强有时而兼并哉。

爰择城隍庙道士世守之。约计中年之所入，亩获三斗，正赋之外，岁留十之二为治桥之资，余则共其薪蒸[4]。盖城隍庙为一镇之神，使风雨以时而物不夭札[5]者，神之力也。而可不为计燔燎[6]荐馨香[7]哉？嗟乎！此人事也。而临之以大神者，夫亦为后世无穷之虑，藉阴阳祸福之说，足以惕其心而守之，俾勿坏也与！

俞亮号崖安，江都人。顺治十七年武乡试第一，十八年武进

---

① 齐谐：人名。一说古书名。《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

② 潴：水停聚处。

③ 浍：田间排水道。

④ 薪蒸：薪柴。

⑤ 夭札：遭疫病而早死。

⑥ 燔燎：古代封禅祭天的一种仪礼。以牲体置柴堆上焚之，扬其光炎上达于天，以祀天神。

⑦ 馨香：指用作祭品的黍稷。

士。除江西南昌水师守备，高帆巨舰，江径严整。升孤山堡守备，招徕开垦，并建置廨舍、庙观，具有成绩。尤工书，得颜、柳笔法。

重修孤山堡公署记

康熙十年六月，予以秩满[①]量移[②]孤山。至之日，堡中草深三尺，唯见破壁败垣，不辨街巷，兵民寥落，官无廨舍。予愀然叹曰："我朝定鼎三十年于兹矣，岂疮痍犹未复耶？哀鸿犹未集耶？古所称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尽虚语耶？抑守兹土者未得其人耶？不然，何凋残若是。苟非有以振起而整葺之，地方何赖有此官，朝廷亦何用有此堡哉？"于是率父老子弟，登城堡一望，丘墟、烟火、晨星，泪潸潸欲下。随问疾苦，举曰："塞下与内地异，全藉士马为富强。自协守副将移镇神木，兵裁十之九，是堡中无米粟也；移镇之后，市口亦禁，是堡中无商贾也。"去此二者而兵民皆鸟兽散。职此之由，急议招民复故业，莫如官寺为先。今之官寄居民舍，何以为治？乃于旧署之废者创而新之，有堂，有室，有库，有廊，有宾馆，有厩房，有门翼然，有垣截然，事出草创，仅避风雨。

是役也，始康熙十一年秋八月之己亥，迄冬十一月之壬寅乃告成。用役千夫，用财百缗，一锱一铢，皆出予之捐给，不累民，不扰兵。告我士庶，凡二十年中，所谓稽谋[③]而不克就者，岂非此乎？今堡有署矣，官有治矣。率

① 秩满：谓官吏任期届满。
② 量移：多指官吏因罪远谪，遇赦酌情调迁近处任职。泛指迁职。
③ 稽谋：考察其计谋；向人征询意见。

而妇子聚族于斯，有干有年，以长子孙。安知衰者之不复盛，而危者之不复安也。愿后之莅斯堂者，必仰而思废兴之由，起制作之艰难，且俯而念兵民之疾苦，早夜勤补，以期匪懈。庶几美可传而盛可继尔。

俞来石记

康熙癸丑立夏前二日，闻程子山居，余与弟亢宗、刘子耆之访焉。程子喜余至，开新酿，延余三人款坐。余亦放怀豪饮。酒酣，犹未忍舍主人而去也，遂相与散步于溪上。白草黄茅，纷披弥路，中露一石，可丈许。余曰："是必有异。"急腰镰芟[1]径寻之。其石状如伏虎，挺然孤峙。石之旁，复有小水，水涓洁可爱，石亦修坦可坐矣。去石许，悬崖绝壁，水下如瀑。此穷荒塞下所未易见者。余偶得之，宁能忘情耶？主人知余之爱之也，呼童携酒，复饮余三人于石上，余深为石幸。又浮杯溪中，仿佛有兰亭意，余又为溪幸。今而后石开生面，而溪流无穷，或有与余同志者，顾而乐之，饮酒于其间，必知好事自余始，余又为余幸矣！嗟乎，自有孤山，即有此石，数千百年以来，赏之者固不可知，今之赏者谁乎？间有赏者，未必坐卧石上，低徊石傍，又未必便狂歌浮白[2]，与石酬酢[3]而不忍去，如吾三人者也。故名之曰"俞来石"。

---

① 芟：锄草。

② 浮白：汉刘向《说苑·善说》："魏文侯与大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为觞政，曰：'饮不釂者，浮以大白。'"原意为罚饮一满杯酒，后亦称满饮或畅饮酒。

③ 酬酢：主客相互敬酒，主敬客称酬，客还敬称酢。

墓 志 铭

宋欧阳修

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

君讳琪，字宝臣，姓杨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塞，以战射为俗，而杨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讳弘信，为州刺史。祖讳重勋，又为防御使。太祖时，为置建宁军于麟州，以重勋为留后。后召以为宿州刺史、保静军节度使。卒赠侍中。父讳光扆[12]，以西头供奉官监麟州兵马[13]，卒于官。君，其长子也。君之伯祖继业，太宗时为云州观察使，与契丹战殁，赠太师中书令。继业有子延昭，真宗时为莫州防御使。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

君生于将家，世以武显，而独好儒学，读书史，为人材敏，谦谨沉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于边补殿侍，后用其从父延昭任，为三班奉职。累官至供备库副使，阶银青光禄大夫，爵原武伯。李溥为发运使，以峻法绳下吏。凡溥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备，而溥至，多不免，其黜废者数百人。其闻溥来，辄惶惧自失，至有投水死者。君时年最少，为奉职，监大通堰，去溥治所尤近。溥尝夜拏轻舟猝至，按其文簿，视其职事，如素戒以备者。溥称其才。

君所历官，无不称职。其后同提点河东、京西、淮南

三路刑狱公事，君叹曰："吾本武人，岂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职得以荐士，亦吾志也。"其所举者二百余人，往往为世闻人。尝坐所举一人罚金，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荐者多矣，其失者一而已。"

君少丧父，事其母韩夫人以孝闻。后以恩赠其父左骁卫将军，母夫人南阳县太君。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畋，贤而有文武材。今为尚书屯田员外郎，直史馆。君以皇祐二年六月壬戌卒于淮南，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畋以其丧合慕容氏之丧，葬于河南洛阳杜泽原。铭曰：

杨世初微自河西，弯弓驰马跃边陲。桓桓侍中国屏毗，太师防御杰然奇。名声累世在羌夷[14]，时平文胜武力衰。温温供备乐有仪，好贤举善利岂私？恺悌君子神所宜[15]。康宁寿考顺全归，有畋为子后可知。

国　朝

艾元复字亨伯，米脂人。父郢胤，号九泽，崇祯元年进士，早殁。公性孝，又自号意九，示终身之思慕焉。崇祯十五年举于乡，官偃师知县，以循卓称。擢御史，掌江南道，多所平反。督理通仓，有治迹。以劳卒官。子十奇，拔贡。

文林郎河南汝宁府固始县知县马君墓志铭

马仲融，字以和，号木臣，绥德卫人也。天资颖特，六岁授《左氏春秋》。稍长，为文立就。弱冠，补州学生，文

誉日起，遂成顺治三年进士，除固始知县。

当是时，河南为流贼所毒，千里绝烟，而汝宁为甚。汝宁自崇祯十三年有土贼刘扁者据其城，群贼皆散布于属邑，择肉而食，暴骨如莽。固始又处麻城、霍山、光、黄之间，绿林蚁结，寨中之豪往往相屯聚，亦时相贼杀，其不知有朝廷也久矣。顺治二年冬，始归版图，其俗之污者犹然也。木臣至官，即召父老而告之曰："吾奉新天子命为尔邑长，当敬听我训。凡寨处者为山民，有不解刀剑而为田者，罪之；城居者为市民，有不聚庐而好游闲者，罪之。"众皆唯唯用是。下垦荒之令，布减丁之条，缓征平役，摘伏发奸，缮城峻隍，练乡勇，招流移，立社学，因民之政，次第修举。未期年，固大治。木臣为人素羸，而当此剧任，早夜以思所以为治而治，亦渐有成效，一时称其勤练。而已大病矣，未几，卒于官。

固始新脱兵火，人未知学。罗山有薛仔铉者，名士也，延致之讲论道德，力倡正学。而邑之士大夫吴横溪侍郎、祝山公孝廉，皆就宾弟子之位。有绥德旧守[16]李时蔚，于绥有善治。木臣访其后，而其子掞为人牧羊，木臣叹曰："清白吏子孙竟沦于皂隶乎？"召之来，授以经，遂为黉上士。会当事有怨于吴横溪者，将中以危法讽木臣，纠其短。木臣力持之。当事后授意于人，吴遂遇害。木臣所以存恤其家者甚厚。其立心恺悌，不畏强御类如此。至于事亲孝，视诸弟宗族，友爱备至，尤人所无间言者也。

余少与木臣及里中名宿五六人联文社，今之明经者

二，乡贡者三。以制科起家，惟木臣与王图公才两人耳。而两人先后死，则志其墓者非予而谁也？

爰为论次之，其上世始祖讳兴河，南唐县籍，明绥德卫指挥。数传而生曾祖，讳文科，封将军。子三：长武举，讳承聘；次河南省都司，讳应聘；三讳三聘，都司。应聘子五：季讳光稷，号羲灵。生子二，长即木臣，而次则犹龙也。

木臣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十六日巳时，终于顺治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子时，年三十有九。无子，以弟犹龙子晋继之。卜于顺治八年十一月，葬谢家沟东阴鸳原太孺人母刘氏阡之左。爰为之铭曰：

尔才既长，尔名既扬。胡不寿考，而用臧为。斯铭永不忘，是为笃行君子之藏。

墓　表

管律字芸庄，□□人。进士。刑科给事中，侍经筵。

参将王戟墓表

王之为榆阳著姓尚矣，至参将公其益著乎。公讳戟，字世威。系出扬州府泰州。高大父得全从高皇帝定鼎，功授四川成都中卫百户。曾大父保，荫补，调绥德卫。大父敬，父振，皆守其职。公以天顺八年甲申入官，骎骎焉思迈其迹矣。逮成化二年丙戌，破北寇于三眼泉，进副千

户。四年戊子，平叛贼满四，进正千户。六年庚寅，破北寇于鸦儿巷，进指挥佥事。十七年辛卯，改铨榆林卫。自是为榆林卫人。九年癸巳，破北寇于柳树会，进指挥同如。勋贤之誉，广著台宪，交荐[1]者章数十上。十二年丙申，遂以荐进都指挥佥事，守备定边。弘治二年己酉，擢左参将，分守延绥西路。甘苦同士卒，临阵直前，靡所顾虑。是故战罔不捷，边人倚以为重。

北人尝拥数万众屯青羊岔，公率千骑，夜挑赚马小窖万余，以木骨朵破之。寇慑，号"飞王"，名动大漠矣。自后望帜遥遁，四民安业，军中以李北平拟之。十年丁巳，退处林泉。十四年辛酉，寇大举，震摇京师，皇帝下廷议，议者谓公独能以少击众。于是起公于家，操练团营，赐飞鱼服，以示殊恩。既而边报交驰，乃出，提兵于延绥。果猛气横发，率千骑突入敌万骑中，悉披靡引去，不敢南窥者又十余年。

人有问兵法于公者，公曰："吾平生不谙兵法，惟驭士也。结之以恩，固之以信，束之以严。其临战也，惟身思死敌，使士思死将，是故数战数胜尔。"呜呼！将死于敌，忠也；士死于将，义也。忠义者，立国之本也。世故不患无将，亦不患无兵，其所深患者，患忠义之未至乎。公以忠激义，而靖边圉如此，虽古良将又岂过哉？

公三子。长勋，以战功为指挥使，进都指挥佥事，迁广武营协同，分守宁夏西路。寻迁左参将，分守延绥中

① 交荐：共同举荐。

路。无何，迁副总兵协守延绥。以甘肃有警，加都督佥事，挂平羌将军印。旋调延绥，挂镇西将军印。复调大同，挂征西前将军印。皆镇守其地。次功，历官榆林指挥使。次效，负文武才，正德十二年武进士。以都指挥守备宁夏南路，协同广武营西路游击。迁副总兵，协守延绥。嘉靖十二年癸巳，宁夏告急，转总兵官，挂征西将军印，镇守宁夏。其冬十月，奏镇远关之捷。明年秋八月，奏沙湖之捷。九月，奏马家庄之捷。明年冬十二月，奏清水营之捷。明年冬十月，奏打铠口之捷[17]。皆开镇以来所未有者。加右都督阶光禄大夫、柱国。

呜呼！父子兄弟，咸笃忠贞，服劳戎事，建殊勋，跻峻位，显于天下。明兴百六十年，孰有多于公哉？爰为之表于其墓。

碑

国　朝

韩应琦字绍公，号洁宇，南阳人。性忠勇，长于谋略。顺治三年，为赣州副总兵。金声恒谋反，大兵征讨，琦在围城中，系书于箭射出，约为内应者三。五年正月朔，琦立城上，以黄伞招外兵。声恒觉之，纵骑来刺琦，琦即逾堞而下，几死，大兵救之去，声恒尽灭其家。琦画策烧战船，布云梯先登，生获声恒等，斩之。捷奏，升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袭。康熙四年，为延绥总兵官。绥和文

武，练辑兵民，缮边墙，制军械，崇学校，劝农田，严互市，赈贫穷。凡宫观桥梁及文武二庙，皆捐资修葺。且为文操笔立成，有儒将风。为立生祠，赠荣禄大夫，予祭葬。子六：文浪袭荫，文燦布政司经历，文煊庠生，文焜利津知县，文煜知州，文灯监生。

旗纛庙碑

盖凡推毂于朝、仗钺以出者，玺书、符篆之外，更有王命令旗，拜而受之，然后任厥事焉。且旗之为言示也，所以昭示号令、整齐归一也。古者有所征伐，则告祷天，一以牡荆画幡，象日月登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是以大将建牙，羽葆[①]华铃，厥制甚重。取数有六者，以六师所统有神焉，尊而奉之，象其威也。是以谓之军牙六纛之神，莫不有专祀，以彰神道之教也。

延绥为河西重镇，自鼎革以后，灾燹迭仍。予承乏于此，殚心昕夕[②]，培扶湔祓[③]，凡祀事之有关于政教，如泽宫、武学、城隍诸庙，咸得次第修举。惟六纛之神，向祠于镇署之东偏，而无所特置。因念军旅之事，所以期约示信，合万耳目为一耳目，万心思为一心思者，咸于此赖。岂昔人之念不及此，遂无所从事欤？

今季春之月，巡行郊野，博访耆旧，始知有所谓旗纛庙者，在于城南新楼之东，遂趣辔往视之。见其栋宇倾圮，庙貌颓折，余肃然伤之。乃亟捐俸，以守备杨坤精于

① 羽葆：帝王仪仗中以鸟羽联缀为饰的华盖。亦泛指卤簿或作为天子的代称。
② 昕夕：朝暮。谓终日。
③ 湔祓：荐拔。

营构，乃令之董其事。一时协路及在镇诸偏俾皆踊跃蠲助，以底厥成。于是为正殿五楹，左右庑为军械库，前厅一为审机决务之所，旁亦为两庑，厅之外为门，门外之左右各置馆舍一区，厨厩备焉。于是奉木主祀之，其昭式号令，以宣我殿廷之声灵者，不既有所凭藉而赫灵乎？

或曰："今天下偃兵矣，公何振武乎？"余曰："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修庙者，修奠安[1]之功也。祀神者，祀消弭之德也。岂非祀典之最大者哉？"诸有事者咸称善，故为之记。

谭吉璁

太白庙赡田碑

太白山在武功县界，距榆林几二十驿，何以祠之？曰：为祷雨也。祷雨者何？明万历初，镇城旱甚，巡抚某闻太白山神甚灵，遣人持锦伞银瓶以往，取水归，遂成霖，始为之作庙。

然太白山于见李太白、杜少陵之诗者久矣，未闻其能出云而降雨也。其神有三，皆有封号。或曰太白山神止一，其二即李杜者是。盖太白山得李、杜而名益显，则山神与诗人并祠也，理或近之。吾闻祷雨者，莫著于《云汉》之诗，今其诗传，安知其人不与山川、圭璧而俱传乎，而况乎李、杜之彰彰者乎？

---

① 奠安：安定。

《春秋》曰："冬十月，不雨。"又曰："夏四月，不雨。"《传》曰：闵雨[1]也，勤雨也。皆为恤民而志之也。今祷雨之祠既为恤民而作，予乐得而志之。又为祠诗人而作，予尤乐得而记之。

第其庙中之道士苦无衣食，且不能为行潦涧溪之荐。予因相其山之麓，有田三十五亩零，计其获，得三十斛。爰募其值，买为赡田。俾道士世守之，匪止为山神式灵，亦且与诗人增气。嗣今以后风雨其以时，大田其多稼乎！至于祠之始末，载于原碑甚详，予不得而记之也。

夏主赫连勃勃[18]

大夏龙雀铭

凤翔元年，勃勃造百炼刚刀，为龙雀大环，铭其背。

剑之利器[19]，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逋[2]。如风靡草，威服九区。

吕温字和叔，又字化光，河中人。进士。荐知杂事，奏李吉甫除事，贬道州刺史。

三受降城碑铭

韩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强，制以全策。亘汉横

① 闵雨：《穀梁传》僖公三年春王正月："闵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后指国君怜念、施恩泽于民。

② 柔逋：安抚逃亡的人。

塞，揭兹雄壁。如三斗龙，跃出大泽。并分襟带，各闭风雷。俯视阴山，仰看昭回[20]①。一夫登陴，万里洞开。日晏秋尽，纤尘不来。时维韩侯，方运神妙。观衅则动，乃诛乃吊。廓乎穷荒，尽日所昭。天乎未赞，不策清庙。我圣耀德，罢扃②北门。优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完守，推亡固存。于襄于裔[21]，永裕后昆。

文

国　朝

谭吉璁

祷雨誓龙王文

夫龙之为龙者，虫也；虫而谓之龙者，神也。神则蟠乎地，跃于渊而升于天，能出云雨，润万物，龙亦甚神矣哉！天有云，而非龙不能自为行也；天有雨，而非龙不能自为施也。故曰天用莫如龙，则龙之用乎天与天之用乎龙，两相须而两相合也。故岁之旱也，祷于天，必祷于龙，天之神也，亦龙之神也。天心仁爱乎民，而龙可不仰体之乎？

① 昭回：谓星辰光耀回转。
② 扃：关闭。

若曰云雨在天，龙亦不得而自主也，则是虫而已矣，何神之有？民有疾苦，而不以上闻于君，吏之罪也。岁有旱干，而不以上行乎天，亦龙之责也。龙其勉乎哉！

吊秦公子扶苏文

昔秦始皇有二十余子，而独长子扶苏以数谏，使外将兵上郡，于三十一年先死，其后六公子戮死于社。公子将闾三人囚于内宫，拔剑自杀。又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公子高欲奔，恐收族[①]，乃上书请从死，葬于骊山之足，胡亥遂赐钱十万以葬。嗟乎！始皇死，未几诸公子杀戮殆尽，所存者不过子婴及其子二人而已，又复为项籍所族，天之报秦者何酷也？

然二十余子之中，最贤者莫如扶苏。即其坑儒一谏，推崇孔子。及得遗诏，尚拥三十万众，以父命不敢拒，遂入内舍自杀。余以为恭世子[②]后一人而已。今数千年后，扶苏之墓巍然独存于绥德州治之北山上，岂非儒者之效与？爰为文以吊之。其词曰：

维挽周之天醉[③]，锡金策[④]于强秦。翦鸮首而是宅，灭

① 收族：收捕罪犯的家族。

② 恭世子：即公子申生。春秋时晋献公的嫡妻齐姜所生的长子，先被立为太子。后献公宠骊姬，欲立其子奚齐，使申生居曲沃，骊姬谗之，申生自杀身死。

③ 天醉：《文选·张衡〈西京赋〉》："昔者大帝说秦缪公而觐之，飨以钧天广乐。帝有醉焉，乃为金策锡用此土而翦诸鸮首。"李善注引虞喜《志林》曰："谚曰：'天帝醉秦暴，金误陨石坠。'"后因以"天醉"比喻世事混乱。

④ 金策：古代记载大事或帝王诏命的连编金简。

六国而无垠。爰去泰而著皇，示一统之威神。遂坑儒而焚籍，放典则而不遵。何公子之直谏，能奋士而信人。乃北监于上郡，爰蒙难而遭屯[①]。辞三军以加剑，咸折骨而销魂。云磊磈[②]而惨澹，水潺湲而呜咽。尊仲尼于日月，揭大道于乾坤。启赤帝之过鲁，奠太牢[③]以明禋[④]。宜诵法于万世，岂当代之称仁。睹穹隆之遗寝，一沾洒于城闉。

【校勘记】

〔1〕据万历《志》卷八《艺文下》，此文有节略。

〔2〕朝廷始遣都指挥同知一员监察御史一员以控制焉　以，原作"议"，据万历《志》卷八《艺文下·巡抚延绥都察院题名记》改。

〔3〕害亦不巨　巨，原作"拒"，据万历《志》卷八《艺文下》改。

〔4〕据万历《志》卷八《艺文下》，此文有节略。

〔5〕据万历《志》卷八《艺文下》，此文有节略。

〔6〕据万历《志》卷八《艺文下》，此文有节略。

〔7〕据万历《志》卷八《艺文下》，此文有节略。

〔8〕观察使涪陵文君作言之于大中丞遂成　成，原作"城"，据万历《志》卷八《艺文下》改。

〔9〕据万历《志》卷八下，此文有节略。

〔10〕据万历《志》卷八《艺文下》，此文有节略。

〔11〕环城闉而南入于圃　闉，原作"闼"，"闼"为韩文吏读字，系刻误，今据《榆林府志》卷四十四《艺文志·记》改。

〔12〕父讳光宸　原脱"宸"字，据《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二十九补。

---

① 遭屯：遇屯卦，屯卦为难，故指遭难。
② 磊磈：云盛貌。
③ 太牢：古代祭祀，牛羊豕三牲具备谓之太牢。
④ 禋：祭名。升烟祭天以求福。泛指祭祀。

〔13〕 以西头供奉官监麟州兵马　西头，原作"西镇"，据《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二十九改。

〔14〕 名声累世在羌夷　夷，原讳作"彝"，据《欧阳文忠集·居士集》卷二十九改。

〔15〕 恺悌君子神所宜　恺悌，原作"岂弟"，据《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二十九改。

〔16〕 艾之复……有绥德旧守　此处底本原脱，据乾隆本补。

〔17〕 夏主赤赤连勃勃　夏主，底本漫漶，脱"夏"字，主作"五"，据乾隆本补改。

〔18〕 明年冬十月奏打铠口之捷　打铠口，原作"打硙口"，据《明史》卷二百十一《王效传》改。

〔19〕 古之利器　古，原作"剑"，据《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载记》改。

〔20〕 仰看昭回　昭，原作"阳"，据《全唐文》卷六百三十改。

〔21〕 于襄于裔　于裔，原作"千裔"，据《全唐文》卷六百三十改。

卷六之四　艺文志

诗

隋炀帝

车驾次榆林幸启民所居赋诗

鹿塞[1]鸿旗驻，龙庭[2]翠辇[3]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4]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鞴[5]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6]。

唐张敬忠平卢节度使。

边　词

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即今河畔冰开日[1]，正是长安花落时。

---

① 鹿塞：边塞。

② 龙庭：匈奴单于祭天地鬼神之所。借指匈奴和其他边塞少数民族国家。

③ 翠辇：帝王的车驾。

④ 呼韩：汉时匈奴单于呼韩邪的省称。古代亦借指我国北方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首领。

⑤ 韦鞴：皮制的臂衣。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装束。亦借指游牧民族。

⑥ 单于台：《汉书·武帝本纪》载，汉武帝元封元年（前 110）"出长城，北登单于台"。

王无竞字仲烈，东莱人，擢下笔成章科，仕至太子舍人，出为苏州司马。

北使长城

秦世筑长城，长城无极已。募兵四十万，兴工九千里。死人乱如麻，白骨相撑委。殚弊未云悟，穷毒岂知止。边尘未北灭，楚兵遽东起。六国遂嚣嚣，两龙斗觺觺[1]。卯金[2]竟握谶，返璧俄沦祀。仁义寝邦国，狙暴行终始。一旦咸阳宫，翻为汉朝市。

崔涤

望韩公堆

韩公堆上望秦川，渺渺关山西接连。孤客一身千里外[2]，未知归日是何年。

王维字摩诘，太原人。开元九年进士。迁尚书右丞。

新秦郡松树歌

青青山上松，数里不见今更逢。不见君，心相忆，此心向君君应识。为君颜色高且闲，亭亭迥出浮云间。

榆林郡歌

山头松柏林，山下泉声伤客心。千里万里春草色，黄

① 觺觺：角锐利貌。引申为角斗激烈。
② 卯金：即卯金刀。谓刘姓。

河东流流不息。黄龙戍上游侠儿，愁逢汉使不相识。

杜甫字子美，襄阳人。入待制集贤院。肃宗立，拜右拾遗。历检校工部员外郎。

塞　芦　子

五城[1]何迢迢，迢迢隔河水。边兵尽东征，城内空荆杞。思明割怀卫，秀岩[2]西未已。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贼起。近闻昆戎[3]徒，为退三百里。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阍[4]，胡行速如鬼。

诸　将

韩公[5]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

钱起字仲文，吴兴人。官至考功郎。

题延州圣僧穴

定力[6]无涯不可称，未知何代坐禅僧。默默山门宵阑

---

1. 五城：指所辖安远、定远及东、中、西三座受降城。
2. 秀岩：即高秀岩。本为哥舒翰部，后降安禄山，与史思明合兵西进。
3. 昆戎：昆夷、犬戎的并称。多泛指我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此处指吐蕃、党项。
4. 帝阍：天帝之门，借指朝廷。
5. 韩公：指张仁愿。
6. 定力：佛教语。五力之一。伏除烦恼妄想的禅定之力。

月，荧荧石壁昼然灯。四时树长书经叶，万岁岩悬拄杖藤。昔日舍身缘救鸽，今时出见有飞鹰。

卢纶字允言，河中人。阌乡尉。累迁检校户部郎中。

送刘判官赴丰州

衔杯[1]吹急管，满眼起风沙。大漠山沉雪，长城草发花。策行须耻战[5]，寇在莫言家。余亦祈勋者，如何别左车[2]。

送饯从叔辞丰州幕归嵩阳旧居

白须宗孙侍座时，愿持寿酒前致词。致词何所拟？请自边城始。边城贵者李将军，战鼓遥疑天上闻。屯田布锦周千里，牧马攒花溢万群。白云本是乔松伴，来绕青营复飞散。三声画角咽不通，万里蓬根一时断。丰州闻说似凉州，沙塞清明部落稠。行客已去依独戍，主人犹自在高楼。梦亲旌旆何由见，每值清风一回面。洞里先生那怪迟，人天无路自无期。砂泉丹井非同味，桂树榆林不并枝。吾翁致身殊得计，地仙亦是三千岁。莫著戎衣朝上清，东方曼倩逢人轻。

李益字君虞，陇西姑臧人。大历四年登第出身，受求秩从事。后为幽州刘济营正副使、秘书少监。仕至礼部尚书。

---

① 衔杯：口含酒杯。多指饮酒。

② 左车：即汉初李左车。初仕赵，封广武君。韩信、张耳击赵，赵王不能用其计，竟为韩信所败。信既破赵，募得左车，师事之，用其策，下燕齐诸城。

赋得路傍一株柳送邢校书赴延州使府

路傍一株柳，此路向延州。延州在何处，此路起悠悠。

拂　云　堆[1]

汉将新从虏地来[6]，旌旗半上拂云堆。单于每近沙场猎，南望阴山哭始回[7]。

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上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登　长　城

汉家今上郡，秦塞古长城。有日天常惨，无风沙自惊。当今圣天子，不战四裔平[8]。

过九原饮马泉

绿杨著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9]。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从来冻合关山道，今日分流汉使前。莫遣行人照容鬓，恐惊憔悴入新年。

刘禹锡字梦得，中山人。官至检校礼部尚书。

---

① 拂云堆：参见本志卷三《官师志》之三《名宦上》"张仁愿"条。

送浑大夫赴丰州

凤衔新诏降恩华，又见旌旗出汉家。故吏来辞辛属国[1]，精兵愿逐李轻车[2]。毡裘君长迎风驭，锦带酋豪踏雪衙[10]。其奈明年春日好，无人唤看牡丹花。

白居易字乐天，下邽人。进士第。为翰林学士。长庆中，自中书舍人出为杭州刺史。官至刑部尚书。谥曰文。

城 盐 州

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原上头。蕃东节度钵阐布，忽见新城当要路。金乌飞传赞普[3]闻，建牙传箭集群臣。君臣赧面有忧色，皆言勿谓唐无人。自筑盐州十余载，左衽[4]毡裘不犯塞。昼牧牛羊夜捉生，长去新城百里外。诸边急警来戍人，唯此一道无烟尘。灵夏潜安谁复辨，秦原暗通何处见。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蘗贱。城盐州，盐州未城天子忧。德宗按图自定计，非关将略与庙谋[11]。吾闻高宗中宗世，北虏猖狂最难制[12]。韩公创建受降城，三城鼎峙屯汉兵。东西亘绝数千里，耳聆不闻胡马声[13]。如今边将非无策，心笑韩公筑城壁；相看

---

① 辛属国：谓辛庆忌。《汉书·辛庆忌传》：庆忌为汉破羌将军辛武贤之子，曾为侍郎，迁校尉，将吏士屯焉耆国。属国，汉于边郡置属国，设都尉掌管属国事务。

② 李轻车：《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事孝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至二千石。孝武帝时，至代相。以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击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后多指镇守或出征的将领。

③ 赞普：吐蕃君主的称号。

④ 左衽：衣襟向左。指我国古代某些少数民族的服装。

养寇为身谋，各握强兵固恩泽。愿分今日边将恩，褒赠韩公封子孙。谁能将此盐州曲，翻作歌词闻至尊？

李贺字长吉，郑王之后。仕协律郎。

奉和二兄罢使遣马归延州

空留三尺剑，不用一丸泥。马向沙场去，人归故国来。笛愁翻陇水，酒喜沥春灰。锦带休惊雁，罗衣尚斗鸡。还吴已渺渺，入郢莫凄凄。自是桃李树，何畏不成蹊[14]？

贾岛字阆仙，范阳人。初为浮屠，名无本。韩愈教其为文。举进士，仕长江主簿。

送陈判官赴绥德

将军遥入幕，束带便离家。身暖蕉衣[1]窄，天寒碛日[2]斜。火烧冈断草，风卷雪和沙。丝竹丰州有，春来只欠花。

杜牧字牧之，京兆人。举进士。拜殿中侍御史，迁中书舍人。

哭　赵　纵[15]

将军独乘铁骢马，榆溪战中金仆姑[3]。死绥[4]都是古

① 蕉衣：麻布制的衣服。
② 碛日：照在沙漠上的太阳。
③ 金仆姑：箭名。《左传·庄公十一年》："乘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杜预注："金仆姑，矢名。"
④ 死绥：谓军队败退，将领应当治罪。

来有[16]，骁将自惊今日无。青史文章争点笔，朱门歌舞笑捐躯[17]。谁知我亦轻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1]。

薛能字大掘，汾州人。进士。累官都官，刑部员外郎，京兆尹，徐州节度使。

麟州寓居寄蒲阴友人

萧条秋雨地，独院阻同群。一夜惊为客，多年不见君。边心[2]生落日，乡思羡归云。更在相思处，子规[3]灯下闻。

陈陶字嵩伯，番阳人。自称三教布衣。

出 塞 行

誓扫匈奴不顾身，三千貂锦[4]丧胡尘[18]。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储嗣宗大中十三年进士及第。

随边使过五原

偶逐星车[5]犯虏尘[19]，故乡常恐到无因[6]。五原西去

---

① 殳：古代撞击用的兵器。竹制，长一丈二尺，头上不用金属为刃。八棱而尖。

② 边心：边人思乡之情。

③ 子规：杜鹃鸟的别名。传说为蜀帝杜宇的魂魄所化。常夜鸣，声音凄切，故借以抒悲苦哀怨之情。

④ 貂锦：貂裘、锦衣。借指将士。

⑤ 星车：亦作星轺。使者所乘的车。亦借指使者。

⑥ 无因：无所凭借；没有机缘。

阳关废，日漫平沙不见人[20]。

于濆字子漪，尧山人。咸通进士。

长　城

秦皇岂无德[21]，蒙氏非不武。岂将版筑[1]功，万里遮胡虏[22]。团沙世所难，作垒明知苦。死者倍堪伤，僵尸犹抱杵。十年居上郡，四海谁为主。纵使骨为尘，冤名不入土。

胡曾长沙人。为汉南节度从事。

杀子谷今名呜咽泉

举国贤良尽泪垂，扶苏屈死树边时[23]。至今谷口泉呜咽，犹似秦人恨李斯。

韦庄字端已，京兆杜陵人。进士。授校书郎。后相蜀王建。

绥　州　作

雕阴无树水南流，雉堞[2]连云古帝州。带雨晚驼鸣远戍，望乡孤客倚高楼。明妃[3]去日花应笑，蔡琰[4]归时鬓已秋。一曲单于暮烽起，扶苏城上月如钩。

---

① 版筑：筑土墙。用两版相夹，填泥其中，以杵捣实成墙。此处指筑长城。

② 雉堞：城上短墙。泛指城墙。

③ 明妃：汉元帝宫人王嫱字昭君，晋代避司马昭（文帝）讳，改称明君。后又称明妃。

④ 蔡琰：字文姬，后汉蔡邕之女。曾为南匈奴左贤王俘获，在匈奴生活十二年。

陈祐世次莫考。

无 定 河

无定河边暮笛声，赫连台畔旅人情。函关归路千余里，一夕秋风白发生。

罗虬有传。

比 红 儿 诗

五云高捧紫金堂，花下投壶侍玉皇。从道世人都不识，也应知有杜兰香。

巫山洛浦[①]本无情，总为佳人便得名。今日雕阴有神艳，后来公子莫相轻。

天碧轻纱只六铢[②]，宛风含露透肌肤。便教汉曲争明媚，应没心情更弄珠。

宋文彦博字宽夫，汾州介休人。进士。官至太尉、两镇节度使、太师。谥忠烈。

麟 州

昔年持斧按边州，闲上高城久驻留。曾见兵烽逾白草[③]，偶题诗句在红楼。

---

① 洛浦：洛水之滨。借指洛神。
② 六铢：四分之一两。铢，古重量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
③ 白草：牧草。干熟时呈白色，故名。

其　二

控弦挽粟成陈事，缓带投壶忆旧游。狂斐[1]更烦金石刻，腼[2]颜多谓镇西侯。

范仲淹有传。

麟　州

宣恩来到极西州，城下羌山隔一流。不见耕桑见峰火，愿封丞相富人侯。

王珪字禹玉，成都华阳人。进士甲科。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岐国公。

种将军谔米脂川大捷诗

神兵十万忽乘秋，西碛妖氛一夕收。匹马不嘶榆塞外，长城自起玉关头。君王别绘凌烟阁，将帅今轻定远侯[3]。莫道无人能定国，红旗行去取凉州。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中乙科。官至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

---

① 狂斐：谓立意高远，文采斐然。
② 腼：害羞貌。
③ 定远侯：东汉班超的封号。

闻种谔米脂川大捷

闻说将军取乞银，将军旗鼓捷如神。应知无定河边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明

王越有传。

榆林七夕

碧天如水晚云收，凉夜西风满戍楼。为客十年轻七夕，思家一夜抵千秋。人知尝胆方为苦，事到聱牙便觉愁。珍重榆林河下水，不关兴废自东流。

秋日过柳河

黑山南畔几经过，秋色偏于古柳河[24]。山影瘦分黄叶少，水光寒浸白云多。时逢晚景犹如此[25]，人到衰年可奈何。莫向天涯赠离别，西风愁听渭城歌。

李梦阳字献吉，安化人。进士。官至江西提学副使。有《空同集》。

秋　怀

曾为转饷趋榆塞，尚忆悲秋泪满衣。沙白冻霜月皎皎，孤城哀笛雁飞飞。运筹前后无功伐，推毂分明有是

非。西国壮丁输挽[1]尽，近边烟火至今稀。

唐龙有传。

秋日出塞

五鼓严军令，平明出塞行。青霄横杀气，白日振军声。野阔千营肃，秋高万马鸣。单于皆遁北，不用筑长城。

其　二

鼓角川原振，旌旗日月明。屯兵红石峡，斩将黑山城。血染芹河赤，氛收榆塞清。阴山应有泪，飞檄到神京。

翟銮字仲鸣，诸城人。官至礼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榆林周总兵演武

鼓角声催万骑雄，旌旗光照百营红。彩标破处弓如月，云阵开时马似龙。重著锦袍春尚浅，高张翠幕日方中。圣恩真见深于海，仁看燕然[2]勒大功。

刘焘字仁辅，天津人。进士。时为榆林道副使。

---

① 输挽：运送物资。

② 燕然：古山名。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东汉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领兵出塞，大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记汉威德。

题 榆 林

千里如飞斥堠明，榆阳自古擅强兵。城悬紫塞云常惨，地拥黄沙草不生。日落胡笳悲牧马[26]，天空汉月照连营。谁怜套里中州土，独向丹墀[①]一请缨。

杨守谦有传。

游 红 石 峡

倚剑临榆塞，开筵傍斗城[②]。银川朝气合，金粟[③]暮云平。虎帐依缇骑[④]，龙沙拔汉旌。封侯思定远，投笔愧书生。

孙慎字□□，保定人。延绥巡抚都御史[27]。

西 巡 边

长城迢递接虹霓，此日登临信马蹄。秦地山河连草合[28]，汉家州县入云迷。旌旗高出青霄上，节钺[⑤]亲持紫塞西。自愧儒冠膺[⑥]重寄，愿将方略共封题。

胡志夔字浒南，安邑人。任延绥巡抚。

---

① 丹墀：指宫殿的赤色台阶或赤色地面。
② 斗城：小城。
③ 金粟：黄色花蕊。比喻灯花、烛花。
④ 缇骑：穿红色军服的骑士。泛称贵官的随从卫队。汉执金吾下有缇骑二百人。
⑤ 节钺：符节和斧钺。古代授予将帅，作为加重权力的标志。
⑥ 膺：承当；担当。

夏日游红石峡

边外笳声隔岸还[29]，两山高并夹晴澜。鱼龙拥壁雕房①古，鸟隼迎风豹帜闲。折俎②壮猷弹巨虏[30]，倚天长剑截危关。好将能事酬西顾，期列嫖姚③伯仲间。

陈其学字□□，登州人，进士。官至兵部侍郎。

西　巡　墙

天入圄河带朔方[31]，秋云压塞草茫茫。不妨饮马樱桃涧，正想弯弓杏树梁。屯戍年荒鸣鸟雀，山城日落下牛羊。前旗遥指烽台北，尤有孤城枕短墙。

王遴有传。

偕给谏曹公及诸将游红石峡

炎天冠盖出边游，野草芊芊带浅流[32]。胡马北移云气静[33]，塞垣长亘日光浮。圣恩浩荡来天使，军令分明颂武侯。畅饮弦歌红石峡，浑忘此地是麟州[34]。

---

① 雕房：华美的内室。

② 折俎：古代祭祀、宴会时，杀牲肢解而后置于俎上。俎，盛牺牲的礼器。引申为参与国家大典。

③ 嫖姚：指霍去病。唐杜甫《后出塞》诗之二："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

登北楼赠副戎张将军

孤城绝塞厂高楼，漠漠风沙槛外浮。遗恨朔方失故土，空怜秦卒赋同仇。飘飘雪片凌春色，处处笳声绾客愁。才调如君今定远，伫看谈笑取封侯。

李攀龙字于麟，济南人。进士。陕西提学副使。著《沧镇集》及《古今诗词》。

上　郡

高城窈窕四山开，西北浮云睥睨[①]回。鼓角[②]疑从天上落，轺车[③]真自日边来。防秋尚借秦人策，射石犹传汉吏才。闻道朝廷思猛士，羽书[④]飞过赫连台。

王世贞字元美，太仓人。进士。官至郧阳抚治都御史，有《弇州山人四部稿》。

答寄延绥王中丞慎微

中丞绣斧[⑤]下青霄，十万军声静不嚣。何限五原春草色，莫容戎马向秦骄。

---

① 睥睨：城墙上锯齿形的短墙；女墙。

② 鼓角：战鼓和号角，两种乐器。军队亦用以报时、警众或发出号令。

③ 轺车：奉使者和朝廷急命宣召者所乘的车。亦指代使者。

④ 羽书：犹羽檄。

⑤ 绣斧：汉武帝天汉二年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持节，至各地巡捕群盗。后遂以"绣斧"指皇帝特派的执法大员。

其　二

北风吹堕五云[1]翰，念我余生傍钓竿。三尺[2]要离[3]无左臂，只留肝胆待君看。

徐祯卿字昌穀，太仓人。进士。官至国子监博士。有《迪功集》。

榆　塞　叹

榆塞西来草似烟，洛阳东望月如钱。回肠时时辘轳转，兰心夜夜膏火然。虫吟下床露入幔，天河沉沉云曼曼。青桐[4]玉井[5]一叶秋，满城寒砧[6]星物换。空传草草一行书，谁寄遥遥千里叹。会日苦少别离长，人生失意恒过半。

崔镛有传。

塞　上　曲

鼓角声喧塞日孤，黄沙白草走单于。大荒[7]自古无分

---

① 五云：五色瑞云。多作吉祥的征兆。

② 三尺：指剑。

③ 要离：春秋末吴国刺客。相传吴王阖闾派专诸刺杀王僚后，又派要离谋刺出奔在卫的王子庆忌。要离请吴王断其右手，杀其妻子，诈称得罪出逃。及至卫国，见庆忌，庆忌喜，与之谋。当同舟渡江时，庆忌被他刺中要害。庆忌释令归吴，行至江陵，也伏剑自杀。

④ 青桐：树木名。即梧桐。因其皮青，故称。

⑤ 玉井：井的美称。

⑥ 寒砧：指寒秋的捣衣声。砧，捣衣石。诗词中常用以描写秋景的冷落萧条。

⑦ 大荒：荒远的地方；边远地区。

地，指点而今入版图。

马希龙有传。

八月望日泛舟赤峡

两岩屹倚青天险，一水中分赤石开。山色空濛留宿雾，河声涌喷逐奔雷。柳垂十里蒹葭岸，人宴层楼歌舞台。饮到夜深衣不解，溪头醉卧小舟回。

万世纯字伯修，□□人。□□□□。

傅龙渊姜东华李古台白吉轩李平岗招游红石峡

龙图[①]遥控大荒开，千里关河[②]入望来。草树欲低秦日月，烽烟争识汉楼台。游人小憩歌三捷，元老纡筹屈众才。得附群公簪履[③]宴，峥嵘逸思且衔杯。

傅津有传。

游 红 石 峡

绿水穿红峡，青山卧白云。潭深鱼自乐[35]，沙阔鸟成群。罄入滩声静[36]，香余梵语闻。临流拼剧饮，回首夕阳曛。

---

① 龙图：即河图。借指神授的君权。
② 关河：指函谷等关与黄河。
③ 簪履：簪笏和鞋子。常以喻卑微旧臣。

郑汝璧有传。

重游雄石峡

曾题高碣忆并州，十载行边复此游。夹岸云旂[①]开细柳，当关天堑锁清流。解鞍士共投醪[②]醉，缓带名虚拟岘[③]留[37]。唱罢铜鞮[④]归路白，疏钟新月正南楼。

饮李大将军延清堂

西园开径象沧洲，缓带从容散晚筹。日永华堂延爽色，天空大树映清流[38]。琴尊夜静龙沙月[39]，铃阁[⑤]风恬雁塞秋。一曲铜鞮花下度，何如山简习池游。

中秋集清宁台

榆林鼓角报新晴，铃阁中霄坐月明。四顾璇光浮兔苑[⑥]，平分秋色拥霓旌。天垂蒲海[⑦]连沙白，风静龙堆[⑧]大漠清。不浅南楼生远兴，聊开高宴狎侪朋[40]。骊珠[⑨]座上探争得，裘带尊前照自轻。眺满刀头催越思[⑩]，歌回羽

---

① 云旂：画有熊虎图案的大旗。此处借指红石峡两岸山石形状。

② 投醪：《吕氏春秋·顺民》："越王苦会稽之耻……下养百姓以来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与民同之。"后因以"投醪"指与军民同甘苦。

③ 岘：小而高的山岭。

④ 铜鞮：即《铜鞮曲》。亦称《白铜鞮歌》或《襄阳踏铜蹄》。乐府清商曲名。

⑤ 铃阁：指翰林院以及将帅或州郡长官办事的地方。

⑥ 兔苑：即兔园。

⑦ 蒲海：即蒲类海，古湖泊名。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巴里坤湖。

⑧ 龙堆：即白龙堆。沙漠名。在新疆天山南路。简称龙堆。

⑨ 骊珠：宝珠。传说出自骊龙颔下，故名。

⑩ 越思：指越轨的思想行为。

曲失秦声。玉盘挂户人皆醉，金柝[①]消烽夜不鸣。朗洁浑疑同永日，欢呼不道是边城。星轺[②]夙驾曾行部，银汉安澜已洗兵。未许纤云微点辍，所希大树剧峥嵘。魄盈或恐轮难驻[41]，桂实翻愁蠹易生。欲向广寒排帝阙，琼楼万里不胜情。

何白字□□。永嘉人。□□□□。

游红石峡

赤峡崚嶒摩碧空，横崖凿翠问琳宫[42]。两山垂合忽中断，天辟重关相对雄。涧流百折日东注，盘涡转毂风雷怒。云生榆塞接胡天[43]，日悬驼岭低边树[44]。边树胡天万里心[45]，凭高眺远一披襟。英雄割据空尘土，辞赋悲凉自古今。清时幸际风尘净，暇日尊罍此乘兴。翠幔还从初地张，石坛宝树午阴凉。葡萄酒泻莲花榼[③]，豹血寒凝马乳香。秃衫小队催歌舞，南部吴歈出新谱。重译文翻敕勒歌，操挝更按渔阳鼓。健儿角技校前分，万马嘶风日欲曛。试控绿弦开满月，笑看惊隼落青云。乐方已殚军中戏，卤簿[④]传呼引归骑。冉冉行尘拥去旌，微微纤月扶残醉。回瞻飞磴转冥冥，峡色烟光晚故青。况是单于初解辫，天留片月待新晴[46]。

---

① 金柝：即刁斗。古代军中夜间报更用器　　说金为刁斗，柝为木柝。

② 星轺：使者所乘的车。亦借指使者。

③ 榼：古代盛酒或贮水的器具。

④ 卤簿：古代帝王驾出时扈从的仪仗队。出行之目的不同，仪式亦各别。自汉以后亦用于后妃、太子、王公大臣。唐制四品以上皆给卤簿。

李维祯字本宁，京山人。进士。官陕西布政司参政。有《大泌山房稿》。

杜凤林大将军城南别业

将军别业肆宾筵，半是图书半管弦。击剑寒芒冲斗坼，挥毫采色斗春妍。金屏暖坐孤城月，火树晴开万灶烟。忽漫相逢多乐事，教人忘却远行边。

郝汝松字茂甫，绥德人。进士。官山东按察司副使。致政归里，拥书以百城自乐。为绥民条议鞭役法，至今便之。著《假我集》十六卷。子宗元、诸生。有《野云子》、《天问集》；宗履，凤翔训导。孙浚，恩选县丞。著《太极内外篇》及《补元苞》诸书。

陪李中丞榆林夜饮

边方多暇开朱阁，说剑衔杯得未曾。玳席[①]月移双赐笔，雕旗风落九微灯。烟消鱼海间金甲，酒泻恨可映玉绳[②]。醉后弯弓还射石，高才谁似李中丞。

刘敏宽有传。

镇　北　台

重镇秋声霁色[③]开，巡行不是为登台[147]。千山远向

① 玳席：玳瑁筵。
② 玉绳：星名。常泛指群星。
③ 霁色：晴朗的天色。

云霄列，一水还从沙漠来。戍阁崔嵬天阙[1]近，塞垣缭绕地维回。凭高极目狼烟[2]靖，恍是逍遥阆苑[3]隈[4]。

刘余泽字□□，滨州人。官榆林兵备副使。

春日过杜日章五岳隐居

五岳参差一水间，乔林青蔼[5]半含山。窗前静取《黄庭》读，汀畔时看白鸟[6]还。溪似杜陵[7]花可浣[48]，门如彭泽[8]柳堪攀。春郊飞盖淹归骑，不道风烟是玉关。

陈汝元字起侯，山阴人。举人。官城堡同知。

秋渡柳河

报道微霜昨夜过，垂杨摇曳近芹河。影沉烟水桥边冷，声入关山[9]笛里多。病叶[10]正宜残月照，柔条无奈晓风何。秋来喜得平安信，门巷谁翻出塞歌。

---

① 天阙：天上的宫阙。

② 狼烟：燃狼粪升起的烟。古时边防用作军事上的报警信号。

③ 阆苑：阆风之苑，传说中仙人的住处。

④ 隈：山水弯曲隐蔽处。

⑤ 青蔼：指云气。因其色紫，故称。

⑥ 白鸟：白羽的鸟。鹤、鹭之类。

⑦ 杜陵：即杜陵野老。唐杜甫的自称。杜甫祖籍杜陵，又曾在杜陵附近居住，故常自称杜陵野老、杜陵野客、杜陵布衣。

⑧ 彭泽：县名。汉代始设。在今江西省北部。晋陶潜曾为彭泽令，因以"彭泽"借指陶潜。

⑨ 关山：关隘山岭。

⑩ 病叶：败残之叶。

白　崖　沙

玉塞[1]层崖爽气高，晴沙四望满平皋[2]。冲飙忽漫迷青嶂，落照苍茫涌素涛。宿雁三秋分月色，射雕万里拥星旄[3]。清时正奏鸟鹭[4]颂，偶语何人敢绎骚[5]。

萧如薰有传。

万　佛　洞

孤峰悬鹫首，半刹捧云根。到觉人天近，平看佛日尊。河山连远塞，花木隐高原。不尽登临兴，惟闻钟磬喧。

钱天锡字长玉，沔阳人。进士。官至广东参政。

雨后观园丁引山泉灌畦

疆吏忧民事，朝朝看密云。自从占础润，不复叹芝焚[6]。泉近宜浇竹，台空好种芸。众香连楚畹[7]，少别莫

---

① 玉塞：玉门关的别称。

② 平皋：水边平展之地。

星旄：绘有星辰的旄。亦泛指旌旗。

④ 鹭：鸥的别名。

⑤ 绎骚：骚动；扰动。

⑥ 芝焚：即芝残蕙焚。喻贤德者之亡逝或遭贬谪。

⑦ 楚畹：《楚辞·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后因以"楚畹"泛称兰圃。

《移文》[①]。

其　二

决窦云根出，奔湍磴道斜。自能消浊滓，未忍弃黄沙。烟径微沾草，寒塘净浣花。若能辞簿领[②]，小摘[③]似山家。

其　三

排沙来塞北，导涧自墙东。写照清流外，寻源暗石中。蓬窗还听雨，藤架别生风。静爱山云好，休矜出岫[④]功。

其　四

春尽柳方青，疏泉出浅汀。门无看竹客，署有灌花丁。剩水能穿石，颓山似建瓴[⑤]。萧萧风欲至，清听满疏棂。

其　五

尚有林中兴，疑非塞上官。搴云来绝壑，剪水落层峦。扫石还移榻，穿林每碍冠。潇湘烟雨半，题字惜

---

① 移文：南朝齐孔稚珪《北山移文》的省称。
② 簿领：谓官府记事的簿册或文书。
③ 小摘：随意采摘。
④ 出岫：出山，从山中出来。
⑤ 建瓴：语本《史记·高祖本纪》："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建瓴，即"建瓴水"之省，谓倾倒瓶中之水，形容居高临下、难以阻挡的形势。

春残。

其　六

登朝夸大隐[1]，云壑亦翛然[2]。井圃全因地，山农只信天。官贫生菜美，塞苦细流妍。三径荒芜后，崎岖愧昔贤。

其　七

频年忧竭泽，一勺敢相轻。莳[3]药家多病，疏苗仆惯耕。休粮天棘[4]蔓，易粟地黄[5]生。莫遣涓涓绝，还滋碧涧羹。

甲戌初冬同万坚之饷部行边观红石峡卢副帅置酒山堂

弭盖[6]期荒徼[7]，弯弧[8]跨锦鞯[9]。岁时分大阅，部曲[10]领中坚。马度驼峰外，人行雁塞边。水鸣山寂寂，河乱石

---

① 大隐：指身居朝市而志在玄远的人。

② 翛然：无拘无束貌；超脱貌。

③ 莳：移栽；种植。

④ 天棘：即天门冬。多年生攀援草本。茎细长。叶退化，由线形叶状枝代替叶的作用。块根纺锤形，簇生，肉质。中医入药，有润肺止咳、养阴生津的功效。

⑤ 地黄：药用植物。新鲜的称鲜地或鲜生地，干燥后称干地黄或生地，加工蒸熟后称熟地黄或熟地。

⑥ 弭盖：谓控驭车驾徐徐而行。盖，车盖，借指车。

⑦ 荒徼：荒远的边域。

⑧ 弯弧：拉弓。

⑨ 锦鞯：衬托马鞍的锦制坐垫。

⑩ 部曲：古代军队编制单位。大将军营五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军候一人。借指军队。

溅溅。削壁皆衔赤，嵌空各斗妍。荒城曾易马，列障可屯田。入峡涛弥怒，缘溪草尚芊。河山严北戒，风景异西偏。石磴临烟渚，云窗启梵筵[①]。汉臣频出塞，戎骑未消烟。起舞风生谷，酣歌月映川。甲兵须洗尽，片石即燕然。

夏日观龙王泉小憩喜雨亭

宛转平渠一径开，探奇缓步出岩隈。凭轩暑退知秋好，倚槛泉鸣作雨来。龙窟余晖衔绝谷，鱼潭澄影上新苔。故园丘壑浑无恙，沙碛经年客鬓催。

国　朝

孟述绪号继寰，辽东籍，宜都人。顺治十二年进士。绩溪知县，有异政，征为刑部郎，升云南提学佥事，文士蔚起。转补神木道，威德流著。

五原署中漫兴

新霁晴岚爽，砧声启暮邻。花香风送客，院静鸟依人。寂夜分清月，深檐虚旧尘。迢迢更漏至，唳雁过重闉。

许占魁字文元，号公捷，陕西西安府蒲城县人。父仲盈，性孝友高尚，不仕。累赠骠骑将军。公幼习举子业。及长，从戎于辽沈间。初授铁骑左营守备，升督标都司。复推徐州参将，升归

① 梵筵：做佛事的道场。

德副总兵。从豫王南征，招抚苏杭、江阴、太仓，授汉羌阳平副总兵。时为巨寇盘踞，帅兵直抵其地，辟荆棘，垒营寨，而阳平之路始通。后有伪定远侯赵荣贵率伪总兵余上杰、王应宣等十余万，啸聚龙安府及松盘、茂诸州，随平西亲王合兵讨，斩之。又变易旗帜为奇兵，从碧鱼口出其后，生捉余、王二贼，斩戮无算。升山西平阳副总兵。途次闻喜，值寇张五等劫掠州县[49]，即统兵入山，冒雪疾驰，一战擒之，并获伪魏王朱秀唐。枕戈露处者三阅月，山孽肃清焉。转任西宁副总兵。后移驻巩昌。未几，更推都督佥事、管紫荆关副总兵事。康熙九年正月，驾幸紫荆大阅军，行次第，咸中律，赐彩段鞍马。名入陛见，特授延绥总兵官，赐宴瀛台，以宠饯之。至榆林，勤训练，缮边墙，修楼橹，尚文教，饬互市，除葭州各堡民运草束，并赈恤屯丁之无衣食者。且工草书，善飞白，诸宫观山川台榭碑版皆其笔迹。一时文恬武熙，兵民乐业。

庚戌孟春二十九日驾幸紫荆赐鞍马彩币特简榆镇志感

投笔戎行四十秋，壮心岂漫说封侯。漠南弱冠[1]曾联骑，江左征衣几借筹。蓐食[2]未能离白草，枕戈无计脱青幬。翠华幸喜临雄塞，弓矢专征赐并优。

赠高副使淑恬

多君词赋重《长杨》[3]，为政风流继野王[4]。鸳水晴连

① 弱冠：古时以男子二十岁为成人，初加冠，因体犹未壮，故称弱冠。
② 蓐食：早晨未起身，在床席上进餐。谓早餐时间很早。
③ 长杨：汉扬雄所作《长杨赋》的省称。
④ 野王：冯野王。

兰署[1]月，龙沙寒映柏台[2]霜。冰壶近喜携边郡[3]，玉节何愁远帝乡。塞上于今烽火息，云旌烟树共微茫。

东园即事

曳屐东园里，穿花听鸟鸣。暗窗山叠翠，曲径水流声。雨过苔痕润，风回酒气清。自公多暇日，间啸倚棋枰。

钟朗字玉行，浙江石门人。顺治十二年进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改补工部郎监。严政剔弊足赋，报最，升刑部郎、提督陕西学政佥事。力振文体，有起衰之目。

晓发细柳原有怀榆林许大将军高副使

驿路[4]花开津树低，春深沙曲草萋萋。怀人三月迷红雨[5]，奉使经年畏紫泥[6]。匹马即今趋柳塞，双鱼[7]何日到榆溪。鸡鸣西望愁心远，千里边风静鼓鼙。

高光祉

龙王祠祷雨志喜

倚阁纳凉飔，夜深望云汉[8]。沙田半枯槁，山农尽思

① 兰署：即兰台。指秘书省。
② 柏台：御史台的别称。汉御史府中列植柏树，常有野鸟数千栖其上。
③ 冰壶：盛冰的玉壶。常用以比喻品德清白廉洁。
④ 驿路：驿道；大道。
⑤ 红雨：落在红花上的雨。比喻落花。
⑥ 紫泥：古人以泥封书信，泥上盖印。皇帝诏书则用紫泥。
⑦ 双鱼：指书信。
⑧ 云汉：银河，天河。

窜。不寐独彷徨，挑灯复长叹。怀简叩灵祠，鸡鸣犹未旦。曲径流莹泉，古木暗高岸。神龙隐其间，风雨生虚幔。禾黍既欣欣，凫藻亦可玩。卷帘倒芳尊，檐花湿几案。

初夏同许大将军泛舟红石峡醉后漫题寺壁

十里寻幽胜，红山隐翠微。看松登鸟道[1]，理钓过鱼矶。峡水杯前落，边花席上飞。晚来歌吹发，极目转芳菲。

其　二

春色横香阁，凭阑思渺然。柳烟[2]迷绝塞，花雨[3]逼诸天。锡杖何年去，金戈此地偏。更怜宾从好，词赋满回船。

暮春登清宁台见月有感兼怀王山眉

才怜春去独登台，倚槛翻惊北斗回。戍草含烟通雁海[4]，关榆落月暗龙堆[5]。十年薄宦残诗卷，几夜怀人浊酒杯。知有兰亭多胜事，漫烧高烛照花开。

黄元骥字天驭，晋江人。任靖边同知，有声绩。升南昌府知府。

---

① 鸟道：险峻狭窄的山路。
② 柳烟：柳树枝叶茂密似笼烟雾，因以为称。
③ 花雨：落花如雨。
④ 雁海：指塞北远方。
⑤ 龙堆：白龙堆的略称。古西域沙丘名。

登靖边城

危楼雉堞晓云平，溪水东流夜雨声。北望旌旗摇玉帐[①]，西连鼓角动金明[②]。藁砧[③]昔断深闺梦，刁斗空怜远戍兵。秦月汉关人不见，风沙萧瑟若为情。

重阳前三日署中即景赋怀

飒飒林皋影，风高塞雁还。黄花寒曙色，红叶醉秋颜。说剑悲年少，弹棋喜日闲。重阳近在望，郭外拟登山。

贾从哲字既明，临汾人。顺治十五年武进士及第。初授彝陵游击，授剿西山，有功，升延安参将。御军严肃，升宁夏中卫副总兵。

题红石峡

香阁依岩构，关山望不遮。贤王多款塞，战士尽还家。石峡云为障，沙堤雪是花。即今堪置酒，何必听悲笳。

张国彦字翼公，京卫人。顺治十五年武进士及第，选授一等下，出为南雄副总兵。移镇黄冈，海氛遏戢。升延绥中协副总兵，驻波罗。

榆林谭使君招饮红石峡

獐河此去向城偏，万堞连连镇朔边。峡水元来流绝

---

① 玉帐：主帅所居的帐幕，取如玉之坚的意思。
② 金明：池名。池在宋京开封西郑门西北。周围约九里。借指都城。
③ 藁砧：古代处死刑，罪人席藁伏于砧上，用铁斩之。

地，花宫直欲逼诸天。可怜平夏英雄尽，遗恨阳周涕泗涟。酒后悲歌君自恕，追随应有仲宣篇。

周凌字采扶，溧阳人。武进士。江南武平卫守备。挽输有功，升延绥西路靖边游击。靖地势高，天气早寒，每六七月即陨霜杀草。土人不知农利。凌至，以荒地十数顷劝耕，人皆效之。

登靖边城有怀

登临绝塞一孤城，极目苍茫万里情。鸟道斜西通蜀栈，龙堆直北是燕京。花残日暮风沙暗，柳落秋深鼓角鸣。倚剑天边归未得，空教人说亚夫营。

黄离炤字两作，广东新会县人。顺治八年举人。任米脂县知县，清静为治，民用安集。

题榆林寿宁寺

山寺倚高墉，千家听晓钟。军闲常早猎，僧老亦知农。洗钵龙泉里，悬幡花雨重。边声还四起，独坐对驼峰。

署中雪树

树树梅花发，还疑在五羊[①]。乍看惊有色，近接恨无

① 五羊：即五羊城。广州的别名。相传古代有五仙人乘五色羊执六穗稻而至此，故称。

香。庾岭[①]书何寄，罗浮[②]梦更长。多情寒夜月，移影到西廊。

江雯字又章，号伊蔚，江南休宁县人。拔贡。任清涧县知县，历职累稔而勤练如一日，教养兼使，文武登科者济济。

秋霁游红石峡书怀

花窟红楼入塞天，秋山雨过百泉悬。雕阑乍转何人倚，石斗空遗此地传。一片黄沙惊万里，十年墨绶[③]老三边。凭高北望愁无极，戍草关榆锁暮烟。峡有石斗，俗云杨六郎转饷处。

严谦字六吉，京卫籍山阴人。康熙六年武进士。任绥德卫守备，为政勤慎。兼工书画。

署中漫兴柬榆林谭使君

郡古开秦日，城高筑汉年。铜章[④]新幕府，沙米[⑤]旧屯田。引水惊呜咽，登台忆赫连。狐关迷塞雨，兔窟起人烟。生聚兵戈后，羁离战伐前。一官依雁海，双剑愧龙泉。细柳通三径，明棠倚数椽。春来啼鸟唤，客至落花妍。拂簟

① 庾岭：山名。即大庾岭。为五岭之一。在江西省大庾县南。岭上多植梅树，故又名梅岭。

② 罗浮：山名。在广东省东江北岸。风景优美，为粤中游览胜地。晋葛洪曾在此山修道，道教称为"第七洞天"。相传隋赵师雄在此梦遇梅花仙女，后多为咏梅典实。

③ 墨绶：结在印钮上的黑色丝带，作为县官及其职权的象征。

④ 铜章：古代铜制的官印。唐以来称郡县长官或指相应的官职。

⑤ 沙米：草本植物东蘠的子。多生长于沙地，可以做饭，因名。

秋云叠，衔杯夜月圆。平原堪射雉，孤阁忆鸣蝉。戍曲寒生笛，羌歌泪涩弦。冰霜留石涧，苜蓿暗银川。乡信凭谁寄？愁心此独悬。咏诗思彩笔[1]，闻政惜蒲鞭[2]。不到殊方苦，安知刺史贤。因风遥问讯，咫尺是榆边。

过扶苏墓

荒台无树草茫茫，台下幽埋帝子宫。千古只留呜咽水，涓涓长共泣西风。

程晓字曙先，号东白，黄梅人。武举庐州卫千总，漕运有功，升都司佥书、榆林卫守备，清省得民心。

康熙壬子上巳谭使君招游翠然阁禊[3]饮分得然字

兀坐正萧然，携游喜欲仙。红泉闻远峡，画阁直中天。楚客[4]频移屐，秦风数枉笺。同倾修禊饮，讵意在荒边。

杨蕴字公含，诸城人。父宗儒，赠文林郎，倜傥有大节，多隐德。生蕃[5]及蕴，岁十九举，于乡与兄同成顺治十八进士。任安定

① 彩笔：江淹少时，曾梦人授以五色笔，从此文思大进。晚年又梦一个自称郭璞的人索还其笔，自后作诗，再无佳句。后人因以"彩笔"指词藻富丽的文笔。

② 蒲鞭：以蒲草为鞭。常用以表示刑罚宽仁。

③ 禊：祭名。古人祓除不祥之祭。常在春秋二季于水滨举行。农历三月上巳行春禊，七月十四日行秋禊。

④ 楚客：指屈原。屈原忠而被谤，身遭放逐，流落他乡，故称"楚客"。

⑤ 生蕃：生殖繁衍。

县知县，清恪有惠政，著述甚富。

不　寐安定署中

离人来孤幌，静与几砚宜。夜久不能寐，深坐以延之。炉火渐已灰，信手理残诗。古人如古香，漠漠淡人思。支颐[1]听永漏[2]，烛泪生骈枝[3]。

其　二

披帷下阶砌，蛩吟声已阑。疏星横冷碧，缺月吐城端。影不及窗半，四壁多阴寒。漻漻[4]天风发，清响冻而干。萧飒难久伫，还以息所安。

榆林道中

一群征雁逐飞蓬，百雉严城隐雾中。通市[5]即今来宛马[6]，健儿何事带雕弓。笳吹孤月风初落，沙拥荒山雪未融。却喜戍亭烽火息，残碑犹勒旧时功。

镇北台春望

关门直向大荒开，日日牛羊作市来。万里春风残雪后，游人指点赫连台。

---

① 支颐：以手托下巴。
② 永漏：漫长的时间，多指长夜。
③ 骈枝：比喻多余无用的东西。
④ 漻漻：旷远貌。
⑤ 通市：犹通商。
⑥ 宛马：古代西域大宛所产的名马。后亦泛指北地所产好马。

游红石峡

红山峡下水南流，碧树深深隐画楼。此地不堪长北望，寒沙横断暮云秋。

其　二

登临独醉陶潜酒，寥落空怜慧远[1]诗。清磬乍鸣连鼓角，伤心偏在月明时。

简伟字来器，江南江宁县人。以武学生为新兵营把总随征江西湖广，追剿逆贼冯将军等有功，进平云贵委署，知湄潭县事，愿效疆场，不就。改授毕节道中军守备，招抚水西镇雄土苗。运粮赴滇。历著劳绩。裁缺，推补双山堡守备。劝农抚士，威爱称焉。

晚渡葭州河

水绕葭城起宿鸥，斜晖山半紫霞浮。渔歌岸外声归急，樵影波中水倒流。灯火高低含万井[2]，星光隐见在孤洲。苇杭可自知河广，倍忆秦淮古渡头。

九日自榆阳回堡登昆仑阁有感

榆阳匹马暂时回，携友重寻旧日杯。秦地秋惊寒信早，楚天风送雁声来。间开篱菊增寥落，望接蒹葭宛溯洄。独有三山倦游客，几人引手上高台。

---

[1] 慧远：东晋时人，居庐山，与刘遗民等同修净土，为净土宗之始祖。
[2] 万井：千家万户。

祖允图字洪九，号亮公，宁远州人。固山额真大寿之曾孙也。以荫除绥德州知州。弱冠服官，政绩修理，文摄无留，即老吏勿若也。垦荒安辑，廉能之声尤为延东称咏。

榆林道中即事

银川驱马过榆城，细草萋萋雨乍晴。十里晓烟红峡近，一溪秋水板桥平。凉天木落沾花气，野戍楼高逼雁声。沙曲忽闻歌吹起，将军游猎在前营。

谭 吉 璁

响水桥遇刘将军说龙门诸胜

西北诸源水，独能通中国。激峻从高注，杨奔下流急。清澄六斗泥，千里还一曲。混混圊谷流，欲与黄河敌。东径鸿门亭，天封井[①]火[②]出。云泄复雷湃，湍沙浩难测。北过响水城，野渡名谎忽。幸有三门险，关防似禹迹。信哉水非凿，而能穿入石。中门水交冲，素沫随风发。旁流二门深，浚波浮竹疾。我来一问津，窥临真悸魄。若非此安流，不然将大溢。何必登龙门，神工怀巨阨。

刘有谦字六吉，顺天大兴县人。祖汝善，鸿胪寺序班。父鸿图，延绥镇标中营中军守备，随征湖广，殁于军。有谦万里扶丧，以孝著。推授响水堡守备。边情练悉，才勇罕俦。

---

① 井：井宿。
② 火：星名。指大火。即心宿二。

神松歌送府谷杨明府介璜至官

昔闻汉使有张骞，乘槎直犯斗牛边。乞得支机石一拳，往问君平[1]在西川。秋水何处空云烟，驾潮跋浪疑神仙。谁知博望凿空传，洸洋怪迂非真诠。故老指示神松偏，独树槎枒相郁骈，霜皮百围蟠根坚。怪石岈嵘紫磨圆，云是张骞枕之眠。梦入玉绳阁道巅，仿佛天孙云母辀[2]。流黄织锦坠花钿，至今石上生绿钱。不见黄河水通天，惟闻山中呜咽泉。程子为令当鄜延，目击木石心茫然。余为问奇醉花筵，穷搜冥探自无前。乃知古人多蹄筌[3]，如读庄生蝴蝶篇。近者杨公往莅焉，问讯流辈徒戈戈。更闻黄河水回漩，石花鲤鱼槎头鳊。杨公操刀烹小鲜，讼庭风静抚朱弦。占梦维鱼兆有年，应与张骞槎共编。楚中程启朱为神木知县，见前。

晓发杀草湾过石窑王大将军废圃

草湾迷晓骑，石壁见清渠。涧水频回互，山云自卷舒。繁华何处问，古木几行疏。禾黍伤心地，宁论许史庐[4]。

---

① 君平：汉高士严遵的字。隐居不仕，曾卖卜于成都。

② 辀：有帷盖的车子。

③ 蹄筌：语本《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蹄，兔罟；筌，鱼笱。谓语言蹄筌都是有形的迹象，道理与猎物才是目的。后常以"蹄筌"指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或反映事物的迹象。

④ 许史庐：西汉外戚许广汉封平恩侯，史高封乐凌侯。左思《咏史》诗以"许史庐"泛指贵戚宅第。后人用为典实。

其　二

辋川已陈迹，斤竹欲何依。松子时时落，山鸡泄泄飞。曲池榛草合，高阁石栏稀。独使无家客，遥怜旧板扉。

重九后三日课园丁刈圃适孙将军至喜而有作

繁霜摧小圃，只对菊花开。不意白衣客，翻然黄甫来。要镰惊岁月，揽履喜趋陪。剩有重阳酒，相判醉几回？

孙维统，字衡甫，山东临清州人。以将才任直隶、山东、河南督标后营都司佥书，参御戎右，屡进珍策。升黄甫营游击，防河督众，声高沙漠。

春仲归自金明于芹亭看雪有怀白颂五孝廉却寄

辞君无定水，愁绝短长亭。风起云常黑，春深草未青。有谁来玉塞，聊自酌银瓶。肯枉相思字，幽兰此一听。

康熙壬子三月三日招同榆林诸子集红石峡翠然阁禊饮分韵

榆溪逢上巳，聊复出郊坰[①]。沙鸟依新柳，山桥人远

① 坰：远郊，野外。

汀。滩声遥峡水，天气近兰亭。得藉朋簪[1]合，犹怜塞草青。

其　二

祓[2]堂开绿浦，禊饮向红山。边地寻兰少，荒亭对酒闲。浮觞[3]水更曲，藉草坐为班。归骑城阃晚，欣看士女还。

柬定边将军

榆关飞雪满轻裘，射猎曾同出塞游。沙净旌旗连上郡，风高笳吹杂凉州。别来萧瑟空闻雁，客云羁离倦倚楼。月近贺兰人独远，何时烧烛看吴钩。

字□□，奉天人。拜他喇布勒哈番，任山西平阳副总兵，强挚壮猛，号曰虎将。升调延绥定边。

榆林长至[4]

边城月午漏声迟，此夜苍茫有所思。翠管尚留宫女线，紫薇[5]谁进舍人词。沙峰高欲临黄阁，雪路深疑待玉墀[6]。马渡溪桥流水细，还怜影入凤凰池。

---

① 朋簪：指朋辈。

② 祓：古代为除灾去邪而举行的祭礼。

③ 浮觞：古人每逢三月上旬的巳日在环曲的水渠旁集会，在上流放置酒杯，任其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饮，称"浮觞"。

④ 长至：指夏至。夏至白昼最长，故称。

⑤ 紫薇：花木名。又称满堂红、百日红。落叶小乔木，树皮滑泽，夏、秋之间开花，淡红紫色或白色，美丽可供观赏。

⑥ 玉墀：宫殿前的石阶。亦借指朝廷。

同党将军登长乐堡高阁俗传杜将军名文焕者，北敌望之如狼形，常以此取胜。

连天衰草夕阳曛，野牧驱羊数百群。麻海悲风吹急管，花林归鸟入闲云。腐儒此日堪乘障，高阁凭秋好策勋[①]。闻说天狼[②]经百战，至今犹忆杜将军。

党鼎昌，字建伯，富平县人。以武举从军，援剿江宁，生擒伪副将军林海，有功，钦赐袍带，升长乐堡守备。训练障塞，有威名。

王调元字赞伯，洋县人。顺治十一年举人。任榆林卫教授。才学博辨，英神豪起。

三月三日集翠然阁分韵得探字

禊堂开古戍，宾从此停骖。幕卷迎惊座，杯流喜盍簪[③]。兰亭花正好，榆塞柳初含。芍药还相赠，新钓试一探。

王思同字尔贵，礼泉人。顺治十一年举人。父永福，性至孝，任黎城知县。公清恺惠，为百城最。思同有辞采，能继门风，任绥德州学政。

初秋过榆林谭使君留饮即席口占

明月映帘钩，团团玉露浮。芹亭人清夜，桂影动初秋。

---

① 策勋：记功勋于策书之上。
② 天狼：星名。天空中非常明亮的恒星。属于大犬座。古以为主侵掠。
③ 盍簪：指朋友。

竹蓑纹如水，梅花笛起愁。使君偏爱客，不惜醉还留。

胡钟鼐

榆城早秋夜望

摇落今如此，花残又早秋。风尘孤客老，离别几年愁。板屋[1]灯明火，芹河叶乱流。金笳空逐梦，飞绕玉关头。

三月三日陪谭使君榆溪祓濯因登红峡之翠然阁宴集分韵二首

上巳他乡席，临流共握兰[2]。几怜新火[3]节，频怯敝裘[4]寒。曲水杯何数，山阴会独难。踟蹰登眺意，春事已将阑。

其　二

红峡开华宴，佳辰怅客心。草芳犹雪后，燕语又春深。边酒经年绝，乡愁几夜侵。独怜南浦[5]别，萧瑟对花林。

重九夜宿摩云阁有怀金陵旧游

银川驿路隔金陵，夜望苍苍客思增。白雁秋风催尺

---

① 板屋：用木板搭盖的房屋。
② 握兰：古时握兰以赠别。
③ 新火：古代钻木取火，四季各用不同的木材，易季时新取之火称新火。
④ 敝裘：破旧的皮衣。
⑤ 南浦：南面的水边。后常用称送别之地。

素[①]，黄花疏雨暗孤灯。情知作赋曾何益，每欲从军久未能。回首十年同一梦，江楼别后有谁登。

春日宴三秦诸子于翠然阁因而眺望有怀归至镇榆楼张灯重饮即席口占兼寄解将军三十韵

解将军名明贵，城守营都司。

丽景虽如此，登临尚寂然。金门[②]空万里，玉寒又三年。鼓角乡心乱，风沙戍路偏。野棠迷旧驿，江燕渺吴天。怨极书难作，愁深病苦牵。艰危聊自慰，辞赋与谁传。久客能骑马，余寒爱坐毡。独将芦酒[③]绝，几惜柳条妍。强笑催歌扇，关情向舞筵。锦缠留恨远，尘绕觉声圆。羌笛吹新调，秦箏弄急弦。芳华依翠阁，明媚满银川。鸿雁南来早，云霞北望连。直须销岁月，何处问神仙。乍对人俱异，因悲地屡迁。身闲羁旅后，家破别离先。有泪沾长袖，无儿寄短笺。飘蓬终未定，怀橘[④]总堪怜。多难伤刘峻[⑤]，微才愧仲宣[⑥]。他时谋竟左，迟日眼应穿。啼鸟随珠络，游丝拂绮钱。黑山春树外，青海艳阳

---

① 尺素：小幅的绢帛。古人多用以写信或文章。

② 金门：即金马门，汉代宫门名。学士待诏之处。

③ 芦酒：以芦管插酒桶中吸而饮之。这种饮酒方法称"芦酒"。

④ 怀橘：《三国志·吴志·陆绩传》："绩年六岁，于九江见袁术。术出橘，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术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欲归遗母。'术大奇之。"后以"怀橘"为思亲、孝亲的典故。

⑤ 刘峻：字孝标，生于平原郡。南朝梁文学家。幼时故乡被北魏胡人占领，八岁时与家人失散，被人口贩子领去卖给了中小富人刘实。刘实见他聪慧好学，所以叫他读书。刘孝标终夜不寝，读书到天亮。齐永明年间出都游学，遍求异书，人称"书淫"。终生落魄不遇。

⑥ 仲宣：汉末文学家王粲，字仲宣，诗赋皆擅，被誉为"建安七子"之首。

边。叶密阴疑雨，花浓气似烟。残香通杜曲，暗水接甘泉。径人孤烽暝，楼虚众象悬。絮飞葱岭雪，肠断剡溪[1]船。幕府知名重，穷途赖拙全。兴阑[2]思枕席，老去厌戈铤[3]。欲赠流黄带，还吟采绿篇。归骖饶夜色，红粉拥灯前。

榆林塞上曲

榆关西望雁行斜，二月东风十里沙。谁道异方春不到，岭头偏发故园花。

许登隆字景星，蒲城人，大将军许公季子。英重秀立，殊胜龙文。

游红石峡口占

榆中寻胜地，石峡塞城边。峰出当图画，水流急暮天。危崖悬石室，飞瀑泻红泉。登临同此日，桂树有新篇。

顾□字□□。有《披裘集》。才思俊上，骑射绝伦。

定边秋夜

莫上东城烽火楼，汉家兵甲旧防秋。只今牧马常西度，夜月空寒故垒愁。

---

① 剡溪：水名。曹娥江的上游。在浙江嵊县南。
② 兴阑：兴残，兴尽。
③ 铤：古代一种铁柄短矛。也泛指短矛。

塞下秋日

定阳秋岭接风阴，城下黄榆落叶深。夜闭旌门歌吹发，那知征客倍伤心。

王嵘字山眉，山阴人。工词藻，尤善书画。风采清远，时誉宗之。

游红石峡

石洞开金刹，飞涛夹岸喧。巍楼倚云汉，峭壁列屏垣。险阻分边境，峥嵘镇塞亹[①]。超然尘世外，不异武陵源[②]。

任云鹏字汉升，会稽人。好学，有干量。

题石空寺

一望龙堆树树空，雁行南去水流东。可怜日暮香城[③]下，满地黄榆是朔风。

沈锡蕃字昼三，德清人。颐志淡泊，翛然自远。

---

① 亹：水流夹山处。

② 武陵源：晋陶潜《桃花源记》载：晋太元中，武陵渔人误入桃花源，见其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男女老少怡然自乐。村人自称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遂与外界隔绝。后渔人复寻其处，"迷不复得"。后以"武陵源"借指避世隐居的地方。

③ 香城：指佛国。

经呜咽泉有感

日暮渡银川，沙回路疑绝。十里风萧萧，泉声复呜咽。惆怅登高冈，浮云隐苔碣。知是扶苏坟，凭吊转凄切。黄叶坠清霜，枯枝压残雪。我来滞秦关，苕溪[1]几年别。如何故国心，翻向他乡结。回首客窗虚，几上灯明灭。

张黼鉴字曲江，镇靖人。拔贡。官南丰知县，有善政，性好学。藏书甚富，襟情豁朗，博赡多通。

夜泊盱江舟中望月有怀

万里盱江月，应悬秦塞城。盱江孤棹晚，秦塞小楼明。倚槛悲纨扇[2]，临流忆濯缨[3]。举头不忍望，共此一轮情。

起　坐定边署中

秋老寒侵被，窗虚曙映檐。愁来虫更织，酒醒夜成年。月惨银河没，星浮霜影悬。白头趋幕府，惭诵少陵篇。

郭指南字周车，安塞人，徙居镇靖堡。顺治十五年进士。诞

---

① 苕溪：水名。有二源：出浙江天目山之南者为东苕，出天目山之北者为西苕。两溪合流，由小梅、大浅两湖口注入太湖。夹岸多苕，秋后花飘水上如飞雪，故名。

② 纨扇：细绢制成的团扇。

③ 濯缨：洗濯冠缨。

节直意，以清悟知名，官电白知县，升礼部主事。政绩清能，风韵遒上。所著有《江南近草》、《西归吟》、《云冈余草》。

秋夜独酌口号

凉风动修竹，肃肃起秋声。我行何多日，塞暑又已更。出门雪满山，塞雁久不鸣。驱马过函谷，麦苗何菁菁。此时雁早归，独我滞南行。金陵五十日，兰陵月两盈。栖息向云间，霪雨苦不晴。欻[1]见桂花开，蟋蟀复宵征。感此悲时序，复动故乡情。忆昔别离时，相期秋月明。秋月今已圆，抑郁惭中诚。忧来只痛饮，不必论兕觥[2]。欲效倒接䍦，亦爱阮步兵。因知古贤人，耽饮乃性成。谁能自羁束，终日苦惸惸。

闻　雁

尔自塞门来，何日出函谷。我方念西归，闻声相频蹙[3]。道远岁已暮，日月何疾速。客子不可为，坐令白发蔟。因知闺中人，对尔泪盈目。膏沐[4]久不绝，仍着旧时服。愫[5]惺娇弱女，送爷多叮嘱。此夜应相语，阿爷何处宿。岂知江南客，结交半华屋。奚囊贮锦册，早归劝儿读。但恨今夜长，魂梦先追逐。

---

① 欻：忽然。

② 兕觥：古代酒器。腹椭圆形或方形，圈足或四足，有流和鋬。盖一般成带角兽头形。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前期。后亦泛指酒器。

③ 频蹙：皱眉。

④ 膏沐：洗沐；润泽。

⑤ 愫：真情。

塞门行

庚寅夏，诸友移余家于塞门之城河寨。辛卯春，又移镇靖堡。

劳扰干戈二十年，羸身日走万山巅。朝随猰[1]貐[2]过塞门，暮同雚鹙[3]集沙田。有妻有子添贫病，心强命弱空相竞。老亲皤然为我慰，幼儿啼饥向谁控。去年洛滨移来此，今年更入沙漠里。惟将书卷伴春秋，满引浊醪[4]销我愁。君不见鸱彝去后音书绝，辟谷[5]子房今亦休。人生万事终归尽，只此荣名天地留。

上元立春时侨居边上，因事志感。

增冰[6]巍峨与山高，黄云万里雪飞毛。范老关前春不生，荒沙漠漠风飕飕。忆昔长安今夜里，万户千门灯炬起。渭水无尘月似银，梅花半落海棠紫。王孙锦瑟美人舞，兕觥错落忘宾主。自从李寇入潼关，烟尘隐没终南山。秦宫台榭灰已冷，曲江尸骨血尚斑。阴霾凄迷间鬼火，败井颓垣麋鹿麑。父子离忧夫妻别，满眼蓬蒿何处可。去年大水伤禾秬[7]，租吏上门收欠糈[8]。老翁卖盐尚未归，苦求长官暂休处。牢内猪小味不珍，烹雌且酌田

---

1. 猰：兽名。
2. 貐：古代兽名用字。
3. 鹙：传说中的凶鸟名。又称黄鹙。
4. 浊醪：浊酒。
5. 辟谷：泛指不吃饭。
6. 增冰：层冰。亦指冰山。
7. 秬：黑黍。古人视为嘉谷。
8. 糈：粮食；粮饷。

家酤[1]。吏得醉饱卧破屋，老妇提釜牵黄犊。平明入山数十里，道逢老翁相颦蹙[2]。哀哉人生值此厄，呼天号地空啧啧。安得上天雨金粟[3]，遍满九州厌求索。呜呼！西山新有白额虎，问君何地为乐土？

王世泰字心宁，号伯年。始祖敬先，临淮人，随太祖征河南，有功，世袭绥德卫指挥同知，因徙居焉。至七世祖相，为高家堡参将，以罪降副千户。曾祖、武祖体、信，皆以淳德著称乡党。父翰，赠征仕郎。性孝友，玉貌紫髯，有伟观，行履修整，时拟之彦方。教子世泰以进士业，遂知名。

上巳同谭使君翠然阁修禊分韵

三日同修禊，开筵傍翠微。惠风高阁满，曲水羽觞[4]飞。野阔风烟静，山深鸟雀稀。钓鱼还更酌，薄暮[5]醉方归。

钟楼初成读谭使君碑记有感

百年烽火戍楼残，此日凭高独倚栏。司马才名新彩笔，将军鼓角旧登坛。乡园乱后余双鬓，松菊凋来老一官。眺望浑忘归去晚，晴檐坐拥塞云寒。

---

① 酤：酒；美酒。

② 颦蹙：皱眉蹙额。形容忧愁不乐。

③ 金粟：钱和粮谷。

④ 羽觞：古代一种酒器。作鸟雀状，左右形如两翼。一说，插鸟羽于觞，促人速饮。

⑤ 薄暮：傍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宴红石峡

胜地开云外，香台隐树端。来迷骑马径，坐即钓鱼滩。晓日明红峡，春风响碧湍。烟霞孤阁迥，苔藓旧碑残。华席人如玉，芳杯气似兰。歌声回出塞，舞袖拂阑干。羌笛梅花落，山僧贝叶看。兴酣分剧韵，词赋尽琅玕[2]。

米国宝字仲珍，号颠裔，祖籍蒲城，以避地居榆林。崇祯九年拔贡。为获嘉知县，有善政，流誉三川。兄昌龄，定州副将。城陷，与其夫人冯氏同时殉难。弟昌基，安边参将。闯贼攻城，战死。皆立名节。河东三凤，米氏其亚也。

夜登清宁台宴饮

揽胜陟台端，登临天地宽。星河低雉堞，刁斗静金坛[3]。极目时搔首[4]，深杯倦倚栏。当年歌舞榭，长共塞云寒。

郝浚字九疏，又字太深，绥德人，副使汝松之孙也。恩贡，考授县丞。性恬易，好读书，慕文中子，以尊天作圣为学。勤于著述，远近推宗。

---

① 贝叶：古代印度人用以写经的树叶。亦借指佛经。
② 琅玕：似珠玉的美石。
③ 金坛：拜将的坛。
④ 搔首：以手搔头。焦急或有所思貌。

游红石峡

榆溪随塞曲，兰若[①]此岩幽。花雨孤峰曙，蒹葭两岸秋。黑山常北绕，红峡独南流。烽火边城息，西风人画楼[②]。

张文兴字焜乾，清涧人。性端亮，居家孝友，教授生徒数百人。常苦吟而灭其稿，故诗不多得。子体徽，亦有文采。

小寒食过榆阳桥寄兴

红山十里渡溪桥，塞水东流雪正消。岸曲鸟啼樵路窄，柳深人语戍亭遥。回风乍暖催花蕊，小雨初晴暗柳条。芳草踏来春已半，伤心寒食是明朝。

刘尔悸字敬又，中部人。笃志博学，尤工于诗律。兄尔怡，贵定知县。一时齐名，比之机云。

碧浔桥

榆塞孤城沙莽莽，烽墩夹道路迢迢。几经战伐有今日，讵意溪津复此桥。西去贺兰通户牖，北临河外足耕樵。异时词客[③]追遗事，应与岘山[④]思共遥。

---

① 兰若：兰草与杜若，皆香草。

② 画楼：雕饰华丽的楼房。

③ 词客：擅长文词的人。

④ 岘山：又名岘首山，在湖北襄阳县南。东临汉水，为襄阳南面要塞。西晋羊祜镇襄阳时，常登此山，置酒吟咏。

谒榆林新学宫

康熙十一年秋，为郡丞谭先生缮茸。

斯文知未丧，吾道从有辅。小东瞻天汉，今复留秘府[1]。边地百战后，诗书封尘土。不知孔子殿，何时经颓腐。登堂发潜喟，采芹念昔鲁。方断虔松柏，丹艧漆楹庑。中郎书六经，余庆迁石鼓[2]。健儿释甲胄，干戚[3]咸文武。荒塞虽削薄，固足托四部[4]。治世谁循良，文翁[5]与召杜[6]。鄙坊千里外，于此亦快睹。

白寿宸字颂五，清涧人。顺治十一年举人。祖宗舜，万历二十五年举于乡。后知蒲州，寻调彝陵。皆有治绩。父慧元，崇祯三年乡试，以榆林学生中式。七年，成进士。知任丘县事，风政严明。县多大珰有犯者，以法绳之，一境肃然。会城破，死节，赠河南按察使佥事。而寿宸，其第四子也。性惇正，综典籍，遍历五岳。尤深于性理，关西宗师之。所著《四书五经说》，得程、朱之奥焉。兄羽宸，荫生；鳌宸，通判；补宸，举人。子琪，弱冠登贤书。从子玠，康熙九年进士。科名济济，称榆中鼎族。

---

① 秘府：古代称禁中藏图书秘记之所。

② 石鼓：东周初秦国刻石。形略像鼓，共有十个，上刻籀文四言诗，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③ 干戚：盾与斧。古代的两种兵器。亦为武舞所执的舞具。

④ 四部：中国古代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或经、史、子、集四类，称"四部"。

⑤ 文翁：汉庐江人。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在成都市中起学官，入学者免除徭役，成绩优者为郡县吏，每出巡视，"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蜀郡自是文风大振，教化大兴。

⑥ 召杜：即召父杜母。指西汉召信臣和东汉杜诗，两人曾为南阳太守，且皆有善政，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故南阳人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和谭使君亭雪诗

二月留连[①]雪，闻晴倚短亭。远山犹戴白，老树已占青。幸不妨农务，尽堪倒酒瓶。阳春谁属和，清韵一同听。

白乃建字仲立，清涧人。曾祖璧，隆庆元年举人。知定襄县事。县有滞狱，逮系者数十百人。璧到官，立为疏理，囹圄一空。值岁大祲，多方拯济，全活者甚众。抚交荐之，升绛州知州，所以治之者，一如治县时，晋人至今歌思焉。父曰可。万历四十年举人。性恬淡。绝意进取，教授于乡。所著有《敦本堂全稿》，学者私谥为文靖先生。子乃建、乃贞。建与弟贞并称为"双珠"。乃贞成进士，为翰林。而建犹困于诸生。天才绮练，遨游海岱。有《雪楞集》。

亭雪诗奉和

晓日收余雪，春风向草亭。不看苔色嫩，那识柳条青。檐溜才消瓦，砚冰已释瓶。浇书[②]如有兴，鸣鸟小窗听。

白誉字髦公，清涧人。文靖先生之孙，翰林乃贞之子。性清淳，才情秀出，工诗善篆。有《揽胜草》。

奉和亭雪诗原韵

林霏[③]开曙色，残雪淡虚亭。冻解榆溪碧，云归朔野

① 留连：犹滞留，滞积。
② 浇书：指晨饮。
③ 林霏：树林中的云气。

青。晴烟横石峡，春气入花瓶。莫厌条风起，松涛喜共听。

马如龙字方水，绥德人。康熙十一年举人。质直而多风则。

雄石峡

路转芹河碧，徘徊欲步云。悲笳塞外起，清磬寺中闻。鸟翼穿空缩，山光逐照分。今朝雪浪里，酒倾夕阳曛。

马犹龙字水臣，绥德人。拔贡。体韵和雅，长于三《礼》。

过响水堡石桥

禹门[1]称古迹，此峡亦奇哉。急濑喷珠雨，湍流响迅雷。孤鸿音嘹呖[2]，行客步徘徊。欲作惊波句，愧无旷世才。

李成惠字然周，绥德人。隐居西川，躬耕力学，天文、地理诸书无不精究。

游雄石峡

峭壁飞云立，雄关涌浪穿。垂虹山树曲，漱石[3]雨花

---

[1] 禹门：即龙门。在山西河津县西北、陕西韩城县东北。相传为夏禹所凿，故名。

[2] 嘹呖：形容声音响亮凄清。

[3] 漱石：冲刷岩石。

溅。鲛泣[1]宵多泪，龙吟[2]午未眠。亭回沙障合，台回塞城连。座有熊为将，岩栖虎学禅。洗兵[3]今盛世，大漠静霏烟。

郝鸿图字子有，绥德人。副使汝松之曾孙，浚之子。雅正惇笃，博闻强记，时无伦辈。有《肩吾诗集》。

翠然阁禊饮分韵

塞草春风晚，芳尊祓禊开。相将寻翠渚，徙倚向苍苔。远树轻烟合，飞流断壑来。晴霞当暮起，欲为赋天台。

九日登镇榆台

秋气来穷塞，萧条自可怜。城高楼近日，野旷树浮天。雁影悲笳外，花开古戍边。登临归去晚，烟月下银川。

秋日过王大将军废圃

今日荒园里，看山复听泉。邨烟开霁景，岩溜谱新弦。云族苔犹滑，峰奇石欲颠。流觞[4]芳迹在，纪胜足

---

① 鲛泣：即鲛人泣珠。典出《洞冥记》："（吠勒国人）乘象入海底取宝，宿于鲛人之舍，得泪珠，则鲛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后以"鲛人泣珠"谓神话传说中的鲛人能流出泪珠化作珍珠。

② 龙吟：龙鸣。亦借指大声吟啸。

③ 洗兵：传说周武王出师遇雨，认为是老天洗刷兵器，后擒纣灭商，战争停息。

④ 流觞：即流觞曲水。古代习俗，每逢夏历三月上旬的巳日（三国魏后定为夏历三月初三日），人们于水边相聚宴饮，认为可祓除不祥。后人仿行，于环曲的水流旁宴集，在水的上流放置酒杯，任其顺流而下，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饮，称为"曲水流觞"。

佳篇。

郭允升字于大，镇靖人。孝廉泰子也。志略英瞻，有家风。

把都河道中

长城关外暮飞云，萧瑟秋风雁几群。戍士牧儿频借问，只今谁是李将军。

其　二

落日平沙接大荒，萧萧衰草藉河隍[1]。受降城在今何处，此地空题古战场。

吕平基字勋弼，榆林人。副榜贡生。父应臣，性孝友，乡党称为好士，死于闯贼之变。母宋氏，二十九岁守节至今。开基之学业精进，皆其母教也。

谭使君招集翠然阁修禊分韵

联辔红山去，登临醉禊筵。水声疑峡雨，花气引山泉。日丽平沙岸，风清垂柳烟。狂吟欢莫尽，应胜永和年。

王师文字康岐，榆林人。祖如祥，榆林卫百户，早卒。父开基，袭职，死于贼。祖母李氏、母李氏皆以二十余岁守节，称世德焉。师文亦多才识，有先风。

---

① 河隍：即河湟。黄河与湟水的并称。亦指河湟两水之间的地区。

红石峡禊饮分韵

禊日寻溪远，依稀入茂林。楼高堪作赋，风满欲披襟。河曲他年事，稽亭此日心。虽无弦管盛，飞瀑自清音。

李煜字阆公，榆林人。祖昙，有隐德，善书画，以诗酒啸傲山水间，人钦其高。父士华，汉中游击，随征四川，殁于军。煜以才藻知名。

上巳日修禊分韵

曲水采兰日，招寻载酒过。目随云树阔，兴入远山多。翠霭凭虚阁，寒烟起绿莎。倚阑一望处，沉醉复高歌。

赵图麟字圣友，榆林人。宣府死节守备承勋赠骠将军之孙也。性至孝。父景云，早殁。图麟七岁而孤。母樊氏，年二十二即愿身殉，姑耿氏防得甚力。世父升云，又劝慰再四，始以奉姑抚子为自全计。家贫，每缝纫以给，教子成黉上士。图麟苦志力学，色养备至，乡党称其节孝。升云，广东惠州参将也。

翠然阁禊饮分韵

岂有兰亭胜，招灵翠阁虚。绮花边地发，丝柳野云疏。水曲还浮酒，山空更著书。醉余归未得，芳草意何如。

段显蛟字德普，榆林人。祖之彩，榆林卫千户，早亡，遗子士遴，甫七岁。祖母郝氏，年二十八抚孤，及闯变，坠井死。士遴者，

显蛟父也。任守备，病终。母陶氏，亦不食殉之，人钦其节。显蛟有学业，克纂蹈。

和任汉升寻石空寺

花宫寂寂水云空，欲度天桥路向东。残磬不知秋色冷，数声林外落边风。

周虎兆字岐生，榆林人。父一麟，绥德卫指挥，任辽东都司，早亡。遗虎兆，八岁。母朱氏，年二十五，闯逆入城，自缢死。而虎兆以节孝自励，教授生徒，远近从之者甚众。

登寿宁寺楼

试入香台路，危楼象外悬。虚檐翻落日，古壁挂苍烟。纵目千山合，含情万灶连。谁知城市里，心地向金仙[1]。

乔弘鼎字公鼐，榆林人。父国云，顺治初为巡道标官。是时，新出汤火参谋，画勤绥辑，民咸德之。母刘氏，端庄自持，城陷，经死。从父世威，崇祯三年任镇标守备。逆寇王嘉胤据府谷，世威随征，履锋蹈刃，殁于阵，乡党称其忠节。弘鼎力学，有时誉。

观　猎

猎骑红山北，边榆叶乱冰。雕弓鸣玉塞，朱旆[2]指金微。兔起黄沙冷，鹰呼白叠归。晚来围偃月，霜露满征衣。

① 金仙：指佛。
② 朱旆：红色旌旗。

李蔚观字斗望，榆林人。祖云臣，为德于乡，早亡。祖母焦氏，守节者三十年。父继光，以孝闻。蔚观醇谨好学。

秋日登镇北台

一声羌笛日初曛，愁见飞蓬逐雁群。独倚高台秋又尽，关榆萧瑟锁寒云。

辞

宋范仲淹

秋　　思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障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明杜文焕有传。

临戎杂言骚体并序四首选二

夫惟金坛玉节，拥万骑之貔貅[1]；铁券铜符，誓千年之带砺。何其荣也！及乎矢石交加，存亡判于俄顷；风霜惨

---

① 貔貅：古籍中的两种猛兽。多连用以比喻勇猛的战士

烈，艰辛历乎岁时。亦何苦哉！因述战势，为辞四篇。悲朔气而听班声[1]，摧敌忾而策勋勩[2]。荣苦之情，庶几备矣。辞曰：

班声动兮万马奔，沸沧海兮摧昆仑。阵云飞兮白日暗，旌旆扬兮笳鼓喧。倚长剑兮试倾听，南风厉兮北风不竞。戈矛铿铿兮相击，介胄锵锵兮交应。猛兽骇兮纷驰，鸟鸟栖兮不定。欻寂然以无声兮，马踠足而士衔枚[3]。风云为之停兮，黄尘为之开。军令肃兮细柳营，扬天威兮振王庭，倚旌旆兮听班声。

其　二

霜威下兮草木摇落，秋风萧萧兮黄沙漠漠。屯余阵兮列余行，三选励兮七萃扬。貔貅兮奋迅，鹳鹅兮回翔。军声振振兮杀气凝结，长戟挥兮短兵接。云冥兮日暝，天掀兮地揭。杀人如麻兮不闻战声，积甲齐山兮地为血涌。逐奔北兮绝龙庭，狼居[4]封兮燕然铭。凯吹喧阗兮入汉关[5]，放牛桃林兮归马华山。

【校勘记】

〔1〕即今河畔兵开日　即，原作"只"，据《全唐诗》卷七十五改。

---

① 班声：原指班马之鸣声，亦泛指马嘶。

② 勩：劳苦。

③ 衔枚：横衔枚于口中，以防喧哗。枚，形如筷子，两端有带，可系于颔上。

④ 狼居：即狼居胥，山名。汉元狩四年（前119年）霍去病出代郡塞击败匈奴，封狼居胥山。约为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肯特山。

⑤ 汉关：汉代的边关。亦泛指边关。

〔2〕 孤客一身千里外　客，原作"宦"，据《全唐诗》卷五十五改。

〔3〕 胡行速如鬼　胡，原讳作"□"，据《全唐诗》卷二百十七补。

〔4〕 胡来不觉潼关隘　胡，原讳作"□"，据《全唐诗》卷二百三十补。

〔5〕 策行须耻战　耻战，原作"战伐"，据《全唐诗》卷二百七十六改。

〔6〕 汉将新从虏地来　虏地，原讳作"塞外"，据《万首唐人绝句》卷二十二改。

〔7〕 南望阴山哭始回　阴山，原作"山阴"，据《万首唐人绝句》卷二十二乙正。

〔8〕 不战四裔平　四裔，当作"四夷"，因讳改。

〔9〕 旧是胡儿饮马泉　胡儿，原因讳作"□儿"，据《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三改。

〔10〕 锦带酋豪踏雪衙　酋豪，原因讳作"□豪"，据《全唐诗》卷三百五十九补。

〔11〕 非关将略与庙谋　庙谋，原作"庙谟"，据《全唐诗》卷三百五十九改。

〔12〕 北虏猖狂最难制　北虏，原因讳作"北鄙"，据《全唐诗》卷四百二十六改。

〔13〕 耳聆不闻胡马生　耳聆，《白氏长庆集》卷三作"耳冷"；"胡马"原因讳作"边马"，据《全唐诗》卷四百二十六改。

〔14〕 何谓不成蹊　蹊，原作"溪"，据文意改。

〔15〕 据《全唐诗》卷五百二十一，原题作"闻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辄书长句"。

〔16〕 死绥都是古来有　死绥，原作"死国"，据《全唐诗》五百二十一改。

〔17〕 朱门歌舞笑捐躯　笑，原作"叹"，据《全唐诗》五百二十一补。

〔18〕 誓扫匈奴不顾身三千貂锦丧胡尘　匈奴，原讳作"□□"，"胡尘"，原讳作"□尘"，据《唐诗归》卷三十四《晚唐二》改。

〔19〕 偶逐星车犯虏尘　虏尘，原讳作"塞尘"，据《全唐诗》卷五百九十五改。

〔20〕 日漫平沙不见人　漫，原作"没"，据《全唐诗》卷五百九十五改。

〔21〕 秦皇岂无德　秦皇，原作"秦王"，据《全唐诗》卷五百九十九改。

〔22〕万里遮胡虏　胡虏，原讳作"□□"，据《全唐诗》卷五百九十九改。

〔23〕扶苏屈死树边时　树边，原作"戍边"，据《全唐诗》卷六百四十七改。

〔24〕秋色偏于古柳河　偏于，万历《志》卷八《艺文下》作"偏惊"。

〔25〕时逢晚景犹如此　时逢，万历《志》卷八《艺文下》作"物逢"。

〔26〕日落胡笳悲牧马　胡笳，原讳作"边笳"，据万历《志》卷八《艺文下》改。

〔27〕延绥巡抚都御史　巡抚，原作"延抚"，据文意改。

〔28〕秦地山河连草合　草合，万历《志》卷八《艺文下》作"草嶂"。

〔29〕边外笳声隔岸还　万历《志》卷八《艺文下》作"边靖侦声隔岸还"。

〔30〕折俎壮猷弹巨虏　弹巨虏，原讳作"回杀气"，据万历《志》卷八《艺文下》改。

〔31〕天人固河带朔方　固河，万历《志》卷八《艺文下》作"深河"。

〔32〕野草羊羊带浅流　浅流，万历《志》卷八《艺文下》作"绿流"。

〔33〕胡马北移云气静　胡马，原讳作"代马"，据万历《志》卷八《艺文下》改。

〔34〕浑忘此地是麟州　万历《志》卷八《艺文下》作"浑忘踪迹在边头"。

〔35〕潭深鱼自乐　自乐，万历《志》卷八《艺文下》作"自若"。

〔36〕磬入滩声静　静，万历《志》卷八《艺文下》作"乐"。

〔37〕绶带名虚拟岘留　拟，万历《志》卷八《艺文下》作"儗"。

〔38〕天空大树映晴流　映，万历《志》卷八《艺文下》作"醮"。

〔39〕琴尊夜静龙沙月　静，万历《志》卷八《艺文下》作"卜"。

〔40〕聊开高宴狎侪朋　侪朋，万历《志》卷八《艺文下》作"齐明"。

〔41〕魄盈或恐轮难驻　轮，万历《志》卷八《艺文下》作"光"。

〔42〕横崖凿翠问琳宫　问，万历《志》卷八《艺文下》作"开"。

〔43〕云生榆塞接胡天　胡天，原讳作"烽烟"，据万历《志》卷八《艺文下》改。

〔44〕日暮驼岭低边树　边树，万历《志》卷八《艺文下》作"秦树"。下同。

〔45〕边树胡天万里心　胡天，原讳作"烽烟"，据万历《志》卷八《艺文下》改。

〔46〕 天留片月待新晴　新晴，万历《志》卷八《艺文下》作"新铭"。

〔47〕 巡行不是为登台　不是，万历《志》作"关隘"。

〔48〕 溪似杜陵花可浣　溪，万历《志》作"境"。

〔49〕 值寇张五等劫掠州县　张五，《清史稿》卷二百五十七《许占魁传》作"张武"。

方言字义

汆音钻，去声，水入土也。坌与"漫"同。水冒土上而流也。

卡音嘎，食在喉中上不上下不下也。今伏路兵亦谓之卡。

巏觀同。三人不出头也。

井瞎同。人入井也。闯钻同。身入门中也。

田碜同。土入口也。戗俗谓等秤之等也。州亦有作此字者。

炅音迸。火炒豆则迸也。竫音挣。能自立身也。刘竫，人名，见《宋史》。

嫳音班。俗以为文武全才也，因有取为名者。峁卯。山之冈坡皆谓之峁。鱼河堡有鱼儿峁者是。

塄音蛙，去声。山之污下也。塬音烟。两山中临溪之小径也。绥德州有"一步塬"者是。

垧晌同。牛之耕地曰几垧也。埐音寻。山之田不能亩计，曰几埐云。

吉缝同。上开口也。粉音参。收麦仁也。

荃野同。鈆钉同。

冇无同。梁俗呼山脊为梁。

闯音撞，上声。俗解马入门也。又勇进貌，故李自成名曰"闯将"。然据《雨山墨谭》引文伯之母，季康子之从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闯门而与之言。注以为闯为辟谓阚门也。

今按闯者，马不出门之貌。此见《国语》：乃是闯门。《说文》曰：辟门也，从门为声。顾元庆曰：船门曰马门，盖"闯"字之分也，引首而观曰闯，则撞音非。

尹俗呼器具为家使，作此字。

吃哒乱说也。圪塄上音格，下音劳，去声。山之窝处也。

圪塔小山相连峰起者之名。长乐堡东二十里有一湖，傍起五沙峰，俗名五圪塔湖。云即古之鸳鸯湖，存疑再考，故未入志。

吉占上音格，下音喇。亦缝也。猪猪上音客，下音娄。小猪也。

虮蜡即八蜡。俗加虫傍。蚜蠟神名，即蚜蚨。

暹遐上音先，下音生。俗呼瞽者之能巫卜也。崾岘山之过峡处也。

嘻喜同。俗以二"吉"为喜。码俗以码碡之码为法马之马。又，骗人曰码，骗是马扁之讹。

麦音便。急走也。穗然，去声。俗以麦秸和泥涂壁，谓之穗草。

《延绥镇志》跋

方舆之不可无志，犹国家之不可无史。然史十七家，并传于世，而迁、固之《史》、《汉》为称首。惟志寥寥，且不著作者之名，又奚论其书？岂志不足传而泯其人欤？抑亦作者未尽其才，而其人与志俱泯也？今天子欲修《一统志》，已敕都邑献书，悉登秘府，则志与史并重，宜君子尽其才，以成一时之业矣。虽然，使有才无学，即欲尽之而不可行，况夫才不逮者耶？是故史之独称迁、固也。比见谭使君所撰志书，每条流次第，缀以评章，此志体所创观，而亦作志者所未能者也。

或曰：陈寿《三国志》有评，使君殆欲与之为颉颃欤？余谓不然。使君有才有学，具良史之资。典校秘书，且为文学代言之臣。而弘博典雅，有以过焉。昔司马迁为中书令，班固为兰台令。史迁元武司马，出居延塞。今谭使君不独其才相似，而官亦类之。读是书者，当知其匠心，以为志中之《史》、《汉》亦无不可也，而何区区陈寿仿佛哉？

康熙十二年癸丑仲秋望日嘉兴胡钟龠洁庵父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熙延绥镇志/(清)谭吉璁纂修;陕西省榆林市地方志办公室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325-6629-7

Ⅰ.①康… Ⅱ.①谭… ②陕… Ⅲ.①乡镇—地方志—延绥—清代 Ⅳ.①K294.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0771号

ISBN 978-7-5325-6629-7

9 787532 566297 >

康熙延绥镇志

[清]谭吉璁 纂修

陕西省榆林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

霍光平 张国光 总校注

马少甫 校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l@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22 插页10 字数43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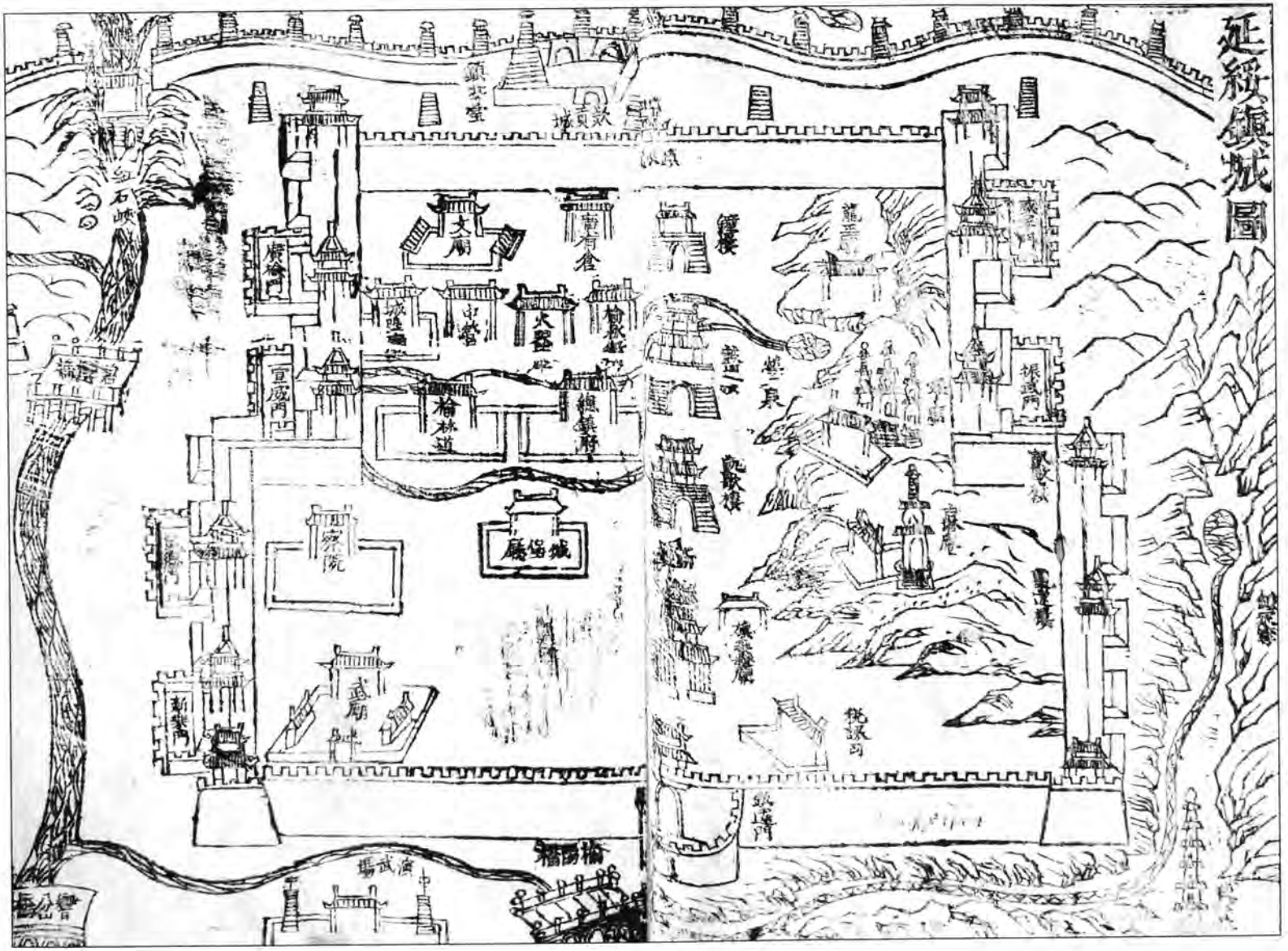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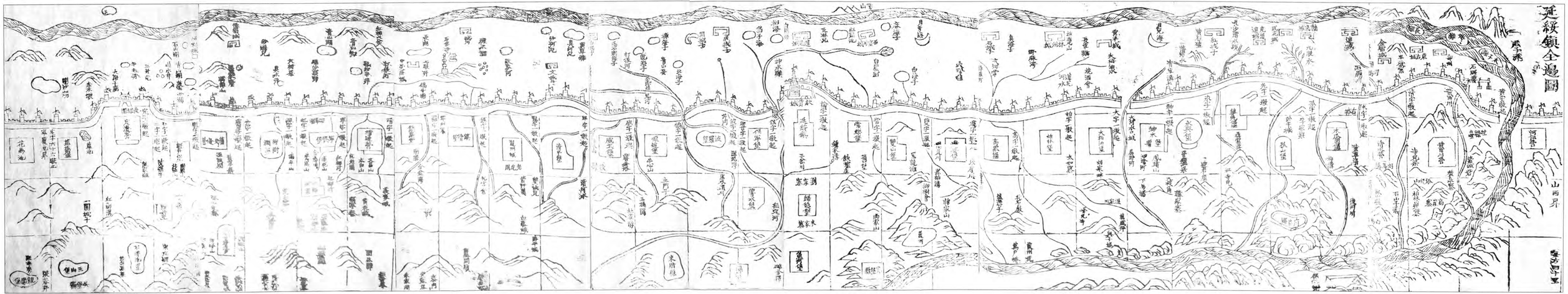
印数:1—2,500

ISBN 978-7-5325-6629-7

K·1633 定价:12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延綏鎮城圖
鎮北臺
紅石峽
大廟
南有倉
府衙
中營
火器局
總兵府
宣威門
榆林道
鎮守府
鎮協廳
武廟
新樂門
榆林衛
演武場
鐘樓
鼓樓
龍王廟
振武門
鎮遠樓
鎮遠門


延綏鎮全邊圖
山西界

